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六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六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六七冊目次

史部·政書類

皇明經世實用編二十八卷首一卷續集二卷

〔明〕馮應京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皇明經世實用編二十八卷

首一卷續集二卷

〔明〕馮應京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經世實用

編二十八卷》提要

經世實用編引

經世以道衛道以經者天之象
緯人之絲綸皆華也而體一實體
卽乾卽元亨利貞實可育實可
長實可肅殺而收藏乃所謂經也
吐此經者遺世雜此經者卑世
盤此經者亂世竊此經者惑世
豈並負用二負實也華惟實則
果苗惟實則粒實不勝則朽質
矣敦本尚實無漫誇三五益我
高皇帝令甲具在三十季間破雕
斲觚而貞百度犁然日星竅繫
表章紫陽躬體乾健懿哉萬禩
爲經已波之濡也浸假告厥初
猶襲虛爲實繼且擴實爲虛史
蔑祖訓而談揮霍儒苦考亭而

勦玄同營蕭州爲花本根撥矣間
勒旂常厠俎豆要亦山饁海錯難
與布帛菽粟等用也季友馮僉憲
同華何諸氏編經並實用大都稟
祖訓爲律令輒近沿革附之末張紫
陽旗鼓匪直討掌故實訂治統道
統而翕于一也夫經喪並憂在經
並喪經憂在並喪尸其柄而圜靡
累臣矢志編摩視離騷之賦尚書
之授禪用誰實哉用之目分元亨
利貞用之綱歸乾庶幾演易遺旨
矣嘗觀太上用並其次爲並用爲
並用者元亨利貞也待用乃用
並者乾也不用亦用不用之用豫
云賜環是編恢三矣以用爲用者
居某職考某編而自課實不實也

猶免堅瓠之誚也夫馮君勁節姱
脩余何敢望其藩獨斤紫陽而
以學製也則臭味稔也因
詔獄中乞余爲序余不文亦道其實
而已 昔

萬曆甲辰夏至之吉

南京禮部儀制清吏司郎中臣汪
國楠謹書于蘭臺公署

經世實用編叙

夫古而今今而後絕繩不窮者堽也以天下之才興天下之治者經堽也人認七尺為身不知偏堽皆身知偏堽之皆身則經堽正所以修身矣身軀體也體仁以長人嘉會以合禮利物以和義貞固以幹事妙用於是乎行焉大都言為虛動為實心為虛行為實實之不存虛將焉傳孔無樂乎空言孟無取乎徒善要歸於尚實而已輒近取士以文詞任官

自序一

以資格准政以簿書講學以空寂四者皆涉於虛然斯堽泰寧無事有為數篇垣墉樸斲者存焉爾我

太祖躬覽上智二十年定天下三十年致太平日度處焉舉逸民體群臣厚人生正人德故其流澤遠也儀刑具在方冊不磨其百慮之準繩萬事之矩矱乎臣子陳謨布政乃忽舊章而自行其臆試及其聰明其間歷有

太祖萬分一乎夫有我者物也無我者神也昔

太祖作法亦惟是體悉人情斟酌古道而弗率由者乃生於有我儻忘我以為天下遵焉則而不以意忝之夫然後有實用此致虛之極妙萬物而神矣升高而望順風而呼堽其重有攸賴乎臣不佞謹按時事追惟

祖德與鄉之士楚之士同患之士共討論之久而成帙命曰經堽實用編若有合乎衆論與否不自知已

萬曆三十有一年夏六月穀旦臣馮應京謹題

實用編

目序二

汪萬頃梓

經世實用編序

夫功卑於開天德極於酌古至成未前有之緒而商
今古以準中赫哉我

高皇帝之聖也蓋造相傳而為治自襲有統也唐虞訪焉
煥起于文王周公至素王會極而訓証於朱子乃斟酌
定而實用之則大行于

高皇帝其垂許以堅萬葉者鑒于聖淵猷而後者為令以
故泰山二百餘年夫誰不偉其功寧亦知其道德法
度振古而無兩也制紐而理時窮則變駸駸乎委頓
將中天之日豈能駐於方吾邑馮公素憤之既通籍
即畢意以矢公作求所為榮懷天下者乃得睹

祖憲請

序

國初功令瞿然起色也曰嗟乎越

本朝而寧有治哉因不鄙允恭協以圖

國故詳蒐廣証期實用編成為經世先實若次及于事
能收其掌土之用大要如我

明興時其登宰閣固難于一德之契精周百務懋六職
以樞之夫安能獨振所需者賢耳賢格于制科甚有
遺俊

累朝薦辟今典光于冊何不亟行以羅異才材之於位
矣積以年而課其成更超擢以為久者報寧不真心
為百姓遠謀出效力衛

社稷故凡攬理保定作生人之依而懲其張皇克詰之
緒治乃不遜于隆矣由此紹開通直以砥礪門人

三才與蘊今君子不困於曉焉而一取揚于紫陽歷
幾鴻茂昌明之化乎斯章章

高皇帝且按其已試之掌故為明徵彼三十年歲定章崇
前代疎虞悉深鑒其弊羅纖隙而不塗矣即後聖豈
能再刊故其道化蒸薰人文筆出如易并五味百
體受其滋而含如為常近他腴於古其綱紀萬方而
式靈於永者如漢通天臺臺上木重輕無錙銖相負
然漸摩久矣亦稍失其初故今所期于對揚者不啻
詳復惟遵

今甲稟

聖真以母失當年至意復取名賢登書足以裨

國憲而切時幾用起比歲之積疴豈但母影說亦母為
實用編

遠稽載其灼有成效而永可則者為

今日實証噫吁公其腐心於

國家乎公為司馬時偕允恭肇此議命允恭編彙公手
裁之已而按楚中稍稍舉行楚即報治適中貴人橫

於江漢公不顧於所中而為楚人請一旦之命

天子以卑辭遽公廷尉即收中貴人公怡然歌
聖明而幽處甚暇得研精于裁酌務期魂謨克備可以夾

我明家而成萬年有道之長用風於

當代君子使君子同心憂國取諸此以又今之天下而
為瑞于宗廟社稷一還

高皇帝之舊鳴呼休哉昔

為曆癸卯季秋九月既望之吉吁殆臣姚允恭

經世實用編又叙

余友馮伯子之為經世編也蓋從周而
溯先進學古而宗真儒其體該其用實
其考核無所不確而于理境事境無所不洞
朗源委紆曲臚樹如星噫嘻難矣乃伯子局
束園扉中偕友數輩忘歲月忘寒暑并
忘胥靡樂憐狀凡閱三稔而編告成抑又難
矣叅訂就帙函而付之李呈芬氏曰若為
我董剡剡縣國門書以俟能者實用之猶
吾用也剡剡之後甫竣屬有天幸雨露忽
從燕門來解網生還望其故國舊丘真
觸蠻一大夢也伯子歸思以是編什一之
緒型范里巷與其族子言孝弟與其
社子言齒讓溪山衡泌若將終身天假
之年惡知泗水之墟非河汾里邪則柰何
伯子之亟歸箕歸玄冥去也說者曰伯子

結髮為諸生即負奇男子志學必洙
功必旗常通籍司馬曹佐臬三楚分秉
憲節得壹意攄其生平盟許之素獨抗巨
璫徵車

詔獄艱苦備嘗以勤成此不朽編編成而人與
骨俱朽也司命謂何余曰天下有真不朽者
最上實名次之伯子實與名俱托是編以
光照天壤極無極而窮無窮也雖謂伯子

實用編纂修姓氏叙由

編何以實用名也。正合憲公之實心也。愈憲從業經主雅以道德經濟自期。比筮仕職方。自公之明。並創是編。博採

廷議。蒐幽。實隱。斐然未幾。庚子奉

命。楚鼎稍得見之行。慨然曰。教化不興。風俗不淳。用之不

實。則惟是故于是宣

主德。開聖。真係疲瘵。揚側陋。治本甫張。舜倫將叙。迺紹端

從中作祟。公又毅然曰。蟾蜍不去。嘉穀不殖。用之弗

實。則亦惟是故。益矢天日。勵冰霜。俾嘖嘖就鏡。生靈

脫諸湯火。狀實用之效。亦既彬彬可觀矣。獨以張讓

方熾守志。未幾雖百元禮。十魏公。其素之何揚。廷之

實用編首卷

姓氏叙由

大序號而數貞之明夷。不改爰據同志之彥。計論往

聖元經對揚

皇祖寶典。綜叙。賦于眾。美別淑。應于多方。切副。願會克成

此編。道既遠于授書。功亦亞乎演易。乃知圖土之榮

轉。轉。蘭臺之聚。蓋以乾剛立體。發龍德于

大君。天健用時。數易。司于百執。洵令二百四十年間。謀烈

紀綱之至。兵農風俗之變。茶宰之軌。職道術之源。流堂

振。振。類之連。敵揭立法之良。規酌古準。今犁然。應其

豈與彼空譚清議。絢奇扶玄。而不嬰時任者。競。游尚

哉。發漢人著。潛夫論。鹽鐵。其緒弗散。議室之書。繫我

皇圖。開濟以來。代有載筆。罔不持靈光。建公道。班班秩秩

實同。此心。初是編也。霽

聖祖心法。晰孔門正傳。因史林之玄圖。而政學之指。尚哉

於戲。實不實在我。用不用在人。用而不實。君子耶。之

實。而不用。君子傷之。公第以編纂代奔走。自盡其仁

世之心。藏以待時言。而為則。懺經時。君子知志。民。居

紹明先王之道者。斯言之。薄利。寧。惟一事。是。經。已。即

俾賤臣。得以校讐。發粹。功。既。竣。爰。列。同。事。姓。名。于。左

乃。習。申。一。言。於。瑞。普。登。拜。星。周。一。紀。局。手。甫。載。任。書

李 登 字士龍 直隸上元縣人

瞿九思 字睿夫 湖廣黃梅縣人

華 鉅 字德夫 直隸丹徒縣人

何棟如 字克符 直隸無錫縣人

梁斗輝 字忠瑗 廣東新會縣人

實用編首卷

姓氏叙由

李星芬 字明晦 直隸靈璧縣人

張 復 字子遠 直隸休寧縣人

劉中興 字克勤 直隸盱眙縣人

姚允恭 字寅父 直隸盱眙縣人

黃廷棟 字吉安 湖廣廣濟縣人

夏 時 字時夏 湖廣黃梅縣人

魏文升 字升中 湖廣黃梅縣人

夏 典 字典則 湖廣黃梅縣人

魏文常 字長卿 湖廣黃梅縣人

黃鎮中 字開畧 湖廣廣濟縣人

鄒鎮民 字元順 江西樂安縣人

朴梓一人 撤玄菽 字中甫 直隸靈璧縣人

皇朝經世實用編目錄

乾集一
御製心法九章

乾集二

皇明祖訓

乾集三

親賢

乾集四

天官

乾集五

地官

乾集六

實用編首卷

春官

乾集七

夏官上

乾集八

夏官下

乾集九

秋官

乾集十

冬官

元集一

薦舉辟召論

取士議

目錄

三

元集二

薦舉人物

亨集一

久任超遷論

任官議

亨集二

外任

利集一

務農講武論

重農老

利集二

經武考

實用編首卷

利集三

任人

利集四

導和

貞集一

正學育才論

禮學

貞集二

樂學上

貞集三

樂學下

貞集四

目錄

四

射學

貞集五

御學

貞集六

書學

貞集七

數學

貞集八

諸儒語錄

貞集九

正學

以上二十有八卷

實用編首卷

目錄

五

皇明經世實用編目錄

論次解

自古繼世君臣不遠稽而近守何皇帝王開基今古一
道乃法則與世室之子若孫循其法必治廢其法必亂
所從來矣矧我

太祖天縱聖神師虞虞之是垂典則以規萬世者哉臣惟
君天道也太和元氣順布四時周而復始莫知其紀其
卦曰乾元亨利貞故以分帙論治節管規之昭昭以崇
無窮固可觸類而長也

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氣志如神與天
合德政乃有本首載

太祖心法家法本端而則善矣智臨先務惟急親賢賢親
而六官之長皆民譽惟是設官分職豈以冥冥決事故
實用編卷首

次六官要務責灼見也正心正家以正朝廷而百官萬
民孰有不正者乎

元於時為春於德為仁月令出幣幣聘名士所以發潛
德而起治功也故議薦舉辟召紀聘君誥蹟誠三途並
進而不以風聲剿說加月旦之公評庶幾野無遺賢人
思德化勃然勾萌之出達矣

亨為夏為禮于時時定任官而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明
作之化光焉為民社計長遠為人才期底績莫若久其
任而勸之以超遷內外皆然而郡縣守令為尤切故以
外任次任官議揭旬宣要領謂必如是乃可任乃遷
也

利為秋為義秋天地始肅農事備收選士厲兵其令也

刑上功糾方軍刑上命糾守蓋詰四方之首事而視以先民之大端乎

太祖懷柔桑梓揚武烈可訓可行制置不考後考務農講武昭法守焉人以分之和以濟一邦其承平于休矣貞為冬為習及是時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而聲于子于學居四民千邑以常德行習教事國成物之功與我太祖令學者人占一經又以禮樂射御書數分科教誡令經則各習其詞而藝鮮燕通欽六藝補偏也道化翔洽真才迭興申飭學官令甲具在纂儒言而鈎其玄述國憲而提其要

昭代之教學淵焉蓋文史足用而貞下又起元矣嗚呼乾德統天終古不息三五盛時治與道皆自上出君為飛實用編卷首

龍為且任者為見龍耕且學者為潛龍能乎乾矣其後也孔孟程朱咸在下位上有賞罰下有是非治世道岐為二而民不得蒙至治之澤者二千餘年至我太祖興道致治乃復合而為一此宇宙一大運會也後人由其法以見其心則繼往開來皆不外是豈直遵時制已哉

編次解終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之一

龍集一

肝胎臣馮應京纂輯

朱寧臣戴任校正

黃梅臣瞿九思編次

休寧臣張復泰閣

太祖高皇帝御製又心法九章

擬問心

野八鄭公平問心於孔子曰聖賢君子之心何如強竊盜賊姦人小人之心如子曰嗚呼大哉之問心之所以並人同焉夫心也者中虛而不實以居神靈其神靈之運性情思欲無所不至聖賢君子亦無間強竊盜賊姦人小人之心是說也神靈之所以運心也且聖賢君子

實用編卷一

龍集一

御製

子日夕以運之首以強竊盜賊姦人小人之所為無不周運之所以知其于犯憲章必殛身而後已故不可為而不為也次運廣愛仁人利濟萬物使無罪而苦者釋有罪而脫者縛於斯之運未嘗不周流不息運之至精知其可為而守之永久若輔人主道與則賢稱若違家則家齊若居鄉黨則君子稱若君天下則聖人矣夫強竊盜賊姦人小人之運首以聖賢君子之為運之見其事幽而理秘意無常仁將謂艱焉而不為不運也故以強竊盜賊姦人小人之為日夕運之見其運答易焉而且厚特為之若輔人主則為姦貪不忠之稱殛身矣居朋友則有小人稱在鄉黨則有盜賊之稱齊家則無義倫之效彼問二心吾答以神運者何也益人之

[illegible]

淋淋漓漓之謂雨。大地瓊瑤之謂雪。此果雨乎。雪乎。曰。

實用編卷一

乾集一

御製

12

二說皆兩事之文言也洪武九年十一月冬深既久清
露不結河水不冰是時不正也管人有云均調四時其
機在乎生靈之主朕思之惶惶然而風生八極雲霧長
空良久雨降自朝抵暮萬物被澤至夕翻翻飛舞雪降
九霄曉來闢戶以觀近山玉砌遠景銀粧此天地嚴凝
之氣至矣今也時令既正仁者尤可思乎曰所以思
者富貴貧賤富有守思之道曰守者何曰當此苦寒之
際衣單食寡者但能守饑寒而不妄爲異日安矣良人
之名出矣必由貧賤至富貴也曰富貴亦可得而聞乎
曰可且富貴者當此之際絢紈黼服紅爐暖閣重裯列
鼎若云思貧賤者無衣食之處他日必由富貴入貧賤
也此理之必然有不逃者朕聽斯言特以誌之

諭國學師徒

古今賢能首以學爲本次特以操持輔弼其所學斯二

實用編卷一

乾集一

御製

五

有靈愚所以翼之學者爲今之所習者師惟師者模範其志竭智中之所有發盡之良能不隱毫釐以訓所習者未聞物不一於規矩而如式人不律師教而循理以斯論之人之循理物之如式必規矩而教之者矣若師隱知晦善圖盡師禮則罪愆人神若學者非究心實書必欲至知而後已又將艱爲人於立者也朕所謂師必盡師者之理學必盡學者之誠物後否此責有歸焉所以學者學其所至善操者操其所不齊持者持其所是誠三者備矣矣愚頑者耶智仲尼入周廟問西階有金人焉三錫其口斯所以戒慎妄言者如或理道之詞未嘗拘禁今去古既遠失其所傳反以此而助益愚僞覺脩道之教不明也且以李思迪馬禁言之職當

初而訓者也而乖理縱非果誠相信乎斯不但非理而又甚不知忠義而報人者也日召同遊朕所慕者慕其所學望其時或有言使朕得聞嘉言善行不亦樂乎而乃非有所問終日緘默有時遊侍東宮暫遊時刻朕欲校時發先聖之幽德以資後嗣及其至所在亦緘默不語但瞠目視之而已或傍有言書者則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所言以答畢復未嘗敘談補其未知者也此深其所學秘其所操耶抑持其所能務獨善其身耶其懷姦伏詐朕所不知因是故勅師徒必達操持之所以然良能矣

高皇末言甚切朕不言者而固明朕學之方也朕學曰如止切如也朕事有終始則知止先之矣也此明李德者

實用編卷一

而製

六

學其所至者皆極其所以學之方也朕學曰如止切如也朕事有終始則知止先之矣也此明李德者

還經示僧

管誠之說如金經千萬初而不泯若或見之則沃臆者之稿心開愚昧之方于嗚呼道哉覺哉孰能體之而無上守之而無為斯二字之所以然而然者其於通盡乎斯誠之說如浮雲之馳空若浪花之汎水電影之風塵酣之幽夢斯果虛之謂歟必先

之後覺歟之又將愚昧而疑之嗚呼清風搖水蟾影沉淵孰能機其所以然耶且其之妙也赤日升崑崙神龍浴滄海是又體之而非體相之而非相是皆看相而能耶無相而智耶又必我相人相而較之豈不廓落奔星靜淵臨月是說是問必九年之傳善我明不然風翻月影倒掛須彌石為每千艘浮水巨木連枿作大海底是皆性理者耶

實用編卷一

而製

七

高皇末言甚切朕不言者而固明朕學之方也朕學曰如止切如也朕事有終始則知止先之矣也此明李德者

[illegible]

十

實用編卷一

御製

十一

史 267—14

空意在增福指空曰公顧至此而王綱利愚民來供則
道風淳王臣遊此民無益公相之來是謂不可脩行多
於途異而理同公相知否曰不知曰在知人在安民忠
助君以仁誠能足備則生生並立立人間天上王臣矣
吾將數而不達斯地苟不依此刻剝於民貶君罔下用
施於我雖萬劫莫彝吾肩朕觀指空之云如是爾僧欲
以養爲朕增福可乎彼雖有營造之機朕安有已財於
此僧曰富有天下肯若是耶不然國之富乃民之財君
天下者主之度出量入以安民非朕之已物乃農民膏
血耳若以此而施爾必不蒙福而招愆僧云佛法付之
國王大臣曰當哉所以付之者國今無有敢譏德化流

行非王臣則不可僧乃省而叩頭時朕不旋復更一住持法印者朕務繁不暇來此將歲過七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五_日因暇入山遂達斯地想昔日之逕崎嶇高下今者崎而平峴而直坦途如是豈不異乎何止此運而已其蒼架空幕谷凌巖而出松智流泉以成瀑布飛乳長空致猿啼夜月於峯顛白鶴巢松而每顧深隱翠微縱有颿風而不至遊人遂樂禽獸情歡煥然一新觀斯創造庸愚者弗能言有非常之人處非常之功法印如是安得不神識者哉_傷曰僧於此不貪而不盜無利於己有功於衆叢林_{印之}爲僧所新僧爲衆所名人能知一軀爲衆神之室以神修軀若不知修軀以軀修神豈不愚人者歟

[illegible]

設諭文

朕嘗以事勢觀人以時空較之何有職之士愚之至其誠爲惜哉且哀貪者勇不與死於時事勢略不以爲然其正直仁心者徒知此而不知彼於事勢時空但知其膚耳是以惻隱仁心顛倒而用矣豈不知上古聖人驅犀象而逐虎豹未嘗有逐麒麟獐鹿者也或問禁師曰爾擅降蛇而得善至旣得蛇而殺之否師曰殺之可殺放之當放朕謂師曰蛇乃人人所惡者爾言有可殺而可放者可得而聞乎曰可所以殺之者某蛇放之者某蛇朕以師者誣說試復問其詳謂師曰得蛇之後盡殺之可乎盡放而不殺可乎師曰皆不可臣攬得正

用之物而四海九州爲六尺以外之事天下國家始
絕矣夫人所以臨淵履薄不敢自肆者有以制之也朝
廷下咫尺之書不踰頃刻而風驅電掣四海九州於
千萬里之外何也有司小而皇王尊也畏其能制我也
嚴替致誦與人獻規太史紀言行管紀適合百司庶尹
而不能回一人何也一人尊而諸司小也夫臣民小皇
王矣豈無有大皇王者哉皇王稱尊貴矣豈無有尊之
尊者乎是以文王得之而胎事上帝武王得之而無二
爾心此物此具也鬼神之理耳目所觀記未易縷陳第
曰氣聚則生氣散則灰飛烟滅茫然無知其於禍
福感應皆指爲異端而不足述也爲明王碩輔而歟爲
操懿孝卓而歟等死耳生前善惡及後冥然夷齊盜跖
實用編卷一

說集一

御製

十六

兩俱亡羊何故爲君子之兢兢業業不敢違居焉不爲
小人之暴戾恣睢肆行無忌也乎哉或曰聖學無所爲
而然非有希於果報之說也愚則謂有所畏而爲善此
君子之所以三畏帝王之所以欽若昊天也惟我
太祖敬天愛人至矣盡矣一特利政稍嚴遠感殿庭雷火
驅逐之變曰陛下敕臣臣敬天下所謂陛下者豈但曰
理而已繞殿而走豈謾然無見而爲英雄語以語人哉
不歎矣大哉甘霖之論也若見精神急奏恐兆他人非
天恩於已此非出萬死一生不能達天若此其遠非開
創聖神之主不能畏天若此精且確也愚故不避譏彈
而爲千古闢幽之語使人知罪福皆由心造而不善者
卒不能逃於冥冥則思天地鬼神而究心於返本還元

之學者又何待吾說之事哉

讀遊新卷記而爲正謬論曰載道者述耳而述非道
心者事耳而事非心苟不得其神理而止求敲節選旨
之爲工非趙括之讀父書則優孟之爲叔敖耳余覽三
五以降高明之主不並值得一漢武宋真未嘗不嘉其
聰明杰出而未嘗不惜其擇焉不精適至與庸君亂主
同類而共觀之也蓋帝王與章布雖不同其以天下爲
一體者均焉八荒爲我藩域是吾久視之道成也疾病
痛癢相關是吾布施之道成也乘化而來乘化往是吾
冲舉之道成也無爲而民自化是吾戒定之道成也梁
武曰朕造寺寫經有何功德達磨曰並無功德劉處玄
研精玄理並祖召見問道玄曰爲治在敬天勤民長生

實用編卷一

說集一

御製

十七

在清心寡欲實冠羽化之術非人主之所學也以此知
二氏之末流非但吾儒斥之以爲非即二氏亦未嘗不
病其爲小果爲下行仙也胡帝王肩鉅何如而可下同
縹羽之流哉

太祖及其陰贊王綱而斥其迹可謂高出萬古矣

讀說諭文而爲審機論曰機者聖賢之所研審而治並
豪傑之所憑而依者也人心之機間不容髮有用之端
摩者則爲機智有用之無事者則爲真機彼其勾索夫
一二而逐逐於功利之間能使天下多事是故惡夫機
也庸知機猶弩也發不在先而中不在後迫之即動應
之即起非有於揣摩也天下未有無害之利也使盡無
害而有利三尺童子皆能持新而講方略惟利十而中

不無一二之害疑似於其間於定澶州之幸滿朝駭失而寇萊平以制虜同姓之盟庸夫所畏而今公終以成功益讀父書者不足以言兵求馬者必不披閱以索之也張良名四時意定太子之具陳平王諸呂豈安漢之圖而太子即定漢業即安此其機穢非但人不能知即欲以告人而亦難行之口舌間也設謝文曰殺之可殺放之當放得蛇之後盡殺之可乎盡放而不殺可乎至我聖王之言也使雷霆之怒今日而擊一人明日而擊一人機露微泄而人易玩使數十年天朗氣清不一示謹恐亦非天發殺機之道也是以君子尚夫時也或者謂草縫之儒若不知變其材智機變若或吾之未可強致是不然凡人材智未有不屬形骸以後事也學有淺

實用編卷一

龍集一

御製

十八

深事有大小品有高低下見諱從之鑑明則研醜見明之者由我耳衡平則重輕見平之者由我耳我誠於本原之地定如止水行若流雲不我張弛因勢之張而衆之因勢之弛而弛之人以爲百舉百中不失機時不知太宇之天彌之而起嘗未嘗起一念也噫天下局皆如斯虞之事難爲之時哉

皇朝經世實用編卷之一終

皇朝經世實用編卷之二

乾集二

皇明祖訓序

肝昭臣馮應京纂輯
肝寧臣戴任校正
肝昭臣姚允恭編次

朕觀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於宇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並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朕初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爲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復英俊習練兵之方謀與羣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翦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僞亦頗知之

實用編卷二

乾集二

祖訓解

一

故以所見所行與羣臣定爲國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汚染之徒且羣雄之強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並亂欲度兵荒務習姦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者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過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於開導後人復爲祖訓一編立爲家法大書揭於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勝臺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茲更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衆長即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予佑於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

皇明祖訓附解目錄

祖訓首章

持守

嚴祭祀

謹出入

慎國政

禮儀

法律

內令

內官

職制

兵衛

實用編卷二

營繕

供用

皇陵碑記

龍集二

祖訓解

二

祖訓首章

一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最

爲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

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

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

後子孫做皇帝時正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黜削罪剝

閹割之刑云何蓋嗣君宮生內設人情善惡未能周知

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

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臣謹按此開卷第一條曰節性而已先賢曰人之情

易發難制者惟怒一最曰節性而已先賢曰人之情

之理之是非非則於道過半矣刑者怒之施擇者刑

序言定律今爲國法十年始成故家法即和則傳中

實用編卷二 龍集二 祖訓解 三

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皇

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欲其間所用

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

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類類

不敢相侵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

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

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臣謹按節性之大節在親戚天下下皇能明理或然

正君不可不固權臣者作福作威太阿倒持此取

以首重之爲禍三十二年武選司員外楊繼出此政

因嚴高白事爲輔臣嚴按以宰相自居後欺天子之

臣房百官外是知市一或少違顯極立見及至

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新刊方河

[illegible]

凡帝王居宮要早起睡遲酒要少飲飯要依時進午後不
許太飽在外行路則不拘

臣按此十條如一條憂勤福祿之業

太祖詩十篇如此一德矣動福屬之業

慎於難忘也親其與侍臣守節於安日外慮者何謂

不慎於思患哉天易也智者能下未和卻事權治而平荷可

日滿於上開以豐功也保天下必烈是以嚴氣志怒天之心聖人

入應作固未知如是以致為仁之端為之心聖則

之龜錦爲之察可知是為仁之端為之心聖則

以朝爲相識地他德印中宜序民享夕爲之備心也

入禁奉養不餘已也斯文

憂勞身重有憾於斯文

凡人之姦良因爲難識惟授之以職使臨事試之勤比較

而謹察之姦良見矣若知其良而不能用以知其姦而不

能去則誤國自此始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姦人惑侮當

持守

尼吾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仰之失無酣歌夜飲之歡
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忌之專幸朕以乾清宮為
正寢后妃宮院各有其所每夕進御有序或有浮訓之
婦祭其言非即加詰責故宮無妬忌之女至若朝堂決
政衆論稱善即與施行一官之語未可以為必然或燕
閑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朝無偏聽之弊權謀與
決專出於已察情觀變慮患防危如履淵冰心膽為之
不寧晚朝畢而入清晨星存而出除有疾外平康之時
不敢怠惰此所以畏天人而國家所由興也

臣按畏之一字萬世帝王心法也天至高而無匹
李之柄人至衆而朕統向背法也或任情而有弊
存於朝堂自無聽之失何則心有主斷聲從人
實用編卷二 乾集二 祖訓解 十

皇祖立訓以來不違殿食畏天人之法言固在惟
英宗知冲節三楊因創維制每日早朝止法言八事
宣通為定制謂開閣預擬批上詞奏依所陳傳不違
使屬精悉改過於宿諫而群臣莫見固不若出御奉
天入殿跪清昭然示人以演畏之象也筆三楊之秘
皇祖之訓是在今日矣

凡祀

天地祭

社稷享

宗廟精誠則感格為慢則禍生故祭祀之時皆當極其精
誠不可少有怠慢其風雲雷雨師山川等神亦必敬慎
自祭勿違官代祀

凡祀

天地正祭前五日午後沐浴更衣處於齋宮次日傳制戒
諭百官又次日日告

仁祖廟致齋三日行事

凡享

宗廟祭

社稷正祭前四日午後沐浴更衣處於齋宮次日為始致
齋三日行事

凡祭

太歲風雲雷雨師嶽鎮海瀆山川城隍等神正祭前三
日午後沐浴更衣處於齋宮次日為始致齋二日行事

實用編卷二 乾集二 祖訓解 十一

凡傳制違官代祀

歷代帝王并旗纛孔子等廟前一日沐浴更衣處於齋

宮次日違官

帝王春秋於泰山川前一日官本廟致祭

旗纛春秋於泰山川日遣官本廟致祭

孔子春秋仲月上下日遣官致祭

凡祭五祀戶靈門井於四五月遣內官致祭中甯於季夏

土旺戌日亦遣內官致祭

太祖 臣聞思神常享於克誠恭摺惟 於明德大君百神
之主官之偶來何敢不恭摺惟 於明德大君百神
祀以昭祭享天地百神惟仲 武三年春正月合
祭太歲四生民未嘗天 歲以昭祭享天地百神惟仲
祭諸神禮官奏祝文太歲歲而下至四海凡五禮帝
臣者請親署名其鐘山等神帝 稱念諸請令禮官代

凡祭五祀用一祝帛香燭酒果

司戶之神於宮門左設香案正月初四日門官致祭

司寇之神於廟舍設香案四月初一日典縣官致祭

中霤之神於宮前升楹內近東設香案二月初一日旺戌日

司門之神於水運門稍東設香案七月初一日門官致

司井之神於井邊設香案十月初一日典縣官致祭

凡正旦遣使進賀表箋王具冕服文武官具朝服祿官用

寶託置表於龍亭王率文武官就位王於殿前臺上

文武官於臺下行十二拜禮畢王送表出宮城門止離五

丈地文官送出國門武官從王還宮

凡過天子壽日王於殿前臺上設香案具冕服率文武官

具朝服行祝

實用編卷二 乾集二 祖訓解 十四

天地禮若過正旦拜

天地後即詣

祖廟行禮畢陞王殿出使官便服行四拜禮文武官具服

行八拜禮

凡帝王生日先於

宗廟具禮致祭然後叙家人禮百官慶賀禮畢還宴

凡遇詔敕至王國武官隨王侍衛不出郊外文官具朝服

出郊奉迎安奉詔敕於龍亭乘馬前進王具冕服於王

城門外五文餘地奉迎至王宮置龍亭於正殿中王於

殿前臺上先行五拜禮畢陞殿侍立於龍亭桌側武官

護衛文官於臺下自行十二拜禮跪聽開讀

凡朝臣奉使至王府或因使經過見土五門四拜禮雖三

公大將軍亦必四拜王生受之若使臣道路本經王曰
故意迂迴躲避不行朝王者斬

凡王府文武官並以清履至王府門候見其所居城內

布政司都指揮司并衛府州縣雜職官皆於朔望日至

王府門候見若有事召見者不在此限

凡進賀表箋皇太子親王於天子前自稱曰長子某弟幾

子某王某稱天子曰父皇陛下稱皇后曰母后殿下若

孫則自稱曰長孫某封其弟幾孫某封其嫡天子曰祖

父皇帝陛下稱皇后曰祖母皇后殿下若天子之弟則

自稱曰弟幾弟某封其嫡天子曰大兄皇帝陛下稱皇

后曰華嫂皇后殿下若天子之姪則自稱曰弟幾姪某

封其嫡天子曰伯父皇帝陛下叔父皇帝陛下稱皇后

實用編卷二 乾集二 祖訓解 十五

曰伯母皇后殿下叔母皇后殿下若封王者其分居伯

叔及伯叔祖之尊則自稱曰某封臣某稱天子曰皇帝

陛下稱皇后曰皇后殿下若從孫再從孫三從孫自稱

曰從孫某封其再從孫某封其二從孫某封其嫡皇帝

曰伯祖皇帝陛下叔祖皇帝陛下稱皇后曰伯祖母皇

后殿下叔祖母皇后殿下

凡親王每歲朝覲不許一時同至務要一王來朝還國無

庸信報別王方許來朝諸王不拘歲月自長至幼以嫡

先至嫡者朝畢方及庶者亦分長幼而至迺而復始毋

得失序

凡諸王居邊者無警則依期來朝有警則從便不拘朝

凡天子與親王雖有長幼之分在朝廷必謹君臣之禮

天子之位即祖宗之位宜以祖宗所執大圭於上鐫字

題曰奉天法祖世世相傳凡遇親王來朝雖長於天子

者天子執相傳之圭以受禮蓋見此圭如見祖考也

凡諸王來朝祭祀辦與未辦先常服見天子三叩頭不拜

奉先殿見畢不拘何殿樓閣門下天子執大圭王具冕服

叙君臣禮行五拜三叩頭見畢諸王係尊長天子係姪

孫引王至何便殿王坐東面西天子亦常服叙家人禮

行四拜不叩頭王坐受然雖行家人禮君臣之分不可

不謹天子居正中南面坐以待尊長次見東宮行四

拜禮如王係尊長東宮各拜

凡親王係天子伯叔之類年逾五十則不朝世子代之孫

姪之輩年逾六十則不朝世子代之

實用編卷二 乾集二 祖訓輯 十六

凡親王來朝若遇大宴會諸王不入宴中若欲宴於

便殿去處稍窄茶飯叙家人禮以待之群臣大會宴中

王並不入席所以慎防也

凡東宮親王位下各擬名二十字日後生子及孫即以上

開付宗人府所立雙名每一世取一字以為上字其下

一字臨時隨意選擇以為雙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

照例續添永為定式

東宮位下

兄文選祖訓

欽武大君勝

順道宜達吉

師長善用晟

秦王位下

尚志公誠東

輔嗣資廉直

晉王位下

濟美鍾奇表

審心威景恭

燕王位下

高瞻初見佑

慈和怡伯仲

周王位下

有子同安睦

紹倫敷惠潤

楚王位下

孟季均榮顯

宏才升博衍

齊王位下

賢能長可慶

養世期淵雅

魯王位下

榮泰陽富健

張舉希蕪達

蜀王位下

觀順壽以弘

康莊遇本寧

惟懷敦誼存

匡時永信惇

知新慎敏求

述學繼前修

厚載翊常由

簡靖迪先猷

勤朝在肅恭

昭格廣登庸

英華蘊盛容

茂士立全功

廣知實堪宗

寅思復會通

實思復會通

實思復會通

實思復會通

悅友申賓讓	承宣奉至平
趙進深滋益	端居務穆清
湘王位下	
久鎮開方岳	揚威護禮儀
剛毅猶超卓	權衡有目持
代王位下	
遜仕成聰俊	克延萬壽
傳貽連秀郁	炳耀壯洪基
肅王位下	
瞻祿貢真弼	縉紳識烈忠
穢穢濟富運	凱諫處恒隆
遼王位下	
實用編卷二	乾集二 祖訓篇 十八
貴豪恩寵致	憲識優尊儒
雲仍棋保合	揀翰麗龍輿
慶王位下	
秩運真台衡	倪仲紳偉奇
迺完因巨衍	陽春發需毗
寧王位下	
雙英親宸拱	多謀統議中
總添支庶潤	作哲向親衆
岷王位下	
徽音膺彥譽	定幹企程雍
崇理原諮訪	寬豁喜貴從
谷王位下	

鳳質傳佳敬	叢興開福昌
篤誥恂擇豫	盛彝呈綢祥
韓王位下	
冲範徵偕旭	融讓朗環遠
聖韶俞類燁	令緒介喬維
滿王位下	
信幼詮勛胤	恪理效迎璵
浞源謹替暉	圭璧澈澄昂
安王位下	
斐序斌延賞	疑羣濟祉表
振嚴顯輯矩	鎮密廓程綱
唐王位下	
實用編卷二	乾集二 祖訓篇 十九
瓊芝彌宇宙	碩藝韋琳琬
啟齡象頌體	嘉曆協銘圖
郅王位下	
偉開參望典	歲論泊皇變
麒麟餘積兆	奎顯睇璿璣
伊王位下	
顯勉讓計典	褒珂采鳳琛
應睿頌霄遷	昆玉冠衆金
高皇帝二十五子	有天下有國有郡者共十有八
步初斯建節	最好必自銓
執準符鈞正	詢收汝勵虔

薦請濟遠楊

先慈遂省籍

詎復爰造就

適藝巖墳麓

慧登忻愿確

鑑紫綽光致

習獻增盈謚

臨饒秩績稿

靖江王位下

贊佐相規約

經邦任履亨

若依純一行

達得襲芳名

高皇帝聖訓錄也

法律

凡皇太子或出遠方或離京城近處若有小大過失並不實用編卷一

差人傳旨問罪止是喚回面聽君父省諭若有口傳言語或藉持符命或朝廷公文前來問罪者須要將來人

拿下磨問情由預先備與火達差親信人直至御前而聽君上宣諭是非明白使還回報依聽發放其諸王及

王之子孫並同

凡親王及嗣子或出遠方或守其國或在京城朝廷凡有

宣召或差儀賓或駙馬或內官藉持御寶文書并金符

前去方許起程詣闕

凡王國文官朝廷精選赴王國任用武官已有世襲定制

如或文武官員犯法王能依律判罰者聽法司毋得吹

毛求疵改王決治其文武官有能守正規諫助王保全

其國者毋得輕易凌辱朝廷聞之亦以禮待

王所居國城及境內市井鄉村軍民人等敢有侮慢王者王即拿赴京來審問情由明白然後治罪若軍民人等本不曾侮慢其王左右人虛張聲勢於王處誣陷善良者罪坐本人

凡親王有過重者遣皇親或內官宣召如三次不至再遣

流官同內官召之至京天子親諭以所作之非果有實

績以在京諸皇親及內官陪留十日其十日之間五見

天子然後發放雖有大罪亦不加刑重則降為庶人輕

則當因來朝面諭其非或遣官諭以禍福使之自新若

大臣行姦不令王見天子私下傳致其罪而遇不幸者

到此之時天子必是昏君其長史司并護衛移文五軍

都督府索取姦臣都督府捕姦臣奏斬之族滅其家

官用編卷二

凡風憲官以王小過奏聞雖問親親者新風聞王有大故

而無實蹟可驗輒以上聞者其罪亦同

凡諸王京師房舍或頗華麗或地居好處奸臣恃權欲巧

侵奪奪者天子斬之徙其家屬於邊

凡臣民有罪必明正其罪並不許以藥鴆之

凡王遣使至朝廷不須經由各衙門直詣御前敢有阻當

者即是姦臣其王使至午門直門軍官火者火速奏聞

若不奏聞即係姦臣同黨

凡王國內除額設諸職事外並不許延攬交結奔競佞巧

知謀之士亦不許接受上書陳言者如有此等之人王

雖容之朝廷必正之以法然不可使王驚疑或有知謀

之上獻於朝廷勿留

凡庶民敢有訐王之細務以逞奸頑者斬徙其家屬於邊
凡朝廷使者至王國或在王前或在王左右部屬處言語

拔誤王有所遺失爾若曰所失者小可勿言也則大
何所不至蘇趾無令聞聲夫此禮法二章明瞭壯漸
訓之無缺也帝子王臣寧容少忽乎哉

老下清即并出城而禁之醉忘水而覆其近處蠻人

史司

兵衛

凡王府侍衛指揮三員千戶六員百戶六員正旗軍六百七十二名守禦王城四門每三日一次輪直宿衛其扈
揮千百戶旗軍務要三護衛均撥

凡親王入朝以王子監國

凡親王入朝其隨侍文武官員馬步旗軍不拘數目若王恐供給繁重斟酌從行者聽其軍士儀衛旗幟甲仗務要鮮明整肅以壯臣民之觀

凡朝廷詔兵須有御寶文書與王并有御寶文書與守鎮官守鎮官既得御寶文書又得王令旨方許發兵無王

實用編卷二

乾集二 祖訓解 三十四

1944

今旨不得發兵如朝廷上有御寶文書與守鎮官而無御寶文書與王者守鎮官急啓王知王遣使馳赴京師直至御前聞奏如有巧言阻當者卽是姦人斬之母憂凡王國有守鎮兵有護衛兵其守鎮兵有常選指揮掌之其護衛兵從王調遣如本國是險要之地遇有緊急且守鎮兵護衛兵並從王調遣

凡守鎮兵不許擅施恩私其護衛兵或有賞勞聽從王便

凡王出獵演武只在十月爲始至三月終止

凡親王府各給船馬符驗六道以供王遣使奏報所用
凡王教練軍上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若臨事有警
或王有閒暇則逾數不拘

親王儀仗

令旗一對 清道二對 轎竿一張

白澤旅一對 戟一十對 稍一十對

弓箭二十副 刀盾一十對 絳引旛一

桐鼓二面 金鈗二面 金鼓旗二

花圈鼓二十四面 簫角一十二枝 板一串

笛二管 鑼二面 節一杞

夾雅一對 告止旒一對 傳教福一

信施一對 虛竹一對 笛四管

頭管四管 杖鼓十二面 板一害

大鼓一面 鑼四對 紅銷金傘

紅纓傘一把
曲蓋二把
方傘四把

武鑑一冊
武鑑一冊
武鑑一冊
武鑑一冊

受以一封 義刀四封 在初一封

吾丈一討
香盒一箇
以入一討

木杓一對
木盆一對
木桶一對
木箱一對
木櫃一對
木架一對
木桌一對
木椅一對
木床一對
木榻一對

頤一也 登杖一對 挺馬八疋

馬杭一箇
魔一把
交椅一把

御階一箇
紫籠一箇
水盆一箇

香爐一箇
水罐一箇
佛子二枚

扇六把
筆壺一
筆壺一

臣等五材並用，誰能失其舊序？兵革惟用。

不封過數薪鐵防懼江也高照宸濠以序

我至於親王儀仗不厭縷

我至於觀王德侯不厭其
其寧威之辨亦豈免夫

登錯

凡諸王宮室並依已定格式起蓋不許犯分燕回元之舊

有若王子王孫繁盛小宮室任從起蓋

秦王府 西安 臣按本府正廳石末中半兼支後奏

晉王府 太原 臣按本府正廳石末中半兼支後奏

燕王府 北平 臣按本府正廳石末中半兼支後奏

周王府 開封 臣按本府正廳石末中半兼支後奏

楚王府 武昌 臣按本府正廳石末中半兼支後奏

齊王府 青州 臣按本府正廳石末中半兼支後奏

魯王府 兗州 臣按本府正廳石末中半兼支後奏

蜀王府 成都 臣按本府正廳石末中半兼支後奏

湘王府 衡州 臣按本府正廳石末中半兼支後奏

實用編卷二 臣按本府正廳石末中半兼支後奏

代王府 大同 臣按本府正廳石末中半兼支後奏

瀋王府 甘肅 臣按本府正廳石末中半兼支後奏

遼王府 遼寧 臣按本府正廳石末中半兼支後奏

慶王府 寧夏 臣按本府正廳石末中半兼支後奏

寧王府 大寧 臣按本府正廳石末中半兼支後奏

代王府 雲南 臣按本府正廳石末中半兼支後奏

谷王府 宣府 臣按本府正廳石末中半兼支後奏

韓王府 臣按本府正廳石末中半兼支後奏

藩王府 臣按本府正廳石末中半兼支後奏

安王府 臣按本府正廳石末中半兼支後奏

唐王府 臣按本府正廳石末中半兼支後奏

鄧王府

臣按本國封安懷世子

伊王府

臣按本國封河南國隆高安王

諸王府 臣按本國封

秦王府 臣按本國封

晉王府 臣按本國封

燕王府 臣按本國封

周王府 臣按本國封

楚王府 臣按本國封

齊王府 臣按本國封

魯王府 臣按本國封

蜀王府 臣按本國封

湘王府 臣按本國封

實用編卷二 臣按本國封

代王府 臣按本國封

瀋王府 臣按本國封

遼王府 臣按本國封

慶王府 臣按本國封

寧王府 臣按本國封

代王府 臣按本國封

谷王府 臣按本國封

韓王府 臣按本國封

藩王府 臣按本國封

安王府 臣按本國封

唐王府 臣按本國封

例明

凡親王每歲來朝自備飲膳其隨從官員軍士盤費馬匹草料俱各自備毋得干預有司恐惹事端

凡親王每歲合得糧儲皆在十月終一次盡數支給其本府文武官吏俸祿及軍士糧儲皆係按月支給每月不過初五其甲仗候缺撥付所在有司照依原定數目不須每次奏開敢有破調稽遲者斬

凡親王錢糧就於王所封國內府分照依所定期限放支毋得移文當該衙門亦不得齟齬若朝廷別有賞賜不在已定期限之內

凡親王郡王王子王孫及公主郡主等每歲支給親王庫制歲支銀四千八百石郡王四千八百石親王實用總銀二千八百石

今定米一千石 臣以本折糧銀之數該管庫車

今定米二千石 臣以本折糧銀之數該管庫車

今定米一千石 臣以本折糧銀之數該管庫車

今定米八百石 臣以本折糧銀之數該管庫車

鎮國中尉 唐制歲支米三百石

今定米四百石 唐制歲支米三百石

今定米三百石 唐制歲支米三百石

今定米二百石 唐制歲支米三百石

公主及驛馬食糧米二千石

郡主及儀賓食糧米八百石

郡主及儀賓食糧米六百石

郡君及儀賓食糧米四百石

縣君及儀賓食糧米三百石

凡親王太子次子及子孫等每歲必俟出閣每歲

親王太子已嫁者同

凡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其歲賜比初封郡王減半支

明皇陵之碑

孝于皇孫御諸謹述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陰侯

良督工新造

皇堂于時未鑑窺形但見蒼顏皓首忽思往日之艱辛況

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恐不足為後世子孫戒特述

艱難明昌運像並代見之其辭曰 昔我

父皇寓居是方農業艱辛朝夕徬徨俄爾天災流行眷屬

罹殃

皇考終歿六十有四

皇妣五十有九而亡五兄先死合家守喪田主德不我顧

呼此昂昂既與世鄰里惆悵思伊兄之慷慨惠此寶

璫猶無棺槨被體惡寒浮掩三尺墓何有葬既葬之後

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計不張孟嫂攜幼東歸故鄉值

天無雨道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為糧予亦何有心營

若狂乃與兄計如何是常兄云此去各度凶荒兄為我

哭我為兄傷

皇天白日泣斷心腸兄弟異路哀動通蒼汪氏老母為我

籌量道子相送備禮罄有室門禮佛出入僧房居未兩

月茅主封倉家各為計雲水飄飄我何作為朝無所長

依親自屏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侶影相將笑朝煙而急

進暮投古寺以趨跪仰窮崖崔嵬而倚碧巖猿啼夜月

而淒涼冤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去落冕而供伴西風鶴

唳俄漸濕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沸湯

一浮雲半三載年方二十而強時乃長淮盜起民生堪

獲於是思觀之心昭著日選將平家邦已而既歸仍復

業于於皇佳方三載而又雄者跳梁初起汝頭次及鳳

陽之南廟未幾陷城深高城陞拒守不去發今彰彰友

人寄書云及趨降既憂且懼無可籌詳倘有警者將欲

聲揚當此之際逼迫而無已試與知者相商乃告之曰

果束手以待非亦奮臂而相戕知者為我畫計且請陰

以款相如其言往下去守之何祥神乃陰陰手有警其

氣郁郁乎洋洋卜起卜守則不吉將就凶而不妨即起

趨降而附城幾被無知而創少頃獲釋身獲安康從惡

朝暮日日戎行元兵討罪將士渴渴一覆不得再覆再

驟移營易壘旌旗相望已而解去棄戈與鎗予脫旅陳

取馬鞍輜出游南土氣舒而先倡農夫以入伍事業是

實用編卷二 龍集二 恒訓解 四十一

匡不逾月而東集赤嶺蔽野而盈同率渡清流戍守滁

陽恩親詢舊終日慨慷知仲姊已逝獨存駙馬與甥雙

駙馬引兒來我樓外甥見舅如見娘此時孟嫂亦有知

甥兒輩女皆從傷次兄已沒又數載獨遺寡婦野特筐

因兵南北生計忙忙一時會聚如再生牽衣訴昔以難

當於是家有卷屬外練兵銅犀雄並驅飲食不遺暫戍

和州東渡大江首撫姑執禮儀是尚遂定建業四守關

防礮兵練馬靜看額頰羣雄自為平聲教牙天下鏗

鏘元綱不振手彼並祖之法豪傑何有子仁良乎乃張

皇六師飛旗角亢勇者效力智者贊翼親征荆楚將平

湘相三苗盡服廣海入疆命大將軍東平乎吳越聯粵

郡于旌懷西有乎伊洛峭西地險河漢入胡都而市不

易肆虎臣露鋒刃而燦若星鎚已而長驅平井陘河山
之內外民庶咸仰閔中即定市巷笙簧玄克樂浪以歸
版籍南藩十有三國而來王倚金陵而定鼎托虎踞而
撰鳳凰天璽星高而月輝滄海鍾山鎮藪而鬱接乎銀
漢欲厚陵之微葬卜者乃曰不可而地且藏於是祀事
之禮已定每精潔乎丞嘗惟功勞罔極之恩難報勒石
銘於

皇堂並承運而務德必彷彿於殷商淚筆以述難論嗣
以撫昌稽首再拜願時時而來饗

洪武十一年歲次戊午七月吉日建

皇祖訓諸欽哉法遠百王矣終之以
聖人刺虛持盈之道不遇勞心愛民而已一元有盛
實用編卷二 就集二 祖訓解 四十三

皇祖訓華英而與之氣運使難矣
所以刑其虛實則聖人有相之道也元政不
皇祖訓華英而與之氣運使難矣
所以刑其虛實則聖人有相之道也元政不

聖子神天何仙民之國既無矣
病於上國既無矣民之國既無矣
病於上國既無矣民之國既無矣

聖子神天何仙民之國既無矣
病於上國既無矣民之國既無矣
病於上國既無矣民之國既無矣

列聖以來垂力所統全盛二百餘年正月中也聖人為人
皇祖之訓時時行之念創之難守成之不易斷
皇祖之訓時時行之念創之難守成之不易斷
皇祖之訓時時行之念創之難守成之不易斷

親賢

盱眙臣馮應京纂輯
沐宣臣戴仕校正
丹徒臣華鈺編次

夫天下一家也元后為父母兆民為子賢則子之克家者故大人親民以親賢為急務衙室總章清門下民而九塔岳牧以亮天工三王相承率由斯道斯高之誤泰也導之以尊君抑臣居中決事尊不謙不尤中不通不理君門萬里其何以聯屬天下乎

太祖命官嚮然典嘆于九關晏禁不若上古淳風而謂中古所賴以康寧惟爵人以官守之耳目也當時人許直

實用編卷三

乾集三

觀覽考

一

言躬勤朝講苟求賢士每云與朕同遊太和之景象可想已三楊參用泰儀分宜將順靜攝九重日遠瞻望愈難節曰天尊地卑而乾不下坤成泰道必也少損今之嚴致用古之和乎君者群也不羣則獨良獨惡而傳說至蜚鴈視而孔子行一念親疎之間實開理亂故識微之主神聖遙群臣猶日以詢謀為事親而不賢傷于比匪賢而不親懼於睽孤親賢而下無能父道也君道也家國之所以興隆也陳善敗以化理則梁斗輝所論者頗可採焉

親賢考

昔答繇謨虞召伯亮周喜起譽而卷阿之雅作於都哉蓋嘗歷覽九主勞君興賢等君均實授君攸柄專君獨斷三歲社君籍負辰大致較然親親矣帝天下者營精鄧治惟是日與正人君子披心腹歡魚水然後開泰保豫永耀天壤迺道隆於創業而守成或隳交洽於度始而厚終實難

明興二百餘稔左右馮翼亦庶幾登閣古先軼麟閣瀛洲而雄視之頃因

天子靜攝朝講之御久虛于是鼎鉉隔於金鸞鴻羽困於燕爵杞人私憂以為何憂歲晉接之殷後相憐之

戾也書曰鑒于先王成憲又曰旁招俊又列于庶位

實用編卷三

乾集三

觀覽考

一

詩曰率由舊章又曰率由羣臣豈異旨哉夫親賢臣以私功業

祖宗家法昭然在也謹述所聞邇所以尊寵及沿革故資

攷鏡焉繫我

太祖極神上聖開天統人知人詰於放勳額俊勃於大禹

初渡江得陶安與語大悅留幕府按與幸留幸

甲戌天下不足平也上曰善吾因問取金鵲天人行

甚厚每事多預議焉禮聘秦從龍咨訪時政漆書問

答從龍江王師下鎮元為行臺侍衛史會兵亂以老避

居鎮江王師下鎮元為行臺侍衛史會兵亂以老避

正心忠以金鉤呼為老先生而不名訪道於范祖幹

葉儀幹手大學以進曰具不出此書免蔡州置行中

書省召許元胡翰等日會食其中輪二人講經史治

道推許璦國性懷叅謀議微劉基未燕章益葉琛至
一書甚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一時名流雲合景附共策
鴻業獨李善長轉餉比鄒侯而基比子房尤見親幸卽
帝位之元年基歸青田手詔還之曰爾嘗從朕于群雄角
逐之秋居則匡輔以道動則仰觀天象察列宿之羅
布驗日月以何光指示三軍往無不克至彭越之廢
戰爾亦在舟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勳冊庶不
負昔日之多難但着鞭來朕心慰矣比至授以爵固
辭已又手書問天象基言雲霜之後必有授以爵固
威已立空少濟以寬上以其書付史館是時
上崇學術雅意制作諡陶安以祛邪說興正道有文章第
一家之豪而大明集禮九奏樂章昭鑒辨奸諸錄日
實用編卷三 乾集三 觀賢考 三

曆實訓諸書屬唐同陶凱宋濂纂纂定時與
宸衷金聲而玉振之納王禧祈天永命疏召脩元史預教
大本堂入對賜坐從容宴語諮治道于桂秀良稱爲
帝者師恩數渥矣然政府臣僚始猶蒙中書丞相故
號尋以相擅權罷不置也公孤無定員無專授故人
人得德謀盡輻輳並進以銅簪
天子如吳沉朱善劉三吾下及文學小吏山林逸叟苟民
警皆荷不次御謹身殿沉進講周書國則固有立政
用儉人上曰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
去凶凶魯用仲尼必去正正邪御文華殿善進讀心
箴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人常持此心不爲
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矣御華蓋殿

命善講周易至家人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要
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親之恩嚴則無闇門之
失御武英殿觀書至惠迪吉從逆凶顧謂三吾曰凡
人遭凶咎皆已有以取之僥倖冀苟免何益三吾對
曰如此亦當聽命于天上曰心無所壅可聽於天
若其自取於天何預天下學官有入觀者親詢以民
間政事失得泰州訓門克新敷奏亮直擢贊善左
興授王俊華善文辭擢贊善右召謂之曰朕所以左
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徵者儒鮑恂全思誠
余詮張長年入見年皆七十餘上喜賜坐顧問良
久並命爲文華殿學士恂等固辭
上曰卿等年固高朕不欲煩以政故授此職以輔導太
實用編卷三 乾集三 觀賢考 四

子免早朝日宴乃後入不久且從卿志庶無負卿等
生平爲鄉里光重其勿辭恂等復固辭乃賜璽書禮
遣還洋洋
聖謨三十餘年如一日蓋當風虎雲龍之會亮米成其惠
疇絲麻旁及管輅而諸臣得依日月末光奉誨教以
周旋爲股肱心膂豈非我
聖子神孫萬世共由
子澄首擢方孝孺直文淵閣名解縉選江州兩人皆
聖祖時甄錄也被簡注特深嘗論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
親猶父子試孝孺不注遂曰異人也留子孫光輔太
平至是次第用之承
祖志也清難時齊黃孝孺卒報以死嗚呼烈矣

行作酒論以示百官則保全意寓製倚蘭操招隱詩以示輔臣則新極道宏遊萬歲山泛太液池遊東苑無不與諸臣俱盡然太和朔冷宇宙然曹端為

本朝理學之冠卒老於膠序端為山西霍州當不得與門克新王後華先後並錄豈士之遇不遇有時抑積行君子壅於上聞有司之過歟

英廟冲齡踐祚 朝政多取決於 太后楊漣乞早開

經筵豫選講官及選宮中侍從之人涵養本源輔成德性時張輔公 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被旨入朝

上東立 后顧謂曰此五人

先帝所簡貽者有行必與計非五人贊成者不可行也其寵任益如此奈何 后欲誅王振士奇等為解免

實用編卷三 親賢考 七

祖宗臨朝日晏不違士奇等慮 聖體倦每早朝止許言

事八件豫票旨傳奉 祖制一廢至今不可復且當時號為賢者孰過薛瑄然以振繫矣劉球十事之疏

竟以殺身事 十一 劾賢否以正德二親政務以隆

聖典五 劾賢否以正德二親政務以隆

聖典五 劾賢否以正德二親政務以隆

聖典五 劾賢否以正德二親政務以隆

聖典五 劾賢否以正德二親政務以隆

聖典五 劾賢否以正德二親政務以隆

聖典五 劾賢否以正德二親政務以隆

聖典五 劾賢否以正德二親政務以隆

景皇立周欽疏請令群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庶得吐

露肝膽時不能用李賢上正本十事 嘉言賢曰 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貴乎體而行之 上曰然因月晦室中有聲賢密跪寬廊事 上從之即詔行天下又請罷江南造段疋磁器數事 上不從賢執之數四然亦終不以為忤也至若聘吳與弼授以官僚召至文華殿從容顧問則 本朝特典

太祖而後一再見者也迺舊瑄入閣數月以曹石恣橫遂引去布衣陳真晟上程未正學纂要不報何哉

實用編卷三 親賢考 八

惠廟初經廼午朝亦嘗御焉時李賢以舊臣重自三楊以來得君無如賢專乃願納賄而羅倫之謫實以賢故

以不獲倫抗疏乞內批謝倫職舉告且以諧憾岳正憾葉盛憾張寧大臣固如是乎賢卒後 朝講腰膝

成化二年賢卒 帝親于朝因慧星入太微垣廷臣

請召內閣面議政彭時等得召文華殿片語遂巡萬

安惟叩頭呼萬歲適為傳喚自是不復召見矣成化

七年賢卒 帝親于朝因慧星入太微垣廷臣

請召內閣面議政彭時等得召文華殿片語遂巡萬

安惟叩頭呼萬歲適為傳喚自是不復召見矣成化

七年賢卒 帝親于朝因慧星入太微垣廷臣

請召內閣面議政彭時等得召文華殿片語遂巡萬

安惟叩頭呼萬歲適為傳喚自是不復召見矣成化

七年賢卒 帝親于朝因慧星入太微垣廷臣

請召內閣面議政彭時等得召文華殿片語遂巡萬

安惟叩頭呼萬歲適為傳喚自是不復召見矣成化

七年賢卒 帝親于朝因慧星入太微垣廷臣

請召內閣面議政彭時等得召文華殿片語遂巡萬

安惟叩頭呼萬歲適為傳喚自是不復召見矣成化

七年賢卒 帝親于朝因慧星入太微垣廷臣

請召內閣面議政彭時等得召文華殿片語遂巡萬

安惟叩頭呼萬歲適為傳喚自是不復召見矣成化

孝

實用編卷三

乾集二

親賢考

大

進大夏對曰不敢是前代累朝斜封之類也上稱
善父之又入對便殿因閔珪蠹重獄不稱官留中以
語大夏對曰人臣執法效忠無足異者旨乃允張元
稹勸經筵講大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東宮兼講孝
經小學上嘉納之亟索大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
以開朕也御樓陽與輔臣議地方盜賊韓愈奏嚴兩
京堂官補京府道勅佐忠肅周李也田錢監茶馬武
鎔市不通馬軍自朝廷奉起廢常之制是日天顏開
霽問答詳悉謁然家人父子之親蓋一時盛事哉

上視朝太遲免朝太數奏事漸晚游戲漸廣長夏之時遂
停經筵亦輟日講因自劾焉尋劉謝去東陽濁波普

與獻

繼大統重本生考

卷之四

主簿方斌夫霍

實用編卷三
范集三 親賢考
一
韜獨稱旨見親信又倚毗楊一清御平臺召一清費
宏石瑤賈詠入見賜詩章各因其人爲褒訓因講官
顧鼎臣講洪範稽疑與蔡傳異以問一清一清曰臣
聞稽疑疇內兩家駢克蔡傳釋卜兆以雨爲水齊
爲火蒙爲木驛爲金克爲土鼎臣以所釋爲非謂驛
訖正克爲金一上因爲說以答之先主蔡註而於鼎
臣之說亦有取焉賜一清璽筆翟鑾圖書使密奏對
如楊士奇故事一清曰忠臣說臣忠臣說臣忠臣說臣
謹謹曰純臣純臣純臣純臣純臣純臣
歲比進善因一清問起居示焉一清等恭和成集
上親爲序又諭張孚敬更德曰卿于朕無異周公愛成王
首以孝訓朕他持餘事耳今後入奏勿拘時來展面

瞻咨端午宴百官于奉天殿復幸西苑李時等從又宴于無逸殿稱觴上壽盡歡而罷然當時相業總為最盛適時遇主故克展布如考正孔廟祀典立啓聖祠請諭內閣以清政本革鎮中內臣以甦民困皆其大者一清私獎士類練達賢廣情羽徽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合神算然善調停好納財私門生故吏後亦為總考所排以去顧鼎臣請植曾子荷崇儒重道有大臣體餘吾無論矣未年嚴嵩專權荼毒忠良神僂土木之事潛易主好視初政君臣一德景象何如也遺詔光於輪臺固親徐階之效歟

莊皇首釋海瑞于獄復先朝建言者官卒以張居正陳以勤入閣參贊機務以勤疏議始十事補察六條皆實用

編卷三 乾集三 親賢考 十一

嘉納焉六案餘七條權八用費九議下十體言六條一損聖體二傷民力三重農穀四廣用人五恤民六重農穀

今上嗣登大寶先朝顧命大臣若高拱張居正高儀拱趙直偏慢居正深中多智不相能已二高去張獨當國

天子尊禮稱先生即在宮中亦稱張先生 御書大字以賜望以舟楫鹽梅事皆取決言盡施行至今詩帝鑒圖說肅雖殿威起居諸疏兵農錢穀等議猶想見其當年壁畫枯槁而政舉務脩海晏如固 仲脩之勤始哉亦才相之彈忠也獨以錄職任怨奪情蒙垢向案名傳璫自不相為禍是申時行王錫爵許國主家屏月心輔政

上春秋鼎盛駘于仁進酒色財氣四歲忤旨召閣臣議于殿德宮時行等力為解免時

皇太子及諸王方羈貫以次出見蓋異教云諸臣伏觀 震器岿嶷已卜異日太平天子矣又召時行等于暖閣以火落赤為冠洮州礦賊流劫五臺督撫之疎于謀念款貢之難久恃罪地方官隱匿不報司甚屬頃之

天顏和霽語聲不絕時行等悉稱數

皇上留意遠防明習庶務宗社生靈之福也專以儲位未定言者紛起錫爵承召至暖閣從容謀議上為詳順而張叔冊立大典益基定于茲矣已諸相解綬相趙志臯中使為梗海內多故相卧閣弗克旋轉及實用編卷三 乾集三 親賢考 十二

致而沈一貫持衡首定

元良歡騰中外又遣一介行人于程河上蒲輪稽山得二相登宰齊慶振驚克庭千載一時貯衡日又宜朝拜夕陳夕陳朝可然觀

天顏有睛麗權非有請竟歲未見德音僅亦有待而施行乎自古禍亂之端皆起自蒙蔽蒙蔽之由起自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徒接見而不相親款見猶不見也

聖祖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遊為開卷第一義先臣丘寧于此三致意焉而王鑒節元標建議為獨詳鑒之疏曰至治之隆蓋起于上下之交而今日之弊唯間隔為甚如欲通間隔而聯交泰不外講學聽政二端

國家經筵之設豈不甚盛議者猶曰一度之月

歌春秋月分日不過三三之日間風雨則免政事有

妨則免講之日與且講章講說賜宴儼然而退未見

其相親也日講似親矣然體分過嚴上有疑未嘗問

下有見未嘗獻亦安見其有得也伏望於便殿側脩

復弘文館妙選博聞有道術者更舊入直領以內閣

大臣法駕時臨霽威特詢或講經史或論古今成

敗民間疾苦上有疑必問下有見必陳日改月化有

不知其然而然者至臨朝聽政尤下所以通其

情往時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然議者猶曰堂

廡迥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

引奏上特視之謝恩見辭端端而退上何嘗問一事

實用編卷三

乾集三 親賢考 十三

下何嘗進一言也故欲聯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

之法益周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諸大臣在焉路

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

燕朝王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聽政漢制大

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騎諸吏爲中朝

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

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朝賀則御之蓋古外朝也其

北曰太極門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正

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內曰兩儀殿常日臨朝視事蓋

古內朝也宋常朝則文德殿五日起居則垂拱殿

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

賢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

之輪對則必入言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
免穿靴亦三朝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
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國朝

聖節正旦冬至大朝賀戶部極門即古正朝也常朝則奉

天門即古外朝也華蓋護身等殿其內朝遺制乎

中改奉天殿爲皇極殿華蓋殿爲中和殿

爲中樞殿身殿爲建極殿殿室於常朝外做古內

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待從臺諫各一

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次上奏所見失之有難

決者與大臣面議不時引見將臣凡謝恩辭見之類

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訪和顏色而受雖身居九重

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即唐虞之班明目達聰

實用編卷三

乾集三 親賢考 十四

嘉言罔伏野無遺賢如是而已之二臣所言今猶鑒

鑒可覆視也嗟夫

祖宗朝齋宮延見秘閣閣學開清問禁苑陪遊而又廣

開其途自宰衡迄疎逖皆以下濟之光養賢苟親也

安問其地親苟賢也曷問其官今叩關者十不道一

宣對者渺無聞之即後

朝講兩途猶恐不足

紀

祖武以佩然治其在今日矣其在古矣

論曰英賢登伏詰后數求兩相也亦霖夢發於胥

於非熊漢賢相多由郡守唐宰相須歷

州郡益取其練吏汝而忠民隱也我

之輪對則必入言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亦三朝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國朝

聖節正旦冬至大朝賀則皇極門即古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外朝也華蓋護身等殿其內朝遺制乎
中改奉天殿爲皇極殿華蓋殿於常朝外做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擬所見夾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不時引見群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慶心而訪和顏色而受雄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即唐虞之班明目建職

實用編卷三

觀覽考 十四

嘉言圖伏野無遺賢如是而已元標之疏曰

陛下昔在冲年保傳必慎今聖齡日強臣愚以為有大政事如人才禮樂兵戎錢穀刑獄工作宦名內閣九卿侍從儒臣面為商確許科道官從旁糾正何者陛下所問者諸臣章奏而已其煩委可厭也召對必能陳說利弊開導禍福不事煩文庶政惟和矣

陛下所接諸臣者儀容而已其人品未知也召對必能洞悉忠邪鑒別才品卒然有舉任使各當矣今之宣上意以達下情者內臣而已過情溢言未真也召對則讒間不行猜忌不生上之志日下達下之情日上升聖心日益開明聖政日益廣大

明良相與之盛庶幾重光焉嗟夫

祖宗朝齋宮延見秘閣臨幸燕閑清問禁苑陪遊而又廣開其庭自宰衡迄疎遠皆被下濟之光蓋賢苟親也安問其地親苟賢也易問其官今叩閣者十不道一宣對者渺無聞矣即復朝講兩途猶恐不足以廣蒐羅而敷休烈况皆發閑乎

祖武以保盛治其在今日矣其在今日矣

論曰英賢隆伏結后數求兩相相待也舟車夢發於胥靡廣揚兆卜於非熊漢賢相多由郡守漢宰相須歷州郡蓋取其練吏故而悉民隱也我

太祖罷置相立賢無方文皇置閣始簡翰林胤是以來

實用編卷三

觀覽考 十五

孟岐其選惟薛瑄由御史李賢由主事楊一清由巡撫皆名臣而瑄又一代大儒安可謂班金馬者多良輔而外此無一端揆也邇為官擇人匪矜于法因事效忠惟既厥心則君與臣交相親焉昔萬曆癸卯二月上浣日新會梁平輝謹述于聚教新舍

聖明 三錄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之四

乾集四

軒船臣馮應京纂輯

休寧臣戴任校正

黃梅臣翟九思編次

天官

建官之典虞周大備我

太祖肇前聖酌近代以天下事統於六部而六科分察之

都察院總紀之盛矣吏部掌天下官吏選法封勲考課

之政大禹所以宅百揆也名曰天官實取兼覆之義嗚

呼難哉國家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濱海北連沙漠

延袤各萬餘里古均四海未有若是廣者古列侯各君

其國家軍事其簡自郡縣後衛石程書猶有長吏自辟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天官

士不一從王朝出今考官籍自土官外凡一萬六千

二百六十九員據史無算一切待命天曹其統百官不

難於古哉書有之明王奏若天道建邦設都承以大夫

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噫要哉言矣爲民而置吏則

簡因民而察吏則精順民而黜陟吏則當此至易之道

也官多民擾皆設高之洪武四年中書上府州縣一千

二百三十九凡官五千四百八十八人七年減北方州

縣官三百八十八人十年又併省州縣二十九年革大理寺

移其案牘於後湖使文豈各官爵哉合此元元欲食之

者寡也諱觀大誥最重民間者宿其所推即舉所厭

即措故論吏部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

悅之一人惡之未必邪也正人治官事則不私其家

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夫不以愛憎不以非譽而
惟取決於得失民心知人之鑑衡定矣當時屬民之官
大則誅小則屯田工役不知者有錮錙泥沙之議胡不
取醒會簡要錄觀之也

帝若曰士最貴最勞最當春雞鳴未而耕既苦耨炎天

赤日彤體憊悴秋成輸官外所餘能幾一或水旱益蝗

舉家皇皇無所望居官者不知吾民之艱至剗剗虐害

之無仁心甚矣然則惜一家何如惜一路耶夫置吏察

吏黜陟吏一以民爲斷而民之欲生欲富欲立欲達卽

吾心可推其所求歌嘯怨離千萬里可揀風而得故曰

易也人有恒言曰憐才曰去甚曰疏墮滯曰存體面曰

防反噬曰阜國用是皆不以民爲重而從我起意從羣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天官

吏生情從親貴人決舉措幾乎忘其本矣夫才不足宜

民而專事上官爲用才量不足容民而令殆忍辱爲用

量守不足保民而恬退寂寞爲用守赫赫天曹非文場

非梵宇非布司而使綺語清談浮名厚利者居康功曰

功之上故天下之官之品千態萬狀其雖貴亦千態萬

狀而閭巷小民之德怨隔雲泥而不聞安望道德一而

風俗同也或曰百司之設有待吾君者有事神者有校

士者獨親民乎哉曰天之立君爲民司牧君之祀天爲

民祈報夫士固望以行君之德而致之民者也小臣知

重民則廉大臣知重民則法故天官必求端于民而銓

職乃舉憲與樞密相類以成者也爰博採事詞之切於時

者條列如左

品級考叙新司制

皇明建官規舉虞周乃官品正從其級有九亦周官九命意也王者不私人以官一命以上咸曰天命輪次而陟之如歷階城固或踰越不謂天所叙哉國家二百餘年臂指相使設輻輳相維惟是條貫井井焉若輕重出入時亦有之要以無失其初意而止歸墨之外無寧有胸臆而自為者夫人之好上也如火而其走利也如水必欲慎防而蚤戢之非稟公法持宜議以化其滔志而伐其爭端即欲等差官職安所為賢失皆歸平仲却例簿而范希文進百官圖兩君子指各有在夫官品之有九近雖易爻之有六虛然平高賁賤方也列於卦消息進退圖也聽于著雖掌之筮人筮人易故焉錄是言之王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品級 三

奉天官奉王唐屬鼓舞不測而卦其相圖通也懸級謀功尺寸而守之方道也夫上執圖下執方挈範之智必也希文哉

百官品階勳祿之制

洪武二十五年

上以中外文武百司職名之沿革品秩之崇卑勳階之隆轉祿之損益歷年滋久屢有不同無以示威憲於後世通命儒臣重定其品階勳祿之制以示天下正一品宗人府宗人令左右宗正左右宗人府都督府左右都督文武勳俱左右柱國階俱初授特進榮祿大夫陞授時進光祿大夫祿月米八十七石從一品都督同知勳祿階俱初授榮祿大夫陞授光祿大夫祿月米七十四石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品級 四

正二品六部尚書都察院左右都御史襲封衍聖公其入都督僉事留守司正留守都指揮使文勳正治上卿階初授資善大夫陞授資政大夫加授資德大夫武勳上護軍階初授驍騎將軍陞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祿月米六十一石從二品左右布政使都指揮同知文勳正治卿階初授中奉大夫陞授通奉大夫加授正奉大夫武勳護軍階初授鎮國將軍陞授定國將軍加授奉國將軍祿月米四十八石正三品六部左右侍郎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太常寺卿詹事府詹事應天府尹按察使副留守都指揮僉事各衛指揮使文勳資治尹階初授嘉議大夫陞授通議大夫加授正議大夫武勳上輕車都尉階初授駙馬將軍陞授駙將軍加授昭武將軍祿月米三十五石從三品光祿寺卿太僕寺卿布政司叅政鹽運使宣尉使留守司指揮同知各衛指揮同知文勳資治少尹階初授亞中大夫陞授中大夫加授太中大夫武勳輕車都尉階初授懷遠將軍陞授定遠將軍加授安遠將軍祿月米二十六石正四品都察院左右僉都御史通政司左右通政大理太常太僕各少卿詹事府少詹事應天府叅憲司同知按察司副使各府知府各衛指揮僉事文勳資治尹階初授中順大夫陞授中憲大夫加授中議大夫武勳上騎都尉階初授明威將軍陞授宣威將軍加授廣威將軍祿月米二十四石從四品園子中都二監祭酒布政司左右叅議鹽運司同知宣慰司副使宣

撫司宣撫文勳贊治少尹階初授朝列大夫陞授朝議大夫加授朝議大夫武勳騎都尉階初授宣武將軍陞授顯武將軍加授信武將軍祿月米二十一石正五品翰林院學士華蓋武英文華殿東閣文淵閣左右春坊大學士左右庶子尚寶司卿六部郎中應天府治中欽天監回同監正通政司左右叅議光祿寺少卿太醫院使大理寺左右寺丞五軍都督府斷事官各府同知王府左右長史宗人府經歷按察司宣慰司僉事宣撫司同知儀衛正正千戶文勳修政庶尹階初授奉議大夫陞授奉政大夫武勳騎都尉階初授武德將軍陞授武節將軍祿月米一十六石從五品翰林院侍讀侍講學士左右春坊左右諭德司經局洗馬五軍都督府經歷左右斷事官六部員外郎尚寶司少卿各州知州鹽運司副使鹽課提舉司提舉指討司指討宣撫司副使安撫司安撫衛鎮撫副千戶儀衛副文勳協正庶尹階初授奉訓大夫陞授奉直大夫武勳兼騎都尉階初授武略將軍陞授武毅將軍祿月米一十四石正六品翰林院侍讀侍講園子中都二監司業左右春坊左右中允詹事府丞尚寶司丞六部主事太常司丞秋天主監回同監副五官正太僕寺丞京縣知縣太醫院判問門使兵馬司指揮王府審理正大理寺左右正中都察院經歷神樂觀提點僧錄司左右善世道錄司左右正一中都寫字司并都司經歷斷事各府通判長官司長官副指討宣撫司分事安撫司同知典仗百戶之階初授承直郎

陞授承德郎武勳雲騎尉階初授昭信校尉陞授承信校尉祿月米一十石從六品大理寺左右寺副左右春坊左右贊善左右司直郎翰林院修撰光祿寺丞應天府推官光祿寺各署正僧錄司左右闡教道錄司左右鹽課提舉司判官布政司經歷理問所理問各州同知文階初授承務郎儒陞授儒林郎吏材幹宣德郎武勳武騎尉階初授忠顯校尉陞授忠武校尉祿月米八石正七品監察御史五軍都督府都事太常司博士典簿京縣丞通政司經歷大理寺左右評事兵馬副指揮都察院都事翰林院編修營繕所正按察司經歷五軍斷事官五司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王府審理副前鹽提舉司提舉各府推官各縣知縣中都留守司并都司都事副斷事安撫司僉事蠻夷長官司長官文階初授承事頭儒陞授文林郎吏材幹宣義郎祿月米七石五斗從七品中書舍人太僕寺主簿應天府經歷光祿司典簿各署丞翰林院檢討太常司各祠祭等署奉祀各州判官欽天監回同監五官臺郎等事府主簿鹽運司經歷鹽課提舉司副提舉布政司都事宣慰司經歷理問所副理問蠻夷長官司副長官階初授從仕郎陞授從仕郎祿月米七石正八品六科都給事中翰林院五經博士通政司并各衛知府京縣主簿園子中都二監丞戶部刑部照磨磨鈔龍江提舉司提舉欽天監回同監主簿五官保章正太常司協律司典仗所提領太

醫院御醫傳錄司左右講經道錄司左右至雲南鹽提
舉司同提舉王府典寶正奉祠正良醫正典膳正紀善
元符宮崇真宮靈官營所副各府經歷各縣丞按察
司知事宣慰司都事階初授迪功郎陞授修職郎祿月
米六石五斗從八品六科左右給事中鹽運司應天府
知事欽天監同回監五官掣壺正光祿司錄事各署監
事儀禮司正翰林院典藉神樂親觀僧錄司左右覺
義道錄司左右玄義王府典膳副奉祠副典寶副良醫
副國子監博士助教典簿宣撫司經歷太常司各祠祭
等署祀丞布政司照磨崇真宮副靈官階初授迪功佐
郎陞受修職佐郎祿月米六石正九品六科給事中儀
禮司左右司副左右司丞太常司贊禮郎庶事府錄事

各府知事各縣主簿國子監學正行人司正戶部刑部
檢校司經歷校書翰林院侍書典牧所大使各牧監正
欽天監同回監五官司曆五官監候龍江寶鈔提舉司
副提舉王府長史司典簿典儀正奉祠所典樂會同館
茶鹽馬司司運庫寶鈔廣惠廣積貳甲乙丙丁戊字
庫皮作鞍轡寶源顏料局應天府織染局文思院等大
使煎鹽提舉司副提舉教坊司奉鑾宣撫安撫司知事
營繕所丞階初授將仕郎陞授登仕郎祿月米五石五
斗從九品翰林院承天門侍詔都稅司大使國子監學
錄典籍司經歷正字欽天監五官司辰漏刻博士各牧
監副儀禮司鳴贊序班軍儲倉大使奉鹽馬司副使寶
鈔廣惠廣積貳甲乙丙丁戊字庫副使宣課司大使

太常司司樂典牧所副使府學教授行人司副會同館
副使布政司庫寶泉軍器各府雜造織染局稅課司并
倉大使王府典儀副司牧司大使承運庫皮作鞍轡寶
源局文思院副使觀察使太醫院千戶所鹽課提舉司
各州吏目五軍斷事官提控案牘巡檢司獄陰陽學正
術醫學正科僧綱司都綱通紀司都親應天府織染局
副使教坊司左右給事左右司樂階初授將仕郎陞
授登仕郎祿月米五石未入流各部司務州學正縣
典史教諭行人司行人國子監掌儀校監錄事掌長翰
林院孔目王所引禮舍人河泊所開欄官阜民司稅課
分司茶鹽課司茶鹽批驗所長史司倉庫州縣衛倉生
藥庫中檔針工稅課抄紙印鈔鑄印惠民銀場抽分竹

木等局并關大使副使通運所鐵冶所司竹局鹽運司
衛府州庫河州軍民指揮司遼陽青州府樂安三稅課
司大使軍儲京衛府倉都稅宣課司牲稅課等司工部
軍器局布政司庫寶泉軍器各府織染雜造局副使斷
事兵馬指揮長官司吏目理問所提控案牘驛丞祿月
米有差醫學典科訓科陰陽學典術訓僧綱司副都
綱僧正司僧正僧會司僧會通紀司副都綱通正司道
正道會司道會與僧道錄司僧綱通紀監學正科陰陽
學正術俱不給祿

考勅注
洪武十四年定考勅之法在京六部五品以下及太常
司國子學屬官聽本衙門正官察其行能驗其勅息定

爲稱職平常不稱職五軍各衛首領官俱從監察御史
考劾各三年一考九年通考黜陟其四品以上及通政
使司光祿寺翰林院尚書司考功監給事中承勅郎中
書舍人殿廷儀禮司庶勸司判祿司東宮官俱爲近侍
監察御史爲耳目風紀之司太醫院欽天監及王府官
不在常選任滿陟陟俱取自上裁直隸有司首領官
及屬官從本司正官考劾任滿從監察御史覆考各布
政使司首領官及屬官並從提刑按察司考劾其茶馬
司鹽馬司鹽運司鹽課提舉司并軍職首領官任滿俱
從布政使司考劾仍送提刑按察司覆考其布政使司
四品以上按察司鹽運司五品以上任滿官黜陟取自
上裁內外入流并雜職官九年任滿給由赴吏部考劾依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考劾 九

例黜陟果有殊勲異能越過等倫者取自
上裁所司事繁而稱職無過者陞二等有私咎公過者陞
一等有紀錄徒流罪一次者本等用二次者降一等三
次者降二等四次者降三等五次以上雜職內用繁而
平常無過者陞一等有私咎公過者本等用有紀錄徒
流罪一次者降一等二次者降二等三次者降三等四
次以上雜職內用簡而稱職與繁而平常同簡而平常
無過者本等用有私咎公過者降一等有紀錄徒流一
次者降二等二次者雜職內用三次以上黜之其繁而
不稱職初考降二等簡而不稱職初考降三等若有紀
錄徒流罪者俱於雜職內用九年之內二考稱職一考
平常從稱職二考稱職一考不稱職或二考平常一考

稱職或稱職平常不稱職各一考皆從平常其繁簡之
例在外府以田糧十五萬石以上州以七萬石以上縣
以三萬石以上或親臨王府都司布政使司按察司并
有軍馬守禦路當驛道邊方衝要供給之處俱爲事繁
府糧不及十五萬石州不及七萬石縣不及三萬石及
僻靜之處俱爲事簡在京諸司俱從繁例

考成法

張大學士居正疏曰近年以來章奏繁多各衙門題覆
始無虛日然數奏難勤而實劾益勤言官議建一法
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言官之責已矣不必其法
之果使否也部臣議釐一弊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
四方則部臣之責已矣不必其弊之果釐否也某罪當

乾集四 考劾

提問矣或碍於請託之私集從延緩某事當議處矣或
牽於可否之說難於報聞微發期會動經歲月催督稽
驗取具空文雖屢奉明旨不曰者實舉行必曰該科
記着顧上之督之者雖諱諱而下之聽之者恒藐藐鄙
諺曰姑口頑而婦耳頑今之從政者殆類於此欲望底
績而有成豈不難哉臣居正當
先帝時曾上便宜六事內重 詔令一款亦嘗登言之
隨該吏部題覆欲各衙門皆立勅令文三篇下各撫按
官皆明立程限責令完報狀亦未聞有如期令而以寬
應者甚者寢格如初茲遇
皇上躬不世出之資勵精圖治百執事亦皆兢兢務修其
職業無敢以玩愒爲事臣等職掌學作與事夫獨所

謂考言屢省者尚未加之意焉竊恐致理之道有未盡也查得大明會典內一款凡六科每日收到各衙門題奏本狀奉聖旨者各具奏日送司禮監交收又置文簿陸續編就開具本狀俱送監交收又一款凡各衙門題奏過本狀俱附寫文簿後五日各衙門具發落日期赴科註銷過期稽緩者亦奏又一款凡在外司府衙門每年將完銷過南京六科行移勘合填寫底簿送各科收貯以備查考欽此及查見行事例在六科則上下半年仍具奏日繳本在部院則上下半年仍具手本赴科註銷以是知稽查章奏自是

祖宗成憲第歲久因循視為故事耳請自今伊始申明舊章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題奉明旨或覆奉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考勅

十一

欽依舉行各該衙門俱先酌量道里遠近事情緩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終註銷除通行章奏不必查考者照常開具手本外其有轉行覆勘提問議處催督查覈等項另造文冊二本各註緊關略節及原立程限一本送科註銷一本送內閣查考該科照冊內前件逐一附簿候查下月陸續完銷通行註銷每於上下半年繳本題查簿內事件有無逾限未銷如有停閣稽遲即開列具題候旨下各衙門詰問責令對狀次年春夏季終繳本仍通查上年未完如有規避重情指實奏奏秋冬二季亦照此行又明年仍復檢查必俟完銷乃已若各該撫按官奉行事理有稽遲延問者該部舉之各部院註銷文冊有容隱欺蔽者科臣舉之六科繳本

具奏有容隱欺蔽者臣等舉之如此月有考歲有稽不惟使聲必中實事可責成而參驗綜覈之法嚴即建言立法者亦將慮其終之罔效而不致不慎其始矣致理之要無踰於此

責實政

孫丕揚疏曰國之永命繫於民生民之元氣實為國脉故周室慶讓田里先視於八疆漢代循良戶口首稽牛登耗當是時國祚磐石恒必因之民生國運相為關鍵如此國家以民務責守令以吏治責撫按所以加意問問者至矣然察吏問民今天下稱交病焉則吏治民隱分而為二故也臣請以民隱責吏治一如周之巡方漢之計吏者法而舉刺黜陟行焉世道治平庶幾其有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責實政

十二

類乎一曰責守令以實兆民之戶口欲其居者悅徙者來蓋郡縣長吏皆受牛羊而牧者里甲空籍流移塞路是誰之過則夫寧難夫安田里以收本固邦寧之效撫字者責焉戶口虛實撫按不問而誰也二曰責守令以關兆民之荒蕪欲其無曠土無遊民蓋百畝不易為已受者農夫也養於斯稅於斯天下之財數儲焉草萊不開溫飽安從生也乃若易田嚙力稼穡以開粒食之原斯民事之不可緩者田里荒蕪撫按不問而誰也三曰責守令以供兆民之額賦欲其無暴征無橫歛國制取民有田賦之征有均徭之征有里甲之征已爾項者加雜之公派郡縣之私增冗役冗費厚銀子銀殆紛然難屈指矣子遺之民委食已極覓一分民受一分之賜

固於救倒懸者是望商絲乎保障乎撫按不問而誰也
四曰責守令以興兆民之禮教欲其道德一風俗同
祖宗朝以教化為大務 聖諭六章家傳人誦聲稱備
字矣今則無有以道民為天下先者孝弟忠信之不講
酒色財氣以任民比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又何怪
國措刑碩鼠格心不奏續也倘東鐸擇人則師道隨地
舉 國訓於鄉約而勸懲行焉使民易惡至中凡有血
氣固不率俾盜息民安之效計無出此種風易俗撫按
不問而誰也五曰責守令以備兆民之荒歉欲其不啼
饑不號寒 國初荒政郡縣立四鄉倉出官銀糴粟貯
之以時飲散先臣楊士奇等謂為萬世之利嘗請嚴最
於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責實政

主

英廟朝矣今水旱一逢蒼赤坐困當事者不得已而請蠲
請賑以了目前則備荒之無素也誠遠

高皇帝親設舊典查郡縣倉基址而經營之當富歲時
處官銀糴粟以實其中時飲散馬每歲務期萬石為率
州縣大者倍之需以歲月倉庫陳陳不幸而有旱乾水
溢州閭鄉黨可恃無恐一舉而富國富民備荒之政撫
按不問而誰也故令教養之績郡縣不聞以實政之未
修教養之多不如水火以財源之未通耳誠使盡守盡
令而力斯五者即盡郡盡縣而庶富教之矣未有盡郡
縣而庶富教之不可盡郡縣而稱太平者也海內治平
其楠栢端在於此臣謂談治體者審此通治之路責守
令而實力行焉撫按以此察羣吏部院以此計羣吏保

郡縣之守令曉然知所以察我計我者緩未務而急民
務果稽其戶口而實焉稽其荒蕪而闢焉稽其征歛而
省教化而舉荒政而修焉是良吏也則從薦從遷以示
優異所求乎戶口未實也所求乎荒蕪未闢也所求乎
征歛未禁禮教未興荒政未備也匪良吏也則不薦不
遷以示懲劾是取吏大觀昭然於 朝守之問持以考
守何守不力此五者持以考令何令不力此五者持以
永守令之考若戶部計覈計稅不及分數不許考滿遷
官之法何守守令不力此五者即教養成功難責速
效然為於前者繼於後去者一守未富也居者富之嗣
者又富之去者一令未教也居者教之嗣者又教之以
守令任分民之治人以撫按舉分土之治法提綱舉要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責實政

主

即帥天下而濟蒼生者必此之謂政夫由是而久道積
功累仁既厚於培 國入學出第又輕於驅民致違道
違路之風成相友相助之化有裨治理不既多哉伏乞
皇上再加裁酌臣等竊堯果有可採容臣等定為民事實
政簿式發與守令自今伊始着實力行臣仍通咨劄省
直撫按諸臣遇出巡考察郡縣正官之時即以此簿發
給守巡兩道逐事核實以為舉刺獎戒之據比及各官
考滿總將三六九年修舉過五事核實造冊要見禁守
某令戶口比舊吏招撫若干田野比舊吏開墾若干額
外征歛比舊吏裁省若干教化比舊吏修舉若干社倉
比舊吏積儲若干立舊倉新收之總數定稱職平常不
稱職之差等另報吏部與臣衙門臣等各道御史一一

從實查考明白定爲次第移給吏部大率以五事得修者爲上等五事方修者次之聽其考滿陞遷離任爲任事者勤五事舉半廢半者又次之五事盡廢者爲下等毋容考滿陞遷爲急者懲臣係察吏衙門法當綜核必如是庶有所據以品題吏部有所憑以陟黜將見善政善教既可周結乎人心循吏良吏自能挽回乎世道其於民生國脈關係豈渺小哉臣不勝祈懇待命之至

處賊吏

陳以勳疏曰惟

朝廷設守令之官所以安民故必廉潔者庸非常之賞貪

墨者家不可宥之誅然後長吏尉然興行何也中人之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職吏

十五

情高官厚祿可以動之至於不肖者賞之亦不能勸則

必張設重法以繩之而後有所懲所謂賊吏是已漢制

以六條察守令而侵漁百姓聚斂爲奸者居其首孝文

帝賞廉潔賈會行坐賊者皆禁錮不得爲吏或輒行誅

順帝時遣使察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

綬以下輒自收舉法至嚴也我

祖宗朝緝獲吏治於枉法受賂者

憲典最重嗣後稍從姑息人心怠玩遂至廉陽廢缺名檢墮失陵遲之漸寢

以成風靡靡靡甚不可禁制故先臣何塘謂受贓滿貫

以上宜籍沒皆登近日大學士張居正亦請將賊私嚴

行違併其言皆痛切時務之要臣竊見比來仕路難稍

稍改易流習而窮鄉下邑吏之縱恣自若其行如盜匪

其欲如聚斂壯民之財罄於錙銖方且以期會簿書巧飾偽貌各撫按官耳目委諸下寮多爲所欲索不即摘發即有敗露者又以寬紓容隱爲良曲意回護以樹私恩其載在考語及奏勅疏中未盡其什一吏部據其詞而議懲創之輕者改調或陞王府官屬重者視其職任如此而已其有贓私狼藉聚所共濟者乃請

旨提問所司竟聽鷹犬月照常歸結刑法容奸剝赤子以

肥大臧臣誠不知其可也且賊吏之願非在於爲名也

其始也以市井狙僮之行冒庸名秩即垂涎民之所有

欲以自潤及其囊橐既充溪壑已滿不幸而致敗罷官

乃其所甘心者方且覓良田吳宅揭揭自謂得計而人

亦以其財多先榮競起趨之故居官致富爲雄傑處奸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職吏

十六

得利爲壯士俗之敝壞誠有如漢臣所歎者今欲禁賊

吏而止於罷官是徒辱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揣

之爵祿而其非道所獲者不能損其毫毛安得不掉臂

而樂去也夫以貪殘之徒漏網

聖朝者不知其幾即欺露視職又竟隨其策中至其甚者

得從吏訊可謂盡法矣迺復資緣以脫罪則百姓之憤

何爲而漫圖之紀綱何爲而振無感乎寵賂日幸而清

白不著也謂宜中飭撫按官凡所屬有司悉心廉訪求

有不白祇獨侵害下民者或徑自拿問或來奏處治吏

部更加裁酌如係胥庸無知利歸旁側者姑照常論罷

凡是入已贓私無但免官必如數追出助安輕者追完

放歸重者仍依律問斷即嬰木索受辱辱亦不足惜或

謂是舉頗備振切非所以明厚臣切思此輩貪婪多以苛虐濟之自常俸外皆是剝削膏血為世計狼民之貧羸孤弱者往往捐妻賣子殞命筆械以應其求蓋切齒腐心欲刺刃其腹中又矣此之重處所謂今而後得反之一也飽宣論民有七亡貪吏受取居其一范仲淹嘗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意正為此臣謂此法果行則人皆恐恐然畏刑憲之及莫不回視易慮斂其手足不敢輕犯天下疲民得以滿洗瘡痍沐浴膏潤太平雅頌可日月美也夫久任則中材者有所慕於前蹤而效職通賊則不肖者有所怵於後美敢為非真賢舉實廉與而天下治矣

考舉鄉官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考舉

十七

舜豹曰臣聞選舉之法嚴則士多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考課之法嚴則士多壞於家而修於天子之庭竊嘆今日之士夫窮則無誠意正心之學達則無體國子民之心富貴利達之願乃其本根方其居官在職內則有六年考察之法外則有互相考察之規固亦碩鼠畏人虎豹惜斑斕修飾忍耐求以得夫聲譽之隆而冀躋於清要之路矣其或履蓋不周肺肝敗露者固無所逃乎考察之公而自投於寬闊之野矣又或愛護官爵不敢罔為托故回家其間固有出於孝弟悌退之實而為是者矣然欲監悟退之美名為仕宦之捷徑乘時勢之方張為作家之巧圖者其間不少也是以此等之人一到故貪貪餐狼籍結納上司挾制府縣交通關節利己害

人顛倒是非報復私怨甚者欺壓宗族待尊長如路人凌奪鄉里遺子弟為鷹犬其已罷職者則曰吾官已休矣守此何為也其未罷職者則曰吾官猶在也人將如我何哉是以益肆猖狂無所忌憚故里諺有曰寧可鄰人賣菜不可鄰人做官人做官益不勝其蠶食鰥寡之患而為是欲與俱亡之言也臣伏讀景泰三年貢舉事例內一款略云官員罷職委無職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內外官員指陳實跡薦舉赴京考用臣欲推廣此意凡士夫家食者不論其職之崇卑官之罷否俱令監司府州縣等官察其居家所為或喜或惡皆從實錄密以申於巡按衙門有司畏勢希寵所申不實按察衙門皆得查究糾劾巡按衙門復加察識定為考語直以申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考舉

十八

於吏部吏部兼舉而總察之其未罷職者則以其居家之事跡恭諸居官之政事善果相符則不次超用可也惡果相符則即日罷去可也二者之間功過相準則酌量重輕以為進退可也其已罷職者立圖之責果能孝友和睦清素恬靜則不可以其前日之失掩其終身之善起為唐於已廢以登潛德之光可也惡者則前日雖以罷黜今日尤當創懲奪惠卿之官爵而誅奸狡於既死又何不可之有哉是不惟可以遏其挾制官府奸貪狼籍之威而亦可以勵其老當益壯退思補過之忠者也若然則天下士夫自相砥礪進退不敢有二其心鄉閭獲表正之功聖世多完節之臣豈非士風之一快哉惟聖明裁之

汰冗員

御史左鼎曰國初建官有常近年因事添設甚至一部有兩尚書而為侍郎者信於原額為都御史者率以數十計在外添設撫民管屯等官如河南條議二員今則添而為四僉事三員今則增而為七且方岳各司十餘人不為少矣每歲又差御史巡視立法可謂詳矣不擇方面以責成不選御史以督察乃復設官以巡撫鎮守今之巡撫鎮守往往多出於方面御史則今之方面御史蓋亦他日之巡撫鎮守也豈有為方面御史則合衆人之長而不足為巡撫鎮守則任一人之智而有餘耶乞將內外官凡非洪武之舊者參酌裁罷庶民力可紓周用可省委任專而事功可立

實綱編卷四

乾集四

汰冗

上九

橫州朱倫曰夫設官本以為民而官多反以擾民故官不必備惟其人古今定論也臣嘗寓京師聞進士舉監吏承之需選於天書者率多稱貸於人又有資緣以祈美秩善地者則所貸又加數倍而至千金以上計者甚衆也其不盡然者或膏粱千百之家又或素儉朴而不事鑽刺者然亦罕矣及其授職之任總計其俸薪之入一歲所餘無幾若非剝民以自益則所費終不能償矣況此外又有舟車往來之費人情宿債之償乎又或經營以防遠退納賄以謀進秩乎以是知官之貪者多而廉者少多取非惟無益於民而又煩擾於民也必然矣故唐虞之特選官惟百夏商倍之而後世言治者終莫逮焉今雖不能如唐虞夏商之約也請仰稽裁

聖祖設置之初因者固之與夫歷代添設之員可革者

革之獨不可乎以京師言之如五府六部九卿寺監司苑府州縣衛所衙門信不可無矣而其所屬之非舊額與夫南京之無職事者獨無可議而減者乎以外省言之三司鹽運府州縣衛所儒學衙門信不可無矣而其佐貳之多至數員與夫守領之常裁減歸通巡司河泊之當歸併者獨無可議而減者乎臣竊遠近疎京師事體固有所不悉諳矣若府州縣正官皆有專城之託地方大小事宜皆彼之責也今以上則有巡撫巡按糾勅之布按總司及分巡道統領之督者任之否者黜之足矣而此外又有分守道提學道清軍督糧屯田驛傳等道皆得以統之而使之奔走奉承之不服焉欲其

實綱編卷四

乾集四

汰冗

二十

不掣肘也難矣臣謂此各道事亦宜兼統於各分巡兵備通而不必全設也府州縣既有正官專其責矣則軍之清盜之捕糧之督農之勸利之理彼皆與有責焉或事果繁劇但添設一二員足矣今清軍捕盜管糧勸農理刑或有同知通判推官之數員而州縣亦稱是焉不幾於十羊九牧乎臣竊見衛軍府州縣官雖固衛繁而多設以分理其實皆奔走伺候於上司而不敢後鮮有業其官而理其事者也從而減之權之何不可乎各備學生員擇文行兼全者一人以司教職足矣而府學設至五員州縣設至三員不知所教者果德行乎果文藝乎抑亦徜徉歲月乎臣嘗通觀天下學校不模不範者何限而徜徉歲月者又何限也求其師嚴道尊而善人

革監進

馬文昇曰仰惟我

皇上法古為治凡庶官用人惟由科目出身進士舉人及歲貢監生得以除授此外雜流者不得並用前時三年大比各布政司設科取士鄉試所取舉人不多會試進士亦為有數其歲貢生員每府一年貢一人州則每三年貢二人縣則每二年貢一人其歲貢生員入監後不數年即取歷事通不過六七年吏部就為選用在部聽運舉人監生無淹滯久積之患所以年未衰老志亦精明一旦任官知守法度罔敢貪污迨至天順年間憲臣建議起選天下在學年四十以上生員送監讀書奈各生員實錄作弄有方三十五或方三十者亦作四十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卷五

二二

起送赴京之數通有五千之上既而陝西胡虜犯邊急缺戰馬又許生員納馬入監讀書其納馬之數又有七千餘名以後四川陝西地方荒歉軍民缺乏糧餉守臣具奏又開生員上糧亦許入監通前共有數萬中間多係幼男自來不曾入學讀書既作監生須撥歷事其舉人監生雖年壯氣豪者亦與彼一同挨次取選始終二十餘年方得出身長者老耄壯者衰弱家道貧難未免負債於人投官到任債主相逼因此負人財物竟能展布行事所以官不得人民多受害至今未選納粟監生尚有七千餘名大壞選法壅滯人才率由於此本部雖有奏准不許生員納粟入監事例一遇兵荒府藏空虛未免又要奏開免議富民之徭役以重國貨民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卷五

二二

之文士陸贄之武職將安置乎臣曰國初設官不備則額取亦少今進士舉人當稽其舊制之少者又擇其文行之暴者而酌量取之且明示以官冗病民之說則進士舉人之額進者可變通矣又歲貢率多年始得出身每見有文理疵謬與老嗟卑而銳利者又有候選未達竟疾跋涉而殞於京途者誠因其人以勸量之夫固無不可者臣請於歲貢之士嚴試於提學而甄別之擇其年力未衰文行俱優者方給文赴京嗣後教有懿範堪任民牧者當優國初之制破資格之拘與進士舉人一體陞報其年邁有疾或文行不佳者但類為奏本上之朝廷即許布政司給以官常途授職行則府州縣之歲貢以時者可變通矣

所預 團體甚大不可不嚴為禁止令無通行在京各
該衙門并在外巡按等官今後著落各該有司多方預
餉賑濟倉糧凡遇兵荒如米錢糧不敷宜從另行設法
措置天下之廣宜至乏財再不許奏開生員上納銀糧
許其入監有壞選法以誤國事知有故違許科道官指
實劾奏坐以重罪庶選法疏通而人才不致壅滯官使
得其人而小民得蒙其實惠矣

吏員資格

從八北考中 該做布政司照磨鹽運司知事

從七北考中 該做南京衛經歷

授考中從七各行加考中從七該做南京衛經歷

從七北考中 該做各行品級加上糧從七該外衛經歷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去滋 三十一

正八復考中 該做縣丞

正八復考不中該做兵部典牧所提領工部營繕所所

副南京寶鈔南京清江龍江提舉司提舉衛知事常

選衛知事

正八北考中 該做同前

從八北考中 該做宣撫司經歷

正九復考中該做縣主簿

司府倉大使考中陸正九 該做縣主簿知事

巡檢有功陸正九 該做縣主簿府知事

庫大使對品原考中 該做縣主簿

庫大使對品原上糧 該做府知事

正九復考不中并知印復考中正九該做會同館文思

院織染所皮作寶源局南京十庫茶馬司各大使營
繕所所丞宣撫司知事 庫大使

正九北考中 該做同前

京倉官收糧及數守支五年之上無過陸從九品

該做司獄布庫織染局稅課司各大使如有起復

照此式例在前

新擬七年八年者該做刑部都察院司獄宣課司都

稅司司牲司各大使鹽課提舉司吏目等官九年

十年者該做工部節慎庫太僕寺常盈庫光祿寺

庫順天府庫軍器局各大使太醫院吏目等官

從九北考中 該做工部節慎庫太僕寺光祿寺府庫太

倉銀庫軍器局宣課司司牲司都布庫織染雜造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華滋 三十四

局府稅課司各大使太醫院鹽課市舶提舉司安

撫司各吏目刑部都察院司府各司獄 貼常選

司獄布庫府稅課司各大使

沿海巡檢無過對品用 該做腹裏巡檢

考滿司府倉大使 該陸正九品考驗不稱例該本

等從九 該做巡檢

起復倉官收糧及數無過陸從九品

倉官收糧及數無過陸從九

草場官收草及數無過陸從九

鹽場官收鹽及數無過陸從九

府倉大使收糧不及數無過對從九

庫大使遇歲任滿無過對品用

柴炭司大使遇歲任滿無過對品用

庫副使遇歲任滿無過對品用

知印從九品上糧南該做千戶所吏目或巡檢

從九品上糧南該做會同館文忠院織染所茶馬司

各副使苑馬寺園長千戶所吏目

御馬倉柴炭司廣盈庫司府草場倉各大使常選千

戶所吏目司府倉大使

巡檢翠獲軍囚一百名之上無過對品用該做司府

倉大使

北考中一等雜職該做典史

加考中撥考中一等雜職并從七品考中上糧及考

中正八品從八正九品告降俱該做典史

實用編卷四 乾集四 筆法 二五

倉官收糧不及數無過本等雜職該做鹽場驛通

河泊開壩等官如有起復照此式列在前

草場官并鹽倉官俱同前

正八品北上糧告願雜職該做鹽場驛通等官

從八品北上糧告願雜職該做鹽場驛通河泊開壩

等官

正九品北上糧告願雜職該做同前

從九品知印考不中例降雜職該做驛丞

倉官收糧及數杖過一次原職選用仍做驛職

巡檢翠獲軍三名之上無過降雜職用該做通

歲雜職倉官

巡檢將軍囚不及數例無過降遠雜職該做邊

遠遇歲雜職倉官

考中二等雜職該做國子監掌饌宣課司宣課分

司都稅司稅課司軍器局各副使抽分竹木局紙

抄局生藥庫惠民藥局各大使副使提控案牘茶

課司大使司庫副使織染雜造局副使運司庫大

使鹽課司大使副使批驗鹽引茶引所各大使府

庫大使副使府織染雜造局各副使衛庫州縣庫

稅課司織染雜造局各大使副使瓜洲稅課司大

使驛丞運運所關各大使河泊所開壩官斷事司

長官司各吏目御馬倉柴炭司在京門倉衛倉

都督府倉場順天府草場各副使都司草場倉運

司鹽倉茶馬倉山西大同府六倉五草場此與永

平府四倉各大使副使司府倉副使州縣草場倉

千戶所倉宣慰司倉各大使副使

取吏各

朱倫曰今天下之稱狡猾難文者皆曰吏胥是固然矣

倫則以為亦在有官者之駕馭提防何如耳吏之不戢

由信任之太過未必皆彼之罪也若居官者事皆獨斷

俾彼不得竊權關節不通俾彼無所投隙公移牌票親

裁可否審視而後行則彼無所售其奸剖斷發落明示

罪名對衆而揚言則彼無所逞其詐喜然不至瞞言則

彼無以窺我之淺深尋常無密私謁則彼無以惑人之

耳目至有稽遲改易洗補之弊必加痛責大庭廣衆綢

人之中不許妄言如此則吏之狡猾難文者將變而為

勤慎守法而民之柔懦愚呆亦必開風而不衰析於彼也允若茲則民不至於恐嚇迫脅固受其福而吏亦得以保全令終並受其福矣推而至於門皂左右莫不皆然

皇朝經世實用編卷之四終

乾集四

書

二七

明經世實用編卷之五

乾集五

肝貽臣馮應京纂輯

休寧戴任校正

肝貽臣姚允恭編次

地官

戶部掌天下戶口土地貢賦經費錢課之政視古司徒掌邦教同耶異耶曰得民則同否則異何以明之儉德之共也利義之和也富穀之本也養教之端也上導之利下遂其養邦教實賴之矣臣舊屬司徒伏聞太祖之語堂官曰皆有天下者首建倉廩府庫備糧藏金帛以待祿給庶職者也民爲命而供君君爲民而集給此道德也寡人若至君之左右使掌之勤以富爲首

實庸編卷五

乾集五

地官

言則君悅富而妄費不問民瘼之艱辛若賢臣當數奏府庫之儲集乃曰民膏民脂若妄費則道德虧矣泰以艱難謹以出納則府庫倉庫有餘庶職祿備而軍足食民無橫科則國之常經定大道彰君德矣矣於斯之職古今慎選賢能以職掌之天下戶口之增減尤當備知而冊量入度出毋復擾民至公無私永懷朕命爾空懸說夫惟以膏脂悟君心以愛養張大道則上不至驕下亦多賴司徒不當如是耶臣伏觀

皇上易大司徒而添頒董正之烈也古者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升其秀者曰選士又論其秀升於大學曰俊士大學又論其秀以辨官於司馬聽計於冢宰其不堪舉者司徒區之直之無使失性今何如哉輸粟入監名曰

宣宗所諭家有餘資人尚廉取者可以坐致而道德又何
虧哉爰取一二小臣條議著於篇備獻替焉

用建運赴官德運
府米糧前准軍二十
兒一百餘條統於年
米萬三歲德量軍始
六十石餉四遠民定
十又萬乞倉近並倉
五淮石糧轉給運通
淮安改百四縣于五
十五倉兒三路年河
下改糧萬亦費如運
石兒七石耗輕今至
又米十定官米民十
淮二萬築師成糧六
分萬石成改化兒年
安入北八加年附防
兒石天年耗并近民
米十府內給民附運
四蘇兒兒費運所省

19

倉改二石米二千餘石
二十萬石陽改七萬石
一百萬石陽改九萬石
三百萬石陽改一萬石
五百萬石陽改三萬石
七百萬石陽改五萬石
九百萬石陽改七萬石
一千萬石陽改九萬石
一千二百萬石陽改十一萬石
一千四百萬石陽改十三萬石
一千六百萬石陽改十五萬石
一千八百萬石陽改十七萬石
二千萬石陽改十九萬石
二千二百萬石陽改二十一萬石
二千四百萬石陽改二十三萬石
二千六百萬石陽改二十五萬石
二千八百萬石陽改二十七萬石
三千萬石陽改二十九萬石
三千二百萬石陽改三十一萬石
三千四百萬石陽改三十三萬石
三千六百萬石陽改三十五萬石
三千八百萬石陽改三十七萬石
四千萬石陽改三十九萬石
四千二百萬石陽改四十一萬石
四千四百萬石陽改四十三萬石
四千六百萬石陽改四十五萬石
四千八百萬石陽改四十七萬石
五千萬石陽改四十九萬石
五千二百萬石陽改五十一萬石
五千四百萬石陽改五十三萬石
五千六百萬石陽改五十五萬石
五千八百萬石陽改五十七萬石
六千萬石陽改五十九萬石
六千二百萬石陽改六十一萬石
六千四百萬石陽改六十三萬石
六千六百萬石陽改六十五萬石
六千八百萬石陽改六十七萬石
七千萬石陽改六十九萬石
七千二百萬石陽改七十一萬石
七千四百萬石陽改七十三萬石
七千六百萬石陽改七十五萬石
七千八百萬石陽改七十七萬石
八千萬石陽改七十九萬石
八千二百萬石陽改八十一萬石
八千四百萬石陽改八十三萬石
八千六百萬石陽改八十五萬石
八千八百萬石陽改八十七萬石
九千萬石陽改八十九萬石
九千二百萬石陽改九十一萬石
九千四百萬石陽改九十三萬石
九千六百萬石陽改九十五萬石
九千八百萬石陽改九十七萬石
一萬萬石陽改九十九萬石

此而後腹果然無歲入京倉者二百一十餘萬石入通倉者百有餘萬石入天津銷密昌平倉者共約六十餘萬石萬曆九年間太倉積漕米至千有五百餘萬石庶幾王制數年之蓄矣年來多行改折或以河工截用或以災傷題需於是漕米漸耗逐年除改折事例詳天津銷密昌平倉野外計京通二倉二十七午入米僅百八十九萬餘石出米三百八十六萬餘石折色後因庫藏盈乏通倉本軍人等月糧俱缺軍外兼及京城防兵六十餘萬石通倉二十八午入米二百七十五萬餘石倉支運八千二百五十八石八清五十升貯出米三百六十一萬餘石二十九年入米三百一十一萬餘石出米三百二十一萬餘石

三萬住往出浮於入大抵改折愈多則漕糶愈耗改折漸少則漕積漸復三十年京倉現存米僅四百四十餘萬石曾不足以支兩載邇因黃烟王家口諸河

乾集五 附計

[illegible]

六

頤

267-64

欲爲節而下不與爲節者有下欲爲節而

上不與爲節者先是寧夏之役甫數閱月實餉銀百有八十七萬倭之役首尾七年實餉銀五百八十二萬援兵等項約費銀二百餘萬播之役實餉銀二百萬有奇

乾清坤寧諸宮殿費銀二百數十萬 南北臺殿

萬福閣

永壽殿府第 南城庫金海龍澤翠香浮玉諸亭凡所役

工匠作料惟日弗休歲約費七八十萬而且

三門 三殿大役未與物力已告訕甚矣

東宮婚禮珠寶之屬估銀千有餘萬己亥庚子辛丑出

太倉銀二百九十萬有奇

實用編卷五

乾隆五

八

福王婚禮費二十萬夫此數千萬之費皆額外非常之

供除兵工該發與省直協濟外省取給於太倉是以

銀庫竭則搜括省直矣搜括盡則借改漕折矣漕折

盡則開納事例矣事例盡則借京糧借老庫矣老庫

盡則苟借同寺矣老庫原積銀八百餘萬同寺原積

馬價九百餘萬乃

祖宗累代遺蓄爲儲惟謹以戒不虞者今一洗而空之各

僅存七十餘萬大非防危慮患之初意矣然當日猶

有可搜可改可開可借今則無復可搜無復可改無

復可開無復可借九邊難待哺嗷數居恒無事時

大餉百有餘萬主計之臣竭蹶而不能支求之

內帑內帑弗應求之省直省直盡空責無米之炊於巧

婦其亦難以冀矣然而大可憂者不在

國課在

天命人心也頻年礦稅稍息中使蠶食市虎鳴張民不堪

命土崩之勢已成漏卮之憂靡極目今四方水旱小

民流離餓殍相望在在見告蓋自黃河屢竭羣星亂

天

地 祖宗之靈震怒於上矣自姦充倡於徐淮焚殺酷於淄青

機戶變於吳會咆哮起於江右火於漢水於楚僥北

生靈憤怒於下矣民之不圖賊於何有拯生民於湯

火挽

天命於將傾是在

實用編卷五

乾隆五

九

君相亟加之意耳 光祿寺者職司

大內膳羞者也稷糲米豆民運共之果品廚料則官解苦

爲原額會計諸色銀二十四萬一千八十餘兩歲該

於戶部開領錢鈔銀三萬兩嘉靖中年用至三十六

萬過矣後奮然一加查刷遂減至一十七萬改錢鈔

銀爲一萬七千悉裁靡濫以故蓄積饒裕

穆宗皇帝未登極時嘗食雞腸而甘之及卽位偶以語左

右左右請詔光祿常供

上曰若爾則日殺一驢吾不忍也禁弗許當改元卽卽減

原額爲二十二萬是年以光祿餘銀三十萬備計部

發邊賞而後稍稍取充 內庭用至于

今上陸續傳討 進宮銀一百一十萬蓋自萬曆二十年

後歲費漸增至二十六七萬溢於領數而各省直自十八年至二十八年共欠雜糧計行牲口等銀一十七萬有奇三十年徵解完者僅十四萬三千一百八十兩以

天子玉食之需至日嚴催督而通欠愈甚者則民困之明徵也且本寺自嘉靖四十五年季秋至萬曆十五年季冬二十餘年節省計部錢鈔銀約三十四萬有奇乃今寺貯空匱一時倉卒僅存二千八百兩有奇寺臣王守素惟天庖弗供是懼而計部亦且以告置故不能通融接濟則寺臣良亦苦矣

九重之上抑未知歲辦之艱內監供

御俸進無時多溢額外庫有紀極所謂節不經之費議宜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國計

十

著實施行者若虎廚諸役當緣影占空名糜饋之當

革則會計錄言之詳矣

內庫者掌金銀粟帛茶蠟類料之屬皆為

上供需其最大者曰金花銀乃國初所謂折糧銀也正

統以前俱解南京每歲武臣赴彼開給以為常祿邊

境或有緩急亦皆取給其中蓋其時事省而用節故

也正統元年始議於南京改解

內庫歲以百萬為額自是以後惟放折武備之外悉為

御用矣隆慶間大司空朱衡目擊內府監局一切徵派浪

用乃言

朝廷供應皆民脂膏宮中府中當屬一體謂宜親發訓

辭俾諸臣得隨事執奏為樽節也當時轉環馳之故

歷至於今凡諸錢糧解進猶以科道臣兼督用意良亦遠矣乃以此為防猶有監局守催駕馬大司空而不忌者止一發金至則曰署內庫進收一稅金至則曰署內庫進收非直歸內庫也實歸

東裕庫也夜光之珠照耀宮殿猶時寶珠充初

皇居若羨餘若乾折若鋪墊若抄沒若奉順若毀壁陳設

種種殊稱何可勝既即以三十年金花計之當不下

數千萬積矣況從天產者從地生者從天地之所不

能生者皆滙而繫於其中即巧曆不能測者乎

九重邃密算無遺策積諸無用以待有用或漕米不至六

軍脫巾呼道左出之可以動蒿呼或邊銀有微登首

山而乞庚終出之可以效扶輿是棄者曠李首憐倭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國計

十

首覽播首之長物也有其鑒者有其備即獨委今日

之艱於計部而一旦煥發德者損上益下

大內貯積意在斯乎

十四鎮年例通計主客兵餉歲費京運民運銀共七

百二十萬有奇銀四萬二千九百九十九兩二錢

銀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四錢五分

銀二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四錢五分

銀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四錢五分

銀一千三百三十三兩四錢五分

銀一百三十三兩四錢五分

銀一十三兩四錢五分

銀三兩四錢五分

銀四錢五分

銀五錢

銀六錢

銀七錢

銀八錢

於大非 國額之舊即視萬曆初年僅三百餘萬今又倍之矣查自洪武永樂至弘治初治邊止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六鎮軍士四十餘萬經費轉餉惟是屯田民運京運銀不過四十三萬餘兩弘治以來固原薊州山西密雲昌平易州永平相繼列鎮沿邊吏卒六十五萬有奇邇復列井陘鎮今又列臨兆鎮兵將日增供餽日煩尾大不掉議者憂之籌邊者皆曰自屯田荒蕪無隱占不可問而塞下墮自葉司農洪分更鹽法不輸粟實邊而塞下益置則誠然矣第此猶爲已往之宿弊非今日之隱憂也今日之隱憂在兵驕而不可制將侈而不可問虛伍之冗冒增集牧放之清覈最難或粟貴之支反以折色或粟賤之支反以本色 國有輸稅之勞邊無葺食之積目前補塞上下相蒙是爲難耳蓋田非盡荒蕪也清丈以後緣督而壅之畝畝而徵之溢額矣非盡磽确也遠而確者冰蘄卒近而腴者歸將升皆猶爲隱占之私物今明稱爲養廉田失則曩者都御史龐尚鵬裁革之疏至今尤當隨宜斟酌實舉行者也國初紅牌事例最爲寬恕於屯卒便天造州縣土恢拓於邊商墾地便今則地之可墾者鮮矣其墾邊卒之所不能耕則轉充之需病在商其墾邊卒之所不及耕則又未必可耕也矧膏腴之所入沃野之所歸商其能與諸將升爭乎欲復開中實粟法必盡出廉田而後可非常之原誰其尸之此未可以輕議也乃

今日鹽法之弊在內商挾不實之富以禁邊商而邊商之市引惟其所徵挾則商之趨塞下者寡矣巨商壓支之術愈工中商守支之苦愈甚則商之趨塞下者又寡矣況舊引之墜塞方甚而新引之掣肘日增種種諸弊難以悉數誠慨然舉而釐之則龐尚鵬之處置又可考也當事者果能審時度勢率之以精白鼓之以忠誠不激不靡裁制得宜則若將若卒若商惟所命之耳庶於邊餉可實而年例其有乎乎臣聞親君子遠小人古今生財之急務主上精明節儉勤恤民隱信任大臣十餘年不興土木不言兵革海內晏然乃二十年後三大用兵兩宮回祿上實有微懼心乃一二言利之臣黷於意向顧防導以開揆遂令盡疑天下士鮮能修潔不堪任命乃不信守令而信市魁不信撫按臣而信中貴人不信主計臣而惟左右之言是聽即左右亦非真相信也民間空省直藏空京藏空內庫亦空而 宮庫獨饒吁亦盛矣亦奇矣管子有言親人而不固殆臣謂親賢人不可以不固親不肖人正幸其不固蓋不固之於彼必還而固之於此試之而後知彼之爲佞魔之而益見此之爲忠此主上之所以顛倒家傑數舞一垂而善究天下之財權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移其不固於小人者以固君子即其國君子者以固民情將萬並無疆惟休何

有區區圖計哉

萬曆胎陽軍閭之孟夏朔臣勞恭慰謹述

編卷五

乾集五

國計

十四

鹽筴

先臣霍韜有言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計之虛實也蓋自齊管仲以煮海收鹽利而種法肇開矣弘羊劉晏革率用是以助軍興遼宋景祐後西師起塞商輸芻粟塞下增其直予泰以所在鹽給價而鹽法邊儲遂相表裏本朝以鹽課給邊糧饌而水平山荒亦時藉以振民所關軍國最重制產鹽之地設都轉運使司者六兩浙而淮福建山東河東長蘆鹽課提舉司者七兩廣而淮福建井五井而鹽課司不與焉統計大小引目九二百二十餘萬解太倉銀百萬有奇輸各鎮銀三十萬有奇課額莫多於淮次浙次長蘆山東次福廣又次河東歲終若轉運提舉司各具所辦出給課如目上以待會虧額者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鹽筴

十五

迨理其商販各照上所定行鹽地轉賣毋過界合用引目各司以時請戶部請內府印造給付而諸所開中鹽量所在米價高下道里遠近險易為之則召商納粟中已給引請場行支鹽如日而嚴額外夾帶貨賣之誅鹽出場經批驗所依數驗掣所過官司辨驗放行其引與鹽離者同私鹽追斷商所中者鹽發賣已即所在退引還官而偽造引目及勢要挾中者法無赦其煎辦鹽丁以附近殷實戶撥充優雜從縣令歲供額課諸法全掣然具而淮浙河東則嚴遣御史巡行提督之誠重之也洪武中定鹽一引納銀八分至永樂今商自輸邊每引上粟二斗五升常是時內地大賈爭赴九邊墾田積糧以便開中朝中暮支價平息倍商樂輸之利邊無飛

統之勞。士飽馬騰。錢有備策。至良也。歲引初無定額。已而遂有常股存積之設。常股七分。歲支以爲常。而存積三分。積鹽在場以待塞下之急。增價開中。越次效支。於是常股有守候數十年不得支者。業令改令得並支。餉往皆資主客兵餉。從遠度受券。不令徑納銀錢。司也。納銀錢。司自弘治初。司農業。洪始。洪准令。爲淮南地。疏鹽一引。輸粟二斗五升。輕請增額。准以折倉。徑於運司上納。商便而課增。上下交利。報可。於是各引納銀參錢伍分。或四錢二分。又令客商無見鹽。許本場買補。西北商自是膏內。從便轉販。而邊計實瑩壞於此。今正引雖仍赴邊中。餘課悉如洪議矣。邊例報中。兩淮爲主。兩浙長蘆山東搭配。淮歲中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嘉靖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鹽英

十六

間酌議各邊定價一引五錢。甘肅孤達。歲爲四錢五分。遼東本折相兼。而延寧宣大固原。蘭州山西神池堡等邊皆本色。每引支正鹽二百零五觔。正支外聽商收買。餘鹽三百五十觔。上運司銀。每引淮南七錢。淮北五錢。夫一引所輸。邊會幾何。而倒得倍收。餘鹽內商挾輕貨。不越戶而告厚息。誰復衝寒冒險。走窮邊開中也者。邇來邊引。匪近塞諸商。莫肯報中。各邊歲一清商籍。主編計臣董厥事。又往往爲權貴。強有力掣其肘。詭名請託。占商轉賣。商人不藉手於彼。卽無由中納於此。故糜費滋多。而報中日少。邊商業開中艱難矣。又苦守支勢不得不賣。引於內商。內商乘其急。益生市心。故折扣減若直利歸豪家。國積引目無算。邊商日益困不應募往者。

引目未增。掣消無阻。自嘉靖三十二年邊事告急。議開工本鹽歲三十五萬引。垂十四年不變矣。蓋地行鹽地非加廣也。且又割江廣八府予廣東。割南陽諸州縣予河東。而引額日增。至於今邊引且壅閼以四百萬計矣。邊商業病積引利在遠。掣額什九不能自需。河鹽而一聽內商制盈縮。內商慣居積權子母。又利在少掣少掣。則價自增。往往與水商比周作姦。或不截引。角私行夾帶。或乘乏壟。權倍取厚利。且如淮南歲例行八單。今止六單矣。儀真掣鹽所四季掣。今止兩掣矣。發賣小鹽包僅八觔。例價六分有奇。甚且私權至二錢許矣。往留都差院部二臣石反山關盤詰私鹽。查堆鹽既掣。分爲小包。曾經數年。滴去已淨。惟私販旋細者。包底漆滴必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鹽英

十七

濕易辨。自二臣罷差。弊益滋甚。而強販百艘。橫行從呂四安豐等場出港。揚帆直越瓜儀。隨地折細。錢神所通。上下蒙蔽。身吏莫能鈴。巡徼不復問。非法也。又其甚則若府衛縣巡司捕鹽兵。快復且黑夜乘舟收買船戶地。主所偷爬商鹽。及竈戶私鹽。窩囤零發。而身爲盜主矣。又其甚則若應天府屬額食淮鹽四萬一千八百四十五引。復且爲奸徒。越江收買水商解鹽。棄包至石灰山下。燒灰淋瀝。擅行煎販者所侵占。而官引國課。厥若弁髦矣。夫治鹽猶治水也。上流日湧。下流不疏。飲水無已。溫胡可得也。私鹽不除。官鹽不行。欲引無積滯。胡可得也。矧今宵小竊柄。又復奏行新引。歲增八萬九。邊不復資供輸。運司不獲充歲課。朝廷中貴人納銀受券。而募

印支掣弊滋大者

孝宗朝學士李東陽對 上極言

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云奏討之內又有夾帶奏討者一夾帶者十嗟乎豈可勝道哉淮鹽所由阻壞大概若此若乃所聞於浙則稍稍異浙額引九四十四萬四千七百有零邊例報中每引費不盈二錢其運司償若直曾不關鹽而額庫價兩年乃給始二錢已復撥領一錢八分二錢者應丁歲所徵輸之課名酬商銀一錢八分者出自買引內商名引價內商業得引復上官繳如引價額聽自買正餘鹽共三百三十勛笑奇贏較淮稍捷而下場多細過所隱夾諸風弊犬都不殊淮獨其掣分虛實車與割沒一節弊尤甚淮政俟車驗掣不分虛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鹽筴 十八

實浙鹽俱商自買補率觀望市價買不足額半告虛車壓掣以避貴糴即實車臨掣亦且多虛往往借他車影抵匿罪引以漸壓致鹽淮所割沒上價并贖錢悉充公帑浙惟贖錢聽支銷所上價不可問故淮南之逃割沒弊在路監掣官以免浙則官利多割弊乃在下胥吏快甲之屬百計塗上耳目割沒愈嚴夾帶愈夥即有南北二關主鹽驗相距運司遠近不齊奸商乃得賄移秤鍾止拜一二以應故事浙弊不盡此此最著若乃所聞於山東則又稍稍異山東額掣鹽一十五萬五千二百七十六引每引例中邊價一錢五分二釐比實內商價增為一錢八分除正引應開支鹽二百零五勛又納課三錢六分五釐二毫四絲得買補餘鹽如正鹽額又納課

一錢復得買割沒鹽四十勛而此外更有七十斤曰酬勞鹽又四十斤曰走滴鹽每包隨六百勛乃議罰其商弊初自運司給領場單底簿引目下場支買豪且猾者往往用賄洗改司所派定上中下場分擇善地自便越次先支致有坐困下等場分久不得鹽而國課所以難辦者比出場入鹽園堆聚有乘七八月水漲賄所官脚夫徑越關而漏掣者比入船抵洛口關包大者至千餘勛小亦不下七八百勛委掣官類徇私不一申究又或虛將引名申掣而臨掣則無鹽駕言陸續補數而恣意為烟載其大包夾帶之弊較更甚於淮浙前赴告派州縣或工壅斷潛入他境就貴價入太境則又創為換賣下即發發又增價至倍有司甚有聽其囑託逼派里甲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鹽筴 十九

利歸商害乃在百姓山東弊不止此此最著若長蘆應掣鹽引歲一十八萬八百有奇獎與山東等在在諸弊大致亦相彷彿而議者獨歸重淮浙伏賭會計錄有云閩廣兩省課額無多并池二鹽湯辦亦易長蘆山東之產價廉而課常充所慮者獨兩淮兩浙耳夫淮鹽居天下之半浙次之而徵納之難兩地一律蓋淮鹽固於宇支而浙鹽盛於私販利多故弊多無足異者以今相提而論出於奸商之巧牟利者什七出於諸司權吏之漏職長奸者什三要以未有極重之臣畫一之政總邊腹以制其命肅振綱以伸其法故耳夫 國家所賴以助征繕給度支飭邊防而慰民困者計無大於鹽政歲所入可當租賦之半今法寢不行帑庾告匱且得漠然不

爲之所手愚竊據聞見而覈實參今昔以酌中深惟經久之宜備講補偏之術以爲有三策焉。一曰罷納銀以重邊儲。一曰減餘額以疏橫引。一曰重鹽官以修實政。竊稽往者考收買餘鹽之令。匪止總利權所以通商恤匱。今似難變益。國初每竈戶歲給工本鈔貫已而變爲官給未參收買其所剩鹽法皆中沮。竈戶愈困私鹽愈多。不得不以隨場收買之利委之商。商今愈得自鬻餘鹽濟法之窮可也。商所上餘課猶之正餉。奈何不令之邊而令就運司便乎。聞之未開運使納銀事例以前諸商雖經營內地視邊塞若外寇。歲爲辦納糧草豆麥計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開荒蕪自築墩臺自立保伍。田日就熟年穀屢豐蓋至天順成化間甘肅寧夏粟石實用編卷五

與支鹽鹽掣卽令盡寬。凡積年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而又擇蘆而有才者一人爲總督屯鹽都御史以督餉勸農理鹽政。駐邊腹箇中地方以便控制在各鎮得鈐制部臣及鎮巡諸臣在內地得關會巡鹽御史權利病較與除如左右手。運司提舉等官有不法輒白簡從事。其於邊屯亟爲清理拋荒查覈侵占督責聖種徵收子粒務俾塞下有可耕之地。鹽商有可糴之粟行之數年邊商日集邊地自艱邊儲可足邊備益修是爲復祖制之上策。其次則病在積引難消何以疏之使通。蓋國家一切軍需歲取給於餘鹽額課。邇來粵竭困虛徵督益急所在革透支四五十年皆商所預輸也不逮掣此而一旦悉改邊引令新舊兼支且得無中撓乎。則有歷都御史之原議可覆行也。先是隆慶二年淮鹽大壅都御史龐尚鵬被特命清理鵬故公清周咨決策謂餘鹽夥正引必壅於是每引議減淮南餘鹽銀一錢八分所買鹽減七十觔。淮北亦如例遞減。淮南每單例掣八萬五千引。歲入掣淮北五萬五千引。歲四掣每掣各增引鹽二萬。積引頓消所增消引附上餘課亦復足抵減額。公私交便顧內商聚而謀曰。邊引既則邊商騎重恩且漸扼吾吭。不惜傾貲排成議鵬既去仍行大鹽如故。今匪亟復鵬議引必不可消。至於淮南行鹽故地如南安贛州吉安三府歲額行鹽九萬九千餘引。正嘉開西廣兵急乏餉暫借三府改食廣鹽二十萬引。每引一錢

二分共計二萬四千兩八分濟邊一分充餉內該四千八百兩充廣兵餉銀一萬九千二百兩解部濟邊致令兩淮鹽去課存條銀借徵由此糾今罷兵已久相應請還借地停止廣鹽以復准鹽他如袁長寶承辰俱宜議復勿聽商便俾於遠駕令得買場鹽不上堆徑更增鹽餉以資鹽利費是亦助消積引之一便計也他處應疏通者亦應如准例又次則病在實政久運何以振之使修葺益固國初設轉運以來嘗左御史分開鹽課宣德中始令提督軍衛巡捕私鹽已而任益專俾查盤清理糾治與革督察文武官吏所在設也鹽道領專勅董鹽務率所屬聽御史要束法令具備顧御史者以法治而所與奉法則在運司提舉等官乃其官非藉尊不

相載者棍徒把持因緣為奸者秤量驗割不公清者及不持鹽數完足而遞申掣者遞下輸鹽不及額及不照官引私賣者私囤引目者引不截用私心重復影射者運司率若屬嚴糾舉有不恰者照凡行鹽地方鹽商不如數裝載入境觀望漁服治在商商入境而私增市價消引不如額治在商及牙儉有司不令商盡消額引或受舊科派民間治在有司弓兵捕役主盤詰縱大盜不問且與黨互為奸為私鹽盜數者治在巡捕巡檢等官也鹽道率若屬嚴糾舉有不恰者照官務擇人入務任事法雖責必伸獎無小必劇吏部以此課諸司都察院以此課御史責實考成毋徒文具應故事昔劉晏之掌財賦也以為辦集眾務要在得人匪通敏精幹肅勤不任用要劇之官精擇名流勾稽之屬必委士類今誠倣晏遺意責成主者何憂乎鹽法夫物必先腐也而蠹始生法必自壞也而弊始叢鹽法之不舉大都屬階於納銀潰防於私鹽而後發決裂而不可收拾耳巨細兼修標本並舉商之此其時矣或曰昔主輪邊議者不乏人率多中格且邊內商久相軌得無多不便乎是不然人情趨利若鶩利在邊走邊利在腹走腹銀盡輸邊則引額多引額多則報中便銀不輸運司則解部稱頭水脚省轉買引目費亦省內地富家擅失膏粱不憚重商營世產塞下與邊人自類額而邊人一領勘合赴場親支亦盡收內地利何相軌之與有或又曰鈔議議減什一以優商歲所損何啻十萬顧不慮歲供百萬之多借蘇

行且不繼而虞損微額非策也且可令割沒鹽官變價以抵此額應不至貽歲會累况戶曹所省韓解諸塞水脚及道路供億費復且不貲或又曰開邊引先疏積引復龐都御史議是矣第巨豪巧圖厥私力能驅鬼多侈之物何所不變亂焉曰此惟法輕而國是易淆故耳國初茶馬法行有歐陽駙馬爲夾販

高皇帝大震怒曰我幾行一法乃欲首壞之耶遂寘極典今誠懸重令以威不率而謂敢中撓者否矣或又曰淮故地改隸廣亦兵餉是供焉言平可復益廣地半鄰海洋半阻林麓鹽法疎而所供歲課亦甚儉在海販徑得赴郡邑所倉定埠頭署鹽無禁干不報一而岸商微課有成額既給引咸從埠頭轉市又往往爲徵督所逼累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鹽筴

十三

以故私販盜夥卽所轄西粵且病燕理之難令諸司特差官給價徵萬兩歲入海南糧販下同商賈而江廣遠在嶺北法益難加况初題借僱僅給餉四十八百兩助一時急奈何令准損額課九萬九千四百九十餘引竟委故地爲私販藉手故今以爲復之便或又曰鹽法壞匪自今議多麗維屢遷專官迄無成效夫且誰任澄清也者不知有任事者有任事者任一耿九疇而樊實悉清任一駟憇卿而阻壞轉甚人非其人曷云能任故曰有治人無治法知要之論也今天下亦不可謂無人矣簡任謂何耳抑聞之利不百不議興害不百不議革以今權利累害益不啻百畏首畏尾身其餘錢猶敝慮終握美貴周昔宋司馬光之議新法也有不便輒爲釐

革獨東國成不消群議今釐政一何牽制之易而果斷之難乎益釐釐途也其入彌艱其斷彌寡是必有澹然無欲之心者乃有毅然獨任之心嗟乎安得廉能忠公之長當握筭持籌之寄一意爲國計筴長久有效無二爲之北面所忻慕焉

萬曆癸卯歲夏六月哉生魄臣華鈺謹識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鹽筴

十三

採珠議

日者採珠與權井並行蓋其利也而害亦大略相當抑又甚焉利虛而害實利付一害什九中於官官利則民害通於民旋利亦旋害按禹貢淮夷貢蠙珠蔡氏註曰珠為服飾出於淮夷故詳其地而使貢也周禮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屬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於王府鄭氏註曰以時入於王府謂皮角珠貝也則珠之用於國家所從來遠矣然未有採權如他山澤之征也漢景帝時禁採珠賞金珠玉元帝時貢禹言宜罷珠珠之官亡復用為幣勿販賣至東漢時蠻人猶採珠販貨糴粟由國無禁權故也後劉鋹於海門鎮募能採珠者二十人號蠙川都宋太祖平嶺南廢之仍禁民採取未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地官採珠議

王四

幾復置吏然太平興國中貢珠百斤七年貢五十斤極寸者三皆珠場所採焉慶曆中出禁中錢易番商沒珠終宋之並珠有禁焉國朝景德中遣內臣往雷廉平江等珠池採取備御服之用弘治中令採珠於廉州珠池費銀一萬七千兩有奇獲珠一萬八千兩有奇謹按粵通志珠池率十年一採中池中官并參隨人員每歲供應等項費銀一萬餘兩十年則為銀十萬餘兩而臨採復費萬有奇所得不償所失矣至嘉靖元年

詔諭廣東看守珠池太監不許干與廉瓊高雷等地方事嚴其防也四年戶部尚書秦金疏止採取金珠寶石言珠石非中土所產勞民動眾況廣東雷瓊災異頻仍一聞採取民何以堪八年納張應胡並等言革罷各鎮守

中官并革珠池守焉間欲用珠則發銀買於商而為數亦有限節矣百幸大惠一旦掃除窮閭下邑誰不歌舞而頌

明天子哉隆慶間一採守臣任焉後按臣張守約請罷之迄今三十餘載矣而奸民估客往往垂涎鼓柁其間歲在萬曆庚寅總制劉繼文設為嚴禁出本者與犯池買珠者同科其法慘於見知連坐大聞告許之門掘徒得志人人自危可異也然不少息又益甚之何者有之以為利故也況偏聽生姦素封大賈多罹城門之災而推埋驅馳或以苞苴倖免不清其源而遏其流得乎已亥歲遣內侍李敬乘傳往採蓋以

大塔所需內帑所用幸海瑞之奉取自然之利夫豈腹削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採珠議

王五

平膏脂者乃奉行德意者則有所未善焉夫採珠之必有資於船也官造船計費不貲遂轉而取之民間彼民俯仰旦夕期無枵腹者獨此船耳一報船戶里井騷然妻啼子號河伯變色其巧者或賄吏胥而漏網愚者僅以身待命則撈船之害也裹糧而出揚帆而逝長兵動勢高揚大船行則鳥飛止則狼踞曾不聞嚴其約束遇鄉村則劫鄉邨遇客商則劫客商兵士等民房燒矣譚雄隱等被打傷矣總兵黎國耀參將潘士烈守備田麟目擊而莫可誰何則縱劫之害也珠池市舶各有分任無凌奪也乃市舶中使閹職重利而欲兼收之聽奸人報効夫相侵必至相角兩虎鬪穴其勢豈能相下其害必至延蔓無已茫茫大海殺人如麻人若舂儼薄若

明旨處以雷廉分屬其相禍豈有量乎則互爭之害也
始議官四民六稱便矣然而梃子有包藏督哨有校括
參隨有背手至中使之前僅循資交納耳劍中使者果
介如裴被服漢多珍珍字南海者成刻碑書其子尉來曰五
馬中意茂王陽貴族所當顧也故王陽云楊云貴族節如戟
石莊服石爲林字歸無平舟一意奉公毫無市心者
乎則吾不信也大半歸其私囊
朝廷獲利有幾而受此空名也則騙匿之害也私販空禁
矣然所販者皆遠方來往之客非隸名籍土著也市井
無賴之人非有禮義檢押也一入其手彼且視爲得藏
有飄然適耳今不以問之此輩而聽棍徒妄指富戶曰
實用編卷五

是曾市珠者也假威凌虐何求不得則嫁禍之害也夫
國家採珠本以待用詎意爲害至此無已則公之民乎然
亦不可謂盡利也嘗復志稱廉郡無耕稼所資珠璣然
翼之採也祇於沿海墾戶以銅鑪渡萬頂身入尋丈之
淵不啻探驪龍領下人猶畏其難而不敢自招撫李茂
始以竹爲梃雖以錦囊投之海中順風遡流力不勞而
得甚奢於是自數人蕩子至閭巷小民皆安然爲之矣
殊不知濞漲險隄之區豈全身託命之地在颶卒發剪
焉傾覆此猶養魚沸鼎棲鳥燔林自完者幾人父母不
能索骨於魚其妻子從以招冤於江渚害一屬有不幸
得返故里身利兩全沽酒烹鮮嬾子嬉嬉然亦不過華
衣甘食以耳目所睹記未有盜珠起家與南陽倚帽埒

乾集五 珠珠議 三六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并

適以亡其奢淫僭踰之習耳害二一船到岸水哨有索里正有索保副有索債主填門取償胥徒乘機嚇索匹夫無罪懷恨其罪又焉用此賈害也其得分多者能自愛惜猶或以羨補詘不然三五爲羣來抵家而一櫛先盡矣窮則起盜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害三且也名爲採珠實則行劫此等不逞之徒居恒而繩以官法猶然攘臂覆金探要壓篋島嶼無人之境復何所顧忌害四又其甚者洋海一帶東連日本西接安南萬一夷情巨測狡僧之徒援引爲奸聚潮擊檣瞬息千里不重爲內地憂乎害五夫前三害害已後二害害人前四害有形而小後一害無形而大噫嗟聽民之株也利民也卒亦不勝其害然則何如而可周禮所謂物其地而厲其禁者

實用編卷五

穀集五 株珠議 七

試今日急務矣夫盈尺照乘不懸饑於堯年明月夜光無救渴於湯代則珠亦何用哉古者一夫躬耕餘餐委室一婦紡績兼衣被體本在故也本之不務則有競收罕至之珍遂蓄未名之寶其爲疵病亦已深矣維今之計莫若驅游惰之民轉而緣南畝有不盡耕者則工商各業其業又嚴爲保甲日稽查作淫巧者禁無所事事者禁其或出外商備必審其所經何商所作何傭在何地計程可以幾日還至於耀耀貨艘程以水票縣正時加清查毋視爲虛文而設成廢格毋委於下吏而任其寬縱如是則盜珠之害庶幾少息然此猶防其末也乃本原之地則不在閭閻而在朝廷晉王孫圉之對簡子也不以白珩爲寶而寶卿射父左史倚相齊威王之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珠璣議 二十七

會魏惠王也亦不實照車十二乘之珠而實檀枿黔夫
臣首犬以戰國君相猶且如此用能光燭四鄰聲施遠
矣堂堂天朝豈無二子之作訓辭獻善政者又豈無
如四臣之照千里者彼寒不可衣饑不可食者又何爲
也隆慶時吾鄉陳吾德同李已疏劾太監崔敏傳買年
創金寶科擾紛紜請行停止

上不允復上言

陛下登極詔書停止採買海內歡然若更生比者左右近
習干請紛紜買玉買珠傳帖屢下人情洶洶司計之臣
計若無出奈何以一玩好之故費數十萬之貲若不及
今杜漸竊恐將來放尤轉相欺蔽不至空人之國不已
也愚讀其疏未嘗不廢卷流涕故今日之採惟願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採珠議

序八

皇上垂賜停罷颺嶺海百萬生靈命脉若萬無可已亦宜
用之有節採之有時以權宜不以經久任守令不任中
官大用之後旋即報罷亦旋封禁下而公侯之曹薦紳
之家咸準朴素無用珠玉爲替珥飾則千匹爲貨事難
於懷寶萬斛爲市不易於越鄉如是游食不及未技不
禁者未之有也不然千乘之王萬乘之侯百室之長尚
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故曰國君過市則刑人
故言非是無過也夫人出子有故過其國之市命夫命
婦有故過其都之市亦出幣簪蓋惟弛之若以自罷然
防於利之至也

高皇帝有言朕聞當使天下無遺寶不聞使天下無遺利
明皇帝初登大寶卽納夏原吉言罷西洋諸番取寶船作

哉

三聖誠一代遠猷已電捐於五湖還於合浦固千載一時
也而今可謂無人哉壬寅正月梁斗樞謹識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採珠

二九

屯田議

臣鈺往廩理官三稜皆獲從賊楚直指使者後奉三又條議興除與聞軍國大政岳之役機清岳屯報軒衛曰屯政之未易廢極矣矣因岳以概楚因楚以概天下于以稽國常按蠹孔實賦詰戎藉手軍公何怨勞之敢避乃考會計錄所載國初屯軍三分守城七分屯種每伍拾餘歲徵于粒上倉以正糧拾二石自給以餘糧六石收儲官軍休糧之用法至善也自正統間正糧聽其食用免徵止輸餘糧六石於官舊制漸失繼又抽屯軍補伍而屯種之人是生之者寡而食者益衆屯制所日壞也此外又有養蕪之田則膏腴在官而瘠薄歸軍及遇逃冊任官低昂竄易而田糧益以不均大都在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三十

邊方者屯地多而耕種少在腹裏者屯地少而隱占多凡此皆屯糧耗蠹之由也當事憲臣誠查往額清積蠹冒濫者革蕪蕪者墾隱占者追法在必行持之可久卽國初原額未必盡復而將來屯政猶可望一清也嗟乎此可以知清屯之大凡矣爰廣咨諏泰訂利病乃知利州衛屯弊在提徵在兌支提徵而格於勢豪把持輸不及額則安家軍餉修堤諸正供缺兌支而格於積猾巧營買事撈抵則官軍俸月糧諸正額又多缺此其弊弊在徵收猶可言也若乃右衛則軍皆三戶梁克籍隸斷黃田坐公安京山地匪星散是以人不土蒼母寄伍於畝家屯不親耕此糧以代納又藉空存糧田冒占此其弊在欺玩不可言也已抵岳奉憲機從事則該衛

官及軍若而人咸集乃矢天日告戒之曰查得該衛原屯坐各州縣境內軍固相去遠漕運班操歲無暇日隻身獨戶家無次丁所以遺屯只得付彼地豪民認租領種後見本軍孤弱負糧不納或並遠人易捏契歸種甚至移坵換段作爲己業武官不能控制弱軍不敢聲言子粒軍裝全不完納夫非民占軍屯之一弊乎又查得通衛指揮千百戶等官豪強舍餘積年班頭人等每乘部軍落莫并漕運遺患不但不能撫恤往來乘機蹂害或以已業連畔或僥倖課爲名百計千方謀奪屯產彼以孱弱之夫此以虎狼之勢甘心承順避禍一時夫又非軍占軍屯之一弊乎又查得該衛先後派撥餘糧例應撥補無田及頂操并屯少之輩乃通衛官舍人等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屯田

三十一

奉法依數退撥者固有其間藉名報操以甲頂乙占倭如故者十恒七八及披籍查額又自花名種駁目炫觀而按其實大半紙上空名假虛差以抵實田耳此輩在軍餘固有而官舍居多夫武爵班受國恩歲有常祿卽本族舍餘既不以民家爲下差之擾聞報餘丁且給半糧又安俟以屯爲餌乃令承役大都虛頂未給抵以墾人耳目夫又非奸豪影射之一弊乎又查得此中額例如正軍歸出田一分價不過十餘兩餘丁田半分價不過五六兩尚有利債磊堆或科派折算而得者得田之後坐享厚利其應納錢糧應承差役又復遺之本軍甚至該管衙門莫敢一問豪家而操弄惟此歲卒軍日益貧有挺而走耳聞或敢料虎類告復故業又被倚

勢捏券據價據抵而問官或以年遠人亡無從公質明判罪且牢不可破夫又非貧軍田去而累存之一苦乎又查得該衛額撥戍守班軍一百五十名先今逃亡三十餘名見存籍一百一十名各該屯糧六石今查正名領屯者不過什之二三其餘與逃亡各名下原屯竟歸何處若曰報操之田卽其田未聞正軍之不恤而反恤其餘況此輩雖居他郡而更番起文必由本衛占屯逐軍明條漂安得聽彼貪狡剪我縱解查出原屯令復本業大非清復正軍之一端乎又查得有田則有糧卽民間一田常賦之外難差種誰敢抗拒若該衛則田多白占上人恒以並數寬假往驕此輩致令弁髦國憲應納錢糧悉行拖欠節年通關全不掣取值今清查乃始赴屯官處旋營完串以掩強占負固之罪夫正賦歲有而清查特問行之耳若非清查嚙強如故夫又非勢豪欺悖軍國之一明驗乎又查得鄉匠生員誼屬同袍况優免原係明例何獨衛籍者反苛求之但例稱優免原止免其租外之雜絲不謂井田與賦而盡令白占也假令用價買管民田寄庄民戶優免之例自在今既指操以領田復冒領以抵稅田不上價得何容易操上空名又胡暇遑所承何是復冒應役之糧於心安乎夫鄉匠業交國恩號稱紳士誰不以名檢自提飭子矜輩既入門牆前途自遠必不爲此不道不法之事且今文風日盛每考必有新入若援舊例人欲報操傳餘潤塗衛之屯且不勝給矣此在理勢不可而衛官

每爲喋喋大抵戶官各庇其宗或已受實利而籍名優无以張其勢令上人不致問夫又非衛官藉勢抗法之一端乎茲當清理王章具在其肩敢拉撥盡下情毋退有後言衆否否唯唯各聽樹議惟謹已條爲八議既上未及竣事而臣就糧車行英臣惟養軍莫善於屯今害軍莫甚於屯非其法異也而奉法非也昔之屯以贍正軍今之屯以優豪橫昔一人而井二三屯者罰不宥今一家而冒四五十屯者置不問夫又非果如河南南陽未易問也彼卽巧爲漁獵下而工爲豪敵上亦莫不端揣乎三尺當事者詢謀惟廣矢志貴公卽不敢謂岳之役足悉各都司之弊蠹第以一隅徵天下去太甚何難更始或者不察而恨云屯政之必不可清臣不信也

爰以芻蕘數列如左

一汰浮兵以清軍占

看得有軍則有屯屯者原以養贍正軍惟岳州衛軍多故絕行伍空虛而原屯盡被勢豪蕪併故嘉靖間報餘丁以承操每丁領屯三石至九年清出浮糧亦照斯例派領法未嘗不善也顧當年之報操原匪簡精銳以壯銳雖不過因其多碩藏田督令報丁使糧差相當而止耳迄今積玩成惰甚至寄空名於戎籍冒實廩於公庾老弱不任戈矛點鬧旋爲僭僭公家曾不資緩急之用而彼且安享屯利以有用之糧田坐令此輩耗蠹此不可不議汰也况國初紅牌事例每屯原設有官堡樣田租隨官取最後加糧五百

有奇亦卽此田耳今縱不能盡奪還公而量爲削虛籍之軍減冒項之田裁一徹百俾自今隸籍群丁毋復敢有占田避操虛冒月糧者庶厥情可起而三尺亦少振云所有清出勢豪多屯並老幼虛操共一百一十名共該屯糧三百二十四石五斗七升應作公屯又經會同該衛印屯等官酌派每石每年量起租糧十石總共該租三千二百四十五石自二十七年起請乞行令岳州府委官置立印簿照數徵收聽候修理兵船兵器之用仍登入查盤以防侵欠

一置公屯以備軍需

看得器械不備以卒與敵渡江湖亡舟楫未有能濟者矧茲洞庭盜賊調數出沒堪虞而各哨戎備久弛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屯田

三十四

一切弓弩鎗銃官舟兵船之屬百無一飭此不獨當事者綜覈之疎亦以無米之炊巧婦弗能耳顧該府頻被洪濤錢糧難以議增惟是屯政之不舉致隘指操丁以混領者甚一官之家三四十分而諸所頂運項班之田不與焉此豈三尺所宜有也夫一戶中含餘家丁有限認操既夥勢不得不支吾以抵役如前所稱老弱情僱諸弊皆此曹之爲今爲裁酌允多屯之家五丁削去一丁如數遞增參以老弱應汰者並奪所冒領之屯以充公田令割原佃歲輸租於公家責府衙經歷司明領其事儲爲軍需之用所割曾不及浮糧之半而該衛額屯自在執與夫蠹蝕於豪強而軍國兩病哉卽不然而念其落業已久墾闢難動

仍許佃種每糧一石歲輸公租十石又不然而慮及徵收煩碎或查照先年民操納銀事例每糧一石量納銀一兩二錢以抵公租屯糧子粒仍令自上此又法外之仁軍不失業帑有餘金尤爲公私兩便之策若其抗負不納有三尺在其誰能逃前欸清出多屯虛操屯糧共三百二十四石五斗七升遞該租糧三千二百四十五石如許照民操事例共該納銀三百八十九兩四錢

一清優免以杜冒濫

看得鄉宦生員優免原係明例假令價買民田寄庄民戶不謂以其隸衛籍而概派雜差也顧今所領者屯田也屯係正軍額屯非開墾非頂種非價端安得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屯田

三十五

白領所以得領者止以報操充伍故田令白佃仍給月糧以贖之若其操之不承田安得領身不在伍糧從何給迨今既指操以領田復冒糧以避役甚非法紀本應悉爲追奪第查此中緝紳青衿之寡什九貧苦徒四壁立惟賴一二操田以糊口且佃經數世置墳廬長子孫其間者往往而是力又不能備多貲置民業故優免不獲行之於有司而不得不就所領屯糧中冀微實惠爲情亦自可原今爲酌量情法田既難以悉奪差亦不容概免除簡閱大舉仍令着伍外惟是該衛操撥碎差俱許免派以示優禮緝紳學校之意所領月糧似屬冒濫自後悉革免支若就中果有力置買民田者仍令有司照例優免不得援此相

抵燕爲情法之平獨有上舍業權富實應襲父官見任難容概領田應還歸公家並丁亦宜削除業經行學議復諸生遵服無訛所有清出監生應襲冒免應退屯田共一十六石零應作公屯每年照例約派租谷一百六十石五斗零亦自二十七年起請令併行岳州府委官附入印簿照數徵收聽候修理兵船兵器之用登入查盤以防侵欠其鄉官生員各戶操丁冒食月糧三百四十五石六斗除前念係相沿宿弊免追外請自本年分起轉行岳州街扣除攤補各官正軍俸月二糧之數

一清盜馬以杜影射

看得該衛設有窰戶原以備燒造城磚之用此窰原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屯田

係操丁之餘丁例無屯田後因十六年攤派餘糧以致各戶亦混入操丁之類冒領屯糧各三二石不等據令城垣堅固工匠久停百年之中無復一舉開墾頃業已議入府庫動支錢糧酌量修葺與衛中窰夫毫無相涉卽如該衛稱有催屯小差亦安得遽領多屯歲享厚利此輩既不操練又不戍守不過托之小差以爲掩飾白占計最爲可恨又查得五所額設核牲驛馬四匹每匹撥正軍一名餘丁一名共看養木馬每二年科駒一次追銀三兩又兒馬一匹亦撥餘丁一名看養每二年追紅解水脚銀二錢四分各食糧領田如額夫使馬果見在猶曰給屯以供草料業經種馬已倒計兩歲所輸不逾三金又往往通

不納而占田多至九石何其濫也夫正軍業領屯六石歲租之入饒可辦納官費矣况月糧復有七石二斗不操不戍何所不足而再令餘丁暫貼耶以上二項俱應議汰第窰夫原係額設官馬亦載會冊遽難盡革惟是派窰夫以操養仍議各給月糧三斗以存名目於冊籍而田不許領若驛馬納銀稍多許以正軍一名獨領屯田月糧俱得勿革所轄餘丁四名悉爲裁去獨屯中所領兒馬餘丁一名亦有納官徵費始聽領田照舊惟仍令承衛操養以均勞逸此屬亦應無辭矣所有退出窰戶屯田四分共該屯糧一十五石石三斗零養馬餘丁屯田四分共該屯糧一十五石外又清出罪戾新軍黃正忠例難領田餘丁方果樸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屯田

冒領六石應割其半共該退出屯田七石四項共計屯田九十一石九斗應作公屯每年照前約派租糧九百一十九石五斗零請乞併行岳州府委官附入印簿照數徵收聽候修理兵船兵器之用登入查盤以防侵欠

一清占佃以服軍民

看得民占軍屯律例甚嚴誰敢顯爲霸奪止緣軍戶多坐卑弱遺屯各在窩遠勢不得不付佃於土民認租贖伍後以世遠人易客反爲主移拉換畝有如此業凌軍通糧莫可控制者往往有之然亦有屯業原係拋荒而或藉民力以開墾祖宗曾受贖價而概指占種以肆捐又或身得多資乘機駢吞固難保軍伍

之皆喜柔此不可不從公查勘也卽如該所申報已陵臨湘華容等縣占屯土家楊召衣等中間未委的實必須縣衛衛公同取具軍民兩造核實方可議罪其有原係價歸及兌納軍裝無缺而誤被軍人持告者應得勿問庶乃訟可息而民戶革丁不致觸重矣

一責承種以開荒蕪

看得天下無不可墾之田人力果勤曉瘠可變爲膏腴今該衛遊故正軍陳高禮等遺屯八分共該屯糧三十六石三斗零獨一分有項而餘俱拋荒此非荒果難開或以爲遠無人承業以致告項者既不樂領而有力者復不屑收及今不議承領公稅終不可辦矣夫力能供倉餉啓業無者非擁高賢之家不能令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屯田

三十八

此當盡擇腴田頂操而獨以此遺之新軍告項者此無異驅驚駑以千里而反令蹄當者緩轡也亦甚不平矣爲今之策莫如擇多屯之家撥出熟田給無屯軍人孫張仍責令開荒以抵此額空下五分再爲召佃或退出操丁願承者聽庶勞逸適均而田亦不致終荒矣

一清通負以防侵射

看得屯田五十畝上納子粒六石較之民田有南兌本折差違者大相迥絕此雖出其餘利亦足完公租而該衛二十四五年屯糧連額多至二千二百有奇此其中天災時或旱澇奸頑習爲通員固多有之迺其大弊尤在總屯官不能其職以致屯老書誠事

佃作奸竄追併若故事甚至捏欠爲完徵什報伍難窮詰所報完上之額多係自有月糧支完而其它實輸銀於公帑者半屬侵欠非急尚以三尺不可以做積玩自今應將所開欠簿登有司衙門協同屯官公勘其有抗公廩私之輩必罰無宥而就中果的被灾傷處所亦應酌量豁免庶公家可資實用而豪猾稍稍斂手矣

一嚴派撥以振漕政

看得運軍累告久無控訴歲修則有底板蓬艙之派飄流則有賄補大造之派糜費有難縷舉例應照額公攤乃得其平顧他衛軍多實伍卽若楚或不稱甚而該衛正軍無幾大半以屯項軍撥以爲然弱卒與

實用編卷五

乾集五

屯田

三十九

豪貴朋黨重役勢迫不敵漕運諸費往往派之窮軍者什七而領屯富厚之家僅爾什三又該衛旗軍習爲包攬侵騙助強凌弱窺此一軍不能領運動令將屯校獻勢豪以致實領運之軍日益窮困每欲顧天而無歸此之不崇勢必至運軍之困悉歸豪強而將東漕政愈以不振矣爲今之計應者爲今有輕奪正軍之田頂運者法無宥凡派公費不得偏輕重而獨累正軍則庶乎纓絏不致悉剪而貪豪可稍戢矣萬曆癸卯歲七月既望臣華鈺謹議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之五

盱眙臣馮應京纂輯

休寧臣戴任校正

黃梅臣瞿九思編次

春官

禮部掌天下禮儀祠祭燕享貢饗之政宗人關其名封大常關其鼎彝光祿關其膳羞國學關其規約欽天關其象數太醫關其藝術行人關其施命至於庶尹之名器萬民之教令四夷之情貌百工之制度實與吏戶兵工相表裏而出於禮者乃入邦刑蓋官聯之重如此要以直清實亮上彌

皇親正宮闈以及朝廷正朝廷以及夷夏則禮官之上務

實用編卷六

乾集六

春官

也伏讀

太祖誥命曰答聖人之馭天下也必先彝倫而敘叙正條置目綱以張維之冊書曰今頒布臣民使遵守之則富貴貧賤有別長幼咸安若去此道而欲天下安未之有也蓋為國之道非禮則無法若專法而無禮則又非法也所以禮之為用表也法之為用束也朕法前代特設官備禮協和神人務得通古今博群書明於禮而喜周旋者乃為是任爾勤典諸儀使不失其節則汝佳焉臣嘗上下古今求所為周旋之術法不可先禮不可偏要在陳天道述

祖德修廟宣實祭之風而後能以禮讓為國管其子孫彝倫攸叙天不畀鯀而舜禹法戒昭然與皇陶天叙天秩

同一訐謀乃或災異不以悉聞

郊

祀安于遠代 天且不足畏又何者足慢

宗廟乎舊章率由不容以私意亂也賢士所關矣庸粟焉

官伎已革矣庸樂衛鐵牌既置而素蒙銅章懸乎帷什

周知冊廢而輟棟度牒浮于草莽初頒大成樂于郡學

今州縣依式制造今缺有間矣甚至以貝葉泥常編而

豈敢掩雅樂

祖制之謂何夫天下者人主之身也人主者天下之心也

心莊則體鎮上好則下從是必敬

天法 祖由中達外而後下觀而化馴致大順之治故曰

大臣以格君為要其率屬率以此耳一切儀文度數則

實用編卷六

乾集六

春官

有司存若夫曆律精微議禮家所必究明乎此而後知

天知天而後能嚮吾君以敬天今

堯舜在上咨用伯夷天下拭目觀禮臣敢據群言粗陳梗

槩屬其詳見別集

律曆通融

鄭垂子數增曰自洛下閩造大初曆取法黃鍾律數而

後知創曆不可無所本自僧一行造大衍曆改從大易

策數而後知修曆不可有所為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

書聖人則之所謂則之者非止畫卦敘曆二事而已至

若律曆禮樂莫不皆然蓋天地萬物無非陰陽而圖書

二者陰陽之妙蓋矣夫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

欲而曆者禮之本也律者樂之宗也何以言之大曆之

興也測景於大景有消長因之以考分至以序四時而五禮本之律之始也氣候於地氣有淺深因之以辨清濁以正五音而六樂宗之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故曰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律曆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而相錯綜也以河洛圖書言之則河圖者禮也洛書者樂也樂記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其河圖之謂數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大地相盪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其洛書之謂數故河圖圓而左旋其數則偶所謂居陽而治陰

實用編卷六

乾集六

律曆

三

也十二辰次以之洛書方而右轉其數則奇所謂居陰而治陽也七曜以之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故河圖之數五十五視大衍而有餘洛書之數四十五視大衍而不足合河圖與洛書共得百數若陰陽之交觀牝牡之相銜均而分之得大衍之數者二此天地自然之至理故律曆倚之而起數語其經則曆有十二辰次律有十二宮調語其緯則曆有七曜律有七音河圖曆也故有四時迭運之象洛書律也故有三分損益之象是以黃鍾之管九寸則洛書而為律元黃鍾之尺百分則河圖而為度母從黍之律橫黍之度長短分齊交相契合斯乃造化之妙故名之曰黃鍾曆法蓋言倚數取諸此也夫七八九六者天地之大數也七為少陽八為少陰九為

老陽六為老陰陽屬於天陰屬於地天體圓其用方故七○為天之象而九○為地之象地體方而用圓故八○為地之象而六○為天之象數者混乎太極之先昭晰乎有象之後方圓曲直天下之真象罔經倚實天下之真數即象以求數則數外無象因數以合象則象外無數二者相須而未嘗相離也圖書者方圓也至方圓者動靜之機動靜者陰陽之本陽奇而陰耦故天一而地二陽動而陰靜故天圓而地方刻方以為圓則靜者不能無動引圓以為方則動者不能無靜靜為之體則動為之用動為之體則靜為之用用以為體為基體以用為本此陰陽之所相根而造化之所不窮也河圖者其天地對待之數乎以天一處於北則地二自然處

實用編卷六

乾集六

律曆

四

於南以天三處於東則地四自然處於西四位既定則天五自然居乎中中也者四方所取正也六與一合六即一五也七與二合七即二五也為八為九者三五四五也四方既正則五五相比十復居乎中矣此皆自然相合之數五行之所以生成也故孔子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之謂也洛書者其參天兩地之數乎陽生於下而左旋陰生於上而右旋陽數則參天者三也自一三如三三三如九三九二十七本文無十故去其二十而言七三其七為二十一去二十則一復處於下陰數則兩地而者二也自一二如四二四如八二八十六本文無十故去其十而言六二其六為十二去十則二復處於上過此以往積數萬億皆不越

乎此八位既定則五數自然居中者也者是亦八位所取正也以一加五則六在一後以六加五為十一去十則一在六先以三加五則八在三後以八加五為十三去十則三在八先以至四九二七亦莫不互相加益而為先後也此皆自然相比之數亦五行之所以生成也故孔子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此之謂也是知河圖之數五十五者天也合而用之者聖人也洛書之數四十五者地也倚而用之者聖人也河圖之五行則以相生而順行洛書之五行則以相制而逆運二者皆起於一推其生則土居未中推其制則土居丑中是又自然有相合之理劉歆謂河圖洛書相為經緯豈微義哉邵雍曰圖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當知方以為體則圖

實用編卷六

彙集六

律曆

五

以為用圖以為體則方以為用圖者徑一而圖三方者徑一而圖四河圖以十居中圖以推之三其十為三十故圖外成數六七八九總三十方以推之四其十為四十故圖內外生成之數總四十洛書以五居中圖以推之三其五為十五故書從橫皆十五方以推之四其五為二十故書外陽數一三九七總二十陰數二四八六亦總二十體用相因豈非自然哉圖書其象數之原乎天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象之與數若異用也而本則一若殊途也而歸則同不明乎象不足與語象不明乎象不足與語數是故欲明律曆之學必以象數為先天道生於太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七與八乾坤之體坎離之象也九與六乾坤之用

坎離之數也七九中實六八中虛奇偶陰陽之理也故天象多用七而天數多用九用七者若日月五星而為七政四方各七宿是也用九者三九二十七故二十七日有奇而月雖一周焉四九三十六故三百六旬有餘而日雖一周焉河圖一六屬水而為北方七宿二七屬火而為南方七宿三八屬木而為東方七宿四九屬金而為西方七宿五十屬土而為大衍之數故唐志云大衍為天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曆之大紀也十乃全數居中央而為宮九火之居西方而為商八火之居東方而為角七火之居南方而為徵六火之居北方而為羽此五聲之位清濁之序也然五聲之相生由中而南故宮生徵由南而西故徵生商由西而北故商生羽由北

實用編卷六

彙集六

律曆

六

而東故羽生角始於宮終於角左旋一周以象河圖也六律之相生自子而亥故黃鍾生仲呂自亥而戌故仲呂生無射自戌而酉故無射生夾鍾自酉而申故夾鍾生夷則乃至於丑而止故始於黃鍾而終於林鍾右旋一周以象洛書也日為太陽其數九居洛書之正南故從寅在午月為太陰其數六居洛書之西北故應鍾在亥黃鍾為壺星太族為太白姑洗為歲星林鍾為熒惑南呂為辰星蕤賓為日應鍾為月曆有五緯七政律有五聲七始故律曆同一道天之陰陽五行一氣而已有氣必有數有聲曆以紀數而聲為律以宣聲而數行律與曆同流行相生黃鍾者聲氣之元者乎蕤賓應鍾是名中和所以濟五音和陰陽旋宮之律可定聲氣之元

周流而不窮矣故周發曰冬至夏至觀律之數聽鍾之音知寒暑之極明代序之化是知律者曆之本也曆者律之宗也其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故曰律曆融通此

郊祀議

方猷夫疏曰欽奉制勅謂我

太祖高皇帝始建國立方丘以祀天地後定各祭之禮恐上下之分陰陽之義未得日月贊上帝以成化工止歲一從祀不得專享及大祀以羣神從之恐天神地祇失其上下之位聖心皆以為疑欲有所更定以復

皇祖之始制令臣觀述所知以對欽此臣聞制莫大於禮禮莫大於郊夫禮者義之實也非精義入神者不足以

實用編卷六

乾集六

郊祀

七

語之孔子之時去古未遠猶曰君子毋輕議禮而况當今文殘缺之後異說汨沒之餘豈易言哉孔子又曰明乎郊社之禮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則郊社之禮尤有未易言者臣切惟古之禮經今猶存而可考者曰儀禮曰禮記曰周禮儀禮十七篇所載祭禮僅止於大夫士少牢饋食以下之事不存王者郊社之禮禮記禮運禮器郊特牲月令祭法祭義等篇雖多及郊社之禮然可據者亦無幾也至於周禮則先儒已謂其出於劉歆之附會非周公之書可疑而不可信可觀而不可行則亦豈能深據以為古禮之必然哉今亦惟其理之可信者信之勢之可行者行之而已而理之不可信勢之不可行者不敢言也臣謹按祭天圓丘祭地方丘之說益出

於周禮大司樂曰冬至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祭天南郊祭地北郊之說蓋起於漢儒匡衡曰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祭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而鄭玄輩遂因之行事而不令臣謹按禮運之言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寶可極焉以帝對社以郊對國以定天對列地是明以郊祭天社祭地而無方丘北郊祭地之說也郊特牲之言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牖下答陰之義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垂象取法於天取財於地是以尊天而親地也又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

實用編卷六

乾集六

郊祀

八

於南郊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郊所以明天道也以就陽對答陰以明天對神地以尊天對親地是亦明以郊祭天社祭地而無方丘北郊祭地之說也祭法之言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圻祭地也是亦未嘗言北郊也禮器之言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饗帝於郊是亦未嘗言北郊也且祭天於郊故謂之郊安得祭地亦謂之郊乎又以先王之行事實之舜之攝位也類于上帝禮于六宗矣望于山川編于羣神矣未聞祭地之事也望于山川即祭地也武王之大事於商也類于上帝宜于冢土矣未聞祭地之事也宜于冢土即祭地也其既事而退也柴于上帝祈于社矣未聞祭地之事也祈於社即祭地也周公之祭於洛邑也丁巳用牲

於郊牛二戊午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未聞祭地之事也社於新邑即祭地也蓋嘗思之王者尊天故祭於郊遠所以尊之也觀地故祭於社近所以親之也祭於郊北而曰就陽祭地於社南而曰答陰此陰陽之大義也祭天先燔於壇祭社先埋於圻此上下之大分也非必南北郊為陰陽而高丘下澤為上下也此先王制禮之意也或曰諸侯則有社矣謂之祭地可乎曰古者天子封土五色以立大社其命諸侯惟以方色之土予之使歸而立社則諸侯之國有社而無五色之大社是諸侯可以謂之祭土不可以謂之祭地也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

實用編卷六

乾集六

郊祀

九

土天尊故也古之王者祭地有王社又有大社大社謂之后土謂之冢土謂之泰圻謂之大示未有方丘北郊之事至漢武帝始有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之祠而匡衡遂為南北郊之議則失先王尊天親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並配之說而後世遂為以祖配地之儀則失先王之意蓋甚矣夫聞尊祖配天之說矣未聞尊祖配地之說也古者祭天地之大神必配以人鬼以通其氣如五帝配以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社配以勾龍氏稷配以后稷氏虞夏商周郊天各配以其祖未嘗無配者也夫祭五帝社稷配以前代之人鬼祭天配以其祖者尊祖也若別有祭地之禮則安得不聞配地之神乎是知社即祭地勾龍氏嘗平水土有功於地者

也故後世有易以夏禹者亦有功於地者也是即配地之神也觀其配則知其主矣臣又按宋儒胡宏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秦晉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太牢於社也周禮以裡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祇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示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臣嘗因是說而考之周禮大宗伯典瑞司服大司樂鼓人等篇凡言社即不言地言地即不言社至於曲禮月令諸處亦然則宏之說不為無據矣又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若有祭地

實用編卷六

乾集六

郊祀

十

北郊之事則常曰兆五帝於四郊兆后土於北郊夫山川丘陵墳衍且序之不憚煩安得兆地之大禮而獨缺乎是知右社即兆地之位而宏之言亦得之矣臣又按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朱子解曰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又朱子小註曰周禮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先儒說祭社稷便是如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如用牲於郊牛二乃社於新邑此乃明驗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說却好據朱子此言則以宏之說為是矣夫四書章句集註朱子晚年所定之書也不亦可據乎又按橫渠張載亦曰大社祭天下之地祇王社祭京師之地祇載宋儒知禮者也而其言若此亦可信矣然則闕丘方澤之說非乎曰此臣前

所謂可疑而不敢實言者也。圖丘不見於五經，此如不見於三禮，元儒束補已言之矣。然則其可疑者何必信？信者何必疑乎？若必如周禮則一歲九祭，天二祭，日月四時，四望山川，丘陵墳衍各祭於其方，圖丘必求自然之山，方澤必求水鍾之地，可行乎？孔子曰：觀其會通，行其典禮，酌古今之宜為會通之術，則必有其道矣。臣嘗見我圖初儒臣所著存心錄，編次圖丘方丘朝日夕月專祀天神專祀地祇社稷等壇儀節繁多，精義未著，嘗竊疑之，厥後莊誦我

太祖高皇帝御製大祀文內云：朕即位以來，命儒臣遍歷羣書，自周以至於宋元，皆考祀事之典，既考之後，守而行之，然當行祀之時，惟宗廟頗合人情，及南北二郊以

常用編卷六

藝集六

郊祀

上

及社稷，甚有不如人情者也。於是自洪武十年更社稷於闕右，去繁就簡，一壇合祀，以奉二神。洪武十一年命三公車工部役梓人於京師之南，創大祀殿，合祀皇天后土。又云：古人之祀，南北郊，朕度之，彼以義起，故曰南郊祭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其陰生之月。孰不知至陽祭之於至陰之月，至陰祭之於至陽之月，於理可疑。且擇地而祭，其來甚遠，若以斯祀之禮，執古不變，則人之享亦執古而不變，則汗尊杯飲茹毛飲血，巢居穴處，以今言之，勢可行乎？斯必不然也。因是命太常卿每歲祭天地於首春，正三陽交泰之時，是其宜也。臣乃竊伏自歎，始知周禮之繁文，圖初諸儒草創之誤見，真不可行而我

聖祖之高明，特出闕歷已熟審於人情，揆於事理而更定者之為是也。所謂酌古今之宜，得會通之術者也。故臣嘗曰：今之南郊，本祀天而配以地，猶大社本祭地而配以稷耳。無害於義也。知稷之不可以對地，而可以配地，則知地之不可以對天，而亦可以配天，而是亦一道也。禮曰：非從天降也，非由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又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仰惟

皇上聖資英睿，度越百王，問學淵源，覽識千古，然聖不自聖之心，必不自以為聰明高於聖祖也。閱歷深於聖祖也，豈肯棄其制而遽變之，識以聖心有不安於此禮者，惟求其是而已矣。是以觀降給香，備詢臣下，使各述所聞，真聖不自聖之心，未嘗固必於此也。亦惟理之是從，而已矣。夫理有輕重，事有緩急，法古為重，法古可也，尊

常用編卷六

藝集六

郊祀

上

祖為重，遵祖可也。故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況時詔舉盛君子以為戒，生令反古，聖人以為舊陳其數，不知其義，謂之誓守其常，不違其變，謂之迂此臣之所以不敢輕議也。臣職奉大臣義關國計，尤有不可易言者，不然則臣雖至愚，豈不知皇上上一心承天，銳志復古，凡在大卜，臣工莫不仰聖人之再出，喜禮樂之可興，孰敢不殷陳古典，將順德意而乃為是由舊之說，以自取不韙之罪哉！伏惟

聖明鑒之，幸甚，幸甚。

大略時祭位祝稱配生次口惟致詞曰祝九廟之制始自唐玄宗至宋神宗獻懿以廢太祖而後

因沿遂不可變我

高皇帝受命藉古建廟闕左以享

德 懿 熙 仁四親而 壽春諸王以次侑享

文皇帝繼統承先建廟此平以享

列祖 太祖四親而 壽春諸王亦以次在侑於時廟數

猶未定也至

惠皇帝以世代既足始簡 九廟之制四

列祖一 太祖一 成祖併 仁 宣 英三宗為九而

規制於是大定矣於時升祫之禮猶未講也至

世宗以世數既盈復更九廟之制一

太祖一 成祖六 仁 宣 英 憲 孝 武並

獻帝升祫為九而典禮於是益詳矣亦月特享則分祭於

肅廟編卷六 乾集六 大裕 十三

各室三時合享則共食於前殿而已祫之廟不與焉時

享之禮則以

太祖為尊歲暮之祫則升 四祖於上而祫廟之主咸出

而共享焉

今上睿哲誠敬通乎神明頃歲下掌故具上裁定之

皇祖開天啓運功德無比

德祖雖尊不得以情掩義謂宜世享南面東階

成祖其餘升遐則稍親盡則遷位止於九而勿之過則升

祫定而世次昭矣諸廟

帝后至揭微稱及時享而謹核之祭必一其視祝必一其

廟使神各有麗則繁簡當而位號秩矣諸王之分由

太祖而上下之達百世可知而或以詳定為難則為各稱

本爵而勿樂以

皇曾伯祖加焉則稱祖而有經而名言順矣此猶其既節也

至於昭穆之義自古重之矣居祖之左而南而明為昭

居祖之右北面而幽為穆易曉也此猶是古尚右廟南

面主東向之禮今乃廟分九室室各南面而即大裕前殿

亦南上而旁列本楹也而曰廟本一也而曰九本同堂

異室之制而猶仍昭穆世次之稱此於義亦有未安也

若曰自闕左而已然則因

聖祖當卓創之未暇

成祖尚考據之未詳而

世廟亦不得已而遷就之耳今或不當驟沿流之踪而欲

神靈之尊也論者又謂享祫之外又有可言者革除之歲

肅廟編卷六 乾集六 大裕 十四

創紀錄矣而五載之正朔何所於獨監國之君歸邸邸

矣而八歲之重器誰與為守今死事諸臣已蒙賜除

景皇位號旋已議復宜下掌故略議享祀所宜以補禮義

之闕亦或一道與

考正祀典議

弘治元年四月禮科給事中張九功言國之大事在祀

或祀典正則人心正今

聖明御極修明祀典然而朝廷常祀之外尚有禘郊牟尼

文佛三清三境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之祭又有金

玉關與君元君神父母之祭諸宮觀中又有水宮星

君諸天諸帝之祭非所以示法於天下也乞勅禮部稽

之祀典盡為釐正及一切左道惑人之事通為禁止

是其言命。禮部會官考詳何神。於何代何神有功於國何神澤及生民。今何神應祀。言明白具奏。於是尚書周洪謨等會議謂我

太祖高皇帝稽古定制。凡前代所加。嶽鎮海瀆封號郡縣城隍神號。盡行革正。其忠臣烈士。亦止以當時封號稱之。凡異端亂正之術。一切有所以正風俗曉人心者。至矣。伏望以

祖宗爲法。敬事天地。孝事

宗廟。嚴事山川。有神此外。凡有

不惟絕異端之惑。亦可省飭。益之費。仍勅中外。凡官觀

祠廟。非有功德於民。不合祀典者。俱令革去。間有累朝

崇建。難於輒廢者。亦宜釐訂。名號減殺。禮儀廉盡。以禮

實用編卷六

乾集八

祀典

十五

事神之心。謹按世俗所謂神。迦牟尼佛。三清三境。天

尊者。蓋西方有國。曰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漢明帝

時。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字其教者。遂以釋迦之本性爲

法身。德業爲報身。并其身而爲三。其實本一身耳。唐

儒韓愈有曰。三代之時。百姓不樂。考中國未有佛也。

自有佛法以來。亂亡相繼。宋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年

代尤促。梁武帝捨身施佛。餓死臺城。由此觀之。佛不足

事明矣。至於道家。以老子爲師。宋儒朱熹有曰。王清元

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大一道君。又非老子之

報身。設有二像。又非由老子爲一而老子又自爲上清

太上。若君蓋微釋氏之失。而老子又失之者。况老聃亦人

鬼耳。豈可偕居昊天上帝之上哉。如宋徽宗躬親祠醮

以心崇奉。卒之陷身虜廷。覆亡宗社。可爲明戒。佛道徒妄相稱述。惑世誣民。足之能廢。不合祀典。莫此爲甚。伏望自今。以始凡遇

萬壽千秋節等。不令修建。吉祥齋醮。或遇喪禮。不令修建。薦揚齋醮。俱不先期遣官祭告。釋迦牟尼文佛。于大興隆寺。及三清三境天尊。于朝天宮。則祀典正矣。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者。並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其

北第五星名曰天樞。是爲天文之中。正又曰紫微大帝之座。乃朝廷宮殿之像。正統初。建紫微殿。於大德觀東

設大帝之像。每節令亦遣官祭告。夫幽崇祭星。古禮也。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已有是辰。壇合祭之禮。今乃像之如

人。稱之爲帝。以極星之正祠於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

實用編卷六

乾集六

祀典

十六

無所據。其祭告乞罷。免所謂力天。應元雷。暨普化天尊。著凡陰氣。聚陽氣在內。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今

道家妄以爲玉霄。肝總司。五雷部諸神。皆其所主。而又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示現之日。故朝廷歲以

是日遣官詣顯靈宮。致祭。祭夫風雲雷雨。每歲南郊已有合祭之禮。而山川壇復有秋報祭。况自二月發聲之

後。無非雷霆震奮之日。今乃以二月二十四日爲示現。日於義何取。設像稱名。禮亦何所。歲歲其祭告亦乞罷

免。又有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玄。法司真君者。傳記

云。漢張道陵光武時人。善以符治。至桓帝永壽元年

百二十歲而沒。人傳曰。日上昇曆一。黃宋熙寧大觀間

累號正一靖應真君。子孫亦有封號。國朝仍襲正一嗣

教真人之封秩視二品然宋邵伯溫聞見錄云漢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穴術以符法相授受自號師君其畧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鎮夷中蓋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爲天師者特因天寶之稱而云爾今歲以正月十五日爲陵生辰遣官詣顯靈宮祭告夫生辰自空使其子孫祭于家而乃遣官祭告尤非祀典亦乞罷免所謂大小青龍神者記云昔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居今京師西山一日有二童子來拜於前盧納之供奉無怠時久旱不雨二童子白于盧請限兩期卽委身龍潭須臾化二青龍遂得雨後賜盧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又別設二青龍祠於龍潭之上宣德中勅建大圓通

常用編卷六

乾集六

祀典

十七

寺加二青龍以封號今春秋祭之夫妖由人興久自衆息況今連年亢旱所禱二龍者無應驗則怪誕不足崇奉明矣又有所謂梓潼帝君者記云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薦人因報母仇徙居梓潼之七曲山仕晉戰沒入爲立廟唐玄宗僖宗宋咸平中屢封至英顯王道家謂上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間諱籍故元加號爲帝君而天下學校亦有立祠祀之者景泰中因京師舊廟聞而新之歲以二月三日爲帝君生辰遣官致祭夫梓潼神顯靈於蜀則廟食其地於禮爲宜祀之京師何也况文昌六星爲天之六府殊與梓潼無干乃合而爲一是誠附會不經乞併與大小青龍神之祭供勸罷免其梓潼祠在天下學校者俱令折毀庶足以解人心之惑

又道家有所謂北極佑聖真君者蓋真武乃北極玄武七宿後人乃以玄武爲真聖而作龜蛇於下宋真宗避諱改玄武爲真武靖康初加號曰佑聖助順顯應真君及考國志乃云真武爲淨樂王太子得道術修煉武當山功成飛昇奏上帝命往鎮北方被髮跣足建皂纁玄旗攝玄武位此則道家附會誕妄之說再考

國朝 御製碑詞

太祖平定天下兵戈所向陰佑爲多嘗建廟南京載在祀典及

太宗肅靖內難以神有顯相功又於京城民陽拜武當山重建廟宇南京歲時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當山又專官督視祀事至我

常用編卷六

東集六

祀典

十八

聖宗嘗祀金爲神像屢遣內官陳喜安奉於武當山蓋亦承

列聖崇奉之意以祈神休而喜乃援引左道邪常恩輩焚惑聖聽虐害生民奏請重修京城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宮日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爲盜賊之場今常恩輩已伏其罪而其所遺靈宮常民之事尚未止息如頻年齋送神像及多給武當道士木布蠶費香蠟之類是也請止照洪武間例每年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用素差遣大常寺官致祭其餘祭祀悉皆停免迨後神像再不齋送凡府縣應辦給衣布料香蠟諸佛之勞民者俱量爲裁省庶幾國用少節而於崇朝崇報之禮亦未嘗廢也所謂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者道家相傳者以崇恩

真君姓薩名堅西蜀人宋徽宗嘗從王侍宸林靈素輩
李法有驗而隆恩真君則王樞火府天將王靈官是也
又嘗從薩真君傳符法永樂中以道士周思得能傳靈
官法乃于禁城邊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
廟爲大德觀封真君成化初改觀曰顯聖宮每年換袍
服三年一小焚十年一大焚復易以新珠玉錦綺所費
不貲每節候歲時皆遣官致祭薩真君之法因王靈
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而其法之所自又
皆林靈素輩所附會况近年祈禱杳無應驗今若以累
朝創建之故難於廢毀其祭告之禮空令罷免四時袍
服更換空令收貯勿毀此後不必再焚亦不必再製如
此則要費可少省而邪術可貶矣所謂金闕上帝王闕
上帝者誌云福建閩縣舊有洪恩靈濟宮即記今之金
玉闕二真人者五代時徐溫子曰知證封江王曰知證
封饒王嘗提兵平福州福人德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類
又考國朝御製碑謂

實用編卷六

範集六

祀典

十九

太宗嘗弗豫樂罔効禱神輒應因大新闢地廟宇令春秋
致祭易衣給戶灑掃又立廟祀於京師加封知證金闕
真君知證王闕真君正統成化年累加號爲上帝每朝
望節令俱遣官祀及時薦新食四時致祭弁冠紅金雲
龍朝服近又加平天冠明黃錦綺服其費歷五年一換
焚紅服十年一換焚夫神之世系年代事蹟本非有甚
異也而兄弟拉稱上帝本處既有春秋祀而京師復一
年數祀袍服在京換焚費已不貲闕之袍服又數勞人

齋迷其僭號既空革正而妄費亦空節損請仍存廟之
廟祀廢京師之諸祀革其帝號與服色止稱真君服舊
服其衣服更換俱令本宮收貯不必再焚每歲亦不得
再製若在闕而啟者令府縣量爲修補不必齋迷如此
則於禮庶不爲損而報功之典亦未嘗不存也所謂神
父聖帝神母元真及金王闕元君者卽二徐之父母及
其配也宋封父齊王爲忠武真人母田爲仁壽仙妃配
皆爲仙妃我朝永樂至成化間屢封其父爲聖帝母及
二配皆以爲元君每歲時節令俱遣官祀而金玉闕元
君又有誕辰之祭僭渎一至於此載考徐溫乃五代時
吳國專權弑主之賊殊無功德可錄但錄二徐爲子有
一時禱應之功故溫恩至此伏乞削去上帝元君之號

實用編卷六

範集六

祀典

二十

一切濫祀俱宜罷免所謂東嶽泰山之神者泰山爲五
嶽之首廟在山東泰安州山下唐宋元皆加號曰王或
曰帝若祀人鬼然者我
太祖正祀典止稱東嶽泰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有事則
遣官祭告每歲南郊并二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
蓋以山川靈氣有發生之功故也今朝陽門外有前元
東嶽舊廟國朝因而不廢其後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
萬壽聖節遣官致祭夫既專祭於封內又合祭於郊壇則
此廟之祭實爲煩瀆亦乞罷免所謂京師都城隍之神
者蓋建國者必設高城深隍以保其民人其制自黃帝
始今天下府州縣各有城隍廟在京師者謂之都城隍
廟舊在順天府西南俗以五月十一日爲神誕辰故是

日及節令皆建官祀夫城隍之神非人鬼也安有所謂誕辰者况南郊秋祀俱有合祭之禮則誕辰并節令之祀亦空罷免議既上

上曰卿等言是修建齋醮建官祭告并東嶽真武城隍廟靈濟宮祭祀俱仍舊一徐真君并其父母妻空革去帝號止仍舊封號原冠袍等物換回焚毀今後福建冠袍每六年一齋送餘如所議行之

請舉齒胃禮疏

國子監祭酒楊道賓疏曰臣聞

帝王萬世之基必本於儲教而京師首善之建莫重于

辟雍自虞舜命夔以典樂教胃之禮所自起也迨至成

周其典始備王之庶子衆子出就外傳築室虎門之左

師氏教之以考其中雖羣后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

國子俊選皆得齒于王子及時會于成均以習弦誦學

樂舞國人親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

也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也其三

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長在也父子君臣長

幼之道得而國治故曰行一物而三善備成周所以爲

有道之長也秦漢以後廢而不講至唐開元中太子齒

實用編卷六 苑集六 未中 二十二

胄于太學詔諸無量講勸而玄宗不往晉元康中太子

齒胃釋奠後而無饗獻頌或禮缺而未備或文釋而無

當此皆無足數於今日者我

太祖高皇帝天下甫定首教皇太子諸王子大本堂先

後命祭酒梁貞魏觀入而授經講讀之時胄子初命爵

者如鄭國公常茂靳春侯康鋒等皆得分席而居是齒

胃之禮

高皇帝嘗舉行之卓乎與虞周比隆矣我

皇上繼天法祖稽古正學百代禮樂無不明備茲者

皇太子正位東宮嘉禮告成而值此三陽泰乃化日舒

長之會萬彙權洽尤拭目新化之初臣等以爲齒胃之

舉正作其時蓋父在則禮然是

陛下教 皇太子以孝而因教天下之孝君在則禮然是
陛下教 皇太子以忠而因教天下之忠長在則禮然是
陛下教 皇太子以讓而因教天下之讓矧 儲位初升
先聖先師禮堂展謁則因釋奠之儀以伸敬至便也萬國
士紳國橋門觀聽則右文之治為彌光至盛也千載曠
典有行而行乃一旦斷自 聖東天下仰流法
聖祖而越虞周至宏規也太學有大禮三曰齒胄養老太

射儀皆久廢學幾空名今齒胄首舉諸禮次第可與復
古辟雍之舊以重典則垂萬世至遠猷也則行一物而
所備者不啻二善惟今日為然矣臣等備員辟雍職掌
攸屬且齒胄儀注 國朝儒臣所定載在南雍志者可
考而知臣等荷 渥恩而逢盛際乃不及時疏

實用編卷六 堯集六 表官 十三
請滿職之罪將安所逃用是不避煩瑣仰干
天聽伏乞勅下禮部覆嚴即按儀注擬議上
請擇吉舉行則 國家萬年命脉當由此益培而微臣一
念曝背或謬是少効矣

燕樂
按古樂禮有四一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周禮廣行人職
云上公之禮其饗禮九獻食禮九樂六性則體薦其體
而薦二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五樂之禮亦有飯食
酒酌教休命致其牲折俎之禮亦曰饗燕三
戎狄之君使來王饗之其禮則委饗也以牲之體若君
來則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
當不異也四饗宿衛及耆老孤子酒正云凡饗士庶子

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也燕禮有二一燕用姓一
燕異姓舉之于寢其禮折俎有酒而無飯升堂行一獻
禮畢而膳僎坐飲至醉也故曰舉以訓恭儉燕以示燕
惠故饗在朝燕在寢饗有體薦燕有折俎饗有珪璋燕
有好貨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蓋饗為大燕為小而
先王之於臣下所以嚴其分而通其情者靡不周至如
此後世法酒之設則過于嚴長夜之飲則過于濫胥失
之矣

皇明燕饗禮凡四舉歲三大朝賀與節禮成舉慶成宴是
也其儀則文臣四品以上及諸學士武臣都督以上皆
宴殿上經筵官及翰林講讀官尚寶卿六科都給事中
暨文臣五品堂上官武臣都指揮以上官宴中左右
實用編卷六 堯集六 表官 十四

門翰林院中書舍人左右春坊御史欽天監太醫院鴻
臚寺卿及五品以上陪祀官宴于丹墀是日行禮畢朝
臣該宴官更衣立殿外俟 上至升座樂作入拜進花
進酒跪俟 上飲訖乃起即席簪花奉酒酒凡九進湯
五進羣臣飲其二此禮

祖宗朝時行之近年以來即三大朝賀宴禮為希湖幸
交之盛恐不可廢此典也故文莊言正旦長至是燕可
也惟當為壽 聖節天下蒲服重臣親貴奏賀有日萬
里而來者不無望一 露惠

請命禮官舉行之可也
文官封贈歷敘之制
制封贈例十一其一文官品至七品止封贈散官職事

其應封一代之父與子同妻從夫貴應封二代者祖降父一級應封三代者曾祖降祖一級父在任者不封已致仕及亡沒者封之其在任奉職就封者聽其二應封父母者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封嫡母已得封若所生母未封不得先封其妻其三父母有兩子當封者從其高品婦人因其子受封而夫與子兩有官當封者從其高品父母原有官既沒而因其子孫受封贈者進一階其四應封妻者止封正妻亦得追封凡繼室止封一人其五命婦因子孫品級封者並加太字若已沒及曾祖父母在者不加其六正從七品陞至正從六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五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四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三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二品封贈一次

無繼室及諸妻所生者又無旁廢其親兄弟子孫又無旁廢其伯叔子孫其二用廢者孫降子曾孫降孫旁廢者皆於應叙品第降一級其三正一品官廢其子於正三品用從一品子則從五品用正二品子則正六品用從二品子則從七品用正四品子則正八品用從四品子則從八品用正五品子則正九品用從五品子則從九品用正六品子則於未入流上等職內叙用如行人巡檢司獄之類司局批驗鐵冶所官之類正從七品子則於未入流下等職內叙用如運運所驛差關壩之類其四凡職官子孫許廢一人年二十五歲以上能通本經四書大義者叙用其不通者發還學其五應叙之人各於原籍附近布政司所屬地方銓注

都指揮使狄崇等言要阮氏等沒乞封次妻何氏等為淑人詔下廷臣李善長等議以為不可許遂命禮部及翰林儒臣定嫡妻封贈例頒示中外於是定議凡正妻在日所娶側室皆謂之妾正妻沒諸妾不許再立為妻若以禮聘良家為妻者許受封贈前妻無子其所生子即為嫡長子若正妻在日無子不再娶而諸有子者當以長男襲父職推恩其母俱從之

卹典條例

隆慶三年十二月禮部議上卹典條例一文官祭葬有無陰殺之等惡遵會典其特恩如侍從必日侍講讀軍功必躬履行陣春官必親奉出閣開陳有勞才忠逆嘉靖中題允事例其祭葬大約於本等品級內重加一

等無祭者給與祭一壇無墓者給與半墓應半墓給與全墓如講讀官則五品本身有祭四品本身父母得擬祭墓三品祭得及其妻軍功則四品本身得擬祭墓三品未滿得及其父母加恩成例各有等差不得超越資次妄生希覬其或有講讀年久歷次功多軍旅身軀勤勞茂著者恩卹自宜加厚本部臨時議擬請自

上裁其餘不許一舉援引陳乞一官官父母妻加祭有父母加二壇者有妻加一壇者有妻止於一壇者恩難預擬今後遇有陳乞本部酌議擬請自

上裁一會典所定二品祭數本身二壇加有三少或兼大學士贈一品者至四壇父母與妻俱一壇節年所議則例如致仕加三少者加祭一壇加太子太保者加祭三壇原加三少而續奉旨革去者止與本等祭二壇其被

實用編卷六

龍集六

未嘗

二十七

劾開住者祭墓俱無妻未封夫人者不准與祭惟加陞日淺政績未著者難以預擬本部臨時覈實奏請量減一三品官祭墓不分在任致仕俱祭一壇兼學士贈尚書者祭二壇未及考滿病故者祭一壇減半造墓悉如舊例一四五品官不得重封故四品官考滿若由六七品陞者父母有祭由五品陞者以例不重封逮不得賜祭殊為不均合如前議今後四品官凡經考滿者父母雖止受五品封亦與祭一壇其未經考滿者不得越例陳乞一品官父母未蒙封贈者於制本不當露祭不許越例冒請若品官妻非係封贈夫人者原與祭典不准並祭一四品以上官本身及父母恩典必由考滿而始

實用編卷六

龍集六

未嘗

廿八

論劾既已原其心行無疵優禮致仕則身使恩典理宜祭給故

世宗皇帝特照弘治年間例行今後遇有三品以上被劾致仕奏請祭墓者悉遵此例如有罪過昭彰公論共棄者不拘見任及致仕等項俱照本部前議聽該科參駁本部停寢其被劾開住過蒙嚴恩驟復致仕者祭墓仍不准給不許混奏一被劾聽調功過未明舉措未定相應酌處使人品原無可議所有應得祭墓合行准與全給或功有可錄過有可原者則功過當先較量所有應得祭墓合行以全給擬作半給半給擬作有祭無墓至於罪過昭彰公論共棄者竟照開住事例俱不准給今後容本部悉照斯議具由議擬上請施行一因事革職

而後賜復原職則公論已定矣與以應得恩典如嘉靖二十七年例其單恩樂復者不得援以為例今後自三品以上凡遇此項悉照所復品級題給祭葬若後復職銜反優於原職者仍照原職施行其被劾聽勘未明身故者照開住例俱不惟給一勅臣祭葬除皇親取自裁及悉遵會典外其為事革祭者如正德嘉靖間題給賜祭則例今後公侯伯在內掌府事坐營在外總兵征討積有勲勞而加太子太保以上者照會典公侯祭十六壇伯祭十五壇掌府事坐營總兵歷有勲勞者與祭七壇掌府事坐營積有年勞者與祭五壇雖掌府事坐營而政績未著者與祭四壇管事而被劾勘明開住者祭二壇被劾未經勘實者祭一壇勘實而罪重者并本

之心施以立祠之典非所以重節義示激勵今後諸如此例若憫其喪亡哀其暴露正宜酌量重輕或賜葬祭或加增廕以安幽魂至於立祠一節合應慎重必須節義激烈真心死事者撫按從實奏來本部酌議奏請建立祠廟其非此類者並從覆覆議上俱從之

謹法

王世貞曰夫謚者所以尊名也人主有號焉有謚焉春秋題辭曰號者功之表也謚者行之跡也是故號有微而行有應夫謚者春秋義也一字褒而華衮一字貶而缺鉞孟氏有言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且謚有微而辭者靈武共莊之類也故曰春秋義也皇之為太吳庖義氏也矣帝神農氏也號也黃帝之為黃也帝堯之為堯與帝舜之為舜也謚也皆易世而後追隆之也人主之有謚自黃帝昉也夏忠而弗舉矣獨有大禹高賢而弗備矣獨有成湯後世之有二謚也自成湯昉也商之諸帝以甲乙氏抑何質也然武丁之有武也而又加之以宗曰高與大戊之為中宗也以表功德也人主之有廟號自中高昉也兩漢之為宗也僅文武宣元馬東漢而皆宗矣人主之廟不願號自東漢昉也祭之為祭也辛之為紂也易世而後追貶之也周之有幽有厲也其臣子不得已而施之所謂至南郊稱天以謚也秦皇帝制詔天下母以臣議君子議父自始以至千世萬世馬不逮三世而宗社墟矣夫幽厲之不得易與秦之不得廢皆理也湯滅桀國自謂曰予甚武蓋天下稱

武王焉楚有義帝因之矣人主之有尊號也自湯為武王防也周追王王季而不為諡也漢因之身不享天下而冒君諡自魏曹氏防也周法卿大夫有爵故有諡士無爵故無諡吳越之不君諡也夷道也秦楚之不臣諡也未純華也齊晉衛之諡也自卿止矣大夫而下無諡何居班於天子之士也魯之諡及大夫矣何居為其為周公後也用王禮也鄭之不臣諡也伯國也宋公國也其不臣諡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戰國之君驟而廢人臣之諡而天下同之矣然死無諡生有號如武信文信武安剛成之類是也始生而諡死也後世之封爵不以地而以德自戰國防也西漢之有諡也緣爵者也東漢亦緣爵者也然而加慎焉故西漢之嗣族無弗諡也東漢

常用編卷六

卷六

卷六

卽創侯有弗諡也晉漢江而後始公卿無爵而賢者亦子之諡無爵而諡自晉防也白虎通曰夫人無諡者何無爵故無諡也然而春秋傳蔡共姬其諡何賢也不知夫周穆王之盛棄取人先之矣婦人之有諡自周穆王防太子元士也士無諡是以太子無諡晉惠公之改葬世子申生也而諡之共後世因之太子之有諡自晉申生防也人臣而有三諡者衛之於公叔貞惠文子也明因之以再及方士矣生而預賜之諡衛侯之於北宮貞子析朱成子也二法皆衛敝也處士之有諡自符秦之於張忠公公孫永防也其有私諡也則自春秋豎豎防也春秋出奔而仕他國者有諡如臧武仲中行文子之類是也崔杼之為武也樂盈之為懷也身慘矣而族又

臧何居豈其故臣而追諡之抑方氏擬也宦者之有諡自北魏防也方技之有諡亦自北魏防也公卿大夫祖父之有諡自元防也王由貞曰余奚忍言哉余奚忍言哉諡至元而濫極矣是謂以虜鄉飭漢漢且其人也冠履之不卽而焉用文為所尊何名跡何行哉 明與始稍稍為畫一之

皇帝后太子而下凡親王一諡郡王公侯伯文武臣二諡親郡王而非諡終無弗諡也郡王之支子而將軍而中尉卽賢弗諡也制胙之公侯伯而非諡終無弗諡也其嗣公侯伯而非賢與文武三品而上非賢弗諡也三品而下非大賢弗諡也不亦彬彬稱實文哉然而所以一惠之旨則日渝矣

常用編卷六

卷六

卷六

卷六

禮部侍郎郭正域題為遵

明有看議類奏類嚴議與以重公評事詞察司某星先該御史喬璧星題稱諡以易名最號鉅典至將一十年以來獲諡諸臣造冊送九卿科道逐一評品某應諡某應奪某應改某應補應列類奏恭候 予奪又禮科左給事中羅棟題摘舉缺諡名臣彰幽隱以昭激勸事內有合于例而應得諡者或循例議補格于例而不得諡者或破格議與仍照臺臣之議博咨群議上請奉 旨著禮部從公看議訪實具奏以憑裁奪該本部帶管部事左侍郎余繼登覆稱應類應看竟當何從更奉 聖旨依擬行令九卿等官虛心詳議補諡改正毋過苛求

以傷朝廷錫與之典欽遵臣惟議最難而議于數十
年之前尤難蓋棺甫定則輿論方新而是非有據
木已拱則口碑漸遠而黑白常流故當日與謚易
補謚難得謚榮也而補謚尤榮中之榮其法不得不
于嚴當日不與謚易今日奪謚難不得謚辱也而奪謚
尤辱中之辱其法不得不主于恕今臺臣疏應議者七
十餘人科臣疏應補者十五人臣等恭詳各衙門之評
品而符以故老之傳聞謹以

累朝之實錄就不肖之中而汰其甚必大犯清議有罪可
指無功可贖而後議奪就賢者之中而拔其尤必卓有
完名其心表表其行錚錚而後議補凡應奪者四人為
許論黃光昇呂本范謙謚美應改者一人為陳瓚應補

實用編卷六

聖集

廿四

者未經題謚則五人為伍文定吳懷魯楊繼宗鄭紀
已題未給則二人為楊源陳有年此外若徐階媚事嚴
嵩人議其諛田連阡陌人議其富而乘時樹立能收鼎
革之人心胡宗憲結嚴世蕃而廣貨賄人議其私阿趙
文華而傾軔撫人議其險而計獲渠魁則除東南之禍
本張瀚倪仰時宰人議其庸而末路廢乎知止余有丁
純檢或踰人議其蕩而此中亦無他腸陸光祖機權時
出人議其奸而官蹟自多品藻以上諸臣列之當奪當
改之科似太苛刻臣等未敢輕議也若毛伯溫論服安
南兵不血刃而或謂其功非已出張元績潛心理學抗
疏經緯而或謂其早不見幾郭希顏懷背逆鱗構被大
戮而或謂其考察罷官建言可已劉臺抗節敢言殺身

退讓而或謂其違功被誅先登制人以土諸臣列之當
補當謚之科似少稍嚴臣等未敢輕許也又如孟秋之
孤介張元忬之恬退李遷陳恪之清修事蹟未能臚列
而眾議間有異同所當留之以俟異日論定者也至于

臺臣科臣二疏所未及本部原冊姓名所未載尚多偉
人應謚而未得亦有匪人不應謚而倖得者在原議之
外又當從容採擇公論上聞以補遺漏者也夫自刑
賞之窮而有謚故謚重自謚之窮而有奪謚補謚故今
日之議尤重臣等上失天下失方寸以看議之職掌
從類奏也公評期于奪者改者補者各無憾于九原之
下而已若夫予奪相形忤怨叢集業已甘心任之不數
避也謹開款列名據善惡實事直陳以請伏惟

實用編卷六

聖集

廿四

計開

應奪者四人

兵部尚書許論靈寶人原謚恭襄諭自負才畧頗有
時望然節制邇違三年一卒未練軍餉屢增至典本兵
委身嚴氏賄遺狼籍一聽世蕃指揮盡謀而已嘉靖三
十六年嚴嵩欲計殺原任錦衣衛經歷沈鍊授指宣大
總督楊順巡按路楷誣鍊勾虜謀逆具獄辭生時舉朝
知其誣枉無不駭歎論依附嵩竟悉如順楷議覆之鍊
即時斬決鍊子襄成極邊三十七年虜圍大同右衛急
上數問計于嵩嵩意欲棄之而難于發言則請降諭問
本兵許論論遂言右衛孤懸虜地今為永安必復該
衛軍馬原額計其糧餉非五十萬金不可果能嚴辦五

十萬金則此陣九一城猶可保也論蓋誤為難辭欲

上自棄之上聞顧益憂念汲汲為措餉發兵更易文武

大吏虜尋引去右衛以存如論之言寧獨右衛不守即

大同亦為虜巢矣父楊順在宣大往往殺惡幼小民以

報晉攻虜入應州邊人男婦死者三千悉誅其責于鎮

巡府道而以所殺邊民修為功論當同附和奏之順遂

溫叨世蔭後論復以尚書出刺薊遼獻家藏紫雲仙人

白玉塘真蹟遂迎取寵綬紳耻之已上詳載實錄及金

官書冊應奪諡

刑部尚書黃光昇晉江人原諡恭肅光昇每事阿從

巡撫四川時進差四十九本其在法司專用違迎主于

刻削戶部主事海瑞上書直諫上讀之為感動太息

留中數月論會上疾煩惡詔錦衣衛捕送該司

嚴刑逼究光昇遂擬大辟

上竟留中不下聖意淵矣後瑞以清望直節歷官都御

史諡忠介光昇欲殺直臣以自固尚有人心哉已上詳

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諡

大學士呂本即李本餘姚人原諡文安阿附權相搏

擊善類時李然以趙文華排死本遂以大學士掌吏部

事嘉靖三十五年三月本請考察兩京九卿長貳府寺

等衙門堂官及總督巡撫巡視九劾去大臣之賢者十

五人如萬守禮之類本考案使臣分為三等以美惡

等品用歸恩賜楊惟等為三等亦與又考察科道官罷

熱降調黃謙李幼孜等三十八人御史雷用者仍各執

四十是時嚴嵩子世蕃專恣貪婪政以朋成趙文華一

出江南之公私匿竭刑賞倒植由是士論惡此三人已

甚高慮有他故欲鉏排異已以攝衆志不毅然承其指

授亦借以行其私凡疎遠不附嚴氏及文章所不悅者

一切屏去無遺公論為之不平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

書冊應奪諡

禮部尚書范謙豐城人原諡文恪一生淪阿洪惡之

狀言之令人羞澀督學山東受賄開釋考殺縣官生員

王允成訂獄中取出與子伴讀晉享和禮苞苴公行脂

韋卑鄙累無大臣風致如陳災異而諉之天行救直臣

而獨及臺省勢家妾死匍匐往奠會殯柩已發遂拜而

回大宗伯體統掃地盡矣且招延方士日講房中之術

一夕暴卒為四方傳笑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奪諡

滋美應改者一人

左都御史陳瓚獻縣人原諡簡肅張居正奪情時瓚

方病委頓猶違同列細札保瓚相公疏幸勿漏我名且

云此係獻縣之陳切勿誤加常熟何部內部之批其札

云人之時死其言也善今不驗矣瓚歷官頗有清望賦

卽此一素人心已死何論其他已上詳載各官書冊簡

肅之諡滋美應改

應補者七人

兵部尚書伍文定松滋人崇尚節義善騎射知兵法

議論慷慨初仕以事忤劉瑾遠謫徽建殊克實其守吉

洵文定發卒迎王守仁至進曰此賊暴虐無道久失人心若贊名各部已義勇為進取圖賊不難破也日夜募畫器械糧草旬日間皆具諸路官兵響應濠既出文定遂將前鋒攻破南昌濠師還救迎戰于王家渡文定矢矢石中督戰砲火燦其旗不動濠為火攻具一夕皆備黎明衆風舉火煙滔天賊衆大潰遂擒濠他所堅建如橋永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賴有大過人者文定孤忠自信遇事敢為而不能與時為俯仰故功名甚著乃以齟齬終其身為志士所深惜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補編

南京刑部侍郎吳梯金谿人初令宣城門無私謁按河洛伊藩以道交相呼梯正色却之曰殿下

實用編卷六

忠集六

奉旨

冊之

天子貴戚非梯所敢交梯

伊藩知不可犯微散其機一日同諸御史見大學士夏言言服宮錦諸御史艷之梯默然言問吳子心何在梯曰侯公永事畢當以正務諸言與嚴嵩皆里人相繼秉政梯拂衣避矣二十餘年夏莫遠舉日與同志講象山主靜之學濠如也陰慶初起為太常三遷至少司寇所居僅蔽風雨居恆沈默坦夷至語忠孝大節則嚮不可奪論者稱為實踐之儒非溢美也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補編

僉都御史魯穆天台人穆自少攻苦淡雪大書座右交得朱根百事可做此入官請託不行問遺正絕為

監察御史刻上漢唐人不法狀僉事福建理冤盧應會墨推豪強直介孤立行一意不可干以私少誦楊崇在朝家人有犯者穆按治之如法榮特薦為僉都御史穆卒榮為志其墓人以為盛德之感穆外蒙內恕必疑應變才氣雄敏如發諸諫李其寬於十年之後復許妾子罪繼子皆一訊而服歷內外臺九三十餘年而執法不回稟如一日其強也至不能飲公卿贈賄僅足措食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補編

僉都御史楊繼宗陽城人

有大節持風裁知嘉興府携一蒼頭署中蕭然如旅舍與學勤士閭農賑災夙夜不瀟清軍孔御史杖殺入繼宗務通繼孔御史酷楚人至死者言府孔臨行欲奸繼

實用編卷六

孔集六

奉旨

冊之

宗直入其衙繼宗遂引入卧內几上推圖書數卷床頭惟一衣篋且不封識復啓視之孔愧服而去內臣往來直與妻孥居日內臣索金錢或好布錦繼宗出腰取庫金錢入饋曰布絹金錢在也幸與印券附乘他日磨勘內臣作古不敢受在嘉興廉聲正氣滿天下藩臬御史皆憚敬之比陞浙江按察使僉憲吏望風走避鎮守內臣橫日索僕萬餘一符下杭立革去後巡撫順天永平威宣在田占民者盡奪還民繼宗好善惡出于天性狀得改過即不深究居官三十餘年所至民懷父母吏畏神明忠孝諒直先明後信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補編

石城所吏目鄒智合州人

讀中秘星變應

石城吏目燁

上詳載五

五官監候楊源豐城人

卷之四

六十一

象緯異常則憂形於色必據實具

令母輒出入辟除內侍寵倖親元老大臣日佳

權爲下判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

思患預防瑾又大怒罵源爾何官亦爲

吏部尚書陳有年餘姚人

萬曆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具題

祠祭清吏司署郎中事員外郎臣吳默

原風俗

• 1992

四十

人教胎之法可復也昔者童子受書先入小學今不入

矣故才縱而無習志散而少稽耳目感於見聞性情慘
於培植及長而壯縱與性成不可扞格此不入小學之
過今宜入之首播老成端謹起居飲食動靜語默一出
於正者為師教以灑掃應對愛敬長隆師親友之道
授以曲禮孝經使知進退之節立身之本庶童子目見
而心習耳聽而氣格薰蒸陶鎔久成性方入大學是
小學實不可不由也往者惡習積弊非子見其文詞深
刻讀戰國策見其詞皆變詐乃掩書竊襲以為昔戰國
時人心破害世道流濁未必非申韓之罪戰國策其亦
漢世之罪書乎夫人心亦易蕩矣古先聖王慮之恐其
流於不善特用禮義以匡維之廉恥以警策之高惡蕩
而易潰流而莫返今韓非及戰國策乃反欲導人心於

聲名競藻闢奇修華棄質此孝弟力田科未復耳今若
盡復
祖宗舊制仍設此科則世道必有匡培人心必有激勸孰
不為孝孰不為弟又孰不為力田即孝弟力田之人且
曰吾但學於家其設施可移於國吾但修於身其忠可
移於君人皆務為孝弟力田矣孝弟力田科一復世道
豈有不上躋淳龐者乎鄉飲酒禮乃先王所以養老之
制今者禮文雖具意頗少衰節恭華門寵罕罕至鵠衣
不給安堂當筵故尊行少賓介之榮懋德有獨行之美
今欲禮合先王人惟簡德必不以貧富取擇第於評頌
名求飲一老使諸老孫行舉一鄉令四鄉咸發則執轡
割牲之遺意先王養老之隆恩當復見於今日矣鄉約

太祖高皇帝至意天下至今奉行惟謹門到戶諭朔望必
講具足稱盛德事但郡國地方遠又窮鄉下戶多恐不
能一一備聽今宜令所在社學小學諸師長每遇朔望
畢集童子堂上講說數過務使童子耳聽心悅膠固胸
中其於愛親敬長之理如灌如培則將來忠上死長其
機自生不假粉飾鄉約法之功也祠廟者先王為捍大
難禦大災有功於民者設也今天下多淫祠異教矣且
又往往被害民財鼓煽民志倡以冥報之說濟其惑世
之心賢智並愚前後奔溺今若按所在地方屬淫祠者
則不得祀異教者則不得祀但為民捍大難禦大災有
功於民者則祀之孝子忠臣貞女烈婦則祀之仍令有

司歲時必祭水旱必禱則入謁者有警心過門者有興起人皆慕效而不敢不為善豈非教俗之一端乎二十四孝者自天子達於庶人之孝也但其書未設於鄉約或求之熟讀耳今宜令天下鄉約必講小學社學朔望必講一家之長必講內自家庭外至道路務令人知臥米嘗羹雖扇枕必留其名理于乳姑即揀摘必傳其孝二十四孝者豈非教天下以孝者耶其他仍有所當禁者當焚者當焚者其新聲曲乎蓋新聲注而曲曲變淫棄之聲最移人志聽之則風靡見之則心佚今天下郡國間巷道路田野無不家詞曲曲人奏新聲所以風俗淫鄙所在醜惡實艷曲新聲致之宜盡揭其書焚之可矣所謂當禁者如優人如樂工方今宴會慶賞所

實用編卷六

乾集六

春官

四三

多有者也使其徽飾皆忠孝吹奏皆頌雅自可關世教和人心又何必禁禁之者以其粧淫習為難劇奏俚曲為艷聲祇流蕩人心破傷風俗耳禁巧匠者以其刻鏤雕摺屑臺壘尸土木病之錢玉鶴金圖花貌獸象貨病之傅絲緯絳輕線軟殼桑病之榻帖臨碑貨名富古圖書病之樣磁場竹葉缺薰銅器物病之是萬物之病係於一人乃異相傾起於一手巧匠不禁者將無所底止乎又有所謂園師者則墮壞地理鑄鑿水石盤峰砌栢手造林鬱染華耗草木之功纖檻損禽魚之性懸亭附壁寄館臨淵攬星雲於竹與蘭汀踏烟雨於松房桂棧簾行水至飲散花留使遊者忘歸覽者忘倦竭神情於雅興荒歲月於流連傷俗破財無益為最園師不禁

盡將其奈何乎至如婦人女子則令其請內則與之講列女傳使知前代婦容女德識所嚮往不然既無父兄解說又無保姆儀刑必致淫佚敗度習性粗惡失內教矣以上所謂風俗之原者也上古之人行之故其風俗麗厚今之人不行所以風俗漓薄今之人即古之人古之時即今之時雖歷年有今古之殊世道有淳漓之運亦人心不古氣化應之使霸者之殺不整何有乎戰國春秋使功利之說不開何有乎權謀併數乃自作之自犯之自合之自離之總之人心厭古而自欲立奇已不欲同人而喜於立異且去古愈遠而於古道愈離古道愈離人心愈變誠欲法古之人反古之道舍是恐他無歸矣

六卷終

乾集六

春官

四四

肝昭臣馬應京篆韓

休率臣戴任校正

肝昭臣姚允恭編次

夏官

兵部掌天下武選職事甲伏之政舊職掌陞調隸選司今自都司及五府官外悉隸職方矣我

太祖詔御若畝曰兵始黃帝列聖繼之君軍六諸侯軍三軍大將軍之左右副將副之裨偏一將參贊之其諸戰將則為隊長之於是乎張九伐之威天下定民樂康然將之職有警則命行者也其軍之資給功過之等第必有屬焉故立兵曹以總繁務所以務者甲仗精旗幟明

實用編卷七

乾集七

夏官

刃必利兵行糧草為之先橋梁舟車為之堅前期使道清暢無蕪人則軍士神清氣爽勇倍且雄非忠良之士奚稱此曹之任若忠良之士必以軍為國之大事凡皆有備而無用然略無因公託私肥己害民之偽如它非忠良者必假軍務為重事假公營私一日千犯憲章伏罪而睨目身家及為致於軍國之事非失機則誤矣故於兵曹之任人不可不重擇也若得其人兵備修明使天子威加海內莫安黔黎必得人而後已朕今法古以預其為兵部某官於戲識山川之險易辨地里之遐邇嚴烽燧之分明豈不慮危於居安之道哉爾精勿怠夫慮危於安正守成事而曰必得人後已

天語一何嚴哉卿若畝不能獨任亦必將郎署其理事

主此者也觀政亦觀此者也平居操鉛筆未親軍旅一入司馬署可無事處此乎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言備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但北則薊遼宣大等處南則閩廣等處風土既殊事體亦異宜於數處之人各擇有才力知兵事者多則二人少則一人使為本兵司屬彼生於其地身家之慮既無所不周至於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士馬強弱與夫奏報虛實功罪真偽可一問而得詔如議行著為令自是多方之士有聞望者得入夏官而東征西討亦藉以分猷念然名主實未嘗主名觀實未嘗觀者往往有之是以天官論邊才每稱乏人要在本兵督責主事觀政者日講習彼我情形及將士才品特名問觀其忠良與否又為射圖于署中使司屬以時肄

實用編卷七

乾集七

夏官

射而郎中亦開誠布公與新進者共鈐未然之慮如曰機不可洩權不可分惟當機之斷慎密不出可矣平日有備無用之事可置之獨是而莫曉我意新道也六職皆宜何獨兵部第諸曹循雍容治教文士或習之此曹兵多虛冒將善將迎而欲以決勝負于疆場辨功過于帷幄又安可不亟講也

京營

先王觀象于天法騎官之積卒疊壁之羽林樞重以壯國威其來尚矣故克詰戎兵張皇六師所稱安不忘危保治之長策也今京營之兵何如哉士狃宴安政事廢惰將領乏死綬之志簡閱祇循習之文識者竊有憂焉

粵稽

莊皇帝三年特命大閱勅諭總協京營戎政大臣曰國家設立京營以養戰士平時則講軍實遇警則壯國威蓋以居重馭輕安內攘外為萬計也邇來法令廢弛盡弊叢生士馬消耗器甲凋敝將多怯敵兵無選鋒朕甚慮之夫列屯坐食之兵非益寡而春秋操練之期非甚疏也則何以廢壞如是無乃任事之臣不能明宣朕意

實用編卷七

京營七

京營

三

而以空文鑒責歟書不云乎有備無患故治兵講武蒐卒簡乘帝王之所重也該朕以今年季秋親行大閱將領以下薄加賞罰以示勸懲爾等其仰體朕心益修戎備無玩愒以廢事無姑息以長奸無營私以撓公無苛刻以擾衆務使部伍充實士馬精強訓練不為空文征調皆有實用如替朕命責有所歸夫以戎政之廢壞而歸咎於任事者空文塞責大哉王言可謂洞晰弊源矣嗟乎北軍袒而漢重府兵壞而唐棄所關安危良匪細故兵志曰卒不服習以將與敵又曰無困在於豫備是何可一日置不講與考之

國初

高皇帝以神武定四方特設翼元帥府統諸軍已析翼府中軍及左右哨左右披為五軍曰五軍營永樂初既增

七十二衛之制而以龍旗下三千騎司寶壽令旗立

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今演習立神機營曰三大營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官曰坐營曰坐司俱兵部奏請於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內推選後兼用內臣神機火器特令監之曰監鎗又有掌號把總把司把牌等官俱於都指揮指揮內推選置教場於京師時操練而調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操於京師景泰初選大營精銳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名曰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其提督坐營等官倣大營制而更命本兵尚書或都御史一員提督

英宗復位罷團營復三大營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三年復置分為十二團營其老弱不堪戰陣者曰老家住營

實用編卷七

京營七

京營

四

備作正德六年更為東西兩官廳嘉靖二十九年罷團營兩官廳復

祖制三營更三千營曰神樞其三營司哨校等名及諸內臣俱裁革而統以大將一員曰總督佐以文臣一員曰協理其下設副泰等官二十六員凡團營兩官廳之兵悉歸五軍營而寶壽令旗等項則仍隸神樞營已又命以新募兵四萬人分隸神樞神機營其副將各止一員而增能戰之將六員分領操練至於今不變此營政沿革之大略也

列廟以來卽不廢簡閱之舉顧未嘗以大閱著為令獨莊皇帝銳意飭武准自隆慶三年為始於季冬農隙之候聖駕親臨閱視甄別將官以為黜陟賞罰誠為曠典今

字之九年亦曾踴躍一舉行乃今則巡視非不有
科道三年又非不特命內外臣代一閱視也然而法今
空懸地猶昨失

莊皇帝遺意矣爰稽舊章博採羣議竊以爲有嚴訓練
選請信法令清班軍肅體統新陳法集名將之七者
講求焉試詳論之今之營規每年以二八月十五日上
操五十一月十五日止操每月以初一初八十五二十
三日總協大臣入營閱視謂之合操其餘二十六日各
營將官分日輪操謂之分操先是科臣張國凱論教演
虛飾議准三大營內弓箭鎗刀火器等藝各擇精熟者
立爲教師加月糧以示優厚諸凡金鼓之節進退之度
射打之法悉與分管軍兵一一講練仍以教練分數定

實用編卷七

乾集七

文卷

五

賞罰格總協大臣凡遇合操之時各入一營面加操演
操畢仍擊雷一二枝在營射打馬步兼試務盡一日之
長其分操聽各將自擊本營數隊一體竟日校閱令非
不嚴也乃今上恬下熙玩日愒月卽所演諸藝多習花
套以娛目前其間號爲選鋒數千人雖亦諸曉騎射半
係貴幸僕役子弟將領僅示羈縻莫敢督責訓練每見
歲時殿最何常以軍士能否第敘師之功又何常以教
練多寡第將官之績如原議所云全無教練者並教師
名糧降將領級祇託空文未親實行以故獲悍之輩
既習于賄貪懦之儔復安於惰慢廢下營惟是搖旗吶
喊鳴鑼舉炮槍放套演飾不事日而倚戈踞卽良將猛
士且末由自表見矧復什九碌碌者乎則訓練不可不

實用編卷二

乾集七

六

加嚴也竊查七十八衛實在之軍當二十五年一十九
萬一千二百一十五名至二十八年遞增至一十九萬
九千七百九十七名矣以此簡入三營謂宜戎備益振
而議者反厭其多何也蓋目今計在營見操諸軍僅僅
十萬耳顧軍不必皆土著而類多江浙遊民名不必載
尺籍而半屬坐頂濫餼將官或利收月錢明知市棍包
當任脫伍而不問又或虛增軍伴浮開月支糧數違津
要以市情是以食糧則有名在營則無軍營衛之冊兩
不相對卽如頃者驗軍主事朱化孚清查募處永清
右衛對指糧所檢舉業有浮糧一百五十九名乃編冊
既已無名而營官輒自收補倘非一役二頂必係坐李
爲張一衛如是各衛之未檢可知見查如是先時之濫
冒又可知則安望士無虛伍戎無廢政哉清查之法
如春秋聽棟補于戎府丁壯卽與替役仍責管官以稽
查而冒頂有罰又一面開會驗軍應有名卽與收補不
則行衛勘報而稽勒有罰在兵曹舊冊不載者點名在
下糧廳軍冊不對者扣糧條治必嚴同冊共濟庶可汰
積蠹而實戎伍於萬一也則選補不可不加嚴也兵以
制勝以威克故賞罰不明不足以厲士氣號令不肅不
足以一士心先是大司馬霍冀等議曰司將令者必使
三軍畏我甚於畏敵然後役之所向無不如意國家制
軍令輕則細打重則穿耳割耳號令甚則斬首以殉何
承平日久各該將領務爲姑息之政以邀寬厚之名謂
宜申嚴軍令各官軍入營之時初砲方響營壘已定但

有隊伍錯亂止參差喧嘩無忌者依法責治若操未
畢而閑然四散者許本營將官將爲首軍人網打號令
以導其餘顧今異懷成習無敢有責營軍至二十棍者
若細打費耳等令則自來京營所未聞且例稱較藝營
陣既設方許各號頭令抱牌員役赴大將臺處具稟放
砲散操不然者巡視重加參治而今率弁髦之愛克厭
威胡能有濟則法令不可不加倍也 國初徵取四郡
司官軍一十六萬輸攻京師蓋以強幹弱枝習士卒於
勤勞備援兵於緩急意至遠也倘令一盡裁辦之選
若古更卒番休迭上豈不益壯干城哉即不然而如大
寧之權守剿鎮亦實擺堡之用又不然而或番堡荒或
番濬河亦可資實用而省行糧乃今以節年近故原額

實用編卷一

乾集七

京營

七

已耗十五矣且又軍樂買閑而官利津貼來者不堪裹
甲至則逃於工作焉夫所稱做工云者非果承乏赴必
不可已之役不過中貴人所督一切管繕耳此即工部
自有人匠班價之正供在獨奈何減衛士以代管作而
徇爲奸貪藉平聞之領班官之虛額冒糧也預住積猾
於京師密收無賴備點開軍當上班俱有頂替鑽撥工
役旋用賄免而所領月糧鹽糧且半潤私案矣此其在
營管額虛在工工額亦虛獨以與中貴人相比周弊且
牢不可破非法也先是臺臣劉思問欲申部議每班將
各精壯軍士挑選三枝每枝務足三千員名各照原分
管分令各都司督同割付官統領專一在營操練聽候
調遣仍移咨工部科內官監今後遇有重大工程必須

會同兵部科戎政衙門議請酌量撥給不得徑議撥用
顧今查驗不精差撥任意而班軍之在伍僅猶餽辛耳
欲求如

孝宗朝力爭占役軍冒不恤大工之請若劉忠宣其人者
胡可得也則班軍不可不加清也尉繚子曰什長得誅
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十人之將得誅百人之長萬人之
將得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無不
得誅夫自什伍而上第加鈐制以總率約束於元戎此
陣法也亦政體也以今三大營六副將而統各分屬似
有上下之分矣顧無論參遊佐繫號頭所轄軍數相等
也自議寬文綱各率所部教演遂致人自爲政漫無綱
紀且如號頭以上稱副將曰兵主而副將稱號頭以上

實用編卷一

乾集七

京營

八

皆曰老先生相見長揖不引避則儼然班儕矣至於株
訪賢否不獨參遊佐號得開離黃之口卽下而中軍
而兵馬皆竊操之以故將官率尚寬大競避風威巧者
務鑽刺拙者安閑葺未聞一吐曾中之奇正名辨分以
相彈壓者如此則大將之令或不行于偏裨偏裨之令
或不行於裨校動遭掣肘莫克同心古所稱節制之兵
殊不其然宜飭戎規別以部法名稱必嚴接見以禮一
切考覈各率所統通上功罪則庶乎平居毋小加大偏
陣若臂使指三軍之士可共死而不可亂矣則體統不
可不加肅也今之營陣名曰四方平定陣大都以車外
環遇賊衝突開隊出矢砲自車隙中射打賊退出馬兵
追殺復來仍收入車陣中三衝三敵卽此完局聞之副

將王鳴鶴曰此卽宋之平戎萬全陣之遺矩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由制陣之無法倭敵來攻僅爲應兵絕無先發制人及設伏出奇之策自武備一出專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故能橫行匈奴中本朝惟宋制之仍而京師又四方觀望故天下陣法大致都相彷彿每當大敵多怯弱而不前無乃溺於風習之故歟竊考孔明八陣之變歷代之說雖不同然其要機全在二十四隊遊兵如巖時之閭補偏救弊皆賴於此故變化不可窮蓋假令止於八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議者又曰孔明惟與中原旗鼓相當故八陣可用脫與虜邊如飄風迅雷亦必不執八陣以應敵也矧今倭虜並備於一時戰守機神千萬變所習陣法安可拘方曷不特簡知兵

從駕馭之以盡其才乎王副將有言計今營中副各遊佐號頭共三十有六而合巡捕營總參近四十人則局不收羅海內豪傑之士做吏兵二曹補缺例十三省各選知兵良將二人共二十六員兩直隸合用十人街邊大省量增一二人俾四方聞見湊集一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一遇邊警或盜賊竊發俾各陳其地之險夷敵之情形卽自營中授以閫外兵機不難坐籌倉卒亦無煩徵調王識將將知兵機機之地得算常多不惟兵部永杜是非之嫌亦可實收用人之效矣則名將不可不加集也今天下蓋不無事矣強兵悉擁於諸邊餉金告竭於公帑內窺者輒垂涎於大盈外託者或生心於扼吭乃聲容盛而根本虛浮議煩而軍實匱諸有之京軍謂之肩毛軍去不好者皆不堪用嗟嗟是何可關於鄰國哉及今不圖愈難故樂而圖之抑又有本則惟繫我

皇上之一心耳替輔臣張居正請飭武備疏云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於邊防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

撫養戰鬪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

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

患獨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

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為耳故臣願

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爲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

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

矣

莊皇帝允其請大閱之舉於今爲烈我

皇上英資雄舉超軼千古邇來平夏誅苗蕩倭誠庸其加

意武功又甚摯獨閱視僅一躬舉而後乃委中璫監外

臣代行之卽無論朝恩典旅士氣不揚亦非所以習武

事而明綜覈也何也六飛親馭則將吏靡不兢心九伐

實用編卷七

既申卽旗幟且爲變色若公侯伯都督軍至貴倨亦各

據臂邀賞歛衽避罰而預習騎射者且踰年況其下者

敢不夙戒以故賞加則知榮罰行則知威紀律更新聲

實並暢此豈一吏之能亦惟是

皇衷無逸有以神激勵而大明作故耳不然而他所委

祇名故事人各有心誰任怨勞卽日從事於袍鼓無益

於勝負之算也故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

也陣而勝者將勝也夫惟

明主振精神破拘攣修廢儀恢總攬毋忘躬親奮國威

於以法神武于

馬政

夫環堅接銳騎不如步速利追鋒步不如騎山林積石
經川丘阜車騎二不當一平原廣野曼衍相屬步兵十
不當一古人有是較矣則馬非兵制所重哉其在平時
猶當廣宇素畜以臻富強簡馳驅矧今倭奴揚言海上
而求和啓衅虜王播怨塞垣而借兵示隙馬政修後尤
宜亟議謹按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建太僕寺於滁州設卿少卿寺丞
等官所屬監十四群九十八職惟馬政是司牧養羣生
馬匹其養戶俱係近京民人或五戶十戶共養一匹是
謂民牧飛熊廣武英武等衛每五戶養一匹是謂衛牧
皆名曰戶馬戶馬者編戶養馬牧以公廩放以牧地居

實用編卷七

則駉駒征伐則師行馬從諸司職掌所稱廩牧者也有
虧欠倒伏者令買補年終寺卿比較官員怠惰人戶奸
頑後又以牧監群馬歸有司專令民間率牧太僕寺督
理焉又建行太僕寺於北平及遼東山西甘肅各有卿
貳丞簿有監苑以牧邊馬

文皇帝遷都於北設太僕於京師

勅建北平苑馬寺又設遼東甘肅陝西三苑馬寺做戶馬
初制而更其名曰種馬視母駉駒選駒搭配壯十二北
十八會典所稱羣牧者也定南北及邊衛養馬例北方
每五丁養馬一匹十四匹立群頭一人五十匹立群長一
人管領牧養南方江北每五丁養一匹江南每十丁養
一匹各免其糧草之半又令薊州以東至山海等衛也

軍各陳與種馬一匹餵養免幼子粒有倒或草生不
款者償如例但遇災荒每群聽以三之一納鈔尋又
二歲納駒一匹自是馬漸蕃息宣德中視國初加倍益
蓋常合

一祖制度觀之總之牧於內地者以給京師之用牧於外
地者以給邊方之用寺臣受其藉帳而時程督其登耗
關連之數慮其不足則又易之夷皆以充軍實京營邊
鎮無乏馬一代理模宏遠矣

列聖相承時因時章議買休議折色蓋不一焉至極言北
方養馬之害則有先臣丘濬者備陳南方種馬之否則
有先臣翁大立者其說不啻詳已夫種馬之設百餘年
間行無異議証德二年忽議買休不問徵駒隆慶二年

實用編卷七

乾象七

馬政

十三

寺臣武金始議賣種而賣者強半萬曆九年寺臣裴應
章主議驟駒率輔張居正力主隆慶二年盡賣之說而
章者殆盡嗟嗟種馬既賣馬政亦廢蓋其以章為可而
是之者則御史余有年與張徐二宰執王梁兩司馬也
其以章為不可而力排之者則寺臣顧存仁御史馬朝
陽曹譚兩司馬也彼其議主於章不過以法久弊生民
困已甚殊不知種馬之禁非馬累之也官累之也民自
累也不於法之所以累者而釐之以復無弊徒區區於
輕議革猶人因室廢食雖免一時之噎而受傷多矣考
之嘉靖中酒通二州興化鳳陽臨淮肝胎四縣曾經
題章然猶曰

祖陵重地燕之地方旱濕水災頻仍不宜馬故也而可樂

之諸郡邑乎

祖宗初制馬之途非一日廢牧羣牧外又嚴開換以恤
出折獲違賈收買以廣其入永樂初開市遼東正統間
中鹽靈州而納馬入監納馬贖罪時一舉行今折糧已
不復矣其餘或存或滅即存者亦僅寄空名深計之士
方隱之是虞適併種馬而廢之是徒救急於燃眉不顧
長慮於曲突外也甚矣阿臣楊時喬馬政一書反覆差
悖誠有見哉故愚以為復之便但馬種既已星散召聚
又難卒辦茲欲於買休免養之開求所為補編揀整者
則有十七議馬一操輪選以重委任周官趣巫牧圉之
職皆以德行道藝之士為之即下而藏僕駟夫咸加簡
練況同鄉至尊撫也昔唐有張萬歲王毛仲而馬一盛
於貞觀麟德再盛於開元故唐號飛龍禁中皆天閑之
選群成雲錦東封增王輩之光及二子廢而馬遂衰至
括馬城中以禦虜帝馬河曲以伐蔡人之所係固如此
矣哉

實用編卷七

乾象七

馬政

十四

太祖初設御武親為勅誥以諭之蓋其重也今宜遵舊制
簡譽髦至於行太僕苑馬衙門尤關邊馬重務不可充
以匪人視為散地當比太少以京寺之重處正長以科
日之途委任責成首楊一清深思馬政大壞舊舊與興
復之奏熟寺臣之不職者而簡布按二司參政副使薦
補亦少弦轍大吏倘還何可不慎也一復草場以給邊
牧我

國初草場牧地在京營則江北湯泉燕山虎陵等衛各

真草場於京府州縣各有椿棚鍋竈槽鋪在邊牧則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至大寧鴨綠紫荊等關封圻原野山場腹裏皆軍民牧地

祖制昭然即所封之王不得占為己場內外官豪不得妄指奏討緣傳世既遠紀法漸弛或侵占於權要或乾沒於泥沙正統間雖嘗清查卒因循不可復夫今天下全盛也所渭之區自若也冀北古稱馬鄉肯人謂王不得

不王霸不得不霸今業為

帝畿中原平曠一望崔嵬犬狹不宜草牧也者誠委靡能官吏勾查勘實還其舊額受其無穢並置苑而廣牧之唐馬之盛日可冀已草場何可不復也一韋包倭以楚

實用編卷七

範集七 馬政

十五

民困倭馬者以種馬驛駒倭其良者起解以備用也永樂中俱搭配補種餘即變價入官以俟養補給賞實廐之需未有解倭者解倭自正統始蓋以虜變取馬一時不至難以應梓始於草牧內歲取待用寄養畿輔以餉不時調兌正德中遂專於買倭然猶係種馬額數出銀自全賣後則一槩將丁糧均派正銀給馬戶買倭矣迨其獎滋多益州縣倭馬一匹價二十四兩盤費六兩春秋二季解京凡出示驗馬之日馬販爭獻其馬正官擇大青大白及赤馬三尺九寸五分以上至四尺者印之印格之後坐索馬頭高價有至七八十兩者少不下四五兩至僅馬之公差馬料之胥吏看馬之獸醫索賄種種猶其小者惟積年衙棍代買包倭百計撈勒巧取

至京衙門打點歇家驛騙或驗不中揭銀買價車駕揭馬頭至一馬費百金有餘矣清平令杜承芳議每年正官預選馬頭預給三十金彼用十五金以上買合式馬多不過二十金餘備草料路費先費以草及香料俟腹大加以大料發騰臨期自解則上不病官下不病民矣包倭何可不革也一防胥役以釐宿獎謹查成化弘治間開刑餘例一款司府州縣起解馬匹若有馬販交通官吏醫獸人等兜攬作弊俱問罪遠戍嘉靖間申飭前御史周鶴奏該寺醫獸人等多係積慣百計瞞官作弊本一馬也今日關節未通則稱老病不堪以致退出明日關節已通則稱齒少無病以至驗中狡僧莫可窮詰以省直百千馬匹寄之宵人呵報呵病即病呵老即老

實用編卷七

範集七 馬政

十六

呵中用即中用

朝廷徵解倭馬原以侍用豈為此輩開騙局乎宜設法嚴禁馬到日將本寺醫獸預鎖關防欲察其齒歲難抽各處解來醫猶點用至於請託一切嚴杜衙役盡行遠屏使他無所費民力全輸之馬價馬有餘良矣胥役何可不防也一公驗烙以便比查洪武初募生備用騎探折易并進納馬匹俱印烙以防奸弊舊例兵部請旨差公侯伯或附馬一員兵部委官一員印烙景泰間革去侯伯等官差御史二員同太僕寺分管寺丞印倭近來徵銀買倭各州縣自印起解即封原印隨馬送寺轉分官少卿查驗如式照收已乃印烙發寄奏地方如不合式或道遠跋涉餽養不及仍限日再驗果不合式即

以回另行買解以此定各官賢否舉劾差來官吏即行賞罰務求合式庶免遺累寄養人戶特患在寺臣與同或以牽制滋弊耳宜令少丞同處查驗嚴加防閑則妄報者既不能逃其鑒而請託者亦無所容其私弊益消矣驗給何可不公也一善寄養以孽繁息寄養馬者以解俵發之民間收養以備用者也會典載京府舊有種馬而無寄養正統中既以徵俵者發寄正德以後遂以買俵者發寄種馬存時民之所苦在解俵種馬輩後民之所苦又在發寄於是日望調兌去豈不發耳顧防守須馬旬俵民稱寧息而官時空虛守禦何備獨有寄養者在奈之何其盡去也惟在有司矜念民瘼曲加體恤俾民寧而馬亦息

實用編卷七

乾集七 馬政 十七

祖制既免糧草又免牧官羊近例五年一編地多殷實者為馬頭領養次者為貼戶地少戶貧者津貼草料各州縣雖派謂之月糧但有司能繁已者少或至需索供應吏役驅勒種種民安得不愁苦咨嗟馬孰從而騰息也謂室在民則彼此相貼無累戶頭在官則如數早給無累編氓在責成數豪則均令津貼無交累官民寄養何可不善也一禁借討以蓄咸重

祖制太僕寺俵寄馬匹給充團營騎操防守 郅城拱護陵寢有事征討入衛應援勤王之用不為各邊設以各邊自有太僕苑馬寺都司衛所種馬及市易夷馬在例無奉討嘉靖二十九年答虜犯順擁入都城而昌平鎮以宇陵薊鎮以入衛皆暫支給後遂以為例萬曆二十二

年遼東以征倭馬數損多亦籌補給後又以為例夫件計者既以馬非已物恣意作踐甚至通同軍兵侵剋草料何所不至非善計也今種馬已廢馬之所存幾何又安能剝腹心之肉以支兩腋乎謂空體 國鈔舊制悉為禁絕則庶乎居重之道得而國威以奮借討何可不禁也一議召買以補周耗查宣德元年以前太僕寺孳生馬駒一十九萬七千四百八十四匹自種馬輩後通來東西兩路寄養州縣馬僅僅二千有奇猝然有警縱萬軍雲屯星馳電掣能以徒步逞乎且貯銀以為馬用也各省五折解馬價折色子粒橋欄草料銀貯在常盈庫者叢不下六百萬今不滿二百萬矣日惜支日糜費內耗而外廩復空焉稱太僕哉謂空盡塞旁實取完

實用編卷七

乾集七 馬政 十八

道員僅成周馬質之制平其價而召買之庶可挽凋耗而豐盈近有議多徵本色者與其多徵之而儲于府孰若均買之而儲于馬蓋解自民其費倍從買自官其價猶平召買何可不議也一務查覈以防耗失凡發俵領養家戶不肯養下戶不敢養非市井無賴者不養養而不與產貨即有月糧轉手以空馬不飽極至於輪養則今日甲明日乙又明日丙狡無恒主奸弊朋生馬死甲曰乙曰丙率謬巧以避追賠若夫京營領養者官借人以市情軍雇人以市利終日不見芻豆而夜喚以槽至關撥征進之馬從戰六七歲失者不深罪即三四歲或一二歲失者又不深罪奸人戕馬以避戰有孺半道而馬斃者矣懦將棄馬以卸敵有孺歸低以全

身者矣。宣明例嚴保結。先費進補。於後歷年。無所以藉吾馬者。而羣有良駒。查覈何可不務也。一平兌法。以便軍民。凡俵馬寄養於民。而免於軍兌者。以發之。先後為次第。而要請肥瘠。不早兌。則有守候不支。芻豆不給之苦。而民病不勝。壯則有騎操不前。倒失追捕之患。而軍病等耳。而民尤甚。蓋當兌時。馬戶利於速收。軍士利於得賄。賄則私迫。至於預行揀選。坐名以請。不則抑勒。以至臨時揀擇紛紛不定。今宜於調兌日。查照發養年月。挨次酌行上廳。先兌次廳。令餘養以俟。下次如果疲癯。病不堪引。重戰陣不得。徇情而強之。軍果壯。馴可用。軍士故意留難刁登。亦不得任意而難為。民近聞南方有棄發廳。可經二三月者。逆此瘦損。倒死亦云。

三分派淮揚二郡。以一分派此。又因南北地利所宜。而權其多寡也。嗟夫。昔晉文以七百乘戰城濮。吳起以高卒騎千魏。文灌嬰用驍卒。威項羽於東城。謝玄用騎兵。敗苻堅於淝水。不然。鹿無良駿。即傾莊歷之金寶。內府緩急。未裨哉。本折何可不均也。一發衛馬以驗耗。冒太僕。因政攸關。職當問馬。錦衣旗手等衛係。朝廷親軍。其所免養寺馬。年終必赴寺印烙。驗肥瘠。近來目為故事。其登耗之故。寺臣不得報聞。即有倒損。不知其因。但據該衛經歷造冊。盡係各官校買補而已。印烙之日。譁然求免。夫馬之登耗。草料隨之。既有馬而掉於印烙。則恐以虛名而冒草料。今宜照近年題准事例。俱令寺臣稽考。倒斃者必呈報驗皮。買補者必呈報驗印。仍將馬數送戶部。以憑關支料銀。至於四衛勇士營馬。周馳日甚。清楚更難。請補之日。酌量免給。庶錢糧不至冒支。馬匹俱有實用。衛馬何可不覈也。一舉職掌。以明分守。太僕志曰。此馬之政。不舉則邊馬不足。太僕不領。內廐則內馬無節。會典。齊乳馬以供。內府膳羞御馬者。以供。御案上。陵者。以駕。謁。陵。此三者。祖制皆出御馬監二十四廐。後或取諸太僕寺。而內廐為徒設。又歷支草糧無所節。舊章謂何。可謂冒濫極矣。萬曆十四年。御馬監太監高相題討馬匹。共料王三餘力。陳其不可。故惟遵成憲。以停溫討。則太僕之難有事。而樽節愛養之道行矣。至出府者。以持頒給驛者。以邊報常規。俱在職掌。何可不專也。一寬賠償。以廣德惠。觀

大明律有馬政不唯除之例誠嚴矣至凡和合有恩賜及災蠲馬金有災蠲無恩賜即蠲必轉移相抵所以重軍賦也然立法雖嚴而忠厚之意亦未嘗不寓者若太祖軫念江北馬戶給鈔優恤又命官覈貧丁歸屯選軍士有丁產者充馬役

仁宗時六師歲出擊胡貢納納急軍士至需妻子莫能存乃大痛之命官為贖還且覈貢駒之令宣德中太僕寺請遣官覈馬

上召諭之曰馬當於民必寬與力而後可計之馬成化中詔諭兩直河南罕罕歲免比較幸生馬我皇上冊立草恩詔順天府錦衣衛京營巡捕各養馬處所汰其老弱免其比較傳其遺徵

實用編卷七

乾集七

馬政

廿一

德意洋洋

列聖重光所為恤民陽者至渥矣今互體至仁以行大法雖不敢悉行蠲罷然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賠償何可不寬也一重邊馬以謹斥堠

國家九邊東起遼東西至甘肅設有行太僕寺四處惟薊昌宣保不設行寺專以少卿領

勅提督倒換循環題奉欽依具有成案何乃視為故紙而依期登報者少近少卿陳子貞所議其贖年不報則器雲奇兵生營宜府撥兵等營也數年不報則真定營薊州守備等官也若不及

今中餉則此馬將來終歸烏有祖宗成法詎令其阻格至此夫點關久廢僅取辦於循環已非法制之初然護羊之意猶存若一舉而兩去之

此簡書何宜照會典所載各邊鎮騎操馬匹置立循環送寺倒換稽查宣府永平山海等處地方寬遠各兵備道就近點關有倒失數多者該將領聽其奏究贖年數年不報者寺臣徑自提問庶官軍不至玩法而馬政不至耗弊矣邊馬何可不重也一復金牌以易番馬

國初立茶馬司於川陝等處命曹國公李景隆行西番與結約定令制金牌信符以防詐偽三年一差聽各番合符以應發馬交納蓋廣人皆乳酪隔氣底滯茶性通利能湯滌弊所必資而邊境得馬團練為武衛所謂

以茶山之利而易克庭之良也戎得茶不足為中國客中國得馬深足為利計之得者也夷背中國則不得茶不得茶則病且以是羈縻之賢於數萬師遠矣矧於是時以

實用編卷七

乾集七

馬政

廿二

國重臣定茶法彼其納馬不曰易茶而曰差發如田有賦如身有庸示職貢無可逃

國酬以茶不曰市馬而曰勞賞謂因其供貢而養予之體統既尊威稜自振則又我

聖祖之英謨庶斷出於前代萬萬也後得金牌信符馬漸不至縱有所易商茶多偽鮮得霸踞其宣大延綏之互市我給彼以敝繒彼給我以玄黃何裨實用意唐玄宗

易馬於突厥馬雜胡種益壯今兵科現有金牌二面規制字樣與誌所載相同宜查照舊例邊發巡茶御史遵奉施行勿增數以貽累訖收勿惜茶而虧苦番人則奇駿畢至而為利薄矣金牌何可不復也一停權征以張

駝馬昔漢武帝數擊胡士馬以者十數萬馬大耗之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差次出馬天下有亭亭畜馬歲得息已又令民牧邊者得從官假馬毋而歸其息十一會匈奴渾邪王來降天子發車騎二萬乘迎之縣官從民費馬民或匿馬馬不具帝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黯曰令無罪獨新臣黯武乃肯出馬帝默然當斯時內郡馬不足籍氏馬以捕車騎邊郡馬不足發酒泉驛馳出王門關今天下馬乏矣所望者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猶可以佐縣官之急而中官爲梗倡言名馬之權至今閭閻不敢畜市廛不敢易則安在其得名馬也無漢武開邊而有其乏懷杞憂者不能不抱汾陽之悲矣權征何可不停也呼著論至此亦庶幾馬政之大凡矣若乃慎牧法則有欽定榜文在禮神祠則有春秋祀典在統駟攻持駢馳侯特房閑以辨其居丞醫以治其疾游北以別其群順駕說以節勞遠葉原蠶以一氣類皆所宜講至於種馬之議與復尤在當事者一究心焉雖然此其大畧也夫人主腹心也內外諸司百骸也紀綱廢理也主心一定則形骸振廢理無壅善乎史克之頌僖公也曰思無邪思馬斯但衛人之味文公也曰秉心塞淵騶牝三千得是說而存之則唐四十八監宋十四監皆可無論而馬保橋姚之富臻矣

祖宗比隆可也其所以壯神京莫遠防者寧不於斯有耳耶壬寅二月梁斗輝謹議

國家自

高皇帝混一區寓編員萬里而遠遐邇相聯臂指相使將命之臣奉公之廝趾日錯於道而不休自 宣師設會同館外年於邊腹郡邑村鎮要會處所設立水馬驛遞運所司遞送轉運之役所關軍國機務最急至於人夫馬驛舟車什物視地衝鋒置辦有差皆力悉取諸丁糧供億繁浩其下關民生之膏血抑又匪細考之職掌應合給驛有制應付脚力有制填給勒合有制自非特遣貴賀軍情重事例不得輕乘遞游投一郵之置必先踏勘工部營造吏部銓官一符之給必嚴銷繳內關內府兵曹外關撫按司道稽留許冒具有常刑法令之詳核又如沿父弊生投遞滋甚非不屢行申飭也鎮驛官界官也所水接非尊官大人則奉上命強有力也而所支給錢糧又體人競逐也勢不能抗上以伸法力不能底下以自全迨至礦權旁午驛驛無宰時所在蕭條而困蹙極矣夫公役既萬必不可已民困又日益苦不支憂國憂民兩無便計愚竊周子利弊請得條議其一二簡揀擇馬曰公銓法曰抵協濟曰慎關給曰清濫冒曰一法令曰禁需索曰章包攬曰嚴鋪遞曰寬銷算曰糾科派昌言乎公銓法蓋總計天下之爲水馬驛缺九百五十有九爲遞運所缺百四十有六選法所官俱吏員雖缺獨皇華使什九以待承差顧中間錢糧多寡不等水旱苦樂不均於是上有上缺中缺下缺之別且如北直

之金臺臺恒山伏城槐水臨鄆鄆城涇陽永定等驛皆梗缺也如固節添鹿和合河西楊村宣化等驛皆告疲也而固節尤甚山東大都為苦驛間有諱城宴城五宣稍可而安德良店界河諸驛皆下矣至如河南衛源隆陽鄆城至漢津門新中號驛最上山西諸驛率中華陝西如京兆多猶棍牌子夫馬難計渭水街甚獨岐陽一缺為上若乃馬道松林白水岔口疲甚而高平瓦亭河西三岔西驛永宣鈞鄆城乾漢賊橋三川政平沙井等驛皆遠方苦缺也四川山險難行且以皇木疲累在稱苦有如木馬護林焚路苦尤較甚湖廣裁撤過歲缺皆中下而調弦流店官僅養員最苦其容水船漢亭前多刁棍勒阻南直則首稱潞縣沁河固鎮等

扣剝不復有他費矣倘猶聽其擇善地自便則孤才官榜之輩益不無缺望不平之嘆且猶不止初選之不早已也亦有力者索得上缺矣又與部胥素相習熟歲時有賄以求免陞陞陞矣多美擬補若缺者仍從部中效勞出陞成勢風轉相視援惟是官下缺者多劣處則陞倉巡非淹冷局四五年不可得此無異故益推陞雖憑賢否而叙單必屬左右選部以其雖流宕不及親檢往往委之閒摩摩單之吏書此輩惟賄是求因緣作奸固其所耳夫一命亦關除吏何物敢收營私持廉秉公豈莫如丁銓而可漫不加察乎所謂銓法之空公者此也易言乎抵協濟查得萬曆三十年正月部覆保定巡撫汪應蛟議處驛遞一節云浙江蘇常協濟該屬北直工

平懷匪類凡勒令舊例公差往回填行會同歸此類
付在外者皆以符驗分關嘉靖三十七年改設內外勒
合部中給者為內號該應付者兵部填給編號南京
部各處撫按等衙門者為外號各照地方大小酌量多
寡編發收貯遇有公差員役及境內大小衙門差人例
該應付者許給一道填用將蓋先期開報差人姓名緣
由繳部酌量再給萬曆三年改用大小勒令公差官員
例該應付廉給夫馬車船者照舊填用大勒令仍給長
單此外如舊

勅反部差舍人各衙門奏帶書吏與監生當該齋奏舍人
吏承南京天文生各

陵墳等役遠方雜職等官俱另立一式以舊差小不開人

實用編卷七 軍集七 郭政 二十七

夫庫糧隨空給發俱付兵科及經由衙門掛號外號亦
如之其令甲亦甚重矣該科臣題准分發撫按等衙門
勒令不過二十五道總兵等官不過四五道然事屬駕
司必關書吏之手每當印發時輒于額外多印蓋費一
紙凡得數十金為害最大不可不嚴加防範又大牌之
制專為飛報聲息爪探賊情而設惟兵部與各邊總鎮
得而用之止許一人一馬給與飯食凡經由水路與不
保軍情不許擅用例甚嚴也今則部中先自輕給即
駕帖所差應給勒合者率皆且給與大牌多填夫馬庫糧
夫先自壞其例外將何以遵守乎是以山東驛傳道來
三聘議查衙門自制大牌不准應付大牌在水內亦不
准應付即兵部真大牌驗有公文開包與牌內所填字

件相合姑准加馬一匹如官與庫給一分承差與口糧
一分斷不許兩支惟是庫衛奉

旨帶書役往來不得不盡應付夫惟如例勒令火牌之濫給
以清其源則畫 易守而紛擾杜矣所謂關給之空領
者此也易言乎清濫冒該今驛遞事體繁奉題允在各
省則驛傳道在兩直隸則兵備道各于所屬界上衙門
處所委官掛號填給長單以便查核法非不善也然而
真贋易淆獎賞種種且如事關緊急方免掛號煩各衙
門往往輕給有免掛號之票徑執討馬討夫核之則全
非緊切者勒令不惟多措用抑且多改抹有實錄空頭
及回頭勒令磨澆月日頂名冒行者又有各督撫按鎮
巡等衙門差人赴 京齎奏等項事竣將原案勒令火

實用編卷七 軍集七 郭政 二十八

牌恐裁馬匹徑於別衙門掛號不由兵部換給例不應
應付者皆空清盡願任恣亦甚難矣覺察多達彼怒刻
嚴畏為覺端甚至有無牌票之員役陰有要挾而亦應
之者此而不加嚴禁非法也各處道府並有風力者
董掛號之事凡所稽查率皆母事堂嚴毋縱勿休勢要
勿輕假借而又搜明懸賞罰以揀若息則庶乎諸積弊
之可少剷削耳所謂濫冒之空清者此也易言乎一法
令查今兵部見行勒令事例授夫自二十名至二名撥
馬則雙馬單馬一馬一驢若庫糧口糧站船紅船車馬
等一視差小太秩崇卑有差顧勒令所開者一而外所
起派者不啻數倍先經題請夫馬口許濫五倍夫亦託
承差之重大者極言之耳乃今一集多索大半折耗非

法也至申令揭帶家眷者夫馬許滋五倍如不攜家只許二倍倘頂多箱重亦量加夫總不得過五倍外止於足用不許折乾凡執有勒令又有各牌護送者止准勸合應付不許照牌重算折乾又公差執有兩牌票止准應付一張如無背色文冊不准引馬又過客驛已辦飯不許將廢糧重折乾又庫糧飯食水路驛驛不許重支又水路討馬陸路討吹手並旗僕如例不許應給又水路船夫京堂翰林科道僕伯總兵上水四十名下下水三十名部屬方面詳博中行奉勅守衛上水三十名下水二十五名寺監府署京職府佐縣正上水二十名下水十五名俱止給正船一隻即有用船二隻者亦看船之大小隨水滿潤量增一二斷不聽與船頭吹手家人

實甫編卷七 乾元 卽世 廿九

折乾自非方酌京職官傳牌一舉照例不准應付又高皇帝定品官行李皆有勛數今承舍大包往往壓損馬匹而官亦有爪李之嫌合定包之勛兩過者不准應付又便客原給如便道經過每驛支行三宿三其本等公幹去處則行三宿五支口糧者每驛俱一升五合若過關米乃船頭水手所食非送過客者止至隨土所產不得勒要大米斗俟原有規則止給正船亦不得指別船橫索多斗一切故官例應應付其丁優官員扶親路者近亦題比故官例但俱不許折乾以上諸條至通記者業已通融至執持者斷然執持不則輪蹄皆來水信紛集日不暇給苟不準待三尺謀其後未有能支舒也所謂法令之空一者此也易言乎禁需當至今天下

之累苦有折大錢折馬錢又有趕像錢又有折吹手錢種種指索不一而足而大都皆由於前站前站者率指慣走差之人假名執受實營盤堅且如早驛一到便於額外索常例馬數匹折乾矣正數騎坐馬又每匹索借馬錢必飽所怒乃止矣不然者或將本馬打過前路貨當店索銀兩以去有司又不嚴算當官馬之禁致令恣為指索又不然者割馬耳截馬尾且立見瘦死矣若夫水驛官船一到則船頭有索行廚有索長行吹手有索家人有索或鑄驛官或鑄驛器既索趕驛馬又索趕夫錢多者以兩計若馬快進驛等船甚且以十數兩計皆登報之所不敢載也竊計早朝額設馬驛多百匹火集十匹止矣馬價多者如北直金臺河南衛源等驛名

實甫編卷七 乾元 卽世 三十

驛二八十兩半苦憐濟之拖欠乃湖廣如漢江鄖城等驛每足價僅二十四兩即議幫以里甲仍苦不足而短差長差無日無之若夫夫銀每名每日多不過三分而駟所中一切雜費皆以取給夫所實領十不六七計馬值有不足供易豆餉值費者計夫值有不免克克日餉口資者况又重之以箕歛益之以惡毒民安得不窮且死乎倘云河南南陽不可開則吾儕葉請聖賢書奈何不一察也所謂需索之宜禁者此也易言乎革包攬蓋

昔

高皇帝之食馬戶水夫必驗戶糧糧百石領馬糧五石以下當夫額皆殷實戶無妨誤公事者今則一舉徵銀募人承當而所稱馬頭扛頭往往市棍包充矣或一家而

攬馬數匹又或領價而全不買馬臨時雇借他馬擔
又或巧計掉臂去或一人而攬夫數十名至到旋為
人又或將夫銀隨領隨費急則倍息揭借而執蒙軍因
以漁利把持衙門之多掣肘使客之悞耗盡胡可得
此之不禁而欲驛遞之無遺候錢糧之無耗盡胡可得
也將欲矯前弊悉如制倉殷實戶應後手領郵務又
至俟僉勞弊匪澄賴市井之徒不能任其富而良者平
不勝踐踏疲苦即令領厥事仍必藉力市棍而市棍且
得陰從中為梗殊多未便為今之計莫若將夫馬一委
之驛所官在馬立權法每驛若干匹每匹價高者十
兩止矣銀一給必督令買現馬印烙官為置極慕僕夫
喂養之驛次撥差為馬頭者祇令司往來承應之役所

以法俾無越志諸風弊或亦可少清也所謂包攬之
革者此也曷言乎嚴鋪遞先該馬曆十七年題本
欽依云驛遞之虞有本管上司差違承差諸役費執牌票
橫索所屬各屬畏之莫敢誰何橫索者十登報者一此
冒濫之在本境者各撫按加意禁戢多方稽查夫上司
文移往來公務督責何能不加意禁戢多方稽查夫上司
堪虞則各下司之唯諾恐後者亦勢也今誠欲藉郵困
莫如省差役欲省差使莫如嚴鋪遞蓋急遞鋪之設載
在兵部職掌九十里設一鋪每鋪設鋪長一名鋪兵要
路十名僻路或五名或四名於附近有丁力田糧一石
五斗之上二石之下點充須要少壯正身每鋪設十二
時日晷一箇以驗時刻鋪門首置立牌門一座并牌額
全常明燈燭一副簿曆二本鋪兵每名置夾板一副鈴
鑰一副銀鎗一把棍一條回曆一本凡遞送公文照依
古法一晝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鋪晝夜須行三百
里但遇公文到鋪不問角數多少須要隨即遞送無分
晝夜鳴鈴走遞前鋪聞鈴鋪司預先出鋪交收隨即於
封皮格眼內填寫時刻該遞鋪兵姓名速令鋪兵用袱
包裹夾板拴繫帶小回曆一本急遞至前鋪交收於回
曆上附寫到鋪時刻以憑稽考毋致停滯差違如是公
文到來不即遞送停積等特因而失候事機者問罪又
本所縣於額設司吏內選充鋪長一名專一巡照所轄
不分督令各鋪司如法走遞親臨府州縣提調官當加
公獎鋪長失於整點隨即問罪每月置立文簿當該遞

調官者押附寫遞過公文時刻角數以憑稽考如無印信文字不許入遞其各衙門但有入遞公文須要堅厚好紙封裹轉遞各鋪明白附層於上開寫並無破損并不曾拆動原封但有磨擦破壞及拆動原封者乾將來又封皮上寫記原遞鋪兵姓名遞發及特遞來鋪兵拘捉解官有司卽爲追究又鋪倉損壞什物不完鋪兵數少及有老弱之人在鋪當役者有司提調官吏卽便修理僉點補替申之以憲綱著之爲律令法至備也顧今鋪遞非不設也而曩焉不精行焉不力舍字傾塌土墟者有之夫與什物缺少大半者有之時刻不填階階損壞不問于是一切緊要公文必煩特差而公役且日病重輒失愾令爲有司者一

皇帝要吏整頓鋪司督率鋪兵常川應役日無停晷每晝夜行三百里迷於導差多失牌票之轍援可不禁而自清顧在撫按監司官之綜覈謂何耳所謂鋪過之至嚴者此也曷言乎寬銷筭蓋秩莫卑于驛官事莫紛于郵務諸所侵削不獨一過客之多索擾已也在錢糧之關給也業苦不獲如斯丈領庫帑或將官鑑詒放驛債取厚息比領矣而諸役又有常例之刻有司不無押頭之除計實領者十曾不能七八也且也驛傳道既四季報循環簿倒換矣而本府有報撫按有報其他相關衙門亦復有報在在更書並得執筆議參罰高下其手又非可以空文求免也費且捷不訖况驛官祿入曾幾何又予所聞若此直係定屬驛歲俸二十二兩而河間則

十四兩八錢山東東昌屬驛則十兩河南彰德屬驛則

甚儉而侵削之出于他實者又甚奢則何可不畧加體恤乎竊查萬曆十一年題奉欽依一款撫按官將所屬站銀查照地方衝散及減派分數多寡稍爲裒益不必拘定舊額各驛遞每年以解到之銀儘其通融支銷如有積年棍徒用強包攬侵欺剝落查明治罪如係蒼應過客夫馬中火稍溢于勒合之外者覈實亦准開銷該管府州縣官及驛傳道不得再行剛削巡按查盤委官不必深求問罪追贖致官吏頭役計人攤賠如是則搜剝不刻左右亦不得因爲嚇索而郵困蘓矣所謂銷

日用編卷十 郵政 廿四
算之互寬者此也。烏言乎糾利派自條編之法既行民
以息肩其在通都大邑耳目叢集未必敢移行派擾顧
亦有不盡然者且如在外衙門差官運解各樣錢糧保
皇本等項原虞領有扛解者不許應付此明條也今或
不問腳價有無樂索應付矣以予所睹記四川解皇木
順江而下一睡千里何用多夫為而安官索夫動以千
計有司卒不能應或派里甲奸芥乘之有每夫一名索
幫貼二三兩者計木牌日經數縣折夫銀兩多至數百
金是何法紀乎卽雖借債一時居然陽革陰用若乃川
貴漳廣網濶目疎有司或將編銀自濶仍派里甲供應
排門夫習令輸差假是北毫無工食近該巡按賡東御
史李時華奏稱該屬有司不遵明禁擅用里甲至謂白

簡不勝彈治而欲申受勝三百達戍之例卽一廢東也
虞可類推也夫則閣業已盡錄矣 明旨得安得置
弁髦乎所謂科派之宜糾者此也嗟乎今之為驛傳亦
甚難為理夫一日不支給而命令墮病在咽嗟而不可
理竭微輸以供往來而財力匱又病在瘵瘵而不可理
法之弊也積漸致然當事者宜負

朝廷毋宜得罪于士夫寧航法以徇情毋宜任事而府憲
所從來久矣卽如前所稱諸風猷若部院若撫按若藩
臬有司以及一切縉紳果且誰執其咎也者夫治絲者
理其焚薪綱者振其紀閭臣張居正雅意清驛傳至今
賴之海瑞巡撫江南民困頓蘇都御史溫純之馳驛錄
粒不接范涿之為江西按察露章內臺御史趙文炳之

實用編卷七

乾集七

郵政

廿五

出行部糾彈黜貴其申法也所以庇民其庇民也所以
衛 國心苟不憚何恤乎人言令諸司百執事人舉若
職事釐其弊欽守明章涇清郵憲則豈惟人品事業自
為鄭重卽我

高皇帝靈爽降臨其亦永孚于休也哉

歲在壬寅立夏日景官華鈺謹識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之八

乾集八

夏官下

邊海

肝胎臣馮應京纂輯
休宰臣戴 任校正
黃梅臣瞿九思編次

實用編卷之八

乾集八

邊防

七

德乃賓大司馬佐王平邦國要在臂襄權德無待觀兵
而又必張皇六師事事有備其無患若夫恃不來之形
而疎有待之策是虞堂燕雀非御大夫所宜有也應京
舊司馬屬又職備兵常為目憂焉會理官華鈺考廉梁
斗輝相聚福堂分著海防邊防二議詳發其言之可藉
手為封疆指南矣

沃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入套河東三百里皆設關通年修治塼壘正德及嘉靖年間增築內外邊而清水興武花馬池各營尤稱要害固原在寧夏南前套虜未熾時靖遠一面備胡平固安會之區號為無事自大歸入寇後遂當虜衝始即州治為鎮城以固靖甘肅四衛隸之東顧榆林西顧甘肅與寧夏相為唇齒近又於本鎮迤西增築臨洮專制西陲半壁隸以蘭河洮岷階文而東東聲援不至長塞難及矣其自賀蘭山西至鎮番又西極甘肅省古朔方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置以斷匈奴右臂者也漢武五年下河西棄燉煌置嘉峪關為限由莊浪迤南三百餘里為湟中地今置西寧衛由涼州迤北二百餘里為姑藏地今置鎮番衛

甘肅八

邊防

四

又設甘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蘭州衛於金城全鎮之地幾二千里列鎮河外薄於砂磧而肅州西七十里為嘉峪關西連西域南蔽羌戎北捍胡虜尤稱孤懸此皆自京師右轉而循西以為徽者也九邊形勢大略可見於此矣每邊各緣以城堡限以垣牆足以兵食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縣以總督副鎮城堡二百八十五座空心敵臺一千二百四十座昌平城堡二十八座空心敵臺守邊墩臺約三百餘座萬曆初增築燕河以東居庸以西及松棚諸路臺二百座曹家寨將軍臺地跨山橫築內城守以七臺遠東城堡二百七十九座空心敵臺邊墩敵臺墩臺二千八百餘座慶慶關置造各城堡四面懸樓十數座萬曆初建

實用編卷八

甘肅八

邊防

五

空心敵臺兩臺之間碑與亂石為牆臺壙相連以便周守改建定邊右衛於鳳凰鎮移衛治倉學於寬奠堡保定邊城一百三十一座城堡十六座空心敵臺舊敵臺共一千餘座嘉靖間倒馬龍泉故關等處增置敵臺倭烽火相望萬曆初馬水口紫荊倒馬等關建空心敵臺三百五十六座宣府嘉靖中令自東路起四海冶鎮南墩西至永寧蓋界北路起滴水崖而北而東而南至龍門城蓋界為邊幾七百里創修石牆添設墩臺又自四海冶迤南渤海所迤北建墩防守隆慶間宣大挑修邊墩蓋造營房砌獨石馬營二城又北路龍門所自盤道墩起迤靖胡堡大磧口止建設外邊一道蓋以墩臺東北二路有運道互相應援且拓地百里以資屯牧見存城堡七十一座大同城堡六十四座敵臺墩臺共九百餘座嘉靖中於邊城衛口等處添設空心碑臺三百座山西三關惟偏老沿邊地方自慶業峁起至老牛灣止邊長一百一里有奇添設碑包空心樓實心樓各十五座敵臺二百一十六座見存城堡墩臺隘口空心敵臺三千七百一十處延綏邊城六百七十一里墩臺墩院塞城共九十座石砌土築大川河口水洞連臺石券關門溝口水洞水口水眼連絡布置又於延綏榆林神木定邊四道築空心敵臺見存城垣六十二座民寨堡城塞城共二百座寧夏城堡九十四座開城六座敵臺墩臺五百餘座關隘三十三處固原城堡八十五座戰敵等臺八百二十座護城堡墩敵角臺四千九百餘座甘

邊防

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傳云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至
裁言乎周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蹊徑施走
集而掌固司險舉不廢職迨其季世冠帶之國七燕趙
秦邊胡始築長城拒守秦并六合起臨洮至遼東餘萬
里又渡河取高關陶山北假築亭障足爲後世驅胡資
漢築朔方唐聖五原靈武東漢宅維己失全險宋捐燕
雲塞焉斯詳我

太祖高皇帝迅掃胡元安備既寬愛猷再道

文皇帝三駕虜庭阿魯台奉款狀而邊防之制視古特加
詳焉

高皇帝既定天下卽元故都設北平都司

實用編卷之八

苑集八

邊防二

二

文皇帝因舊縣爲今都察院山負海固旋於靖西本太行屬
門諸山塞垣連絡險由天造居庸東折玉帶神嶺若抱
若拱

九陵在焉故居庸爲京師北門隸昌平密邇薊州薊昌俱
畿內要地故未稱鎮創之稱鎮自庚戌昌之稱鎮自庚
申皆嘉靖中虜警時所建置者也 國初設大寧都司
營州等衛與遼宣東西並峙爲外邊又起古北口至山
海關增修險隘爲內邊永樂間以元良哈庵等難功昇
以大寧白雲紅螺地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爲
朵顏自黃泥窪漸陽鐵嶺至開原爲福餘由錦義度
遼至白雲山爲大寧號三衛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與
營諸衛於畿甸循居庸左轉爲漁陽盧龍當山海之衝

古渝關也控遼東爲遼鎮遼東孤懸千里三面瀕夷
一而阻海特山海關一線路內通前代皆郡縣我
朝蓋改置衛獨於遼陽開原設安樂自在二州慶內附夷
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
福餘泰寧三衛右轉循太行西南包平原沃野帶絡數
十城爲古無越郊而宣府大同握重兵鎮焉宣府漢上
谷大同漢雲中也

國初設衛開平東接大寧西臨獨石而開平與和萬全爲
要地後大寧昇虜興和亦廢開平孫立難守宣德中徙
鎮獨石宣府稱重鎮云大同平川曠野黃沙白外虜患
特鎮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守口皆虜南犯朔應諸
城必窺之路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

實用編卷之八

苑集八

邊防三

三

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緣出塞便涉其境故大
同稱難守居庸西舊松林數百里間道騎行可一人卽
元札八兒導胡兵南牧處也紫荆關馬二關扼焉而重
兵鎮保定處 京師又右轉爲鴈門寧武偏頭三關據
山西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經大原北境西盡雍河之
濱而鴈門稱絕險自偏頭踰河稍南爲陝右陝有三邊
四鎮榆林舊治綏德守在東勝東勝者卽唐張仁愿所
築三受降城也在河北正統間失東勝遼守黃河役以
虜入套內又棄河守塹成化中徙鎮榆林堡地險兵強
人呼爲塞駝城望自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僅千二百餘
里懸墩勾堡橫截套口稱雄鎮西給寧夏固原二鎮寧
夏西北倚賀蘭山東南帶黃河內有洪唐二渠險固說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能使大小相維火牙相制九邊經制大畧又可見於此
矣此其地形兵力錯錯擲此文臣武將雲羅無事
則盡地防守有事則犄角應援壯哉天造人謀固于磐
石豈非 國家萬世子孫長久帝王之業哉但承平日
久舊制漸淪吏性暴慢開行窺竊其世居戍北者故
元裔也元自崇禎後潛居應昌不數傳被弑者五維時
瓦剌稱強小王子之勢又寢盛小王之子多額罕者
策小王子而世子號生子男十一咸勇悍善戰其第三
子阿若原名世那即一亦稱小王子生子七長多力
塔三子孫打兒汗則布台吉四子北都台吉五其住牧
那林台吉六我汗則布台吉七那竹台吉八其住牧
河套者吉囊也俺答則住豐州者也住陽和後口朔屬
海子者兀慎打兒汗則布台吉也老把都台吉則住獨
石後三開房那林台吉則住獨石正北地名我力速也

實用編卷八

蒐集八

邊防

市

住青山後正北地名十字索兒大者我把我汗點刺台吉
也多力長吉囊生子九長那木按台吉四我力速台吉三
喇兒台吉八把都兒台吉九哈爾台吉十俺答亦生子九
長興那木按台吉林台吉六我汗則布台吉七那竹台吉八
寶定台吉九兀慎打兒汗則布台吉十我汗則布台吉十一
九以兒將遊吉元慎打兒汗則布台吉十二我汗則布台吉
台老把都台吉十三我汗則布台吉十四我汗則布台吉十五
不順台吉十六我汗則布台吉十七我汗則布台吉十八我汗則布台吉
吉生子三台吉四我汗則布台吉五我汗則布台吉六我汗則布台吉
落曰好陳察罕兒曰召阿兒曰把都阿兒曰克失旦曰
卜爾報兒有衆五萬者大營卜赤亦克漢也曰岡留曰

罕略曰爾墳則所謂東三部也其酋曰滿會王有營三
蓋屬岡留部者也其酋猛可即亦有營三則屬罕略
部其爾墳部所屬營一酋長所謂可都留者也東三部
部衆可六萬人居沙漠東偏與朵顏部接壤之爲嚮導
此倚之爲重援曰應紹不曰阿爾禿斯曰滿官真所謂
西三部也應紹不營九附近皆分散無幾惟哈喇慎一
營僅存先是十營皆屬亦不刺後亦不刺叛虜遁西海
上故此輩無所著各散去其阿兒禿斯部有營七故亦
屬亦不刺衆九七萬人後屬吉囊吉囊合爲營四曰字
合斯曰偶基曰八哈思納曰打那則附吉囊所住牧河
套者也曰多田土闊曰畏吾兒曰兀世曰以要曰兀魯
曰土吉刺衆四萬人故屬大歸火歸敗後屬俺答住牧
豐州又有哈喇慎部及哈達部者則所謂南二部也其
酋長把答罕者爲營一衆可三萬人則屬哈喇慎部
屬哈達部者營亦一其酋長則曰失刺台吉有衆二萬
住牧宣大邊外者也別有兀良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
因隙叛去至今彼此相攻殺又西有瓦剌衆可五萬人
世與土魯番蠻日相鬪格以上蓋北胡生長部落大畧
也阿着子六人惟吉囊俺答最強吉囊據河西之饒長
子姓俺答擁控強十餘萬多精銳子興克都隆哈爾
善用兵以故數弄兵塞上又有三衛降胡爲開嘉靖中
虜患無歲無之我是以征討不停調兵入衛撫虛日矣
隆慶四年虜酋把漢那吉叩關降把漢那吉者俺答第
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失父俺答要一克哈屯寶駒之

實用編卷八

蒐集八

邊防

十五

長頗優巧故獨鍾愛已有婦二又聘九憶家取免廢
金之女爲三會僉答有外孫卽所謂三娘子者甚能
色許聘襁兒都司僉答通焉強納之襁兒都司志甚將
攻僉答僉答無以解乃奪那吉所聘兀慎女與之那吉
忿恨南走闌入關請降邊吏莫察以爲一胡雛於中國
無察也總督王崇古念此奇貨可居于是威館鎮與馬
逢其意具以聞且言互尊顯之以示虜國持此爲質索
我叛人趙全趙全者世晉人敏警有畧呂老祖黨也老
祖以妖術謀不執事覺懼誅因與其黨十人逃歸僉答
僉答割地一區處之爲城郭宮室之制升板築垣遂就
板升其飲食衣服多仍華舊所居極壯麗僉答
宸居別爲離宮九楹以奉僉答比入棟折僉答懼不敢居
實用編卷八 遼防 十六

嗣後中國無賴有罪輒亡命入板升全黨至數千虜每
入寇輒先驅偵諜故邊將不能防石州之慘至今寒心
當其時
朝廷有令令捕得首惡者予萬金爵列侯黨衆者予千金
官萬戶迨無應者會把漢那吉降僉答心私念之又一
克哈屯朝夕泣曰黑台吉非若少子耶奈何殺其孫僉
答益自傷計中國歷虜歲犯邊必且其心之也則日夜
泣目盡腫率衆南叩邊索之總督王崇古因巡撫方逢
時謀使人謂之曰兵來那吉不生還矣就趙全等以贖
乎僉答唯唯因就幕中語遂擒八逆以獻督撫上其事
乃詔歸那吉許通貢市賜金印封僉答爲順義王築
一城名歸化以居其餘封爵有差時李虜吉能亦乞貢

詔授都督同知餘亦給爵秩虜既受封通貢奉我三尺于
是我塞垣東起四海治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
火警行人不持弓刀僉答卒長子興克都隆哈黃台吉
嗣封克配五蘭比妓又蒸三娘子納婦一百八口生子
一十四輩封四穆卒子播力良力克繼封有子男五其
長子朝兔台吉所生子四長曰卜石克黃台吉克茂刺
今傳且三世矣奉貢惟謹其俗好佛亦有小佛子者每每
教以忠順我中國聞三娘子統兵亦順命無敢爲邊擾
夫以二百餘年通寇累世稱藩我無亡矢遺鏃之費而
邊塵靖真古所未有但我族類其心必異我姑示羈
縻彼未有固志今順義王與察罕叔吉構怨貽邊臣害
比朝鮮例借我兵援夫虜性反側察罕更屬狡猾重兵
實用編卷八 遼防 十七

相持遼都策據且請而許之是以夷疲我而挑之策請
而不許夷又得以口實我有裨骨去連和察罕共爲我
患事不可知則北邊又未可晏然解甲也其在東北有
土蠻建州毛憐女直海西山夷江夷等部落住牧曠土
蠻最强數犯我東塞今建酋奴兒哈赤素兒哈素兄弟
二人故女直部落據有富饒之地自謂金人遺種近并
猛骨等羅結諸臣恐小歹青爲聲援納我通逃聽我軍
弱陽爲輸款陰蓄異謀天幸用我華人龔姓者爲主謀
此人不忘忠國未敢遽變萬一老成二酋之患恐不在
宋女真下日者仰選二叔被戮雖已恐懼輸誠補進殷
貢然不可據以爲信靖苗近糾衆在廢寧錦又邊外覓
賊謀犯朝鮮連年防倭遼左震驚泰寧三衛正統土小

之變頗聞焉也先嚮導今與北虜婚媾必且互相黨援
邇來朵顏酋長伯牙兒哈爾赤長昂泰罕酋長炊克等
雖悔罪納款補進五貢然乍臣乍叛誠爲巨測則東三
邊又未可帖然禦戎也其在秦隴古蒙種類日繁省免
等分駐大小松山頻年爲梗萬曆戊戌大司馬田樂巡
撫甘肅提兵二十萬乘勝搗巢獲級數千聲勢大振松
山三百餘里地盡收復卜築戍守年來迫于饑饉惕我
兵威悔禍乞款鎖刀說警進馬互市延寧兩鎮無稱息
肩然苟無善後長策則竊發之奸深屬可虞且土番番
併有哈密志蓋肆與瓦剌爭雄長當至西海劫殺北虜
每曰蘭州黃河西是我故地由此不已唐吐番宋元吳
飲馬河西以犯中國不能保其必無則西三邊又未可

安枕而卧也蓋嘗合九邊大勢觀之非宗榆寧與吉甯鄰雖世受我爵實然毛目天倉之險彼實據焉寇已迫于門庭宣大山西與俺鄰雖世稱我藩臣然九十九泉之勝一十二哨之衆彼實握焉患恐貽于養虎豺老把都那林台吉生齒蕃羣環布蟠結是我肩背之憂也莽刺之有火落赤等蔓在洮河海上之有打兒汗虎刺哈赤蔓在遼東黃河腦之有丙免着力克失喇亞八大諸酋曼在嘉峪關夫多類單一箇耳後嗣蕃衍流今七輩生息四百有奇其三孱屬夷併各邊夷皆父不知其祖幾矣史乘遺恩六代腐爛則前事之明鑒也○萬曆二十九年六月
九幾矣史乘遺恩六代腐爛則前事之明鑒也○萬曆二十九年六月
竊以光緒三年庚辰秋九月朔日長沙縣知縣張德成
萬曆二十九年六月

往議者曰復大寧復河套復故遼陽夫自大寧都司內徙遼東折右臂宣府折左臂聲援絕松關瀋水勢固在虜龍岡漕河我失其險王畿近地豈容盜賊居近議欲以擬唐受降宋大順而築彼霧雲之山以爲吾守此一策也峇內廣饒有鹽池海子葭州民往多種食其孺地自舍受降而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而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里之衝遂使套中沃壤爲虜巢穴而寧夏外險反備南河誠復守東勝因河爲固使套地方千里歸我耕牧得也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亦一計也遼陽故城在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洪武壬子妻以與虜遂逃徙據腹心限隔東西守勞費道里紆遠遠人每憤憤焉昔我

太祖嘗於邊帥曰滄海之東邊爲首題誠重之也則今奈何使之淪于虜也雖然此三者猶其標也語曰殺虎易奪虎子難奪虎子易奪虎穴而居難今未能殺虎遽欲奪其子虛其穴乎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而膠柱調瑟恐非萬全計也今九邊兵馬視國初稍減矣韃靼酋長視國初倍蓰矣漢儒謂匈奴之衆不過當一大縣以之借箸而籌今虜不亦謬乎嗟嗟噤昔兵將如雲之盛元學如綫之衰猶不能以長纆繫虜王顥致之闕下茲以有限之兵當無窮之虜必欲剪滅此而後朝食非真見虜在吾目中而又廟堂之經畫素定甲兵素精邊儲富饒餽餉不絕其何能濟前俺答受封時廷臣皆謂虜時內訌應接不暇卽有修焉隨經淺破今虜之

妙順國家無事空乘此時積我錢穀修我險隘練我甲兵望我屯田理我鹽法今已三十餘載矣錢穀何如險隘何如甲兵也鹽又何如觀此情形曾不若曩時釋之爲外懼也故今日之所當急者有三曰重邊臣曰足邊餉曰練邊卒而其所當議者有五曰繕牆堡曰守要害曰明賞罰曰慎賞防互市曰謹間諜嚴烽燧何謂重邊臣總督巡撫提重兵于境上生殺在其手大將軍提抱鼓立轅門分巡各專一面然而名譽之人未必諳輶鈴介胄之士未必閑方畧野合而往草草平事巧營還轉掉然有警東支西吾復顧錯謬誰爲朝廷出必命新將舉旗卽有之又勦遺孽肘文臣權撓于中制武吏銳挫于調遣例邊臣奏請限五日內具覆

實用編卷八

乾集八

邊防 二十

今報逾數月不得報請兵請糧條于乞哀議撫議勦近無成畫甚至瑕類稍見柱後惠文諱然弄其筆舌甚處約結有奇安施古者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文士時重武弁時輕名列薦紳者持其文墨議論多干封疆之臣無論參遊卽總兵至倨驕也督撫巡按咸得司彈壓賊至調度督撫撤之東巡按撤之西或機當戰撤之守機當守撤之戰機當預布堵截于前撤之合力勦捕于後報上兵部兵部題請兵科亦題請或兵已東而調之西或兵既西而調之東偶一失利廷議紛紛救過不遑寢以解體且今之任將者與古異古者或出于販鐵推埋或出于奴因隸卒今也不然督撫非循資不以遷應副非都指揮不以任塞夫假令入而

可以資格拘也則曹副何以鄙肉食泰三帥祇以露設淮陰誇夫可以不登壇談古人用之或以強或以弱或以帶左驗甚明也請自今但論賢否不論官階督撫缺內自科道部屬而上外及於藩臬守臣推補總兵缺於捐揮而上及於參將副任寬以文法假以便空久其責任豐其祿入母從中制母輕調遣有功卽與紀錄功多者增秩且錫之陰非汙穢不職喪師失律者言官毋得妄糾彈如是則人爭奮其忠勇智謀死綏此數期獲首級成功報

實用編卷八

乾集八

邊防 廿

天子所寄督馬文升經略哈密黑麻悔罪余子俊鎮守榆林虜人嘴指項忠卑騎抵賊滿四起擒許進領鎮大同一瓦剌入貢降倭佩將印巡邊圍斬虜奇黃郭登設擺地龍飛天棚陷賊朔北今誠得若人任之無虞虜矣何謂足邊饒神農曰雖有金城湯池非粟不守是錯亦云募民入粟實邊國家九邊歲額洪永間一百餘萬有屯田本色中鹽輸粟成弘間二百餘萬
莊宗朝增置百萬今京運四百萬矣司農一歲所入僅足支費稍有遺負旋稱不給通者宣府大同頻年饑饉西月無見糧軍士困苦不堪戰馬餓死衆衆人情洶洶數相偶語脫巾叫囂旦夕不測遼東每軍月糧止四錢又每運至三四月不沾實惠揭貸出息而官司又有公私使用之和十鎮年餉所欠至一百五十餘萬歲終不得給當事諸臣始議借濟大情將似矣將將於外而之

積通則兌解何時是待西江之水以救涸轍將陷於困
寺之馬價則補給何日是剗心腹之肉以支兩腋總之
非計也愚竊謂邊者富察其耗邊之原然後急圖實
邊之策顧耗之之途亦夥矣有就邊而耗者有耗於內
而實爲邊耗者老幼不能受甲而尺籍徒存則充食者
耗悉則名募未列行伍先取安家則虛糜者耗募置規
兵將所富家丁籍爲勝兵而名額多增費復幾倍則盡
支者耗此皆就邊而耗者也緩騎冗員而食無功之祿
大官冗役而享無勞之奉內監冗匠而叨餘廩之入凡
此皆耗於內而實中於邊者也內帑貯蓄幾何乃堪此
輩危漏哉奈何不簡而清也至求所爲實邊者則莫屯
鹽若矣鹽不開中也而改折則鹽政荒屯不子粒也而

實用編卷八

龍集八

邊防三廿一

折色則屯政廢其弊也鹽以供私販也以資乾沒亡飽
馬騰顧安所其請自今復中鹽初制凡運司額鹽非邊
引不得開支節餘課俱令赴塞下輸粟易俾內地諸商
勢不得不外徙塞下經營產業則拋荒地土不患開墾
之無其人而當事者又必視歷邊境相度鹽土其爲舊
屯豪勢占據者清理之其爲曠土地與屯利者開拓之
其屯丁或因土著或募新軍或徙附近或召民佃設法
安置給以牛種暫免徭賦待墾熟然後收租安愚足用
計無踰此蓋屯與鹽兩者若不相家而利害實相關惟
開中行則邊民爭爲力農諸粟以應商急商急欲得粟
則又爭爲募丁墾荒以便供輸商爭爲募丁墾荒則
軍之貧無力者與巨家大賈錯壤以耕而緩急亦獲通

有無助守望久且樹藝成林獲穰相因塞下粟不可勝
用而商之報中使軍之芻餉亦使百並之利也宋人有
言國家開暇北虜安靖不及是時少爲根本慮忽有小
警相顧無策不免腹內郡膏血補邊方瘡痍內外俱困
不知其所止矣嗚呼此寧獨爲宋人告也說者又謂榆
林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類窮糧仰給腹裏
米珠薪桂師不宿飽萬一虜駐魚河糧道險遠城中生
困故欲於府谷至葭州由黃河而上造舟轉運以濟清
水木瓜孤山等處亦一便計也而復徵本色設立倉場
尤空汲汲至復登州海運以給河東十四衛獨新增牧
馬子粒通居庸桑乾陸乾遠蘆溝舟運以興宣府是不
可不深長思也又按各邊月餉法曰折色者六月本色

實用編卷八

龍集八

邊防三廿三

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者折銀六錢又曰本折
間支此通例也然春夏而米價騰踊銀一錢止易粟數
升則枯與之折銀秋冬而米價稍平倉庾稍積則始與
之本色毋乃驅之饑而能病且死乎誠慎邊即釐革
厥弊庶幾可無咎矣何謂練邊卒管見錯策禦戎而
終之卒服習夫金鼓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賞罰以
一其心三者自賞幣以來未之有改也今之所謂練習者
吾知之矣寅而集辰而歸金鼓闐然也旗幟翩然也左
此而左彼賞罰錯然也第教閱之金鼓金鼓也臨陣而
金鼓之耳有不聞者矣教閱之旗幟旗幟也臨陣而旗
幟之目有不見者矣舉一將叩之曰子持戟之士其勇
其怯能盡知乎教塲之士某習某未習能盡知乎車馬

實用編卷八

乾集八

邊防 苗

之士其開聲控其開衝突能盡知乎試私問其部曲說
 有善刺上意巧剝下財則無不知者買閭而輸月錢債
 帥而息稱倍鮮有正色厲聲遠之若浼者是果教練息
 法耶且或每歲調入衛以為常而踐更疲于奔命是自
 耗也撫臣假調操以自固而精壯減于擺邊是自弱也
 應兵不足而食民壯似矣朋戶疎金徒編傭奴於隊伍
 又慮兵不足而選保甲似矣臨門按籍祇驅寒單為伎
 擊夫兵不練則弱弱則縮縮則推怯任盜之新開奪門也
 而莫可誰何則不練則驕驕則至有散主帥內訌而不可
 問雲中之變不數十年延緩挑沙又見吉矣馬端臨有
 言宋兵之弊劣弱唐兵之弊驕悍乃今兼之嗚呼奈何
 其不講于訓練之方也愚竊以為訓練者在先正其名
 分默消其虛情使之知親上反長秩然無所逃然後審
 度其分合之宜辨白乎衆寡之勢如大衆糾集絲髮不
 足翕亂失則察伍法以教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
 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使三軍不得亂行
 而失錯不然者罰弊疊縱橫星緯不足翕衆失則察軍
 校之法以教之以一為十以十為百以百為千以千為
 萬俾三軍不得渙散而無統不然者罰分令進退風雨
 不足翕變失則察圍陣之法以教之隅絡鉤聯曲折相
 對左右虞度別其號五行十二將殊其名俾三軍不得
 矯志以奉制不然者罰其先後次第井然不紊督撫時
 出六下意調一二隊點閱第呼其把總隊長姓名即各
 領本卒以來驗其識認與否比較其武藝精熟與否使

實用編卷八

乾集八

邊防 廿五

將知士之強弱士熟將之親令有警量賊多少多則合
 營俱動少則調一二營某為先鋒某為聲援皆隨原將
 領官統以行臨陣之用悉平日之所簡練無有彼此
 差池者或者又謂于肅愍守諸閫多京營兵今尚可用
 乎曰按大司馬楊守謙云是時京營兵尚精練可用今
 非昔矣獨有召募土著訓練于平日廣緩急得其用爾
 而陳建亦云練土著蓋土著練則以防虜防其家盜以
 殺賊殺其私讐未有不濟者也昔給事鄭林傷京營陣
 法無制每一出征人馬離營多致踰冗請以軒轅陣法
 從事噫有能講求此法者豈惟京營額之難執鞭弭從
 事建陞可矣何謂繕牆堡邊牆東起遼東鴨綠江西至
 嘉峪北抵沙漠紆紆一萬九千一百四十里營堡數千
 綠日久漸壞亭障缺少蹊徑疎漏夫邊人所以與虜隔
 者獨有此垣墻其所以守望相助者獨有此營堡不修
 則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為虜堡也塞下丁不能一日
 安于塞下也為虜捕也千騎長驅耕具牛畜悉為虜資
 華輸掠矣所過行部殘矣一望夷曠且有窺我神京
 者彼庶人之家尚高其垣墻嚴其扃鑰而後可以安枕
 矧
 天王都會之區咫尺虜庭可玩忽無備哉昔余肅款於榆
 林開三十城堡築牆千餘里榆林人尸而祝之都御史
 徐廷璽修築寧夏邊牆虜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楊少
 傳一清王本兵環築花馬池牆三百餘里人戴之若父
 母兵尚書翟樂三堡今為大同利五堡在大同弘治

議邊堡可選處是也文紹地偏狹夫里之險以三千人守之猶虞衝快而守之百人有餘力何者有所以爲之防故也楊守謙謂陝西各邊修築邊防皆於發兵接仗之時蓋接仗之兵已有行糧因而修築功甚省行糧之外再加犒賞人心樂從請自今督撫委官沿邊踏勘某處少缺宜創築某處傾頽宜展築計其工價定其日程商應能將額董其事鳩工聚材土可築則築石可斷則斷碑堊繼施及礮必護列堡相望乘障相聯臺墩相錯高城深塹峽谷通水門具蘭石布梁答周虎落藩塞阻路尼山林密著設屬禁毋斫伐壯天險馬尹畔有云成城如引繩急之而不斷列堡如布棋錯之而不雜堡去城不二三里其相去不三十里堡爲虛舍備器用鑿井增竈具春列糧俾人有所棲馬有所秣使至者如歸寓者如家每堡五六百人受一廬統以一將將爲一解步卒勤瞭望晝夜更番馬卒遞遞做彼此相驗無事則番上者荷戈番下者休遞做者遞哨堡居者習技擊有警則番上者爲燧遞者登堡居者繼登則役不罷而事可久也行之一年民便之來歲徵集則令於軍曰乘塞而願携室者聽增給室養比歸復令於軍曰空至而願留者聽增給溫絮衫額原既留而復令於軍曰願恒居而授田者聽且給牛種夫然則塞垣綿亘卒伍充盈居恒有以相周臨敵足以相攸謂之關塞可矣何謂守要營按天壽山後黃花鎮以東歷峽雲馬蘭太平燕河屬於山海謂之東關以西歷居庸白羊寨

荆倒馬屬於龍泉謂之西關居庸外拒四海台潮河川古北口逼近虜巢紫荆倒馬隘口既多守備不能單紫荆乃南出之路疾騎趨吾運道數日可至故諸關之中居庸最嚴險防守之計在扼入連嶺以扼岔道之衝斯島得勢倒馬距京稍遠紫荆則夷於居庸而近於倒馬考之往古攻燕及我朝北虜犯順多由紫荆咫尺間虜夷漫寬衍有如備禦弗週謂此何安何增兵守險尤當急者凡一關必有一營關主於守營主於援昔于肅愍以易兵援紫荆以派兵援白羊以具定兵援倒馬又遣兵四出節制游獵名曰分巡命將分領威振先聲名曰巡哨首尾應援聲勢聯屬卒保無事今雖無如也先者入寇知者防患未然肅愍之畧得無講乎黃花鎮肩

實用編卷八

乾集八

邊防

文

雲雲副總兵之兵同守之湖河川沙浮水深先是都御史洪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須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死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久關門關口頗多兵力獨少必撤路兵盡歸守提如關關使臣之議用南兵使控層壁練北軍使精擊刺如威繼光之制重關安於覆盂哉遼東虜倭兼備開原廣寧並據崇煖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河西地近土蠻潛引諸夷為患而嚴冬水結即河東亦闌入馬近因東援士馬凋耗勢成積弱虜不逞於邊必窺關內由棚泥窪過鐵場堡十餘里正衝黃土備關故遠左有警則前東當援接不逞於鮮復窺遠左由綠水越旅順黃青島片帆即吾信地近議自前達邊各路設戰艦車輛火器又當鎮江城特設鎮道控海門焉

中最高紀塞

國初於鎮城外分中東西三路設人邊二邊捍衛自東勝

實用編卷八

乾集八

邊防

九

豐州不守雲川玉林內遷重邊盡為虜窟嗣後增築鎮邊殺胡了角一帶增置雲岡雲陽諸堡東西相望臂指相使三雲形勢大非昔比矣顧高山聚落二堡在鎮城左右虜實衝焉募兵分駐則犄角勢成然後全鎮永為不拔之基偏頭寧武鴈門皆要地往虜入大同川二邊則鴈門當其衝寧武諸營堡不甚險隘虜由喬家川野豬口入而遊兵百里赴援甚難偏頭地平可馳馬又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孃等處皆虜賊渡口巢多虜患西北冬備河曲東北時時備大同川前時險塞設關連夫環成戊卒荷戈守吏辦符行者脅肩曳踵左右森立後禁解網弛廢營缺斤左右環立不問誰何況殺符券運至有虜細出入尋來旅往防乎防乎責在關吏矣若扼陽方之口塞甫川之衝嚴水泉營一帶要區且增撫臣於偏關而以大將駐老營副將駐河曲有警則山西撫臣親提太原汾州二營之兵以守寧屬甚急則更調各州縣之兵以遇奔突有如先年經略王宗沐酌議尤當晝夜以圖者又安得以三晉為內地而易視之也延綏東西地狹虜充斥狀自神木遼東逼近黃河難通大舉神木遼西直至勝溝等處環遶千五百里而安邊定邊二營連接花馬池更為虜衝虜不來則已來則長驅深入關以內尤可憂故葺險二邊以固藩籬增堡衛遊以馳策應復腹內之班戍除近邊之壘沙窩為保障至計寧夏一鎮頻年虜據套內平虜至花馬池三百餘里多虜患夏秋則由渾脫浮渡冬則踰水馳至西窺寧門南

魏慶陽令每歲督撫移駐後衛防秋中衛僻處西隅最
苦山後之虜自松山恢復猶索橋而上築城固守直接
鎮番則我據險彼失勢有風雨飄忽而來者量出備銳
夾擊之或斷其尾又屯重兵於清水等處水冲大
路盡建墩臺此不惟得扼吭制勝之策東援榆林西援
寧夏亦率然常山蛇勢也其在固原真諸酋環居川
海生番逼我郊圻而時肆剽掠熟番受我秦養而陰懷
異謀四通八達皆虜穴焉稽之近事庚寅歲西虜寇洮
河則兩川悉據雖合七鎮之兵應通度之費竟無以購
大酋之首壬寅後北虜寇固原則諸路分侵雖寬失事
之誅下揚渠之令卒無以戢下酋之兇所幸南北不合

實用編卷八

莊集八

邊防 卅

謀先後不並犯故我師應援未至顧此失彼而全秦要
區猶得既危復安耳先臣許論言總督不駐花馬池則
固原未得息肩今似不然計在防河套之虜以安原州
則當嚴花馬之守扼興靈之衝防山後之虜以固蘭靖
則當增沿河之堡屯常成之兵防海西之虜以安臨鞏
則當增大將以資彈壓鼓舞人使爲我用蓋固原恃三
鎮爲屏障三鎮安則固原自安不然盜已入室而復延
頸四顧恐無及矣甘肅自虜款一來俺酋有迎佛之舉
常穿塞出入且駕言復仇无刺遣置種類封植巢穴流
住甘肅涼水之外陸續進透南山絕無東返之志甘肅
四面腹心在在皆虜所幸辛卯鄭公洛英仰華之寺而
假道之禍則然防守之計則莊浪涼州其受害也西

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亦爲要地故分官列陳以
防蹂躪如遇莊浪西寧等報河州將官由弘化寺應
蘭州將官過金城入靖虜策應凡河東堡塞之在河西
者甘鎮一體發兵堵截又於秋冬間行令莊浪並魯氏
土兵以防藥伯西寧游兵駐古浪以防空口鎮羌涼州
副將合永昌兵以外助鎮番內防涼永肅州參將嚴謹
堡塞以禦攻擊且也防海西之流劫禁番文之詐冒甘
肅其有瘳乎夫然則我邊防既密不惟胡人疋馬不得
踰關即有遁逃逆黨我亦得以按符讞察寧有伏辜論
及累足不敢入虜營矣何謂明賞罰甘誓曰用命賞於
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挈戮汝蓋其重也今夫統將之
子藉祖宗汗馬遺蔭而建牙坐鼎市井無賴之人受符

實用編卷八

莊集八

邊防 卅

徵發爲兵而食租衣稅不可謂無人矣固室中國長技
萬倍匈奴廼情竊者猶未盡飭則功罪不覈賞罰之科
不明也夫千金之賞激於前猛虎之威驅於後則怯夫
皆爲壯士今各鎮將領大都以退縮保守爲得計幸乘
虜款沽酒烹鮮謝賜解甲捕左僂少艾右雛笠竿相
與樂飲帳中戲下轉相效尤日抱其幼子童孫熟寐以
寢三十年來人不知兵金鼓幾於絕響二矛祗見重焉
下無功可賞上亦懸賞不行下即有罪可罰上亦懸罰
不舉論者曰成化以前敗軍法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
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觴法紀漸弛正德一故事
耳今則又異矣前之所病病法輕今之所病病法虐法
輕則人易犯法虐則人不知有法而益犯法實以育級

其功三功校官並罷倒也往雖有冒功時亦建功今
虜以奉欵之故雖不敢大舉亦常剽掠我牛羊畜我以虜
欵之故竟不欲大創而聽其剽掠是其欵我者謂文而
其掠我者實禍也卽有銳意前矛欲與虜決一戰圖功
未獲而啓釁之議且尾其後無必得之實有必招之罰
又誰敢以身爲嘗也將以失亡士伍爲罪戰而卒五人
或者論成例也往時人相率而逃罪故有指陣亡爲回
營身故者今將軍無對壘士卒安得有陣亡是罪不在
喪師失律而在恬愉玩愒玩愒於今必失亡於後理有
固然事止一聞又其甚者假欵以通虜使我虛實悉爲
所詭主帥隱而不報

朝廷寘而不問管人云慈母有敗子嚴家無格虜此言雖
實用編卷八 欽集八 邊防 廿二

小可以喻大蓋嚴者今日有能練而士卒脩而車馬饒
而器械一切邊務翻然改觀者許不火超擢不者有常
無赦隱匿冒功實者雖重臣不貸遇敵不戰卽以逗遛
之罪罪之軍士與虜通者斬以殉懲罷者還驛償不可
制者以軍法從事虜驅牛羊馬歸而能遇其歸路者盡
予以所驅之物督撫嚴加綜覈部科仍行稽察使一賞
百勸一罰百懲如是則號令齊士心肅人人皆可使也
何謂慎賞實防互市例進貢夷使不過一百人多則一
百五十人馬不過五百匹少亦不下一百匹此使由大
同口入三衛使由喜峰口入俱暫遊戎夷館應供
御用者督撫差官代進客有賞者燕勞其互市則大同之
守口德勝堡新平堡山西之水果營順義王所部市

馬宣府之張家口青把都所部市馬延綏之紅山嘴寧
夏之中衛清水營平虜衛吉能所部市馬海西并朵顏
三衛在廣寧開原寬奠在永興堡丙免同與定著力先
大威在甘鎮邊外夷販實免一技在莊浪妙哭兒台吉
克太阿不害并喇叭在甘肅扁都口每市不過二日或
令簡禦防撫或以參將親歷或給印號懸牌以杜奸萌
或築高圍牆以謹出入或同時並開以防影射或禁冒
入市場以絕交通載在令甲者犁焚倘矣夫真有定額
實有常數緣貢給賞豈與金錯類投者比顧夷狄不可
以人理測彼三衛非屬夷乎宣德中去犁庭之威未遠
也猶且貢不時至況在於今兼以北虜跳梁強者結婚
姻弱者屬部落然猶又當何如者今日缺貢明日補貢
今日事實明日補實塞上之口血未乾胡馬之嘶風塵
至火真檣檣狀象相尋豈能必並並藉臣勿貳哉搏弄
虛文體統謂何不思惠而預防之待其滋蔓蔓難圖矣
以今觀市事大有弊端可慮者各鎮市易雖有定數戎
心無厭求增撫賞稍加裁抑語輒不遜所得貨幣悉歸
酋長衆夷垂涎側目爲日久脫或爭利市場變生倉
卒酋長不能制或陽制而陰縱之亦按察使能在省夷
狄能爲中國患彼來殺掠我人民我亦常得首功殊未
切奪我財物我亦攜衆趕馬利富大略相當自貢市以
來虜有歲歲之入而我祇得款段皮骨不堪載乘及奉
我以肥虜安知其不包藏禍心觀摹以動平虜因之
暇猶射獵爲生自當其剛心狂氣我欲示招撫盡撤防

實用編卷八 欽集八 邊防 廿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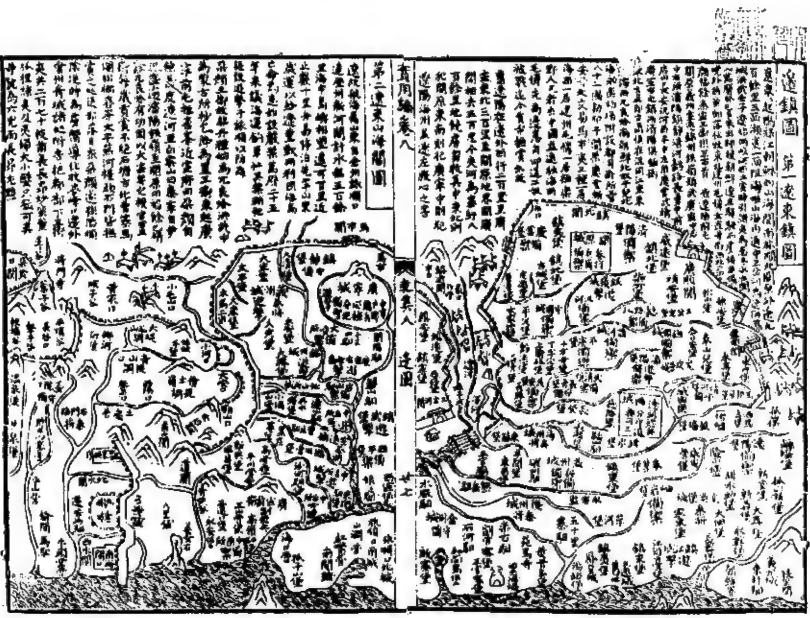
馬宣府之張家口青把都所部市馬延綏之紅山嘴寧
夏之中衛清水營平虜衛吉能所部市馬海西并朵顏
三衛在廣寧開原寬奠在永興堡丙免同與定著力先
大威在甘鎮邊外夷販實免一技在莊浪妙哭兒台吉
克太阿不害并喇叭在甘肅扁都口每市不過二日或
令簡禦防撫或以參將親歷或給印號懸牌以杜奸萌
或築高圍牆以謹出入或同時並開以防影射或禁冒
入市場以絕交通載在令甲者犁焚倘矣夫真有定額
實有常數緣貢給賞豈與金錯類投者比顧夷狄不可
以人理測彼三衛非屬夷乎宣德中去犁庭之威未遠
也猶且貢不時至況在於今兼以北虜跳梁強者結婚
姻弱者屬部落然猶又當何如者今日缺貢明日補貢
今日事實明日補實塞上之口血未乾胡馬之嘶風塵
至火真檣檣狀象相尋豈能必並並藉臣勿貳哉搏弄
虛文體統謂何不思惠而預防之待其滋蔓蔓難圖矣
以今觀市事大有弊端可慮者各鎮市易雖有定數戎
心無厭求增撫賞稍加裁抑語輒不遜所得貨幣悉歸
酋長衆夷垂涎側目爲日久脫或爭利市場變生倉
卒酋長不能制或陽制而陰縱之亦按察使能在省夷
狄能爲中國患彼來殺掠我人民我亦常得首功殊未
切奪我財物我亦攜衆趕馬利富大略相當自貢市以
來虜有歲歲之入而我祇得款段皮骨不堪載乘及奉
我以肥虜安知其不包藏禍心觀摹以動平虜因之
暇猶射獵爲生自當其剛心狂氣我欲示招撫盡撤防

禦虜幕中名為筆寫契者多中國識字之流機械阻斷
趙全餘黨丘富等猶居板升走邊通事之人時入我鎮
成窺我智藏假令我之兵力果能制其死命却其市而
並挫其強豈不張中國之威靈稱計我軍士月糧勉於
格朋苦於守支新餉之招募未完舊旅之武服未練倘
一執寵市之名是信自我與實生戎心誰與決雌雄聲
鼓聞答人謂互市如養癰該善計也維今之計要在修
戰具實元氣彼以款來我以賞往而貿易如故彼陽順
陰逆我聲罪發討而閉關謝絕款可也戰可也謂制
虜而不制於虜稽之邊方未有不能戰而能款者揆之
夷情未有不喜款而喜戰者顧款有款之時戰有戰之
會審時投會乃得之矣何謂謹開謀嚴烽燧孫子曰凡
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
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今吾間必索知之皆漢楚
相距蒙陽陳平幾千金行反間平破楚宋張亢守麟州
謀知元昊無備即夜部禁兵襲擊琉璃堡破之古之料
敵出奇者皆用人為間使現敵堅壁然後議戰議守則
不待兩軍相當而勝負已決於胸中矣今無恃虜不我
乘而恃我無可乘無恃我無可乘而恃虜不敢乘我我
乘虜要用術以間之或以我間虜或以虜間虜以我間
虜者我中國人民有習知夷俗諳胡語審其果諳諳奇
變而無傾皮反則則不吝賞資任其出入有聲息即諜
聞以虜間虜者若三衛夷類後裔翻覆準以我情輸虜
而後為刺術亦審以虜情輸我使我得預防故迫之則

設使為虜信之則墮其計善馭之狙詐作使如虜本欲
東掠而佯言西擊我則預備其東向之情而為虜所食
以備之東如虜本欲以精騎後襲而佯以老弱列前行
我則逆探其掩襲之情而設奇按伏以截其後往往出
其不意攻其無備如弄嬰兒股掌上而截若環轉運若
電發至於斥候戒嚴則有總戍成繼光傳烽火法在其法
每於數臺空心臺處所大約相去一二里柝鼓相聞為
一墩每墩設軍五名墩之相去惟以視聽聽聞為準不
相間斷近臺者聽守臺百總調度不近臺者聽信地百
總調度烽號實罰立為哨守條約分給官軍習學遵行
每一提調下各設把總二員每一路各設傳烽委官一
員係南方人以其機利素習也凡遇賊馬所向之處該
墩舉烽火左右分傳瞬息千里各路兵馬見烽即行收拾
器械或應速發或應候報或應赴邊者分投趨赴戰守
全鎮海牆一體警衛軍士乘城盡夜固解繫備既完就
後不誤至今請其傳烽教猶令人膽慨有餘慕焉誠微
而行之則以我四路應敵之兵當彼千里趨利之賊必
且挫衄豈能善其歸哉內治既修威校自振疆國請服
弱國入朝誰敢有逆我顏行者抑聞之守國者根本欲
培藩屏欲固今日之急在各鎮當罷井柝在邊東當備
朝鮮夫井柝之使暨煙山谷剝削膏脂決裂邊防茶每
邊民遼陽全隄益以悲憫至連帥臣請鎮守瀕海千里
之區泰中四塞之國一或搖動羣鎮皆動土前瓦解莫
可收拾惟「賜俘龍安人心固疆固今日第一義也朝

鮮連年被倭李昭結款之語情涉譎訛清正上通之書語多侈慢計在患患預防勤兵屯守若彼狡焉思逞則命將出師直搗對馬今片慨不返如鶻者劉江之捷則保朝鮮所以保遼遼遼東安各鎮無扼先聲奪人又有以騰落穩聚者乎雖者曰東陸之有朝鮮猶西陸之有哈密朝鮮可保哈密獨可棄耶噫此往事之不可悔者也若朝鮮則勢猶可以自完屯兵海島即成藩蔽況哈密既失猶有海上諸虜可結以恩收買近境西制土番北制瓦剌今聯西域之責苟朝鮮失守東連日本接琉球茫茫大海順風揚帆直抵鴨綠刺床之憂實中邊左誰為我分緩急者又烏得與哈密例論也噫秦土當微履霜當戒辛母曰李酋授首於寧夏楊公殞命實用編卷八 葉集八 遼防 廿六

於薩易 祖宗威德國家神靈金甌無缺醜虜何能為焉較北虜於李楊誠什伯天驕矣夫寧以一顧義故遂保其終無叛逆耶鄭端簡曰重華敷治西夷來王周宣修德懷遠千裏孰佐重華卑懷契契敦實周宣召張山吉此謂懷勝廟堂之上者也知言哉知言哉士寅端陽日梁斗諒識



三、月餘，即見效。

[illegible]

第四節 宣府圖

海濱之北枕臨廣康
 海濱之北枕臨廣康
 是為屏蔽安備於外
 是為屏蔽安備於外
 東流之南枕臨大水
 東流之南枕臨大水
 地方廣闊資於耕種
 地方廣闊資於耕種
 八達諸星四谷俱備
 八達諸星四谷俱備
 關隘之險控調極高
 關隘之險控調極高
 門限水度廣而所南
 門限水度廣而所南
 山一崇我背背廣
 山一崇我背背廣
 一十八年矣可引致
 一十八年矣可引致
 紅江軍牛頭其險數
 紅江軍牛頭其險數
 二千我利牛北都
 二千我利牛北都
 省來時安備地方
 省來時安備地方
 守險極矣
 守險極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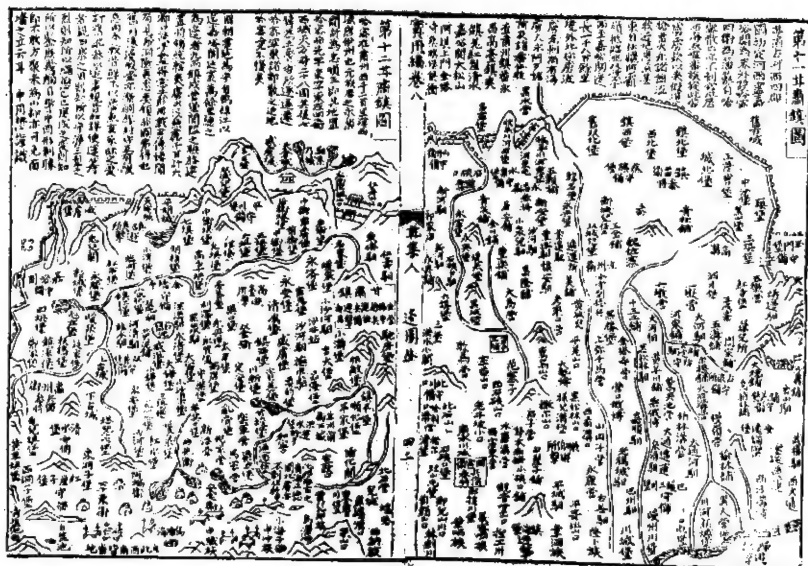
五宣府鎮圖

宣府道左都
北關即上海法蘭士路
國華有火車路有碼頭
臥土銀行在宣府中其地
里格于鋪有碼頭其地
府後之紅雲寺之門門
行車赴宣府城內西陽
鎮城外有西陽河
天城界邊長一千五百
幾近外有西陽河
相和寺在法蘭士路
有城隍廟在街後
清初四城設馬車路
水陸亦通海河
居俄界口流馬林河
俱在街

實用編卷八

大同古中邑中址
 關於鎮城外今十家
 三條路大連二堡
 神安山不離舊城
 于官川玉林河邊
 邊蓋為虎皮山
 於鎮北東城內
 陽門建臺而觀
 二雲勢的往來
 大城城內所解
 陽門可界而分
 城山而往來
 四百十餘里
 即城十餘里
 杜力九元橫振
 往古寺學都
 在天城下近
 平野
 不遠
 得路
 門切





海防

中國之不能無東狄患也從古而已然矣然往往患在
 猘狁是戎所講禦備之策亦甚善最爾島倭越在伏兔
 不聞頻生心跳梁也顧自帝王代興以來率多卜都關
 陝宅中雄汴左隴右冀襟洛帶河其去海微遠獨重西
 北邊備胡而防海較猶稍緩即或鯨波弗靖瘳疥耳
 樓滅之亦易為力也惟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鼎奠金陵至永樂間乃遷北平
 平北地居庸咫尺滄渤遼陽東控鴨綠為左臂山東橫
 巨海上為門戶沿海而南則江淮南北根本重地又其
 南則兩浙閩粵財賦要區皆近與倭鄰僅隔一水風帆
 時至為變叵測又朝鮮接壤遼左勢壯外藩項自平酋

實用編卷八

東集八

海防 四十五

越志橫肆蹂躪幸而天號廢魏國且內變撤兵東歸獲
 延李氏如綫之祚匪我兵力果能制其死命也乃今倭
 甲未幾而沿海諸烽又以變告矣語曰不恃其不來恃
 吾有以待之安厝火於未燃恬處堂而無策善謀國者
 必不其然竊為博採羣謀察以窮竟請得盡言而無諱
 可乎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己不知彼百戰
 百敗夫倭自辛卯役焉與我蠶食屬國而我且仗義聲
 討租逼往鋒然而始議援已乃議封已又大發兵議勸
 再尋干戈而所損中國士馬以數萬計所費中國帑藏
 以數百萬計彼即不能終有樂浪玄菟之墟亦既相載
 以厭所欲而玩中國於股掌矣今之駭視倭者或曰日
 本為國甲於東夷依山負海雄震五畿七道三島兼有

附庸之郡百餘守不設險目衛以兵民俗輕生習於戰鬪則中國之卒弗敵也長刀接鋒一躍十步鳥銃精熟百發百中矛長矢巨近人方發鉅鎗不露罕突忽而柳則中國之技弗敵也足智多謀設奇盡變衛陣必因人先動動而後突入每東勝長驅戰酣必四面伏起突速陣後令我軍驚潰或以欽跡爲進取或以張揚爲逃遁則中國之將弗敵也乘汛走舸疾於風雨揚虛擊懈幻若鬼鉞沿海萬五千里間若外島若內港彼無所不攻而我無所不備則中國之舟師弗敵也是則然矣而不盡然夫倭雖強計其三十六島之衆戶不過一十七萬餘課不遇八十八萬三千三百有奇曾不足當中國數大郡彼即簡銳而來閉止薩摩州之徒擴悍健關他且勇怯相半亦僅僅數萬衆而止耳予以當中國全盛之兵力則其數不勝此其不足畏者一我之教訓也萬里奔疲倭爲主而我爲客若其入寇則衝波歷險棲泊外嶼如許時乃始窺犯內境海若之所驚濤風霧之所摧撼卒未得謀而我且以逸待勞坐乘其憊此其不足畏者二倭慣用伏長於陸戰若當海洋則其舟甚小可犁而沉且隨濤震蕩難使火器而我以福船應船衝其鋒海滄鱗鱗關其力擊以發煩扼以陸兵曾未登岸而氣已靡矣此其不足畏者三倭自海外裏換而來多則足支兩月而止計惟困糧干我乃克省飽我誠堅固守而在隄禦今進無所掠退不獲歸夫先自饑急擊勿失固可困而待也此其不足畏者四況倭有鋸刀火銃之

長而我亦有大旗狼筈之禦倭有蹄伏跳躍之勇而我亦有騎步夾擊之威倭有以寡擊衆之能而我亦有十圍五攻之力倭之不能遽得志於中國也明甚而遇或戒疎於衣衾色學於談虎斯亦懦而闇於計矣夫抵國無常強無常弱能自治則強不能自治則弱倭倭以爲巨敵而張皇失計者非也玩倭以爲么麼而泄沓怠備者尤非也試以往事等之前代無論矣即我明興初亦未嘗有海上備至洪武二年倭寇山東寇崇明又寇惠潮乃命行人楊載齋覽書諭其國王良懷良懷乃遣僧祖來貢方物三年寇山東轉寇浙福海諸郡五年寇海鹽澈浦温州我始令浙福造海船防倭六年遂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逐未幾復寇我登萊七年寇我膠州靖海侯吳禎追擊之於琉球大洋斬俘甚衆二十三年來貢倭以無表文分置其使於川陝三邊番寺十四十五年皆來貢倭乃以倭使如瑞生通胡惟庸事敗檄雲南守禦始令信國公湯和築登萊至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冬又令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二十六年倭又寇我金鄉二十七年我乃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海上一意防倭絕其貢不與通載在

祖訓有云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爲不祥也

高皇帝之為此遺謀匪直治以不治抑亦深惡夷情之版
服靡常而痛絕之耳永樂二年倭寇浙直乃命太監鄭
和諭其國王源道義源道義出師獲渠魁以獻我于是
有什物紋繡之賜封爲日本國王名其國鎮山曰壽安
鎮國山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正副使毋過二百人
若貢非期入若人船踰數挾兵刃器以盜論然倭時時
掠海上不爲戢十九年以三千人寇遼東望海窩鎮守
左都督劉江設伏盡殲之功封廣寧伯倭自是不窺中
國者數十年蓋始時方國珍張士誠據海濱諸郡人習
兵方張既擒賊而遁者悉航海附倭故洪武中倭患特
數已而增戍守招沿海島人蛋戶賈鹽漁丁盡籍以爲
兵於是海上惡少得衣食縣官然華夷相糾寇盜不戢

乾集八

海防 四六

非廢寧斯役禍固不止也顧夷終猾獗時時擊舟載方
物戎器以來遇防守嚴輒陳方物云入貢卽不如期守
臣幸無事請俯順夷情主客輒爲條奏許貢云不爲例
得宴賜事易去後再至亦如之伺無備持戎器出剽掠
殺擄亦滿載去無問得聞不得聞無不得意去者正統
中犯挑渚入大嵩焚殺甚慘下防倭之令而邊嚴嘉靖
中貢使相挺起爲變詔諭乃得解已禁市舶而中國
大擱入據海島中聚衆自衛以財物役屬倭惡少行海
上爲亂稱船主蓋自十八年金子老李先頭始作難勾
西番掠福浙二十二年許棟乃與合踪通日本旋雙嶼
港歲爲浙直患棟固王直故主也二十七年先頭棟俱
就擒子老先已遁去王直乃復據舊巢稱雄海上於是

倭陳思盼等大引倭衆分寇浙福破我昌國而食之
熾東而思成不苦兵矣則有鄧文俊林碧川沈南山著
起而寇浙直蕭顯者起而寇太倉陷上海鄭宗興何如
八徐鉉方武者起而寇閩廣旋於三十二年間次第
就戮而徐海則又出矣海乃通日本率和泉薩摩肥前
肥後漳州對馬等倭寇我乍浦拓林用陳東葉明爲羽
翼亡何海破滅于沈庄而陳東則又得志矣復通日本
率肥前筑前豐後和泉博多紀伊等倭攻我金山崇明
青村上海亡何東破滅于乍浦城南而葉明則又得志
矣復率筑前和泉薩摩紀伊博多豐後等倭掠我乍浦
新場亡何我兵生擒之明永又有洪澤珍者爲患于漳
泉興福嚴山老者爲患於月港許西池者爲患于廣東
實用編卷八 乾集八 海防 四七

皆通番巨寇也三十八年澤珍爲我衆將黎鵬所破山
老遁去西池亦溺海歿是歲王直以總督胡宗憲誘
致乃得
旨伏誅而海氛頓息嗣是又有蕭雲峰張璉合屯大埔攻
和平大金謝老巢南灣入安溪掠漳泉旋亦殄滅此大
盜十四踪之最著者至隆慶間零倭時從賊首曹一本
寇碣石等衛以致敗將周雲翔等叛與合已乃勦定然
亦不能越粵而他爲患也大抵倭誘而貪最善窺敵伏
而伺襲乘便乃攫順逆何常惟我是視耳往以邊吏弗
戒關入內地偶一得利轉引滋蔓其後我兵稍集聚而
鐵梅猶之乎懷稟之遺憂也我雖被焚彼亦尋斃時獨
無狡焉雄圖者焉之謀主故易與耳乃今則何如哉今

之倭夫非王直徐海之倭而家康清正義弘之倭也
惟平秀吉以海嶼孤踪起而篡三十年一姓之國身既
是簪而棄孤晏如猶能歷舉雄而使之不敢動聚人國
而走其主臨之以天兵而氣不摧言雖亡而其諸水牙
點固無恙即如通者清正遺金軍門一書恃其轉甚
兵法無約請和為謀彼非誠愛中國而歸我通人又非
誠慕中國而誘我通好毋亦陽示誘而陰窺虛實且以
為他日之兵端故耳則倘之不可不早計也夫倭奴之
入寇也其出海海路有三曰薩摩州五島對馬島舍量
無他使倭自肥前西懸曰平戶東至西海而西至西
十平戶之西即五島五島相連而西至西海而西至西
行越五六日四日無山直林西境而生其中西有島可
下此島與薩摩州相去一千五百里北為多藝島伊岐
島用編卷八 範集八 海防 四十八

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
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舶則獨由博多開洋因舟造
於博多故也倭既出日本洋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
薩摩州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視風之變速比多則犯
廣東東多則犯福建或之海分給或之東州等處若正
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宮淡水視風之變速東北
多則至島沙門分給或過非山海門門而犯溫州或
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鎮大城門入犯象山奉化而東
東則犯昌國入犯台州入犯溫州門正東風多則至
李西懸壁下陳錢分給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山而
甌山洋五嶼然東平石則犯興波七龍山三山過犯錢塘

過大小嶼作舍入龍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過馬
子門嶼山嶼或過南沙而入大江省泰山入嶼而西
犯太倉而西北或過南沙而入大江省泰山入嶼而西
儀常洋若在大洋而風款東南也則犯淮揚犯登萊
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其趨遼陽天津勢必由
綠水大洋過朝鮮越旅順登黃島始得望天津直沽此
倭奴入寇之路也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
候不常屆期方有東北風多日而不變也過五月風自
南來倭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
自西北來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者以三四月五月為大
汛九月十月為小汛二汛之備自嘉靖告變以迄于今似
亦以次增飭擬今沿海郡縣備倭大鎮有廣東福建浙
實用編卷八 範集八 海防 四十八

江江南淮揚山東薊遼凡七各有督撫重臣總軍務又
有專勅果臣備兵事有總鎮大將軍職調度又有參遊
衛總等官司哨守而諸所防禦事宜亦累可得而紀焉
以要害之分守者言之在廣東則有東中西三路東路
扼全粵之上游則於柘林設把總哨至諸頭礁與碣石
會碣石設把總哨至大星洋與南頭會而惠潮則有泰
將之設南海又有漳潮副總兵之設中路防省會之大
洋則於虎頭門設把總哨至三角洲與廣海會廣海設
守備哨至寶慶門與北津會而廣州則又有海防參將
之設西路遙看賊之突入則於陽電設參將哨至赤水
洋與白鶴會白鶴門設把總哨至海安港與潤州會而
潤州則有遊擊雷廉則又有副總兵之設瓊州白沙壘

實用編卷八

軍集八

海防 五

則有把總崖州則又有參將之設所以備粵寇者如北在福建原有水寨五一曰漳州銅山寨領以把總南哨至洪溪巡司北哨至東鎮洋又於舊轄玄鐘所增遊兵寨設南浪把總領之分哨雲蓋寺走馬溪等處而聽節制於漳州之總兵一曰泉州浯嶼寨領以把總南哨至舊港嶼其哨至大岞山而又特於南路設副總兵兼轄起科芝直抵廣東界之信地一曰興化南日寨領以把總南哨至金沙澳北哨至蘇澳與海壇哨會乃海壇則又增設把總領遊兵分哨觀音胡虛等澳以爲小理之南簫一曰福州小理寨領以把總南哨至白犬山北哨至西洋山與烽火哨會而又特於中路設參將兼轄起濠灣直抵泉州祥芝之信地一曰福寧州烽火門寨領

給地方西自三江所東至龍山所延袤三百餘里及在外金家壘爲信地而皆節制之以寧紹之參將海鹽衛設把總一則浙西沿海一帶起自蟹子門五抵金山衛延袤五百餘里皆屬焉而節制之以杭嘉湖之參將所以前浙寇者如此在南直隸蘇松專防海常鎮兼防江由浙而松乍浦以東則金山衛扼其衝於是有參將之設而若華亭之柘林上海之川沙窪陷曾據以爲巢則各設陸兵把總屯守之由松而蘇黃浦以此則吳淞海口當其吭于是有總兵之特駐劃把總之分哨于遊兵把總之司策應而若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入處則各設水兵把總堵截之至於崇明孤懸海中尤爲賊所必經之處特設把總一員駐竹箔沙營而與楚前沙之名色把總所領兵往來會哨又所以巡視海洋而警報港口也由蘇而常而鎮則于楊舍設守備西與孟河堡之官兵相哨望於團山營設把總西與永生洲新設之遊擊相聲援又皆所以東堵江口而遙衛留京也所以備蘇松常鎮寇者如此在淮揚江海淮三者並防萊蕪甯之大河口突出東南則設把總沿而西若狼山爲通州門戶則設把總通州又全揚門戶則有總兵之特駐劃又西設周家橋把總以防泰興之衝犯又西設三江會口把總設儀真守備以防內地之突入其自海門而北爲楊港則設守備又自新掃港轉而西北爲鹽城則設守備又西北爲廟灣則設遊擊以抄東海一帶各港岸之登犯渡淮自雲梯關以來爲東

海守禦所則設把總以協防賊由海入淮之路又於揚州設陸兵營遊擊以待調遣所以備淮揚寇者如此在山東登州凸臨海上東南北三面並防萊州青州亦二而臨海故青自設榆界而東於安東衛設守備分哨至萊之高密界而止萊自古鎮巡司而東於靈山衛之沙溝設守備分哨達猛以西之海口又於鄒墨縣治南設守備分哨浮山以東之海口又東則於登之萊陽大嵩衛設守備又折而東北則於文登設守備以協防東南兩面之險又折而西北則於府治之北特有副總兵之駐劄並設水陸兩遊擊分扼港岸前哨旅順以協防北海一面之險又西為萊之西北界則設王徐寨守備防守白浪新河等九海口又西則於府治設遊擊南巢即

前協守之參將又以沅山錦州松山大凌義州右屯鎮武西平之軍派守筆架山至柳河口之信地而應援則屬之鎮總左右翼之營兵凡以控制廣寧之襟吭也若三望以東則海益復金各以本營兵派哨海口又南而旅順一口跨登接遼則守之以金復參將哨之以登州水兵遊擊而勢相犄角焉又東而九聯城以外則靉鎮江城設遊擊兵千七百特哨海上且比與寬奠參將所領馬步兵接而勢相聯絡焉凡以慎固鳴鶴之片鑰也所以備前遼寇者如此以今七鎮守所督率之將士蜂聚雲屯所城守之衛堡寨布星列比則輕軍鐵騎更水軍而陳南則樓船水犀協陸兵而守居常既資方畧於軍門有警復重節鉞於總督所講訂海上機宜亦不可謂不備矣然而諱觀自來戊日益增而敵日益橫議日益夥而法日益弛亦或謀岐於築室而讖疎於徙薪又或義失於同舟而計格於畫餅則據今海上宜增修之事務又不無應煩前者矣且如瓊州四面環海綿亘三千餘里內防黎外防倭頃小紅業勒定矣惟是海賊李茂既撫復動勢徒益橫難捕而適且紛從探珠中端勾吏剽劫守禦之方不可後也

國初設巡司於碭州所以控扼海道比捍高州也正統間移入內地致使碭州無兵防是撤其南面之藩籬也則修復誠便計也陽江之海陵巡司東有海陵澳西有戰船澳不畏四面風常為賊船所潛泊向無哨兵不可不增議守也望崗澳為新安南門之外戶要害地也兵防

禦則左可以拔尾山海之緩急右可以翼寨門海之夷
應不可不增修風汛防也東莞洋之老萬山海冠每
停泊惟南頭西鄉補魚柴船知消息則探哨宜急使也
惠郡有碣石衛統五所又有三守禦所以扼海道自設
總督於梧州乃調各所軍往守城空此備彼非計也潮
之碣石爲東路第一關鎖何時戰船秋盡掣泊水寨賊
搗虛之謂何不可不築堡固守也凡此皆廣東之宜增
備也者又如漳浦之島尾南靖之九龍塞溪龍溪之海
門晉江之深溪獺窟興化之沖心平海皆寇閩之要衝
而防之貴謹連江係福郡門戶即有小程海壇之兵爲
之衛乃本縣至今未有城郭之設則守亦奚固而圖之
貴亟福寧州如舌吐海上三面皆險往設烽火寨於三

寶用編卷八

乾集八

海防

五十四

沙海面後乃內徙松山而外險失備矣須令官井羅浮
沙埕南北中三哨羅江古鎮兩哨聯絡築應庶可恃爲
福州之北藩也而籌之貴周凡此皆福建之宜增備也
者又如金壘海外之備若大岩頭山玉環山霓臺南龍
山南麂鳳凰山凡五嶼南麂臺闊大坐臨深海外大
洋別無山島賊自國初以來俱假此棲泊實集穴之
宜防者也松海之信地惟是健跳城三面峻嶺東逼巨
海而挑諸既阻島道昌國復隔大洋憑後兵之未易達
也計惟一報警即調海門關兵船抵所城東海山內設
伏以邀擊之則萬無一悞也昌國海中防凡十有五
處而八排門寥多肥田莊山正對日本半欄基逼近石
浦則又南北中哨之尤要者也定海之舟山故縣址也

中島里者四爲禦者八十三五穀魚鹽之饒可食數萬
衆賦所必資以爲禦海大港多而有船不多矣以禦之
失此不大集兵屯守非所以壯寧紹之外藩也則舊制
宜復也臨觀總守海岸者七守海港者八惟是三江港
省城第一關鎖而烈港尤入臨觀之要境則其險宜據
也海寧總守海岸者十守海港者三惟是西海口南通
大洋北近平湖係浙西之咽喉本港口海塗高硬潮水
長濶不一船難繫泊議爲開浚連開將各兵船浮泊活
水遇警出勒斯預防之計也凡此皆浙江之宜增備也
者又如上海之高倉渡沈庄塘周浦閘港閘行華亭之
葉謝曹涇張堰等浦口懼賊一登岸而擄船之易渡也
宜集雙塔等船以兵衛之長洲則連泖湖吳江則通鶯

寶用編卷八

乾集八

海防

五十五

湖吳縣則逼太湖懼賊入內地而突犯之甚易也宜於
勝墩并太湖近蠡里等處分兵守之江陰靖江之間居
恒盜賊出沒而沿江哨望僅存空墩南北運卒不相聯
屬則巡江御史宜往駐其境時整飭之京口要區城逼
山難守宜積粟廣城以厚鎮之凡此皆蘇松常鎮之宜
增備也者又如通州乃賊登狼山之所必窺而成兵半
占於勢豪若之何勿清查乎呂四餘東等場乃大河通
州掘港三路之援而居恒又多鹽盜若之何不更練民
兵簡緩急乎海安鎮當六路之衝爲揚泰襟喉若之何
僅以數運卒爲簡乎廟灣以西若北沙馬遷二鎮兵皆
單弱而柵樹灣又僅通淮安一線若之何可無扼吭之
重兵乎凡此皆淮揚之宜增備也者又如東省沿海吳

倉等十九巡司其墩寨與衛所路埃嶺次鑼鎮俱有協防之任而弓兵爲數殊儉不可不謀添置也膠河自麻灣抵海倉口故大渠便漕復便屯而惟是陸家村至分水關一帶崗釣石爲梗鑿此成渠誠萬一大利也六都司所領班軍二萬一千五百有奇留若地可也守況其聚則恒懷跋扈之志孰與分布沿海之猶資一臂乎則不可不罷帶上也登萊之島輿不設險以朝鮮爲之蔽耳項鮮且岌岌矣苟不亦如浙直之廣置遊兵且以防島民之橫決且以遏外寇之窺伺便計也凡此諸山東之宜增備也者又如自前以達達近議各路吳說戰哨等艦以五百五十餘隻計設大小車輛以千七百計設大將軍虎礮佛郎機鳥銃等火器以萬計他戰守具且稱昂而未覩果無虛額則餘技不容或疏矣烏綠江西之鎮江地方遼曠兼有虜患顧此失彼且當操鮮餉道要害謀爲特設鎮道控華夷關局駐水陸軍爲登萊左輔而未覩奉有成命則疏請不容終已矣凡此皆前處之宜增備也者夫兵說道也戰危事也百處守之一處失之容以一失開百憂千日防之一日疎之容以一疎隱千慮況與戎事者實難其運而往諸如兵以獵進假用錢以倖功敗則庇託於輿援勝亦勢發於孤注自督已疎無足怪者蓋當嘉靖之季倭爲祟且垂二十年始以我豪貴督冒直抗之豪會官邪政亂民迫貪黷挺而走險爲倭導餌而亂遂熾熾上屢震怒達浙江撫臣朱統已又達虜天撫臣彭鵬層大

山統故方勤任勞然嘗言去外夷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盜易去中國衣冠盜難竟以無張憤聞允乃遣工部侍郎趙文華出籍海神且視師時則提督兵尚書張經在江南有功爲所構陷都御史李天寵以胡宗憲排奪其位皆得罪死西市人且重足憂不在倭而在讒蓋至文華再出督括官庫擊敵富民調像達兵極四遠公私枵號煩敝而中國盜大起其後朝政改紀東南周海患久成憤習兵諸大帥俞大猷戚繼光劉綎之倫競忠力自奮而始靖當事藉時天下非之兵者餉也又非盡無熊虎堪任將帥之才也然而迄多歲而膚功未奏此無異故寵賂幸而蒙蔽蓋多任用非而賞罰失實甚且監軍督察日遣日煩計惟分詢避譴孰肯盈庭執咎其幸而定惟是微靈於廟社而主德嚴明三尺無假故終有濟耳然而近在東南微而功罪之未易拔真已如此矣若乃邇者朝鮮之役寥寥而政而議益大諱蓋至今紛然靡有定評試據所聞錄舉之該者曰詳爲國算子故封俗尚禮義盜爲我不侵不拔之臣與開衣帶一水東瀕故賴倭窺我之新勢不得不爲疆場憂蓋始時我實易倭而僅以三千人往接既遭蹙乃命宋經略應昌率李太將軍如松提十萬師以往平壤之捷倭避我銳而陽且以和緩我我因而誘之奪其城奈何膽一震於碧蹄遂亦以和自緩令得派兵運餉弄我於股掌之上則始事之失計而誤中疾也此封事一敗正使遼歸石大司馬星且獲罪乃始大

出兵以聲討而邪總督於楊經署領復率李、大將、張、如、梅等、水陸師十萬以往、視山一勝、水原、非勝、青山、三、勝、業已稍振我軍之氣、矣、未幾而南原、復將蔚山、與師、令倭獲盤據全慶之墟、將三路以當我、則中事之失計、而兵鮮勝算也、又其後、秀占既、以倭將遁、矣、就可乘也、急可擊也、乃中路攻城無策、發砲自焚、彭信古、實階之、禍而我又不設老營、不張左右翼、倭為蜘蛛、陣、十八人、躍而前、我師大北、已乃贈金幣、助之歸、即有海上、一捷、益亦得不償失、而竟令得志去矣、則終事之失計、而局、倖苟結也、夫朝鮮之為國、雄據八道、兵動食饒、原自不、乏禦備之具、乃對馬一島、禦於天、順年間、輕割以寶山、城君出亡之、第周以果、果致為敵劍、猶之平、啓局以擯、盜而又金山、僑居互市之、倭不設防、關山各島、堪戰之、舟、師不多練、抽丁裏糧、以素未習之兵、負重而戰、敗道也、而不為戒、奴丁幾十萬、衆每憤憤、掉臂可思、威用也、而、不為收、竹嶺、鳥嶺一帶、峻嶺紆遠、道不容騎、窮日無、機、可關可隘、固王京以南、天險也、而不為扼、兵使之後、田、里蕭條、有可耕之地、無其人、而不為撫、若然者、鮮始不、自謀、而我復不為鮮謀、已事之疎也、不及追也、顧今倭、雖去、鮮果且急、避我兵之鋒、不復更萌跋扈之想、而終、不再逞乎、我雖暫弛救鮮之担、抑亦可以威力、遙制、倭、而鮮終足恃我、無恐乎、竊以為、陽為款順、而陰計未、泄、外若款寧、而內憂方大、則議兵、談食、談戰、談守、談、議、議、法、諸方、略有不容不汲汲講求者、法曰、勢均以一、於十、

曰、走兵無選鋒、曰、北言兵之貴多、且練也、今海上、非無、兵也、而名司防守、勢不足、當倭德之用、況以頻歲、興、戎、而諸、德之精銳、半為耗損、一旦有急、誰復能北、支、虜、更、南、支、倭、今兩無之乎、則足兵為急、而兵奚以足、一曰、廣、團、練、一曰、練、壯、憲、一曰、嚴、督、占、一曰、權、調、募、蓋、自、兵、農、既、分、民、平、不、堪、東、甲、而、厚、出、募、資、以、養、兵、兵、恒、苦、不、足、而、日、驅、民、復、病、不、給、而、日、困、獨、計、團、練、一、法、猶、有、寓、兵、於、農、道、意、而、募、議、屢、格、不、行、者、不、云、調、遣、失、業、則、云、糾、聚、妨、農、且、也、訓、之、不、早、有、事、乃、旋、練、而、旋、用、之、其、稱、不、便、也、固、安、督、都、御、史、王、守、仁、鎮、兩、廣、常、以、保、甲、兵、一、舉、而、破、徐、夷、三、十、六、洞、而、在、嘉、靖、乙、卯、二、店、塘、之、捷、丙、辰、仙、居、之、捷、鄉、兵、之、宣、力、尤、多、夫、誰、謂、土、著、之、不、任、折、衝、也、乎、今、誠、定、為、制、無、論、州、邑、在、城、在、鄉、一、應、軍、民、人、等、挨、戶、查、編、十、家、為、甲、甲、置、長、十、甲、為、保、保、又、置、長、平、居、令、嚴、譴、察、備、非、常、即、於、每、甲、抽、驍、壯、一、丁、為、團、兵、衣、甲、器、械、取、諸、若、甲、集、十、兵、令、保、長、領、之、集、十、保、更、擇、足、智、勇、一、人、總、領、之、為、一、團、團、置、一、教、師、時、訓、以、弓、弩、鎗、刀、鉞、鎗、等、械、而、縣、尉、則、月、一、閱、稽、勤、惰、府、道、則、歲、一、閱、定、賞、罰、民、既、自、衛、厥、鄉、官、亦、賴、以、應、卒、合、十、戶、而、備、一、卒、曾、何、糾、聚、調、遣、之、足、病、云、如、此、則、在、在、有、兵、人、人、知、戰、而、徵、調、不、患、其、不、足、用、矣、此、之、謂、團、練、之、宜、廣、也、先、是、漕、運、諸、總、督、鉄、疏、略、有、云、江、北、五、十、七、州、縣、總、計、民、壯、快、手、九、千、六、百、餘、名、每、名、編、工、食、七、兩、二、錢、原、為、防、守、城、池、捕、緝、鹽、盜、乃、今、祇、供、有、司、差、用、多、以、老、弱、遊、棍、充、

實用編卷八

軍集八

海防 六十一

數萬一地方有事調遣輒稱無人徒費脂膏此遊惰即今倭警若添兵未免增餉增餉未免苦民合責兵備行各掌印官將本地民壯不拘馬步逐名簡汰老弱兵備選精銳督責操演遇急抽取號勇一半調赴海上應援即以原派口食克月糧上既皆招募之煩下又免供應之苦計可得精兵五千又云兩淮轉運通泰淮安三分司所轄三十鹽場寬丁繁夥皆長生海濱素稱勇敢嘉靖間倭寇入犯多得其力先經題准驅取三千名為寬勇每年三月初一防汛起至五月中旬汛畢止有警聽就近各營將領調用截殺其工食不動有司錢糧出自各場包夫官錢經紀牙用隨鹽賑銀扣支餘月不給令各寬率在場偷閑而抽練祇虛應故事合責原設千總

實用編卷八

軍集八

海防 六十二

沿海揚州等二十五衛所旗屯二項額設軍士共三萬五千七百八十名有奇乃以承平日久操守俱弛臺石詭頂故軍名色冒支糧餉有一家多至百十餘名者前後大將軍懼不敢問問輒無不中傷以至出此勢豪之侵占也即一處而浙直閩廣等處可例推也又如寧紹溫台諸沿海衛所環城之內並無一民相雜廬舍鱗集豈非衛所之人乎顧家道殷實者往往納充吏承其次路官出外為商其次業藝其次投兵其次占役其次搬運雜劇其次識字通同該伍放回附近籍歲收常例其次舍人皆不操守即此八項居十之半且皆精銳至千補伍食糧則反為廢瘠殘疾老弱不堪之軍軍伍不振戢守無資獎省坐此若乃逃亡故絕特其一節耳此本管之欺隱也即一處而閩直山東等處又可例推也又如將領以餉軍為恒套領陸兵則浮增坐營軍辦名目以濫餉而核之半歸烏有領水兵則藉口更番出哨遠地以影射即至巧莫能鈎致下既挾上之多所奸欺上復聽下之買閑自便即所部至累百千而可資禦侮十曾不能六七也此將官之詭占也又無不在在皆然也須嚴為令勢豪有詭冒糧餉一名擬配五名以上擬成十名以上擬斬武弁乾沒與同罪正軍老弱必更壯丁軍餘精壯勿令避役軍懸糧以募軍母虛軍以濫糧實以稽查閱試之權責成于直指而嚴殿最為無倫不加而兵可足此之謂冒占之宜裁也方變之條然而起也一時額兵之數或不足則必募募兵又不足以當賊鋒

實用編卷八

乾集八

海防 空三

之銳則必調勢也或者于嶺南北兵也慮其易集難散于調土兵也又慮其難聚易散似矣獨不曰取得其道狙詐皆作使敗失其道狙詐皆作敵乎往者平壤之捷南兵實先登有功既食其實而總兵官王保又橫加誅戮以重其毒非盡募卒之悍不可制也至于先年王江湮之勝則承順土官彭蓋臣之功清風嶺并乍浦之勝及勒徐海則容美土官田九寶九章之功天下之兵無論南北無論土漢既以成聚無不悍不擾者顧所以取之謂何耳我誠簡銳于始若浙江處兵江南沙兵之類惟就本地方召募稽其戶籍令土人保結聯為什伍法得正坐彼即以身從征誰無父母妻子之慮而甘為戎首以幸禍必不其然哉誠開會該處軍門若狼兵川

國恩夫亦自有家法在而謂散縱下以干戡必不其然慎斯以往若募若調安往不得其死力自非然者我實選之無法師之無紀無之無恩而謬謂調募可盡廢亦無異于因噎而廢食者矣此之謂調募之宜權也夫當兵之未募也患不多既募矣患不練古人用衆如用寡練故也方倭亂初起時浙故未嘗有兵即浙兵亦何嘗有名乎乃今譚勦兵者率選浙人之勇怯豈以山川限今昔殊哉在上之人振刷而作其氣耳苟有以作之甲循三千足以枕衛上國越猶古也不然即秦之銳士齊之

實用編卷八

乾集八

海防 六十三

技擊燕趙之慷慨又烏知今不異于昔所云耶兵之所以不可不亟議也是衛國之銳旅也語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貧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以今征利紛拏公私交困閭閻之太倉而太倉竭閭閻之閭閻而閭閻又竭卒有師旅之興即金錢空可請于內帑而有錢無粟一日不可再饑驅枵腹之衆以當鋒鏑矢石之交其將能乎則足食爲要而食奚以足一曰與屯利一曰平官糧閭閻之國非農不富兵非農不食昔諸葛亮屯田漢中即寬全蜀之運鄧艾營田兩淮準有十年之儲古來購兵強國計無便于屯利者自鹽法既壞諸邊屯政業難整頓第就今沿海各空閑地安在不可與農利助經費者蓋修議靡止一人可採擇而行也中書

皇上初年兩經題請舉行旋被破壞非地難屯種實緣舉行之初未究露害屯政之故使奸人豪右得以構舉阻撓總督張佳胤巡撫張國彥兵備顧養謙之開墾也王田豐潤已漸就緒未及議興水利俱各遷轉接管兵備朱永既憤不得保薦乃願養謙特舉余將朱先善後而先又慮不得脫身適值邊口水發堤岸坍塌二朱倡言

於上豪右希佔熟田者乘機流謗於下遂使三匠墾成之功廢於一旦昔年熟田爲豪右霸佔者至今耕種尚可按揭而考原任水田千總陳錄言之甚詳繼是則有徐貞明墾水田之議貞明儒者不知南北土壤異性耕稼異法卽民間成熟旱田亦強改開水田民心不服議論蜂起坐致不終其事良由一偏之見害之也使當時相其流泉度其土原水田早田並墾南人北人互用因地之宜從人之便月開一月年拓一月三事就緒之後廣畜牧事蠶桑求魚鹽之利至今十有餘年則北直山東沿海十有餘里之地物產之饒富不讓江南矣此言北地之田之可屯也濬海卽中樂兆程曰淮揚荒土甚多非甚磽确不可耕卽如安東而下直至贛榆爲路幾六七百里中間曠地不下數萬頃安東之大湖海州之傳湖沐湯之桑墟湖贛榆之南湖各方廣不下數十里土澤而地平俱可通利溝渠因渠以溉便成水田以時藝種五穀歲可得粟數十萬石程爲榆今時曾於榆之南湖召民劉德等立庄開種歲獲糧稻無算殷之民見今於此湖內開種獲利者甚多此有試而可行者况牛力穀本各州縣俱有營田官牛三五百頭不等而數年之所孳息未報者不與焉營田倉內所報穀數俱可覈而取足者此項設一憲職官總率之擇州縣之廉幹有心計者分理之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阜灌溉之源善揣肥确之異設法召募留心撫綏或仍責之原設農師或郡民壯子兵所軍照屯田例分給募民墾之不一二

年間自有大獲粟稻平時則以備河工之急萬有事卽以足戎士之豐飽此言兩淮之田之可屯也蘇海獨曰國初定海之外秀岱嶺創金塘五山爭利內相仇殺外連倭夷歲爲邊患信國公經累海上起遣其民盡入內地不容得業乃清野之策也趙工侍近奏令民開種以給募租若與此利金塘一山卽可墾田數萬畝歲入米幾萬石以玉環諸山計之每歲可得米幾十萬石大爲海防之助但其患二故當道屢議屢止一是恐倭藉以爲糧結果於此一是大家爭佃秋糧難徵爲今之計須丈量爲屯田召民耕種輸賦軍門耕者搭棚廩而居不挈妻孥不得買賣逐歲更始如大家放租之法則官民兩利而爭奪之患免矣官差石工伐山造堡海洋有警小民避入賊知堡中無子女財帛自無結果之念矣此言浙中島嶼之田之可屯也衆將黎國權曰閩中有人可耕而無地粵中有地可耕而無人嘗觀漳郡力農者散處七閩溪山窮谷無處無之而挾農具以入浙之溫處者亦時有焉倘能設法招徠此輩如海南一帶空地分給屯種則十年生聚藉其人可以爲兵入其粟可以增賦又衆將江應龍曰墾田之法不獨可行於窮民亦當責効於營兵查得雷州附營一帶廣衍饒沃皆可成田諭令各兵并力合作漸次開墾計畝均分無事解甲而耕有警荷戈以戰則金城十二之便可可虞幾也此言廣中之田之可屯也天下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以愚所目甯江左水田雖極腴亦往往不免風浪潦浸之苦

然而莫不出重資急築圩岸者良以捐一而博十不聞一環而遂棄之也今誠倣諸臣之說見諸行事毋以小不使而中境毋中細人說而中賊需以歲月責其成功將縮波而州之虞無不化秦秦為膏腴而粟不可勝用詎非度支之一大助耶此之謂也利之宜興也抑又聞善耕者無窮民善治者無窮國積貯天下之大命也我誠操天下之大命而特制其贏縮則亦可以妙運轉輸而濟變於不窮以今若八閩山多田少專倚鄰省糧粟遠左昔嘗告饑亦令赴羅山東然而不無生事於海上此惟官不為梓其權而聽民自為計一出海必載戎器載戎器則變易生今莫若倣古常平倉法領以專官歲將無礙公錙或軍士餉金預借其丰當秋成穀價減少

至無東語云與師十萬日費千金庸詎可以無米而資欽耶食之所以不可不亟議也是裕國之根本也方兩軍之將合也變幻極於萬端而或生決於一瞬欲立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斯亦難矣况倭久江習戰或且猶挾屢勝之餘焰以徂我我即不難為應兵對壘角遠所稱必勝之畧安在甚矣善戰之貴也而戰畧以善一曰用夾攻一曰用長技一曰用間諜今之譚艱危者必曰水戰水戰必曰禦外洋使遠海果堪大出舟師遂盜於郊原以毋貽門庭憂詎非計哉然而風潮有順逆旋泊有便否蛟龍之驚觸礁之險設伏擊刺之難皆議多以為未便乃鄭若曾則云哨賊於遠洋而不常厥若擊賊於近洋而勿使近岸似矣然而於夾擊設奇之變亦有所未盡也凡兵有正有奇有伏或為餌而先嘗或為應而後起或為游環而變化於無方力若不互相假借而勢實可以相首尾斯善應敵者也即以浙論如陳鏡極遠孤山無懸且水深不可下拔馬蹟有龍窟難舉戰砲大衝雖東面有懸而水極震蕩易壞舟說者以為非戰地也姑置勿論矣若普陀金塘去舟山非遠殿前洋山去崇明非遠首工尚書馬坤議欲大集戰艦哨洋山哨普陀以遏賊鋒其果固未可盡廢也何也普陀乃賊禮佛換水之所必登洋山乃賊由浙入直之所必犯我誠於浙東以舟山為重鎮集水陸諸軍為正兵傍戰具於沈家門岑港等處而奇兵則遠出普陀伏兵則潛布洛伽山等處互為聲援往者叅將盧鏜不於普陀謀掩

果乎先一日遣謀覘之，倭無一舟兵既合，賊乃更出他島之精銳夾攻我，我遂大舢舨，惟擊賊之，以誘我者反誘賊有正，必為設奇，有奇必為設伏，到時併力夾擊，勢如率然，或推其銳，或散其鋒，毋令闖入內地，倘或乘風旁逸而我不及追也。務尾其後，為他縣之兵之策應。總兵官則移駐近嶼，居中調度，常令賊背腹受敵，而我臂指如意，不出近洋，賊可殲矣。萬一敵背腹受敵而不能盡賊手，又復有海岸控扼之正兵，在番督水兵登途協戰，勿遽卸擔於陸兵旁觀，以縱寇則所稱節制之兵，不可敗者非歟？以此推之，閩直等處莫不皆然，何有乎戰克此之謂夾攻之宜用也。唐臣陸贄曰：中國與夷狄各有所長，不可勉於所短而敵其長，宜用所長以乘其短。

壽混戰潮，鮮龜船布帆，豎帆意風逆潮，落亦可行，而備之夫非今日水戰之應急圖者乎？猶未也。說者謂舟師非慣習風濤者，一望海洋，鮮不驚懼，嘔吐不支，何以制勝？切見沿海鹽徒儘可選用，其次水兵奇妙如浙之七里壩，併金山寺下漁人，俱能朝入水幕，方出白晝水底，鑽船致敵舟之沉溺，黑夜抽幫起棹，攷賊師之失隊，其火則南直以販賣私鹽者，人船輕便，且習風濤，黑夜潛行，駕棹如飛，用以出奇偷營偵探，是又一策也。猶未也。倭之大器祇有鳥銃，直百步而止，中國有鳥銃，又有大砲，去七百步，佛即機去三百步，又有神鎗、火箭、飛天、寶筒、埋火、藥筒、大峰、窩火、妖諸器械，不足以當我明，甚第聞倭製火銃，其藥極細，以火酒漬製之，故其發速。又人善使故發必中，中國有長技而製之不精，與無技同，謂宜嚴督製造，令中法更熟，演之何憂乎不敵耶？猶未也。倭銳發每無聲，人不及防，類能洞甲貫堅，諸物難禦，惟是廣中所產鱧膠，形如掌片，堅勁異常，較之浙中所產者不同，用釘連綴，施於木架，造為防牌，鉛彈始不能透，亦一策也。猶未也。倭奴裸體以戰，鮮有甲冑蔽體，惟廣東所造藥筒，見血立斃，較之弓弩尤利，扼險守隘，破敵摧堅，無有妙於此者。南見長寧等處諸巢遺孽，多號捷伐藝，然閑輕僕跳躍，百倍倭奴，慣用此弩，又有釣旗杆長大，許用布五六幅，縫切為旗，周匝綴利鈎，每遇對敵，橫舉陣前，眾兵排列於後，五步之內，旗開而兵器隨之以出，飛舞招颺，矢石不能入，又足以牽挽敵人。

不務使不得運用大率一稔可敵數十人百戶吳夢杓
自謂曾經兵機官方足招致數千人破敵特以詭計
亦一策也此之謂長技之宜用也兵法又曰凡軍之所
欲擊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
最者秀吉之橫行海上也挾詐力以恐喝諸島而習爲
操拳之圖乃山城君文祿固在其臣未必盡心服也聞
薩摩島王義九故與杭街誘配其弟而幽其子秀吉之
爲亦慘矣豈其遠忘會稽之耻而況清正行長在鮮雅
不相能可處也今其言曰家康公發百萬兵悉誅羣奸
臣等立秀賴公而爲君則諸賊之內自操戈已甚夫安
知不各懷併吞志耶聞其國有大唐街所居皆華人而
郭國安許儀后以醫幸於敵常以敵情輸我每有不忘

卒不服習將不知兵而徒以國僥倖哉戰之所以不可
不議也是定國之雄圖也易稱設險守國傳稱守
四夷守之者大矣善用兵者先自保而後求勝故不
可勝者少也藏於九地之下而敵不知所以攻者守也
守爲守者守也以戰爲守者亦守也甚矣善守之難也
而守莫以善一曰嚴哨望一曰杜奸萌一曰廣城堡一
曰飭守具將官王鳴鶴曰倭夷之來雖無定向而天風
考驗實有定期夫北風而南風而北未有北風而能
北南風而能南者觀其風之所自而預守其險則無不
中矣其針亦不過總設聽調重兵一二枝防守於適中
之陸地全托將臣得人又勤考天時如遇天風大作之
時亦照方位前去與水兵相爲表裏而預待之譬之陣
法然四頭八尾觸處爲首不觸則不應守險亦然槍其
上風脂之必地乃勝算也竄其然矣顧此中有大機則
尤係之乎哨望何也倭奴遠涉而來或以休懸懸歸或
以潛伺虛實求有不泊外島而徑入內地者飛報聲息
全在哨卒雖其善爲伏匿而暗夜亦必微露火光望海
寓之寇何非曉卒先爲傳報廣寧即號智勇亦莫由設
備以圖厥功乎故今海上哨船在各省諸守把等官分
有信地不待言矣而出外洋探哨者必須嚴爲期會如
往者溫御史如璋條議直隸備倭方畧謂兵船在狼山
福山者遠哨於崇明而專守三沙一帶在松江嘉興者
遠探於外洋而會守獨山一帶江北兵船不至三沙浙
直兵船不會獨山皆以守備不設論罪他處固可倣而

行也。至若水檻望斗之瞭，卒當有警時，須如督撫店順之議，擇健壯善瞭者，每夜給銀一兩，以酬其勞。有候車機，必辟勿消，而在陸地之守望，則有總兵戚繼光閩中墩墩車旗舉火之法，在行之有紀核之盡法，庶賊不得多方以誤我，我乃可併力以當賊。故曰哨探三軍之耳目也。耳目不真，有不至冥行蹶事者乎？引而至也，其處宜嚴也。往嘉靖季年之倭，我內地奸人引而至也。其處陽山東不被禍者，無過東接濟之人也。今中土之僑寓倭境者，固不乏人，在浙直雖有互市之禁，而若南潯、吳淞、諸處者，固數款往來也。紅夷黑夷，頃構橐於南海，若閩亦非無事之地也。而倭且猥以渡，勒令船通商為請，又復陰陽其說，以要我其生心如此，愚有不逞若徐

乾集八

海防 七二

王輩以滄海之不塞而流爲滔天且奈何哉按今欲固封守莫如禁通夷欲禁通夷莫如核市舶何也嘗夷載貨前來志在賈利客不敢軼越於約束獨是我人載私貨出大洋以就市於倭者或造重底船相貼換或販米穀相接濟藉寇兵竄盜糧爲害滋大今或虞其激而生他變不能盡絕蕃商之來則何可不禁我徒私販之往也須嚴爲今凡近海處所止許造單桅小船以便近喫漁採其或違禁私造雙桅大船者行令搜捕毀其冊罪其人仍於各鄉編立船甲長副不拘人數惟視船之多寡依十家牌法循序應當如船二十隻總統於船甲長內以下隻分統於甲副仍於船尾外大書某縣某船甲下某人十字刻墨填爲記其甲長副各置簿一扇備

乾集入

海防

七十一

載鄉中船數并某樣船隻某項生理一。一區書歲爲具
呈於縣互相糾察。犯則連坐。夫既禁巨艦。又有故犯而
夷之。誰自應歛戢。卽有一二番費仰鼻息。以就市於我
其爲防禦易爲力矣。此之謂奸萌之空杜也。先是策倭
者有云。必以戰而守城。必以野自法有陷城之謀。而
未嚴殘野之罰。賊至則苟負孤城而棄其四燒炮烟相
望。號聲相聞。所至蕭條。有不忍見聞者。安望其援手。
李牧備邊。先在收保。而不失不能收保。是資敵也。後將
軍檄煌先在乘隊列陣。校聯不絕。賊不敢犯。使疏而可
犯。是自敵也。空畧做墩堡之制。使民各聚爲市。市列爲
堡。約其道里之中。使勢可相及。每賊至則墩堡固守。而
郡縣急趨而助之。又時嚴其法。使四境殫盡者與失城
同罪。則人各爲戰地。各爲守。賊入而無所得。其勢自困
矣。嗣有做此而建議者。謂市鎮若歸安之雙林。菱湖。鹽
市。亘城。烏城之。烏鎮。南蕩。亘城。津浦之。月港。亘城。大都
意。主清野。識甚善。況夫巨鎮之所聚廩而處者。類不乏
殷富貴族。稍輸委以助公家。且以自保。庸詎非計。向令
崑山。維揚。不早圖城守。其不爲杞上肉者。幾何。卽今東
南瀉瀉難城處。固多酌其可城者。城之。令近地各協助。
廩工而有急。併得入保。將在金湯。且足羽翼。郡縣以
便聲援。而賊不難勦矣。此之謂城堡之亘廣也。凡敵之
環而攻我。也。或至曠日持久。計內乏薪芻。倂退救。舍夜
則還襲之。或伏賊難爲。採薪者入城。爲內應。又或虜吾
人繫其父母妻子。使爲間諜。或於黎明乘守陴者倦出。

我不意或築甬道架雲梯瞰城而攻或穴地泗水暗道以入守禦之法要在隨機達變妙應在心要未易以殫述者乃一切什物之具拒敵之要亦須預爲講求譬彼良醫不泥古方亦不可不諳古方今聊爲撮其要若唐節度杜佑守城法在相機以應敵扇棧必塗泥樓櫓必茫籬橋有轉關礮有積石又竿連棹布慢水弩行爐避火灰礮松明燕尾炬鹿角鎗木棚鐵交隔馬坑拒馬鎗烽臺馬鋪遊奕城池近寇者不可不預備也主事唐樞云守城之法近日東南全不知此女牆不可太高厚堵空之欲如圭首斜銳所以便外瞭便俯瞰城上傳箭不敲柳所以便聽聞守者必更番所以養精力陟降有號頭夜有火畫有旗所以一衆伍違犯有決罰所以定心

權不在將而在將將者今世非盡乏材也而當事輒厯拊彈之思臨敵而索將斯已晚矣則奈之何不熟講于儲將之術哉而將美以儲一曰訓世胄一曰嚴蒐羅一曰慎節制今之世胄瑣屑極矣業以其有先世勳不得不以一官界之顧在高皇帝時每重襲替比試必嚴又在立文學處立射固令官生時肄射乃今率右文左武偷爲一切而執務輩能爲憤卽卽號錚錚其下非縮朒不自振則蠢蠢不可使此非人盡不肯母亦上失其教而振勵剝削之無術耳今何不于各處衛所徵兩京特立學師以武科具文武才不及除選者爲之羣諸將家子與所謂民主武生者俾授業教之以金版六韜教之以騎射陣法暨以憲司屬屬功令布在學官如博士弟子故事按部使者歲程督而行賞罰焉而又申嚴比試令襲替亦如洪武遺法院道比試不中格勿輕進之府部府重臣比試不中格勿輕咨部子之官始罰半俸歸肄學三年再比不能者謫爲軍夫教之既預試之又嚴前有以指示歧路之迷後復令懷志冠纓之新將人人自愛而重淬勵必有名將出而應吾求者矣此之謂世胄之宜訓也豪傑之士何處無之漢興王之佐卽秦棄置之餘識與不識用與不用耳今非不設武科羅士也顧往往不重其選又限以三科適用之例燭之武有言臣少不如人今老矣夫以求士而使抱旣老之嘆則奈何不當具壯而急用之謂宜益精材官之選初場二場各加二三箭乃爲

中式三場再加策論。發策以核真材。比中矣。印寬才而授之官。不致者。雖當必有爭自表異。以起功名之會者。至於行伍中。原自不乏。倘當非常之士。如澤間亦復別有任俠豪善之才。皆當相急。拔准陰。亞夫。喜。得。劇。孟。賁。誠。其。髮。服。無。英。捷。之。要。極。非。苟。而。已。也。宋。臣。歐。陽。修。有。言。求。賢。勞。之。士。不。必。限。以。下。位。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士。不。可。薄。以。貧。賤。以。非。常。之。禮。待。人。亦。以。非。常。之。效。報。國。又。謂。取。禁。軍。廂。軍。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每。百。人。團。為。一。隊。而。教。之。拔。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為。裨。將。合。十。裨。將。而。教。之。又。於。其。中。擇。有。見。識。知。通。變。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為。大。將。此。一。人。之。智。勇。乃。萬。人。之。選。也。

實用編卷八

叢書八

海防

主六

夫樹人惟艱。士死知己一盡之才。原自足以資一盡之用。顧求之謂何耳。齊莊王一避怒螳而勇士為之爭歸。誠有以繫其心也。無更俟發徵期會矣。此之謂蒐羅之宜廣也。功狗功人自智記之。故夫搜抱鼓振。冒胃而躬當矢石鋒鏑之交者。將官事也。運帷幄舉彙策而坐抒發縱指示之獻者。督臣任也。遇成事而思折衝之位。豈不有重焉。材哉。乃曩者御史羅廷唯曾論舉邊材之隘。謂才如司馬遷保李陵而下。腐刑忠如諸葛亮舉馬謖而洛相職。古人慎重兵事如此。其嚴故事。辭敗績。今彼薦者不自繫其才之短長。薦人者不復任其事之成敗。則人孰不懷僥倖之心乎。此其言可繹思也。今須預簡真才。鄭重厥任。人品雖正而不習兵事者。勿舉材幹若

長而素蒙物議者。勿舉。萬一備事。并罪舉者。符者。王瓊之在本兵也。震澤之亂。談笑自如。人或謂之。瓊曰。凡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材。吾置之。贛州是也。示幾而全捷。聞人咸稱服。竊取以為選大將者法。此之謂節制之宜慎也。雖然。將亦難言矣。將有五德。智。信。仁。勇。嚴。缺一不可。今以並鮮若人。而一切奴隸役之武臣。盡落魄不得意。即令驍伏。鹽車。且誰為。孫。陽。也。者。夫惟智周天下者。然後能下天下。憂先天下者。然後能用天下。誠得若人。而與談。取。將。何。憂。之。將。哉。將。之。所。以。不。可。不。亟。議。也。是。幹。國。之。干。城。也。夫。人。生。所。以。獨。運。於。堂。皇。而。將。吏。爭。死。綏。士。卒。爭。同。仇。者。法。為。之。制。顧。畫。一。者。法。也。而。師。其。意。不。泥。其。迹。尤。善。用。法。者。也。以。今。因。循。莫。振。刑。

實用編卷八

叢書八

海防

七七

賞失宜專閭之權。分而任事之肘。制將無有不調之憂。不張之紀。數奈之何不亟為講訂也。而法莫以訂。曰。用額軍。一曰。逮賞罰。一曰。處首功。竊查額軍之例。如賊擁眾入寇。官軍卒遇交鋒。損傷被虜數十人之上。若交鋒入境。損傷虜殺四五人。律止擬成。惟是私使軍人出境。因而致。或。被。賊。拘。執。至。三。名。絞。奈。何。衛。所。官。報。藉口。律嚴不敢出一軍。櫻賊鋒。夫額軍不用以出戰。則平日之養軍。何為守城。既得以偷生。將一切之武藝。俱廢。無事坐而食糜。有急他人代關。此於將官之掩敗逃謀。誠便殊矣。高皇帝遺意矣。況當。盡廟時。兵部題准有例。大都謂但當錄其血戰之功。而不計其失伍之罪。軍伍缺者。亦有

例許民充補不此之引而彼之拘最爲稽弊之當釐者
今而後額軍須與民兵並操練並出殺賊卽有損傷仍
查功次若獲級多而損軍少者准贖罪損獲相半者從
輕記令戴罪俟有功准贖惟合隊敗却全無新獲乃擬
夫機如是則將官莫敢不用軍以戰戰軍莫敢不用素
練者不然有軍而不獲一資其用豈惟罪在武弁設兵
備督府之謂何而令上下相蒙偷爲姑息其亦均有責
也哉此之謂額軍之空用也夫兵者氣也師行而賞不
踰時罰不後事所以振勵其氣也今之賞罰典固自在
第實行於嚴勸之屢而不卽賞罰行於參提之後而不
卽罰其則勢有所庇也而罰終逃矣意有所慳也而賞
終新矣夫群一投而士咸樂死一戰而衆罔衡今由

之夫當賊船之初未能迎其鋒摩沉一船視勦殺一二
零賊者爲功孰多第責劉級于波濤騰湧之中勢所不
能卽如朝鮮海上之捷聞道倭敗沒委以千計乃功雖
真而級則屬人且因級以疑功則首功之例不當繁論
于水戰也明甚今須更爲令陸戰論首功一依威總兵
火兵劉級按數第賞之法勿令爭功憤事海戰論衡望
惟據耳目所共觀擊碎船隻以次議賞法曰善師者不
陣畧奇功而推級是論賞以鼓將士之戮力哉此之謂
首功之宜處也夫振天下有治人無治法古天子推數
而遣不從中制重得人也
今上崇武功每命將亦曷嘗不特賜上方劔俾專閫外
或待重上方畧或相機從便宜無貳無欺何恤乎人言
不然權且以身爲諒想更無遺言勅法矣法之所以不
可不亟議也是維國之紀綱也六議既備其於中國之
綜理可不謂既密哉乃或者揣摩倭夷之情形謂在嘉
靖間窺在閩浙在今日窺在登萊遼左窺閩浙就內逆
之勾引窺登萊遼左以朝鮮之殘破蓋屢年海戰倭多
失利而邇來鮮境儘便用長倭不圖入犯則已圖入犯
必再謀入鮮度吾之不復能援可集也倭不謀入鮮則
已謀入鮮勢且復熾則吾東北隅固未晚一夕貼枕卧
也欲固東北隅莫若聯遼陽山東爲左右手欲聯遼陽
山東爲左右手莫若亟復海運習海道何也登遼隔海
甚近風順半日可達舊制歲運登萊布花以給遼軍征
東運餉至義州亦卽循此故道若由成山外洋週迴遠

直沽遙望鮮疆近遼旅順我之運路固卽倭之來路也
一以測危雖時沙之險便於迎敵一以備舟楫轉漕之
具便於救鮮一以合二鎮唇齒之援便於接應一以開
閩浙舟師之路便於調赴矧今關外戍軍往往越山航
海以逃安在不通海道之足以再寇且黃淮中梗會通
艱阻之秋而此路一通其爲便益有未易以屈指數矣
顧此猶以固一家之垣牆言耳若乃鮮之君業以敗度
招侮杜幾屢矣我境

皇仁視若孺子而權操之又何當竟置之度外令自爲計
頃者本兵之策倭也責海防之備不簡于中國自治之
謀誠得矣而恨以款之不可聽朝鮮輔車之難其謂
之何萬一鮮君不克自就將終任彼之折入于倭而我

神明編卷八

海防

八十一

且得晏然而已乎我卽不能頻代人關抑或兩相關切
而有不得不助一籌者乎必也樞鑰重臣仍加審慎留
意經畧如所稱鼓舞將吏警守疆圉諸長策恒相關會
訂可而又特簡知兵善謀如班超其人者往理厥事因
其地復箕子之井田因其人復三韓之富強將遼陽之
外我又壯一左臂不甲兵而廣不銷鑪而固蓋不止僅
僅爲一屬國謀矣雖然猶非其本也夫唯聖人外內無
患蕭牆之憂甚於覬覦吏今何時耶得撫二酋之安犯已
形長帛卜失之窺竊復兆撥罕啓順義之爭大真撲諸
番之怨水西開臺于近疆緬貳泉張于南服沙俄新肆
抄攻黎莫久煩勘定可慮何止一倭而况腰綬算大就
錯鑿以爭利于山谷者動以千百爲羣也獫而兕虎而

翼白晝噬人而攫之金者道相望也語曰足寒傷心民
怨傷骨御馬極矣而馬將逸據華大矣而韋將裂本實
既撥安問枝葉哉唯是

明主穆然淵思超然遠覽亟圖綏內之謀並厯攘外之畧
而二三察相又共失忠謀贊襄之乃有粵耳書曰食哉
惟時柔遠能通厚德允元而難壬公蠻夷率服嗟乎是
何能無望於今日哉是何能無望於今日哉壬寅七月
既望景臣筆鈺謹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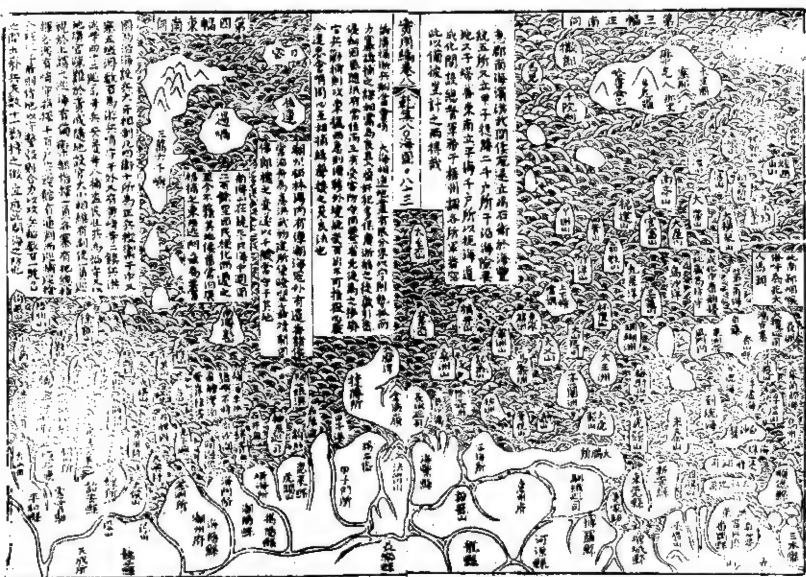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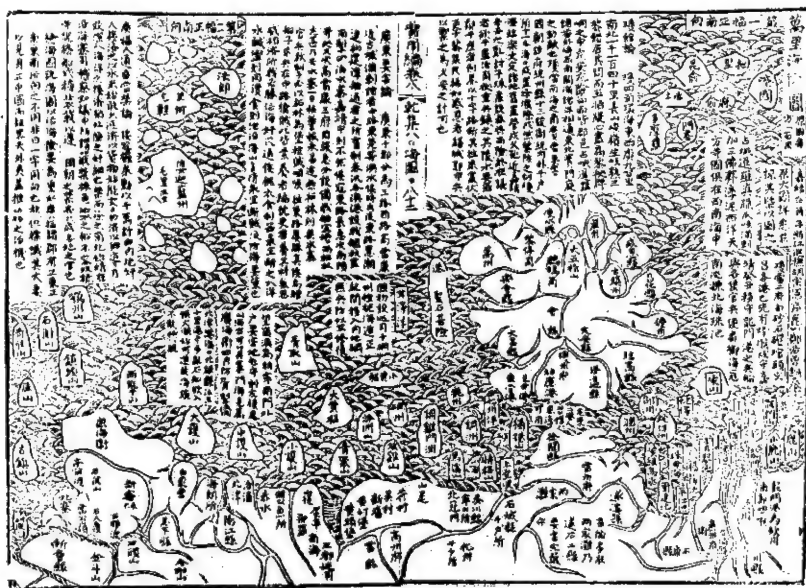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八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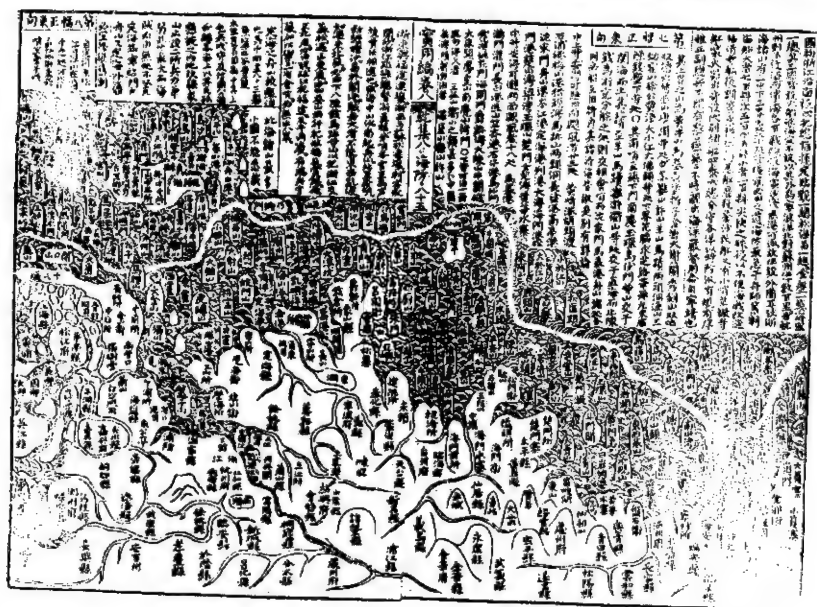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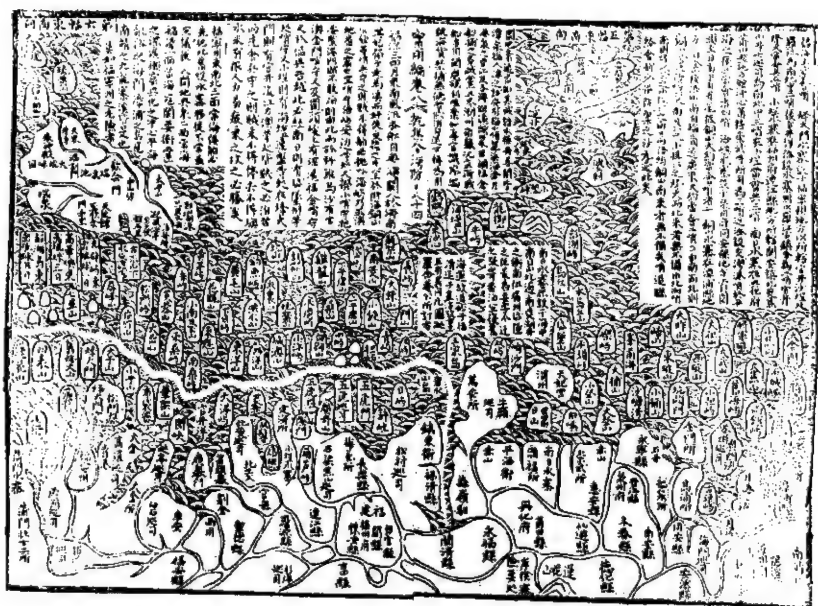
海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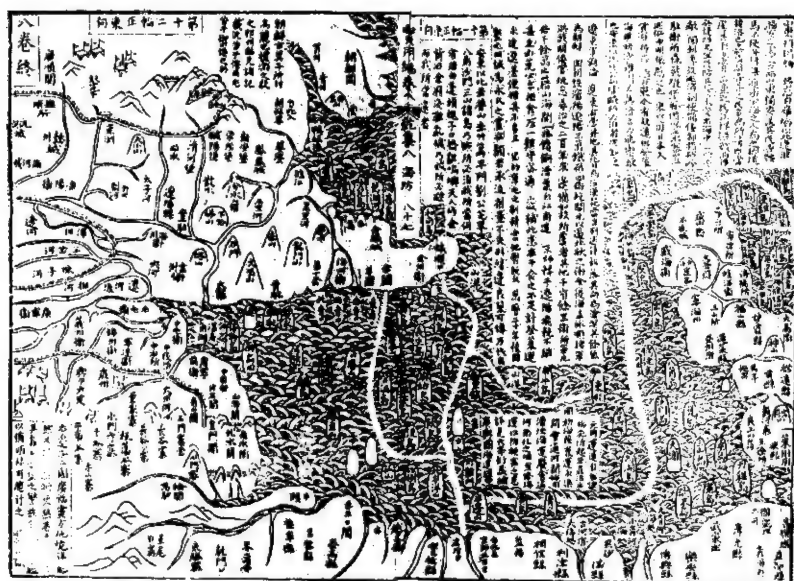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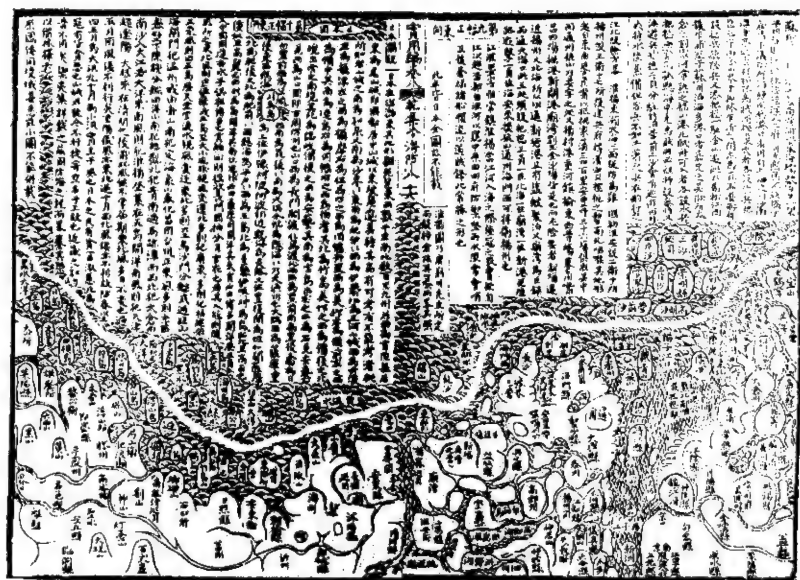
八十一

海防

八十一







盱眙巨馬應京纂輯

休寧臣戴任校正

盱眙巨姚允泰編次

秋官

刑部掌天下刑法及徒隸開禁之政舜命皋陶曰刑期無刑皋陶亦曰與殺不辜寧失不經乃君子儀度其心有警叟殺人而必治帝堯三宥而不從何也惟仁乃能執法惟執法乃可期無刑也我

太祖誥刑卿曰皆聖人以德化天下則民樂從者衆否從者寡天下治矣然聖人之心必欲使天下人皆為善而無患其樂天之樂其思治之心切故又張刑治具以齊

實用編卷之九

乾集九

秋官

否從者既而法行實當其功罰當其罪則民從善愈臻百善者無業字氣和天地清寧可謂咸亨於戲相繼之

君臣罔知大道務小惠而傷大德特簡刑以治之法不如前故奸者得以恣肆良者含冤而受暴是使歲月彌深不法者衆如法者鮮矣欲必治之不可得而連成也國有大病而可畏者一謂惡仁人者也惡名名者皆是也蓋惡人仁不仁惡名沽名名斯所以為國大病故治國者必擇人以治刑朕於此必欲以人而執法若非仁人執法則國務繁由此而生爾敬慎體道哉毋偽而夫謂之執法非止不辜獄也又非止不徇請託不徇受賄也君曰辟臣曰勿辟君曰宥臣曰勿宥惟當功當罪之為務不可則止之沽名非止寬縱沽長厚之名酷烈

力之名也天下所共惡者君曰勿辟刑官曰宜辟

卒頓首而不辟天下所共矜者君曰勿宥刑官曰宜宥

平順旨而不宥乃藉口不獄以自解懷善於已而過則

歸君豈非人之不仁國之大病哉洪武二十四年嘉興

府通判龐安獲私鬻鹽徒送京師而以鹽賞其獲者戶

部以其違例賞鹽入官且責取罪狀安上言律者禹邇

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旨豈豈可以一時之例壞萬世之

法管唐太宗以選人多詐冒初自今不肯者死未幾有

詐冒者命殺之大理少卿戴胄奏據法應流太宗怒曰

卿言守法而使朕失信戴胄曰初者出於一時喜怒法

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念選人之多詐故

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忍小忿而存大

實用編卷之九

乾集九

秋官

信也今之律即古所謂法國家布大信於天下者也創

者即古所謂勅出於一時之命也今欲依例而行則於

律內非應捕人給賞之言自相違背是失信於天下也

太祖然之詔論如律於戲此明良之盛執哉大抵刑法之

設其本原於好生而其用取於難犯吾民不犯於有司

則生矣押焉而入之難求其生不可得故難犯之具非

曰必加之也明布而預示之俾警其心慎其行而吾之

刑乃備焉而不用明刑乃所以措刑也說於戲則人不

得因警而驕說於富則人不至因滿而溢故以律繩人

即古應法象魏之意清風戒寒而提衣乘屨秋罔天所

用成物耳不體秋令不能其官此

太祖所為諄諄乎於無春生無夏長則秋易從而成民之

罹於刑由所以養之失也君子生聚於焉其嚴也不得已也以哀矜之心司不得已之法則服念要囚必明必宥而不敢一毫自用即當罪猶慘然不繫下大雨之泣曰教未施而刑加焉是吾納之罅中也所云敬慎體道其謂此也耶應人命至重鬼神難欺人心至靈耳目難欺官斯者誠不可不慎矣謹錄

聖訓寬猛之宜著於篇若其詳自有律例在

講明律意疏

馬文莊公伏觀

大明律一欽定國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下永為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制法取

諸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分巡御史提刑按察

書附編卷九

欽集九

秋官

三

司官按治去處考校若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初犯罰

俸錢一月再犯答四十附過三犯於本衙門逐降敘用

欽此欽遵外竊惟國家大事莫先於刑獄刑獄所重

莫先於人命蓋以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一女

含冤三年不雨匹夫結怨六月飛霜以其冤抑之氣有

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自古帝王莫不慎之古律

典有欽恤之言周書有敬慎之戒下至漢唐法家多取

專門趙宋刑官設科取士皆所以慎刑獄而重民命也

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臨御之初屢詔大臣更

定魏律至於五六易之弗倦以求至當復命刑官參會

衆律觀師宸翰為之裁定務協厥中而於人命尤至

意焉是以當時司刑官員多所用心而於律意務為講

明奏議之際少有失平陰陽以和風雨以時而天下無

冤民為道率以來兩京法司官員或由進士初除寺正

寺副評事主事或由知州行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御

史亦多知縣所除到任之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

所以律條多不熟讀而律意亦未講明所問囚人不過

器情就律將就發落且管杖流縱有所枉為害未大至

於人命一有所冤關係匪輕且如強盜竊主重在違意

若窩藏強盜而不違意亦難問擬斬罪又如官吏懷挾

私讐故勒平人因而致死重者懷挾私讐若因事到官

但有答罪雖勒致死亦止可問擬因公毆人致死徒罪

又如故殺鬪毆殺人若兩人相爭互相毆打毆死一人

實用編卷九

欽集九

秋官

四

則名鬪毆殺人一人未曾動手一人於彼致命去處有

意致死則名故殺此等律意人多忽畧有將強盜竊主

未曾違意同謀止是分贓及官吏因公事毆人至此本

無私讐故勒情由而俱問斬罪者有本係鬪毆而問擬

故殺斬罪者有本係毆殺而問擬鬪毆殺人絞罪者甚

至謀殺故殺無屍檢驗而問擬斬罪者輒取情真罪當奏

請處決者或本因與人妻妾通奸其夫別項身死而問擬

本婦因奸同謀殺死親夫凌遲處死奸夫斬罪者其他

以非為是以重作輕者非一查得數年之間各都布按

三司等衙門呈詳死罪重囚本院并刑部詳擬明白大

理寺復詳合律該科復奏處決幸蒙

仁厚不忍殺人止令監着恭遇

上嗣登寶位重念刑獄屢下明詔強盜無贓仗人命

無屍檢驗者具奏定奪其節年原監該決重囚近日辯理寬宥者亦多若使當時就令處決則令寬而死者不知幾人矣其所傷和召灾者果誰之咎欽法司尚然則其餘府州縣衛所囚犯枉抑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何矣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未明之故也況府州縣官員多有不曉刑名不知律意者遇有刑名事務多有不能剖決問理而唯聽於主文之人益由巡按御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不行考校之故也如蒙乞勅兩京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屬官天下都布按三司督令斷事理問及浙江等按察司官并各吏要將大明律條熟讀講解深明其意不許似前忽略置而不講其問因之時

實用編卷九

龍集九

秋官

五

參錯訊鞠務在得其真情方纔取招議罪之時尤須原情定擬不許輕易致有冤抑獄成之後難以辨明及通行天下大小衙門并兩京部屬官吏各置大明律一本朝夕熟讀用心講解務曉其意仍通行各處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司官按治去處遵行大明律內事理從公考校若有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依律施行當奏請并降用者徑自具奏發落仍乞勅吏部行移法司將撥去進士就令與見任官員一同問刑以後該選之時兩京法司有缺先儘各衙門問刑進士除授如果法司無缺方令除授刑部等衙門是亦前代刑官設科取士之意也庶使人精法律而刑弊盡施之弊獄無冤抑而庶底刑措之美

登聞鼓禁約

大學士桂萼曰臣按登聞鼓投詞即古設旂石以達窮民之制其司設官即古之朝士職主通壅蔽而已今乃不依令乞嚴為禁約不許聽三法司原問官屬託立案則寬抑之民受冤恤之恩矣或曰嚴司設之禁有說乎臣曰國朝設登聞鼓令匠夫匠婦皆得自盡原問官不敢偏私三法司不敢扶同所以通壅蔽也近者軍民有犯原問官恐其執辦則預屬司設官為之立案是登聞鼓之設本為通壅蔽今反為壅蔽之所矣軍民冤抑無聊有犯關自刎致皇上震怒司設官乃不自反顧請皇上嚴門禁拒告訴是杜冤抑之口積怨憤之氣使匠夫匠婦叫苦呪咀聲聞於天以致凄風苦雨水旱災傷之

實用編卷九

龍集九

冬官

六

變此固其大者也今欲禁之無他焉在我皇上特勅嚴衛分投緝訪密記起數逐日而奏禁約司設官再如前扶同立案不行者治如違戢實封者律則太祖之法復行何壅蔽之足患乎

緝訪

歐陽一口止惟緝訪之設所以肅法紀寬抑之防所以廣仁恩我皇上乾綱玉振而盡究寔威法紀肅矣矜疑必恤恤疑必審即罪入大辟往往姑緩其死仁恩渾矣然節奉詔旨申飭尤詳切於妄讐誣陷之禁及知其冤而不為辯理之例則緝訪一役實聖明所軫念者一時嚴衛法司諸臣孰不仰承休德刑期無寬也哉臣愚特罪該科

猶不能無過計者切惟訟必兩造具備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重有據也緝訪則止屬風聞多涉曖昧即善聽者初無可據初緝事員役屬衙門其勢易逞而又各類計所獲功次以為陞授則憑其可逞之勢而邀其必獲之功枉已利人亦將何所不至兼之鎮撫司狗衙門之私而嚴刑鉅錄法司非甚有執持者不免懷忌避之念而苟且扶同則此獄之不能無冤固亦勢之所必至也是故臣每聞姦惡之禁內外雖多而無辜被逮冤抑終莫之伸者殊亦多狀捕風捉影兵番每附會以擊其姦非法者訊爪牙自蔽逼以強其認有真盜出首倖免而故令多獲平民以備其數者有括家囊為盜賊而通報惡以證其事者有潛種圖書陷人於妖言之律者

甘弊必塞其源蓋嚴衛之論功類奏不免徇情所屬每獲一犯即紀一功不問其獄之成否虛張勢勦不計其犯之重輕含糊題請朦朧比擬即兵部勘覆亦不過查倒陞授而功與犯之真偽皆非所與遂使市井廝養之流假此覲謁官階與凡無功欲冒有功之賞不免以無罪致之有罪之地也重楚之下亦何獄而不成哉合無今後緝訪人犯果係機密重情有干憲典者嚴衛據獲題知其情罪真偽隱微未經鞫審不得輒紀功次待法司詳擬成獄之後方許紀功該法司仍逐起開造招由節略送兵部備照每當類奏該部同嚴衛會題仍勒兵刑二部勘對明白請旨陞賞其曾經緝拏而未成獄者不得虛冒比擬有主與親屬人命及占產詐財等項有對理者均乞嚴申禁諭無得一藥混竿以滋騙詐之局如有舉未成而官校及鎮撫司考打傷重或至死者許法司徑行參治法司容應扶同仍聽該科并參重究如此則功必覆實而情涉誣妄者不得以行其私訪必機密而事干常憲者不得以肆其棧刑無非盡而平民橫遭羅織者不致畏迫而妄括庶幾刑清民服褒究戰而寬抑之防亦慎矣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聖恩之所被及豈其微哉要之禁嚴姦究兵部之事也會題與嚴衛同則冒濫之防是即所以禁姦問理獄因刑部之事也查勘與兵部同則議功之慎固亦所以議獄彼此相須關係殊非細故伏乞勅下該部詳議如有

蕭彥曰今大江南北及山東等處有等積弊巨奸專以
責訪買訪為業招權納賄假手報復肆為無忌其地方
之富豪者悉從而結納焉州縣小吏且莫敢誰何矣在
淮揚等府私名曰解雨會言不避風雨也而在山東私名
曰三隻船言不畏風波也此輩肆行而當事者一不察
而墮其術中於是巨奸得志而實業備受禍矣欲不輕
且玩得耶此海內通弊不獨一二地方為然請初各
該撫按寧慎毋忽寧少毋苟得其真每府止一二
人為不可或彼府有而此府無亦未為不可唯在懲其
過惡之重如前責訪買訪輩即置之死地不為惜而事
涉影響過未深重但一有司得而治之者悉置不問即
誤在訪中亦聽辨鈔毋以體面之故文致之也

實用編卷之九

乾集九

秋官

九

賊罰

蕭彥曰賊有多少情有輕重少而輕者無論也多而完
者無論也不完而成者無論也惟侵賊幾於千金監追
完無十一而一舉議釋如近所奏報者安在其為難
犯易避乎此雖曠蕩之恩然亦小人之幸矣夫此數
百金數千金說非小民脂膏哉官司幾經審罰小民幾
經塗炭推所刺體僅報完而無籍棍徒賄賂勢豪通
同吏書謀領入手視若已物或供與馬之費或志妻妾
之德或快官室之奉而公家無分毫之入幸而發覺乃
復安坐私家顧貪民以代監藉口變產攀無辜而代賠
有司者又多姑息容奸聽其支調以故有侵雖千金監
追數十季而納上一二兩或六七錢而止者此何以說

也年久事冷輒引正犯監斃子孫免遣為請而不知此
輩積奸未易縶指其斃者不必監也監而斃者不必正
身與其親屬也產絕者不必絕也一人得志于夫致尤
彼小民何辜而此輩何幸哉乞 勅法司除已往者不
追論外自今議為定制或三百兩而上或五百兩而上
事發以後完不及三之二者即正犯已斃季久產絕仍
拘子孫發遣以正其罪以儆其餘或曰如罪人不孥何
臣以為不決夫今犯永成者豈其子孫自作之哉而何
疑於此輩乎

明刑紀

主政姚履素將著刑法志應京諸聞其指乃以書答曰
頃視事歲餘多有僥於中者京師有嚴衛之緝訪各省
有駁查之淹滯凡嚴衛擒獲重犯例得記錄累陞官按
利之懸重賞於巡軍多方報嘗遂有釣手應足百般非
刑得竊盜而指為強盜得二三人而連十數人病死而
指為毆死及參到部司犯人淹淹待盡矣究哉能昭雪
者幾人也每覽外詳見一獄之成動經五六年初審趙
甲為首錢乙為從再駁而錢乙為首矣再駁而甲乙皆
非正犯矣再駁而坐誣告矣比獄成原被証佐瘦死幾
盡又在矜疑之列矣其死者未必有罪罪者未必服刑
大都上官以為重獄多疑疑端端之理刑者或為迎合
或人合一見疑者或以或貳貳變更其口或質者尤而
不死者不質以至前後矛盾說無定說比比而是儻有
公明刑官莫若屬之聽斷不必求改初情也此二事竊

實用編卷之九

乾集九

明刑

十

獄者之過也古狀者師大事以告小事擊趙甲以及錢
乙一行鈞攝身家蕩盡更有隱匿本名竟以某大某二
其翦子某麻子為被告者株連數十人而始以一人應
審者因被告不正本罪遂令滋肆若此此慣訟者之弊
也國家之大禁累申而視若故紙者二事私刑度也
私淨身也私建祠寺也一則絕人嗣續一則勞費財產
此奉行不謹者之弊也我朝以出妻為重事而夫婦
之紀律頗輕婦人狼毒夫或莫敢制毆死有罪妻妾款
中止開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而不及其餘近有惡婦日
夜罵夫夫稍回一語即怒起而持磚亂擊夫報以一
磚中額破傷死竟抵罪又有監生梁隆吉妻私於鄰人
又私於義男歷歷可証但未奸所捕獲以毆死妻擬絞
益私外人無此法私義男則駢斬終不能究明毆殺人
之隆吉而斬未經捕獲之義男也倒持若此夫網何自
而正乎浙江有犯人張震其父被族姪張英陷訪罪累
身死無處白冤震遂聞毆英死以報父讐竟擬謀殺人
斬罪夫毆一造訪之兇人以刑不共戴天之恨尚可擬
斬乎唐人駁復讐謀已自縊縊此又開載不盡之過也
告狀法司者先具直狀過通政司准後解法司巡風廳
查驗過堂過司務廳分十三司本司出牌行兵馬司提
人提完又從巡風司務廳解到本司審理重者本部監
輕者兵馬司監保限日過堂仍前驗進再限日過大程
寺光司審後堂審候四五日後詳允過部說堂施行送
刑廣司納罪銀送山西司納紙賄送打斷官處決杖皮

罪者送有司衙門發配軍罪者送兵部發遣即如一寄
即明一言即決略無分毫遲滯已過數十衙門經數十
輩吏役家貲傾蕩雄心耗盡矣況提人不完審理不決
堂寺未必如期而進以至堂駁牛駁還延旬日動至累
月無論罪人消死即理直冤伸復有生氣耶此又格
例已定無可奈何者也以上數款概見聞所及聊述一
二自餘條例可訂正者尚多近于典故中稍為掇拾以
見祖宗重刑罰之意應求受而讀之喟然曰鑒成憲
國初無此制也洪武十七年置鐵牌官門中禁內臣干預
政事二十年焚錦衣衛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其
論憲臣有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
害蓋先得姚子屬公明刑官理斷之心乎慣訟之防室
獨有反坐律至命刑部以所誣雖輕亦坐重罪榜示天
下即弗如榜示何不如律也
宣宗時有自宮末用者惡其戕體
仁宗故事發遣更申明禁約
英宗時僧私建寺彰義門外特命發遣衛克憲洵能信
祖法矣夫刑以弼人倫之教仁於仁不仁於不仁
聖謨具在故寧不聽兄弟骨肉相訐乎
太祖曰朕國一唯惡非或私妻子爭長終短詎謂有兄弟
人心天理未至泯滅如私妻之欲待其息怒善心復萌必
將自悔明日二人果
聖也第禮法修明傷人必抵罪既嫁必從夫不必子為
人伸冤為夫理耳官不能直而貽之子夫不能正而貽

之官又可沒沒已乎小則比擬大則奏獻固可義起也
夫多指究視多言亂聽洪武二十九年華大理寺而秋
官子部各有專司復廷評者述文其十羊九牧則衙門
敬現也因循不讓如畫地刻木之誦何至哉

太祖之言也曰天道春生秋歛而論天之德則曰生君道
仁育義制而論君之德則曰仁三審五覆無非求其生
而已夫存一求生之心則欽恤孚于堂陛好生洽于民
心以致理之大本也人臣奉行德意以綏此元元則又
有燮賞之典在當時御史凌漢鞠獄平恕人有德之者
遇諸途報以金漢曰子罪當罰我非私子固辭之
太祖廉得其辜擢副都御史明良相遙輝映史冊矣嗚呼
利期無利上下各任其責君非以為名臣非以為利要
實用編卷九

乾集九

國刑

上季六

以奉天仁民傳無病療乃躬耳桃子紀言紀事與律例
並垂意蓋有所風也百爾君子三復于斯以紹述之竟
進而盡忠以思齊之心退而補過民其無覆盆矣乎

慎刑論

自先王陰陽合德仁義並行乃簡嘉師以象秋令大司
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五刑糾萬民以國土與教罷
民罪至死小司寇斷其獄於朝掌士司刑皆在獄成士
師受中傷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詳
哉其矜於刑也顧刑亂國用重典不重則民且驕抗桀
驁而不吾畏刑平國用中典不中則民且悲愁怨疾而
不吾懷貳者畏威服者懷德非寬猛相濟寧有幾乎世
之刑官鮮克明允上有德意而下不奉行朝布仁言而
暮已開隔甚且揣摩意旨以入之挾匿私怨以中之設
鉤黨制非刑以重毒之權相為梟為鴟矣而彼且助之
聲巨喘為虎為狼矣而彼且傳之翼豈朝廷設官意
哉行一意而逆天道天必殛之臣為此懼且世廟刑官
後于律令隱微之致國體寬嚴之機頗畧究心因述所
聞用昭勸戒洪惟我

實用編卷九

乾集九

慎刑

上季七

太祖始克金陵除殘敦教令中書詳定律令責在簡當使
人易曉吏不得夤緣為奸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其身毋
達坐又諭羣臣刑本生人非求殺人惟欽恤二字為本
干戈倥偬之中未嘗一日忘民虞矣洪武元年頒行大
明令以為令教於先律齊於後天下遵令而不犯斯於
刑措可幾乎所設刑官有大理寺評之都察院糾之要
之以刑部為本雖嘗令錦衣衛鎮撫司推鞠重囚旋因
其虐惡焚刑具罪厥官遂因刑部後申明鞠刑之禁凡
罪因俱送法司名法司曰貫城察天之貫索也是星七

宿而貫珠機成衆若中虛無凡星則刑官無私政平訟理獄無因若凡星處貫內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明貴人無罪而獄

上爲法司言法天建置之意俾以身心法天道如貫之中虛則獄清而無事心靜而神安於都哉聖人合天下爲一體以禮爲梁肉而令章之以刑爲藥石而律平之以貫城爲醫所而刑官砭刺之要以全其體而已嘗讀試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彥徵曰凡論囚須原情不可深入人罪常存平恕之心猶恐失之況深文乎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蔽覆奏而行後濟議法巧密上惡之以枉殺獄吏謀微請重犯法之刑不許又請誅再犯罪軍人命杖釋之微不悛亦誅擢周志清爲大理卿論以推

實用編卷九

欽集九

慎刑 十六

情定法務求明允使刑必當罪當時法司咫尺天威謹敢不飭又諭按察司入朝諸臣曰國家法律必務精詳用法有失鬼神鑒焉造御史林愿等分按各道罪囚重者械送京師令大理寺詳讞期於律應天理法當人心蓋九州赤子皆在客保中矣朝中置政平訟理二樞命兩行人爲導有罪應審者持訟理情傳旨諭之無罪應釋者持政平備宣德意遣之時靡有爭廷無冤民焉乃皇仁所最章明較著者律五易而後定詰三製而成編漢中知府費震發倉極亂良吏也以他事逮京權之爲牧民者勸成安縣丞唐詢禁禁三載細事也責原問官吏釋之爲淹禁者懲念諸暨知縣陳允恭以簿書之過請戍雲南台還復其官知浙江道御史凌漢以鞠獄平

恕爲人所感擢右副都御史進士魏安仁等六人以過謫吏矣恐其又爲小人所侮召用以展其才知府余彥誠十九人以罪繫獄矣因共同爲耆民所請賜衣以還云職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金壇縣丞李思進以事當就逮矣一則念其極民有方一則知其官多善政並賜酒勑以勞其賢卜者誣人謀亂因麗永知縣倪孟賢疏辨而加反坐鄭汝謨坐胡黨因與仲兄濂爭下獄而蒙擢用山西人被賜爲盜矜其不得已之情而遣歸田里江西高沮壞鹽法原其不過貪心而輪作鳳陽郝安童以孝子除軍役之累陝西民以代兄免謫戍之辜重囚四百餘人以方春令輸粟於邊盡免殺戮之極種種仁恩吏不勝書然以腥膻亂夏罪辜孔多寬縱亡

實用編卷九

欽集九

慎刑 十九

元紀綱空振日短不廢震擊得情常切哀矜爰著之祖訓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歷其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法外加刑特權時處置預推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意不顯文讓佑萬世而成正矣然開濟彥徵之流何並蔑有繼體守文之主詳免周知故置法者君也奉君之法而布之下者臣也擬以職要職詳之義則一人泣隅即臣子之罪不得以累乎上也永樂間刀鋸之濫舊御史陳瑛實導史之後瑛犯罪誅而反事諸臣亦寬文網至浙江按察司周新以名宦戮則紀綱之諧也而綱卒不免黃淮楊溥等以賢臣繫則高煦之諧也而煦尋以亡豈不爾受既其汝還詩人所云亦良可與矣

唐帝初即位穆長原吉吳中黃淮楊溥等之囚其
款解縉妻于之流官其子省建文諸臣之案明其無罪
捕治前御史舒成以楊士奇疏報罷下翰林侍講羅
汝敬錦衣獄尋改監察御史審錄重囚於承天門內
閣三法司科臣與馬詒恤刑獄於法司則三五執奏必
期平允而後已歷年雖淺廟獄以仁不虛手
章皇帝因之首諭錄囚務存平恕其恤刑勅曰朕嗣大統

遵奉舊典不敢以喜怒為輕重期與天下同躋仁壽咨
爾法司夫檢罪者利口弄良者寡諷惟言是稽情偽不
辨此其可乎或畏權豪徇其請託或念恩怨從而報復或
弄刀筆輕重人情或恣肆垂鑒錄成獄甚至貪圖賄
賂顛倒是非誣陷良善縱肆奸惡明有國法幽有神譴

實用編卷九

龍集九

偵刑

二十

上曰降肉刑禁鞭笞皆後並仁政培植漢脉長久唐祚有

以也逮浙江按察司林碩知其蒙諂中官而復用之逮
故城縣丞陳銘原其誤捷中官而復任之刑部尚書趙
鼎侍即余士吉以縱有罪殺無辜罷官江西按察副使
李倫以受贖出人成罪請減恩與威可謂兼之矣正統
初釋林守林長懋言官陳祥而復其官道舍汜水縣
典史曾泉而還其秩勅法司錦衣利科及因臨決必三
覆旨然後加刑都察院各按察司伸理冤枉勿搜細過
以陷良善庶幾明德慎罰之風未幾王振擅權馬順勒
虐禍之者碎犯之者焦廷尉薛瑄論死侍講劉球文

修撰董璘被刑祭酒李時勉何枷霸州守張需成達吏
部王直趙新曹義戶部李亨下獄南臺周銓范霖楊永
等逮及福建巡按柴文顯汪澄驛修輕重混淆是非頗
倒卒成土木之禍而振亦族順走獎王毛二長隨亦暴
虐於朝說者謂楊澤楊士奇爭福建貪事廖謨獄不決
白之

太后振得主持內議實為厲階然自跪求釋振已達女中
先舜之心矣養虎而教之不噬得乎

景皇帝居守後遂即真以土木夷師而逮宣府楊浩萬全
參將石亨下錦衣衛率出總京營適也以宗留復亂而
逮福建巡撫張楷下獄莽放歸田里恕也都督楊俊前
見功而後見罪論及殺之千戶襲遂榮初大議而任大

實用編卷九

龍集九

偵刑

三十一

辟下獄釋之內使軍增侍寵驕縱即下之獄威曉汪全
恃勢奪民田立責其償當也至若中書舍人何觀以參

大臣阿附杖調南雄知府劉實以忤抗中官成獄請朝
南宮復沂王為太子則大理少卿廖莊郎中章倫御史
鍾同皆廷杖同成綸錮詔獄莊謫邊遠驛丞入侍南宮
賞有鍍金結束則御馬少監阮浪內官王亮弟子趙鐸
皆下詔獄浪成亮皆處極刑是時為悅者非王文陳
循手甘自遺臭遺被刑者百並之芳文因曰諸公勿累
小子與牢飯不知牢飯苟義美讓熊掌味也
睿皇帝復辟文以誅循以成文淵為傳子之詔自經而始
泰易儲之黃宏觀展膠子面陳伐樹之徐正成嶺礫市
皆為罰當厥罪然商輅疏立沂王石亨以不從已除之

千謙未迎襄王徐有貞以未用已擄之都御史蕭維禎等阿附亨輩乃謂事出朝廷不承亦難免上猶豫良久原擬凌遲者斬擬斬者削籍臣故曰臣子之罪若巡撫年富以名賢下獄內閣岳正以忠直成邊則亨與曹吉祥陳汝言之爲也都督范廣以謙信任併殺則太平庚張軌之爲也指揮袁彬以扈從功下獄則門達之爲也御史楊瑄張鵬等班劾權奸并都御史耿九疇皆下獄禍幾不測值大風雷雨之變僂誦詒鵬成赦還不謝復成南丹則又亨吉祥之爲也不數年有貞再繫安置金甌亨彪負固倖吉祥欲謀反誅汝言必賊達必成軌死鬼天道好還置其然乎至私豐衛卒以謀反誣指揮李彬事下詔獄達鍛鍊成之刑書陸瑜獨白其寃達怒

實用編卷九

莊集九

類刊

二十二

語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吾何故枉人滅族不耶達瑜欲出反者上不聽止誅彬而見其妻子帝之英明得瑜益彰矣

純皇帝仁厚實也申犯罪充軍不勾丁補役之例定民間產女溺死之罪選進士二十人於刑部習刑以示欽恤之意漢陰王徽銀以牛易馬則妃父周恂等正厥典刑湖州知府李雄因賊誣叛則副使王齊等坐罪有差給事中韓文等劾王越邀功起黨違文華殿前構訊知其爲國之誠而釋之陝西巡撫秦紱爲秦王所訐命籍其家無他物賜以旌賢之詔而復之向使侍御皆正人不稱明明后哉乃內官牛玉欺罔立后僅謫南京給諫王徽等請正玉罪反逮下獄御史節有良查嚴光祿錢糧

以去監司保之誣杖調備監韋朗開原失機召還以太監李真傳之請復留此輩已滋禍矣大同總兵許寧巡撫郭鍾太監蔡新以失事下詔獄兩人降調而新置不問則失平妖人李子龍出入禁地太監韋寧等實引之妖人王臣橫行天下太監王敬實主之兩人事發并斬而各宜止於淨軍則異罰乃最駭人聽聞幾亂天下者爲任汪直設西廠焉故指揮楊華以罪匿中書董與舍直聽千戶韋英言就鞠之兩人備嘗刑具其最酷者名曰琵琶每上百骨盡脫汗下如水灰而復生如是者三是炮烙之刑也因其妾僕武選主事董仕偉就縛拷掠如畢復抄其家并逮妻妾四五人晝夜苦掠哀號徹天是籍沒之令也又械畢父泰并灰獄中請獲婦女二人解

實用編卷九

莊集九

類刊

二十三

沈衣局是爲奴之罰也自餘無故被執者不可勝數設五月滿文毅公奏罷之御史戴縉王德奏復之賢不肖相去顧不遠哉直職兵書項忠途中失避誣以事令會訊竟與選郎姚汝璧同黜復以諸逆兵侍馬文昇刑書林應巡撫史年傳侍讀汪朝宗下獄論成而給事中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各杖於廷遼東巡按強珍酷拷不服亦令廷鞠成邊復直以罪逐其黨吳綬成極邊王越編管安陸陳越戴縉並爲民司理太監尚銘杖發南京韋瑛坐誣人謀逆伏誅則中官阿丑以誦諫御史徐璠以直諫悚動上心故耳不然卽江西楊福雋充直者猶且納賄用權鞭杖小吏况其真干直銘去梁芳役用僧繼晚衛士李孜省附焉則主事林

後諸諫經歷聚斂之同下獄幸太監懷恩以實奏且
戒緝撫司擅殺因得不咸是寺人中俊傑也廣東方伯
陳選抑市舶太監見誣遣官訊之賄選所黜吏張聚誣
執聚曰死即死耳敢以私滅公昭正人乎遂逮至南昌
道卒聚為上疏辨寃是據史中義士也嗚呼水至清而
糞土濁之主至清而奸邪濁之君門萬里政在得人哉
改省尋以獄餘未盡懲

敬皇帝誅繼曉於市權何為新為刑部尚書用馬文昇議
免糾儀御史下獄聽陸容請奪都指揮王欽梁宏之新
命人人懷德畏威中官不敢侵政事矣中外官生應逮
隨釋終帝之世無久繫死獄中者獨萬安劉吉先後
顯權多所排擠安去吉怒御史湯鼎與州守劉縣庶吉

實用編卷九

乾集九

慎刑

五

士部智同坐妖言罪成刑侍彭韶解不判王恕疏謀不
允罷歸謫戍智降吏目免裁壽新言計賍估鈔當隨時
損益國初每銀一兩值錢一貫今值八十貫是國初
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自盜銀四十兩方得
斬罪今盜及一兩五錢即坐斬絞恐非制律本意吉恐
之革不行御史鄭魯誣壽新受賕訊無狀乞歸魯亦尋
謫戍為仇家毆時二日馬錦衣都指揮朱驥于謀塔也
為政不尚苛刻務存大體妖人真惠偽書惑眾為運者
所發株連數百人驥獨罪首犯焚妖書藏其跡凡制獄
下所司加巨楚厲威驥獨用小杖成化間中使諸責竟
不易夫以武弁而庇及非類彼以縉紳而賊及同袍夫
以子令而不稍假借彼以己私怨而必欲甘心乃安

尊於朝堂之上吉陰處於盜賊之手豈天假之妙會
耶穀皇帝初立劉瑾用事導上淫樂時號八府戶
尚書韓文根不能抗用李夢陽計叩大學士劉健謝選
倡諸大臣疏奏幾發捕矣李東陽泄其謀瑾遂要
上罷二相令瑾掌司禮監督園營丘聚谷大用督東西廠
大權一振瑾遂無停時欽天監楊源一疏星變乞除
內使一疏靈霧為下殿上一疏火星入太微垣宜思患
預防竟杖戍道卒天變不足畏況其他乎尚寶卿崔瀋
按察副使姚祥郎中張偉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劉孟
皆以小故荷校而百率之體統喪言官劉淮呂嗣徽統
薄彛徽等及兵部主事王守仁皆以諫繫獄黜降復或
諭百官勅罷公卿臺諫數十人榜五十六奸黨楊朝堂

實用編卷九

乾集九

慎刑

五

而一時之民望空巡撫艾瑛巡鹽徐積兵書劉大夏戶
侍子郝序皆以不賄訊獄流遣而錢神之用彰以積愆
禁韓文事廖陽以匿名文書執京朝官三百餘以修邊
不合連總制楊一清以鎮守內臣許都副史吳廷舉而
恣毒之報深欲謀不執慮大監張永札已調南京求暖
之上前令置酒講和殿度之內幾為鬪場矣五年瑾誅
吏部尚書張綏錦衣指揮楊王石文義等坐同謀誅內
閣劉宇曹元前內閣焦芳及子贊中並削籍大憲一除
羣奸屏迹雖張永能制其命一清實與有力焉緣流諸
並發東陽附理事蓋情以久而自露罪欲益而彌章即
哭殺劉謝二公於郊雖則信之瑾誅後法稍稍平乃震
濠倡亂隔兩權奸江西按察使胡並寧上手賊二使然

旨捕之甚急浙江按察使李承勳匪徒等令其姓名開列
歸命得不死下錦衣獄氏潘陽忠而見罪其若巨何久
之上欽南巡江彬錢寧通遠侯蔡鑑諫者百七人罷
午門五日杖誦有差而杖下者陸震余廷璿何遵劉
枝林公蘭序獻劉縣孟陽李紹賢李恩王翰劉廷十一
人大小不同亦各伸其志也當時時也天下岌岌乎殆
我已言官論大監蕭敬吏書陸完都指揮錢寧戚賢與
宸濠交通逮下錦衣獄獨徵罰銀二萬兩仍掌司禮監
法遂寢不可收拾矣濠伏誅帝亦升返
皇太后暴崩罪雖市籍沒誅其黨數十國脉幾斷而後續
楊廷和之力與

肅皇入承大統下詔與民更始寧等皆誅完等皆遣安邊
實用編卷九

乾集九

十一

伯許泰等皆諫問都憲劉道史書王瓊等劾籍論成有
差釋都督都永徵表其下附彬之義釋提學李夢陽欲
白其比濠之冤凡諫南巡各官先者贈祭陰于生者復
職陞用一切冒濫武職盡革與中興盛際哉飲而大禮
繼以大獄薦紳禍格於南巡蓋張璉有皎皎之才無休
休之量其謀大體是也諸臣不明繼繼繼嗣之別固執
泣諫至於死徒莽錮不變識者傷之乃李福達父子巨
盜馬錦勦之是也總附郭勛而官官以舊路馬殺成大
變非龐尚鵠恥雪於隆慶間豈唯積寃致異亦將吏輩
傳訛矣當寧一主於盛考一主於慎刑心匪有他第
無奈媚嫉阿耳原刑書林後病上疏言古者撻人於朝
與衆素之非欲爛肌膚而致之死也成化時臣猶及見

廷杖三五臣綿不重理才足示辱正德時遇用
起去末之端成化間詔獄惟通叛狀言重加拷訊其
常犯送鎮撫司問法司擬罪今一筆部問無復低昂非
祖宗仁厚之意庶幾乎古人尸諫焉王雙用而都御史陳
九疇以風德逮繫鎮撫司夏言用而詹事霍韜以上書
被逮都察院惟以大禮報成欽恤刑杖逮發釋放罪囚
一千八百五十六人說者謂胡並率仰體

皇仁而廣布之固一時杰出哉聖主之明既為大傳所
誤薛儼之愚又為彭澤所賣由是根本之慧暫消腹心
之慧仍在焉恩論斬而刑書王時中以輕擬龐向非朝
審相計之言聞於大內則汪鉉殺恩矣臣故曰臣下之
罪蓋至於嚴嵩擅權天常反易又思乎敬輩而不可得
實用編卷九

乾集九

慎刑

二五

也夏言曾統以復河套殺張經李天龍以征海寇殺楊
繼盛沈鍊以論嵩殺郭希顏以安請殺朱凱以除奸民
死李默以策語夾榜最以諫疏死馬從謙以論內官死
於時先後為刑書者何嵩許論也附權相禍歸紳人心
安在哉悅驚戰尸不足謝朋奸之罪而服毒蕃羅龍文
兩子解其亦少酬公憤乎當時刑部郎中陳鳳凡厥
衛逮至者衆長戚視成案莫敢輕重鳳獨多所平反省
中稱能尋權江西金事可見與論自公當寧自明惟
一信蔽目則泰筆不見耳

莊皇帝遵奉遺詔釋海瑞於獄復除周怡沈東為給事中
逮方士王金陶敬等處極刑奪故員人鄧元節陶仲文
官爵籍其家戍鄂撫御於遠邊論楊蘭路楷殺紀紳之

罪皆坐斬可謂善繼先志矣乃六年之中以疏陳政理
杖給事中石星疏陳廢費杖御史詹仰庇疏陳時弊杖
尚寶寺丞鄭履淳疏陳節用劾崔敏壯給事中李己熙
給事中陳吾德亦日月之食也且太監李芳以直諫忤
旨逮獄坐死兵馬李承芳以執內地負屍核尉反坐
旨多內降法司惡之獄未幾廢淳等皆放歸惟太監張恩
不宥又治中官許義等抨擊御史罪成烟瘴治鳳陽守
備太監趙芬貪酷罪下御史榜其黨治南京司設監丞
田汝盜帑罪成遷英英獨斷豈左右所能與哉
今上御極三十年民情盡效無不洞曉堂廉有體未嘗輕
朴一大臣川澤納污未嘗私殺一小吏大都詳內而略
外先禮而後刑焉至

實用編卷九

疏集九

權刑

三八

兩宮徽號有故三禮告成有赦項者
聖朝建和且加意於建言及遠繫諸臣欲還之輟拜曠稅
千達人犯欲盡釋之然三年而舍竟遭收教之法遇災
脩省大沛德音悉實諸臣以歸鼎與天下更始則
聖明淵鑒於今日始窺見焉嗚呼免舜之仁弘矣唯慮阜
陶之未得文王之德至矣未嘗庶獄之敢知聖刑固人
臣事不得臣乃人主之憂耳天道一陰一陽而四時司
其令君德一舒一慘而百司分其猷君為刑而擇臣臣
以刑而弼教俾民從欲以治而尤歸功於好生之德斯
無忝槐棘也哉時
萬曆三十二年十月哉生明臣何棟如謹論

叙治河五議

漢之治河與防虞等費而我
明尤甚在今日則岌岌矣往者遼左敗拆議者欲以撫臣
無元戎后大司馬李大中丞坐語余曰君能往否余應
曰諾無何張可卷鍾龍源兩都諫過余曰西人者共疏
薦公欲公往治河余力辭或曰撫巡無元戎東備虜生
或以之公無難治河則極之勞朕朕耳奈何難其易而
易其所難余曰策虜余得虜之十八策河不能得河之
百一且荒度萬工少未事古勿論即徐武功劉莊襄
治河俱有成勞要之捕偏救弊無十年之利況百世乎
邇來河有變幻莫可應測提東則衝西濟南則淤北且
潰連

實用編卷十

疏集十

治河五議

一

陵寢勢難俱利昨者起余友李千田于練經而俾往經理
于田撫遠而遠捷督五大將軍提兵三十萬而征揚則
播平真時之無才也治河必無難者而浮光耀生四垣
者持治河五議過余其開新河一議則前後治河者所
未謀也今支趨源接圖指顧如在掌中然余以素不留
心河務況身未履其區目未觀其縣如向燕趙土著而
徒舟楫耳故羅君憤憤嘆知己之難達憾鉛刀之未割
且謂日月白駒駒馬齒長繫節三嘆潸然下涕而余亦
嗚嗚喉咽相對歎歎隨收淚向羅君曰李千田收攬英
豪虛心延納而足下又為督學時弟子胡不捧三寸之
舌往見李制帥耶羅曰李先生求余則余言重余求李
先生則余言輕即以君侯之言千李先生則重輕又在

若侯劉白髮儒生無因至前而建非常之議誰則信之
余曰居之五議將為揚子雲之太玄經矣俟後世有如
子雲者出然足下亦安知李千田之不為桓譚乎而何
可不一見李先生也

西學友人周弘楡撰

苑集十 治河五議

治河五議引

河之善決自昔為然蓋漢而下其決由天至運道開而
其決由人矣何者黃河建統而下迤邐東北以入於海
者故道也故隴陝為河首清濟為河腹德靜為河尾首
高則勢急腹狹則難容尾小則反掉理之一定無足異
者顧漢而下故道未湮止聽其自徙而荷畚隨之故曰
其決由天

國初引水通漕其後漸以黃河之水盡委於淮夫淮源不
過始桐柏留耳安能容河哉河淮合則尾愈小小則腹
愈大大則決愈奇故曰其決由人今之決奇矣決東補
東決西補西猶可以人力為也察者在上決者在下如
鼎沸然可以人力為乎此無他地之火即人之血也水
實用編卷十 苑集十 治河五議

不調則翻江倒海血不調則透骨穿筋當事者宜何以
策之夫引水通漕與水爭利也與水爭利委河於淮可
也通漕而友以害漕且以害黎黎且以害

陵寢而尚欲以河盡委於淮則與水爭害矣爭利而獲二
百年之利陳平江劉忠宣輩已為之然謂二君為功則
可謂二君為智則不可古今稱智者能越神禹哉而禹
之智惟行所無事耳今之人目之為神禹則謝不敢當
如曰行所無事豈不人人能乎而必與水爭害則謬矣
山居嵩目細考熙寧澶州故事竊有見焉而未敢宣言
也日與汪友羅君繼諱及此羅君深晰形情遂列五議
而筆之為書夫不龜手之藥一也而或以封或以泮
泮終其世則河過之異耳羅君業泮泮洗而授人以分

茅柞土之資當事者幸吐哺而聽之又恐傳布之不廣也因付之剞劂氏
歲甲辰孟夏六日一壑居士伯錢甫彭好古書于日涉園

實用錄卷十

龍集十

治河五議

治河五議序

浮光師仲羅君師事耿天臺謀見父之學而以一貫為宗旨居恒曰一貫匪直註日用且曉問四海內外僅有一壑閣不貫即吾學之未週淡也開蓬執除之首夏訪予甫坐齋頭出其治河五議示予而欲訂其可否蓋以雙展片悅達達遊北條大河南北兩境也予問其大旨曰在宣通天地氣脉因勢利導使其演迤無間不惟可彌河患且可使河為我用而享其大利蓋即曠昔所議一貫之說而今用以為治河之綱領耳予听然而答曰有是哉君之言似迂而實理道所關也惟是江文通有言聖曆欽明榮光塞河君欲用一貫於崑崙積石之派盍不先用之於

實用錄卷十

龍集十

治河五議

廟廊之上俾彼此血脉流暢精意融洽以為半格氣化之原乎富如是玄圭可計日錫矣此則予之所敢知也若夫沉璧負薪諸所屬注則自有名卿碩輔及河隄使者存君試與之共決筴焉予何敢妄為聲畫以來河伯之笑

楚西陵王兆雲元頑撰

治河五議

自叙

余以先人藏骨非宜究心堪輿之說粗知其槩若黃河之在國家不獨漕運一端蓋有四大利四大害閩焉者治之急矣抑尤有說焉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中原之地易于用武者地勢坦平耳開濬既多得地險矣又陰寓思患預防之道焉余目擊河患憂憤頗切具有疏草欲上未果且禁去茲特採集父老公論先修名言間附己意著為治河五議反覆推攷益見禹智之為大矣神禹之治水也法在疏濬而排決之通天下為一身流盪其血脉而宣利其壅淤千聖以來相傳學脈一以貫之無復隔閡意正如此降及後世實用編卷十 乾集十 治河五議 六

邑私其土官私其民一切效白圭之治以捍禦隄防為務而罔思所以疏利之譬則病在心肺之間而臆臆弗之顧幾何而不決裂潰敗并其軀以焚也余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以駭聽聞惟在幕寓故智順而導之管見如斯不識有裨神智之萬一否

曆癸卯殊九月淮原羅四垣寓舟中著併識

河道議

漢使張騫持節西域訪河源以為一水發源蔥嶺于閼洹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閼廋黎山世之論河源者率皆本此莫如其非也至元始命都實為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之四越月而得其說如圖所載選具以聞翰林學士潘昂霄撰記而臨川朱思本又于八里吉思公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譯之與潘互有小異然黃河水東北流歷西番至肅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凡二千五百餘里始轉河東又南流至肅州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屈曲九千餘里而張騫所訪乃在其西萬里外蓋為山舊遠隔不得假道故也世之受蔽于外舍近求遠者

實用編卷十

乾集十 治河五議

七

何以異此漢文時決酸棗元光中決濮陽決鉅子永光中決鳴犢建始中決館陶永平中決鹽瀼是時河分北流入于海尚未與淮合及隋鑿汴始導河通於淮周世宗顯德四年自汴口還淮金之亡也決開封城北衛河自渦河以入于淮元之亡也決汴決陳決許決杞河益東南流小清河口入于淮河淮始合而清河口又納汴泗諸流而通於淮矣我國家自

洪武至於今二百五十餘年河凡數十決淮復受其下流數千里湍湍奔決之勢東之以一衣帶而于足河之道益窮蓋河自汴來南分二道一出壽州一出懷遠此二道皆出于淮其東南一道出宿遷其東分五道一出陽陵一出塌場口一出徐之小浮橋一出沛之龍雲橋一

出溜河則六道皆入漕以合於淮後乃救決救諸道
寢塞及孫家口之濟而河之正脈遂併力以合於徐邳
年以來河歲圯而堤歲築歲築而河身益高積久累
丈登堤而望水且驚出民屋秒甚且與城郭並而徒待
數丈之堤為防禦何怪乎一朝決裂而澤盡舍摧城郭
壞倉庫民人魚驚莫可支手頃督河使者觀河勢之泛
濫憫生民之沉溺慨然有王家口之役意必謂通漕護
陵兩得其便不為無見豈意河遶東徙致使豐沛一帶汪
洋千里勢復洶湧不但居民罹害而船舫至此多至傷
沒議者方欲順其東徙肇葛墟備自夏鎮入口宿遷出
口以便運道不知水之勢向北顧不順其勢而歸之止
水之性趨下顧不順其性而潘之下今日之王家口宿

實用編卷十 乾集十 治河五疏

邊口非即昔日之孫家口乎楊湯止沸折東補西終非
一勞永逸之道萬世不磨之業也嘗觀孔子傳易坎象
辭曰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故亨而有尚其贊
大焉則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孟軻氏曰禹疏九河
濬濟深而注之海又曰使禹治之掘地而注之海又曰
禹之治水水之道也以四海為壑又曰禹之行水行其
所無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書有之曰為平水
土距詠濟川地平天成是可見流下不盈由地中行若
水之信也疏之濬之掘之抑水不盈各底于平若治水
之道也以水治水而已不與禹方為無事方名大智舍
溝洫之外無復所謂疏濬與掘之事舍濬下使平掘地
深川之外又豈所謂濬力溝洫之心哉春秋說題辭曰

河之為言衙也衙精分布懷陰引度也釋名曰河下也
隨地下處而通流也風俗通曰江淮河濟為四瀆四瀆
通也所以通中國治瀆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通其
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禹之疏濬與掘通而
宜之之謂不通不宜易由以久昔朱熹氏亦曰禹之治
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上面之水漸淺
與其弟子蔡沅沅詳詳玉髓真經詳品建都之地懷恪於
禹燕稱最我

成祖文皇帝始定為燕京

聖子

神孫繩繩相繼將億萬數不什黃河於燕都橋梁帶燕以
形家論之通汴入淮則為反跳尋故道而使之復北於

實用編卷十 乾集十 治河五疏

形勢尤為大便宜觀黃河之水勢將趨北是大故挽留
河水朝拱燕行衍國家無疆之福顧不因其勢而與之
爭非惟失水性抑且拂天意矣智者不失時以乘功勇
者不避險以成義任者不畏難而振起任以自立義以
勸眾智以乘時居定則志貞志貞則政預蓋必有非常
之人而後有非常之功在今日則誠千載一時也昔人
謂防河與防虜等秦王將伐楚問王剪曰非六十萬人
不可問李信曰以二十萬人然李信以二十萬人不勝
則二十萬人皆浪費王剪之勝則六十萬人不為費矣
治河何以異此合無慎簡一二精明勇實之士參其宜
間相其機宜又博求堪輿家知水性情者數人遍詣工
所揆其遠近酌其淺深相與戮力而共成之則人力不

勞而河工自集矣余閱謂河入千乘而使素之河又揣
為八水始安流迄漢末終唐世數百年無水患者偶合
禹所治河豈非治禹之明徵哉是為河道議

新河議

古今譚治河者為功卓卓不可及矣自後策之最善
有過於賈讓其策大端祖禹而上策則多出漢鴻嘉李
尋之奏其言有曰議者恒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
因其自決可勿塞以觀水勢及河所欲居當稍自成川
挑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
言言中的其中策則與余闕殺流折渠之說相為發明
若乃繕完故堤增卑培薄勞費無已較違其害此最下
策而漢以後咸用焉第讓策稱善而卒不見之行者以
徙居民故耳徙則損人虛舍壞人墳墓而世家大族恒
起而爭之乃阻不使行自今論之治河莫若法禹而故
迹焉能盡復其地勢窪下者即故迹也奚必聽其自決
以觀水勢河勢遷徙不常其道易通者即天心也奚
必俟其成川而後加挑濬歐陽玄曰治河一也有疏有
濬有塞濬河之流因而卑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
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之濬之為力
易而塞之為力難賈魯之五難誠我有味乎其言之也
故黃河之治古稱不易在今日尤有難者河自汴而趨
於淮故河之淤多在汴假令汴可無憂矣則虞其轉而
危我之汴泗汴泗定又虞其壅而危我之濟齊濟濟定
又虞其越而危我之豐沛即幸底定俱無到又虞其畔
而不南重為道阻即使運道通利無阻而

陵寢淪沒之災又無歲無之司水土者其奈之何蓋河流
合則勢大分則勢小河身實則勢緩隘則勢急大而急

則雖治小而緩則易治。嘗與有言曰：兩山夾出中必有水，兩水夾流中必有山。今竟冀之中，除交合之處，必有自然兩高中低之形，誠濟使北流，由直沽入海，庶幾水由地中行，可免諸昏墊之患。我

朝宋濂張元禎立濟寢諸臣有議皆謂黃河入海之路止於一淮，其源大而委小，不足以洩其治治之勢。故河恒決，欲自開封迤北，後河入新濟河，與衛河使南行者自淮而入于海，北行者自河而入于海，河分兩道，則其勢自分其決，當少減為確論。第未詳且盡也。余庚子下第歸，由楊村買舟南旋，觀黃河水性的欲趨北，釋此不治將必有異常潰決之患。曾向劉總河諄諄言之，而今歲水患橫溢，四出，余言益信。歲癸卯北歸，仍由舟行。

實用編卷十

龍集十 治河五議

因詢沿河居民，皆謂河間地方乃大禹治水故道，故名河間。又細察水勢，允宜濬之。北流況丁字沽下，西河上西河王莽河沙灣兩河口界泊，皆有水道，易通黃河而德滄興濟靜海地勢坦平，去海不遠，水口又為易開。見今丁字沽已有入海一道，而齊河有鹽河一道，陵縣禹城又有上河二道，自南旺張秋而出，涓涓千里，皆可入海。然上流不暢，則漲湧以為災，合於開封之北，酌地勢稍卑，可通梁泊沙灣兩河口上下，兩西河王莽河及丁字沽者，開支河以濬其上，流名曰北上新河。下流不疾，則漸漫而為害。合于德滄二川，青濟諸縣易于達海者，開支河併齊河禹陵二河，丁字沽以濬其下，流名曰北新河。大禹九河入海之書，大都不出于此，而禹陵二

河或即濟深故道也。此河政不欲深，深則於運道有礙。政不欲寬，寬則于民間有妨。河身淺窄，無排運之勞，河土滑潤，無鉏琢之苦。民安故土，無遷徙之患。順水之性，因地之勢，但求分水不務通舟，開河雖廣，為力甚簡。所謂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故事半而功倍，日久流深，舟楫自通，則諸閘可俱廢矣。當取舊閘石于各新河口，各置一閘，以時故開以防運道之滯，舟中遙望嘉祥諸山，乃南北分流之所。於此穿山為河，引河入漕，不惟漕之咽喉通利，而倚山為堤，可免衝突泛溢之虞。第此河果開，不無少費工力耳。據者有曰：引沁河之水，由武陟紅荆口分流一道六十里，衝達海以殺山西一帶水勢，執母令余入黃河助虐為害。此與鄆見滄上流之意頗合。第

實用編卷十

龍集十 治河五議

恐沁水出自太行，使瀉汪洋一衛，豈能盡容況衛道路即萬一有警，所關匪細。合於新鄉北另開支河，徑達漳河沙河漳沱涿州等河，導之入海，斯稱穩便。近見鄆報議開潘蘇家庄以下分為二渠，以殺水勢。此與鄆見漕下流之意大合。第開所開河，中多沙石出口多海，且王口新堤善潰，儻更開直河可避沙石，足保新堤清運便之議者，又欲開膠萊河以行海運。余隨先太僕田守萊州時，即著有海運十議，吳第馬家濠頑石崎嶇，頗費鉅鑿，過年尚書劉公應節試以五、六萬金卒無成功。至謂下皆廢沙必不可挑，或亦未為萬全之策。况海運僅便通漕而無都形勝兩處，後獲百萬生靈了不開涉，豈宜一意漕運而置三鉅於

度外乎若於淮河之上濬其上流者亦名曰南上新河
淮河之下濬其下流者亦名曰南下新河尤為完策今
嘉祥有新挑口至廟道口堅緊是當河勢又開封有惠
民河清川有清河堰城有澤潯河西平汝陽亦各有河
濬之入江及宿穎蒙城諸河亦易為力淮安僅支支河
濬子口二道出口泄水甚艱是南河亦不可不為之所
也蓋河不過汴而南勢不為迂過汴轉北經由嘉山而
南而東前有管橋諸山為之閘鎖去亦之玄屈曲有情
徐沛之間河道雖出亦存其安流者使之自達分流既
廣水勢自平第恐一時財力卒難併興此在
廟堂之上酌而行之此議果行將見都會當黃河之連拱
而抱負有情

實用編卷十

乾集十 治河五議

陸發得淮泗之纏護而形勢愈固轉輸有賴而漕運無阻
塞之虞蓄洩有時而居民無蕩析之患一舉而國家之
四大利以興四害以除太平之計謬久安之長策誠
莫有要于此者或曰黃河之水既分恐于運道有阻不
知惟壅故阻無壅自無阻也矧嘉山一通可以北亦可
以南更加去淤挑淺之功而時盛將之何患乎阻即阻
則黃河正流非復昔日渾渾可以通運無礙矣是為新
河議

渠塘議

治河而需特堤非策也壅而遏之其傷愈多以堤防河
如以塘遏廣尺寸瑕而數十里皆瑕累歲之修累年之
築不足以當河伯之一怒且河性猛迅非人力可制奈
何與河爭尺寸之利而不謀於大利大害也故新河之
外又有渠塘之議焉昔禹之治水濬敵距川而孔子稱
之曰盡力溝洫今之河或亦古之所謂河也中土之民
交牧窪塗一遇水患浸為巨浸漂壞廬舍與河無異早
暵之後則又無陂塘渠堰蓄水以待急哀哀之民何罪
罹此余觀江南之地號為澤國其山水海潮之至甚亦
獨以溝洫縱橫民皆取水以治田水雖多而用之者亦
無限故勢分而不至於為害周恭肅所言則欲中原之

實用編卷十

乾集十 治河五議

地各修溝洫使夏秋之雨水有所容而不至併入于黃
河且肥饒之地可容可餘旱澇之水有洩有蓄齊齊皆
成沃壤河流自平今河之水合沂沭泗汶之流與西海
之水亦至多矣而未嘗有涓滴之用皆聚而歸之于海
是其勢本自橫溢又復加之夏秋之霖三月為清明
水四月為暮夏水五月至九月為伏秋水薄折澎湃高
至丈餘雖發不潰不可得已今或儆古溝洫之意畫規
齊魯之地各因其項畝寬狹水勢深淺分為上中下三
渠先疏大渠會於諸河決於中渠達於大渠又次則田
間之小渠盡達於中渠每年水勢漂盛或得有所游衍
不至奔迅而河之勢益殺又令沿河居民擇其膏腴堪
為水地者如江南故事安種稻菰栽棉使浸灌各置灌筒

水車隨時採取則水有所用自有所容不惟減溢溢之

災抑且興沃壤之利不無大費於一時而實永逸于千

載議者謂黃河自古無用之者今為此非宜不知鄭渠

白渠其始皆平地自有涇渭未知用之及鄭國之計一

施而溉田數萬涇渭遂利於天下則夫天下之事亦在

人為之耳況成周井田之制必始於洛邑正今中原之

地何為乎不可行者蓋百人為除合之則力全分之則

力屈其勢然也今以萬四千餘里之河挾夏秋淫潦之

水旁激直射中土夷曠無崇山巨礮為之防無洞窟彭

蠡為之匯而僅以開大魚壘徐沛諸郡委之橫決之禍

豈足深怪即分濟諸河之水歸之北流急矣而渠塘之

間亦未可視為緩圖也大端水惟散之不聚故聚之為

害用編卷十 乾集十 治河五議

至通年濟汶之患不獨豐沛徐賴為然而宋陳汝蔡在

在皆然故溝洫之政不第可施於齊魯而徐沛陳蔡之

間凡有低窪閒曠之所一一為之開治則東南之水皆

有所蓄不至助河為虐而河勢益平東南之上皆咸沃

野不致拋荒廢置而國賦益增足

堤壩議

古之治河者不過順其性而除其害今之治河者欲兼

資其利而避其害故夫河止而堤必南堤南而河愈激

舍河無所以運漕而舍堤又無所以安漕安漕非所以

安河而激河又豈所以治漕哉蓋黃河之在中土猶血

脈之在人身一有閉塞必成癰疽故古人治水皆稱禹

而無禹堤則治水而用堤自魏自魏始也後世白圭之徒皆

宗魏而禹疏寥寥千古無能嗣者自漢武帝觀沉璧

為從官賈新蔡穀子則後世之不能用禹蓋自漢記之

矣賈讓三策置戛能利用歷唐宋而元旋治旋決卒無長

策至我

朝而治河之難視前代更倍則以河通漕而通

度寢也當事者為計漕則虞

度寢品計

度寢則虞漕端以堤治河則淮泗壅勢必淤沒

祖陵是心腹之病端以堤防淮泗則河壅勢必逼阻運道

是咽喉之病故欲修河堤則通漕護

陵之說不可以不合性者高家堰之役大司空排眾議以

成之堅若宣防則淮之決口塞運道倚以無慮然壽泗

水患實自此堰成而益浸淫今固不可因眾口張堰以

好

陵寢之患獨奈何一意通漕而置

祖陵於不問乎蓋泗水迴遭

祖陵泗州若浮杯然泗與河淮通前阻於盱眙之山勢無他途可渡必浸灌於泗州及

祖陵其為泗州城郭害猶可言也為

祖陵害不可言亦不忍言為今之計宜於

祖陵及其左右各築長堤遙堤為之捍衛其他非州治及陵寢之所則稍為開濬以引之旁池或任其漫流以殺其

怒如此則高堰可長無議

祖陵運道有兩利無兩傷此又治河堤之大關詳攷近日河工奏報黃河堤岸自徐州以至宿遷淮河東岸自高

良湖以至武家墩淮南湖岸自高寶以至江都先因水發衝決今已漸次修築然築堤以防決也有所築而無

所洩終必潰也築堤以束水也束於上而不滙於下將

實用編卷十 龍集十 治河五議 終壅也嗚呼河之為患於今既久辟之於病浸淫肌髓

治之實難好奇之士大言未習其習而畏其難者則又

嗾囑不敢吐而往往當事諸臣或得旦暮無事苟莫息

有以貽後之人而其所處慮而歲莫者獨諸堤耳莫讓

有言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

而塞其口其言誠不誣也故夫河堤蓋高則河身益峻

河身益峻則田廬益窪迫阨河水漲得休息觸而益決

禍不可言當事者不塞為之智惟冀縣之凶不法禹之

疎惟蹈錄之塞東築而西潰查壅而北決逐逐河流殆

無寧日欲望禹之成功諒矣上流既暢下流復疾則

水勢自平水患自息新築不必增舊堤可永保也是為

堤壩議

工費議

國家有夫與作每起夫以千萬計蓋河工浩大勢不容不動眾以勞民頃王家口之役即河南一省起派河夫

十萬餘他省可例惟矣一夫起解族里幫貼未行則有

安家之需既行則有路費之需乃值天災流行瘟疫大

作逃亡過半勉留者尙羸骨立徒糜工費當事者為之

顧慮居民代為工作河夫之不可派不必派也若此嘗

聞嘉靖初年吏部尚書文襄公桂夢題為朝

覲事內一款有邊牆運河夫役云臣等議得河南山東四

郡司春秋二季京操官兵將及四五萬人各無甯非災

傷地方不免京操者暫借一季免其來京就令各營操

人員押送二處悉付二省都御史分道修築仍將見在

實用編卷十

乾集十 治河五議

官錢量給工食則公家於河道易通軍士於荒歲易度

而兩省小民一旦安堵矣良法美意不蹟貨不害民似

可酌而行之今徐沛陳蔡之間頻遭水患流移者眾合

應召集此輩以各州縣解到河夫銀兩應時給散募之

疏濟俾急者得錢饑者得食則工役既充而民患亦濟

矣上下新河一時併興所費不啻常時典斯役竊計

河工歲額類有三十六萬當事者能樽節斟酌儘足取給

內帑空虛請捐不得民間消耗加賦不能惟漕河設有水

閘四十六坐每閘用夫三四十名又有堤夫洪夫遊夫

等役每汛五六百名一名工食銀十兩八錢總計不下

數萬金新河既開諸夫可免矣合宜盡數查出以充顧

募之費可也再查得省直各州縣額設民兵原為講武

以備不虞今之應役者率皆遊手浪子且不知弓矢戈矛為何物平居養養僅充有司奔走勾攝一旦有急束手待斃誠爲冗役之冗者合於各處民兵擇其精壯堪習武藝者半留應役其老弱不堪者裁去一半若令赴下苦其難雖將所遣工食類解工所衝覓人工憊天之意則上損養兵之費下獲藏兵之實即畫筆此筆下也又查得各州縣官有預備倉鄉有常平倉採買特急意豈不美邇來風移俗易人心匠測本爲利民拯荒爲民竊在官倉則司以斗級在義倉則司以殷實盤查朽耗動費包陪一紐更代則報名頂換不顧應役者多方解脫害及邇里是管糧者已有連累之苦矣一遇凶荒則

里役需索非關于求不得附名拯卹賑貸稍違所入之粟不足償其所出甚至積糶巨豪借名冒領而嗷嗷饑民曾不得少沾升斗之惠合宜於各處二倉除見今被災地方旦夕持拯者責令有司嚴行賑濟其他豐穩之處已收倉糧各照時價盡行發賣以助河工自今以後官倉姑或仍設若義倉不必再設可也長蘆等處塩課四川等處茶稅類有割沒每項可得數萬司道撫按臬劉各府州縣紙贖呈無羨餘每郡奏止千金以至弓兵燈夫客舍鋪陳過官下程季考銀兩皆為糜費皆為可省空闕官墓池塲荒廢寺廟地土之類皆可變價皆能助費大都風土各殊俗尚互異此特姑舉見聞所及以示其弊耳果能推廣其意諸凡冗役冗費於國體無礙

民應無賴者悉心協力一一裁省以助大工當誌以工考如已輕裁革而有司仍前踵行者註以下考河工考成一體舉劾自無不行矣其召集儼民散亂無紀恐致生變往用義官老一人統領兩役原無工食不無括餘令於省直州縣去工所一二千里內者擇其快手中能曉事能集事者各酌遠近送工兩聽用應解銀兩每百兩領成五錠即付一快手帶解不必另委他役昔年買草築堤卒用此輩有濟故今需要之速在二千名外者快手往返自難應解銀兩故所在官司另委人員類解每河一里令一快手統管其雇覓人工領散工食催促興作俱聽其便計河身一里長三百六十步步長四尺共一百四十四丈深三尺橫五丈自七月初起工至九月

半止工九七十餘日每人可鑿土四丈每六人爲一小
 隊每隊用鉄鍛四把鉄鋸一把鉄鉋一把四人割土一
 人割土鉋土一人輪流造飯每隊可鑿土一十四丈每
 里用夫三十六名若操軍可借回新河以西都司分營
 每里撥軍丁十二名或六名及堤夫洪夫等數名肅工
 快手仍召集饑民或附近居民以補三十六人之數民
 丁日給銀四分軍丁原有軍餉洪夫堤夫原有工食日
 給銀二分快手亦日給銀四分每里約用銀百兩餘銀
 蓄之在官俟工完日考其勤惰以酌賞罰庶人心思奮
 用工自倍丁夫工食給散不得其人嘗至乾沒較之所
 派十不能得其六七民方救死不贍奚暇盡力供役有
 司者以工之無效復從而刑之則民愈悻而工愈難完

故各處解到銀兩暫收在官查驗即令該管快手支領原銀不必更歷他手或半月一支或一月一支領出即照時價估錢如數給散非若銀之瑣碎等之大小可得低昂自免乾沒計工責之快手不知約者呈稟罰治管河官員每支河一道擇附近州縣佐賢能者一人分督上下四新河擇附近府佐賢能者四人或八人總督分督者半月一至工所查覈不必常川工所恐妨正務且滋煩擾其開河之處既用民間地土自應各照時價贖之所有應免錢糧亦宜即行開除毋令陪納蓋此役非徒為國無以為民籌費下情難以上達當事者曲加體恤必不可累民以欽怨也是為工費議

二河通朱參知書附

恒不揣庸愚妄以治河五議上者 清聽過蒙 台鑒寵遇迥溢格外恩榮曷勝感激且云治河方今第一要務吾儕所當急講者尋詢通束河工若何 答云河已治有成績第須善守以防之耳固新脩賑患勞莫可殫述且賀且慰之及叩 治河大旨恒以疏通河道分河流殺河勢對又 答云疏通乃大聖成規豈不願學按之時勢殆不能也黃河奔騰涵湧歲費不貲增卑培薄旦暮皇皇猶恐不給猶恐填穴滲漏孰敢分之況河岸流沙修濬修壅寧聽其分禹之疏通獨為河計我朝藉河運漕北惠淺滋南惠泛濫舍堤開別無良策已 乍聞之頃令緘口結舌退而不能無疑焉請盡言以求

正竊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金木水土人咸利之獨水為人害乎黃河之水人知為害最大而不知為利亦大也夫黃塞之為害導之為利專之為害分之為利經之為害掘之為利棄之為害取之為利顧人用之何如耳大禹神智古今莫及漢末德棣等河墮而為八由漢迄唐數百年無水患者偶合禹故智耳宋致陽修請就下流浚入海路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聽其北流蘇轍有言曰東流本人開究北流迺大河正派相教宴會數倍我朝永樂間工主事蘭芳言渠河北流入海誠萬世利正統間河決張秋達海刑尚書胡世寧治河通運疏曰相度河勢順其性而分導則大決可免又曰更或隨勢利便

各尋近道工力尤省又開沁水至武涉縣紅荊口分派
一遂入衛河近年始鑿是河流固沁可以通衛也當
國家開服之時亦宜差官踏看如紅荊口舊口可開則開
舊河不可開則於陽武上下相度地勢相應處所開掘
一河北通衛河都御史盛應期疏云查得光祿少卿黃
紹題稱黃河之性北向則順欲於竟寧開濬導更遠北
流至直沽入海又查少詹事霍韜欲疏通衛河上接黃
河不惟徐邳之流可殺其半而京師形勝可壯百倍昔
隋煬帝嘗引沁水北通涿郡自今天津已有丁字沽一
道而禹城陵縣土河二道疑即海運齊河又有鹽河一
道俱合海故運漕之特易易耳此其北流之當分也明
甚唐憲宗元和元年來自淮陰濟淮入穎至項城入澠
實用編卷十 乾集十 治河五議

輸於鄆城省汝運之費七萬餘緡周顯德五年汴渠成
導河達於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我
朝永樂元年尚書鄒新請用淮安輕舟運至沙河泊陳州
穎岐口轉入黃正統十二年於滎澤縣楊橋開渠導河
自中牟尉氏舊河由穎至壽州達於淮弘治五年
上命都御史劉大夏平江伯陳鑑治河一濟賈魯河一帶
分殺水勢一由梁靖口至丁家道口出徐州小浮橋入
運一潘孫家渡口開新河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
入于淮一潘四府營洪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派一
由宿遷小河口入淮一由亳州渦河入淮應期疏有
云據山東巡撫王堯封巡按胡體乾議又於河南孫家
渡等處疏濬舊日支河以殺湍奔之勢隋煬帝大業元

年開通濟渠即汴開邦漢入江為嘗排淮注江故道
渺不可尋濬州大山皇福山北有池河流百五十里入
淮南有珠龍橋御河流百五十里入江此殆天設以通
江淮者於此通之稍費工力池河故有守兵三千頗屬
閑曠責令開治工力可省金帛亦有小河會合御河入
江第恐去池河稍遠可通宜兩開之蓋鳳河
兩陵在焉淮於鳳橫去無情於河動遭淹沒由池河入江
則鳳獲環衛之利洄免浸灌之害所關非小此其南流
之當分也明甚夫古今之分黃者何嘗不利然北分則
南築南分則北築未聞南北兩分者令合中土之河不
計南北不計小大盡皆分之水合則多分則少隨集隨
分使流而不使積分之便莫疑古今之治河者亦各底

實用編卷十 乾集十 治河五議
雖然開河則費耗濬塞河則費耗壩今隨見在之河稍
加疏濬用力少成功多賴設工費自足取給分之便莫
疑濟寧以南向嘗苦其泛溢如黃水既分則橫溢必無
洄陵不至昏墊生民可免魚鱉南旺以北向嘗苦其淺溢
如河勢既平則引河入漕運道便達
都會緩然去河害享河利分之便又莫疑疏濬既久舟楫
皆通四方商賈 航帆而至 暇則開濬漕渠
資民灌漑中原之土盡成膏腴足
國裕民甚要千此是黃河且為我用而其利大矣黃河亦
何負于
國哉夫此一黃河也在昔日不為少在今日不加少昔既
析分以為利今獨合分以為害乎漢唐世河自分播自

巧故審曲而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先王取斯義
官昭其辨也官於斯者化雕錄以還模茂乘豐大以崇
節縮反浮靡以爲正固治平容民富衆之規起然傾否
開泰之略斯所稱福民之福固國以奉天地者哉禹自
司空宅百揆其要在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以力溝洫
者成堯舜協和時雍之功以卑宮室者廣堯舜非災土
埶之化工官當如此矣按會同亭所著條例乃斟酌於
極典隨之閒諱觀

國初職掌節用愛人何難到也縱無能復

國初之盛當無溢條例外何至負商賈數十萬倍罔寺數
十萬猶潔潔爲不終日之計乎下一體今古一天先
聖之模言俗之序在爲德爲民者力圖之而已

實用編卷十

藝集十

冬官

二

黃河議

我國家發祥淮河

祖陵峙焉歲漕四百萬石於燕都藉河爲運河決而南這
我

祖陵抑而北妨我運道引而東河淮交注又慮有清口海
口之壅其爲患可勝道哉嘗攷郭璞經黃河出崑崙潛
行地下至于蘭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
石爲中國河其由積石而還湟中則部開也一折也及
至靈州西南逆轉北而行凡千餘里河西北岸卽爲涼
沙甘肅四郡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遙至九原豐
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柱大河又一折也豐
州之東爲榆林境舊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
南故勝州東北西皆抵大河也自此以往直至潼關皆
南河矣此又一折也三代前河東北入海未嘗入淮入
淮自漢徙頓丘隋陽帝引汴始宋熙寧澶淵之決實濫
觴焉今則全入淮矣一自蘭陽東南流由杞縣睢州寧
陵歸德符離揚州遷小河口入一自寧陵南入渦經亳
州蒙城懷遠莊山口入一自儀封北折經黃陵岡蔡家
口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清河縣入此河之三道也路
皆按禹蹟而思之河由三門七津而上有鳴沙嶺寧夏
太行諸山夾之相盤束不爲患河池孟津而下岸無山
矣卽河南有北印山河陰有廣武山亦僅障南岸北岸
殊無山俱不能夾東河至武涉又有伊洛沁沁之水合
之故益汎溢亦必然之勢也神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

實用編卷十

藝集十

冬官黃河議三

南至華陰東至底柱及孟津洧洛至於大伾北過泴水
至於大陸橋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其功施未易名
狀至殷盤庚始五遷都以避河汜猶未徙也周定王五
年河徙矣猶未決也漢文帝時決酸棗自武帝築宣房
於瓠子館陶分爲屯氏後入千桑德棣之河又橋爲八
水有所洩而力分故由東京迄唐鮮有河患宋穿六塔
開二股議者病焉而借河禦虜抑又謬矣

國朝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漫安山湖而南元會通河故
跡遂堙時都金陵以海運給餉遼東獨議河無議漕
成祖北遷始猶海運實京師已復會通河龍海運是時河
歲爲變陳平江伯瑄建壩置閘周慮力圖至今是賴正
統十三年決滎陽衝張秋又決孫家渡全河南徙治無
實用編卷十 乾集十 黃河議 四

成績景泰四年徐有貞乃分流自蘭陽至徐與清河合
而河入漕自此始矣弘治三年決金龍口趨張秋出中
牟下尉氏蓋蘭陽儀封考城歸德至宿州漸漫四出不
可禁白戶恃昂兵曹性桀驁鑿渠南北分而主疏七
年復決金龍口潰張秋堤奪汶水入海東昌疏清流幾
絕羣議洶洶謂河不可復復海運而朝議弗是也命
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治之而張秋之決始塞正
德中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嘉靖初決單縣衝雞鳴臺飛
雲橋北徙魚臺亭舟行開面十三年廟道口於是年
河忽由趙皮寨向亳河奔河口而谷亭之流絕秋冬復
決河南夏邑開數口東北流經蕭縣入徐下二洪而趙
皮之決也時都御史劉天和濬淤修開厥功偉焉十

九年始決野雞岡由渭河入淮於是當事者以河所從
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開李景高口支
河引水出徐濟洪閘二年復於嗣是歲有淤決而所由
無常迨季年徐邳蕭碭之間漂城郭人民爲害滋甚都
御史朱衡開新河築西堤障水使之南趨泰溝未幾而
沛縣流斷矣隆慶中決雞爪溝陳隆口因黑羊坡水決
壞月隈萬曆初決崔鎮決龍窩圍營分決白河越歸仁
集飲泗州而河勢遂北淮水侵高家堰溢山陽高寶興
盭諸州縣清口阻而淮勢遂東河淮分決流沙淤溫雲
梯關入海之路大阻淮安整馬議者欲開支河濬海口
督漕都御史潘季馴巡行相視築堰以捍淮東侵蔡場
以制河南溢嚴五項啓開使河內不得衝關而蝕漕諸
實用編卷十 乾集十 黃河議 五

續堤迫河者畢展築兩崖地窪者各增築原堤短廢防
護未周者連接築培薄增卑自以爲卽有異常泛溢雖
堤不支至遙民而極可恃以無恐矣然堤堰雖堅而疏
濬無法以致流沙日壅清口日淤泗陵水患實基於此
十四年河決范口十五年決祥符劉歡鹽口決蘭陽銅
瓦廂決封丘原武長垣之大社集毛家口茶城又報淤
矣十六年諸決口皆已塞淤者漸疏通十七年復決雙
溝單家口於是專議築趙皮寨至李景高口遙隄將軍
廟至塔山長隄築羊山至土山橫隄河防幸無事至二
十一年河復大爲患決汶上決魚臺決濟寧決鉅野
邳州宿遷高郵泛泗州幾成魚鼈之鄉
祖陵松柏橋於水者過半巡按御史牛應元上其狀

皇上赫然震怒易河臣遺科臣荒度之誠荦格

天水爲冬涸時河臣力主分黃開挑源縣之黃家垵三十里下五港口入海漕臣稽鉄按臣牛應元議廣疏入海之途盡開清口之沙以導淮正流上開周家橋下通金家灣以洩淮積渾固無事過爲分黃者而河臣必欲分之也乃黃不之所分之路而之黃垵數十萬金錢枉置焉有矣漕臣曰黃垵不塞必爲

祖陵憂爲運道梗按臣亦云當乘伏浴以挑淺塞黃垵節制黃流依然東注而河臣弗聽也置黃身之高於不究黃垵之決於不塞比晉大司空假手代事者挑三山台趙家園旋即告阻數十萬金錢又枉置焉有矣惜哉其不講於奉公之誼也

實用編卷十

黃河議

六

祖陵蛟龍將騁徐郡中流剪焉幾斷河臣劉東生以憂死是果誰之咎哉

皇上又赫然震怒斥大司空簡河臣李順往視事條利便以聞又以憂勞病殞再簡曾如春董厥工正安免理亂之機也夫治有標有本在因其緩急而圖之

祖陵所恃歸仁堤以爲捍蔽末嘗不完且堅也今蒙衝決黃水漫入五河與淮會合經泗州下洪澤伏秋水發深爲可虞爰議接築汴堤遏絕黃流自歸德至永城築堤二百三十里自宿州界首鋪至東關築堤三十餘里

障水東行俾由符離橋出宿還白洋河無爲陵園患又慮徐郡一帶運道淺隘議自鎮口以裏至宿遷

縣溝記汪汝泗河規制建大閘七座中間二座并挑

河身廣蓄汶泗泉流以濟重運此二者取之漕河歲修

銀成矣又欲爲千百年長計宜遵何策而可議者有謂開潘家樓口接徐家口矣有謂開小股河接孫家灣矣有謂開何家營從趙家園復賈魯河故道矣有謂開良河矣又有謂水之力大不宜與爭姑捐東方之地徐觀其勢之所歸因而導之力寡而利未矣盛庭之議安所折衷而力主開王家口者總河也按王家口下達李吉口經唐家口小浮橋入徐郡宿遷其間應挑應築應塞計四百里有奇夫婦料約銀一百四十萬派夫一十二萬餘或高築堤岸以防南逸或堅築截河堤垵今逼向東流或多築滾水石堰導餘流歸白河以減新河之漲或於王家口一河之外別求支流以殺其勢約以兩著

實用編卷十

黃河議

七

告成蓋將使陵運永無水患而中州之民不爲魚也獨計蒙牆口其奔逸之河也王家口其未成之河也河已南而稅之使東其勢非東方之盡下不可今實巡撫疏稱王家口之地視黃河水面高者多至丈餘少亦不下五六尺所開新河闊不過二十丈深不過一丈五尺

此與黃河比大幫深其不可同年語也明矣新河高而舊河下則水不奔趨新口小而舊口大則水不吞入引之而流不來刷之而沖不去壅者不勝於築者不勝潰開河而實無河也且所勘者止徐州九里溝以上而徐郡一帶全河門戶運道崇峻先因黃垵口決分奪全河之水嗣因蒙牆口決盡奪全河之水致一望平壤所在膠舟初不聞一勘焉此何以故議者曰自大浮橋以至

邳州河身深闊不減昔日呂梁洪水而以上高高二丈餘其間磨兒庄雖稍有淤難全河俱在略加修濬黃河一到可無阻碍誠大加展闊未有不順流而東者此又一說也嗟夫貪謀異同未知所適無論其他即總河議緩兩月王家口已無迎溜之勢旋開郭遂庄以達下劉口果所稱千里神河難以人謀捉摸哉抑亦計未出於萬全也賈魯一河蒙牆黃岡二決口之水俱入其中河道汪可受親履其地確有成算誠再加審度則為下必因川澤力半功倍或者其在此乎說者又謂復賈魯河不便於河南開王家口便於河南不便於山東噫苟有利於社稷安問其河南與山東也第恐水勢難強南隄不能束其溢石堤不能攢其流灌城郭漂人民山東之水災頻仍河南之陷危轉甚矧其禍又不獨在河南

卷十

黃河議

八

山東而中於

陵運也皆宋熙寧河決恩州司馬光請於一股西置上約掣水令東流既深即塞北流放御河胡盧獨下以紓恩冀深濬以西之事帝曰東流北流孰輕孰重光曰兩地皆王氏無輕重真仁人之言哉今奈何為一方擇便也矧開河易塞河難塞決河易塞千百年之黃河難今王家口在蒙牆決口之上十五里其河則黃河也不辦牛馬望洋向若即涉鄭王亦延之待猶且却步而不敢前顧欲俾七而塞孟津可乎夫新河既成不塞黃河則水勢有所專趨新河終為淤澱是棄前功也塞之又難為力也經論全塞即稍壅之其上流銅瓦廂芝麻店黃

因諸處水決裂四出若蒙陵岡一決則水奔海河等決奔入海之路以去如永樂景泰故事是漕舟不通而咽喉盡塞視今日黃河雖南而小股河李吉口涓涓之流猶可下通徐州楚開濟運其事勢不倖矣且夫李吉口淤而黃岡口決黃岡口半塞而蒙牆口決下決未通而倘決復塞則愈決愈上此往事之明鑒不易之定理賈巡撫憂議及此夫豈無稽之見哉要在總河者審之地勢揆之人心從長參酌則不待捧土河瀕而成敗利鈍之幾固已形於胸中矣夫豈宜冥決事哉至加河之議亦有不可廢者按加河自邳州抵夏鎮凡二百三十里有微湖沂河兗東汶泗沂豐滕嶧諸山川之水實鍾焉源遠流長為徐邳棗鎗引泉水以達呂湖引湖水以入加河由宿遷出口與淮流接可避黃河之險隆慶中朱衡業已建議請下羣臣熟計嗣是言官屢經題請奉

卷十

黃河

九

有

欽依先年舒應龍創開韓莊渠分洩湖流請劃東里分委諸臣併力疏開業有成河開近運回糧輕小貨舟間由往來緣所挑河身尚狹而淺中有微山攻鑿未竟宜乘此未竟之工殫力挑通又開黃泥灣支渠節縮湖流築塞舊溝使水專一而不分建暨濬開使才猶富而不洩則不必借資黃河而運道有餘資矣頃在廷諸臣議者沿踵而御史俞汝為獨見謂不可蓋識見夫財用匱乏河勢孔亟恐顧此失彼且沙礫巨石湖底駁石恐人力難施是或一道不知開韓莊之山礪不過數十里

鑿梁城之山渠不過十數里費金錢不過數萬俾此數十里之艱而日與黃河爭數千里之利惜此數萬之費而感置十百萬於洪濤澤澤之中試一思之難易立見此御史高舉汪先岸所以力陳其便也況設關必須開石開鑿亦非虛糜俟工有次第則移利國縣於新開關口設道部官以綜理河務則倉庫何港之之議可採也噫欲爲運道圖使計加河之役我其能無悔乎或者又以爲國家當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出多以東南會通河成似可無虞矣萬一沙濬金龍之口河浮陽武之涯四百萬石將安挽之況事變之來更有出於意料者膠萊海運之策亦所當詳與按海運起於元人伯顏用朱清盡以成元都燕故也我

實用編卷下

乾集十

黃河 十

國家卽元故都爲今部北有居庸亞間以爲城南通大海以爲池而轉運之路淮安實爲中樞河運爲左翼海運爲右翼海運不通亦太平遺慮也先是成化中丘濬請元史見海運之利議興復而羅洪先訪求其道里島嶼若風雨雲日之占驗載在輿地圖中較若指掌以爲坦平可見之行也然所以屢議屢革者不過動色於風濤耳不知海人行海亦猶陸人行陸彼其習知島嶼以濤泊審潮迅颶颶之期以爲趨避自可無恙且元人海運之所以有敗者以其起太倉嘉定通而北渺茫無山則迴避無地近南水噴則蛟龍窟居風濤或巨剗若自淮安而東由登萊泊天津則原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迴風池高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窠宅故登州有海市以

石氣與水氣相搏映日而成石氣浮於水面北海之淺此其明証卽以運餉行於其間固其精達以取速而穩記島嶼以避患名雖同於元人利實專其便易料臣錢夢阜建議請復諒矣然海運必通膠萊與地圖云登萊本海運故道稽之往蹟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源出密縣至膠州分爲二流北流西河入萊之海倉口以其自膠抵萊故名膠萊蓋元時所濬可避遼東海運數千里之險今其壩開遺址尚在嘉靖十一年御史方達宣巡膠萊訪其道跡爲圖奏之副使王獻力主其說遂有膠萊之役自南口起麻灣北口至海倉相距三百三十五里兩口舊皆貯潮水常足不假濬者二百餘里濬者一百三十餘里內有分水橋下多礮礮石水飯細使極

實用編卷下

乾集十

黃河 十一

力開鑿止三十里達耳河成我漕由麻灣海倉二口徑抵天津直沽夫舟自清江浦至天津凡一百六十里其中由河行者八百里海行既由小海不由大洋非若元人海運遠又所歷有劉家蓬萊島沙門黑水成山諸險也開鑿將成會獻去官舉亦罷役今卽史高舉疏稱同知崔淳以父引體向爲獻奏疏治能道其詳且謂稱不過數萬役可借班軍不煩它勞費二年可告成功此功一成當與河運通用便海者運海便河者運河亦禹貢供賦遺意且此塞則彼通彼塞則此通仍設重兵屯守膠萊海穴衝漕防倭亦屹然一巨鎮也蓋夫海運關然都重輕膠萊係海運通塞開膠萊役海運

國家千百年長策在是矣乃難者猶謂海運之說似矣然

隆慶中王宗沐不當行之乎。詳刺籍籍會再運三百艘中七艘壞而罷。至膠萊河中有分水嶺三十里未鑿得無苦於力之難支耶。是不缺天下有利必有害。利一害百者當議革。害一利百者當議興。夫河勢湍悍適逢其怒亦不可知。聞河中兩舟難並。並而過一夫大呼萬櫓俱停。一舟連觸數舟並壞。亦未必粒粒皆存也。較之海運利害大略相半。況膠萊河成又有海運之利。無海運之害。其中雖有分水嶺未鑿止是三十里人力亦不難施。奈何。答此三十里之費而喪垂成之績。哉。抑又聞之霍韜有云。古黃河自孟河至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汲縣至臨清天津入於海。則猶古黃河故道也。莫若於河陰原武之間審視形便導河入衛以達於臨清。天津不惟徐邠之流可殺其半。而京師形勝所壯百倍。如導河注衛。冬春水平。艚舟由江入淮。汴流至於河陰。順流達衛。夏秋水迅。仍由徐沛以達臨清。是一舉而得兩運道也。一說也。黃綰有云。滑河發源皆自山東。不資於河南。狂馬腸樊邱安山諸湖。但封浚泉源。修築隄岸。疏湖中積沙。以深蓄湖水。則湖外長溝馬房南至釣兒口北至安山。固古所謂巨野。宋所謂梁山泊也。地形窪下。較諸湖水低。改漕經焉。可免濤寧高源淺澁之艱。又一說也。周用有云。治河壅田事相表裏。田不壅則水不可治。即治水如禹亦曰盡力溝洫而已。今黃河所以有從決者。以行未入海而濤濤無所容也。天下皆溝洫則天下皆容水之地。天下皆修溝洫則天下皆治水之

人田無不壅。則水無不治。是一舉而興大利。平大患而得之也。又一說也。夫從霍之議。則可免徐沛上流之衝。可無鳳泗橫溢之虞。而運舟兼濟從黃之議。則泰山七十二泉之水可導汶而入南旺。五十里之隄可入斗門。而固不至如日者徐邠之阨也。顧宇宙不殊。桑海多變。刻舟而求難。以濟矣。今日所急者。自加河膠萊海運之外。其壅田乎。古者大禹自玄圭告成。造殷周而封畫井如也。畛塗道路。皆水坊也。無所事隄。溝溝達列。皆水治也。無所事渠。土不隄而固。水不渠而灑。河由地中行。不勞而定矣。今瀕河之地一望閒荒。誠驅河南徐邠諸郡之民轉而緣南畝。數百畝必溝。數十溝必川。數大川必就窪。而為湖。渚溝因水。淤坊因水。淫湖因水。罄折而句於矩。為湖焉。渚也。湖濬多則方千里之水不至助河為暴。反因之為利矣。至於西北壅田。亦不可廢。晉三代盛時都冀雍。未嘗仰給東南。計賦所產不獨東南有也。按禹貢百里賦納醵。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秬。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咸取足帝畿。往也。田之說詳矣。而沮之者。勦則曰江南春多滂。地脈淺。若西北三春而雨。殊矣。十尺而泉達矣。其何以耕。不知西北非無水也。秋潦降而溝澮溢。無所以蓄水耳。且其人不厭屨而履。不耕祇而袖手。誠令如江南之田分畦列畛。盡取不毛之地而黍苗之則財賦所供諒不成。東南猝然運道梗。宣庚癸可無呼也。我太祖時士卒饋運遼東。渡海有溺歟者。上聞之命羣臣

謀屯田之法後軍餉有餘海運用罷況燕趙齊魯之墟沃壤千里其利寧止遼陽而已噫黃河徒決不常捍禦之策言人人殊自陳平江而後荒度代有皆補苴其創漏無能爲國家經久遠夫惟有慨然任事之臣毋諉天數無執偏見毋私便身圖居然三過不入則何所爲而不成哉嘗聞江河之在天地間鶴脉絡在人身中河之爲患非卽脉絡之病乎擇人而任良醫之求也敷土淤川則鍼砭湯熨之法也乃人主則腹心矢腹心正脉理自無底滯漢谷永有言河中國之經濟聖王興則出國書王道廢則竭絕修德應之災變可除今河淮河工未卽又自陝西歸德堡以下至河州河涸二十七日乃復論者以爲屯膏不流之象神理譴告之符此各有所據

實用編卷十

龍集十

黃河

十四

非苟焉而已者伏惟我

皇上仰體天心仁愛深惟

祖宗締造艱難軫念痼癘可開新乾夕惕實心宵政革格

重玄流膏萬里則河伯順命海若恬波

祖俊運道與百萬生靈永年于休青雲浮洛榮光出河其

在今日哉其在今日哉

古今治河要畧

漢永光中河決館陶哀帝卽位用河堤使平當議博求能說河者待詔賈讓上議曰治河有上中下三策蓋隄防之制起自戰國蘇與趙魏以河爲境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排水畢而居

之港瀾固其宜也今設防陞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此皆前無所排也今行上策徒與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通寧亭放河使北入海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謂之上策若延多穿溝渠早則開東方下水說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謂之中策若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達其害此最下策也

歐陽玄至正河防記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竊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

實用編卷十

龍集十

黃河

十五

壅卑不濟慮夫壘生潰潰生淫也河身者水難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開之慮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驟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柳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壩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爲埽壘及推接牽制鑊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州用木用絛用組之方壘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露水者舊常爲水所露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源也曰折者固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

丘濬有云古今治河者莫出於賈讓三策而其治之之術又莫出於賈讓三法蓋謂二賈不失其意也然以今之勢今之時政之則讓之策不可行魯之法亦不行矣尋禹故道放河入海讓謂上策已今稅河而北則運道將置之乎據堅地開水門讓謂中策已今自雍西建鎮而下所經竟冀荆揚安所擇堅地乎水門在在而是多與河流不相值安所分水勢乎增築堤防讓謂下策已今中州而下徐沛而上堤更尋瑕焉能約開水勢乎通魯之三法當事者踵行之紛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也疏用疏法而河流才常發矣去河之淤因而導之謂之濬也濬用濬法而旋通旋壅矣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也塞用塞法口而暴溫如故矣治而觀明效者

都御史劉天和堤防制

賈讓曰隄防之制起自戰國缺勢不能廢蓋難不能禦異常之水中原如并災故難高厚之堤不能禦而尋丈之水非此即泛濫矣多城郭市鎮民居但不宜近河而宜

遠爾歷觀宋元迄今隄防形址斷續校斜殊可駭笑皆臨河爲隄河既改而隄即壞耳已擇屬吏之良者上自河南之原武下迄曹單沛上於河北岸七百里間擇諸隄去河最遠且大者去河四五十里者及去河稍遠者及數十里者各一遺內缺者補完薄者幫厚低者增高斷絕者連接創築舊碑七百里間均有堅厚大堤二重已經接合創築家口上下及曹單八里灣侯家林百餘里當極力完成雖費不恤自茲苟非異常之水北岸固可保無虞矣凡創築堤必擇堅厚好土母用浮雜泥沙必乾濕得宜築則每層用水灑潤必於數十步外平取尺許母深取成坑致防耕種母仍近堤成溝致水浸浸必用新製石夯每土一層用夯密築一遍次石杵

遇踐踏未露即仍以土覆之限內外柳株稀少者補植之審如是夫安得而復決哉是存乎其人耳通河歷年築堤率以高一丈或一丈二尺爲準但地勢不一如地勢原下堤即卑矣下者堤益卑而不幸矣凡築堤以高阜或平地高若干爲準然後逐段用平準法打量平準法用銅匠時水浮木其上而後橫各小橫版置於水上方桌上上橫版平準以則高下凡上下開掘而欲昂之必高反下所減河底深淺悉藉此以度之因地勢高下而低昂之俾堤面遠近高下一律否則貽患非小也但平準極難須水面浮板并於上兩端小橫木并前未橫板之厚薄長短廣狹皆極其均俾端正而打量之人目力詳審且再三試果無差忒而後可憑也通河

疏濬制

實用編卷十

疏濬十

黃河 十八

疏濬塞三法歐陽玄之說簡矣疏支河以分水勢治河要法額水有向背地有高下治水者因其勢而利導之斯善矣然河之所向不可限量趙皮寨口之開募少殺東流耳不數年而全河從此南徙苟非運道事重是移曹單魚臺之患於離歸矣不可不審也開河面宜廣俾伏秋水漲有所容底宜深而狹視面僅可四之一形如鍋底俾冬春水落流迅可免淤塞近年率爲平底而淺兩失之矣濟河宋人鑲龍爪近時滾江龍之法皆不可用惟先計濬廣若干丈掃探水中淤計所濬若干遠及夫役之數而約計就役用新製平底方舟橫排河中爲層船四維各施捲板繫繫水中用新製長柄鐵錠立船中齊濬之每濬深數尺即移船少退以次再濬之後

數丈復爲一層如前法則雖水中與陸地施工略同若止以船隻往來河中所謂十不及一矣通河方舟之製非特便於濬河且免役夫八水極愛之意當焉通河疏濬河泥必遠置河岸數十步外平鋪地上免妨耕種用限者即以之成限毋仍臨河免致雨水衝洗仍歸河內通河

工役制

實用編卷十

疏濬十

黃河 十九

河道工役頻年繁興爲費甚鉅在中州者堡夫卒歲用工外河夫歲用工三月月給銀一兩皆貯於官而計日給之故工役率妄冒多估止計所築所開所濬丈尺及約用夫若干名用工若干日月而已今定興募工之法皆委屬督夫累試及取土秤斤重慶遠近而酌爲中制也凡堤創築者每方廣一丈每夫每日就近取土者高六寸取土稍遠者高五寸最遠者高四寸爲一工此原夫以節凡督限則先計舊限高厚若干亦以前法折算計工河道創開者每方廣一丈每夫每日開深一尺爲一工濬河泥水相半者減十之五全係水中撈取者減十之七八取土登岸就築限者亦折半算北原折然後通計工數以定夫數即所費大省而尤便於稽查弊亦大省而歲有餘積每二三歲即可減免夫銀一歲以少蘇中州之民困矣每役必盡地分工必各州縣內仍分各鄉各里俾同聚處逃者即本鄉本里衆爲代役而信責償其值通河每役五日即與休息一日如遇風雨即准休息毋妨用工通河凡驗築限之工必逐段橫掘至

卒而後見舊以錐刺無益也同河隄鋪夫守隄防河所
繫甚重所歷詢之多遠地之民赴役有數十百里外者
有別州縣編役者且歲一更易以故隄多塌損柳多砍
伐甚至河水已至或被盜法而官猶未知坐失防禦為
害匪輕已經行令將近諸居民編當如徭役已定則將
別差更換別州縣者亦別差免編以後編役更不必改
易仍將本舖所管隄岸每夫盡地分管專令修隄植柳
時閱而勸懲之均為徭役初無損於公家而舖夫便於
守視隄自固矣運河同治地一

植柳六法

一曰卧柳凡春初築隄每用土一層即於隄內外邊鋪
各橫鋪如錢如指柳枝一層每一小尺許一枝毋太稀
實用編卷十

隄集十

黃河 二十

疎土內橫鋪二小尺餘土面止番二小寸毋過長自隄
根直栽至頂不許間少

二曰低柳凡舊堤及新堤不係栽柳時月修築者俱候
春初用小引板於隄內外自根至頂俱栽柳如錢如指
大者縱橫各一小尺許即栽一株亦入土一小尺許土
面亦止番二小寸

三曰編柳凡近河數里緊要去處不分新舊堤岸俱用
柳樁如雞子大四小尺長者用引板先從堤根密栽一
層六七寸一株入土三小尺土面番一尺許卻將小柳
卧栽一層亦內番二尺外番三寸卻用柳條將柳樁
編高五寸如編雞法內用土實平滿又卧柳小柳一層
又用柳條高五寸于內用土築實平滿如此二次即與

先栽一尺柳樁平矣卻於上退四五寸仍用引板密栽
柳樁一層亦栽卧柳編柳各二次亦用土築實平滿如
堤高一丈即依此栽十層即平矣以上三法皆專為護
堤岸蓋將來內則根株固結外則枝葉網縷名為活龍
尾端雖風浪衝激可保無虞而枝梢之利亦不可勝用
矣北方雨少土稀歷閱舊堤有築已數年而草猶未茂
者切不可輕忽河通明

四曰深柳前三法止可護堤以防漲溢之水如倒岸衝
堤之水亦難矣凡近河及河勢將衝之處堤岸雖遠俱
宜急栽深柳將所造鐵最引板長四尺長八尺一丈二
尺數等自短而長以次釘穴俾深然後將勁直帶柳
枝如根梢俱大者為上否則不拘大小但下如雞子上

實用編卷十

隄集十

黃河 二十一

估枝稍長如式者皆可用連皮栽入即用稀泥灌滿穴
道毋令搖動上僅枝梢或數枝全番切不可單少其出
土長短不拘然亦須二三尺以上每縱橫五尺即栽一
株仍視河勢緩急多栽則十餘層少則四五層數年之
後下則根株固結入土愈深上則枝梢長茂將來河水
衝過亦可障禦或因之外編巨柳長椿內實栽草場土
不猶愈乎臨水下埽以繩繫岸以椿釘土墮下隨衝勞
費無極者乎嘗於雕州見有臨河四方上岸水不能衝
者詢之父老輩云曩者舊園四圍柳枝伐去而根猶存
彼不過淺栽一層况深栽數十層乎及觀洪波急流中
週遭已成深淵而柳樹植立累不為動益信前法可行
郡已治水之官能視如家事圖為子孫不拔之計即可

望成效將來捲埽之費可全省矣但臨河積年射利之徒殊不便此治水者止知其爲父老土著之民惟言是聽而不知其機織之有爲也捲埽斧刀堤後遠近適中之處尤宜急裁數層此法黃河用之運河頻年衝決深要去處亦可用

五曰漫柳凡坡水漫流之處難以築堤惟沿河兩岸密栽低小種柳數十層俗名隨河柳不畏淹沒每遇水漲既退則泥沙委積即可高尺餘或數寸許隨淤隨長每年數次數年之後不假人力自成巨堤矣如沿河居民各分地界築一二尺餘縷水小堤上栽種柳尤易淤積成高一二年間堤內即可種麥用工甚省而爲效甚大黃河用之

實用編卷十

藝集十

黃河

子三

六曰高柳照常於堤內外用高大柳椿成行栽植不可稀少黃河用之運河則於堤面栽植以便攆挽

蘭陽令劉亮采河工議

治河之工大端有二堤與埽而已所須之役曰埽手曰河夫曰防守夫曰厥夫曰編緝堡夫所用之物柳梢蘇麻穀草榆長椿雜木小椿草艾等料埽手於近河居民選役其工食出于各縣頂補河夫一人則需築堤填出于通省州縣派夫多寡不一而縣各有定數調取而後赴工工食隨之計土方廣一丈高五寸給銀四錢每夫歲築九十方計三箇月得銀三兩六錢蘭陽原派堡夫五十名每名工食銀十二兩舊挖泥河厥夫一名在廟厥夫一名挖泥河河徒入徵封縣界而厥夫亦入依

實用編卷十

藝集十

黃河

子三

封止存銅走廟一厥用厥夫二名每名以二堡六之銀給之七村及馬坊營有堡夫四名看料仍餘堡夫四十二名後因堤填多堡夫不足丁用乃招鄰近居民每二人分堡夫一名工食共給夫八十四名每月工食人五錢以其工食出于條編故名條編堡夫其後堤填又多乃于堤側招夫看守而赴府領河工銀每月工食人三錢以工食不出本縣而夫役出于鄉村故名鄉堡夫凡稱堡夫以其蓋堡屋于堤上而出處其中皆爲看守堤堤杜塞荒冗如遇水漲晝夜巡視以防決裂暇時令納堤上之蒿新議免其上蒿而止扣工食五錢冬三月春二月河患差少各扣其空閑工食如已領追解未領微解俱入府庫作河工正用所用繩麻出于陳許等州所屬之縣每斤價銀一分柳梢無葉者四十斤有葉者六十斤爲一束價銀二分穀草二十斤爲一束價銀二分榆椿長一丈八尺徑五寸價銀一錢五分柳梢長五尺徑二寸各堤採取不用價每埽用柳梢百四十束穀草二百束內五十束按交三百條交長十丈繩十條每條重四十斤長五丈以五十人拽拽沉岸下抽起行繩七條以三繩繫埽第一埽用銀八兩四錢五分人工在外築堤之制下濶上小而兩面一致者堤也後壁立而前伏地者埽也其計工以高廣相乘得數而分工每歲歲冬擇其堤岸或空捲埽或空築堤申達府道相度相同緣定人工物價徵發株緋復申督河以春三月修築以備水患是爲河工之築云

清鳳標斧法

一類溶 不類則不能成功惟知其當類而用之則功多百倍故後須用類溶法

一漸溶 不漸則不能措手惟知其當漸而用之斯為力不煩而作用不擾故始須用漸溶法

一因天用天 天有陰陽晝夜晴陰寒暑不同用也識其機而用之則民不勞而功用大

一因地用地 地有剛柔原隰南北高深不同用也識其勢而經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

一因風用風 風有東西南北緩猛順逆此用之妙乎天者也如西風則溶東東岸之土因溶而激之使潮南

風則溶北北岸之沙隨溶而摧之使寬但得岸頭一壁則兩岸日漸剝落故人之力能搜十丈之寬而水與風之力自能搜百丈之濶矣

一因水用水 水有高低緩急專分深淺此用之妙乎地者也知其因而用之千水漲也可以隨濇而濇之使寬於水消也可以隨濇而濇之使深一年之內大約三漲三消扒盪之具亦各以三次用功俟水既行于地中自不勞而就下矣當是時也人之力量有限而水之力無窮人能濇一丈之淺水自能衝十丈之深矣

陣濇 陣如兵陣之陣法用濇夫二千五百名為五伍行列編為五十隊用濇沙小船一千木筏七百五十人各一船兩共一筏又用定濇標大木為領將五伍船

鐸鈞掛其上先將船鐸編為一隊次將人夫點入陣內

聽金鼓旗號齊力扒濇凡遇淺灘量其長短濇狹布之或因風或倚濇一日可濇二尺五里計工一年可一千

聽金鼓旗號齊力扒濇凡遇淺灘量其長短濇狹布之或因風或倚濇一日可濇二尺五里計工一年可一千

如意輪

如二單輪天輪
至三尺皆可



單輪係舊制
夾輪高一尺
八十厚一尺
四寸至六寸
止高一丈者
二尺四寸至
三尺六寸止
口帶開沙斧

實用編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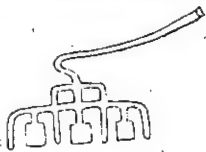
乾集十

黃河議

二十五

大開口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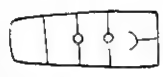
二百以鐵為之重十斤連
桶毛竹作柄



每件闊一尺二
八寸高長二
寸六分下區
上方用鐵管
柄連毛竹柄
該銀三錢三
分計二百件
共銀六十四
兩可辦

揚沙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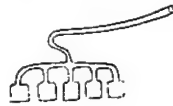
二百以鐵為之
重五斤長竹柄



每件鑄鐵錫
如樣長一尺
五寸頭闊四寸
形闊六寸仰掌
闊二寸長一寸
連竹柄百件銀
廿一兩可辦

潤齒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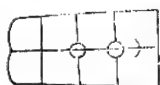
一百以鐵為之重五斤
長柄竹作柄



每件闊一尺二
寸鐵高長三寸
六分下區上方
用鐵管柄連竹
柄該銀一錢六
分計百件共銀
一十六兩可辦

提沙大鍋

二百以鐵為之重十
斤毛竹作長柄



每件如前式
中多一梁高
十寸六分
件計銀八十
四兩可辨足
四百人夫用
之

實用編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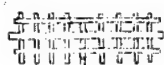
龍纂十

黃河

廿六

雙抱泥扒

二百以木為橫梁鐵
齒長毛竹柄



每件梁長三
尺徑五寸兩
旁橫梁徑二
寸鐵齒八根
寬過兩頭露
齒一寸三寸
中間各空一
寸連竹柄共
長六寸

提泥扒

一百以木為橫梁鐵
齒連梢竹柄



每件梁長二尺
徑四寸齒厚
一寸二分或八
分十齒連用連
竹柄銀一錢六
分共銀一十六
兩可辨

短抱泥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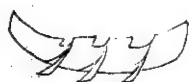
一十以木為之柄尾
用鐵圈或蔑圈



每件梁長三
尺徑五寸齒
用八根闊一
寸十分厚一
分寬過兩頭
各露一寸鐵
齒木為之共
銀百兩

提沙飽

一百以木為之鐵齒
長竹柄共重五斤



每件長二尺
闊六寸厚一
寸六分每飽
用齒三片連
竹柄銀一錢
二分共銀一
十二兩

實用編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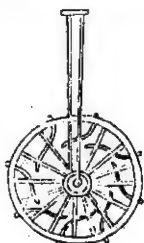
龍纂十

河工

廿七

法輪

一百以堅木為之鐵
片為齒柄木為柄



每件高二尺四寸厚一
尺二寸兩邊帶開沙泥
片數片一人可推銀
六錢共銀六十兩

大推沙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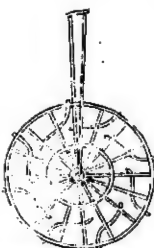
二百以木為之鐵齒
重十二斤長七竹柄



每件長二尺四
寸頭闊八寸根
闊一尺厚二寸
每飽用齒二對
飽面如船底形
該銀四十八兩
可辨

雙推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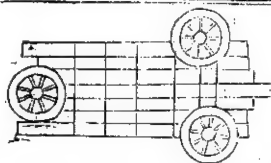
二百以堅木為之鐵
板為齒柄木為柄



每件高三尺厚一尺四
寸兩邊帶開沙泥片
二人共推銀一
共銀二百兩

楊泥飛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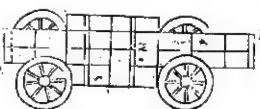
十乘以木為之輪用鐵皮包裹入水自行



高一丈
長二丈
水自滿止
坐二人
拾繩轉
輪盤而四
每車銀
一十六兩
共銀一
百六十
兩可

濠沙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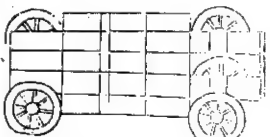
十乘以木為之包銀輪如前用四隻輪入水自行



輪高一丈
身長三丈
六尺闊一丈
二尺二層
割水板銀
二十兩

自在河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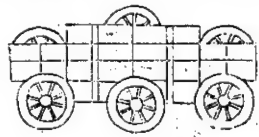
十乘以木為之五輪鐵皮包裹入水自行



輪高一丈
身長二丈
水自滿止
坐二人
拾繩轉
輪盤而四
每車銀
一十六兩
共銀一
百六十
兩可

常轉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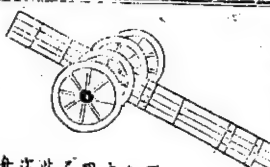
十乘以木為之鐵皮包輪入水自行



輪高一丈
身長三丈
六尺闊一丈
二尺二層
割水板銀
二十兩

開沙車

十乘以木為之四輪鐵包帶開沙帶入水自行



四輪高一丈
長六尺闊二丈
文前水推下
尾北制沙五
此車往迴五
次平地可五
十兩銀三

濠沙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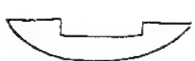
十乘以木為之機用杉木二十根每根用夫二名



初後可耐火漆
華可更他用每
錢五分頃漆不
用萬錢銀萬
二十五百兩

淘沙船

十乘以木為之船載沙夫一
厚板打造



用大淺船
不足於用淘沙
船名最妙俗
可多並銀一
兩今漸滿用
千楚共銀千兩
如煩港可聽加
至萬餘

吸沙杆

三百每桿濠夫二名
以大毛竹九節為之



夫毛竹每根
銀一錢每桿
共銀一兩此
桿漸來闊浮
潮去則復置
千乾潮比船
較難且便

江報

一千以鐵為之大船方可不逆
而自是用斯為妙矣惟利于順
不利于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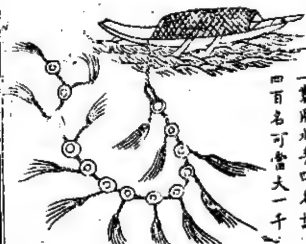


實用編卷十

乾集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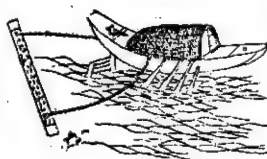
百節帶

一千以木為之每知
一要用水手四名該
四百名可當天一千



混江軸

一千以木與鐵為之軸隨其長
以為妙順漸皆可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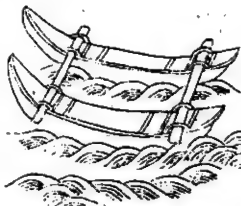


河工

三十

伏波艇

三百該水手六百名夫
六百名運船具全即此
一十二百可當一萬



開江犁

一千以鐵為之重犁



三百以鐵為
之專利于順
不可輕用于
順

定波鏡



有二一以鐵為之
一以竹為之與常
用者同在半隨至
而用之

實用編卷十

乾集十

河工

廿一

驢山鞭

以竹為之



千里健步

二千以木為之用板
水信千順其妙

夜遊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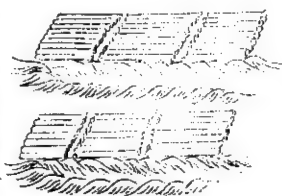
一千以木為之可備
夜海惟利于漸不利
于晚

開口鐵杵

一千到連竹稍柄

打河訊

一百水手六百名



鎮泥鐵

一百以竹為之水手
二百名



實用編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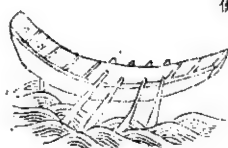
紀集十

黃河

廿二

八槳米船

船用八槳共二十隻
水手百六十名備差
使



四槳船

每船四槳用一百隻
水手四百名以備領
差

統江棹

一百以木為之制似
被河排用水手二百
名大二百名

長柄鐵扒

一千付連竹柄為扒



潤昂頭

一千付以竹為之
竿用二



短柄鐵扒

一千付以竹為扒



窄昂頭

一千付以鐵為之竿



實用編卷十

紀集十

黃河

三十三

梁斗標曰甚哉河之為害大也余戊戌春偕計道經
宿遷過石橋見泉石號之間之土人土人曰河伯又
將來矣獲果然庚子秋北遠渡淮入徐復經故道一
望平湖頓瞻

三陵睇目兩洪中流擊檣慷慨壯懷恨未即搦番鑄往耳
此入北寺閣河益無賴心甚痛之所夕圖為弭患計
盱眙馮公至備道所以能起予因著論而以前人
已經成法擬于左方俾得觀覽焉
萬曆壬寅三月上浣日謹撰於金吾受書處





地勢論

地以理言分之爲條理合之爲文理關之謂乾闥之謂坤一陰一陽之謂道坤之象曰地勢坤故地以勢爲上有丘里之勢有州邑之勢有國都方部之勢有天下之大勢勢輕重也善乎考工記曰雷曲面勢故回面內向則勢專反面不歸則失勢天地盛德之氣始于西北盛于東南黃河圻海內而中分之其始河流歸東北則冀州多聖帝明王後改而趨南于是東南盛矣蓋地脉向中國來者三支北絡發崑崙崑崙折而東南行其背爲北夷其正結爲冀都其支結爲燕其餘氣爲東夷中絡發崑崙東南至岷山由蜀龍轉北而東爲終南長安之地由關中出至太華伊闕是爲洛陽南絡發崑崙遠東南實用編卷十

乾集十

黃河

卷十

而行至大嶽山其背爲西戎其南折而東爲五嶺其餘氣爲南蠻復折而東北大盡於建康其支結爲吳閩越中條則陝西一都會也涇渭交駁而函固矣自伏羲以及文武周公產焉秦之強漢之盛都焉自關而南四達猶唐肆也其產則神農成湯漢高光宋藝祖及我太祖

世宗盛矣都則成周有道之長卒于不振東漢亦如之有宋滋甚何以故房皇斤而門戶疏也爰及山東則濟上爲峽南北分水建瓴而下海內無雙表以泰山沒以東海決決乎大矣是生尼父萬古一人其徒三千此爲制數要以孤懸而藩垣不衆直達而振莫不嚴以故師道雖專當衰世而沉下位益地靈聚而地險輕哉北條則

堯舜禹三聖迭起揖讓而致太平元凱畢庸斯爲極盛
由前則黃帝起阪泉之野由後則文皇起太原皆英物
也北平之都自遠而元開我

文皇帝王氣鬱鬱垂八百餘年與周京漢都相輝映矣南
條則成都沃野千里斷以劍閣東以三峽拒以瞿塘亦
一都會也古史稱顧項高陽此之自出爲荒渺邈未可
明徵其後昭烈偏安曾不足以當鼎足將天府之國不
若通都大邑耶江西漢陵炎劉之陽燧也他若南粵閩
越南楚東吳割據一方終于抄竊未既南渡乃都臨安
至若六朝通都建康未能混一及我

明崛起肇基句容定鼎南都天日重朗則開闢之始也儒
者若瀟溪夫子徽國文公東越文成此皆聖人之徒競

寶用編卷十

乾集十

黃河

三十八

近始出春華秋桂無亦將有待乎識者四顧山河俯仰
都邑謂冀州自雲中上黨轉換而來三面繞河東北阻
海包護重疊堯舜禹舊都也但四旁險阻貢輸非後並
所宜且河從而南氣大洩矣無京氣非正結下沙轉火
藩籬卑薄而河之南徒與冀同之長安古稱四塞之國
素傑有取焉然貢輸艱辛後世費冗河李既失左有爲
虛卽今能處之耶洛陽天下之中泰岳翻身顧祖東海
外蕩江河前向羊庭賢竊疑聚有因顧今河從斷其來
脉者三矣而會通河復加截之其力遂微大峨而下至
於五嶺環抱中原性無南向則吳越閩信爲偏霸之居
無疑矣今之盛地其惟金陵乎天塹長江護持不少舟
車會集財用易輸世恒言江左不得爲宅中偏安不可

以圖大是安于建康之說而不能用建康于天下也安
於建康者但知守江而不知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以
蔽上流守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鎮江而揚州而進
安而泗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
和州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泗州而
不爲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爲用上游之勢沉湘
諸水合涇疑之波而輸之江江西諸水與都陽之浸滙
於淪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接武昌而蔽金
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荆州武昌之
應也而襄陽又荆州之應也固荆州可以開蜀道固襄
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
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吳

寶用編卷十

乾集十

黃河

三十九

皆金陵之門庭帝藏云耳雖然莫宅銘之基者兼營洛
邑襲漢光之業者姑復長安今燕京泰山帶海非金湯
之固而首善之區乎以遼東爲左臂宣大爲右臂古北
口永寧居庸爲腦後遼東限以山海宣大隔之居庸限
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爲隣宣府與遼東隔絕總之
之防甚疎說者欲規復大寧此豈可易言哉養威蓄銳
觀釁俟時可也其他如遼城西北之年山保州西北之
相山保安之八角口定州之北巖與大石舅民防治
等處皆臨制中原之道然山川形勢與京都大是向背
苟屯兵聚衆必死以守未易當也此外自步順東至任
丘二十里川斬溝溝蕭泉縱橫地類天牢又東北至雄
州三十里又東至霸州七十里又東抵海口營田坪岸

集水淤澤地類天陷又自順安至安肅約五十里荒草叢茂地類天羅凡此皆兵家所忌遇勞更盛未易進矣乃建康徐淮臨德之間第當練兵儲將以備緩急遣發無徒藉手于北可也譬之人身京師元首也朝廷心也精神聚會以通用百體而榮衛灌注焉然後形體充悅而外邪不奸故正君以正朝廷使京師無失其覈舉天下運于指顧之中而聯為一體無復有壅閼者斯亦司事典者之任乎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十終

卷十

卷十

賈口

四

明經世實用編卷之十一

元集

時昭呂馬應京纂輯

休寧臣戴任校正

休寧臣張復編次

薦舉辟召論

士有學至而君求未有求君者也四岳揚天子之庭三聘下耕夫之野盛矣周制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一以德行道藝見推轂代而降也行舉恐失真一之平射策言揚疑有意重之以糊名上下相虞文實相冒隆古之風替焉我

太祖收攬英賢光輔大業宋濂首議取士莫善於鄉舉里

選深當聖心行之既效儒臣請設制科上覽試義厭其

實用編卷十一

元集一

薦名

一

詞複設而罷罷而復設始終以薦舉辟召為重而後乃漸重制科至於今極矣今上士無論如臣之輩豈德堪輔世假拔始以有行義呻吟佔俸迎合主司董而習壯而售或思身世兩濟則操刀乃學割不然利祿而已矣其高抗不屑千棘園惻惻不矜于文藻者非藉夢卜苟招將志寢觀光述甘肥遯而國有遺賢之嘆荐舉辟召胡可以不行之也夫深源書空終南捷徑薦辟者豈盡虛士哉要之以德望求勝乎以文詞試也何則上異招下亦異應校文者窺精神於筆藻猶射覆耳士業以文售即明試罔效誰任其咎惟一軌之德行鄉之人得指議曰某也良某也不良而難以空文自飾其舉者必且審察于初規正于後以避濫舉之罰士亦爭副所以

真才出矣然則罷科目復鄉舉里選可乎曰今所望庶
辭者以非常之典待非常之人疏論隱論而不違時制
日可見之行也文之漸入久矣

初有大誥教民榜禮重耆宿互知下業一循古司徒之
教而後使之相舉則舉不易方官不失德即罷科目奚
不可今舊典湮廢一切相保相受相勸相糾之誼弛而
不張民且不聞三物爲何事安所得賢能而興之千里
一賢開行群召可也嗚呼瑟必更張而後調治必更化
而後善

太祖監于三代養士待舉遂用以寧儻

聖天子監叔世之教率開創之謨漸其根食其實士有從
風而化耳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實用編卷十一

元集一

二

取士議

史稱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官大簡過其取士之方不
外九德三物漢末遠古既今郡國舉孝廉賢良秀才明
經而六郡良家子弟又各因材力爲官唐宋自進士制
科外間嘗許大臣辟召諸人薦舉狀鄉舉里選之意僅
存什一於千百缺有闕矣愚因歷稽往牒三代以前未
嘗論詞章也詞章自隋煬帝始唐末路益浮薄焉未嘗
鬻爵也鬻爵自秦政始漢晁錯因議入粟實邊孝靈西
邸蓋浸淫焉世祿不世官恐未必賢也自漢章高閭閻
魏文定九品五代治襲唐猶不改賣游子弟徒以門資
取優望世風一變士習愈下雖畫彪劉毅陸贄楊綰歐
陽脩范仲淹諸人不能挽其流弊

實用編卷十一

元集一

三

天啓休明運鍾

聖祖起濠梁濟西夏諸所扈從皆鷹揚虎賁如雲如雨猷
猶側席幽人鯁之車乘貴望於金華青田鎮江壺關信
臣國士攀鱗附翼是時諸科甚設有賢良方正聰明正
直孝弟力田通經孝廉才識兼人等科有稅戶耆民入
仕例而薦辟特重或遺廷臣分行采訪或令有司旁求
敦請應徵至則處以禮賢館奉親訓導及授守令正字
翰林四輔等官洪武元年設天下賢才至京校以守令
良恭勤儉爲本三歲一貢其年滿三十歲以上者爲
爲翰林四輔等官洪武元年設天下賢才至京校以守令
官惟秋冬官未得人以本等官爲薦不願仕者
賜還鄉及是後召至便殿召至便殿召至便殿
文筆殿大學士胸等司詳以賜還鄉里已定科

進士出身同出身有差羣臣拜手賀曰天開文
章後登庸其會試不中者今肄業國子監俟再舉屢
眾不第以監生資入官 國初歲貢無定額遂率資舉
行俱優者赴禮部從翰林院試試中補國子生洪武二十
六歲貢今按元杭州縣華歲有年二十以上者方許
今歲貢今按元杭州縣華歲有年二十以上者方許
止臨諸考堪充才實開申送過詞話送人送前
用編卷十一
元集一取士
監生

亦出簡選取民間俊秀通文義者以充及生員厚重瑞
秀者送京考舊嚴監規務明體適用以須仕進吏員例
選農民金允定初設校按司設書吏司各典史二名其後
吏部吏部吏員吏胥吏胥主案吏胥隸兵市民不得預役滿赴京參撥
諸所授官初多出親擢洪武二十六年始定選法文
婦吏曹武婦兵曹文有類選有抄選有引選今見行
化元元年元規元准元每元歲元武元滿元成元近元五元年元泰元永元樂元有元連元方元今元
就元元年元開元考元後元事元武元滿元成元近元五元年元泰元永元樂元有元連元方元今元
止元元年元開元考元後元事元武元滿元成元近元五元年元泰元永元樂元有元連元方元今元
實取元知元事元部元史元武元滿元成元近元五元年元泰元永元樂元有元連元方元今元
中監元行元經元科元道元亦元武元滿元成元近元五元年元泰元永元樂元有元連元方元今元
咸敘元有元其元授元官元有元試元職元實元授元截元替元改元政元裁元裁元諸元名元不元
馬武官有流有世世官九等戶衛指揮同知參事正副千

祖宗制度觀之文武夾雜科薦並行正雜咸用宏謨曲筭博大精詳遵行日久寔失初意迨始右文於武武以文故畸輕重科於薦薦以科故漸廢卑吏胥不得齒縉紳不彼亦苟且從事無復振振之思矣自非率由祖制其何以廣薪綸而收馮翼孝德之用乎夫法祖者非徒法其法也法其所以法也所以法者意也我太祖之意爲常一日不重薦辟哉故始以洪武二年開科六年卽召停罷列令有司察舉賢才辭選之詔有一歲而兩下無間歲而不行十七年春頒科舉定制三年冬

即詔選秀才入材元第一十八年復詔舉孝廉十九年詔舉經明行修饒達老成之士二十二年徵天下名儒脩述禮樂樂職第二十六年選秀才入直文華殿選諸京清華禮直文學第通事通讀史官錄事等事有分班味古文章第進信文書目設非獨論文要以數實是聖意所重良可知已且科目之設非獨論文要以數實是故建學于先開科于後立學三年詔各府州縣明作人必始于學校也育興才也題本經書尚宗註傳朱子集注春秋左氏公羊春秋左氏傳及古註釋朱子集注義疏王臣來儀武庫典範和氏備矣古註釋朱子集注義疏王臣來儀武庫典範和氏備矣古註釋朱子集注義疏王臣來儀武庫典範和氏備矣大令學者有所統一也崇正學也舉專一德而六藝兼習禮書數計科分三場而五事兼試試或三年一次律例以考驗之今學者不徒以文藝相矜誇也貴實用也而又禁四六之文定社學之規勒以碑于黌序以示遵

守良法美意森然具備

文皇繼之頌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於天下學

列聖相承代有謨訓

皇上御極之三載換給提學官勅務崇經術敦孝弟廉讓

諱諱於文體是釐正欽功今甚服而得人寢不如

國初何也由主司因循時尚未深察

大祖之意也

太祖之意原因文敷行而今則徒以文原以科齊薦而今

則徒以科是以業舉者連編續牘月露風雲或通於經

義而後場多疎或名為學究而實用罔聞又其甚者名

掛孔孟之籍而陰附諸子百家為高割裂釋朱之語而

擬拾南華西竺為奇放言恣論蕩行弄檢以之家修則

實用編卷十一 元集一 取士

心術壞施之廷獻則政事廢先臣崔銑有云科目而得

人若博之中呼其失人若博之遺負蓋非有參驗之詳

觀察之可賴也嗟夫 國家設科為羅才計也乃猶不

足以得士又況于歲貢監生吏員武弁乎歲貢糊以郡

邑之彥肆業成均食號得人故宋禮致尚書多暨立

途窮循資選授放職鮮有偶才入成均者矣大學風統

賢關往時忠節如鐵鉉廉貞如師遠

用是與何者絲於選也自景泰中始有納粟納馬等例

於是素封之家攜阿堵而雁行課業傲書曳白請代涵

養設施顧安所冀且中書清街也半為此輩龐雜太常

典樂鴻臚司朝儀也盡為此輩營充兩園成市莫此為

甚若者不汰源未可清也古者辟擢吏故與士大夫無

甚異 國初以身家無過事書者勾充其清憲府衛州

縣所署置猶有辟舉遺意迨其崇者不過七品多用為

探幕監當完庫之職非保舉不得為州郡宣德正統間

徐晞况鍾雖登八座領方面狀師奴顏閹操矯旨敘遷

論者唾之今則又有不狀者自始為吏先責其輸納提

控而下至于吏無止以所納之貲第其出身之等故襄

馬之子與市賈之人蟻營羶慕巧者輒弄其刀筆竄改

成案若者不創源未可清也 國初武臣嚴比試於世

宵廣招株於俊入故將才充斥後武學之建徒具虛文

武舉之科解襪實用所取者惟是官舍替襲乃新官不

比試舊官比而不嚴致令統轄憤帥縮胸不堪廉恥相

實用編卷十一 元集一 取士

冒如金吾羽林等衛

天子親軍也富者交勳戚中貴人而招擢作好貧者孱弱

權權尤邊將領省直官旗所稱略開方台

緩者曾幾何人若者不一振刷之長此安窮也噫自薦

辟養文有三品以取士而所重惟科舉武有兩途以取

士而所重惟世官然皆不足以盡天下豪傑國家亦何

賴焉愚以為求目前之弊則科舉之法空中也圖經久

之規則薦辟之制空復也今議科舉者曰曉變異說矣

嚴生員降黜之例矣重主考分經之選矣其法可謂詳

密然此皆防其流也未清其源也今夫五尺童子驕語

柱下漆園桑門琳室謬解含珠神倡滿紙津津自謂上

乘父兄師長恬不知怪輒命奇類薦紳先生鳴道率人

亦藉此為金鉅巧度彼尤此致轉相成風愚者謂其
臨場考校而不禁於平居肆習非禁也何者其肆習者
其先資者也禁於書生小童而不禁於學士大夫非禁
也何者學士大夫人之望也請自今將復社學教民小
學孝經大誥律令重師儒必得人如曹端魏驥者躬
行訓誨為如山西貴州學士教人務躬行實踐魏驥
宣德其郡守縣令民之師帥自設督學有司遂委
而不治故邇來守令鮮興教化督學聞歲一至事煩日
少無裕施教士習益荒宜令數教責之有司考覈付之
憲臣其督學使者必若孫鼎之貞孝陳達之清方每歲
縣令察舉民間子弟通經書性惇行謹者縣上之守守
上之學憲輕滑者雖才不錄生員按季月考亦茂選德
實用編卷十一 元集一 取士 八

行而後及其文一如三等簿規行非上等不得應貢舉
成化中勅提學等分督所屬官備錄諸儒生進業為三
等德行優異者為上等學有德行而無業為二等業
事稍優者為三等學無德行而無業為四等又嚴諭士
大夫雖解官歸母得好仙傳鼓其說以惑人夫然則日
改月化漸陷淳龐本源既清未流自挽誰復以鈎棘之
譚異端曲學之說為主司應者時遇大比校藝尤宜
慎務在選
祖制發明聖真期適于用毋輕收奇偶恐開異教之路有
不率者總以近日題准事例仍多方採訪必得名儒碩
德為解額北行之鄉試鄉試既行行之會試會試復然
進而廷對有忠諫即錄勿以批鱗故格不工聞昔宋
嘉祐中蘇軾轍兄弟應制對策語悻悻直胡宿欲黜之帝

可以直言策之以直言弄之人謂朕何命優與轉官
國朝羅倫策引程伊川語入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
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去倫不從直聲
震於時遂奏名第一夫士懷忠信待舉業有年矣倘不
此時吐露謫更待何時此不當亟收之以獎勵士風也
至歲貢一途在今日尤難必按與選開行文與行遞收
今士負雅操具俊才者諒之辭雖而教養之待其材成
而後官之監生則清閑納之積弊吏員則祿市井之下
流而一於選拔有異才不難破格擢用令得售其所長
而勉其所不足其武臣之選亦須嚴重無論新舊官一
遵初制比試申馳射使鎗不中之罰內外官各應
一備一備開弓發矢凡三射畢而人相向馳馬馬戰
逐利便者為勝二聲為勝一聲為勝馬戰逐利便者
實用編卷十一 元集一 取士 九

中五年一考軍政必量才力狀後果以屯印毋令囑託
者得資緣其間武舉先韜略次騎射要求實效毋虛文
如是則師師濟濟與桓桓趙趙交相奮厲亦庶幾安寧
長久之術哉猶未也科目紙以待中村也監生吏員祇
以宏器使也武臣替襲以先世汗馬故也欲求經久不
易之策必也復行薦辟乎下令廷臣藩臬百司諸長各
舉所知必德行通熟卓犖有聲當世者乃以聞得賢受
上賞獲賢蒙顯罰重申違坐之條使不肖者不得玷薦
刺大賢起以玄纁次令有司勸駕縣次續食至京引上
殿賜見訪以經史時務簡旨即不次擢以當顧問獻納
或監司著作理財獻訟布列庶位其將才保舉別薦人
司馬馬告摩餘今訪林莽中有雅負幹局膽力

暢兵事論議縱橫者錄名以聞核實收用如試有顯效

莊學主示酬不則罰如律則臬俊勃敵之士特開風典

起于城其有託已蓋取士而由薦辟是以行不以文以

賢不以世以禮羅不以財薦較諸文之科貢武之業替

併諸雜流其得人又何如者抑因是而有慮於古今人

世不相及焉古其盛時列國爭辟士士以此自重挽近

世士雖其行自僻自嫌客難賓戲解嘲謂嘗慨之唐藩

鎮猶得辟士於昌黎送見辟者序嘉士大夫相與以有

成也今上以空文求士士以空文見投牒自試則士輕

棘院整嚴則上輕士而欲士風之振在位之彬彬多賢

也胡可得哉我

太祖嘗曰鴻鶴之遠舉者有羽翼也破龍之騰躍者有鱗

實用編卷十一 元集一 取士 十

也人君之政治者有賢輔也噫誠欲賢輔之與也舍

薦辟吾無譚矣萬曆癸卯五月梁斗輝謹識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之十二

元集二

肝胎臣馮應京纂序

休寧江載 任校正

肝胎臣姚允恭編次

薦辟人物

臣聞天至神而因日月之光地至靈而因山川之化聖

人有萬人之德必藉賢於俊賢三五以來未有不得士

而興者也自胡運既盈魏萊充位束帛鮮貢於丘園別

翰高翔於雲漢國空無人矣我

太祖奮起布衣揮戈濟世知士不可以權使而可以禮致

也彌天張羅卑躬求輔於時若友諒士誠輩據土稱尊

物力泉盛然彼漁色而我漁賢彼獵時而我獵士用能

艾夷羣醜其與勅焉猶且藉霖苟求弓旌冀道餘麻嘗

削之收不以時平遂輟故士爭來時自奮師師海濤史

不勝書

列聖嗣之代備芳躅野鮮飛雲之鴻朝有覽輝之鳳三途

雲進羣策畢收中外鉅細蹟人人殊有如三光照下四

極承施而乾坤賴之以不毀也夫君以捐辭為虛德士

以曳尾為高標負女嫌於自媒聖學卑夫子祿唯應聘

而起者席珍以居得時乃駕於士最為高等薦紳先生

侈言之梁斗輝特為作傳其猶有先進之思乎

薦辟人物考

薦辟古邊亦

國初制也自科舉行士競藝文爲羔雄薦辟以耗廢維
世者慮焉曰嗟乎昔五正置於朱宣九工開於黃序
未宜少異以五正即五官九工即九官幣聘起莘蔡嚴
賓以上德承大德色尚黃故元黃序官幣聘起莘蔡嚴
賓所錄來矣及成周以鄉三物賓興登賢書于天
府惟德行道藝是競是崇漢舉孝廉賢良方正則尚行
諒茂才明經則兼才學蓋猶古意以故其時董仲舒一
代大儒哀然爲舉首申培轅固蒲輪相望桐江一絲繫
赤符於既墜南陽三顧燃火鼎于再炎魏晉以降中正
九品之法雖未免無尚門地然猶以德行為先蔡舉辟
召問亦嘗行隋唐而下專重文辭試始于武則天
實用編卷士 元集二 薦辟考 二

明興

高皇帝寤寐英俊以開治統下金陵命有司舉賢才武畧
之士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已又設文武二科應
文舉者察言行觀德攷經術觀業試書美觀能策經史
時務觀政武舉先編畧次騎射俱求實效毋虛文令有
司申勸豫及時勉學以族攀爲洪武元年遣使分行十
道訪賢哲隱逸下詔書念山林抱才德者隱而不列語
諄諄若曰有能從吾游者吾尊顯之以風五三年詔開
科務在經明行脩博古通今文質相副中選者親策於
廷品學識命官超處者顯擢六年又以科舉取士終淳
文罷不設令舉賢才先德行後文藝又諭吏部命有司
採舉禮送京師十七年復科舉法是年冬卽詔天下舉

實用編卷士

元集

薦辟考 三

秀才人才必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道藝若聞
州里之人以充從鄉里保結命有司驗實益科薦並行
十九年詔郡國舉耆年宿德母徒拔少俊觀後恩年六
十以上者置翰林備顧問六十以下者於六部藩臬中
錄用是時輪旌玉帛交馳於四方慈惠之師明察之長
各隨上意舉所知以備採摘如宋謙劉基章溢葉琛
則胡大海所薦用也王律許元王天錫則李文忠所薦
用也杜彥良以徐本薦擢正字劉三吾以茹瑺薦降左
贊善開齊以安然薦拜尚書方孝孺以吳玘揭傒薦擢
漢中府教授天下士應徵至者如響秦從龍自鎮江往
孔克表自溫州往陳迪自寧國往梁寅自臨江往陶凱
宋訪劉崧之儔鱗次畢集鮑恂全思誠余詮張長年各
八見命生吞至若陳遇之薦也以秦從龍郭傳之薦
也以宋景濂稱拔茅彙征焉其以元故臣寧或不肯往
者顏子中也以老成明經抱病不赴試者黎貞也雖其
去就不同堅立各異然一時譽起與傑而耀光明如
機沉學博則基濂擅其宗文章忠節則稔孝孺爲之伯
其餘諸君子各以所長自表見惟風潮運實惟嘉類試
斌盛矣時又有孝廉人材及郡縣貢士若富戶耆民皆
得見見稱片即擢不次立賢無方如此建文初楊士奇
波薦起爲翰林預修高廟實錄已又詔舉優通文學
之士拜唐愚士爲侍讀與修書愚士方孝孺薦也疑舊
又薦錢芹拜行軍司馬靖難時愚士先已物故芹得委
命軍旅亦庶幾無負哉永樂中軒伯昂武周文皆以儒

士學伯昂參議山東周文侍讀翰林以老勅休致陞辭
賜坐與語良久已舉南交士人甘潤祖輩十一人同知
諒江等府物書賜勉物色委奏文選曰物色閣下委奏
若委奏用賢暨方外矣洪熙中建弘文閣命舉老儒侍
燕閒優清問楊士奇以待講王進儒士陳繼對案義復
舉學錄楊敬訓導何澄各召用文閣事又舉員於儒
賢除御史累官副都宣廟以英明踐祚下求賢詔出
御製荷蘭操招隱詩示大臣以風意倦倦時所徵士有
范希正盧忠希正文正公十二世孫也端敏誠篤才堪
撫民巡檢讎復薦之命召用因曰范仲淹常言先天下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士君子皆當存此心忠學
堪師儒應薦至吏言其軍籍當補伍上曰與其戎伍

實用編卷十一

元奎

薦辟考

四

得人何如學校得師擢為太平府學訓導自正統間開
振用事選退人才之柄移於中官及景泰中訓導吾豫
臨川聶大年皆以徵至其絕無僅有者乎夫何豫為邊
吏休養既於關支方荷續食遠歌夏屋當事者之過
歸天啓休明曠典未墜英廟後辟詔處士中有學貫
天人才堪經濟隱居尚志不求聞達者具以聞於是閣
學士李賢等薦臨川吳與那達行人奉勅書幣聘至
廷見問學有加按春坊諭德辭不拜賜璽書送還近世罕
觀也成化中巡撫粵東朱英布政使彭韶以陳獻章崇
行可追古人交薦至令就試吏部後職辭疾不赴阮璉
母老乞歸養情至懇切上校檢討予告籍紳學士翁
然推尊之蓋嘗諦觀祖宗朝有訪舉有保舉薦啟公

之諸司選任事之天曹而又以所舉之精濫純駁驗舉
主之公私廉貪故舉者咸絃於法而受舉者適當其才
無論章銓上士雲蒸龍變沐恩教而展其奇即不流異
品亦爭自劇澤為君子為名臣如葉泰王興宗隸卒也
而名著岳牧兵印郭傳繼流也而並列華津隸與祖厨
役也而直拜光祿卿武時人皆漢況鍾黃子威以吏奪守
蘇松萬旗徐曙皆歷官尚書以上皆漢自資格拘
而士始東於達安望淨人如國初之盛哉且玄經鉅
典也天順一舉遂為朝陽孤鳳主靜如陳獻章猶欲純
以試側忠信力行如胡居仁不聞起以安車遂令二子
老於江門餘干而不得其用弘治中儒士潘辰以廷臣
薦授待詔歷太常卿時王恕柄銓衡多所薦拔儲璫疏

實用編卷十一

元奎

薦辟考

五

祖宗朝雖定科貢之法而薦舉尤重以竝列於三途自科
舉法行進士偏重而歲貢遂輕乃薦舉廢矣夫三途並
用則懷才抱德之士得顯於世不專於文辭今舉人無
九卿之望歲貢限方面之陞田野絕保舉之路以致人
尚浮辭不修實行且真才不可見也其令吏禮二部備
按舊典開奏舉行有真才實德不次擢庶吏士向風改
行內外得人為惠民政治之本其勤於登黜蓋如此然
終四十五年之間被薦惟文徵明自葉初學王良王良
又不以公卿處茲當年甲第之士接翼青雲樂薦集不
為多譽鳬飛不為少耶隆慶初祭酒姜寶題舉人中有
孝友睦姻名實相孚者請授之官時趙蒙吉四川張弘

道南直素積呂潛成而並薦授國子監學正

上孜孜求賢允察酒越用賢之請召舉人鄧元錫劉元卿副王之仕陝西授以官元錫病不至授待詔於家元卿授禮部主事南昌守臣范涑薦布衣章潢而黃梅瞿九思以舉行薦於直指徐兆魁鳳陽李呈芬以儒將薦於周御史盤田司馬樂今巡撫郭子章特薦西蜀舉人來知德上嘉獎授翰林待詔辭不就蓋異數云愚嘗上下二百年間士得與薦舉之達者俱不乏人然國初卒以用之卒以放後或荐而不辟辟而不用而不能建功立業此何以故蓋自科舉之法沿習日久衡士者以文章爲甲乙柄銓者以書判爲得人而泉岩隱遯之上或方而少圓或魯而少文或率其恬澹修實用編卷士元集 辟薦考 六

舉節自重士習之美超前擬後邇年公猷大臣俱出甲科百司小吏皆由貢舉故仕途多奔競之風俗尚榮廉耻之節皆人習淳辭不崇實行之弊也伏望詢祖宗舊典科貢雖不偏廢徵聘亦特舉行則挽頹風植名教端其一勅令諸臣若曰鴻儒碩學甲科羅之矣雖下求賢之詔恐草莽無賢可舉也此李林甫之說也天下英雄其踴伏豈有量哉伏惟特詔天下守臣博訪隱逸遺材具以名聞然後遣官徵聘量材授任如不願仕亦如宋儒程頤所議建尊賢堂以處之使人有矜式則不惟人材振作士習返古而我祖宗之法又於今有光也蓋斯議其鑿鑿可行者乃說者又謂人心不古奢欲舉科而暮文則恐教天下相率以矯行立名干舉如魏絳所謂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薦羞上以廉取人則駭車贏馬惡水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況於司薦舉者又或不能無徇私之弊此近世所以累德行而罕取其文含薦辟而從事科舉也噫是固然矣不曰名者實之實乎好名而矯強爲善猶愈於不好名而安肆爲惡也使天下之人皆慕孝之名而相率矯行以爲孝皆慕廉之美而相率矯行以趨廉斯固庶幾於比屋可封之俗而可少耶昔人有言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名固有因者之以屬世磨鈍立其的而示之趨也而何嫌於矯行何嫌於好名又何疑於干舉哉其間豈一有爲行欺人家修廷壞與夫徇私而謬舉者則自當彰國法以懲之嚴舉

實用編卷士二

元集一

辟薦考

七

主選生之條執敢不畏詎可以不肖經人而廢先王已試之成憲哉大抵荐辟取士與科舉取士究極而論之雖皆不能無弊然荐辟之取士也擇而後用科舉之取士也用而後擇擇而後用縱或失之亦不過十之一二而得人已八九觀文獻通考所載兩漢孝廉已有左驗而國初所用薦辟之士類多策駿派鴻柱石當世榮耀史冊按成法而行之是在今日謹述其行誼勸說最表著者次為傳其軼不可考與薦而未錄者需後劉基字伯溫青田人少通春秋能文長務理學尤長於天文兵法舉元進士丞高安稱廉平以剛方不合去嘗遊西湖見西北有異雲起曰此天子氣應在今陵方國珍反海上省憲舉為行省都事基建議捕斬國珍行省

實用編卷上

元集三 辟薦考

八

請撫駁基擅威福屬管紹興已方氏橫莫制行省始悟欲復用基度時終不可為棄官歸著郁離子十卷客說基曰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提括者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因畫江為守此勾踐之業也基曰吾生平念國珍士誠所為謝客去會 上定括倉指乾象曰此天命也球矣以 上命來聘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適陳氏入寇 上問計基言宜領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擊取威制敵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然其言卒破敵時友諒走洪都以基言降守將胡廷美下洪都因母喪歸至括倉若張反指授諸軍賊遂擒方氏業畏基遣書致禮不受使人白 上上令與通問宣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貢還京道出嚴

州適吳冠至李將軍欲遣擊基曰勿擊不出三日賊自走可成擒矣比三日果然遂擒賊東陽當是時漢兵為敵眾謂蕪湖地饒宜先取基曰士誠自守虜友諒據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漢漢滅兵直囊中物耳會漢再攻洪都 上遂西征大戰彭蠡湖勝質未決基密謀移舟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從之滅漢還

上議取吳叔原基密謀居多上戊中大統曆因榮感守

心密奏上罪已回天意又疏請早定法制

上督責李丞相基言善長熟舊且能和輯諸將

上曰善長欲害汝者數矣汝乃為之地耶汝忠勳足任此

基頓首曰臣驚鈍豈堪此大任或言有殺運三十年者

因慨然曰使任其責掃除吳僭一二年後寬政可復

實用編卷上

元集三

辟薦考

九

上每感陽基居守言於 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

細網振肅而後惠政可施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罪狀

殊彬由是與李善長大忤遂求退

上手詔叙基勛伐召還欲封基基謝曰陛下天授臣何敢

叨天功固辭 上因卜相楊憲汪廣洋胡惟庸基言三

人皆不可三人恨之 上加基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

賜老先是基遣子璉奏議洋僻險宜設巡檢司又言郡

縣豪猾吏當治皆不關白中書得旨即行胡惟庸著省

事劾基請捕璉會海臺通政府計基欲得王氣地穀移

巡檢司設洋論成 上不報惟基基祿而已基走闕謝

罪乞留京師已獲賜告歸又手書慰籍未幾卒病時

天文諸言鑰匣中戒子璉勿動且勿習服闕跪上又

天文諸言鑰匣中戒子璉勿動且勿習服闕跪上又

天文諸言鑰匣中戒子璉勿動且勿習服闕跪上又

天文諸言鑰匣中戒子璉勿動且勿習服闕跪上又

上問遺言顧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諸形勝要害宜與京師

形勢聯絡比計至 上果遣御史李鋒索天文諸書建

奉圖授使隨見 上校考功監丞已晉御史中丞次子

環爲閤門使後環爲建文帝難基與同郡葉琛章滿金

華宋濂友善同起薦基及濂尤著

宋濂字景濂浦江人六歲能爲詩歐長文學聲籍甚初

爲元翰林國史編修辭入龍門山著書庚子與劉基等

徵至金陵見 上問世亂奈何對曰願明公不嗜殺人

召講春秋左氏傳曰春秋孔子褒善貶惡之書遵而行

之賞罰適中天下可定 上諭黃石公三畧濂曰尚書

典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類

陛下留意已乞歸復徵總修國史時甘霖屢降

實用編卷上 元集 碑考 十

上問史祥故對曰受命不于其天子其人休符不于其祥

于其仁 上嘗言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奸神像朕謂國

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對曰漢武好仙而方士至

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求賢天下有不平乎

上問帝王宜讀何書濂請讀史德秀大學衍義

上立取覽說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已 上坐西廡令講大

學衍義司馬遷論黃老事講畢復言曰漢武嗜神仙好

邊功民力既竭以重刑治天下大亂人主能義理養性

則邪說不侵與學教則禍亂不作刑罰非所先也

上曰臣少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事

一旦受職任事不敢負 陛下每燕見詢舊章講治道

甚修悉至問廷臣咸否第言其善者詩文每寓忠言

上喜其善諫嘗廷舉濂曰景濂事朕 九年口無毀言身

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可謂賢人君子矣已致仕

賜緡綺 御製文集 上曰嘉卿忠誠實金石故以賜

卿嘗著論曰古人爲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

愧而已繁辭後說道之教也尤篤於倫品與人文和易

任真內誠外恕一見信服汲引後學如恐不及平居布

衣蔬食無異貧士不爲子孫計富貴自少致老耄嘗一

日去書致仕居青蘿山開門幕述日本使奉勅請文獻

百金不受 上問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吏金非崇國體

實用編卷上 元集 碑考 十

後因孫慎坐法論必遣安置茂州行至夢平

章濂字三益龍泉人士辰斬黃妖冠犯龍泉執從子存

仁溫憐其幼請代賊聞之大喜問計濂正色曰奈何爲

此滅族事賊怒併執濂夜紿守者得脫巢里兵擊却

賊屢有功授官皆辭結廬匡山又辟地入闕唐子同劉

宋業被徵至建業 上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海內紛

紛何時定乎對曰惟不嗜殺人能一之已乞省母病

歸尋處州總制胡澤出師温州令濂守處給餉平荆楚

荆襄故多廢地議分兵屯田且控制中原

上善其言胡深兵入闕陷沒處州錢變命以副使鎮處州

辭曰疆場之事臣死不避副臬之事最辭

上從之比至諸山寨已叛即宣布詔旨軍民咸悅誅首叛

實用編卷三

元集三

為碑考

十二

者餘悲解青田福建冠合攻慶元龍泉溫守禦却賊若陽賊寇陳邑避平陽瑞安傳道令子存道合鄉兵擒賊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成青田賊至仲欽逆戰惟淵走仲欽以無援故敗斬惟淵以徇溫州平令分兵征閩以存道守處入見上諭聲臣曰溫雖僭臣父子宣一方寇盜悉平功不在諸將後此固因征閩諸將對曰湯和由海道進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必勝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上立詔文忠如溫策溫降授元帥還守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又請降曰叛而不屑細故或以爲言洪武元年晉御史中丞溫務大體不肖細故或以爲言曰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無耻使避而不

實用編卷三

元集三

為碑考

十二

國士越國公胡大海克處州琛避走建寧既而還麗水與基溫應聘至建康處禮賢館講明經史訪論治道擢營田司僉司尋知洪都府事有吏才善輯撫兵民愛戴之後陳友諒圍南昌祝康撫南昌叛琛迎戰市中死王禧字子克義烏人幼秀異奇敏及長身長山立屹有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潛元政亂爲書七千言上時宰嫌其切直格不聞優青巖山著書成徵者中書省擇商略機務上每稱子充不名辛丑進平江西頌上覽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授江西儒學提舉累遷起居注出同知南康府事召議卽位禮忤旨降漳州通判尋上疏曰臣聞帝王祈天永命以爲萬世計在乎脩德而已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迺其大端也是故周歷年八百漢享祚四百皆由此道簡冊所載不可誣也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順人心上天以生物爲心雷霆霜雪皆暫而不常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動靜務合乎天不然天必示之災異以儆戒之君能修德天意自回天眷自永夫君民一體古者藏富於民取之有節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民心咸悅庶幾得遂有生之樂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厲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故願陛下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忠厚施於政者廣大祈天永命之道不越此矣疏奏上嘉納之詔脩元史爲總裁官徵選士汪克寬胡翰陶琬等十六人爲纂修官裨史事擢長裁繁剔穢力任筆削

書成拜翰林侍制兼國史編脩等預教大本堂祿經明
理達善開導召對殿廷必賜坐從容宴語使雲南論果
王以 上聰明神聖天人所歸宜奉版圖歸職方官封
如故不然天討且至梁王不聽館別宣數日又諭曰
朝廷以滇南百萬生靈不欲殲於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紐
天兵下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等特遠旅拒明命
龍驤鸞艦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駿服有降意即為
改館會故元遣使脫脫至規梁王有二心逼殺我使以
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决匿樺氏間脫脫聞之謂梁王
不得已出樺與脫脫見脫脫欲屈樺樺罵曰汝燒火餘
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度不免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
兵夕至竟被害瘞地藏寺北于紳博學能文洪武二十
九年走雲南求父遺骸不得述滇南勸哭記建文帝即
位上言父死節狀贈翰林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開國
文臣有諡是自樺始樺死之明年吳興亦使雲南被害
今與樺並祠雲南

元集二 萬曆考 十四

陶凱字中立臨海人博學能文洪武初薦與修元史還
授太子舍人除翰林應奉未幾超陞禮部尚書請建奉
先殿乾清宮左 上曰焚香朝中薦新及時節生辰祭
用常饌行家人禮 上從之每議禮與葉城崔亮相可
否亮亦有學識專論奏是歲請選人事任東宮官罷兼
職庶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朕以廷臣有才望勤德者
兼東宮官非無謂也恐廷臣與東宮官有不相能遂成
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事可鑑今

令府省臺官兼東宮侍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
幾無相構之患已又建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
起居註記言動今奉省府各置銅匱簿錄
聖旨及時政俟會要編類為書 上從之出參政湖廣政
仕復召為國子祭酒尋老復以參政致仕凱性資過人
才高學博為文浩蕩不見古難初遊吳楚文多激慨中
更亂離隱遁深山文多隱約 明興應聘而起凡詔令
封冊歌頌碑碣往往命為之故文章盛傳於世時有漳
州楊訓文者元淮海書院山長遇亂不能去居江都吳
元年徵為起居註 上稱訓文謹厚今始終一致兩選
中書省左司郎中改太常知湖州府移汀州入禮部
亦與凱同為尚書已改戶部出為河南行省參政卒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萬曆考 十五

訓文學行政事有名又有膽毅不知何許人與訓文同
以儒士徵從事徐相國幕下授起居註
上命集古無道之君始桀紂秦皇隋煬事以進曰往古人
君善惡皆朕臚鑑也洪武元年初設六部首擢毅為吏
部尚書召見面諭令盡職
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初以才薦仕元為校官累遷至
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還居鎮江王師將下鎮
江 上謂徐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入城當
為吾詢此人致吾願見意達至采得之還報
上喜即命兄子文正以白金文綺俸聘既至
上親至龍江迎入時 上駐富民王錄帛家邀與同處朝
夕訪以時事既而即元故御史臺為公府居從龍西

門事無大小皆諮謀從詔亦盡言無隱每以筆書

問答甚密左右皆不知常稱先生而不名時金陵有

遇者天資沈粹篤學博覽元至正中授江東明道書院

山長溫州路教授以元綱不振棄官歸棲濠守約名其

齋曰靜誠因稱爲靜誠先生每日焚香拜天顧早生仁

聖教創殘及上定金陵泰元之薦遇有輔翼才卽日

召見與語大悅每稱先生三幸其第與官輒辭不就

上既卽位問係國安民大計遇以不考殺人薄欽任賢對

除翰林學士固辭嘗奉密命往視江浙還奏稱首命爲

禮部侍郎又固辭自是不強以職每從容宴見賜坐侍

食談說經史古今成敗孝弟仁慈事羣臣以過譴者力

爲解上諒其誠輒聽諭曰卿老矣有子可帶刀衛朕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腐碑考 十六

遇頓首伏地力辭卒賜祭加東園器及賻命蓋鍾山

上喜接者儒時吉水解開洪武元年以明經薦授縣學教

諭訓迪有方吉中人文道學之盛實自開始其學以主

敬爲本戒慎恐懼爲功學者稱爲鶴蘭先生餘山葉敦

學博行慎鄉鄰人皆向慕國初以明經爲府教授御

史葉孟芳薦徵至洪武十三年上坐武英殿西廡見

諸儒使之言志皆對曰不敢上負

聖主自棄明時上喜始置四輔官以王本杜祐及敦爲

春官杜敦趙民望吳源夏官秋冬官缺令兼攝未幾敦

致仕十四年起爲國子司業陞祭酒杜敦壺關人精通

易書詩後以疾卒源興化儒學教授中書舍人林廷綱

薦源德行本以儒士行世者聞

孔克表溫州平陽人夫于五十五代孫也博學篤行衆

元進士洪武六年徵爲翰林修撰是年又徵慈谿桂彦

良爲太子正字參政徐本薦也詔對稱旨入侍大本堂

上從容語以治道彦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

奸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

者將忿怒寬務去皆以懲元寬縱立法嚴甚臣民有犯

必誅毋輕貸蓋卽周禮刑亂國用重典意

上謂彦良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

勞法以繩民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民靖於德矣他日

侍上曰卿帝者師也又一日謂曰江南大儒惟卿一

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

不如卿也上嘗出御製詩文示彦良彦良卽

實用編卷三 元集二 腐碑考 十七

帝前大聲誦琅然左右驚愕唐同私戒之 上聞之謂曰

儒者事君正當誠意自然無事矯揉也從

上登內城從容顧謂曰朕比來善善惡惡如何對曰惟人

君至公無私則好惡自當時給事中蔣學等十七人講

學文華堂恃寵多不自脩飾上以克表及彦良素端

重命爲之師各賜金命學等執弟子禮父命克表與劉

基等釋四書五經務恒言無繁深彦良後陞晉府長史

十五年入朝獻萬世太平治要上嘉納之先是孔克

堅子希學於洪武元年襲封衍聖公賜予稠疊班亞上

相渥矣乃克表又以學行顯庸不媿先師克表受知

太祖而位竟不及劉宋奇於數耳昔人謂國初將才甚

衆相才却渺陶安章溢繼卒是無踰劉基繼此則桂彦

良識者以爲知言

吳況字濟仲金華人故元博士師道子博學善屬文

國初爲縣學訓導疾辭洪武十二年應授翰林侍制後

以應對失旨左遷涇陽教諭未行改翰林典籍陞東閣

大學士十六年遷精誠錄三卷言敬天忠君孝親事皆

述五經四書語上奇之命爲鈔又撰千家姓爲表進

未幾考功勳急事降侍書尋改國子博士十九年致仕

況嘗著辨孔子封王爲非禮後夏黃丘遽所見皆與況

同

宋訥字仲敏滑人父壽卿仕元封公訥少承家教矩矱

自閑性運重不妄言笑商賈會館師友切磋學益該博

洪武十三年徵除國子助教樓經發難繫部願家學者

實用編卷上

元集一 爲碑考 十八

上幸太學召爲碑文俄拜文淵閣學士會太學成學徒日

衆師生相訐教尼不行上命訥自文淵遷茶酒嚴饒

準推恩義身言並教饒不遺餘力暇食學廂一時士

皆儀焉上御製詞以褒又嘗應詔陳安邊策言屯兵

屯田之法上嘉納之及病遣中使諭卿稟天命之性

發仲尼之教施蘭德以脩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連差

以其有神也已念其老召子麟侍養及卒爲文遺奠給

葬喪費勅所過有司致奠正德中諡文恪

開濟字來學洛陽人嘗自比賈誼洪武十四年御史大

夫安然薦縣有治才召試刑部尚書未幾卽眞濟勸敏

有爲嘗奏令司置考功圖日書所行事備數勸迄

上喜賜第又條請立六科以試各郡邑徵至秀才青經明

行修次工習文辭次通曉四書次人品俊秀次言有條

理次曉達治道上皆從之濟敏慧有才辨凡國家經

制田賦獄訟公役河渠事衆莫能裁一經算畫卽有理

條品式可爲世守見信任益奮勵他部事數兼理人忌

其才高又屢召議事謗言遂起竟卒

劉松字子高太和人七歲能賦詩洪武三年以材學舉

職方郎中陞北平按察副使坐事輸作京師歸鄉後胡

丞相誅上手勅詔爲禮部侍郎未幾署吏部尚書請

老與勅致仕尋召起司業至上喜賜教馬未旬日遽

得疾猶強坐訓諸生疾革祭酒李敏問所欲言曰

天子遠松教國子將責以成功而遽成乎無一語及家事

實用編卷上

元集一 爲碑考 十九

上爲文以祭松博學有志行素貧及貴未嘗增產業居官

十歲不以妻子相隨清苦如布衣時副憲北平携一童

往至則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

待旦招探通逃慰安反側惟務存存大體尤慎威刑

小人險狡輒先事防制溫顏然詞而見者凜然致仕歸

益謙下問學之功老而彌篤與人言未嘗及官政文雅

粹詩有唐人風韻

劉三吾字如孫茶城人嘗避兵廣西及王師下廣西歸

茶城洪武十七年通政茹瑄薦爲殿至老矣應對詳慎

上喜除左贊善歷陞翰林學士三吾博學通經史文章典

覈既入翰林備顧問每預客議謚文恭子冕

適統禮也 上頌之遂立建文帝爲太孫初

上命儒臣編古帝王祭祀文祥感應可爲鑒戒者爲存心

錄既又命三吾編漢以來史異之庶臣下者爲書賜名

省躬錄時 上厭表箋多諛詞纖巧命三吾及左贊善

王俊筆擬定頒天下

鮑恂全思誠余詮張長年皆飽宿經學年餘七十隱居

山林絕意當世時禮部主事劉楷爲恂等老儒達治體

可備顧問 上命有司聘至見

上甚喜賜坐與語稱自並命爲文章殿大學士輔導皇太

子及太孫恂等頓首辭曰良璧不付於拙工美材不畀

於凡匠太子天下本必擇英賢俊碩道德名世者可輔

之臣等性甘田牧具乏經綸誤居輔弼之司必召尸素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薦碑考 二十

之耻有死不敢拜命 上溫言慰留語在親賢者中恂

等又固辭曰鹿麋不可以服箱者野也朝菌不可以刻

錄者朽也臣等質野而朽實不堪此重任願

陛下全臣等之愚 上不能強乃賜宴勅遣還恂崇德人

嘗受易吳澄所著有太易傳義西漢集思誠上海人詮

安吉人長年高郵人皆以學行稱時張紳亦被薦後至

授陝西鄜州縣教諭崇德又有見隱居及山博通經史

尤工詩洪武初徵修元史景官國子助教博士

上嘗坐奉天殿召四助教及會稽趙樸錢宰金華鄭麟

論曰汝一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山戰國

尚詐故得行其說戒勿讀時新喻有梁寅者家貧力學

博通五經元末爲集慶路訓導以老辭歸會天下兵亂

遂隱居教授洪武二十二年徵修述禮樂已六十餘矣

時以禮樂制度分爲三局實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

推服書成將授以官寅以老病辭歸結屋石門山四方

學者多從之稱爲梁五經所著有周易參議詩書演義

周禮考註春秋考義漢唐以來君臣事畧宋元史節要

及石門集又新會黎貞孝友力行淹貫經史元末與節

人同隱一號寬寬者一號惺惺子貞自號陶陶生徜徉

海濱築釣臺賦詩自樂澹如也洪武乙卯以明經薦至

京抱病不赴部試賦出郭而去一時名公器重之後以

友人註罪貞挺身力救爲時所嫉併謫戍遼陽歷十三

年始放歸抵家時適薄暮明月滿空呼舟中餘酒登釣

臺吟嘯久之乃扣戶還其酒落類如此學者多從之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薦碑考 二十一

游輒誨以文行陳獻章曰高山景行吾鄉先詰林坡一

人林坡負養焉慕也所著有林坡集元史斷諸書藏于

家噫諸君子者是皆瑞蟠鴻翼搏搏鳳翮雖仕不仕各

適其志然皆尚矣非聖世曷觀此哉

方孝孺字希古寧海人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日讀書

積寸爲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爲小韓子年十四五侍父

宦遊齊魯間歷覽周孔孔子廟宅間陋巷舞雩所在從

宋濂遊門門多名士盡出其下先輩如胡翰魏伯衡皆

推莫及孝孺顧末視文藝恒以明王道關異端爲己任

進修日有加世咸以爲程朱復出洪武十五年以吳沉

揭樞薦召見 上嘉謂皇太孫曰此壯士當老其才輔

汝遣還鄉二十五年又薦至擢漢中教授日與諸生講

明聖學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孝孺陳說道德王
喜甚講經論文無虛日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高皇大漸遺詔用孝孺建文帝即位廷臣交薦召爲翰林博士尋陞侍講學士侍經筵倫綱問凡大政議輒咨孝孺上好讀書有疑輒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衆前批荅時修

太祖實錢及類要諸書命孝孺爲總裁靖難兵起日召謀議召檄皆出其手兵渡淮及江蕪棄堅守誓死社稷先是燕師初出僧道衍郊送言孝孺學行負盛名武成之日彼必不屈幸曲赦焉文皇首肯及師入城宮中大起傳言建文帝崩孝孺服斬髮號哭頓撫伍雲執以獻見上不遜遣人再三諭堅不從及議頒即位詔問誰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薦辟考

二十一

可草皆舉孝孺乃出之獄中衰衣入見號哭不少休上慰之曰朕家事耳先生何自苦孝孺取筆擲地曰死即死詔不可草上大怒命磔試其妻鄭已先縊宗族親朋坐死者八百餘人囊孝孺父克勤守濟寧被誣謫戍江浦上書請代不報宋濂徙慶州自漢中走荆榛往祭墓且言之蜀王軫卹其孤廢與林石王紳郭濬劉浩葉見太諸名士友善其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嘗謂道無乎不在列爲二十八歲又作雜說三十八章以自警謂化民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後刑作深慮論十首以哀臣女主夷狄雖一天下不可爲正統伯釋統三篇又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詞遜志集武王戒書註帝王奉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皆以厲

禁不傳洪熙初詔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立祠祀之成化初遺文始行或曰錄孝孺時魏典史澤

周旋藏其幼子以故孝孺尚有後謝文肅公鐫詩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是也時王叔英亦與孝孺並徵至京辭還鄉後薦起仙居訓導累官脩撰嘗貽書孝孺大率以時措之宜爲言上資治八策靖難兵至淮及江叔

英奉詔募兵行至廣德聞變痛哭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諸間自縊於玄妙觀樹下正統中楊士奇題其墓詩奇叔英薦起也又有唐愚士者山陰人建文初命諸儒集經史孝孺首薦愚士同領修書未幾卒嘗無畏具孝孺爲上聞詔有司給舟歸葬余觀孝孺死節狀至今二百餘年猶凜凜有生氣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際會

實用編卷十三

元集

薦辟考

二十二

功名史有列書以故彭惠安公澤求江南詞有曰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扣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嗚呼其意有在矣陳迪字景道宣城人幼儻有志洪武八年薦辟爲郡學訓導嘗爲郡卓壽賀表上覽而異之十二年近臣薦爲翰林編修累官山東參政捕蝗珥盜民德之尋布政雲南時普定等夷煽亂迪率土兵擊破之捷聞賜金帛建文帝即位徵爲禮部尚書知貢舉是年水旱有旨詔集議迪請清刑獄無令久淹干天和卹通逃無辜聚爲患上皆從之請難兵起與黃子澄踵陳大計受命督軍儲過門不入聞變即赴京師文皇繼統乞迪責問迪慢罵不屈與子鳳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先

是洪武十二年舉賢詔下有故元臣顏子中者原西域人祖仕江西因家焉子中通春秋五領鄉薦歷官江西行省都事陳友諒兵陷贛州子中募壯士欲復城不克間遁入福建出奇計復建昌遂浮海獻捷元都復出使廣東未幾廣東已歸附子中夢馬求死不得折一足變姓名浪迹江湖往來后進賢之北山時妻子已送京師友人吊子中曰身且有不有奚有妻子於是周游天下誓不復仕悲歌慷慨未嘗一日忘元嘗懷鵠自隨曰有強我復答以死郡縣聞而壯之亦不之強江西布政沈立本專使招之子中見使者曰吾今死亦晚矣乃具牲酒祭其祖父師友作歌七章飲鴆死意忠烈士行有偶合子中與迪同時被徵一死於建文一死於殘元所此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薦辟考

二十四

不同所以死則一耳

顏伯璫廬陵人顏魯公後孝友睦姻鄉黨稱其六行備以故守令賢而薦之建文元年徵至授沛縣知縣請難兵起淮北民終歲給餉伯璫征戍有方民不告勞集兵築堡備禦及北兵攻沛伯璫遣縣丞胡先百長即者莊間行至徐告急援兵竟不至度不能支令其弟璫次子有為還曰我顏家男子自祖以來有死無降爾報大人因忠窮老願恕璫罪相抱哭送出城夜二鼓燕師入城璫衣冠焚香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有為不忍去復還視父屍自刎以從訶先收葬於沛南關外珏適月還沛至徐告伯璫及晏璧傳其事正統中御史彭勛為起墳築祀之

鐵鉉鄧州人洪武中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奏對詳明上嘉賜字鼎石濬府坐法刑官久鞠不能奏當上屬鉉立決未幾陞山東參政建文二年李景隆駐德州鉉督餉飛輻挽粟水陸並進軍興不之五月北兵圍濟南甚急鉉暨大將軍盛庸悉出防禦令軍民詐開城門降文皇入急下鐵板幾中比出戰令軍士噪罵乃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雪涕激軍士死守城終不可破又時募死士吹蕤管數破之文皇甚憤令之南去宋參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額老弱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收合潰建諸將指掠豪傑有文義者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號驍勇徵諸守臣倡募義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薦辟考

二十五

勇候北兵歸合南北兵征進者晝夜蹙之犬參公館殺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旦夕大難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州城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驚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幸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卒苦憊慨悲歌激發忠義未幾又有東昌之捷進布政使再陞兵部尚書鉉入謝京師賜宴餽果由小河之捷中原震動文皇欲北還以諸將言再戰得勝遂長驅渡江鉉感憤欲自殺文皇登極鉉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斷臂碎其體至死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子福安戍河池母薛安置海南二女

俱發教坊皆守貞不污作咏懷詩貞情凜然表

上聞備之聽嫁士人嗟若鉉之守齊南亦何減張巡之守睢陽而二女卒以節自全一門貞烈是皆鍾兩閭之正氣者哉

周是修字德以泰和人少孤力學舉明詩爲霍丘學訓導入見高帝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帝喜擢周府奉和正隆紀善建文元年改衡府紀善置京預修纂好薦達知名士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諷國家共挫之屹不爲動燕師渡江宮中自焚是修具水冠入應天府學自縊成文皇卽位陳瑛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後楊士奇爲作傳語其子曰當時我脫與若父同歟今

實明編卷十二

元集二

萬曆考

二十六

錢芹字繼忠吳人少好奇節洪武初辟大都督府祿未幾解職家居二十餘年甘貧樂道蘇州守姚善願見不可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於善月朔必延至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米於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貞木曰受米不辭必仰府公賢耳善聞之欲往候先使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幸願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苟明公私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於學宮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坐請實經義曰此士子之業公有官守何不談時務善請問今日急務芹出一簡授之竟不交一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勝策也善大悅建文帝求直言詔舉山林懷材抱德之士善薦芹授戶部司務留中

奉時時難兵已出北平拜芹行軍司馬從大將軍塔議

軍事會遣芹入奏事道病卒猶餘兵事緩急上執政又有隱士王賓者獨居陋巷善往候舍車詣門賓問爲誰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還善自選還曰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嘆曰韓先生名可聞而不可見也善卒以勤王歿

張鑑字昭李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綜洪武中舉通經爲東宮侍書才識通敏爲太子器重歷官通政司左參議出參政雲南上賦詩二章以賜進左布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禮經費程度悉綜裁定夷民爭悅遠邇慕安是時雲南富貴董倫王景韓宜可輩不問識不識皆厚恤之以故選調至者如歸秩

實明編卷十二

元集二

萬曆考

二十七

潘八觀治行爲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曰冀者討平南夷命官撫守爾經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四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悅欣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宴及道里費後召爲吏部尚書漢人如失父母時建文帝旁求遺逸日集閣下率命綜試鑑識精絕各當其材會修太祖實錄被旨試翰林編纂官高下得楊士奇策善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之士也奏第一靖難後召鑑及戶部尚書王純諭曰卿二人父事皇朝難後召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者宜告朕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鑑出還自

經吏部後堂友

董倫字安常恩縣人僑居宛平質直有文學從遊者衆稱貝川先生勝國時累辟不起國初用單縣儒士張寧寧薦董倫洪武十五年遣使徵爲右贊善事懿文太子陳說忠厚奉參政河南留心民瘼嘗上封事數千言又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上擢伯衡陝西參議後免官典教漢南建文帝在東宮憐其老且遠賜之白金至成都蜀獻王敬禮倫抵漢南開心訓化不忍鄙夷其人雖學童樊聖皆知向慕建文帝即位屢詢倫左右亦多薦倫者召拜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御書格老堂扁及蘇几玉鳩杖以賙倫表謝畧曰桓榮設几杖於太常不聞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未見几杖之

實居編卷十二

元集二

薦學考

二六

頌自今將杖以戒噎則常思四海或有饑饉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顛連之嘆或云此孝孺代筆也屢懸言室親宗人不聽靖難後年八十餘令致仕出都門悵悵成疾不數日卒

黃福字如錫昌邑人鄉貢士爲清源主簿有惠政力勸織敏洪武中論大計上奇之三十一年起陞工部右侍郎建文帝特信用靖難後李景隆指福爲齊黨當福屬聲言臣罪固當死但目爲奸黨則臣心未服上不問復其官尋轉左陞尚書永樂四年征交趾福及大理理卿參軍陳洽轉軍餉陳洽者武進人博學有才識洪武中薦布衣書授兵科給事中憂去建文中起復文選郎中靖難後陞右侍郎建文改大理卿與福同討

交趾既郡縣福以尚書兼宣布按二司事視民如子勞來安輯躬勸不倦又勸撫字中朝士遷謫至者咸見溫恤兵民咸悅蠻夷欣附中官馬驥佑恩肆虐福數裁抑驥誣福有異志上察其妄不問時洽與福共事嚴將士功罪建校士官經理兵食分守隘塞判決如流皆兩司事仍參軍福在交趾十九年及還文人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別宣德元年驥激交趾反洽累奏乞福還撫交人會福出封親藩即日召還出頓交趾事比至洽被賊執不屈罵賊賊福亦被執賊等下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亦不至此饋送出境至龍州福盡取賊遺歸官還京爲行在工部尚書與平江伯計潛事又讓屯田便宜改

實居編卷十二

元集二

薦學考

二九

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兼掌南京兵部當時諸大臣多依違承順福持正不阿以故去南京裕陵卽位加少保參贊機務每事先審定付東城伯李隆隆亦敬信福比親事福不出一語曰體當如是時以福謙復設提學志臣後卒賜太保諡忠宣先是洽奏上曰大臣以身殉國一代幾人賜少保諡節愍官其子福刑科給事中儀智高密人洪武中薦爲教官知高郵州州人愛之知寶慶府俗素健悍或畏之永樂二年遷東宮官歷禮部侍郎十一年元旦日食呂尚書震請賀如常智獨議不可上令吏部擇一老儒侍皇太孫明日太子召問得人未塞或及西福薦智未決太子曰吾嘗舉李繼鼎大誤悔無及如智誠端士然老矣西福稱智起家

學官明理守正精神未衰廷臣中老成正大無踰智者是日午朝 上顧太子問曰侍太孫講讀得人未太子應曰禮部侍郎儀智議尚未決 上喜曰得人得人智雖老能直言元旦日食智執議免賀智可用智寬平嚴正務持大體尚忠厚遇事是非又輒判白烏太孫陳說不肯附會後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文簡

郭傳吳印繆家者流立玄清道士也先是胡元晏懷民汚 高皇起而肇修人紀有三教論有還經示僧又有宦傳論要以明道一致返諸經常援以入仕意念深矣故人巢入其途者咸知剝磨萍藕如印者本鍾山主僧有文學 上親選之令著髮拜官徑拔山東布政使寵遇甚厚印亦克供厥職因天變應詔陳言 上嘉其忠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唐碑考

三十

傳舍稽人一日 上御武樓宋源侍 上垂意宿學以

問源源舉傳曰雖寄跡絳氏一代奇才也 上頌之未

幾索其文以觀即召見俾日侍左右備顧問傳精白一

心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攬輟林應泰陞起居注遷

考功丞玄清陝西人幼爲武當山道士上有司薦其有治

才授監察御史起權太常寺卿爲人持重有守

上嘗賜以嫖女固辭不受益重之意喜惟我

太祖神化故挽轉道歸儒亦惟 太祖聖詔欲知人善任

使夫豈與僧道衍陶仲文者同年語哉

葉春王興宗皆諫卒徐興祖勝夫也春興與宗常開國

時直厲有年矣勤而不貪以故受 主知權春爲儀鑒

司副使陞福建泰政以 主知金華縣李善長則非不

可 上曰興宗故康能儒與吏不如也何有於牧累遷懷慶知府會蘇州之守 上令胡丞相擇人未及擬請上曰莫如興宗政守蘇有善政後恭政河南興祖以烹調事主上 太祖嘗稱其忠誠懷德無忝先官後所司有犯憲章者法司究其源竟不以點與祖 上益信興祖賢謂其心誠志篤也特命爲光祿卿予勅語噫此三人者沐浴聖化當其執役階除之日宰割祖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然非 聖祖知人之哲顧後之宏彼三子者何以異哉

楊士奇初名選以字行恭和人早孤從母教敏力學年十三通舉業爲鄉里師有執生攜書過館色悽然問故云有母不能養也曰嗟乎人孰無母亟分徒十五與生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唐碑考

三十一

弱冠遊童貢童貢守重之令攝琴江教事因導琴江今

平恕有寬因輟爲言得釋囚懷金謝正色不受已遊楚

楚人皆傾慕之宦楚者欲薦之輒辭建文初以廷臣薦

授教職未任會修 高皇帝錄留翰林充編纂官時命

吏部尚書張紱試史館諸儒取第一請難後入直文淵

閣見信寵鍾人朱季友獻所著書詔宋儒士奇請毀其

書毋誤後人 上北巡留輔太子監國還聞盛稱太子

孝敬仁明以元旦日食故請罷朝賀漢唐人有異志乞

善處全天恩上歷代名臣奏議奉東宮令纂周易直指

仁廟初加華蓋殿學士入謝首言北京山東賦費八十萬

爲香炭與寬詔辰得半減一日 上出幸奉言治平者

示諸大臣士奇對曰流徙未歸瘡痍未復人尚艱食願

聖明留意 上曰曩賜卿輩銳利謬銀章惟士奇封

五疏入豈朝廷無闕生民皆安乎憂憂輩漸謝

上即位以來大理少卿弋謙以直言免朝參羣臣雖無敢

進言士奇爲謙解朝參如故大理卿盧謙亦以直言左

遷少卿而以其屬更楊時習爲卿士奇又力言不可

上又召士奇審義諭曰朕監國二十年遭讒艱危吾三人

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保全因賜楊貞一印 景陵即

位士奇首定南北取士法會試南十六北十四宣德初

漢廢人反 上親征擒屠人還陳山迎 上乞移師彰

德襲趙王 上令諸大臣議未決士奇不可請賜璽書

親諭 上從之趙王即獻護衛安南反黎利楊陳氏有

孫萬乞立張輔等言利不可信宜益共討士奇及楊榮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房碑考 三五

力言棄交趾便從之 上諭朝臣金湯奈何對曰貪風

始永樂末今更甚 上問故對曰永樂十五六年後

太宗以多疾不視朝故從官無忌 先帝知之每欲澄清

上問貪孰甚楊榮曰方賓問今誰貪甚對曰劉觀

上嘆曰觀去誰可代觀者士奇對曰顧佐 上因御書宮

名議叔即授筆牘曰獨突傷田租第一事詔下民大悅

後 上願微行夜半至士奇第出迎悚懼伏地曰

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明日不謝後旬餘錦衣

衛獲二盜殺殺人捕急遂私約候 駕往玉泉寺伏道

旁作亂捕校得其情 上嘆曰士奇言不虛也乞方面

郡守聽三品以上京官及布按二使薦用犯賊連坐又

乞極利之家有賢子孫勿棄 上皆從之 裕陵幼冲

即位乞早開經筵選簡侍從又乞屯田以省漕運數年

間突變頻仍每切修省蜀通懷獄休養生民又能嚴覈

百司推薦豪俊公卿藩臬頗稱得人 上亦高拱九重

不事巡幸南北供億十減三四然閣振已用事矣卒贈

太師諡文貞士奇預修 四朝實錄 太祖實錄凡三

修初建文時王景總裁永樂初解縉再修士奇也唯嘆

士奇實以建文始元應薦受知於王叔英張練然 君

亡臣存叔英與縉皆衣士奇獨生歷輔 三朝士固各

有志哉

宋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太學生爲山西僉事坐事

謫戍寧夏建文初薦授陝西僉事辛巳又坐事除刑部

員外靖難後累官工部尚書時營北京禮取材川蜀伐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房碑考 三五

山通道深入險阻賜勅嘉勞已又理嶺江西造番舟造

黃舟治漕河濟寧與侍郎金純都督周長修復會通河

置十五閘用濟寧同知潘叔正策役夫三十萬工十旬

醵租一百十萬石復黃河故道用侍郎張信圖策與興

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自祥符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

餘里殺水勢又於寧陽築埧城壩遏汶水盡入漕河用

御史許堪策疏洩河至海豐大古河入凡四百五十七

里役夫三千工一句自是挽漕京師罷海運其功甚大

卒之日家無餘貲洪熙元年以呂震言始得卹典諭堂

祭正德中賜祠祀會通河上純亦太學生累官刑部侍郎

即爲篤北征歷陞太子賓客所至有政績治水功最著

卒贈山陽伯又有蘭芳者夏人洪武中舉孝廉爲刑部

卽中如吉安府有惠政生事謫爲辦事吏從治河濟寧復爲工部主事永樂中以禮薦陞工部右侍郎

鄭濟浦江人自祖籍累世同居至濟凡十傳矣食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無敢私諸婦惟務女紅不干外事子孫馴行孝謹親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化其家僮施慶居喪亦然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洪武中充糧長教入覲上議之

後被人妄許其家通權臣財法當籍沒其宗長濂與從弟提舉就吏上賢而釋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擢提舉議福建固濂治家所以長久對曰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上深嘉之嚴尚書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聞遣官簡拔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赴闕令自推舉乃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廣傳考 三五

以濟爲左春坊左庶子時同里王氏亦有鄭家風以王勲爲右春坊右庶子後選才閭右又以鄭沂爲禮部尚書鄭幹爲監察御史噫世稱太祖選用稅戶人材故嚴震直故沂至尚書沈介蘇州府戶部吏部四疎舉戶部重丘顯湯行之屬先後拉錄若乃鄭氏世篤家範第名冠素封已耶道手證矣

吳訥字敏德常熟人父爲沅陵主簿誣繫京訥乞身代事未白父歿治喪如禮訥爲行好古兼善醫術郡邑交薦爲學官不就永樂末舉醫士疏懇辭時太子監國

命訥收大臣子弟於禮部儀侍即智重訥遣子銘從學洪熙元年除監察御史歷陞南院副會都御史敬慎直廉不務矯飾論舉措恥諂隨巡撫浙西表陸宣公里

修岳郭王墓斷奉檜理扶植綱常爲文根柢經書出入

逐困在臺十餘年昌詞義色風采凜然雖未嘗察舉求

人過而奸賊不法之徒自然消沮宣德五年請老卒議

又格所著小學解集錄文章辭體行於世

魏驥字仲芳蔚山人永樂三年鄉舉爲松山訓導汲汲

造就人才諸生讀書學宮夜分攜茶勞問諸主益感激

自奮十七年師遠薦陞太常博士宣德中累官南京太

常少卿召試行在吏部侍郎踰年卽真老辭調禮部又

辭調南京吏部正統間陞尚書景泰元年致仕驥嘗至

京大學士陳循驥所取士也謂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嘗

得立朝願少待驥曰君爲輔臣宜爲天下進賢才不得

私一座主猶甚愧裕陵復位進榮祿大夫居家二十

年布袍糲食不治生產端厚紙帳簡約廉劬顧徑直好

別白君子小人權要不悅性好吟咏矢口適情不求彫

飾自有雋味成化間特遣行人有問及病還書子完勿

擾卿聖壘墳墓已有司請如例墓祭完以遺言力辭驥

身不勝哀言不出口清德雅望海內遠學後謚文靖

况鍾字伯律靖安人初以吏事召震震薦其才永樂十

三年授儀制司主事督郎中寄寓中允張宗璉上嘉

陞宗璉大理丞宣德五年擢九人守劇郡鍾知蘇州賜

勅乘傳之任初至得不解事諸吏抱案環立請判報判

吏大嘉謂太守愚而可否實并然曾中一日召諸吏覘

法者縛拷按諸庭下鞭皮幾人諸吏大懼蘇人謂之况

青天後與巡撫周忱請究收糧法革糧長之弊漫之弊無

修岳郭王墓斷奉檜理扶植綱常爲文根柢經書出入

逐困在臺十餘年昌詞義色風采凜然雖未嘗察舉求

人過而奸賊不法之徒自然消沮宣德五年請老卒議

又格所著小學解集錄文章辭體行於世

魏驥字仲芳蔚山人永樂三年鄉舉爲松山訓導汲汲

造就人才諸生讀書學宮夜分攜茶勞問諸主益感激

自奮十七年師遠薦陞太常博士宣德中累官南京太

常少卿召試行在吏部侍郎踰年卽真老辭調禮部又

辭調南京吏部正統間陞尚書景泰元年致仕驥嘗至

京大學士陳循驥所取士也謂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嘗

得立朝願少待驥曰君爲輔臣宜爲天下進賢才不得

通判糧料民大悅每歲早糶發餘米賑活甚多士行藝者加賑贍士人德之爭獻詩頌有部是獻詩大稱實薦小朝錄用官至御史又勅御史王璉罪狀法司論逮建扶滿去民叩闕乞留者八萬餘人璉正三品仍知府事卒市巷哭送立祠祀之又有賈子威徐瞻皆齊屬子威進賢人先知松江府稱公勤善治稅微訟各得其理民愛之尋妻去巡撫胡繁行即郡民千餘送道請願復得子威禁以聞即命還職累官工部尚書煇江陰人三考皆兵曹有戍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新脫貧無以餽具酒令妻備觴而出避之瞻拂衣起走夜具文移明其人不當戍謂之曰汝何至此卒為脫免考滿筮仕歷陞兵部郎中同官一主事每向齊曹輒言意在瞻瞻

在邊久不得支俸請于吏部項侍郎曰是嘗獲我兵部者為與之于謙見贖謂然曰奈何使應聘之士至此始得關支

吳興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父博為國子司業弼建文帝永樂中翰林修撰與弼資稟英異八九歲時讀書御製巍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玩讀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聖賢遠去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五經四書洛閣諸錄收斂身心沉潛義足不下樓者二年居鄉動必以禮或請其迂僻不少變省親太學粗衣敝履人莫識其為司成之子中歲家益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耕腴腴非其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多示以古人成法約已分少飲食

教誨師道嚴重不妄交人一辭一色不以假人先是食事何自學等庸庸不起天順元年石亨謀於李賢賢為章疏薦留中數日上問賢以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者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誠聘與弼即聖朝盛事上曰善即命掌勅束帛遣行人曹隆聘至京授左春坊左諭德辭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勉以就職復固辭賜勅褒嘉令無恙著述遠行人王維善送歸令有司給粟終其身與弼陳十事表謝還成化己丑十月疾卒與弼號康齋風格高邁議論英偉留中澆落性剛鼓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復圭角勇于擔荷不屈其本適然也雖師道自尊善感悟啟發人聽其言者莫不踴躍思

奮恒舉程子之言屬學者曰言人當以聖爲志
以道爲志進修不可懈等必從事小學以立基然後進
乎大學以極體用之全易宗程朱邵後學新學之說也
以古文平易而義理精深不待去取也詩崇朱傳春秋
本程子而資胡氏三體講而習之垂老惕勵如少壯時
與學者論道一跡不入公府然亦通時務能用世凡天
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諳習獨兼端邪說不接於世俗
儒之說一覽而得失瞭然嘗曰註箋繁蕪反無益以故
不務著述云清江有陳海雅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歷
世無間與弼雅敬重之陳獻章嘗以周易疑義質與弼
與弼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獻章如其言往謁適龍
潭老人葉笠犁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辨析疑義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廣學考 三九

其悉獻章嘆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平孤母孀自幼穎異讀書一覽
輒記每讀崖山諸臣死節事輒掩卷流涕讀孟子有天
民者遵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慨然曰大丈夫當如是
矣中天順丁卯鄉試兩赴禮闈不第歸而嘆曰學止舉
業已手聞吳聘君講伊洛之學於臨川遂往從之遊聘
君待有加朝夕與語及歸閉門讀書微有不厭久之乃
嘆曰夫學貴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以典籍則典籍之
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我自我也遂築一室名
曰陽春日端默其中以涵養本源所謂戒慎與恐懼斯
言未云偏俊儒不省事差失雲壑間蓋驗其弊而發也
又累年乃曰吾自此以後始見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

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體認物理稽古聖
訓各有端緒來歷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
乎又謂爲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未
可便靠書冊也久之又嘆曰夫道非動靜也得之者動
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欲靜即非靜矣於是隨
動隨靜以施其功論治道曰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
必才與誠合而後治化可興嘗謂明道先生論學數語
極精要前儒謂太廣難入笑曰誰家緒出鴛鴦譜不犯
金鍼度與人成化丙戌復遊太學祭酒那讓試令如此
日不再得詞覽之嘆曰龜山不如也明日聽於朝以爲
與儒復出由是名振京師一時名士如羅倫莊永賀欽
輩皆樂與之遊嘗謂其學者林光曰終日乾乾只是收

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有內外無有先後無一毫
到無一息不運得此欄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
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合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充
塞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
被孟子一口併出來便都是鸞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
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自此以往更有分殊
處合要理會始懼學者墮於言語事爲之末也恒訓之
曰去耳目支離之用全圖虛不測之神後懼學者淪於
虛無寂滅之偏也又恒訓之曰不離日用而見鸞飛魚
躍之妙由是四方學者日益衆往來自朝至夕與門人
賓友論學論天下古今事或至漏下燈盡不休江右諸
臬陳峰等修復白鹿洞書院以書幣聘爲十三郡學者

師謝不往唐東布政使彭詒疏薦之 憲廟可其奏部
書下有司以體勸駕辭以母老及病未能起程巡撫朱
英奏從就道迨至京勅吏部考試辭疾不赴上疏懇乞
終養其畧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仰仰無聊殷憂成疾老
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
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
暮而氣則衰心欲為而力不逮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
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成之士疏上
帝親閱再三明日授翰林院檢討俾親終疾愈仍奉供職
上表謝不辭學士李基贈別詩云只有報恩心未老更
無辭表意全真蓋實錄也歸經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
對曰康濟以布衣為石卒為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簾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萬壽考

四十

得開悟 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為實然言之 上令受
職然後觀書殊戾康意遂決去獻章以縣選監生薦
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偽辭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
有攸宜爾爾唯唯獻章事母甚謹在外母有念輒動心
亟歸果然北行時不能為別欲做徐仲車故事已不能
果及母喪服闋絕不衣錦繡曰向為親娛耳有顧通判
者冀見獻章東木帶解所束玳瑁等贈至是還之 念
衡山廬間朝夕曰自今以往未及之年皆贊也雖跡處
田野忠 君憂國之心視諸食祿者殆有甚焉
憲廟之升遐也哀詔至如喪考妣此心未嘗一日不在天
下國家也羅倫改官南京修撰謂之曰子未可以去乎
倫即日解官去按察使薛綱始猶疑及得於親觀乃悔

璞即欲罷官從學進士姜麟使貴州特取道如白沙以
師禮見出曰吾聞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
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師有問之對曰活孟子
活孟子友人莊泉病遺書至白沙求門人知言范規者
往視貧不能赴即備行纏服食津逮與人交無欺生炎
涼之別鄰御史朱英樞歸桂陽為文遣子不遠千里設
奠尚書彭韶御史袁道經歷張觀之歿也亦然吊胡榮
母喪於新喻祭吳與弼墓於崇仁羅倫墓於永豐訪莊
泉宅於江浦嘗慕先哲宋丞相崔菊坡之為人迎其
像為文祭於家隔坐瞻仰若弟子禮自乞終養後薦書
歲至不行或勸之著書曰伏羲著述數畫耳况畫前又
有易乎君子曰先生著述可謂富矣自一言演之可萬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萬壽考

四十一

言自萬言歛之可無言今其詩不下萬餘言不謂著述
而何弘治庚申年卒初號石齋晚號石翁居邑之白沙
里學者稱為白沙先生萬曆十年從廷臣議興新建伯
王守仁餘干胡居仁並從祀孔子廟庭於戲自宋儒絕
學 明興百餘年間薛文清始倡於河東白沙繼響於
南服吳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有邵康節先生始
求之博久之曰難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遂以宋大
儒為依歸其立志甚專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甚完
脫落灑灑以獨超造物宰範之外寓言寄興雲山水月
之間與天地同流擊壤同其自得舞雩相終始焉先生
之德與措施之大致於是矣迄今依徊紫水黃雲間
真令人有由江門迴溇泗之想云

王良秦州人性朴茂少受孝經論語不甚解及長一日有感於事親之際忽大覺悟於前所讀書若或教之者銳然以聖賢爲必可至乃始論交於天下士證疑於孔氏書久之所得日遠其孝友忠信事于御黨宗族殺人隨材開導四方學者萃至其門好學之志老而彌篤旁著論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故立吾身以爲天下國家之本則位育有不聚時位者危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失本索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遺末有以伊傳稱者良曰伊傳之事我不能伊傳之學我不由門人問曰何謂也曰伊傳得君可謂奇遇設其不遇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又曰魯點童冠舞雩之樂正與孔子無行不與之意同又曰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無父無君有心於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弑父與君有問仲由端木賜顏淵侍孔子論學由曰人善我者我固善之人不善我者我則不善之賜曰人善我者我固善之人不善我者我姑引之淵曰人善我者我固善之人不善我者我亦善之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敢問何如良曰子路之謂直也子貢之謂教也顏淵之謂德也直可加之夷狄教可行之朋友德可行之親屬孔子之無可無不可並行不悖者也樂學歌曰人心本自樂自特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學是樂於乎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

何如此樂時里中樵者朱遠日樵老易麥糲糠者供母而裏其糲糲爲糲以樵一日過良之閭而行吟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裏離山一里薪在山裏良聞而呼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通言可省也道病不求耳求則得之不求則即近非已有矣樵竊聽良語浸有味于中自是每往必詣門側聽饑則取水而糲以食疲則班所樵斃于地趺坐以息踰時仰天浩歌聲若出金石迥然得也又有韓氏者居茅屋寒間陶甕爲生甕假貸於人爲甕兩壞甕壞負不能償貸其蓬屋失之處竄中間樵者朱氏風從之學粗涉文史嘗自咏曰三閭茅屋歸新主一片煙霞是故人縣鶴屋空晏如也因聆良學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爲任其體道淑人有如此天臺耿定向曰嗚呼天將以心齋先生爲木鐸也與哉迺撫劉節御史朱孔揚吳悌薦子朝嘉靖中與良前後拉薦者三人文徵明葉初學徵明以書學名家生平跡不入公府聲名纖毫不染有友人欲試之會飲酒酣出妓侑觴即拂衣起與幼學皆稱卓行俱授翰林待詔先是建文中亦有一王良首江西解額舉禮部廷試第二授修撰聞靖難兵起憂憤不食及兵渡淮閉門涕泣訣妻子服毒歿建文帝哀其忠遣官諭祭百餘年間名有偶符而理學忠節俱不媿於世云

鄧元錫新城人劉元卿安福人王之仕藍田人皆舉人章濟南昌布衣元錫榜躬厲行辭榮養母親終歲墓立義倉以濟邑人行極介累才堪經濟留心書史所著有

五經釋函史三禮編潛學稿等書皆精宏淵邃世稱其嚴毅似胡居仁高卓似陳獻章元卿惇行古道潛心大業取予不苟動遵禮義所居之鄉政稱健訟皆化其德無一字更犯官府之任孝弟力田詩書敦說經緯之過其廬者咸加拭敬漬櫛履純白問學淵深早失父事母盡孝待弟盡愛感激第妻樊氏亦成節婦與孀母相依茹苦孝友貞節卒于一門其著作有手錄圖書四卷凡天文地理人事禮樂刑政邊防河道以及兵機曆數巨細畢具又著有周易象義不藉言詮獨據心得與元錫元卿並號江右三士萬曆初祭酒趙用賢疏薦元錫元卿之仕于朝上令有司起送赴部授職南昌中丞范濂又特薦濂以爲徐禕之侶乞賜登壇上可其奏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唐官考

四

此四人者雖不盡用于世然皆已立名天下

望九思覺梅人篤學力行中笑西湖廣鄉試值同袍有過乃爲任登臺繼養素丘園潛心經術所著有中庸口授謂子思作中庸淵源河洛兼總六經論語闡發詳盡又有易說本俗書一以古證化人萬曆甲午御史徐光魁特疏論薦以爲才堪國史庚子會事馮應京蒞楚首明王遣扶世牧乃廉楚薦紳士卓行者爲鄉約師講明高皇聖諭九思因著做古編聲樂編贊以化民成俗益相砥正身率物訓迪多方息訟化盜有犯姦者事覺自愧曰吾不與刑誅但不敢過置公講約地遂自發有寡婦獻田爲約中公費聞頗有爭論輒自詣縣令不受念冬至日天子有事園丘爲民祈報乃教人於數日內齋

戒致虔凡遇

列聖誕辰及

皇上萬壽節御極初日及祈穀耕藉幸學大閱日告於人使各齋沐致敬令不負馮會憲所訓誨又以會憲命定

曆律佐中和尚未究其用

李呈芬堂壘人膂力絕人獨好理學以柔克剛以沉濟

敏尤閑於將略萬曆壬午牛侍御試武科已書名榜中

會領道薦所部官乃以易之總督諸缺聞其賢延見問

曰人盛稱汝材何事更長對曰一無所能諸公曰若是

則何以爲天子樂備乎對曰人各有能諸公曰賢哉

不有其能而用人之能可爲大將矣見使將入犯著樂

夷集知已知彼制勝三編志中肯綮諸公授之官今墓

實用編卷十二

元集二

唐官考

四五

兵船於海上以同事者非其人辭歸轅中軍支送應得

廉糧不受准推官曹于汗聘爲諸武弁約長隨材勦渠

不納武弁之帶蕭然饋餉請諸實踐巡按御史周盤特

疏薦呈分有將才兵尚書田樂請于上命往四川以

都指揮行事命楊酋平移病歸講學四方如業時布素

馬

來知德梁山人中嘉靖壬子四川鄉試額上公車不第

以父母春秋高遂不復試南宮留家侍養二親繼致祭

差虛墓一執諸禮既整親後邀遊五嶽求友四海往來

峨眉太華太和廬山之間所著有太白山述悟賦峨眉

山賦遊吳稿遊太和稿鞋山等編不下數萬言老而健

隱梁之釜山坐九喜稿作八關詩畫三戒圖又有入聖

工夫理學疑心學晦明解省覺錄省事錄河圖雜書論
皆中心善理已而研窮易道專註易象猶錄金山紛香
乃去梁之鼎縣求谿山中絕來往指形骸反復思維夜
以繼日二十餘年超然悟伏義真圖之爲錯文王序卦
之爲綜以錯綜二字極易象之變發十翼與古闡四聖
微言選撫郭子章親禮其廬知其學宗孔孟之傳執接
嚴光邵雍之侶會總督王象乾文章論薦上俞允授
翰林待詔知德疏辭不拜時年已七十有八矣銅梁王
量之墟鬱毓人文君平老蘇之後再鍾高士若知德者
可謂鴻鶴千里翻翩人間世哉
論曰今攷

國朝薦辟諸人其上者以學行顯世次亦各隨所見以成
實用編卷十二 元鼎二 薦辟考 四六

其志皆彬彬質有其文武哉自束帛間歌而餘羊猶存
今人有富章之想焉或者曰科目中如齊練好薛瑄
王守之儒道行卓學其餘名公鉅卿亦未嘗稱乏豈以
其非應徵也而少之意若諸君子者此於世未必數數
然也苟非其人鮮不務華絕根矣昔朱子嘗言宋有二
弊法一曰排遠今銓部是也一曰信來今科舉是也夫
惟願舉者尚本實以期真才曠舉者復舊典以免遺逸
庶不負

初制時萬曆癸卯四月念五日梁斗輝識于聚飲
初舍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十二終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之十三

章集一

肝胎臣馮應京纂輯

休寧臣戴任校正

黃梅臣瞿九思編次

久任超選論

嘗聞器久則敝人久則習士起州奉任國家之治動與
民宜惟其久而習也勤以重書終以起權顯名在官周
澤在民上下其兩利乎彼通選如傳舍者朝多借賞之
官民無成化之日兩失之矣或曰習士須久哉士貴之
明才辨選明經而進政數日識端倪數月得肯綮矣嗟
乎此特以簿書爲治罔明夫任官之意者也天爲民立
君君不能獨理而命之官以治爭奪導生養教倫理第
實用編卷十三 章集一 任官 乙

治之猶易耳欲生養速必三年餘一年食九年餘三年
食三十年之通而後水旱凶災民無菜色欲倫理明必
三年敬業樂羣九年知類通達三十率而後仁是何容
易哉況才地不齊性習亦異不有月計不足歲計有餘
者乎不有治郡功名入朝則損者乎爲地擇人量材授
任安閑則閑宜督則督父任此超選此即終其身一方
可也長政事者司治長文學者司教父任此超選此即
終其身一事可也家聲之家雖使嗣其官亦可也豈獨
三載考九載陟之爲久而自外任權京卿之爲超哉或
曰仕患壅滯舊矣當何以振英雅之羽翰新黎元之耳
目哉曰仕不欲久必非良士民不欲其久必爲賢官夫
民所稱曰公祖曰父母豈虛加哉望其爲祖若父而習

我也祖父之於子孫。日夕撫摩教育之。累百年不厭。

月不見。賜一日而九迴。一或永別。呼號震天。弗能舍也。

吾食民租。衣民稅。呼祖若父。若日以爲計。乃名實未加。

而擇便利移別地。有人心者。忍乎哉。果爲公祖者。真能

貽謀爲父母者。真能乳哺一行。還轉遞失。瞻依。又誰不

舉轅借冠。而忽欲聽其去也。唯飾詐者。久而情見。肆言

者。久而怨叢。上曰。行矣。不行。民將玩我。下曰。曷去乎。不

去。我將何堪。由是。苞苴羊贖。停夜。還銓司。爲人擇官。

廟堂爲人。藏垢官常之所以壞。並運之。所以觀。皆此輩

也。久任之法。立而不變。則仕者知詐。不可掩。怨不可積。

即有不肖之心。莫敢行。又知上不致期。我有餘日。當教

之。實乃次第舉。病家無欲連之心。醫者蔡和平之刺。

實用編卷十三 官集一 任官 二

元氣漸滋。人有起色矣。仰聞之。皆有請久任。巡撫者。議

者。謂御史時缺。必需還補。不便乃寢。今奈何行此法乎。

曰。久任之法。行御史亦久任可矣。即有缺。賢才孔多。豈

必奪彼予此。彼方出。計謀撫赤子。何取朝秦暮燕。區區

資格之泥。爲強夫。隆古盛時。官無資格。起版築。任鹽梅。

不言超也。居官長子。孫不言久也。自資格立。而銓斷唯

例。薄之司。庶職皆遷。旅之地。前者屬厥後者。丞。監。士。古

人任官之意。遠矣。臣議久任。超遷。不廢資格。而卒不蹈

資格之弊。乃行今法。師古意也。師古之意。而古人之盛

治。庶具有成矣乎。

任官議

夫君同天。夫臣臣。君有百司。庶府無日不麗於君也。

猶天有三辰。七政。二十八宿。無日不麗於天也。遞稽往

歷。虞廷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周官六計。三年大計。

誅賞之使人。不俟得天統矣。漢孝文時。爲吏者。長子孫

至。以官爲氏。孝宣重二千石。不數易。有治效。輒置書。褒

勞。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選諸所未者。以次補公卿

宋神宗與文彥博議。諸道使臣。必擇人。久任。至有十餘

年。不得代者。呂祖謙著爲一法。前史所稱。俱不誣也。我

太祖繼立。極官制。損益虞周。作到任。須知。今遵守下。極

民教。頒諸臣職。掌。聖命。簡要。鎮定。爲三年。初考。六年。再

考。九年。通考。例三歲入觀。上職守於部。聽廢置。部奏。黜

其不能者。而定。雷用官三等。其廉能。愷悌。治行卓異者。

爲上考。名見獎勵。賜坐。宴。其稱職。無過。爲中考。宴。不坐。

有過。不稱職者。爲下考。不與宴。屏立。已於事。而退。已諭

吏部言。朝廷懸爵。祿待士。唯賢是用。何拘資格。資格

特爲常流設耳。自今。庶官有才能者。不次用。嘗因吏部

奏。主事員多。欲以王性主事改戶部。上曰。初入仕者。

政非素習。必久而後通。今未滿考。而遽遷。使所遷。非所

習。事何緣治。職何緣稱。其令六部。勿輕調。當其時。內外

一體。連相流轉。勞佚適均。非時輕重。如答。澤與。權。僉。事

也。得補。修。撰。趙。瑄。知。府。也。召。爲。左。諭。德。葛。鈞。之。學。士。也。

由。訓。導。興。陳。敬。之。吏。侍。王。佐。之。侍。講。也。由。知。縣。起。才。定

大學士等議
為河南參政法當內選卽都事知府可以戶禮侍郎
除錢為戶部侍郎如馮堅典吏也一朝而合都不為
置有故指之事輪周丹新化丞也既晉而復還特順人情
升以進士監官有德行爲吏部考功所以故官無難局
化民論國雷以復任禮部考功所以故官無難局
無冗員朝不廢常民用寧字益決決乎大備也哉延至
建文永樂以及熙宣率由斯道久任之臣史不絕書弘
正而後闕矣夫仕者不期有成幾諱速化銓者慮其冗
濫無俟積勞何以曆天下於登平也嘉靖中御史楊順
請復舊制特憐倦閣學士徐階曰政以時異事以勢殊
茲欲盡復九年之舊恐未易行也第令非有資望者毋
執議還非有大不得已者毋輒議調則通變道得而久
任意存今之取吏大略因之蓋亦因時行法之意然治
寢不如國初何也則似久而實未嘗久遷而實未嘗
起也夫羣天下吏莫急於守今藩臬爲撫撫按爲尊
羅星列以翼戴天子可謂盛矣董子曰郡守縣令民
之師帥所使承流宣化者也今國家爲民擇官乃官
爲身擇便一遇凋瘵不數月期轉調去耳盤錯謂何且
先朝有增俸加秩軍民保雷事例如孫賈知董昌趙豫知
松江李信尹遵化俱秩滿當去以吏民乞留故令復職
賜養有加河間同知廖謨台州通判周旭鑑皆以保雷
陞知府歷城縣丞熊觀安平丞耿福緣皆以保雷陞知
縣逾年以來軍民詣關保雷者幾人增秩起陞者幾
人前是孫正揚薦二守臣補少卿稱空谷足音焉近西
平丞王藻著遂平有聲百姓願保爲縣正貳之者屢尾

大不持竊聞民爲邦本奈何尾乎學士陳以勳
當議郡縣黜陟會幾數月覺露卽施以峻法其官歲不
失未有卓越可見者三年定去雷其潔已愛民善政在
人耳目者及大計撫按疏聞部核不誤請聚如例論以
久任大率以六基爲期知府陞內寺少卿外者參政知
州陞郡中會事知縣取爲左右給事中實授御史若左
右員少仍補給事中錫以應得詰令佐貳官廉謹敏幹
治行卓異名實相副者俱六率一體起陞至於民心至
公原不容強有保雷陞陞者要實陞陞大狀則爲官者
不屑瑟於旦暮可稱之功而期於久道化成不以簿書
期會爲編綴而以深仁厚澤爲固結天下多賢守令矣
其在藩臬臬司鈐轄觀察一方或總理於內或分理於
外體統綱維所係甚切陞遷大要亦不免於率爲舉
多替胡正寧疏議府尹左布政使稱職者空雷久任陞
陞六部侍郎不必更陞巡撫以致遷徙不常不得盡心
民事布按二司宜照弘治以前例會事陞陞副使副使
徑陞按察使按察使陞陞左布政使參議陞陞參政參
政陞陞右布政使不必逐級陞陞南北遠調以致往來
不一虛糜歲月官缺事耗至分巡會事初制九年陞進
後因屢改官不省事人不與官判辦法而誰何今宜於
考滿日方許改道仍嚴其治狀爲殿最其兵備提學推
才力相應者先陞會事後加副使勿移地方令久任事
制責其成功年深勞著者提學陞少卿參酒兵備陞各
邊巡撫其餘照常遷轉才力不稱者就行調降毋姑息

如足則藩臬皆備其職而屏翰固紀綱振矣其在巡撫
宣德意布詔條藩官因國職司最重必歷年久故家視
國子視民殊勛錫英脫建鈴未幾認肩拜書無論送往
事居百姓苦之輟抱忠節負才猷設施安可竟乎何孟
春疏云巡撫受任往往不久人方興地空而地莫能甦
地方德其人而人莫與處功垂成而未者交籍事未集
而誅者已置其久不決者屬府未及按部下情未及體
悉六條未及舉刺無務未及興革席未暖而座已非故
欲行久住於外又宣從巡撫始擇之於先久之於獲賜
予以示褒削奪以示辱則彼之得久其任者於地方有
宏裨也若乃邊疆之臣鎖鑰所寄倚障尤不可一日乏
人倘屈指瓜期郵傳官舍虜情未諭其虛實地方誰關

任官
六

其利害盛時選曰惟無久任是以無固志惟無固志是以無實功故各邊有司亦以三年兩考比內地加等優遇有出奇料敵者以軍功陞用若才可當大任卽昇以兵備巡撫仍覈事如舊督撫歷邊九年之缺踰著卽入補冢宰堂端拱示儆副則邊才可可用邊効可錄長城固於覆孟己若乃河堤之使所宜久任則吏尚書楊蔭曾建議矣曰管河部署計月候代河道憲臣兩載爲更在者或到任未久卽求齋捧薪樺方還又遽陞還要官緩急未能身履安能遠計至如漕運都院雖職專總漕而河道諸臣分轄撫按該駁非一事權瓜分卽欲殫心畢力肩濁河之利害同難也夫河工非眇小也以暫任之河臣荷千百年之長計籌未當而身已去身繞去而

事復矣。吳晉周忱宋禮皆經營數十年。功施到今。則久任責成。又安可在。守令諸臣後也。或者曰。今天下之官。而皆久任也。則新進者。孰與除校授缺者。孰與填補得無有窒礙難行者乎。是不然。勞堪有云。按今仕版京堂官約一百二十餘人。京司官約五百。方面官約四百。進士候選者三年約三百。進士爲州縣正府佐及舉人官陸京司者約二百。三年之間。以進士候選者進士爲州縣正府佐者。舉人官陸京司者。共計五百。以陸京司五百之缺。京司之五百。以陸方面之四百。及其餘以補京堂方面之四百。合京師美缺。共以陸京堂統共約一千五百員。三年內。績益進士三百。并舉人陸京司者。歲准其益數計。合消一百餘員。以一千五百人。歲得廢黜亡故。

任官

百餘流惠之數亦自然之勢也復慮才湧官無以居之不爲久任長便之法或敷轉以申情或移調以騰缺或添註增設以踴任而士無固志雖欲痛裁奔競不能噫斯誠確論也況所謂久任者又非人盡久也第舉其聲名籍甚者風勵其餘而已夫士自選舉而來豈其不賢持患其賢而不弗克終伏觀

高皇帝資世通訓十七事曰嘗聞歷代之臣多始而無終者何曰非仁人者不終善人及愛於非忠者不終為國勿當竭忠勿憚勞非知三報一記者不終報父報君報民祀祿假公營私者不終代報者不終代報親代非孝者不終非孝非親視者不終於親如侮騙欺誑者不終虐詐而自高者不終以為事能而形視群友者目諱生

論雖其終也今歲一舉判三歲一黜陟誠彼

祖宗謨訓而要之有終其清其慎其勤然知實跡所在而非博影憑虛尤必親試面覆再三咨詢使久者皆當其才而不才者一日濫竽不可得又安能久忝此位也

大考之仕版既可以盈補虛而伸縮任其通融嚴之黜陟又可以黜陟陟而選銓何至冗踏安患其窒礙難行也哉抑又有說焉超擢所以濟久任也必所擢者皆卓

然後異爲衆所信服然後加之顯秩彼儲情惜譽者不得以溺之則人心益戢勸而樂於從事以異異典之及故超擢精而後可以久任也夫超擢久任二者不可得兼則必至於超擢者日授久任者日濫莫若通計其資

級而均平之其治行高等者吾超擢焉既超矣而久任

繼之其治行方著者吾久任焉既久任矣而超選繼之至中才之士淹歷日久亦必計其年勞而擢之三者均齊則人心整一安意所事故資叙均而後可以久任也

又嘗觀我太祖曰任人之道大小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拱樞爲樞棟委小於大是以鍾庑盛斗甬服斯言也則

今所謂久任者又當應材器使宜簡宜繁宜遠宜腹然後得以使所長無苦其所不足而任益可久矣陳建

云久任與超遷相爲流通補助愚謂精超擢均資叙知人善任又久任超遷之一補助也慎斯以往治與唐虞比隆可矣即天道久照何以加焉謹以

先朝所已試者序次如左

宋訥以洪武十三年徵詣公車除國子助教十五年陞翰林學士俄拜文淵閣學士十六年遷祭酒二十三年卒於官訥受爲未幾榮膺顯秩十年替宗隆施不懈名曰耆宿不虛也

高皇遇之可謂善始善終矣見薦辭人陳迪以洪武八年被薦爲訓導十二年擢翰林編修陞

侍講二十四年出爲山東左叅政二十八年陞雲南布政使三十一年陞禮部尚書建文四年此難族誅實受任特久酬王益烈亦可見於此矣見薦辭人

察義物名璫已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奏事

孫吉實太祖書義字賜易名命滿九載且用之建文帝即位超擢吏部右侍郎永樂二年兼詹事七年駕巡北京位

皇太子監國九年與夏原吉同考滿賜宴獎勵獻陵即位進少保兼尚書賜純德糾謬圖書宣德四年又賜忠厚寬弘銀章八年加二品九年賜宴禮部裕陵即位

位日因齋宿得病越五日卒諡忠定義受知於太祖簡拔於建文渥矣繼事長陵歷仁宣前後秉銓三十餘年又何久也然責能謙富能約上前所言未嘗

退以語人在吏部尤慎擇即守考察明恕自永樂改元之歲至成化丁亥凡六十六年吏尚書四人義及郭瑾王直王鏊而何文淵協贊不與焉至正德終五十四年凡更十八人而尹旻最久十四年

實用編卷十三 亨集一 任官 八

實用編卷十三 亨集一 任官 九

夏原吉相除人鄉薦遊太學洪武三十一年任戶部右侍郎建文元年充福建採訪使四年轉左永樂元年任戶部尚書事理蘇松及兩浙農事三年召掌部事十八年改北二十二年復任北宣德五年卒謚忠靖原吉歷事五朝前後中外戶書二十七年其功業最可表見者如濬嘉定劉家港常熟白茆港而吳淞水患息議除鬻劉鞭背連坐妖言誹謗之刑而祖宗德澤培薦陳瑄總漕薦周忱巡撫又若庶幾以人事君者是時築夏津名塞簡重善謀弘裕善斷靖難後外燕臺省內寧館閣吁俞可否期於有濟三十年間民安吏治稱能臣焉

郭璉新安人初名進太學生永樂中為戶部郎官宣德初為行在吏部左侍郎上為改名璉四年代襄義為

行在吏部尚書正統七年請老先是宣德初內閣言用人之柄不宜專在吏部令三品以上京官薦用方面郎守至建入吏部又令五品以上京官薦用御史知縣人多者進免薦至行金錢請乞言官論奏僅罷五品薦舉璉東銓十四年名不及奏義然薦舉務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聲譽之士雖為內閣所役能坐忍持正自行其志王直字行儉太和人永樂二年進士為燕吉士翰林召入內閣書機密文字尋授修撰正統八年累官吏部尚書代郭璉景帝初進少傳璉乞遣使奉迎上皇不允景泰二年加少師燕太子太師何文淵以右侍郎加太子太傅為尚書左直未幾文淵去王翱代中書舍人

何觀御史錄綱前後章劾直累請老不許裕陵復位遂致仕直在翰苑三十餘年東銓衡又十餘年恭勤廉慎時方面官罷廷臣薦舉非舊吏部直留寬人才于清斷絕奔競稍息若弟洪臨曾不屑意臨川誦大年嘗謂直直不為憾大年卒江銘其墓恨未能薦大年也後卒贈太保謚文端

王翱字九臯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宣德中累官金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未幾巡浙江拊善權奸吏民畏愛四年松番用兵不效翱出督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抵漁陽翱提督軍務明年陞副都御史留撫遼十二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右副御史十四年轉左是年秋虜分寇廣寧清野因之虜退去景泰三年召還臺奉加太子太保是年

建州酋李滿住上番書乞留翱遼東不許翱在遼實十七年後又提督兩廣平蠻尋召還臺陞太子太保無吏部尚書佐王直文順初直致仕翱專任厥考察公銓註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在吏部又十餘年成化三年致仕後卒贈太保謚忠肅周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預選學文淵嗣十年授刑部主事陞員外二十二年為越府右長史宣德五年以廷臣薦為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隸至則召父老與利韋病考滿九年轉左正統六年薦巡撫嘉湖十四年八月陞戶部尚書改工部仍巡撫景泰元年引年不允明年請老召還京致仕又明年卒謚文襄忱江

南巡撫二十二年字量派弘才識通敏蒞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皆開心訪納性尤撫警籌畫諸部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算嘗為冊曆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機詰訊人莫能欺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為弛張調劑變通民無適食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能及方枕之始至也民亦有周白地之謫至末年始有未鋪地之語江南愛戴若父母及沒尸而祝之至今猶思周尚書也

宋禮洪武中歲貢入太學永樂三年任工尚書四年出四川梓潼七年事竣還京九年出蒞會通河十三年再命督木四川兼巡撫十四年初取回京二十年卒任司空內外共十八年工營繕成河渠為萬世利

實用編卷十三

字集一 任官 十二

賞福洪武中御貢主簿清源有惠政遷金吾衛知事三十一一年以論大計稱旨起陞工部右侍郎建文四年轉左及任工尚書永樂三年改北京行部尚書四年督安南軍餉五年掌安南布按二司事二十二年由工書鎮交趾召還工部命宣慶事府事宣德二年仍掌交趾二司事三年又回部四年經累遷七年改南戶尚書參贊軍務掌南京兵部事正統五年卒諡忠宣責任工侍五年二書南京共三十七年前後在交趾十九年威德宣華夏而功績在兵漕斯亦偉丈夫哉見萬曆千謙字廷益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五年由江西巡按起陞兵部右侍郎巡撫山西河南通歷梁晉間民疾苦百弊漸剔為政河防民租軍賦二經擘畫遂成規式正

統元年上便宜十事九載轉左侍郎十一年薦為政務原貞王來自代降大理左少卿兩省萬人赴闕乞留得復巡撫凡歷十八年每議事入京不持一物兩省人皆尸祝之十二年復右侍郎還部十四年駕北狩以皇太后旨陞兵尚書調兵禦虜為城守計裕陵復位為石亨等誣迎立外藩籍其家諫反上始悔成化二年遣官致祭曰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弘治中特贈太傅諡肅愍建旌功祠令有司春秋致祭

吳百鵬任南贛巡撫督兵捕寇支部以其久在兵間稍遷大理寺卿未代陞慶元年都給事中歐陽一敬等言巢賊屢撫屢叛項高砂下歷出連岑岡為患區測不宜輒易撫臣宜留百鵬屬以勦賊為便吏部請從其議陞

實用編卷十三

字集一 任官 十三

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仍提督軍務巡撫南贛

副選任山東右叅政奉勅往宣府督理軍務總督糧餉先是九載秩滿陞從二品俸至正統九年又歷九載念其勞陞戶部右侍郎令任事食俸如故

傳啟讓任河南按察司僉事公道勤慎才守兼優開封城東河水為患躬率民築堤捍禦田得耕種民免流移又開歸德府鳳池口以洩河流民受其利宣德三年以九載秩滿考最河南民二百餘人具奏乞留上諭行在吏部曰僉事能興利除患民愛之當從所欲其陞階讓祿四品令復任

范常知太平府留心農事募民樹藝時亂後乏糧官屬

有數數千石常請于

朝憲發出貸至秋大檢松度既

實公廉亦克乃興學校延師儒民甚德之洪武元年召

入爲侍儀訪以時政及古今事宜常直對無隱遂擢爲

翰林直學士尋兼太常卿時肇興禮樂講究設施常多

預議後復爲起居註以疾致仕御製詩以賜之終于家

陳本深知吉安府爲政平易庭無滯訟民深德之正統

六年九載任滿當詣京所屬九縣耆老數千人保留迎

按御史以聞命復任陞正三品俸

扈選知鳳翔府正統十年九載任滿考最當選百姓乞

留選按御史以聞令復任

孫遇知徽州府勤慎有惠政兩以親喪去屬民保留天

順元年秩滿民復保留之右僉都御史李東以聞命復

任陞正三品俸

王儉知河間府天順中興齊伯楊善係其子守兩賢乞

量陞京職上以河間歲饑仍令賑濟俟有成效擢用

久之刑部右侍郎周瑄以儉賑荒事竣移吏部奏請擢

擢得召至京陞爲左僉都御史

貴葛知平樂府天順六年秩滿當代其屬縣民赴迎撫

右僉都御史葉盛訴言葛有惠政乞爲奏留盛令滿臬

嚴實以聞令仍舊任

黃瑜知肇慶府成化五年考滿賜勅勉諭之俾復任先

是巡撫都御史尊雍爲瑜才識老成詔加從三品俸至

是歷任九載撫按三司連章奏其公勤乞陞方面仍理

府事吏部請賜勅諭勉再任三年然後擢用從之

劉嬰知處州府處有礪磧夫多悍禁難治先年添設兵

備以制之嬰蒞任撫馭有方及江西盜起調征有功正

德九年巡撫都御史陶琰言此輩先經從役有不遜語

賴嬰威信素布僅得爲用誠恐克捷而還時此輩驕請

陞嬰秩仍在本地方撫治下吏部議陞爲江西布政司

右參政仍治府事

姜濤任河間府同知施政公平撫綏有方吏民信服宣

德七年以九載滿赴京府屬七縣民詣闕奏乞留

上曰畿內之官得民心如此可嘉命陞本府知府

黃忠任真定府同知庸謹有爲正統三年以九載秩滿

詣京屬縣官民耆老數千人奏乞復任下巡按御史嚴

實行在吏部言忠考最當選命陞本府知府

實用編卷十三 年表一 任官 十四

楊彥頤任嚴州府同知正統三年秩滿九載部民保其

公勸廉慎撫字有方乞留巡按等官嚴實以聞令復任

陞從四品俸

王庸任南昌府同知正統三年以九載考滿部民數百

保庸廉慎公廉乞留復任巡撫奏聞事下行在吏部嚴

奏陞正四品令復任

陳璉東莞人舉于鄉永樂中知滁州以寬厚爲治均徭

役鋤強暴民用太和文皇巡幸北京所過先遣廷臣

察吏治訓民隱治有異效者加陞擢衆言璉績最著人

恐失之詣闕乞留遂陞揚州知府仍掌府事賜綺一襲

鈔五百貫給驛達選在濬十年嘗再同考會試進巡行

領平胡頌號吹鼓歌謠四川按察使治績已著二十二

實用編卷十三 年表一 任官 十五

年台還陞南通政使宣德元年吏部言建泰有文舉仍
以通政掌南國子監事正統元年任南京禮部左侍郎
五年致仕降民思之祠于醉翁亭與歐陽修王禹偁三
賢祠云

董貞任應天府判專理馬政景泰六年以九載考最當
陞屬民言其勤慎寬厚撫字有方人不煩擾馬用蕃息
乞復任巡撫尚書李敏等以聞吏部請如所休令復任
陞從五品俸

湯盤任建寧府推官築和任成都府推官皆有惠政及
民宣德二年俱九載考績當遷其民妻乞留之命陞六
品職仍在本府視事

金鑄知大城縣公正清廉恤民疾苦民愛之宣德元年
實用編卷十二 任官 十六

以九載滿赴吏部民伏闕乞復任 上謂行在吏部曰
牧民有善政者古有增秩其令鑄復任陞從六品俸

李廣知歸善縣練達政務人民信服宣德二年以九載
考充當陞縣民詣闕乞留令復任陞正六品俸

劉道成知黃巖縣為政公勤善於撫字宣德三年秩滿
九載例應陞用縣民妻乞復任吏部為之言 上曰既
得民心宜從所奏令復職而增其祿

曹銘知香河縣正統元年秩滿九載當遷縣民詣闕奏
言銘公勤廉恕撫字有方保留復任命陞本府通判仍
理縣事

高文知深澤縣正統三年秩滿九載當遷屬民數百詣
府告留掌府事參政周監以聞 上命巡按御史廉之

果有治績命陞六品俸仍治縣事

馬玉知懷德縣善政及民正統四年秩滿九載當遷民
不忍將詣布政司保其公勤才幹乞留復任右參政年
富以聞事下行在吏部覆奏命陞從六品俸仍知縣事

劉廣知沂陽縣正統四年秩滿九載行在吏部考其秩
滿當遷以耆老保留令復任

劉岳知寧鄉縣正統五年秩滿九載考最當遷縣民保
其治事公平乞留復任行在吏部覆奏命陞六品俸仍
理縣事

馮泰知大邑縣正統八年九載任滿吏部考最當遷縣
民保其治事公平乞留命陞六品俸任如故

黃子嘉知東鹿縣善政及民景泰五年秩滿九載民不
忍其去相率詣闕保其廉能得親民之體乞留之命復
任陞從六品俸 實用編卷十二 任官 十七

蕭翼知長垣縣廉貞有為先是河決民多溺死翼躬視
撫綏一邑免於凍餒聽政之暇輒訓課諸生講明經傳

多所造就士民懷之景泰五年巡撫少卿陳詢等承李
奎等交章薦其才起陞順德府知府

翟觀知瀧水縣縣與猺獠鄰近難治觀善於撫字民
務感畏尋以丁憂歸前巡撫都御史劉大夏訪其服將
闋也奏加俸二級還舊任正德元年以疾求退巡撫潘

若言親每親抵賊巢推誠撫諭莫其悔悟有強梗不服
者又能用計督兵相機擒斬辦公事必盡其心在縣
令中勤能最著宣陞職以旌之吏部請如著奏陞廣

府知府仍知縣事

張廉任蒲州判守法愛民州人愛之正統八年通江州
缺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爲民保廉宜陞用吏部言職
等難乞上曰能得民心卽良有司正當旌擢何佩等
之有其從之

黃致任寶應縣丞佐理勤慎正統六年以九載考滿當
遷者民乞留之行在吏部移文覈實以聞令復任陞七
品俸

衛景嚴任嘉定府知事正統九年考滿屬民赴迎按御
史言其贊却勤慎澤及于民乞爲奏留具以聞令復任
陞正六品俸

張經任宜川縣主簿居官勤慎量民貧富均其橋役嚴
實用編卷十三 字集一 任官 十八
徵稅糧二萬八千餘石不勞而其格撫流移令各安業
訟簡弊革上下信之景泰三年縣正缺員民懇乞陞秩

御史甘澤具以聞命陞經爲宜川知縣
黃金簡任貴池縣典史寬厚愛民洪熙元年考績至玄
邑民父老詣闕請復其任 上曰能致民數千里乞留
是不負 朝廷任使矣超擢本縣知縣

論曰金鐸於治泥成於甄信哉是言當
皇祖時飭吏治者數矣以故一時人盡濯濯世傳奕葉猶
盤餘麻秩久者獲榮勞著者顯擢何隆隆也豈非漸摩
使然哉余紀其人次其事無虛數十家雖擢掛漏亦足
以發明吏治一大都矣然傳安兩使絕域留滯二十一
年白首生還可謂蘇御流亞乃止給物賜老則局以故

安兵科給事中洪武二十八年陞西城副都指揮十二
年永樂五年始陞十四年陞副都指揮失別里約里夫爲五
見爲北勝衛指揮從九年宣德元年陞都指揮陳敬宗十八
年爲給事中三十二年陞都指揮二十一年陞都指揮陳敬宗十八
年司成南雍實以不屈關振不遷轉風節薄乎常漢教
化肅於黻宗門正使開通其意崇其名故政之
書程子四箴是軍書之而歸其體崇其名故政之
故官太學者十八年不調陞宗正寺丞如地 若過胡濙
三十二年宗伯在浙湖南最久又何爲者 在湖南帝夢
出訪其吳中二十年司空行多貪不齒於其室 同吳中
一生爲人何何足數哉倚足數哉噫非忠廉宣惠又孰
有清廉二字 于聚教新舍

實用編卷十三

字集一

十九

于聚教新舍

說明正實用編卷十三

肝貽臣馬應京纂輯

休寧臣戴任校正

肝貽臣姚允恭編次

外任

夫綰綬臨官必審所向如彼過越必南其棘求北北棘而能越者也治亂異命正邪異謀舉無聲利害異究吾將安適從哉以熱名起念其失也私以時勢起念其失也同以無念為念其失也蕩我儂圖之莫如一之乎太祖之法是上下所事守也又莫如一之乎上帝之心是法守而後出也夫天高矣玄矣吾安所秉之而安所承之民有秉彝即帝降衷其龍觀代天鑒其美

實用編卷五

字集二

外任

一

刺代天言其思數代天心不可以不察也我

太祖典則宜民至詳備已其命郡守丞及州守曰昔君之育民也體天地之造化欲萬物得其所成育故列土以官之使有德者永世祿及于孫於戲當時之君天地之德日月之明得聖人稱謂德相稱也然當時之臣自到土之獲人不入賢不賢非所有而有缺取無服十年而削土者有之三十年而祿者有之二十年而獲命者有之十五年而祿者有之泰併六國罷列土為郡縣歷代因之其司牧之官無永守之條故有銓選連年又未得人非君不得人由人負天君民也所以君知報而君天下臣知報而名贊天下民知報而樂於天下君知報報天命也所報者在法治民君不知報非君天下臣

知報報君命而又特報民也臣所以特報民者何謂

出於民若為臣而不知報君則非臣不知廉樣出焉而報民則非為民上于天下不知報君未審何功而官不

知報民亦未審何勞而食祿若功勞俱無卻乃官祿其

身古今未之有也今命爾當立身務政必欲知報以格

皇天之昭鑒性署母怠夫知報格天為達官之本旨獨非

當官之定向乎然官有至難者而世每易之有至易者

而世每難之郵屋幽隱何由悲知顧訖訖然易其所難

事在利民當機立斷願泄泄然難其所易天之視聽以

民明威以民而我乃聞於民隱急於民事左顧右盼其

亦誤用其心夫夫惟以萬民之心慮之不顧以萬民之

目視蔑不明以萬民之心慮蔑不顧以萬民之力運蔑

不濟夫是之謂報民夫是之謂報君夫是之謂格

皇天之昭鑒念念在茲庶稱無負哉若獲任率屬理財負

救明法諸務具有章程在

獲任

虞周達官必有成命今

詰勅是已而到任須知責任條例之訓度越前代凡除授

就銓部領憑即關須知俾至官畫一遵守毋具文

上若曰咨爾志人未官既入官厥有受任應付之事知者

辭誠誠治是綱領熟後以思即諸事立辦朕厭急弗觀

省即聰敏過人於續用固成夫五經四書修身為治之

道爾志士禁且講習之此當達易易知而為官要鑒具

在切確究之無怠音祀神曰祭祀國之大事以為民福

也府州縣歲春祈秋報有社稷山川風雲雷雨城隍諸壇壝祠及境內有功德於民在祀典者若郡邑屬無主後者至任日必先索知諸祀神日期壇場祠廟各幾所諸門垣祭器什物有無完缺務以時修飾副國家事神誠慎之意次恤孤曰王政先惻獨矜寡令郡國設有養濟院重民隱恤孤獨也而有司為空文豈稱

朝廷存恤之意須索知院內孤貧若干人歲支米若干石照視給散必親無令失所焉次獄曰刑獄民命所繫本衙門見禁罪囚須索知招擬完者若干見問若干其招擬完者宜詳審快放見問者悉心讞之諸入禁淹連事體輕重事證明白若否咸悉聰明誠慎期平允折于東母致冤抑次田土曰國家以戶口版籍為至重須

實用編卷十四

實錄二

農性

三

實知所屬軍民匠竈僧道醫儒等籍戶若干官民田地各若干官民田夏秋租稅各若干款分開揭上彙支簡國用次制書曰國家有

諭旨榜勅諭下者定畫一之令示官民有守也諸隱恤經制咸具析其中州郡官職在究宜以明布諭下須索知有無存否務請通曉其意一一施行之次吏典曰樞吏分科按事視國六曹能否異而政事之善敗因之須索知吏典總若干分曹司吏典各若干所該司典令常居曹理法而時驗能否勤怠為勸懲夫分曹承管其事體練智知首尾易辦運調數則情弊萌生那移滿多其以事故接管者不限諸監司公文下若照行事件須索知各曹已未結者若干未結者分事體緩急輕重先

後未施行者施行毋稽遲沉匿次印信衙門除本衙門外須索知所屬有印章衙門凡幾庶知所分守及所理庶務次倉庫曰本衙門所有倉庫儲積須索知見收官民糧若干支起運若干存留若干其庫收具分豁如目以稽察支用毋致乾沒境內倉儲場所稅課亦如之次會計曰國家經費重事必量入為出歲徵收清運若折收各該若干及每歲官吏師生陳給軍月糧具索知如目而境內出產各色課程歲收亦如之其有魚湖若金銀場及宜治須索知所屬農所生落何地歲額辦若干所執工造器者何等又山海國家之藏寶國用而省民租為繁尤重諸遠海郡邑須索知養海場分及窺戶若干工若干歲辦課若干毋使折閱焉次公廨曰

實用編卷十五

實錄二

農性

四

國家設官司以聽治諸縣字用品胥民力從出須索知堂房廂宇幾所公用什物幾件有缺壞輒補治受護使用毋怠勞吾民而境內諸鄉有官房舍仍時修理葺焉次學校曰國家建學立師群民俊秀子弟培養其中所以就成其才德而資任用也府州縣須各究知所屬儒學肄業生幾員以時考試勸率懲學其不率者照若建言實封告訐把持者照榜文事治之務作養之成稱國家善俗育才之意一國家重耆宿之說以高年有行諸士俗習典聞訓而民所疾苦事難易得失為咨詠也乃交結官府蔽隱差徭徧短長為滋害者盡已須索嚴灼知其人乃舉以充一府州縣官朝廷所設以宣導風俗者也而移風易俗則在於激勵

良魯燒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已旌揚者時存問如令
未旌者務體訪的實 奏聞旌之及境內有精通經典
文學優長之儒及能收民聚有幹濟才用者特訪最
實時造問以自輔而貢於朝實任用焉諸境內士君子
任官在職年老致仕者一體具知一為政之道好惡去
則善良安而四民有專業則有常心即為非者鮮已境
內有把持公私事務說事過錢教唆起滅詞訟騙詐良
善者務細訪籍姓名以送犯其遊手遊食不務生業者
行和街左道燒香結會惑人視聽者不孝不弟好酒賭
博不顧父母之養不遵先賢之教者咸採訪籍之候自
改即止犯則實之法謹母令司典吏役徧取勤以提平
民一本衙門及所屬該設板從禁子弓兵人數點額設
實用編卷十四 卷二 卷三

已須索知到後日月每容留濫設作弊而境內士人為
官作非罷黜閑住者與人至死罪者數家境內以法誅
者幾戶警巡人若干歲索知之右列三十一條至官日
限各曹司典吏十日中報須知如或有不依式并遲延
者以違制論嚴後獲

勅布政司府州縣按察司官到任之後畧不以須知為重
以此仁義之心論沒殺身之計日生一旦繫獄臨刑雖
欲自新不可得愛顧責任條例一布政司治理親屬
府歲月稽求所行事務察其勤惰辦其應能綱舉到任
須知內事目一一務必施行少有損慢及貪污生規格
忍害民者驗其實蹟奏聞提問倘耳目有所不及精神
有所不至遺下貪官污吏及無籍頑民按察司方乃是

清一府臨州治亦體布政司施行耳目有所不及精神
有所不至遺下貪官污吏及無籍頑民布政使司方乃
是清一州臨縣治亦體府治施行耳目有所不及精神
有所不至遺下貪官污吏及無籍頑民本府方乃是清
一縣親臨里甲務要明描條章去惡安善不致長奸損
良如此上下之分定民知有所依巨細事務訴有所歸
上不索政於
朝廷下不銜冤於滿地此其治也歟若耳目有所不及精
神有所不至遺下無籍頑惡之民本州方乃是清一布
政司不能清府府不能清州州不能清縣縣不能去惡
安善遺下不公不法按察司方乃是清一按察司治理
布政司府州縣務要查除姦弊肅清一方耳目有所不
及精神有所不至巡按御史方乃是清僅有通同貪官
污吏以致民冤事枉者一體究治一此令一出諸司置
立文簿將行過事蹟逐一開寫每季輪差吏典一名齎
送本管上司查考布政司考府府考州州考縣縣從實
效毋得誰感繁文因而生事科擾每歲進課之時布政
司將本司事蹟并府州縣各齎考過事蹟文簿赴京通
考駁有坐視不理有違責任者罪以重刑嗚呼今之布
政司不寧所屬貪敗吏及不中聞關弊不才諸等不
公不法亦不究問府文到司並不審其為何但知遞送
而已府亦以州文如此州亦以縣文如此自布政司至
府州皆不異郵卒耳所以不治為此也意洋洋乎聖
哉天有隨風而群生罔不潤君有中命而厥職罔不宣

實用編卷十四

卷二 卷三

六

教子嚴於物生作事先於謀始奉須知責任以周旋修
共厥職即人人愛龍周召可矣

率偏

古建侯樹屏傲王國以設官天子行于畿內百辟刑之
故政修事舉重衣裳而天下自治罷戾置守治寢陵夷

戎

大祖師封建之意制郡縣凡京師六官百職郡縣皆有之
第其名少異而守令不直諸同師古賢度芳執非道降
也今恒言曰郡公曰邑侯類以古緣今易不以今法古
成虞周盛隆狄夫郡守一郡之君師邑令一邑之君師
其僚屬或生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有司農屯者司糧馬
者防江防海防河者捕盜清軍匠者司刑者司學校者
實用編卷五

實用編卷五

守令二

職

七

司巡檢司驛遞司倉司獄司河泊者司稅課市舶者司
鹽場者司關者司織染者皆銓選聽雖黃於守令其服
役有承發吏有吏戶禮兵刑工吏有諸長吏有老人有
里長有糧長有胥有使一聽守令照傳而傳道二司陰
陽醫學列在官制查刷有期較廢人在官者為重乃實
用鮮克修舉則名實未覈之故也

皇祖慮周康往訓成昭垂日照縣知縣馬亮無課農興學
之績而長於督運 命熙隆之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
風化之源皆守令先務不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
本而務末豈其職哉苟任督責以為能非愷悌之政也
至其論馬政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莫不以馬政為重
恐所司不為究心民又急情馬政不脩則督責之令行

豈不因馬而疲民國以民為本因馬而疲民非善政也
其論益法曰天之生財本以養民國家禁防以制其欲
息其爭耳苟使於民何拘細利求以利害必致損民宜
從其便其論稅課曰曩者奸臣聚斂深為民害稅及天
下纖細之物賦甚取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
車絲布之類皆勿稅其諸河泊曰小人生事貪心無厭
搜求擾民將農民小溝小港小湖溝澮池塘養魚池澤
取魚曾網罩籠之類一舉搜拿聲言要奏如此虐民今
復敢有仍前拿取魚鰕器具者許民人拿赴有司有司
不理拿赴京未議罪所在湖池民舟經涉其河泊官敢
有妄取水面錢者罪不赦其勒地檢曰朕謀巡檢拒要
道驗關津必士民無業商旅無難難法古之良能未經
實用編卷五

實用編卷五

守令二

率偏

八

然督令特諭以巡防有道議察多方有能守職鎮靜所
司役滿未朝朕必嘉焉其初織染局曰織染之工浩大
所用者皆民之歲供若官吏以司之則民無橫科已
足如式若非良臣而貪污職者則民人受擾物不如式
古者因是設局命官役工無曠日物不妄費今朕亦體
為之爾當公務業誠係身慎哉其恤驛遞曰驛傳勞逸
不均甚為民弊劉崧以為言民獲惠矣其蘇滯獄曰京
師而有滯獄郡縣受枉者多矣有司得人以時決遣安
得有此內有欽天監外人謔云禁習顧陰陽學何為漢
乎嘗曰天人一理必以類應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而
賜應期災害不生豈特為人上者當勉為人臣者亦當
修省以輔其君斯學之設蓋齊七政意也內有太醫院

外人云小通順醫學何為該乎嘗曰：者諸侯王皆
有醫藥之官以其辨食用而謹調和不以食非食而飲
非飲此古之道斯學之設蓋壽斯民意也制一百一十
戶為里推丁糧多者為長餘分十甲城中曰坊近城曰
廂鄉都曰里各里設申明亭舉推有德行有見識人所
敬服老人或三或五或十籍名于官自奸盜詐偽人命
重事赴官陳告外若戶婚田土間歇相爭一切小事生
中明亭剖斷用竹簡判條量情決責凡里有強劫盜
賊逃軍逃囚一人不能緝捕里甲老人即會集多人擒
拿赴官不置木鐸巡幸老殘廢者月六次小兒牽行宣
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母
作非為之論追秋成聚資助之農種時該里老人稽鼓
實用編卷 五 車馬 九

縣集田作尤嚴督桑梓桑柘之植婚姻疾病死喪率眾
互相賙助且撙飲杜讀法賈產勾軍諸務不能者罪之
至養濟院以先無告滿海園以惠枯骨撫場器局以待
不虞皆關守令經制而衛所官軍錯繡境與持衛焉
古民四今民六編不黃冠時非赤子則府有網紀州有
正縣有會併居一兩陰翊王度私督刺有禁多聚徒有
禁纂創庵觀寺院有禁其有取於僧者曰佛見人之造
非也起大悲願心立忍辱苦行之法門時乃登雪嶺而
靜居觀心省性六載還成及其歸漢大衆雖有二千五
百人俱人皆未解幽微佛見愚多而賢少改漢小乘之
法使人各識猶不知慈悲修善而可冀豈不脩道之謂
歟乎其有取於道者曰爾諸效仙人等伴已隨身去矣

真絕妄想一精英以步昂霄為斯清淨特命奉
神於寂鎮海濱爾其涓潔乃心供犧牲祝帛於神座欽
哉夫僧以誘善道以奉神固其理也至諫太常典樂舞
任羽流以警師之事尤為妙用館符郡邑者不肯重禮
樂手誠微神樂親制蘭道家之精敏者正律呂以協神
人振絃歌以化風俗而樂戶謹誼一切屏去此於儒道
良有裨焉嗟夫天不言而寄治教于君君不能獨理而
分其任于臣臣又不能獨理而分其任於百職事要以
奉天無私而率作者成自非不窮不說比也故天官建
六典而獻人監人醫師閭不指地官教三物而廩人遺
人市官罔不飭賦稅小稅綴索伯之班馬質廉人聯司
馬之屬野廬統千司冠百工考其司空即一郡一邑陳
實用編卷 五 車馬 十

殷置輔周官法度鞏然具在
皇祖公天下之規模宏遠矣今守令戴星出入而物理未
臻母亦未講於任人之道兼正己以為之親尊賢以樹
之表虛心以大其受申令以示其趨時省以作其勤慎
殿最以厲其風則何地無人何人無用要使在官者府
史胥徒必良任職者治教政刑咸睦若網在綱有條不
紊而吾乃為琴而治即推是道以宰天下可矣

理財

天之愛民甚矣降嘉種生五材又立君公以導之利殖
而藏之民食什九公食什一要在法吏自以廣儲蓄戒
漢使使卿遂倉庫諸司皆以奉天人民而整
輸守令實總理焉 令承之議開荒曰

唐田大田之詩為政重民事尚矣自弊者零情而為業
豈目則開墾荒田長民之要務也一入墾即宜稍神約
保甲某鄉荒地如干頃某鄉失業如干人要使人懷其
生地盡其利當隨鄉俗立墾田之法而性性行之難久
者有三病焉荒地崎嶇盤結久不行犁一旦墾之開墾
民將苦於無牛耕病一貧民枵腹胼胝日不聊生一旦
墾之耕田民將苦於無子種病二不得已而開墾耕矣
居無何編入冊籍民將苦於起科病三開荒本以利民
而反以病民豈有病民而民行之者乎又豈有病民而
行之可久者乎為今之計不必下鄉縣檢不必出示曉
諭亦不必刑驅威迫惟在聽斷之間自寓開墾之方焉
凡小民與訟者理屈詞窮罪分三等得有明條曰有力
曰稍有力曰無力其在有力者家業數足令出牛耕開
荒田一項免納贖錢其在稍有力者家業頗足令出牛
耕開荒田五十畝免納贖錢其在無力者家業雖不足
而力取一身有餘以身惹罪即以身贖之亦分為三等
應杖六十者令鋤開荒田十畝應杖七十者令鋤開荒
田十五畝應杖八十者令鋤開荒田二十畝容有兄弟
妻子者助之免其的決此法一立即以約長為最峻率
作而時省之勿使由寡減聚者俾免則無論有力無力
民各有心心各有良誰不願為釋罪之民樂事趨工如
千乘也行之一年開而一邑之荒田可盡開矣然後節
貧民無置難之地者計口授田或五十畝或四十畝或
三二十畝少不下十畝又當設虛官半荒地給散行

四五十畝者一人給牛一隻領二三十畝者二人給牛
一隻領地十畝者三人給牛一隻鄰近取便合根耕種
又慮民之子種而補其不足大率每一畝地領倉穀三
升秋後收成照原數還倉俱免加息此亦不費之惠也
然而無種地小民慮有後患宜令地一畝者每一年
止納穀三升入倉備賑永不加賦且勒之於石以為定
規夫開之如法種之如法實之如法無非利也利之所
在民爭趨之未有爭趨之而行之不久者也于一邑者
可以自理詞訟行之一邑于一郡者可以所受詞行
之一郡推之藩臬撫巡所統彌多所惠彌廣通行天下
而天下富安矣若夫急交際趨利官不利民豈稱
為民父母之意哉其議倉庫曰民惟邦本財閭民命庫
財泉倉貯穀皆散膏脂以經國用苟有人心豈忍染指
即吾守介而奸吏下上其手是誰之責與語曰本庸盜
生蠹賊納集吏之有弊由當官者防之不容計之不早
耳試以庫弊言之庫內各樹門老銀經年不解庫吏重
涎私取營利者有之各項倉口支銷扣剋者有之出入
法馬輕重邪移者有之甚至改封易竊去籍而自盜者
有之及聞查盤者到曲為緹縫掩飾耳目委官一出門
而其弊猶故也為今之計新官到任之物交代明白須
知老銀若干倉口若干條鞭若干紙賬若干實在銀若
若干開除銀若干某日入庫銀若干某日出庫銀若干總
數花撤一一載在印冊較平法馬監押到記不許擅置
二樣以滋弊端且多置小匣將各項銀兩分盛匣內又

置堅厚大櫃總貯封鎖置庫棚一棟二本一文庫吏一并庫鑰收宅內臨時開庫親自點驗吏必每年一換選殷實有行者充之仍派原收糧大戶四名庫內輪流常川守宿或有奸吏巧于嘗官藉口分毫之利不知分毫者百千兩之解也古盜庫錢一文者不擬斬乎今如律其奚辭以倉弊言之倉內節年陳穀倉吏不報紅腐泥爛者有之收放之間會計不當者有之斗斛大小私意增減者有之甚至攪糠換批竊取肥家者有之及聞查盤者到善為打點瞞頭賣面委官問罪一二而其弊復作也為今之計新官到任之初倒版盤量須知上司贖穀若干自理贖穀若干應縣濟穀若干應存留穀若干積餘穀若干社倉穀若干某日入倉穀若干某日出倉穀若干舊管新收一載在印冊較平斗斛給印鈐蓋不許擅置二樣以滋弊端厥房毀壞者即為修葺穀紅泥者給散貧民倘遇凶荒賑濟煮粥務使小民得蒙實惠收穀須在公廨不許私囤吏家稍勒淋尖踢斛不許將穀折銀虛搥實收清查厥房置牌于各厥門順序字號書記年月較數厥門闔板堅厚完密嚴加封鎖置倉棚一棟二本一文倉吏一升倉鑰收宅內臨時開倉親自點驗吏必每年一換選殷實有行者充之仍設身家斗級四名倉內晝夜常川巡邏或有奸吏巧于嘗官藉口分毫之利不知合勺者百千石之漸也古取民易一束者不立斬乎今如律其奚辭庫倉大畧如此此非臆說也予初蒞清平前庫吏杜翠侵欺庫銀一千八百兩盡中

追銀發還此庫弊之一驗也前倉吏上三英侵欺分穀二千石查中追穀發還此倉弊之一端也今天下宜少王三英杜翠之輩防奸不預即發覺所損已多孰如加意稽察杜茲弊孔庶乎無玷官常而有裨於國計民生不淺鮮矣夫急公者先催科而此獨務開墾墾者厥職盡而此獨謹蓋藏倘所云知天之乎至于派徵比解學孔多端則待御為應甲懲戒之失其便民者曰錢糧款目不一總之存留起運兩端至用舊日舊手再新食數名鎖空署中令磨算先執地求糧後按糧合地毫忽之零上捲成疊勿容加派分文置赤曆倘數閩川縣地畝等則花戶姓名一樣二本一收衙備照一登大戶徵收合縫鈐印以防洗改又家給由照使自知其數自封投糧柱于赤曆官按赤曆稽覈欠而日收併封支解又各置簿實解官役必順號嚴併批迴若青黃不接之日貧窮不給之民計為寬貸補助其招流復業謹權平糴諸法令甚與二議互相發明嗚呼四海無間田猶恐農夫饑死萬國皆饑當思天下已饑為民父母奈何使田在草間水從危滴而不為憫察乃身也古巡行者惟視土地開培克屏以行慶典大明令凡州縣官員任內以戶口增田野闢為尚凡長官到任須要將交割前官應有戶口田糧總數先申上司轉達都省以憑考驗益節重如此今觀風者得無概華忘實使即田功者無赫赫之名防社託者蒙察察之恣乎親喬子杜子之謨其亦可謂長思已

不准家人其他文牒有叛逆罪無君面

兼監常強竊盜劫因竊放槍奪分發家畜屍并錢毀

關犯姦及奸細私習天文一樣云

大甘蜜榆遠是蘇州遼永密固原松建鐵溪并紫馬居

唐宣武馬山偏沿海地屬東南嶺泉州與福溫台宣境
潮惠廣雷瓊繼更有登萊淮松江蘇州雖是沿海地也

虞無干只太倉

體認遼海錢糧歌

索屯鹽買馬各軍需在庫解出總包拮衛所軍餉備倭

安船價海防員役貪不論在庫及解出侵婦沿海總包
用編卷十四

才集二 明法 十九

舍

招尾安倒歌

職犯死併自縊用強毆打自盡磨欽勅關防同印信六

部各司衛所和

識得規度歌
除輕依重有凌遲
新絞決秋雜犯隨奴

產安置贖加役軍流徙徙繼杖笞

語下減等次序歌 減等之下審分明照倒加刺與克

單立功為民納米鈔做工哨瞭擺站承煎鹽的決查收

贈自苜流妻估產遵過失追鈔連埋贖嫁莊免科勿論

因完滿還後兼降調還俗製替并勾下革靴不誼異歸嫁

實肆業焚修追奪明着伍宣隨請軍職京官外五

• **RE:**

1000

照去度耶 真死軍民抄答盜逃犯侯明免絃微賊
後納官狀納告餘犯有罪雖納民米鈔還官入官繼財

庫給主死賞人養贖葬銀屍棺給完仗發徵發卷文實收收管頭收數追金票割毀票取公費不送

補揭黃免提明

用一般都是廢耳聾獨暗等為殘
去家必盲

盜十合獎元

盜金問不應

步分注元權入御膳御膳及不滿例中數目者差寸

十九日止杖一百不得擬絞從征違期殊死杖限如枷種違
二日不止杖一百不得擬絞從征違期新隔一時科徒絞

如辛二十

本月二十

專長他人
 不不知
 情亦不
 謀殺
 傷窮
 遲他人
 一傷
 卑人
 幼卑
 殺幼

一夫自殺其妻不
一夫自殺其妻不

妻女受財者計賍以枉法論
下手殺人秋後處決不曾

手不待時即去不待時他人下手仍欲後也

有照例

宣統元年七月十五以下該革職納米等項免貸

一軍無強盜自首及克軍遇宥不得復職一

七十五以下犯克軍准收贖及例該枷號一

一克軍為民二項

一軍戶止有丁見克生員者係軍政

1

情輕律重奉請 一殺一家三人支解人監故者一
肢解人殺死之後欲求避罪割屍埋沒 一收贖過失
殺人追鈔錢折銀 一云毆下手擬絞人犯未結之先
原謀助毆監故者 一應該償命罪因遇赦照
大明會典追銀二十兩給付被殺家屬 一繼母告子不
孝行拘四鄰審勘
話下發落例
一先犯離犯死罪 一先犯徒流罪 一先犯笞杖罪
一在外通回原籍官司查照復中事例 仍行守邊官
員不許將違犯夷人起送赴京發落尾引
一名吏過杖一十准徒二十六日計算以充後數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十四終
實用編卷十四
明法 二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之十五

利

肝昭臣馮應寬

休寧臣戴任校正

黃梅臣翟九思編次

務農講武論

人有性斯有欲斯有爭聚其欲者農也衛其爭者
武也爰自龍馬負圖伏羲則之外有八家八陣之形中
有公田主帥之衆未耜濟萬民弧矢威天下益天道也
黃帝立井田之法因以制兵爲握機陣調是甸南山耆
即徂征有苗之官務穡事者即制正有夏之衆周家以
農開國兵亦寓焉井邑立甸以四起數漢漁濬川以十
起數比閭族黨伍兩卒旅以五起數經緯錯綜法制大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務農講武

備惟開阡陌尚首功舊先生之法而秦乃不永世自特
厥後得古意則興失古意則敗獨我

太祖折衷前代以肇丕基于今爲烈然四野最勢戈鋌最
苦得無有厥勞苦而供不思初安不惟始者今伏讀

皇陵碑記曰昔我

父皇寓居是方農業艱辛朝夕徬徨語發祥之自也曰倡

農夫以入伍事業是匡語創業之端也初立營凡兵萬

戶府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用之有功一體推權

無功者還爲民又申屯田今謂興國之本在於強兵足

食故今爾將士且耕且中萬世規模已定於農戰中英

既立制十夫爲甲甲首率之十甲爲里里長率之數里

爲鄉鄉頭率之民十兵於是乎在總屬於將今各有

爲鄉鄉頭率之民十兵於是乎在總屬於將今各有

食有演武場有軍需有社學令總其事十夫為旗旗中率之十旗為伍百率之十伍為所十戶率之軍田軍兵於是乎在總屬於衛指揮使各有倉有演武場有軍器有衛學押使總其事

朝廷時遣使督農練兵視所司備否為黜陟蓋居然周官法度哉

列聖紹傳局當不以此為首事而太平既久人狂因循嘉靖初從其侍郎王廷相請倣古義倉法立之里社第上中下戶捐米貯倉荒歲計數而散且需保甲以弭盜鄉約以敦俗一法而三善具焉夫所云鄉約保甲非異國初法也生齒繁夥田廬貿遷積有年歲國初編戶星散而居軍民錯雜縣若衛止按籍徵賦役未便辦次教實用編卷十五

刑集一 務農講武 二

練於是鄉保之設其法不分軍民惟據田廬相連屬人十為甲甲有長甲十為保保有長置居人多寡合數保為一約相率讀法其中一如申明亭老人之制但異名耳

今上御宇屢飭有司課以實政而天下頗有流移未歸榛莽未闢倉庫未充戎事未聞教化未宣者誰之咎歟牧民者事文具觀風者未虛聲所從來矣誠欲務其實當慎選御史守巡官嚴督府州縣衛以務農講武為事每一鄉擇有德有能者為約長以約副約講約史佐之建屋一區或就古寺宇奉

太祖六言為約所其東一區為社學西一區為社會前立將薨除射地各備戎器約長掌其鄉溝洫樹畜牧學

之事每東作西成登伐鼓驅人於田莫敢後晚鳴鉦率人以歸莫敢先月之朔望農興同詣約所謂六言及律誥舉善惡為勸戒史書之童子八歲以上日從約講於社學習詩書禮樂其任農事者冬暇集約所誦書習射御春秋舉社祭祭畢行社飲如儀歲初會計歸餘於社倉餘則發之史記飲散之數各正官不時往巡約所講約稽穀正句讀校聲歌武藝期歲遍各所無僕僕將迎失本務自第其實土觀風者觀風者多方廣之第厥功請慶讓行之期年治具乃張三年績可底矣司農取賦宗伯取士司馬取兵司空取役皆出之約中蒙宰計此者也司寇糾此者也此之謂兵農一文武備天人合我皇祖集五帝三王之成開億萬斯年之治良法美意端不實用編卷十五

刑集一 務農講武 三

外此第人在則政舉耳舍是則養之無資衛之無具欲有以息爭止欲而復其性猶却步而策前也安所極司牧哉

重農考

昔黃帝畫井分疆依神農耒耨之教導生民之利稼穡為寶所從來矣堯謹授時禹勤溝洫稷播嘉種弘配天之烈而郊風陳詩於邦舉趾築場納稼之間王化基焉周官體國經野安撫邦國辨以土宜分爲井牧有復畛涂道以正其疆畧有溝洫澮川以宣其水澤安厖以田里利厖以興鋤畝厖以時器任厖以饋子而帝王所爲因天規地率有群生之良法於是乎大備秦開阡陌而井制廢漢去古未遠文帝有其時而不爲唐太宗銳意復古可爲而無其臣新莽非其人周世宗非其時而王道卒不可復矣三代以後善法古而師其意唯是皇祖二百年來藉餘烈以休養庶幾登平上理矣而邇乃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重農 四

財庫民窮誰獨無根本之慮夫土穀不脩護重五材農食弗先棄貴八政書不云乎法祖攸行

皇祖宵旰民依壘萬世芳躅固班班可述也而列宗踵武恤民亦各有懿政在謹用揚廟綏以諸臣未議

俗考鐘高繫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聖神憫元政之昏虐民擊群難無救民者親提一劍拯元元於水火諸艱凶疾厄之苦業身嘗於田間復與衆賢深究民生利病故注意於農事者爲獨詳渡江初即以康茂才爲營田使諭之曰兵荒隄防賴圯民廢耕作而軍用浩殷理財莫先於務農故設營田司命爾此職巡行隄防水利之事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漕務以時蓄洩毋負委托已又以茂才所屯田

精農獨究似而他將皆不及申令各督率軍士及時開

墾以收地利又下令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

半畝十畝以上倍之有司親臨督勸情不如今者謂謂

中書省臣曰爲國以足食爲本大亂未平民多轉徙失

本業而軍國費悉自出今春和時宜令有司勸農事

勿奪其時仍觀其一歲中之收穫多寡立爲勸懲吳元

年冬紀圖丘 世子從

上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器用還謂之曰

汝一嘗知吾農民之勞苦抵此乎夫農樹藝五穀身不

離泥塗手不釋耒耜而茅茨草櫨粗衣糲飯其以供國

家經費甚苦故令汝一知之欲汝常念農勞取用有節

使不至於饑寒也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重農 五

上自舉義旗以來兵革倥傯百務草創未遑備計所爲教

室吾民以厚其生蓋不啻勤墾如此矣比登 大寶洪

武元年即詔遣周鑄等百六十四人徃浙西覈田畝經

理以實聞毋妄有增損爲民病二年二月

上躬幸先農以後稷氏配遂耕籍田於南郊又命 皇后

率內外命婦委北郊供 郊 廟衣服如儀自是歲爲

常是歲五月 駕幸鍾山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乃騎

而入謂侍臣曰朕不歷農畝者久適見田者冒烈暑而

耘心惻然憫之不覺徒步至於此農爲國本百需皆所

帝素服革履徒步詣山川壇躬禱於壇席露坐晝暴於日

夜臥於地 皇太子捧楹進農家食凡三日已而大雨

霑足中書省臣奏言太原等衛屯田宜稅

上曰邊軍勞苦能自給足矣其勿徵四年興廣西水利循

治興安縣馬援故所築雲臺三十六陡水可溉田萬頃

已又命工部遣官往廣東買耕牛給中原諸屯種之民

有司考課令必書農桑學校之績違者罰聞士卒有饋

運渡遼海溺死者終夕不寐乃命群臣議屯田法以圖

長久十四年

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農民之家許穿紬紗絹布商賈之

家上許穿布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穿

紬紗著大誥言古田井於官驗丁給民士農工各有專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重農 六

務商出於農貿易於農陳朕惡治窮源與民約告凡鄰

里互相知丁至知務業絕不許有逸夫二十年

上又念民貧富不均富者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詭寄飛

灑奸弊百出有司至莫能詰而貧者益困乃遣國子生

武淳等隨所在稅糧多寡定為九區區設糧長四人集

耆民履畝丈量圖其田之方圓曲直美惡寬狹若丈尺

書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比次彙為冊謂之魚鱗圖

冊上之而經界於是乎始正先是詔兵興來所在流徙

所棄田許諸人開墾業之即田主歸有司於附近撥給

耕作不聽爭推墳墓房舍還故主不聽占己又詔陝西

河東山東北平等處民間田土聽所在民據力開墾為

永業毋起科二十一年戶部中劉九鼎言古使鄉民還

於寬鄉微地不失利民有恒業也河北諸處自新後田

荒居民少宜徙山東西之民往就耕

上曰山東多曠土不必遷還山西潞澤民無田者往業之

令耕種蠲科繇仍戶給鈔二十錠備農具為冬下令五

軍都督府開養兵而不病於農莫若屯田若但使兵坐

食於農農必散其令天下各衛所督兵屯種以舒國用

已又命移湖杭溫台蘇松諸郡無田之民往耕淮河遼

南滁和等處開田仍為蠲賦給鈔諭戶尚書楊靖曰國

家使百姓衣食足給不過困其利而利之要在處置得

宜毋使有司為侵擾也武定侯郭英請築魯王壑所享

堂周垣

上曰使民以時奈何當耕種之日急築垣以奮農時乎止

實用編卷一五 利集一 重農 七

之二十七年令戶部移文天下課百姓植桑粟里百戶

種秧二畝始同力運柴草燒地已乃耕比三燒三耕已

乃種秧高三尺分植之五尺間為壟每百戶初年課二

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訖具如日報違者

誅戌邊又以湖廣辰永寶衡等處宜桑而種者少命於

淮徐取桑種二十石送其處給民種之尋遣監生人材

請天下督吏民備農田水利而具勅天下諸陂塘湖堰

可藉畜備旱燠宣洩防霖潦者各因地脩治毋怠亦毋

得妄興工役疲吾民二十八年 旨下戶尚書言百戶

為里春秋耕種之時一家無力百家代之又命天下鄉

置一鼓遇農月晨鳴鼓聚會及時力服田其惰者里

老督併之不率者罰里老惰不督勸亦罰蓋當是時株

莽之地在在禾麻游散之民人人鑄鐮每月旦召

京師父老躬諭以力田致行於都哉

高皇帝之為烈也體天地養萬物之心師帝王經井牧之

意仁義既效樂利無窮而猶蠲租之詔無歲不下遺賑

之使有玩必誅恒若饑寒之迫吾民注望子臣之繼厥

志至今請嘉瓜一贊雖千萬世休志勸農之句而情見

乎詞矣則豈非世世率由之盛軌哉

建文帝嗣極之元年即下養老墾田賑貧減租之詔而方

孝孺志恢王道謂井田為必可行雖當羽檄旁午一時

君若臣猶然不忘保民之思焉

文皇帝入繼大統乃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諸被兵

處徵耕牛於朝鮮送至萬頭每頭酌以絹一疋布四疋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重農 八

以其牛分給遠東諸屯士嘗謂戶部書曰近因兵戈惶

旱民流徙麻業不及今勸補使盡力農或將不免有失

所者其委遣人督勸毋忽首命請安侯王忠往北平安

插屯田軍民整理屯種已又允工尚書黃福奏給陝西

行都司所屬屯田牛具如北平例諭令寧夏各屯於四

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四圍浚濠廣丈五尺深如廣

之半築土城高二丈開八門以便出入而聚旁近四五

屯輜重糧草於此俾無警各分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

入保持援兵使寇至無所掠又命各都司摘差官軍給

牛種耕開田視歲收之數定考較法謂之樣田除官牧

正糧及種子外餘糧悉以與軍廣東奏當奏入貢方物

請用民力接運

上曰為君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民少暇日假令自

春至秋入貢不絕皆役民豈不妨農事其俟十一月農

畢乃令接運聞柳州自正月月至六月不雨憂形於色乃

命戶部亟遣人往視之又下 詔中外軍民子弟日削

髮冒偽僧者并其父兄登五臺山輸作畢日就北京為

民種田 車駕北征有告軍士取民田穀飼馬者面責

之曰農終歲所賦以供國用汝獨不念耶斬以殉

文皇帝躬親歲馬者四五載念民勞止時加撫綏已復三

犁虜庭司農拮据不遑惟是蓄意邊計所畫屯田法甚

具斯亦厚農裕國一長畧矣

昭皇帝嘗監國時台州破備復河道諭工部以春秋慎用

民力而畿不時可令農隙備築當赴 召過鄆縣道逢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重農 九

饑民惻然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露釜餽仆

歎曰民瘼不上聞至此乎召父老問所苦賜以尚食復

責山東布政使石執中曰民窮若此勸念否執中以奏

免田租對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租耶遂發官粟賑之人

六斗毋擅擅登吾見

上自秦也及 登極詔下言郡縣水旱缺食有司即體勸

賑濟其民流徙田土拋荒者為嚴賞除給別田中官

田聽照民田例起科已諭戶部令天下衛所屯田軍士

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工給事中郭永清疏

乞令有司如舊制嚴督里老百姓以時歸田園脩肢堰

種桑萊從之

上嘗從詔賑淮徐山東饑言救困窮當如拯焚溺不可緩

其重民命如此伏睹 寶錄所載云

上嗣位每曰為人君止於仁故弘施澤訓民隱急農事

日以恤人為務在位僅十月而德政加多

廟號曰仁允矣哉

章皇帝嘗勞於外知小人之依禮部進籍田儀注

上覽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養盛以率天下務農

所貴有實心耳誠體

祖宗之心念創業艱難憂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

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誠輕徭賦使之以時而貴農

重穀禁止游食則人或趨稼不待勸率斯益諸禮之意

矣已因春而頒降令戶部移文郡縣均徵催勸農桑實

不給者發倉賑之時有違言洪武中命天下裁桑盡今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重農 十

砍伐殆盡有司不督民更裁致民無所資

上曰古宅不毛者罰里布

祖宗養民意甚重其中令郡縣督民以時栽種仍遵官廩

視嘗謁 陵道中問吏未者為賜鈔因 御製耕夫記

識不忘又嘗諭吏部臣以欲使農民得所在擇賢守令

因出 御製農詩一章示之而喜而則有詩繼婦則

有詩幽風圖則又有長詩今揭便殿資激勵又今北直

隸地方昭澤武二十八年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墾田

地無多寡不起科有氣力者儘力墾益嘗反覆

章皇帝愛養懿政而深有味乎其言也曰朕祇奉

祖宗成憲諸司事有奏請者必考舊典兢兢民事斯固其

法祖大端云 明興七十載於茲

高皇帝深仁厚澤業莫不拔之基而農業艱辛茲在

皇陵碑記且務本之訓傳自

文皇鉤承日當年之詩授於

仁廟休養生息堂構相承天下方脫鋒鏑湯火之苦守今

尚保聚久任肅法字下役簡賦薄安堵菑富號稱治平

比

英廟冲齡嗣位臨以

太皇太后猶襲餘麻無忘民瘼楊士奇等上言

太祖駕意養民備荒有制又開濬陂塘脩築圩壩以備水

旱歲久弊滋水利多湮請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平

糴備荒脩復陂塘圩壩即用以前最有司得 旨令亟

行之蓋 本朝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重農 十一

高 章一創一寸光焉湯而邁成康其傳索經國惟是重

農為放佑而億萬載無疆惟休厥有本矣景泰間商學

士輟陳邊務言口外田地極廣其附城堡膏腴先經在

京勛臣等家占作莊田其餘閑田又被鎮守總參等官

占為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下所司查議由成迄弘

蓄積寢寡而盜竄繁乃下令申飭洪武中預備四倉之

制括錢金糧粟及勸借里戶以備旱澇已又招民輸粟

補官暨贖罪而督有司積粟視州邑大小有差法具備

乃貴戚內臣則往往有莊田又有皇莊田傲宋李公田

租課典以中官所侵奪鄰近民家業甚橫賴

敬皇帝仁明稍裁以法一時貴戚近幸斂手不敢肆云當

弘治初

上允戶尚書請令禮部於耕藉儀注內增上中下農夫各
十人服常服執農器引見行禮乃令終畝人賜布一疋
又允撫臣言疏治河南彰德等府州縣渠堰凡王府屯
官之蕪并豪石碾磨之侵擾悉釐正之尋又遣工侍郎
潘吳松白茅港以泄積水當是時
上方銳意圖治農桑不擾調恤頻行十八年培植深固延
至正德之季猶能挈無缺之金賦以付
肅皇夫亦

孝廟之不忘圖恤所貽者遠也

肅皇帝起自潛邸適公私盡耗之後 御宇二十年以前
軫念民事尤切允給事中底蘊言改皇莊為官田禁諸
勲戚家不許朦朧陳乞一掃中葉來畿甸民之擾害又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重慶 十二

下 詔言農衣食所出王政之首務也各該撫巡所屬
官帶農田衝者不許營別差委務督令舉職循行勸課
其原未設官者委佐貳主之歲嚴課其嚴最其土田為
水衝沙塞江海淤者節有豁除所司不能究宣獨優
富家不及貧弱加之攤派包賠細民滋困其擇庸節官
勘覈豁除之九年建先委壇於北郊十年行祈穀禮於
大祀殿已而 召留學士饒等偕往西苑視收穫
帝御郊風亭論諸臣曰農之勞苦親見為真我
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
以此觀之黍為粒粒辛苦也又建無逸殿書周書無逸
篇於其壁題其旁亭曰省耕曰省畝倉曰恒裕刻
鼎獻考虞製農家忙律於殿壁 御為文記之意念遠矣

十八年還自 顯陵途中為賦夢浪詩十九年禱雨宮
中有應二十年禱雪有應皆為賦詩志喜時益玄術未
效殿蒿未柄用南北兵戈未熾而 上所為垂章光於
節履灑露潤於靈叱蓋猶有恭儉之思焉
穆皇帝清淨仁民寬仁馭下二年之耕藉三年之賑災休

有烈光雖非久 上實貽謀弘遠矣嗣我

皇上天挺英睿虔始勵精萬曆初允輔臣議清丈均天下
田 旨下言所為均賦者用蘇民困非盡地利亦增稅
也 思慮深篤一時府州縣無敢不行丈量法者撫按
官督課嚴核其清強敏練撫字忠愛之吏因得自効而
諸方田法令嚴悉明具人習步算而賦均異時虛擾貽
累之弊盡汰十三年春久不雨屢禱未應命禮部具郊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重慶 十二

禱南郊儀以聞 上曰朕步行不乘輦百官隨行天象
從卑朕為黎庶祈禱豈憚途勞乃辭居風戒擇四月十
七昧爽步詣 郊壇祭禱如儀 上於帳次諭輔臣等
曰天時亢旱雖由朕不德亦因天下有司多貪暴為民
害干天和自今其慎選毋忽仍步還宮決旬乃大雨是
舉也我 皇上齋心露積布袍蔬食親 郊饗 帝自
宮殿至壇隨往返幾二十里暑無倦色而陞降滋獻若
上帝之臨其前且侍內操減織造蠲租稅較直言清刑獄
召見大臣責成守令敬天勤民真切懇至蓋究然
高皇帝憂羣芳規失已因中州大饑特出內帑遣使
恤民持節往賑而 慈聖宮 中宮各為捐助費不下
數十萬中外莫不歌舞

皇仁乃順者征諸日類漸遠遍天下西北訖為茂草昔耕
省缺亭更為鬱樹恒松舍廢而東裕庫獨及老成之公
狐憂謫之庶尹見謂前代叔季景象備見於今然憂亂
而久未亂者徒以

太祖之樹德既深流光甚遠

皇上初政在人心未定而今農仰於野旅傷於途未病而
本未搖是以捐竿之風旋熾旋撲顧未足恃也議者憮
憮罷升種警病癰疽不遑念元氣藉使應疑而愈正費
調治臣請言調治之方則無如重農矣 國家集議以
京師勝國之故都勝國當泰定時翰林學士虞集議以
為京師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皆佳蓂之
所生也海潮日至於為沃壤謂宜用浙江之法築堤捍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重農 十五

水為之田隱富民顧耕者合其眾分授以地定其等為
之疆畔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能
以千百夫耕者亦如之十年後田成有積蓄命以官高
者佩印符許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近可得民兵十萬
以衛京師禦島夷遠可紓東南萬里航海饋運之危難
而江海游食輕剽之民亦率有歸讓中格後竟以海運
不繼亟為海口萬戶之設大都本集言然已無及矣
本朝海運既廢軍國大命獨倚重於漕儲頃復黃淮梗
塞轉運艱阻且倉庾無二年之蓄水旱有不時之憂而
二輔顧多曠土海墾率成沮洳在在可耕可墾嘉靖中
給事中秦馨慶事霍諱皆扼腕言之適年御史徐貞明
念西北水利事果糧從二三屬吏解事者度之信其

必可行以為京東輔郡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
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即通水
與田平一引即至具可疏鑿成田如密雲之燕樂庄平
峪之水峪寺及龍家務庄三河之唐會庄順慶屯地皆

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崖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
庄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鋪及
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濱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
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鋪地方又鐵廠湧珠湖以下
至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田運安北
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
流入灤河又委姑廟湧泉成河與灤河接夾河皆可田
盧龍縣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重農 十五

庄撫寧西臺頭營河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
豐潤南則大寨及刺榆柁史家河大王庄東則榛子鎮
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王田清庄鴉導河
可田後湖庄疏湖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
其間有民棄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地民棄不業者召
民業之助其力屯牧地屬官者闢其蕪而收其入先之
京東數處兆其端而畿內列郡可漸行也先之畿內列
郡引其緒而西北之地可漸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
而諸鎮可漸行至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
以南皆可漸而行也乃陳興水利十四便益言甚悉又
謂行水之地高則開渠卑則築壩急則救緩則疏引
其最下者遂以為受水之區勢固不可強如懷慶當丹

心下流而真定尤滯沱所必衝安能久而無患今致力當先於水源先其源則流微而易御田其上流則水殺而無衝激汎濫之虞疏上竟沮浮議不果行先是臺臣周用河數衝於議及東省水利以爲治河墾田事相耒裡田不治則水不可治運河以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雖有汶沂沭泗等河與民間田地畝不相貫注每年泰山徂徠山水驟發則漫爲巨浸潰決城郭漂沒廬舍於河無異一值旱暵則又故無陂塘渠堰蓄水以待急遂致齊魯之間方四五百里之地一望赤地蝗蝻四起草穀俱盡此皆瀉洩不脩之故今欲脩溝洫非謂一一如古也但各因水勢地勢之宜縱橫曲直隨其所向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委之於海

以儲蓄之夏潦之時水歸溝壑亢旱之日可資引澆高者耒低者稻平衍地多則木棉桑麻皆得隨宜樹藝土本膏腴地無遺利遍野皆衣食之資矣次則招撫流移寬慰安插量撥地土處給牛種蠲通負緩起科又或招致江南客戶或勸諭本土土部或審擬徒夫無力者令供役開濬有力者出資給食皆命事可得專行議既允借其時不講於任官之道而徇以委之貪穢之史臬會竟令以人廢盛舉也若東南水利尤先詢條議詳請三吳古稱澤國其西南翕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者田常苦旱早者田常苦澇昔人治之高下曲盡其制既於下流之地疏為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牽引江湖流行於岡隴之外是以滿洩有法而水旱皆不為患近來縱橫塘多窪壑不治惟二江頗通曰黃浦曰劉家河然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洩而同隴諸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漑於是上下俱病而歲常告災治之之法當自要害始先治澱山等處一帶菱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太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於海濬白泖港并鮑魚口等處淺昆承之水以注於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於小浦小浦之水悉入於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諸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所憂矣凡岡隴支河壅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其舊則上流之

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大經也潘鳳梧
有言水利微妙通知者少自非彈思熟見鮮能窺其源
委試舉嘉湖餘可類推夫防護備募之法小民最無知
全賴上人真知而禁之如湖州之圩低其港常濶人憚
於增外僅為備內故水益濶易衝而湖州多淹榮桐之
土高其港常窄人憚於開外日為填出故水益窄易涸
而崇桐多乾此其言蓋與先詞議互相發云中州濱河
之區歲苦鴻災衝衝以全河建甯而下當秋水時至
百川灌河方數千里之水會無一溝一澮為之停蓄以
故頻受其患而不復資尺寸之利若乃鄴之漳水南陽
之鉗盧陂昔人率用以廣灌溉宋於河北諸州水所積
處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田民賴其利何至於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重農

十八

今皆沒沒也關中引涇通渭故有鄭國渠白渠諸跡可
尋并州西南若汾若沁盡可引注為農田用李冰為蜀
守壅江水作壩穿二江通舟楫因以溉諸郡今陸海固
在也三楚漢沔西來大江中貫洞庭浩淼誠盡力溝洫
開渠建閘在在在壩何至如今之國莽而獲庸南沿海
多淤沙饒沃客有未興之利八閩江右畝窄人稠乃中
原迤北之境則極目荒蕪水無陂導田不墾發小人之
情安土重遷寧就饑餓終無遷樂土之慮故人之為言
賑也謂賑無知猶群羊聚畜然須牧者之所置之置
之茂革則肥澤繁息置之饒鹵則零耗奪手從定之言
之也哉

高皇帝深維理道數徙民就業寬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

猶彷彿乎井授遺意而嗣後絕未有踵行之者何哉若
七政板板非不嚴也而託名逃荒巧為影占者弊仍未
易究詰乃邊鎮如遼東如宣大如甘肅視國初屯糧
之原額今且不啻損十之五即雖參罰之例故未嘗廢
亦惟是較多寡於催科費未聞有以撫流移嗣草萊上
功募府者又何暇責以建阡陌浚溝洫導利於非常之
原乎昔有為行經界實地網之議者以為狄斯利在平
曠易為馳突今邊塞率平原曠野險阻實稀宜因屯田
定其經界開為溝洫就用田者之力每一里共溝一溝
果如古井田之制一可以息爭端二可以備旱潦三可
以阻敵騎四者或我兵車禦虜即可依此為常陣免臨
時掘塹之勞此蓋本吳玠在天水軍制金騎遺法也今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重農

十九

井制理廢久矣聞山東登萊猶存率澤而東虜竟以勢
難踰越不敢犯寧夏多水田有溝塹夏月種作則胡馬
不能來故稱安寧以斯知廣畝澤川所以興利厚農亦
以設險守國且也計口授田俾有恒產庶人人樂本業
而安為黔首即有豪傑難以率亂故三代盛時人必里
居地必井畫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率不外此方正
學有言流俗謂井田不可行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絕
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
強欲埋卑夷高以盡井哉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田
通力起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而江漢以
北平壤千里盡而井之甚易為力也嗟乎自限田名田
之議先漢不即行而貧富益遠唐李翱宋林勲倣古井

田意分勞講畫作平賦政本二書甚具而宋簡張子厚
有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之思且謀求法制以為不刑一
入而可復時皆不售淳熙中朱文公書知漳州欲行經
界獨丈量隱稅今貧富得以實自占非復若限田均田
之難而亦竟為豪家猾吏所排沮所以深致慨於井制
之未易復也生民之計將無已遂窮乎亦惟是我
高皇帝宸慮精詳時時體井田遺意即召人墾荒亦必驗
丁撥給限定田畝不許拋荒流移而御製大誥續編
且惓惓以田不井授為憾諸所為農田計久遠者酌古
準今足為萬世法程至明也當其時三尺新懸有司奉
行惟謹未嘗特為農事設專官人畫農官也以農桑責
之郡縣以屯種責之衛所非農事備舉不得注上考茲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重農

二十

設官分職原以為民孔曰富之孟曰制田里殷樹畜食
此更何事哉嗣後不察而增設府州縣勸農佐貳設
也田水利臬臣又或特遣重臣諸牧民之長其賢者亦
或體上愛養至意不然者且見以為業有專官而已可
弛擔也先臣吳世忠嘗咤嗟道之矣曰臣任給事中時
具言水利為農田急務幸准覆行及備員湖廣而所屬
陂塘池堰湮塞如故為豪家填占迷失者在在有之有
塘寬十百餘畝無勾水可資召里老咨問云往朝延
重農州縣以水利為急差官清理歲有脩築於時豪強
不敢填占民以實保結故亢旱而農田有救百姓有所
賴也邇年州縣官惟勾攝詞訟之為急其餘塘堰湖陂
類非嚴實豪強填占又置不問雖來勘合行視特科索

里戶俱應而去枋局當一至郊野見所謂隄塘渠堰為
何若哉及亢旱無收恩旨蠲免則已先期督催入官
民未沾惠而國用不足往往又額外科征之此獄訟所
以日繁而盜賊滋有也嗚呼自昔而已然矣時何以挽
其流乎古天子巡行入其境田野開受上賞荒蕪不治
蒙顯罰近世設按察司察此務分巡御史巡此務也竊
查憲綱一款農桑乃生民衣食之源仰本府州縣行移
提調官常用心勸諭農民趁時種植仍將種過桑麻等
項田畝計料絲棉等項分給舊有新放數目開報先臣
霍詣發憤言此乃巡按御史急務也今則徒為文具而
已旌舉守令何曾稱某守某令與遇若干水利勸過若
千農桑乞勅都察院舉行其在陝西山西北直隸河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重農

二十一

南尤為至急而邇年都御史孫至揚請以保民實政五
事課有司庶幾申明
高皇帝要民奈何率升髮之也守令分符而治一方儼然
古封建侯伯之尊昔尼父孜孜乾乾無一同一旅以杆
其猷士抱遺經過主輒提千里之封乃民事不以關心
而一任蒿萊之彌望謂誦法何趙邦清之為勝縣也均
田治水儲粟賑災怨勞有所不避此有司之則也夫民
非異於古也先王所為治地分田則壤成賦之區固在
也誠為飭
皇朝之法植牛牧之選因封疆之宜脩墾墾之備以榮
安集奠流移以實農勸穡驅游惰以雞豚畜牧廣卒宇
以開荒墾墾利賴人治其山林川澤而接壤成可耕

之地人法其嚴詔兼并而通都無敗群之行人聞其機
樂救亡而比屋倡仕恤之用人整其保伍卒乘而合野
壯無形之險有司以此上監司監司以此上巡按御史
部院一視以為考成務久其任而實行之律一如

高皇帝之所以養育元元者民獲再登秦臺若身遊洪武
間豈不亦濟時之渙烈也哉蓋如蘇洵氏之說聖山堙
谷裂土決壤殫天下之財力先成其經界而後為理乎
古王者躬體鬴稷以和召和兩賜時若物無疵癘是為
上務周官荒政十有二不以歲穰弛備乃大司徒以保
息六養萬民有為先之者矣故曰太上脩德其次脩政
其次脩德政之不脩一旦有急駭而圖之庸有及乎
至考古之諸故荒土非不舉然悉具而終不為奇策者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重農

二十三

若曰有之而不足待焉耳伏觀

祖訓有曰凡每歲自春至秋此數月尤當深憂憂常在心
則民安物固蓋所愛者惟望風雨以時田禾豐稔使民
得遂其生如風雨不時則民不聊生盜賊竊發豪傑或
乘隙而起國勢危矣噫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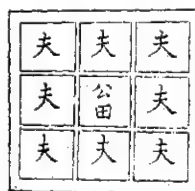
高皇帝致治之本即古帝王無違之心法也廣廈細旃之
上誠常存此心毋怠毋荒將敬

天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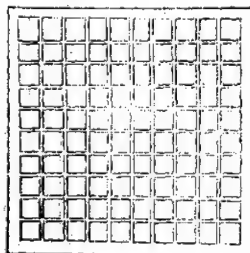
祖理財聚人保邦一以貫之即比隆虞周乎何有茲以
農田繪為圖蓋採種蠶桑諸論用示本計仍備會議
源法如左

東魯王楨農書圖譜

井田圖



萬田圖



實用編卷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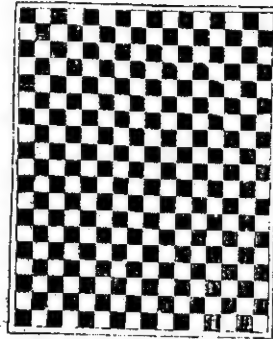
利集一

農政

二十三

古制井田九夫所治之田也鄉田同井井九百畝井十
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積萬井九萬夫之
田也井間有溝成間有洫間有澮所以通水於井也
遂人盡主其地歲出稅各有差等以治溝洫世謂井田
溝洫去古已遠不可復觀今按國語猶得彷彿但復世
沿革不能復古賦曰井九百畝在方里中八家百畝
其中為公公田共舉私事方從通終井萬總名曰同遂
人掌役田水何容溝洫澮澮距川而東盡力于此嘗稱
為功秦人一變阡陌橫縱迫漢而降王伯業崇戶有增
耗世有污隆各受永業彼疆此封穿引萬水足救災凶
便民莫居賦簡時豐田雖不井緯有遺風

區田圖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種粟

二十四

按舊說區田地一畝濶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分五十三行長一十六步計八十八尺每行一尺五寸該分五十三行長濶相接通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於兩種行內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六十二區每區濶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均糞以手按實令土種相着苗出看棉桐存留鋤不厭煩旱則澆灌結子時鋤土濕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擺古人依此布種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陸拾石今人學種可減半計又參考泥勝之書及務本書謂易有七年之旱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灌雖山陵傾阪及田立城上皆可為之其區常於閒時旋掘下正月種春大麥二三月種山藥芋

圖田



實用編卷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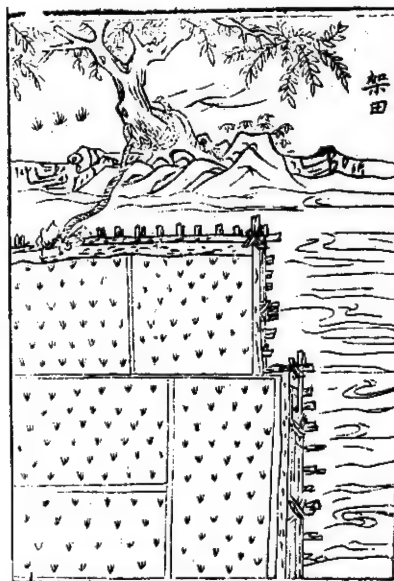
利集一

種粟

十五

子三四月種粟及大小豆八月種二麥說豆節次為之不可貪多夫豐儉不常天之道也故君子省思患而預防之如嚮年壬辰戊戌饑歉之際但依此法種之皆免饑饉此已試之明效也竊謂古人區種之法本為旱澇時如山郡地土高仰歲如此種莖則可常熟此近家瀕水為上其種不必牛犁但寒澆壅斷又使貧難大率一家五口可種一畝已自足食家口多者隨數增加男子募作婦人童稚量力分工定為謀業各務精勤若義法得法收斂以時人力既到則地利自饒雖遇災不能損耗用省而功倍回少而收多全家歲計指期可必實救貧之捷法備荒之要務也

園田築土作圍以繞田也蓋江淮之間地多藪澤或水不時淤沒妨于耕種其有力之家度視地形築土作堤環而不斷內容頃畝千百皆為隸地後值諸將屯戍因令兵衆分工起土亦倣此制故官民異屬復有圩田謂壘為圩岸圩護外水與此相類雖有水旱皆可救禦凡一熟餘不惟本境足食又可贖及鄰郡實近古之上法將來之永利富國富民無越於此



架田架猶茂也亦名葑田集韻云葑葑根也葑亦作江東有葑田又淮東二廣皆有之東坡譜謂葑之西則狀謂水瀾草生漸成葑田以木縛為田坎浮繫水而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種藝之其木架田墮隨水而下浮泛自不淹沒周禮所謂澤草所生種之土種是也芒種有一義鄭玄謂有芒之種若今黃糝穀是也一謂待芒種節過乃種今人占候夏至小滿至芒種節則大水已過然後以黃糝穀種之於湖田然則有芒之種與芒種節辰二義可並用也黃糝穀自初種以至收割不過六十七日所以避水溢之患編謂架田附葑泥而種既無旱暵之災復有遠收之效得置田之法法水鄉無地者互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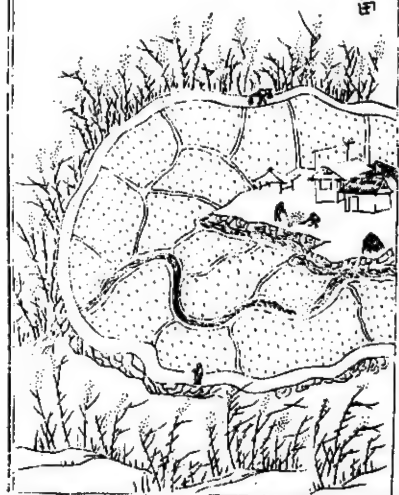
謂梯山為田也夫山多地少之處除磊石及峭壁
間同不毛其餘所在土山下自橫麓上至危巔一體之
間或修築或即可種藝如土石相半則必疊石相次色
土成田又有山勢峻極不可展足播種之際人則僦
沿而上藉土而種或坎而耕此山田不等自下登陟
俱苦鉅登故總名曰梯田上有水源則可種秫秠如止
陸連亦空糞麥蓋田盡而地盡而山山鄉細民必求
廬佃猶勝不稼其人力所至兩露所養不無少獲然力
田至此未免難食又復租稅隨之良可憫也

金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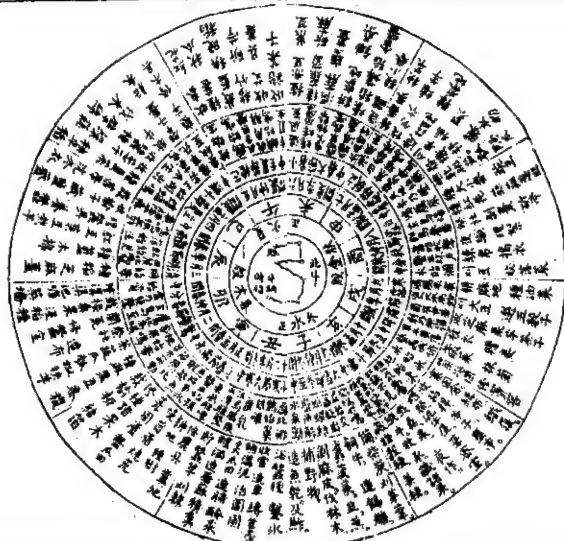
金田書云淮海惟揚州厥土惟塗泥天低水種皆須
泥然瀕海之地役有此等田法其制水所淹沙泥積於
島嶼或墊溺盤曲其頃畝多少不等上有鹹草叢生候
有潮來斬蕪塗泥初種水稗作園既盡可為稼田所謂
潞斥園兮生稻糧盈邊海岸築壁或樹立椿樞以抵潮
汎田邊開溝以注而潦旱則灌澆謂之甜水溝其稼收
比常田利可十倍民多以為永業又中土大河之側及
淮潞水匯之地與所在陂澤之曲凡溝汙田互墾積泥
滓退皆成淤灘亦可種藝秋後泥乾地聚布種麥種於
上其所收比淤田之數也夫塗田淤田各周潮漲而成
以地法觀之雖若不同其收積之利則無異也

沙田



沙田南方江淮間沙淤之田也或濱大江或峙中洲四
 圍皆水故以遺堤岸其地常潤澤可保豐熟昔為墾
 墾可耕墾間為聚落可藝桑麻或中貫湖澤旱則平
 澗或旱則大澤澇則淺水所以無水旱之憂故勝他田
 也舊時謂江之田廢復不常故賦無常數稅無定額
 正謂此也宋乾道年間近習吳俊彥請稅沙田以助軍
 餉既施行矣時相葉翥奏曰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地
 水激于東則沙漲於西水激于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
 隨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為常也且比年兵興
 兩淮之田租並獲至今未征況沙田乎其事遂寢時論
 是之今國家平定江南以江淮為舊周兵之地最加優
 恤租稅甚輕至于沙田聽民耕墾自便今為樂土云

授時圖



種植

王盤曰。凡墾闢荒地。春曰燎荒。如平原草萊。采者至春

夏曰種一感齊夏日草茂時謂之種齊

秋曰焚夷具汝秋密草木盡密時先用

乃省力 崔寔曰正月今日正月地氣上騰土長胃振
說者云陳根可拔急留強土黑虛之田二月益東畝置

可留美田緩土及河渚小處三月杏花盛可留沙白輕

土之田五月六月可舊麥田也如泊下蘆葦地內必用

鋤力引之犁鏡隨耕起撥特易牛乃省力沾山或老荒

地以和之。多者必須用錫。屬去銹。有不盡根。科埋頭。根也。當更熟。鐵假或饒尖。棄於通。橫從。遇良。殊不至。望。央。

妨誤工力或地段廣濶不可徧斫則就斫枝望覆於本

利集一 種植 卅三

耕上候車勞之其相與死而易耕又有經暑雨後用牛

二歲後皆可耕種其林木大者則剝殺之謂剝斷剝皮

葉死不扇便任種時三歲後根株莖朽以火燒之則通

爲熟田矣周禮籩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

夷之秋種而麥之冬日至而耜之又杵氏掌攻草木及

註云刊削謂所去次地之皮即此謂除木也詩曰歲

載柞其耕澤澤蓋謂芟除木而後可耕也大凡開荒必

趁雨後又要調停犁道淺深麁細淺則務盡草根深則

不至塞壅。則貪生費力。細則貪熟少功。唯得中則可。

種桑畢以鋤或鋤鋤通漫種黍稷或州麻種豆耙勞再

徧明年乃種爲穀田今漢沔淮潁上率多創開荒地當

年多種脂麻等種有痛收至盈溢倉箱速富者如舊稻

力草根既死無荒可生者也種一

考數年之間可無荒蕪所收常倍於熟田蓋墾闢死人之

地力有餘苗稼豐茂子粒蕃息也諺云坐賈行商不如

開荒言其獲利多也上古聖人制耒耜以教耕耨三代

以上皆釋耕謂兩人合二耜而耕之詩曰亦服爾耕十

二耕耨止也春秋之昭丘穆之裔孫叔始作牛耕
至漢趙過增其制度三犁一牛剛力省而力倍今之耕

者大率祖此今易耒耜而為犁不問地之堅強輕弱莫

不任使欲淺欲深求之犁箭箭一而已欲廉欲猛取之

用續卷十五
和集一 種植 卅四

地之法未耕曰生。已耕曰熟。勃耕曰弱。音再井曰薄。生

者欲深而猛熟者欲淺而廉此其略也天地有陰陽寒

燠之異地勢有高下濕燥之別順天之時因地之宜存

乎其人齊民要術云凡耕高下田不問春秋必須燥濕

年不佳。諺曰：濕耕澤鋤，不如歸去。言無益而有火井父

深夏耕欲淺秋耕耨青為上

深轉耕欲淺耕不深則土不熟管茅之地宜縱牛羊踐

之七月耕之則死汜勝之曰凡耕之本在於趁時春凍

解地氣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氣始暑陰氣始盛土復

用夏三律九十日晝不分天
地氣平以此時耕一而當

五名曰膏澤皆得時功韓氏直說云凡地除種麥外正宜秋耕秋耕之地荒草自少極省鋤工如牛力不及不能盡秋耕者除種粟地外其餘黍豆等地春耕亦而大抵秋耕宜早春耕宜遲秋耕宜早者農夫秋耕之時天氣未寒地氣未和春耕宜遲者天氣已和地氣已和過秋耕之期不耕則地氣不和矣春耕之時天氣已和地氣已和此時所謂順天之時也齊民要術云春地氣通可耕此時所謂順天之時也齊民要術云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壤土輒平磨其塊以生草草生復耨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而弱之也杏始華榮輒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耕輒蘭之草生有雨澤耕重蘭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所謂弱土而強之也此所以因地而利之也農書云早田獲刈後畢隨即耕治曬暴加糞壅培而種豆麥蔬茹

垆故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別不易之地家百畝謂可以歲耕之也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謂歲耕其半也再易之地家三百畝謂歲耕百畝三歲而一周也先王之制如此非獨以為土故則草木不長氣衰則生物不遂也抑欲其財力有餘深耕易耨而歲可常稔今農夫既不古往往租人之田而耕之苟能量其材力之相稱而無齒莠穢裂之患則豐穰可以力致而仰事俯育之樂可必矣今備述經傳所載農事之法兼高原下田地勢之宜自北自南習俗不通曰墾曰耕作事亦異通變謂道無泥一方則田功脩而稼穡之務可以次第而舉矣凡治田之法墾耕既畢則有耙耨之務有渠疏之義勞有蓋磨之功今人呼耙曰渠疏勞曰蓋磨皆因其用以名之

之所以散撥去交平土壤也桓寬鹽鐵論曰茂木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苗肥勞之功不至而望禾稼之秀茂實難矣韓氏直說云古農法犁一耨六今人只知犁深為功不知耨熟為全功耨功不到土氣不實下種後雖見苗生根在麓土根土不相著不耐旱有惡死蟲咬乾死諸病繼功到土細而立根在細實土中又硬過根土相著自然耐旱不生諸病又云凡地除種麥外至地大白背時更耨兩遍至來者地氣透時待日高復耨四五遍其地爽潤上有油土四指許春雖無雨至便可下種齊民要術云耕荒草以鐵齒鏟再偏耙之蓋鐵齒鏟錄已為之先用耙耨錄而後勞之也今人但

耕地畢破其塊發而後用勞平磨乃為得也齊民要術云耕地深細不得起多看乾濕隨時蓋磨待一段輒轉了橫蓋一徧每耕一徧蓋兩徧最後蓋三徧還縱橫蓋之種麥地以五月耕三徧種麻地耕五六徧倍蓋之但依此法除蟲災外小小旱乾不至全損綠蓋磨數多故也又云春耕隨手勞秋耕待白背勞蓋多不即勞也蓋多不即勞又曰耕欲廉勞欲再凡已耕紀欲受種之地非勢不可諱曰耕而不勞不如作暴切見世人耕了仰著土塊並待孟春蓋若冬之水雪連夏亢陽徒道秋耕不堪下種也然紀勢之功非但施於納種之前亦有用於種苗之後者齊民要術曰穀田既出糞每一遍南白者時蓋以鐵齒縱橫紀而勞之紀法今人坐上數

同有用紀而不知用勞有用勞而不知用紀亦有不和用槌者今並載之使南北通知隨安而用無使偏廢然後治田法可得論其全功也周禮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其種稂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縣於邑閭按農書九穀之種黍稷秬稻麻大麥小麥大豆小豆凡種濕鬱則不生亦稔死種雜者禾生早晚不均春復減而難熟特宜存意揀選常歲別收好穗純色者則刈懸之又有粒而或簞或窖者將種前二十許日取出曬之令燥種之泥勝之曰牽馬今就穀堆食數口以馬踐過為種無好妨等蟲也種或傷濕忌鬱則生蟲也或取馬骨上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瀝去滓以汁漬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糞天羊矢各等分攪令洞洞如稠粥先種二十日以澆種如麥飯狀當天旱燥時澆之立乾薄布數覆今乾明日復澆陰雨則勿澆六七澆曝乾謹藏勿令復濕至可種時以餘汁澆而種之則禾穰不生蟲也無馬骨亦可用雪汁雪汁者五穀之精使種之耐旱也麥種宜與剉碎蒼耳或艾暑日曝乾熟收藏以瓦器壟時種之無不生茂凡欲知歲所宜穀以布囊盛粟等諸物種平量之以冬至日埋於陰地冬至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也又師曠占術曰五木者五穀之先也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故雜陰陽書曰禾生於棗或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堯稻生於柳或楊桑生於榆大豆生於豆

於李庶生於楊或荆農書云種時之事各有攸致能知時宜不違先後之序則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種無虛日收無虛月何匱乏之足患求饒之足憂哉正月種麻桑二月種粟脂麻有早晚二種三月種早麻四月種豈五月中旬種晚麻七夕以後種粟稷芥八月社前即可種麥經兩社即倍收而堅好如此則種之有次第所謂順天之時也凡五穀上旬種者全收中旬中收下旬下收又地勢有良薄山澤有異宜故良田宜種晚薄田宜種早良田非獨宜晚早亦無害薄田種晚必不成實山田宜種強苗以避風霜澤田種弱苗以求華實孝綏後神契曰黃白土宜禾黑墳宜麥與赤土宜穀汗泉空稻所謂因地之宜也南方水稻其名不一大槩為類

麥則熟種其餘粟豆麻小麥之類亦用濕種此方多用接種其法甚簡齊民要術云凡種粟麥連種行他人令促步以足踏隱底欲土實種易生也今人製造砲車隨接種子後復隨碾過使根土相著功力甚速而當微種者就縣賄種隨行隨種務使均勻犁隨掩過覆土既深雖暴雨不至抽提暑最為耐旱且便於播鋤今燕趙間多用之區種之法凡山陵近邑高亢傾阪及丘城上皆可為區田糞種水澆備旱災也說文云鋤者助也以助苗也故字從金從助凡穀須鋤乃可滋茂諺云鋤頭自有三寸澤也按齊民要術云苗生如馬耳則鋤鋤後四畝得稀豁之處鋤而補之凡五穀惟小鋤之為良小鋤者其苗功多而波功反少出壟則深鋤不厭數周而復始勿以無草為暫停除草乃地熟而多耕種也春鋤起地夏為鋤草故春鋤不用觸濕六月已後雖濕亦無嫌蓋濕則地氣更滋陰地不見日故嫌濕也又云候黍粟苗未與壟齊即鋤一編經五七日更報鋤第二編候未盡老半報鋤第三編無力則止如有餘力秀後更鋤第四編脂麻大豆並鋤兩編止亦不厭早鋤穀第一編便科定每科只留兩三莖更不得多每科相去一尺兩編頭空傍欲深細第一編鋤未可全深第二編惟深是求第三編較淺於第二編第四編又淺於第三編蓋穀料大則根浮故也第一次掘苗曰畝第二次平壟曰布第三次培根曰擁第四次添功曰復一次不至則根旁之

害穢稗之雜入之矣。該云穀鋤八遍，餓殺狗為無穢也。其穀祇得十石，斗得八米，此鋤多之效也。凡耘田之法，亦有可鋤不可鋤者。早耕垌，垌苗歲同孔出，不可鋤治。此耕者之大難。貴鋤也。曾氏農書云：稻篇謂記種有曰：仲夏之月，利以殺草，可以糞田。噫，可以糞田，穢益耘除之，草和泥渥漉深埋，未苗根下，渥養既久，則草腐爛而泥土肥美，嘉穀蔚茂矣。大抵耘治水田之法，必先審度形勢，先於最上處，澆水勿致走失，然後自下旋放，旋澆，之不問草之有無，必偏以手排澆，務令稻根之南液液，然而後已。荆楊麻土，塗泥農家皆用此法。又有足耘為木杖如拐子，兩手倚之以用力，以扯塌撥泥上草，茂穢之苗根之下，則泥沃而苗興，亦各從其便也。今創有一

如稱稱今小鋤也。呂氏農書曰：此土耕者利後生者，不如其耨而收，此其足而耨也。不鋤後復有耕，援之法，以繼成其鋤之功也。夫狼莠雜穢，其稼出益鋤後，莠葉漸長，便可分別，非穢不可。其北方村落之間，多結為鋤社，以十家為率，先鋤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飲食，其餘次之。旬日之間，各家田皆鋤治，自相率領，樂事趣功，無有偷惰間，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故田無荒穢，歲皆豐熟，秋成之後，豚蹄玉酒，遍相犒勞，名為鋤社，其可效也。

田有良薄，土有肥磽，耕農之事，冀為急，董壤者，所以薄田為良田，化磽土為肥土也。古者分田之制，上地

三百畝歲耕百畝，三歲一周，蓋以中下之地，瘠薄，隙地，不息其地力，則禾稼不蕃。後世井田之法，變強弱為不均，所有之田，歲歲種之，土氣衰，生物不遂，為農者必儲糞，朽以糞之，則地力常新，壯而收穫不減。孟子所謂百畝之糞，上糞夫食九人也。端糞之法，凡人家於秋收場上，所有穢穢等，並須收貯一處，每日布牛之腳下，三寸厚，經宿牛以踐踐，便溺成糞，平日收聚，除置院內堆積之，每日亦如前法。至春可得糞三十餘車，至夏月之間，即戴糞地，地畝用五車，計三十車，可糞六畝。勻撒耕，蓋即地肥沃，蓋可堆糞再行，又有苗糞，草糞，火糞，泥糞之類，皆糞者，按齊民要術云：美田之法，綠豆為

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撒種，七八月發，掩殺之，為春穀田，則祇收十石，其美與穀矢熟，糞同。此江淮迤北，用為常法。單糞者，於草木茂盛時，交倒就地，內掩蓋腐爛也。記禮者曰：仲夏之月，利以殺草，可以糞田。噫，可以美土，雖今農夫不知此，乃以其耘除之草，棄置也。處殊不知和泥渥漉，深埋未苗根下，渥養既久，則草腐而土肥美也。江南三月，草長，則刈以踏稻田，歲歲如此。地力常盛，農書云：種穀必先治田，積腐葉敗葉，剝雜枯朽根莖，遍鋪而燒之，即土暖而爽，及初春再三耕，耙而以客糞之，肥壤雜之，麻杭較穀，皆可以火糞。客穀穀朽腐，最宜秧田，必先渥漉，精熟然後踏糞入泥，渥平田面，乃可撒種。其火糞積土，同草木堆疊，燒之，土熟，令定用。

碌軸碾細用之江南水地多冷故用火糞種麥種蔬尤佳又凡遺下一切禽獸毛羽親肌之物最為肥澤積之為糞勝於草木下田水冷亦有用作石灰為糞治則土暖而苗易於發達田之法得其中則可若驟用糞則及布糞過多則力峻熱即燒殺物又為害矣大畧力壯南方治田之糞常於田頭置埧壩窖熟而後用之其田甚美北方農家亦宜效此利可十倍又有泥糞於溝港內乘船以竹夾取青泥撒撒岸上凝定截成塊子撈去同大糞和用比常糞得力甚多或用小便亦可澆灌但生者立見損壞不可不知農者糞壤篇云土壤氣脈其類不一肥沃疏硝美惡不同治之各有宜也夫黑壤之地信美矣然肥沃之過不有生土以解之則苗茂而實不堅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種植

田十五

疏硝之土信惡矣然糞壤滋培則苗秀而實堅粟土壤雖異治得其宜皆可種植今田家謂之糞藥言用糞猶用藥也凡農居之側必置糞屋低為簷楹以避風雨飄浸屋中必鑿深地甃以磚甃凡掃除之土燒燃之灰簸揚之糠粃斷葉落葉積而焚之沃以肥液積久乃多凡欲播種篩去瓦石取其細者和勻種子疎把撒之待其苗長又撒以壘之何物不收為圖之家於厨棧下深澗鑿一池細甃使不滲洩每春末則聚糞穀殼及腐草敗葉瀝漬其中以收潑器肥水與澆澆澆澆久自腐爛一歲三四次出以糞半固以肥桑愈久愈茂而無荒穢枯槁之患矣又有一法凡農園之家欲要計畫糞壤須用一人一牛或驢駕雙輪小車一輛於諸處搬運

耕三月日既久積少成多施之種熟稼穡倍收桑果茂歲有增美此肥稼之計也夫掃除之隈腐朽之物人視之而輕忽田得之為膏潤唯務本者知之所謂謂糞如惜金也故能變惡為美種少收多諺云糞田勝如買田信斯言也凡區宇之間善於稼者相其各各地里所宜而用之庶得乎土化漸漬之法沃壤滋生之效俾業擅上農矣

南方熱於水利官陂官塘處處有之民間所自為溝塘時水難難以數計大可灌田數百頃小可灌田數十畝若溝渠陂塘上置水閘以備啟閉若塘堰之水必置閘壩實以便通泄此水在上者若田高而水下則設機械用之如翻車筒輪底斗桔槔之類舉而上之如地勢曲折而水遠則為槽架連筒陰溝沒渠陂欄之類引而達之此用水之巧若下澇及平澆之田為最或用車起水者次之或再車三車之田又為次也其高田早稻自種至收不過五六月其間或早不過澆灌四五次此可力致其常稔也傳子曰陸田者命懸於天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功棄水田制之由人力苟脩則地利可盡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此水田灌溉之利也凡農家所種宿麥熟最宜早收故韓氏直說云五六月麥熟帶青收一半含熟收一半若候齊熟恐被暴風急雨所摧必致拋棄每日至晚即便載麥上場堆積用苫密覆以防雨作如攤載不及即於地內苦積天晴乘夜載上場即攤一二車薄則易乾燥遇一遍翻過又覆一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種植

田四

過起踏下場楊子收起鉅未淨直待所收麥都碾盡
後將未淨穉稈再碾如此可一日一場比至麥收盡已
碾訖之一矣大抵農家忙併無似鬻麥古語云收麥
如救火若少遲慢一值陰雨即為災傷還延過時伏
亦誤鋤治今北方收多用肝彭用麥鉅鉅麥覆於腰後
斃而龍滿則載而積於場一日可收十餘畝較之南方
以鉅刈者其速十倍凡北方種麥秋熟當速刈之齊民
要術云收穀而熟速刈乾速積所謂速刈者刈後即
積也後車載上場為大積積之視農功稍隙解束以旋旋
錢穗捷之南方水地多復稻秧旱未則至早秋六月七
月則收早禾其餘則至八月九月齊民要術曰稻至霜

降獲之此皆言晚禾大稻也故稻有早晚大小之別然江南地下多雨上稼下潦刈刈之際則必須假之耨耨多則置之耨耨待晴時稼之可無耗扣之失齊民要術云散禾之法熟過半斷之刈糶欲早刈黍欲晚皆即濕踐糶踐訖即蒸而沤之黍宜曬之令燥凡麻有黃蔕則刈刈畢則漚之刈菽欲晚葉落盡然後刈脂麻欲小束以五六束為一葉斜倚之假口開來車詣日抖撒還糶之三日一打四五遍乃盡耳梁秫收刈欲晚早刈損實大抵北方禾黍其收頗晚而稻熟亦或宜早南方稻秫其收多遲而陸禾亦或宜早通變之道宜審行之今按古今書傳所載南北習俗所宜且述而論論之庶幾矣

先生之學

郭子玄曰月令季春之月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翼
鼓勝降桑具曲植籬筐后妃齋戒規東鄉躬桑禁婦女
毋觀者婦便蠶蠶事蠶事既登分蘭綢綵効功以饗廟
廟之服無有敢惰所以為天下蠶事勸也木各有所安
土惟桑亡不宜桑亡不宜故蠶亡不可事蟲風之詩曰
女執懿懿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則蠶可蠶將仲子之詩
曰無折我樹桑則鄭可蠶車隣之詩曰阪有桑隰有楊
則秦可蠶懷之詩曰桑之末落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
黃而隕桑中之詩曰期我柔桑中之詩曰衛彼桑柔其
下隤之刺之其壓其桑桑柔之詩曰衛彼桑柔其下隤
甸則周可蠶禹貢兗州桑土既蠶厥籠織文則魯可蠶

青州所征嚴綏管子亦曰五畝之士其廢其桑則齊可
蠶荊州厥篚玄纁則楚可蠶孟子告梁惠王曰五畝之
宅對之以桑十畝之詩曰十畝之閭桑者閭閻則梁可
蠶蠶業都爲衣青衣牧民蠶桑則蜀可蠶猶之農夫之
於五穀非龍堆狐塞極寒之區猶可耕且穫也今天下
蠶事踈闕矣東南之機二吳越閭最夥取給於湖繭西
北之機潞最工取給於閬繭子道湖閬女桑嫗桑桑差
擣下未嘗不養二郡女紅之屢而病四遠之情也夫一
女不績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而況乎半天下女不績也
豈第五十之老帛無所出不績則遠遼則滌澤則男子
爲所蝕蝕而風俗日以頽壞今天下門內之德不甚實
貞母咸歲牒姦淫十五母亦蠶教不興使然與公父文

蠶經

王盤曰淮南王蠶經云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蓋黃帝制作衣裳因此始也夫育蠶之法始於擇種收種繭種取簇之中向陽明淨厚實者蛾出第一日者名苗蛾末後出者名末蛾皆不可用次日以後出者取之鋪連於埴箔雄雌相配至暮拋去雄蛾將母蛾於連上勻布所生子環推者皆不用生子數足更就連上令覆養三五日掛時須蠶子向外恐有風磨損其子冬節及臘八日浴時無令水極凍浸二日取出復掛年節後堂內豎連須使玲瓏每十數日高時一出每陰雨止即便晒暴蠶子變色要在遲速由已勿致損傷自變桑葉已生自辰已間將堂內取出舒卷提振亦無度數但要不日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蠶桑

四九

變三分第二日變七分都用紙密糊封了還令內收蔭至第三日午時又出連舒卷須要變至十分蠶生宜高廣牖戶虛明易辨眠起仍上於行播各置照牖每晚早暮以助高明下就附地列置風窰令可啟閉以除濕鬱若新泥濕壁用熱火薰乾牖上用淨綿紙新糊門窰各掛簾簾草薦下蟻之時勿用錫銅等物掃拂惟在詳款稀勻不至驚傷稠疊生齊取葉著懷中令煖用利刀切極細碎於器內蔭紙上薄薄將連合於葉上蟻聞葉香自下或過時不下逮及錄上連背者並棄養蠶蟻時先辟東間一間四角性疊空龕狀如三畧以均火候謂屋小則易收火氣也停眠前後則撤去擇日安槌每槌上下間鋪三箔上承塵埃下隔濕潤鋪砌碎草於上中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蠶桑

五

箔以備分播用細切搗軟稈草勻鋪為厚又操淨紙粘成一片鋪着上安蠶初生色黑漸漸加食三日後漸變白則向食宜少加厚變青則正食宜益加厚復變白則慢食宜少減變黃則短食宜愈減純黃則停食謂之正眠眠起自黃而白自白而青自青復白自白而黃又一眠也每眠例如此候之以加減食凡葉不可帶雨露及風日所乾或泡是者食之令生諸病常收三日葉以備霖雨則蠶常不食濕葉且不失機採葉歸必踈爽於室中待熱氣退乃與食蠶時晝夜之間大槩亦分四時朝暮類春秋正晝如夏夜深如冬寒暄不一雖有熱火令各斟量多少不宜一例自初生至兩眠正要溫暖蠶母須著單衣以為體測自覺身寒則蠶必寒便添熱火自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蠶桑

五

身覺熱蠶亦必熱酌量去火一眠之後但天氣晴明已午之間時暫揭起窗簾簾以通風日南風則捲北簾北風則捲南簾放入倒瀉風氣則不傷蠶大眠起後飼罷三頓剪開牖紙透風日必不賴驚生病大眠之後捲簾薦去牖紙天氣炎熱門口置瓷旋添新水以生涼氣如遇風雨夜涼却當將簾薦放下其間自小至老蠶滋畏則分之沙煙厚則捲之失分則稠疊失接則蒸濕蠶柔輒如之之物不禁接觸小而分授人知愛護大兩分捲或懶倦而不知顧惜久堆亂積遠擲高拋損傷生疾多由於此蠶自大眠後十五六頓即老得緣多少全在比際北蠶多是三眠南蠶俱是四眠日見有老者量分數減飼使十蠶九老方可入簾值雨則壕南南方均皆

屋簷北方例皆外簷然南簷在屋以其簷少易辦多則不任北方簷多露簷率多損壓通開南北簷法俱未得中今有善簷者一說南北之間簷少疎開廳戶屋簷之則可簷多選於院內攝長春草厦內制簷緩週以木架平鋪簷稍布簷於上用簷泊園護自無簷病實良策也又有夏簷秋簷夏簷自簷至老俱宜涼惟忌地蟲秋簷物宜涼漸漸宜暖亦因天時漸涼故也簷與簷法同春簷南方夏簷不中簷絲惟堪採繅而已周禮忌原簷歲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法禁之謂其殘桑也然則夏簷歲不宜多育務本新書云凡繭宜併手忙擇涼處繅雖蛾自運出免使抽繅相逼恐有不及則有楚浣龍桑之法士農必用云繅絲之訣惟在細圓勻緊使無幅

實用編卷一五 利集一 蠶桑 五十二

都御史鍾化民種桑法

為大

種桑在正二月至八月亦可種根要理直泥要揆緊當

以水糞澆灌方有生意

桑有二種一種有桑椹即以桑椹植地一二月即出一種將桑樹桑條攀至於地以泥壓於其上每一桑眼即發一芽待至二三尺長其桑有根用剪剪下移種於地上即成桑樹如今年壓明年起明年又壓後年又起生生不窮

養蠶法

每年清明後四五日將上年所收蠶子以衣服包之臥於身下取其暖氣十餘日即出出後三日將鵝毛收下置紙糊小筐中一曰晒蠶日出之時先搭一棚以布圍之將蠶微晒不可過熱一曰火蠶用溫溫微火置於缸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蠶桑 五十三

內將蠶烘上稍取火氣亦不可過熱當此之時蠶體甚為細微只宜以桑葉細細切之及時喂養至於七日謂之二眠眠則不食葉矣及兩週時又食葉又五日謂之三眠其名出火出火分置以秤稱之每一筋四兩為一筐越五日謂之大眠大眠後五日或六七日蠶身黃亮口中吐絲則熟矣蠶熟先以麥葉作山掛於空中將蠶漸放麥葉山上其下生火烘之越五日而繅成群眾人而桑繅將繅粗者另收一處只作細絲細者另放一處乃作細絲深潭中取清水漸入鍋內裝成繅車以一婦人取繅置鍋中隨手抽絲繅出絲成片約計百兩解脫再繅按此法其大舉也

常平倉議

金衢巡道張朝陽爲建議常平倉版事伏懇

大明會典洪武初令天下縣分各立預備四倉官爲糶穀

收貯以備賑濟就資本地年高爲實人民管理蓋災災

則賑糶其費小極災則賑濟其費大曰賑濟則賑糶在

其中矣賑糶卽常平法也奈何歲久法湮各州縣僅存

城內預備一倉其餘鄉社倉盡亡之矣看得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則救荒之政誠當亟講賑糶而賑糶之也

難未竟而預備之也易今之設荒政者不越二端曰義

倉曰社倉此預備而救散者也曰平糶曰常平此預備

而糶糶者也皆糶李惺平糶法中糶則發中熟之所欲

大糶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漢耿壽昌請令邊郡禁

實用編卷十五

刑集一

倉議

五十五

倉以穀賤時則增價而糶以利農穀貴時則減價而糶

以利民名曰常平倉矣惟豪傑先後所見畧同萬立理

荒之上策在是矣今欲爲生民長久之計則常平倉斷

乎當復者茲欲令各屬縣備查四鄉有倉者因之有石

廢者修之無者各於東西南北適中水陸通達人烟輻

集高阜去處官爲各立寬大堅固常平倉一所倉基約

四畝合用工料本道查發贖罰并該府縣查處無礙官

銀糧令陸續備辦建造每歲將守巡道及府縣所罪罪

犯抵贖實將一半糶穀入倉或查有廢寺田產及無礙

官銀廳其隨宜撥買又或民願納穀者一如

祖宗已行之法一千五百石請 勅獎爲義民三百石以

上勸石題名或如近日救荒之令二百石以上給與完

帶五十石以上給與旌扁大約每鄉一合三縣置五

千石中將糶穀四千石下縣糶穀三千石各實之但不

許預科科撥平民各擇近倉殷富實居民二名掌官

免其差差准其開耗每收穀一百石待後發糶之時分

名准與平糶三石二名共糶六石以酬其勞糶完卽換

掌官勿使重複役城中預備倉無常造送香盤四鄉常平

倉免送香盤止於年終各倉經管居民將舊管新收開

除實在總數數目用竹紙小冊開報該縣縣將四倉類

冊中送各院并布政司及道府查考凡收糶俱該縣掌

印官或委賢能佐貳官監督不許濫委滋弊穀到用該

縣原發較勘平准斛斗收量明白暫貯別所積至百石

以上方許稟官一收如有臨收留難及未收虛出倉收

實用編卷十五

刑集一

倉議

五十五

既收便盜私用冒借虧欠等弊查追完足各縣徑自從

輕發落其有假冒至百石者通詳定奪每歲歲終之交

本道或該府掌印管糧官單車間一巡視以防掌印官

之治名而不治實者每除無饑小饑之率不糶外或值

中饑大饑四鄉管倉人役稟官監糶另委富民數名用

官穀平等收糶其放糶一節當與四鄰保甲之法並行

如該鄉穀多卽糶穀一日保甲一週穀少則糶穀分爲

二三日或四五日保甲一週務使該鄉積貯之穀數可

待饑民冬春之糶數方善四鄉不能盡同各宜審量行

之大率賑糶與賑濟不同不必每甲尋實民而審別之

以多寡其穀數如一甲應糶五斗或一石或二石則甲

甲皆同惟以穀糶人不因人增減銀每甲一斗亦一

庶乎易簡不授或甲中十家輪額則每日每甲派一過
二人每人不過一斗此荒年賑糶之大較也每鄉除
無災鄉外不開外充期將有災保甲派定次序分定月
日某日賑某保其甲某日賑某保其甲明日出令保正
副公舉貧民至期令其持價糶糶如富者混買連坐保
甲仍行宋派賑賑之法一家犯罪十家皆坐不得糶
中糶糶倉穀之半大糶糶倉穀之全俱照原糶價銀出
糶不可加增寧成之大約減荒年市價三分之一方可
壓下穀價不至騰踴或倉穀糶盡而民饑未已則慎選
員役持所糶之穀本赴有米之處循察糶源而來
民自無饑餓荒有功用員役分別獎賞此倉儲用社倉之
法而糶用平常之意者也四鄉糶完即將穀價還官糶

新中二年親行荒政只出糶常年米一事更不施行
餘策若欲抄割饑食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此差
一布饑民雲集盜賊乘隙主俱散惟有依條將常平
斛斗出糶即官司簡便不勞抄割勒會給納煩費但將
數萬石斛斗在市自跌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
此計已試之法信不我欺故曰常平法斷當復也就
經金衙二府勘議申呈隨該本道看得城內之預備倉
以待賑濟然有出無收其費甚鉅四鄉之社倉以待救
救破易數難敵其弊頗多惟常年倉胡端敏公所謂不
公更為立倉就當藏穀於四鄉倉之側者其法專主糶
糶而糶本常存蓋不費之惠其惠易徧弗損之益其益
無方誠救荒之良策矣刻今節奉明文建倉積穀以備
凶荒此正興復常年倉之大義也但積穀固難建倉尤
難建一時美觀之倉非難建百幸永賴之倉為難欲如
法建倉非多方處費不可今據二府屬縣查勘四鄉倉
基雖各就緒而營造之費則未備也本道隨查將守巡
兩道項下缺贖每縣先坐發銀四十兩各為買基建倉
之費餘少工料合聽陸續議處外惟事當經始若非仰
藉各院明示允賜遵行易克有濟合無候詳允日備行
各府定委管糧通判尊重其事仍嚴督各縣掌印官先
將查出各鄉倉基舊址及空間官地并尚義捐助者聽
從建倉外若係添買民地即以所發缺贖照時值給買
不得虧損於民其倉務要宏敞堅固可垂百年益藏之
計寧廣毋狹寧實毋文毋惜小費毋忽近功見在興工

匠役食費應照府議行令各縣酌量動支預備倉穀給用倉簿內按季開除欠少工料價值悉聽本道陸續查發贖罰或該府縣查處無礙官銀請詳動支轉合建道並不許分毫科擾里甲如工費一時不能接濟許於四倉之中擇近便或一倉或二倉先行起建餘聽新舉至於各倉穀本以後許將守巡道并府縣所理罪犯紙資實將一半糧穀入倉仍聽查處別項無礙官銀應宜備買陸續積貯不急取盈如民間有義勸建倉及輸粟備賑者照依前例呈請分別獎勵但不許坐派大戶科罰擾民其餘糧買安置掌管稽查難放等項事宜悉照前議舉行工完之日聽道府親行查閱有功員役甄別獎賞年久倉有損壞如無官銀准及時支較修理但不許費用編卷十五

制集一 倉議 五十九

賤算穀價仍令該府縣掌印官遵照新頒保民實政簿式將創修過倉廩積貯過穀數等項逐款填造過家各院巡歷復令及本官考滿一體申送稽核中間未盡事宜俟本道博採輿論隨時斟酌舉行

一定倉基 凡倉基俱南向以四畝為率或地不足四畝者聽其隨地建造前後左右段落務要酌量停勻毋使偏僻其有基地不足三畝者聽其將社學及看倉耳房從便另造於別地不造入倉內亦可於地基窄狹者正廳房門可小而兩倉房間斷斷不可小以其每間盛穀原約四百石有餘小則難容也各倉基址必擇高阜之處以避水濕便穀若地有不平者須填補方正平之方可興工四面水道必開濬歸一不得聽其二三漫流

各縣先將四倉四至丈尺畝數坐落地名與應建倉廩廳舍間數每倉畫圖一張貼說明白并應給買民基價數一一勘處停妥徑送二道及該府廳查數

一定倉式 保民實政簿開各縣立四鄉倉每縣精穀務期萬石為率州縣大者倍之則大縣當備二萬石中縣一萬五千石小縣一萬石矣今議頒倉式該府廳督令各縣相度地基依式建造 金華府屬金華蘭谿陽義烏永康五縣為大縣武義浦江二縣為中縣湯溪一縣為小縣內金蘭二縣原建有社倉四處照舊外今定每縣各另造常平一倉其餘六縣各分四鄉每鄉建倉一所 衢州府屬西安龍游二縣為大縣江山常山二縣為中縣開化一縣為小縣每縣分四鄉每鄉建倉一所每倉一所應造 頭門一座約高一丈三尺八寸中闊一丈入深連簷一丈七尺六寸兩傍耳房每間闊八尺以便住看倉人役頂上用大竹便覆之蓋瓦大門二廂每廂闊三尺 東西廂房大縣共該貯穀五千石每廂應造廂房七間中縣約共四千石每廂應造廂房五間小縣約共二千五百石每廂應造廂房三間 每廂房一間約貯穀四百石以上約高一丈三尺六寸闊一丈一尺二寸入深一丈六尺廂內先用地工將廂梁築堅實外簷用石板鑲砌內用厚磚砌底仍用條石墊欄枋木從宜鋪釘松木杉木厚板方鋪簾席其倉頂上方木為椽椽上用板樓板上用大橫竹打芭覆之芭上用土土蓋瓦其瓦須密各題圖版需用闊二尺八寸

制集一 倉議 五十九

先行築實方用條石砌脚二層上用地伏磚扁砌就
混縫中用稍碎磚見少以泥和填實仍用鐵牽鈎釘如
地勢高燥者四面俱用磚牆殿後及兩側牆俱包磚殿
前牆上落闊二尺四寸不拘七間五間三間中俱隔為
三段七間者中三間兩側各二間五間者中三間兩側
各一間三間者亦隔三段各開三門氣樓亦如之其殿
內貼牆處用水柵釘相思縫厚板使發不著牆以防洩
漏殿口亦用相思厚板橫開如地勢卑濕者殿前一面
不用磚牆殿板外用圓木柵欄一帶上面建席間五尺
六寸廳前及兩倉外明堂空地俱用石板鋪平以便驅
殺 正廳三間中間止作一天花板懸

聖諭六條以便朝堂講習約約高一丈九尺六寸中間
實用編卷十五 制集一 倉庫 二十

闊一丈四尺八寸兩側各開闊一丈四寸八寸深除簷二
丈八寸中間照壁門六扇廳前兩側用柵杆外落三尺
頂上用便磚磚上用瓦內地用方磚砌落下石板慢三
面墻垣牆脚闊二尺先用地工築實方用大石板砌脚
三層上用地伏磚扁砌亦用鐵牽鈎釘牢固 後社學
三間或五間磚建造約高一丈七尺二寸中間闊一丈
一尺二寸兩側各開闊一丈入深一丈六尺四寸頂上
用慢板鋪完蓋瓦內地用方磚砌兩側用磚砌腰牆上
用窓每邊四扇中間用柵門四扇三面墻垣牆脚闊二
尺先用地工築實脚用石砌二層高二尺上用磚砌
本倉外週圍墻垣牆脚闊三尺五寸約高一丈一尺上
用磚桿瓦蓋先用地工深築堅實牆脚用大石砌砌

三尺方用土藥務離倉牆一二丈內可容人行其土不
可貼近本牆掘取 以上各項倉房廳舍務期堅固經
久不在華美其丈量地基起造房屋并量木植磚石俱
用大官鈔尺為準其木匠小尺不用須使畫一毋致參
差

一辦倉料 倉殿每逢七間合用柱木每根徑六寸接
柱每根徑六寸桁條每根徑五寸五分抽櫓每根徑四
寸椽木每根徑三寸穿柵木每根徑四寸地板楞木每
根徑五寸地板壁板每塊厚八分 正廳三間合用中
柱木每根徑一尺一寸用實木邊柱每根徑九寸大梁
每根長二丈徑一尺四寸二梁每塊長一丈徑一尺一
寸步梁每塊長八尺徑一尺抽櫓木每根徑四寸五分

折條每根徑六寸椽木每根徑三寸 門房三間合用
柱木每根徑五寸桁條每根徑四寸抽櫓木每根徑三
寸大門二扇每扇闊三尺 後社學三間合用柱木每
根徑六寸桁條每根徑五寸五分抽櫓木每根徑三寸
五分大梁每根徑九寸長一丈八尺二梁每塊徑八寸
五分長一丈椽木每根徑二寸五分頂上用慢板鋪完
蓋瓦其餘射機連廡門窓等項開載不盡者俱要隨宜
酌量採買製作務使與各項材木大小規模式相稱 凡
磚瓦就於近倉之地立窖一二座令窖戶自燒造石灰
見實地伏磚每塊長一尺二寸闊七寸厚三寸秤重十
八斤上燒常平二字開磚每塊長一尺一寸闊五寸厚
一寸上燒常平二字方磚每塊長一尺闊一尺便磚每

塊長七寸闊六十三分厚每塊長九十闊七寸重一斤半 凡採買木植俱要選擇圓長首尾相應乾燥老實色者毋將背山白色嫩木擔寒虛應石板採買上好青白堅細者黃色疎爛者不用其碎瓦須擇青色者如黃色者不用 以上各項物料各縣掌印官先將每倉應造廩房廳舍逐一親自從實勘估酌量某項應用若干該價若干某項應用若干該價若干估定照數給銀責令原定各役採買木石等料搬運一到即具數報掌印官并佐貳委官及總管各堂驗據擇堪用者收之不堪者即時退換不得虛冒混收燒造磚瓦不如式者不許混用仍置簿送縣印給日逐登填收發數目明白委官不時稽查各縣仍將查估過工料價銀總數數目逐一

實用編卷十五

刑案一

倉庫

空室

造冊報道查核 東西兩邊倉廩與正廳一應木石磚瓦皆用新料其門房社學才植等料倘有見成民房願賣可以改用者一照時價給與見銀平買庶工省費廉建造尤速惟不虧其價而民自樂從矣

一督保甲 保甲之法先行府督令各縣舉行當起冬月農隙之時上監督准各查照原行審編其四鄉保甲以在城保甲分東西南北各統之凡各鄉倉工如有遲誤即以在城保甲各催在鄉保甲以在鄉保甲各催管工人役不得用公差下鄉恐滋煩擾

附保甲法 為查編保甲以安地方事照得彈盜披荒莫良於保甲二者相須並行方克成功雖經院道節次申嚴未見郡邑著實舉行有在城行保甲而在鄉不行

者有在鄉僅報保甲長而稅戶不報者有僅報稅戶數名而十室九漏者編排不公巡緝不嚴欲賄保甲之徒胡可得耶然足保甲也為彈盜而設是以治之之道編之也民情莫不偷安故其成也難為賑饑而設是以養之之道編之也民情莫不好利故其成也易今本道觀風茲土所據保甲事宜亟當修舉為此仰府府官吏照案事理即便轉行該府總捕官并所屬各縣掌印官各擇季廉能佐領官一員專董其事俱候秋收畢日審編完將該內以治所為中央餘分為東南西北四坊如東坊以東一保東二保東三保等為號每保統十甲設保正副各一人每甲統十戶設甲長一人南西北坊亦如之東坊自北編起南坊自東編起西坊自南編起北方自

實用編卷十五

刑案一

倉庫

空室

西編起至東北而合坊不可易而序不可亂大約如後天八卦流行之序自東方之震起順由南方之離西方之兌北方之坎至東北之艮止次將境內以城郭為中央餘外鄉亦分東南西北四方各量山川道里即今在城四坊保正副分下方下鄉會同該鄉保正副量村莊為界編之其編亦如在城法大村分為數保中村自為一保小村合鄰近數處共為一保一保十甲聽自增減甲數因民居也一甲十戶不可增減戶數便官查也或餘剩三二戶總附一保之後名曰畸零此皆不分土著流寓而一體編之也其在鄉四坊保正俱以在城保正副分坊統之如在城東一保統東鄉數保在城東二保統東鄉幾保以至南與西北莫不皆然足保甲者為法

也分東南西北四坊而以在城隍廟者本道之管見也蓋計坊分統內外相離久之周知其地里急察其人凡在鄉戶口真偽盜賊有無饑饉輕重在城皆待與聞或有在鄉保長抗令者即添差人役助在城保長拿治之此法行則不煩胥吏下鄉而公事自辦矣有司唯就近隨事覺察在城保長使不為鄉印害耳此蓋居重取輕強幹弱枝身使臂臂使指之意亦待表莊之微權也而於彈盜賑饑尤為切要編完以在城四坊保數及所統在鄉保數要見在城某坊一保統其鄉數保其保坐落何地名及各甲數并保正副甲長姓名俱要開寫具正書名不許混造排行類冊一本申送本道并本府及總捕官查考其保甲及花戶姓名造冊存縣庶幾有海或曰往歲賑饑皆領於里甲而今欲編保甲以代之不亦迂乎不知國初之里甲猶今時之保甲也初以相鄰相近故編為一里今年代久遠里甲人戶皆散之四方矣每見里長領賑輒自便隱甲首住居焉遠難以周知及至知而求來而取取而訟訟而追迫而得計所得不足償其所失是故強者怒於言懦者怒於色只得隱忍而去若有親寡孤獨之人里甲曰彼保甲報之我何與焉保甲曰彼里甲報之我何與焉互相推諉使其轉此溝壑無與控訴者往往有之不若立為畫一之法俱歸保甲蓋凡編甲之民率處一處責之查審其年與為易集其貧富易知其奸弊為易察也皆與寧就村賑濟張詠照條羅米徐寧孫遜鎮分散朱文公分鄉吏

給用此法何名為迂哉其餘稽察奸究防禦盜賊等項事宜悉照節行事規施行委官不得指以造冊糾擾干民其議建常平倉事宜已行該府并各縣查議外該府廳務要加意督責不時稽查先具遵行審編各縣委官職名類報本道查考

附放糧倉穀法

各倉所錢糧出入之地奸偽易生若不立法稽核恐民不審平糶實惠各縣凡通放糧充空當官較準斗斛等秤務與時肆相合印烙釘號給各領用仍存一副在官備照次置官單照式刊刻聽各收銀富民刷印填給交銀已完之人執憑支穀每倉置木簿三十根每根長三尺方一寸二分以天地人三字編號自天一拂歷至天十號止地人俱照編號發委官收候給糧穀人執照出入各富民于倉外擇一近便空處專收價銀經收守倉居民在倉發穀該縣選發謹慎吏役四名赴糧穀倉聽用一名掌簿傳送一名在東邊門外查驗單票號數放人入倉二名在西邊門內一收單驗數一收簿放數出門倉內用大銅鑄一面東邊門外置鼓一面凡有保甲人民持銀赴糧富民即時將銀拜收明白備將保甲人名銀數并應與數數登記號簿及填單付糧穀人執候類有十人先將天字號若干根散各執單持等從東邊聽吏查明擊鼓三聲放入如糧穀二石或一石五斗者必數人支領單上明註幾人進倉領等數根即一人止糧穀五斗亦准領番一根蓋有一人即執一籌也量

治 一倉廩有洪武年間鐵樣用木邊角以鐵葉固以防開縫仍用印烙其四裏以防剗空但有不係官於自作矮身濶口及小出太入者坐賊重究

糧道王士性賑粥十事

一示審法 夫賑恤所以不膏膏惠者止因官照里甲排年編造而里甲細戶散住各鄉不在一處故里老弱任意說造花名借甲當乙無由查核既住居不一則其勢不得不累擾入城赴縣候審喧集延至今本道與兩府吏民約報饑民不照里排止照保甲州縣官先畫分界小縣分爲十四五大縣二三十方大約每方二十里每方內一義官一校實戶領之如此方內若干村某村若干保某保災民若干名先令保正副造冊報官校實戶覈完送縣仍依冊用一小票黏各人自己門首縣官親到逐保令饑民跪伏門首按冊覈查排門沿戶舉目瞭然貧者既無遺漏富者又難詭名且不致聚集擾縣之民赴縣淹待他日散集散粥亦俱照方舉號挈領提綱官民兩便如此方內無散實戶則查城市之民孰有田庄在於此處多者食之義官亦然義官若與保長校實壯鳩力尚義舉行有效者州縣官獨報本道用牌額花紅嘉獎

實用編卷十五

刻集一

放糧

六元

一別等第 夫賑多說良不如散粥便第生儒之輩門楣之家有寧饑而不食嗟來者則賑尤不可後也所慮賑粟散粥兩相影射重支則倉粟不及各保正副報冊之時即確查次貧願賑災民某人極貧願食粥災

民某人其次貧願賑者又分爲二等其係正次應量賑若干其係極次應多賑若干庶無冒破

一省冗費 此行審饑必以官就民若徒樹威飾貌不惜民艱弱從滿途騷擾爲甚反不若就縣之便也今本道與諸長吏約本道單車就道止用藍旗貳竿執板皂隸四名行李二積差遣舍快馬足稱是到處中火止蔬肉三器諸長吏亦宜如是如州縣正官適歷不完分遣佐貳或教官陰醫巡驛等官亦無不可但須單騎耦後自齋飯食可也違者本道暗訪揭院該州縣審畢將紅筆改抹其上止將此竹紙原冊送道嚴畢發回各州縣賑訖送道繳院備查不必再用綿紙登造始終止此一冊驗畢仍發回各州縣存驗

實用編卷十五

刻集一

放糧

六元

一定賑期 賑之不膏膏惠者非獨詭名冒領即賑矣里甲一召四鄉雲集由其居錯犬牙一動百動故也及至城市動淹旬日得不償失還棄而歸此較皆爲里長欲家有耳今既照保甲可以隨方定期如初三日開倉則初一日出示初三日賑東方災民仰天字號地字號若干方保甲帶領應賑人赴縣餘方不許預動初四日賑西方亦如之南社亦然如東方至者又視其遠近以爲次第庶無積日空回之弊

一立賑法 臨賑無法則強壯先得孱弱空手甚至疾瘠者且踐踏而歿矣當令各村保饑民隨地遠近各定立某處聚齊粥院先後每一村保用藍旗一竿先引次用大牌一面即照冊書各姓名於上要以軍法進行保

正副領各細戶執門首原票魚貫從左而入交票於官
官驗畢鈴二牛三斗字樣於票執之向廠口領穀一村
休畢堂上鳴鑼一聲仍執牌從右引出聽鑼聲則左
者復入庶無混亂出者仍令原人押送聞外貧民不許
在街停留富民不許邀截計債再差探馬於近城一二
十里外不時查訪違者即枷號遊示以警其餘

一分食界 今糞粥者多止於城門則仍爲強棍所得
而遠者病者殘軀體者猶然溝中瘠也故莫若分界
而多置壘所今既每方二十里則以當中一村爲壘所
州縣出示此方東至某村西至某村南至某村北至某
村但在此方之內居住饑民已報名者方得每日至中
村就食令保甲察之不在此方內者令還本方不得預
實用編卷十五

列集一 救濟

七十

此方之食應平方內之民極遠者不過行十里而返近
者或一二里人縱饑餓然午得一飽緩步而歸明日再
至決不至預命而一方之內無不每人每日得一飽矣
一立食法 夫糞粥之難難在分散特哺既衆彼此相
礙隨手授之不得人人均其多寡當令饑民至者隨其
先後來一人則坐一人後至者坐先至者下但坐下者
即不許起一行坐盡又坐一行以面相對以背相倚空
其中街可容走動坐者令直其雙足不許踣踞盤辟舒
身附耳人頭一亂查數爲難有起便手者罪則仍回本
處坐至正午官擊梆一聲唱給一次食即令兩人提粥
桶兩人執瓢約令饑民各持碗坐給之其有迷食完畢
者亦不得再與再與則亂生須將頭碗散過

柳高唱給二次食從頭又散亦如之又遍然後擊三柳
高唱給三次食從頭分散亦如之三食已畢縱能食者
不得過多但求免死而已然後再查簿中誰係有父母
妻子餓病在家不能自行者以其所執親確再給一人
之食與之攜歸如是處分俱訖方令饑民起行其有流
民欲去東南西北從此方過者亦照此坐食但食畢即
分派保甲數人欲東者押過東方欲西者押過西方送
出境訖明日不得再預此方之食恐其聚爲亂階也

一備糞具 糞粥之穀必餘於官倉不勸借富民但必
須殷實戶領之領之穀亦不定將原穀以夫車絡
縛於道但令伊將已穀奉用不失官數則已其所領倉
穀任從殷實戶附城自糶在官胥徒不得指以糶官穀
實用編卷十五

列集一 救濟

七十

勸捐之至於領穀之後殷實戶與保甲擇中村寬闊處
所置竈十餘座或公館或寺院無則空地搭蓋簾箔須
可隱風毋令饑者凍死又當多置缸桶瓢杓其碗筋則
令饑民自備柴亦取給於官穀若取於保甲又必指此
以科派細戶矣水則令保甲編戶挑之煮粥之人借用
殷實戶家丁庶官與結算穀石之時不得指他人影射
爲奸人饑必成疫須多置膏木醋碗薰燒以逐瘟氣其
粥成之後又須嚴禁將生水攪稀致久饑者食後暴死
一登日曆 監糞官署一曆簿送州縣鈐印如今日初
一日起分爲二大款一本處饑民照其坐位從頭登寫
花名趙天錢地孫玄李黃有父母妻子病在家下不能
來者公同保甲查的即註於本人下父係何名妻係何

姓不得冒支前件以上若干人二外處流民又分作東西南北四小款一某處人某人係欲過東者一某係欲走西走南走北者其下即註本日保甲某人送出境訖達者連坐保甲前件亦結以上共若干人至初二日又分作三大款一本處舊管饑民即昨日給過粥者官照昨日照昨日舊名盡數填此項下來者分付先儘舊人照昨日坐定點名如有不到者大紅筆抹去前件總結共若干人二本處新收饑民其有新來者令坐舊人之下以便查點亦結共若干人三外處流移若流民則每日皆新來者其昨日給過舊人除病老不能動移外再與給食餘者不得存留亦照前記共若干人至初三日以後即與初二日同但初二新收者亦作初三舊管

實用編卷十五

制案一 救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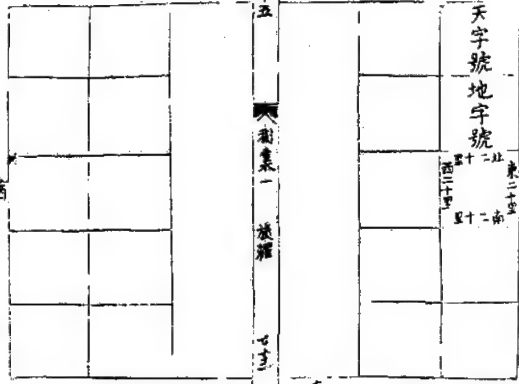
七上

登如初三無新收即於本款下註無字如此不推人數有所稽查有一人即有一人之食合勺米穀無由冒破一禁亂民如此賑粟如此煮粥則邑無不遍之村人無不得之食病而死者有饑而死者無矣即各處流來饑民在郡邑雖他人家之赤子在大造亦生成中之一物也縱不得賑亦同得食庶幾人已一觀矣各災民但當安心守法聽候賑期本州縣窮民不許三三五五強行勒借富戶嗷呼嚷亂致生事端其外州縣流民亦當散處乞食不許百十為羣搶奪市集驚動鄉村令土人掩扉躲避本道卷查原奉

旨朝廷止憫窮民不恤亂民違者以亂民論先打一百棍枷縛遊示三日處以強盜之律各州縣將本地方饑民

有無動借流民有無嘯聚盜賊有無生發五日馬上一報本道消消不塞將為江河是在各長吏見形察影豫為撲滅如有富民能尚義輸粟者照賞格優待

糧道賑粥格式通縣方界圖



此州縣通境圖式也以意畫之各州縣地方樓斜曲直不等但須截長補短通融折算照依各州縣原形圖之不必方正城池道路亦填于內以憑本道經過時隨便親到軍查

實用編卷十五

制案一 救濟

七上

天字號方界圖

此方圖式

天字號方界圖
 監製官某
 天字號
 縣州縣署
 官照此報州
 之保正副義
 報姓名接寫
 于上卽以後
 須照式登答
 也某村某保
 此一方圖式

此一方圖式
 也某村某保
 須照式登答
 于上卽以後
 報姓名接寫
 之保正副義
 官照此報州
 縣州縣署
 即將此原冊
 送道

實用編卷十五

天字號方離縣若干里在東南上

義官某

七十

義官某

第一保保正保副某共災民若干名

某村共若干保

極貧願食粥若干

某人

某人

次貧願領賑若干

某人

某人

正次應量賑

某人

某人

極次應多賑

某人

某人

第二保保正保副某共災民若干名

某人

某人

極貧願食粥若干

某人

某人

次貧願領賑若干

某人

某人

正次應量賑

某人

某人

極次應多賑

某人

某人

永慶德民坐食式



實用編卷十五

義官某

七十

義官某

第一保保正保副某共災民若干名

某人

某人

極貧願食粥若干

某人

某人

次貧願領賑若干

某人

某人

正次應量賑

某人

某人

極次應多賑

某人

某人

第二保保正保副某共災民若干名

某人

某人

極貧願食粥若干

某人

某人

次貧願領賑若干

某人

某人

正次應量賑

某人

某人

極次應多賑

某人

某人

外處饑民坐食法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民 民 民 民 民 民

以上積盈等二

民 民 民 民 民 民

東路保甲押食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以上積盈等三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南路保甲押食

實用編卷十五

刑集

放糧

七六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以上名收等二

民 民 民 民 民 民

西路保甲押食

民 民 民 民 民 民

畢即送過西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保甲

以上張藏一名

民 民 民 民 民 民

欲過北路令北

無他患矣老病者不妨留之

各州縣所以不肯棄粥者專恐各處流民聚食目下為

一頓即送別方不許停留則二三日間自然遞送出境

放賑法

饑民某從左入領

饑民某從左入領

執牌保正

執旗快手

饑民鄭庚陳榮

饑民吳已馮丑

饑民周戊王平 供立保交票

饑民李丁 號交票官驗

饑民孫丙 領去地口

實用編卷十五

初集一

放糧

七六

收票倉吏

饑民錄乙 交票驗口

童鼓斗級

饑民趙甲 領驗出

鳴鑼人

執牌保正

執旗快手

饑民某領出右邊去

饑民某領出右邊去

饑民某領出右邊去

執牌保正

執旗快手

報名小票式

并縣

糧

天字號方內某村第一保保正某人
下願食粥災民一名某人

儲

道

某月

日圖書

官鈐字樣

此審時官
此亦每日
此為無日

此票縣者官又於日子邊用筆或青或黑鈐二斗三斗

字樣半在簿半在票大約官吏之弊實無盡奸民之情

偽亦無窮如號名而冒領或扣除而還官抑積穀不及

數而情此以花銷前件或侵剋剩在倉而過此則私易

銀錢種種皆弊今用此票本道查算票內穀若干無票

實用編卷十五 利集一 放雜 七十八

者不准州縣開銷即有票者又製數紙令人暗到本縣

民家一訊其有無則此弊再無從匿矣至於食粥之人

無票則糧越不齊而難以點間有票者或私賣他人或

假稱失落皆須日逐查之

論曰并制遼矣志復古者率薄恤是求則王顧穿引萬

水之說可思也區種古法早良法胡今老農亦往往未

請自暴汚無制迂潤王道一切目耕桑為恥務求營一

究極天時地利人事之奧義是為知政本哉蠲租止優

富家發賑或遺遺告惟本常平法兼行賑粥所稱散財

斯不虛耳乃凶荒待命委積而不足生于不虞聖王必

以制恒產先補助有以也夫為屏祭卯歲癸六月哉生

明臣華廷謹述

卷終

利集二 經武考

利集二

經武考

國之有兵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

危也本之不嗜殺人而用于其所不得已譬如火然使

人畏馬不犯而已自黃帝禦蠻尤以來舜征苗湯正夏

文伐崇皆神武不殺武東實鐵善未盡焉漢以權術將

將詭道將兵之湯武之心矣況下此者乎惟我

高皇帝驅胡元定華夏一出子仁義諸賢俊樂輔翼堂

堂節制之師直與商周同軌臣請擬行事贊武經與憂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治危明者共縛之兵有三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

法道無形聲令民與上同心生敵國望而歸之孟子所

謂得其心是也元亂華近百載羣雄競逐四方塗炭民

不聊生

太初微時觀師首所作謂非良謀慨然有救天下安生民

之志乃糾合義旅招延豪傑馮國用與弟國勝率眾來

歸獻議曰金陵龍蟠虎踞皇帝王都願先定鼎命將四

征勿貪子女金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師

起滁陽克和陽諸將多殺掠上為惻然曰軍無紀律

何以安眾凡軍士所得婦女悉還之及水軍將廖永安

等歸乃渡江克采石下太平令李善長為戒飭軍上獨

揭通衢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太平四而皆元兵乃藉卿

肝昭臣馮應京纂輯

休寧臣戴任校正

休寧臣張復參閱

稅戶爲千戶領之居民蓄積燕輪入城爲清野

上親督兵禦之命徐達鄧愈兵出其後設伏冀城傍獲楚

先用之後以謀叛誅又降殿子兆先用爲帥置其驍勇

士五百人侍臥榻解甲酣寢令反側子自安法稱軍之

所至無刊其木無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無燬

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其此之謂與

進抵金陵謂達曰守將度吾行百里必疲將劫營宜備

之乃分各軍選伏元兵夜至擊空營驚退陷伏中潰且

降國用與常遇春架雲梯先登遂入城名父老諺曰吾

爲民除亂耳汝等各安職業有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

之舊政有不便爲汝除之城中更相慶慰已欲分道征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一

伐乃召諸將數其營練軍士之過欲實之法李善長懇

款乃免自是每達將必詳諄諄諭所至安堵是謂武議

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濠泗從龍之士如

雲如雨猶以爲永足在在訪遺還收歸附靡可縶數黃

石公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非有意窮敵國以自利也

敵素我取要在無曠廢官以代天工士亦有言焉則博

木其爲養民所致不誣耳張士誠起鹽徒據蘇松常諸

郡達攻常伴北發伏擒張士德于紫雲巖張士信救之

亦伴北發伏扼達于牛塘谷智謀之士形之敵必從之

予之敵必取之畧相同也達于谷中築十丈高岡以防

汲太湖濱衝之患賴遇春救以克既取長興耿炳文守

之取江陰吳良守之水陸要害得良將以據平吳之功

皆與于此蓋地利亦戰守要務哉以康茂才爲營田使

與諸將分屯夫非農寓兵與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

事故必使逐其六畜關其田野究其處所大夫治田有

畝數人織絰有尺度此太公之所以棄武王也朱升

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嘉哉謨矣陳友諒弒徐壽輝

僭稱帝與士誠合從圍金陵天或者盈其惡而棄之手

乃有議降議奔鍾山者爲衆寡弗敵也上用劉基策

曰天道後學者勝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伏兵俟隙

擊之第懼士誠交合難圖也達茂才約內應達之兵三

道來以弱其勢期江東橋呼老康爲號比至則木橋易

爲鐵石達呼無應者于是三軍奮氣將軍奪心矣抵龍

江立柵岸上陣酷日中我衆欲戰上度天將雨令諸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三

軍庫食乘雨擊之須臾伏發大勝所謂順天行誅非耶

向使友諒不誤我師安能克多方以誑之亦人之所以

與天謀也有勳舊俞伯仲守安慶爲張定遠所破達還

賜弓弦令自盡將無非人情乎太公有言賞及牛豎馬

洗鹿養之人是賞下通也殺及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

極也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

陰化矣夫誠暢於天地通於神明而況於人乎方國珍

來獻溫台慶元三郡達千戶王時齋白金性附其海舟

至燕京體察元朝公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等軍馬事

貴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

於度必取於人故胡德濟擒李明道王漢二至卽授以官

因得友諒虛實命爲鄉導以取江西比親征至安慶先

陸兵以穀之命會通海赴德勝等潛以精兵破水寨徑拔江州友諒適武昌諸郡望風而下及彼空國圖恢復閩南昌久未文正偽約降緩其師以待援于是有鄱陽湖之戰韓成誑敵亦曰殆哉會友諒以巨舟連鑼爲陣郭興曰此可火也蓋在兵法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舉火必有時起火必有日時者天燥也日者月在某壁翼軫四宿風起之日也爰遣丁普郎等爲應于內永忠通海等旋攻于外漢兵燼友諒殲矣

高皇旋而論功郭英實射殺友諒微茂才言不自白上曰加於人一等矣及觀康郎山尸橫鄱陽湖水赤浪然淚下曰卑土地食人肉吾中心不忍也嗚呼此豈得已哉司馬法曰兵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四

意則權又曰上下皆不伐善讓之至也師臨武昌陳理出降封歸德侯今其子孫猶在武昌與國間仁心端可識矣且當時陳氏既潰將校欲邀之下流全獲賊衆上念窮寇勿追僅遣偏師防其奔逐徐以大軍臨之全城降服所保全不已多乎後以語儒士或簡而又俾諸將親儒者觀古人書以資智識洵胞肫乎其仁也古王者前文告之辭威讓之令正耀德不觀兵之意然威行而後知恩陳氏於一時最強既已夷滅威行矣自時厥後楊璟諭蜀王禕諭梁徽諭中原之民書諭撫廊左君弼李思齊治諭北臣民一施文告成讓以需其化術令者兵之然猶以舒爲主存於憫教宥之意常遇春則州未下令汪廣洋諭之曰熊天瑞猶龍禽降獸獸降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五

遂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爲心遇春乃凌濛立柵圍之天瑞降上褒遇春言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以陰我國家計曾彬何以加之噫明哉長哉黎民尚有利益推士誠務酒色用倭人爲速逃主勢在必討乃親試將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拾兩其傷而不退者亦賞銀有差且和給酒餼勞之賜傷者醫藥顧倉同言兵多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冗濫特爲戒之冀得精銳庶有用也吳子曰夫人常欲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圖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蓋謂是與陳友定據福建教援邊胡琛討之焉

之六權先加人敵不力交武先加人敵無處接則救戒豫而順治之效弘也已遠達等由長淮大河取中原胡廷瑞等由江西取福建與永忠等由海道取廣東楊璉等率湖廣軍取廣西先聲所動文告所孚沛乎若時雨之潤枯苗矣凡此諸省大抵皆元氏將相居之何易取如此哉爲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順帝居深宮惟空龍舟之遊使人東政費河擾民僅一脫脫賢相猶棄不庸百萬之師素乏教練度國者第觀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執符法令執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不待交兵接刃而知我明之無敵矣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左君弼嘗詆我

高皇于廬州既爲元將守陳州見招諭猶豫不決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六

上以所得母妻還之遂感泣歸附與向者命攻蘇將士無踐士誠毋墓同一孝治天下之意噫項羽質漢祖之父嘗操質徐廣之母度量相越豈不遠哉四方悉定乃命將取元都若曰取天下於羣雄猶可速也彼君天下而逐之不忍速也無奈人思中夏何矣師距通州三十里郭英曰吾師遠來敵以佚待勞攻城非我利空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旁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出戰英伴敗敵衆勝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斬首千餘級遂克通州甚哉謀之勝於攻也攻城之法爲不得已向者攻安豐於城東龍壩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乃壞攻姑蘇四面築長圍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園等築敵樓三層下

城中置弓弩火銃於上又設熏腸礮以擊之礮着物無不糜碎礮風着人皆歟僅乃克之故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然我師之不必攻也元固自爲瑕也元主知事小可爲避去我師自齊化門填濠附城而入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元之宗戚皆善待之一如初命以稱帝答天心慰人望之意不佞哉是年高皇帝始即帝位改元洪武親爲詔歸功

上天

祖宗及左右英賢而不自以爲功華詔求賢又遣十人分十道訪求之居然成湯懷德懼之心豈與夫計產多於劉仲者埒乎即得天下之正不殊而志固有道德功名之別也遠從燕冀累定晉秦通泰文忠破關平建元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七

君至北河俾新宗王慶生及平章鼎住等而遇春以親撰之壯伐獵狝之詩烈矣文忠奉命據慶陽不奉命驅孔與其故大同猶曰專之可也元主自此已絕意南向追攻上都聞元主祖懼移書其子若孫示不伐奪之意使感恩避地而馳報金陵取進止庶幾晉士句之風焉乃兼程冀應昌俾其嫡孫及后妃諸王而太子僅以身免法不云手戰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其民也文忠于是乎不武矣及元僞至

高皇曰元雖夷狄入土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滋繁家給人足朕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謹元主曰順帝封其珠賈的里八刺爲崇禮侯竟述北歸嗚呼此至仁之心也哉佳兵不祥聖人不得已而

用之文忠蓋得已不已者此時以功封公侯伯者四十餘人或謂李韓公似蕭何徐魏公過韓信劉誠意增張良而常韓公李曹公傳賴川諸人皆三傑之儔視漢十八將盛矣 上諭諸將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賞以酬功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薛顯從征皆著奇績然性剛忍屢飭不悛妄殺胥吏獸醫火者及馬軍又利千戶吳富辜畜殺奪之欲加極刑不忍欲宥之或者何善今仍論功封侯謫海南分其祿為三一贍富之家一贍馬軍之家一養其老母妻子卿等宜以為戒古稱功過相準非此也耶俗儒以鳥盡弓藏樂論將將要未擬人於其倫也凡以功名交者中實相猜非但鮮終原未有初也以道德交者忘人我忘屈伸若尹壘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八

湯何藏之有漢君臣以許以力事是心非且高帝自謂弗如三傑才既相軋必從赤松乃免耳我
高皇與羣雄共起以誠以仁原無城府况天縱文武迫出羣雄上豈惟無忌心蓋無可忌人矣而猥以漢祖相方可乎初祭茂報蜀使圖其山川險阻敵已在目中及明昇不校 上命湯和等由瞿塘趨重慶俾友德等由秦隴趨成都齊諭友德曰蜀必東守瞿塘址阻金牛若出其意外直搗階文門戶既窺腹心自潰蓋韓信陽修棧道陰出陳倉而帝即以其出路為入路益人神智吳若古書此在軍中者所為手不釋卷也友德克階文且漢江遠戰艦以渡乘漲投木牌順流報捷故湯和軍奮力而蜀守將解體 帝手書督和拉進勿為水退然瞿塘

山峻水急鐵索飛橋橫援開口乃密遣壯士罪小舟輪山度闢出其上流人持棹縴帶水筒禦饑渴永青蓑衣行叢崖間度已至率精銳出墨葉渡夜以一軍破其陸寨一軍鐵裹船頭發火砲大筒與上流軍夾擊破其寨遂入重慶所謂動于九天非耶明昇請降永忠必俟和未乃受少長有禮于茲見矣地利信不如人和哉劉益以遠東降不煩師旅甚善元梁王殺我使韓命友德藍玉沐英討之曰雲南僻在遐方朕覽與國咨詢于衆得其扼塞取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彼必併力于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師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九

大軍直搗雲南彼此牽制疲疲於奔命破之必矣後分兵徑趨大理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法曰兵勝於朝廷廟筭勝者得算多也然哉然哉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聞王師下普定使平章達麻里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英謂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趨進必破之 上所謂出奇制勝者此也乃進師近曲靖忽大霧衝霧抵白石江須臾霧霽敵見之大驚扼水而陣英整師若欲濟勢別遣數十人從下流潛渡出其後震金鼓旗幟于林間敵撤眾以禦陣乃亂英督師濟江鐵騎衝其中堅敵眾大敗夫兵遊實擊虛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而其變萬分合間分不分為虛實為能致之哉為孤旅聞奇正而以力爭雖知敵虛實烏能致之哉

之世鎮雲南良有以也嗚呼大哉道乎兵非道無以禦敵將非道無以馭兵君非道無以將將言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陣而已必有攻其心之道焉言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有守吾氣之道焉得其道而曰天曰地曰將曰法皆舉之矣道何分文武何間治亂三代以降用武散亂而民以殘用文飾治而國以弱非道亡也人自不知也

太祖之語曰夫行營於敵乃兩軍相加謂形影俱見不難也若禦侮防奸於承平其事密其機隱非慎思時刻機心無辨觀形察色以辨朝野何足以掌內外之兵若知貴而忘忠知忠而忘備知備而忘機知機而忘斷知斷而忘謀雖知謀而忘算縱事有成猶謂倖倖大哉皇言

寶用編卷十六

制集二 經武考

十

率獨武弁當服膺耶乃今統轄鮮鷹揚之志青衿閭閻麗之規執耒無免置之風荷戈多鳥合之衆其全盛者倖倖而已率之何語無為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而不講於道之實乎道不可名惟一體之情近之天之體物雷靈霜雪運於空虛無用之地所以助陽施也反天之道無成者故仁人聯天下以成其身愛人之利之則有慶賞惡人之害之則有征誅何動而非道也韜鈴之書以私心用則毒天下而天下離以公心用則安天下而天下服要在設而不試勝而不傷徵乎徵手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于無聲先人有奪人之心是其妙也惟明君良輔仰觀俯察恍然見山河大地皆吾一家遐邇通親疎皆吾同氣心體既正妙用自彰直如軒轅風后共事

一堂何劍守之異視哉夫不知道則法徒法也知道則法即道也道存乎心而法則觸類于古今之成跡謹次第一二如左

握機經王應龍曰黃帝臣風后第一十九字爲萬曲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象正四爲奇餘奇爲機機爲或總稱之正四奇餘奇爲機機爲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衡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于天雲附于地此舉四者爲各天衡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以園地軸軍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維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陣此舉四維此而變三化計陣遊軍從後躍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塵以出奇乃陣後二十四隊爲軍此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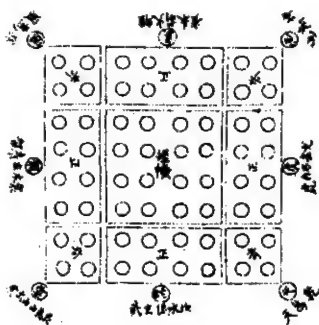
寶用編卷十六

制集二 經武考

十一

至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圓鏡之義也虎居于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龍龍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于中張翼以進鳥翼兩旁向敵而翔以應之八陣曰三曰四曰五曰六曰七曰八曰九曰十曰十一曰十二曰十三曰十四曰十五曰十六曰十七曰十八曰十九曰二十曰二十一曰二十二曰二十三曰二十四曰二十五曰二十六曰二十七曰二十八曰二十九曰三十曰三十一曰三十二曰三十三曰三十四曰三十五曰三十六曰三十七曰三十八曰三十九曰四十曰四十一曰四十二曰四十三曰四十四曰四十五曰四十六曰四十七曰四十八曰四十九曰五十曰五十一曰五十二曰五十三曰五十四曰五十五曰五十六曰五十七曰五十八曰五十九曰六十曰六十一曰六十二曰六十三曰六十四曰六十五曰六十六曰六十七曰六十八曰六十九曰七十曰七十一曰七十二曰七十三曰七十四曰七十五曰七十六曰七十七曰七十八曰七十九曰八十曰八十一曰八十二曰八十三曰八十四曰八十五曰八十六曰八十七曰八十八曰八十九曰九十曰九十一曰九十二曰九十三曰九十四曰九十五曰九十六曰九十七曰九十八曰九十九曰一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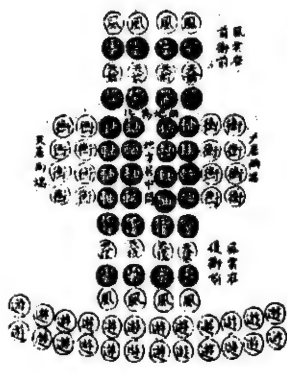
握機奇正圖



王應需回
中之所握
信于四正
四凡之兵
信于四奇
居重取輕
之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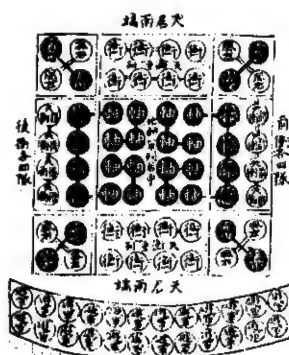
實用編卷十六
卷之四
利集二
經武考
十一
取準焉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後爲前以前爲後進無
速奔退無遠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
款款起于五終于八此陣六十七字見唐太宗李靖問
答其詞簡當
實用編卷十六
卷之四
利集二
經武考
十一
取準焉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後爲前以前爲後進無
速奔退無遠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
款款起于五終于八此陣六十七字見唐太宗李靖問
答其詞簡當

地方布圖



此兩處其局之奇當方銀
是此中次兩兩排各戰
也爲開地現天街在厥地

天街聖列陣



聖地天角陳之新設是兩陳重經
爲居居狀金街隊軍以居軍前到口
八中所以居居前到口四後各天
陣開端方四三後居地離隊之四街

地前後衝其制軍之妙如此

四正方四衝四衝凡八將四隅方四風四雲凡八將此十六隊將各主其本隊之事者也

四正每正各總其衝衝凡四將曰龍虎鳥蛇四隅每隅各總其風雲凡四將曰天地風雲合十六而為八此八陣將各主其方面之事者也

地軸將總地軸地衝八雲之兵為三十二陰天衝將總天衝天衝八風之兵為三十二陽合八而為二板令就簡以為提挈地張兩軍相為表裏此制將之事也

中軍又總八陣兵合二為一此大將之事

天地之前衝為虎翼而風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飛龍而

雲應之合前于右合後于左八陣以四為用四陣以兩而化此參將之事也

風將總其四風雲將總其四雲應于四正此驃騎之事也

遊軍二十四陣與大軍為後此遊擊將之事也

旗號方色

前正部赤旗角部上赤下青

右正部白旗角部下白上黑

中握機將旗黃色高丈六尺

左遊奕青旗帶

前伏擊赤旗帶

每二部門旗四面各隨其方色高九尺

部傳事小旗一面兩隊巡擊小旗一面高五尺各隨方色

中軍八方旗八桿如八方旗旗舉其旗某方應之又曰

旗帶如遊奕伏擊色舉其旗某應之高丈一尺

每一大營將官分五色每將官下各隊伍又分五色在

將官以旗心定本營方色以邊生旗面以實應

千總以心坐本方以邊應主將以帶應

德把總以心坐本方以邊應千總以帶應主將百總以心坐本

方以邊應把總以帶應千總旗總以心轉應本營不

用邊帶軍士盛有纓而無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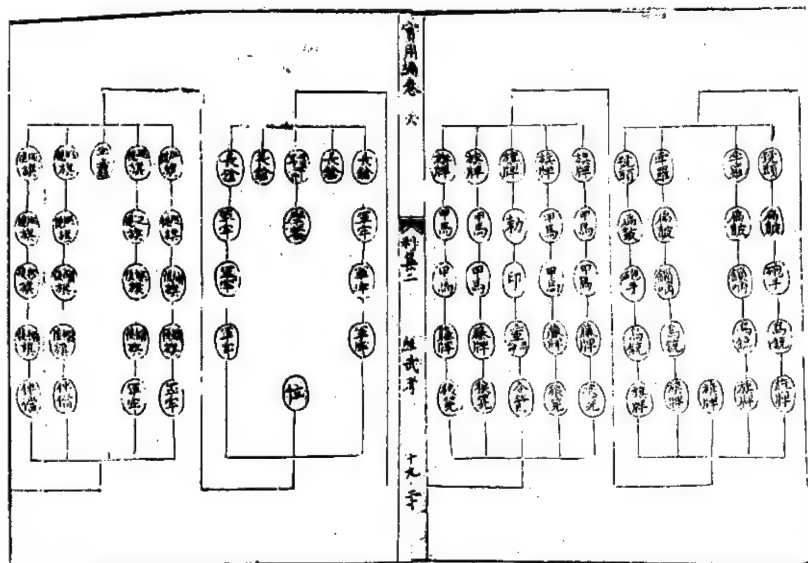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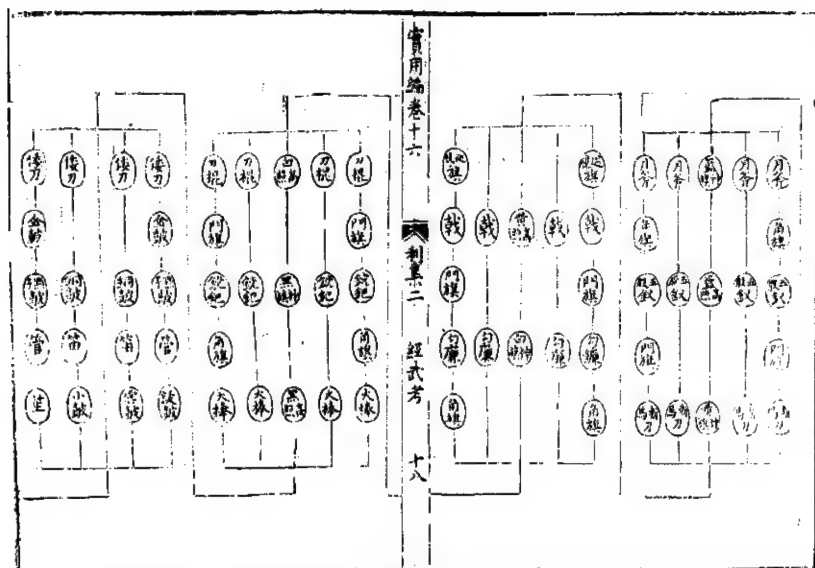
實用編卷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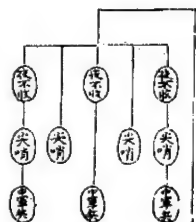
利集二 經武考

十七

清道圖解







威繼光曰夫建大將旗鼓非為美觀視自近並之將不用旗鼓以戰故遂廢而不知講廼只用為擺列之虛具此大謬也蓋無事日軍行則為大將中軍而大將居其下正行之間有營即為分札營壁之用立表之需所謂行則成陣止則成營人見其紛紛紆紆交雜於道而不實用編卷十六

初集二 經武考 二一

知九軍八陣五行六花悉寓其中一聞號頭變化立成安營定壘人見其各有趨附而不知全憑旗鼓以舉錯及其復收志休號令復照圖為行營矣自非知鼓者解不視為贅疣耳

夜營號令 字式

一出境行兵遇曉野宿即於中時照擇地之清涼善地安營放砲三聲各就方向駐隊聽號下馬立正兵即治壘堅幕安電奇兵四面龍鎗防守仍分道遠探布置停妥聽號發兵採薪汲水造飯再聽號撥兵就各方位四面障地牧馬薄幕飯食畢動鼓角嚴警提鼓一通三十槌金鳴鼓音止吹角音一通十二聲今以喇叭代角音角音止為一聲鼓音復動如此三鼓三角止軍中肅靜聽夜號違者治以軍法

一鼓音初動中軍官領巡警旗及定更漏官巡警外定更營疎密合度直更轉籌者各循次分布回營復命一定夜號大將軍每營印簿一扇每日一行題云某營

實用 卷十六 初集二 經武考 二二

某年某月某日號簿每日戌時各營掌夜號官持簿於大將軍幕前取號大將軍隨意註兩字上一字是坐喝下一字是行答密封函付領回各營轉將開行即密示坐喝者上一字巡警者下一字使各營記不可漏泄及夜巡時經過更舍坐者喝某字巡者即答某字即兩無言放過去如喝冬不相投即屬別營人或喝而不答即是姦細隨時拿縛傳報本營主將審查虛實傳報大將軍處分如坐者不喝巡警人即喝下字坐者仍不答即係睡熟或往他處偷安巡警人記其鋪分報主將查究巡警人不到者直更人報主將查究

一定更籌之法一日一夜計時百刻人除行二百里

夜自初昏至黎明計五十刻如以春分秋分晝夜兩
等爲準每刻行二里共行一百里如夏至前後夜極
短四十一刻行八十里冬至前後夜極長五十九
刻行一百二十里縮其餘四時照節序經長增減計
算假如九十步安一直更往回一百八十步發一更
籌每里發二籌春秋二至計二百籌冬至二百四十
籌夏至一百六十籌籌盡天曉其夜天曉卽以此定
之行兵以令箭代籌

一安火炬以防夜警每營於八門各置火炬二束炬以
野艸蒿柴爲之圍二尺長七尺如燈燦之狀懸於營
門兩側其中部四角隙地各置一炬卽令守門巡路
者司之如遇深夜軍中夜警或有姦細入營偷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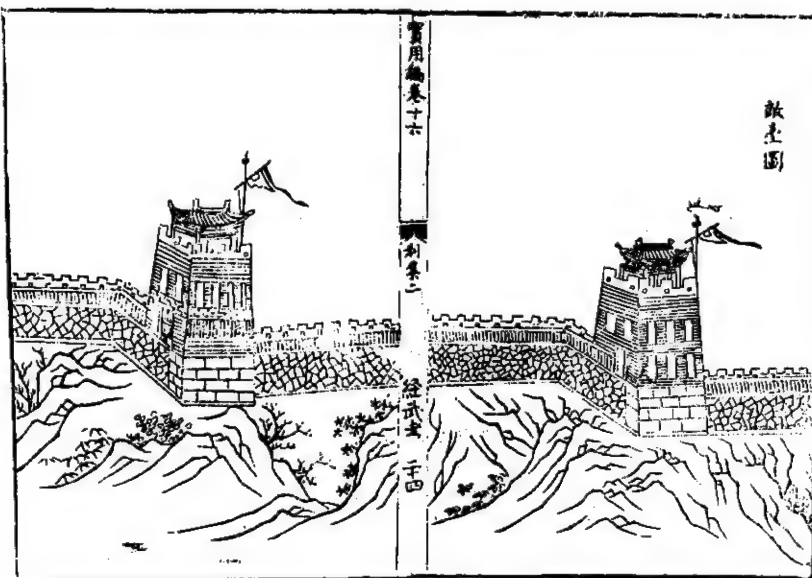
實用編卷十六

列集二 經武考

三

聞動靜卽將各炬點起照徹一營我兵俱要靜坐不
許起立行走如賊真起立及行走者卽是姦細隨當
捕捉賊見營中有備決不敢與劫營之念矣
待五更一點中軍掌頭號造飯五更二點掌二號吃
飯東裝卽如初昏時提鼓角各三通畢掌三號開營
起兵

敵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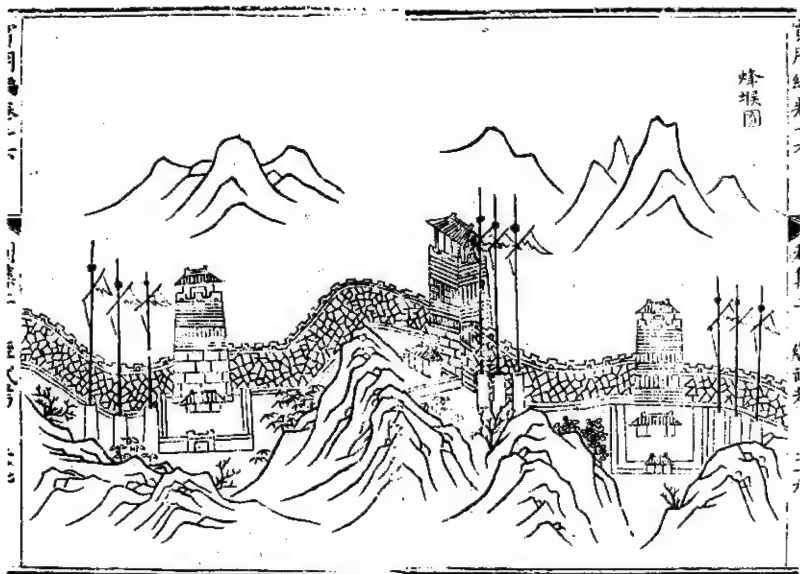


實用編卷十六

列集二

經武考 二十四

烽火台圖



自古守邊不過遠斥候謹烽火創鑄以陰可恃烽火不
修久矣綠軍馬戰守應援素未練習分派故視烽火為
無用今該議擬呈會督撫奏酌裁計凡無空心臺之處
即以原墩充之有空心臺所相近百步之內者俱以空
心臺充墩大約相去一二里那設相聞為一墩每墩設
軍五名許藏蓋設墩軍不下數千省費不啻墩之相去
惟以視見聽聞為準不相間斷近查者聽守臺百總調
度不近查者聽信地百總調度烽號實前立為哨守備
約分給官軍習學進行每一提調下各設把總二員每
一路各設傳聲委官一員係南方人員以其機利素習
也凡遇賊馬所向之處該墩舉烽火左右分傳許箭響聲
瑞延來曲折二十餘里不過三箇時辰可通別路兵馬

見峰即行收拾器械或應速發或應候報或應赴邊者
今投砲赴戰守全鎮邊牆一體警備軍士乘牆晝夜間
斷禦備既速馳捷不悞

每墩臺一座設備號火什物

小房一座 備馬二匹 向邊外并開墩軍住向內
半間百健往

砲臺一座 砲臺五座 砲臺五座 砲臺五座
以上墩軍備之其空心臺係石墩者亦備一分

大礮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三八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礮臺五座

賊近牆加黑號帶夜旗換益大燈籠賊若潰牆進口裏
仍依百里號相同九百以下以是零賊止俾本協自成
單用砲聲分四路不須旗火混亂如山海大牆皆一砲
石門喜帶二砲從熱河松古三砲定四砲建馬石牆終
零賊東西一時犯兩頭砲到一塊重該墩聽砲分頭說
東接西來西接東但凡接砲聽上首砲後都響即如風
砲效都聲聽的確日旗夜火辦玲瓏各軍俱要留心記
若有左池法不容

無城堡而守之之法論

工部右侍郎汪鏜曰或問守城之法愚固聞之矣無城
堡者奈何曰曾聞之也善守者不在城之有無何也城
也者不過用之以設險焉耳使吾而善守也有城固可
無城亦可若守之不善則雖有城亦陷而已矣故守之
難易雖在於城之有無而其善守與否則存乎人不存
乎城也曰何謂善守曰戰是也曰戰守二道也以戰為
守吾未之前聞也曰不決能戰而後能守未有不能戰
而可以言守者也蓋禦敵在戰戰之來也以攻為其志
也吾於四郊度賊來處扎野營修野戰以待之諸城精
明士習雄猛糧餉充備號令嚴肅賞罰明信賊衝不勳
賊餌不貪賊走不追賊人遠來欲戰不得欲掠不能吾
常用計以挽其速使饑不得食勞不得息多方以陷其
之張疑以皇惑之設伏以要截之以飽而待饑以逸而
待勞以日增月益之兵而待其有限之眾彼將聞之而
知懼望之而知避矣更於吾街市而習為巷戰之計豈

無城堡而守之之法論

工部右侍郎汪鏜曰或問守城之法愚固聞之矣無城
堡者奈何曰曾聞之也善守者不在城之有無何也城
也者不過用之以設險焉耳使吾而善守也有城固可
無城亦可若守之不善則雖有城亦陷而已矣故守之
難易雖在於城之有無而其善守與否則存乎人不存
乎城也曰何謂善守曰戰是也曰戰守二道也以戰為
守吾未之前聞也曰不決能戰而後能守未有不能戰
而可以言守者也蓋禦敵在戰戰之來也以攻為其志
也吾於四郊度賊來處扎野營修野戰以待之諸城精
明士習雄猛糧餉充備號令嚴肅賞罰明信賊衝不勳
賊餌不貪賊走不追賊人遠來欲戰不得欲掠不能吾
常用計以挽其速使饑不得食勞不得息多方以陷其
之張疑以皇惑之設伏以要截之以飽而待饑以逸而
待勞以日增月益之兵而待其有限之眾彼將聞之而
知懼望之而知避矣更於吾街市而習為巷戰之計豈

無城堡而守之之法論

工部右侍郎汪鏜曰或問守城之法愚固聞之矣無城
堡者奈何曰曾聞之也善守者不在城之有無何也城
也者不過用之以設險焉耳使吾而善守也有城固可
無城亦可若守之不善則雖有城亦陷而已矣故守之
難易雖在於城之有無而其善守與否則存乎人不存
乎城也曰何謂善守曰戰是也曰戰守二道也以戰為
守吾未之前聞也曰不決能戰而後能守未有不能戰
而可以言守者也蓋禦敵在戰戰之來也以攻為其志
也吾於四郊度賊來處扎野營修野戰以待之諸城精
明士習雄猛糧餉充備號令嚴肅賞罰明信賊衝不勳
賊餌不貪賊走不追賊人遠來欲戰不得欲掠不能吾
常用計以挽其速使饑不得食勞不得息多方以陷其
之張疑以皇惑之設伏以要截之以飽而待饑以逸而
待勞以日增月益之兵而待其有限之眾彼將聞之而
知懼望之而知避矣更於吾街市而習為巷戰之計豈

無城堡而守之之法論

工部右侍郎汪鏜曰或問守城之法愚固聞之矣無城
堡者奈何曰曾聞之也善守者不在城之有無何也城
也者不過用之以設險焉耳使吾而善守也有城固可
無城亦可若守之不善則雖有城亦陷而已矣故守之
難易雖在於城之有無而其善守與否則存乎人不存
乎城也曰何謂善守曰戰是也曰戰守二道也以戰為
守吾未之前聞也曰不決能戰而後能守未有不能戰
而可以言守者也蓋禦敵在戰戰之來也以攻為其志
也吾於四郊度賊來處扎野營修野戰以待之諸城精
明士習雄猛糧餉充備號令嚴肅賞罰明信賊衝不勳
賊餌不貪賊走不追賊人遠來欲戰不得欲掠不能吾
常用計以挽其速使饑不得食勞不得息多方以陷其
之張疑以皇惑之設伏以要截之以飽而待饑以逸而
待勞以日增月益之兵而待其有限之眾彼將聞之而
知懼望之而知避矣更於吾街市而習為巷戰之計豈

無城堡而守之之法論

工部右侍郎汪鏜曰或問守城之法愚固聞之矣無城
堡者奈何曰曾聞之也善守者不在城之有無何也城
也者不過用之以設險焉耳使吾而善守也有城固可
無城亦可若守之不善則雖有城亦陷而已矣故守之
難易雖在於城之有無而其善守與否則存乎人不存
乎城也曰何謂善守曰戰是也曰戰守二道也以戰為
守吾未之前聞也曰不決能戰而後能守未有不能戰
而可以言守者也蓋禦敵在戰戰之來也以攻為其志
也吾於四郊度賊來處扎野營修野戰以待之諸城精
明士習雄猛糧餉充備號令嚴肅賞罰明信賊衝不勳
賊餌不貪賊走不追賊人遠來欲戰不得欲掠不能吾
常用計以挽其速使饑不得食勞不得息多方以陷其
之張疑以皇惑之設伏以要截之以飽而待饑以逸而
待勞以日增月益之兵而待其有限之眾彼將聞之而
知懼望之而知避矣更於吾街市而習為巷戰之計豈

無城堡而守之之法論

工部右侍郎汪鏜曰或問守城之法愚固聞之矣無城
堡者奈何曰曾聞之也善守者不在城之有無何也城
也者不過用之以設險焉耳使吾而善守也有城固可
無城亦可若守之不善則雖有城亦陷而已矣故守之
難易雖在於城之有無而其善守與否則存乎人不存
乎城也曰何謂善守曰戰是也曰戰守二道也以戰為
守吾未之前聞也曰不決能戰而後能守未有不能戰
而可以言守者也蓋禦敵在戰戰之來也以攻為其志
也吾於四郊度賊來處扎野營修野戰以待之諸城精
明士習雄猛糧餉充備號令嚴肅賞罰明信賊衝不勳
賊餌不貪賊走不追賊人遠來欲戰不得欲掠不能吾
常用計以挽其速使饑不得食勞不得息多方以陷其
之張疑以皇惑之設伏以要截之以飽而待饑以逸而
待勞以日增月益之兵而待其有限之眾彼將聞之而
知懼望之而知避矣更於吾街市而習為巷戰之計豈

無城堡而守之之法論

工部右侍郎汪鏜曰或問守城之法愚固聞之矣無城
堡者奈何曰曾聞之也善守者不在城之有無何也城
也者不過用之以設險焉耳使吾而善守也有城固可
無城亦可若守之不善則雖有城亦陷而已矣故守之
難易雖在於城之有無而其善守與否則存乎人不存
乎城也曰何謂善守曰戰是也曰戰守二道也以戰為
守吾未之前聞也曰不決能戰而後能守未有不能戰
而可以言守者也蓋禦敵在戰戰之來也以攻為其志
也吾於四郊度賊來處扎野營修野戰以待之諸城精
明士習雄猛糧餉充備號令嚴肅賞罰明信賊衝不勳
賊餌不貪賊走不追賊人遠來欲戰不得欲掠不能吾
常用計以挽其速使饑不得食勞不得息多方以陷其
之張疑以皇惑之設伏以要截之以飽而待饑以逸而
待勞以日增月益之兵而待其有限之眾彼將聞之而
知懼望之而知避矣更於吾街市而習為巷戰之計豈

無城堡而守之之法論

工部右侍郎汪鏜曰或問守城之法愚固聞之矣無城
堡者奈何曰曾聞之也善守者不在城之有無何也城
也者不過用之以設險焉耳使吾而善守也有城固可
無城亦可若守之不善則雖有城亦陷而已矣故守之
難易雖在於城之有無而其善守與否則存乎人不存
乎城也曰何謂善守曰戰是也曰戰守二道也以戰為
守吾未之前聞也曰不決能戰而後能守未有不能戰
而可以言守者也蓋禦敵在戰戰之來也以攻為其志
也吾於四郊度賊來處扎野營修野戰以待之諸城精
明士習雄猛糧餉充備號令嚴肅賞罰明信賊衝不勳
賊餌不貪賊走不追賊人遠來欲戰不得欲掠不能吾
常用計以挽其速使饑不得食勞不得息多方以陷其
之張疑以皇惑之設伏以要截之以飽而待饑以逸而
待勞以日增月益之兵而待其有限之眾彼將聞之而
知懼望之而知避矣更於吾街市而習為巷戰之計豈

無城堡而守之之法論

工部右侍郎汪鏜曰或問守城之法愚固聞之矣無城
堡者奈何曰曾聞之也善守者不在城之有無何也城
也者不過用之以設險焉耳使吾而善守也有城固可
無城亦可若守之不善則雖有城亦陷而已矣故守之
難易雖在於城之有無而其善守與否則存乎人不存
乎城也曰何謂善守曰戰是也曰戰守二道也以戰為
守吾未之前聞也曰不決能戰而後能守未有不能戰
而可以言守者也蓋禦敵在戰戰之來也以攻為其志
也吾於四郊度賊來處扎野營修野戰以待之諸城精
明士習雄猛糧餉充備號令嚴肅賞罰明信賊衝不勳
賊餌不貪賊走不追賊人遠來欲戰不得欲掠不能吾
常用計以挽其速使饑不得食勞不得息多方以陷其
之張疑以皇惑之設伏以要截之以飽而待饑以逸而
待勞以日增月益之兵而待其有限之眾彼將聞之而
知懼望之而知避矣更於吾街市而習為巷戰之計豈

無城堡而守之之法論

庸不能自任者哉曰巷戰之法不傳久矣矣從而學之
 曰是不難或升屋櫓瓦或潛伏兩側門屋中櫓而衝之
 皆足也然須於巷口用力若容賊入巷則賊先升屋或
 放火難捍禦矣街闕者戰卒不可自塞其路每人執鎗
 單擺或於街左或於街右魚貫而列俱射向前立餘頭
 皆向外畔當空半邊街道待賊入而攻之將自不敢前
 進矣曰是法也但宜於陸地也其在水鄉村鎮如之何
 曰陸地以木城為野營水鄉以水兵船為野營其以戰
 為守一也曰使賊攻我窘迫不容於不關也數陸我獨
 不勝奈何曰所謂守者非徒填門守堦之謂所謂戰者
 非徒戈矛擊刺之謂也填門守堦敵易視我我軍之氣
 玩怯乃為藏之將一籌不報以賊不攻為幸攻即破焉
 實利集二 雜武考 手

江陰曰倭奴折長刀法而已耳我中國武藝不可勝紀

教十以十教百即刀法一藝倭不足以當我況其他乎
 試舉其略言之如使鎗之家十七曰楊家三十七路花
 鎗曰馬家鎗曰金家鎗曰張飛神鎗曰五顯神鎗曰拐
 安鎗曰拐刀鎗曰鎗鎗曰按鎗曰提鎗曰大軍軍鎗曰
 拒馬鎗曰揭馬突鎗曰飛眉鎗曰沙家十八下倒手干
 子曰紫金鏢曰地舌鎗使刀之家十五曰懷月刀曰雙
 刀曰鈎刀曰手刀曰鋸刀曰揮刀曰太平刀曰定戎刀
 曰朝天刀曰開天刀曰開陣刀曰割陣刀曰偏刀曰車
 刀曰匕首使劍之家六曰馮明王曰先生曰卞莊曰王
 襄曰馬起曰邊聖厚秦短身使弓弩之家十四曰邊箭
 曰兩廣集箭曰火箭曰神機箭曰楊家箭曰馬家箭曰
 袖箭曰袖彈曰手弩曰諸葛弩曰連環弩曰雙弓床弩
 曰三弓床弩曰打獵弩使棍之家三十有一曰左少林
 曰右少林曰大巡海夜叉曰小巡海夜叉曰大火林曰
 小火林曰通庄孫家棍曰觀音大關南海神棍曰精
 子棍曰連環棍曰雙頭棍曰陰手短棍曰雲梯渡山棍
 曰大八棒風磨曰小八棒風磨曰二郎棒曰玉郎棒曰
 十八下狼牙棒曰趙太祖騰蛇棒曰安猴孫家棒曰大
 六棒緊纏身曰十八面埋伏紫微山棒子曰左手棒子
 曰右手棒子曰連環棒子曰雲梯棒子曰虎虎棒子
 曰滾手棒子曰寶扇釣杆曰西山等家硬單頭使鞭器
 之家十曰鐵鞭曰皮鞭曰單手棒鐵鏈子曰裝紫竿頭
 曰金剛圈曰雙掌鐵尺曰呂公拐子曰剛叉曰鐵笏曰

寶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五十二
戰必勝矣若以火器言之我
人者推爲千人之師起萬人者推爲萬人之師有不戰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盡古今火攻之具靡所不有敵之武
庫每歲神機營軍演習奇名異狀人多不識其用不啻
數百種而已也今人齊言佛郎機鳥嘴銃傳自番舶曾
聞之恭將戚繼光曰皆署衛印時嘗發山東地窖佛郎
機乃 成祖所舊年月錄文可稽又於衛庫中見鳥嘴
銃皆倭變未作中國所故有者又聞胡序班云渠請火
攻法二二一種偶從南都神機營銃手竊而得之所未
得者尚以三百餘計也又聞正統己巳虜騎薄都門京
軍隨駕而出者過半司馬子謙以軍器局神銃試之火
石所及人輒成粉一砲而虜灰數萬血湧如川遂解圍

去可見兵器莫備於我 朝私習之禁莫嚴於我
朝承平久而民不習兵亦莫如我
朝也是故兵器也者謂其爲戰具則可恃之以勝敵則不
可

甲長旗式

每甲長一名管兵十名甲長小旗一面照方色

今以現在船分之福船二隻海滄船一隻糧餉船一隻爲一哨立一哨官左右二哨官爲一營立一領兵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組武考 二十四

旗幟各照號帶方色

福船大旗式

號帶長二丈五尺

100

湖十二幅

號帶顏色

凡旗尺俱官尺

前營紅帶

左營鹽業

中實與華

右營白帶

後營黑帶

每船五方旗一副

前營

黑紅旗紅邊一面

左營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0114157

黑
曉
壁
邊
一
面

右營

黑
藥
白
邊

德性

一

中華

一、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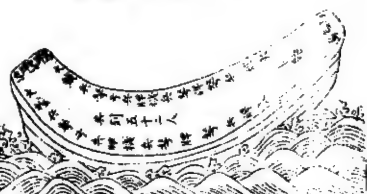
11

擇長	方正 三尺
----	----------

桿長一丈三尺

前營紅
左營藍
右營白
後營黑
中營黃

圖視閱船立時正



海盜船 倭船

兵夫列船式
平時在船四面擺五甲總令
為一大哨於船四面各甲各
器長短相間分方面而立
如遇打賊隨賊所在之面併
力動手無賊之面亦留每面
二人防看其船頭用銃一架
第一甲撥兵四名專管船頭
開板下第二甲撥兵四名專
管兩水倉門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主

每海盜船一隻捕盜一名舵工二名撥手一名舵手二
名板招一名甲長四名兵夫四十名旗幟方色俱隨本
哨福船相同但尺寸不同 旗長一丈二尺闊八幅號
帶長一丈八尺

第一甲 佛狼機 馬銃 甲長 管放機 砲 砲近放火 砲砲
第二甲 佛狼機 馬銃 甲長 管放機 砲 砲近放火 砲砲
第三甲 佛狼機 馬銃 甲長 管放機 砲 砲近放火 砲砲
第四甲 佛狼機 馬銃 甲長 管放機 砲 砲近放火 砲砲
第五甲 佛狼機 馬銃 甲長 管放機 砲 砲近放火 砲砲
第六甲 佛狼機 馬銃 甲長 管放機 砲 砲近放火 砲砲
第七甲 佛狼機 馬銃 甲長 管放機 砲 砲近放火 砲砲
第八甲 佛狼機 馬銃 甲長 管放機 砲 砲近放火 砲砲
第九甲 佛狼機 馬銃 甲長 管放機 砲 砲近放火 砲砲
第十甲 佛狼機 馬銃 甲長 管放機 砲 砲近放火 砲砲
以上如與賊逼近船邊一時遇巧不拘何人用何器
但能奮勇當鋒用火藥火器成功用力戰殺有功者
俱以破格奇功論

每甲長一名管兵十名甲長小旗一面方色同大船

圖視閱船立時平



總船 山船

兵夫列船式
平時在船四面擺四甲總
合為一大哨於船四面各
甲各器長短相間分方面
外而立如遇打賊隨賊所
在之面併力動手無賊之
面亦留每面二人防看其
船頭用銃一架第一甲撥
兵四名專管船頭開板下
第二甲撥兵四名專管兩
水倉門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人三七

每總船一隻即太倉山船也捕盜一名舵工一名撥手一
名板招一名甲長三名兵夫三十名旗幟方色俱隨本
哨福船相同但尺寸不同 旗長一丈一尺闊七幅號
帶長一丈八尺

第一甲 佛狼機 馬銃 甲長 管放機 砲 砲近放火 砲砲
第二甲 佛狼機 馬銃 甲長 管放機 砲 砲近放火 砲砲
第三甲 佛狼機 馬銃 甲長 管放機 砲 砲近放火 砲砲
第四甲 佛狼機 馬銃 甲長 管放機 砲 砲近放火 砲砲
第五甲 佛狼機 馬銃 甲長 管放機 砲 砲近放火 砲砲
第六甲 佛狼機 馬銃 甲長 管放機 砲 砲近放火 砲砲
第七甲 佛狼機 馬銃 甲長 管放機 砲 砲近放火 砲砲
第八甲 佛狼機 馬銃 甲長 管放機 砲 砲近放火 砲砲
第九甲 佛狼機 馬銃 甲長 管放機 砲 砲近放火 砲砲
第十甲 佛狼機 馬銃 甲長 管放機 砲 砲近放火 砲砲
以上如與賊逼近船邊一時遇巧不拘何人用何器
但能奮勇當鋒用火藥火器成功用力戰殺有功者
俱以破格奇功論

一兵與甲長凡事務相推讓惟中長是職甲長平時見捕盜一號一揖遇中軍發放聽號令

捕盜見哨官平時青一撒一號一揖遇在中軍或臨敵以軍法施行

哨官見領兵官一號一揖臨敵臨操軍法施行

領兵官戎裝見把總兩號一揖平時許以冠裳臨操

臨陣戎裝聽令小則徑自細打大則稟府究治

哨官見把總兩號一揖臨操叩頭捕盜見把總叩頭

捕盜見領兵官平時兩號一揖臨操叩頭號見

一各船官捕兵役各備蓑衣蓆笠一副以便遇雨應用毋得抗違

或者曰兵船常在船上操豈有取兵下陸地而操水戰

實用編卷十六 制集二 錢武考 四三

之理耶繼光曰海舟比江中不同戰賊之時惟用風

力帆樁之功但有舟利帆速者隨便動上以關船之

力耳海中風濤潮汐非內地江湖推搡整次之比也

舟中既不能操矣而不取於陸以習之幾於棄之也

或又曰取之操於水寨是矣而又何以陸操繼光曰

水陸之分可恨正在此逼賊登山將不捨舟步戰乎

哉或者曰然

安擺船式之圖



實用編卷十六

制集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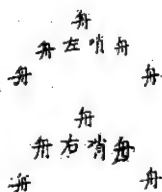
錢武考

四三

分關二營擺圖



一、營、掘、圖



以上擺船之說大端
海濤洶湧港有灣曲
潮狹當風隱風之不
同隨港形深淺難拘
一定之勢此言處寬
迴水善之形耳設使
狹如羊腸則又當單
隻一字順下不可拘
方也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甲子

一每日日落時分聽中軍船上吹打三通放砲三箇各

船一體鳴金鼓落旗

一夜暮以朦朧為期中軍船發播三通起更各船齊聲

竹柳打更者打鼓一次柳獨一遍每更用兵二名一

名船頭遠視一名船尾高瞻遇有船過即便鳴鑼各

船齊備儻水上有黑塊夜浮者恐賊人踏水偷拔支

更兵夫速以石打一面高叫本船捕兵同看若是別

物流入則已若是賊人即便鳴鑼打鼓各船一體防

備違令支更兵夫重治割耳固而失事者斬首

時水寨操習

一每隔夜把總官先將該操大旗一面於中軍船上示

兵知之次日早軍號官先於船上五更吹長鑼則以

一盪各兵起收拾做飯約中軍船吹熟吹第二盪刺
吹各兵食飯第三盪刺吹各官捕帶兵先登岸赴水
寨擺立照圖

一俟水寨演熟部伍然後照前操法以操兵船俟泊處

開港潮平依法操於舟如其開港狹曲風潮不可操

大船者以小船摘甲長每甲摘一半用小船三板操

其形狀之畧

一放火磚火砲大礮之法須火線燃之將入方可擲下

不然擲而滅就不滅賊可反手正當發時反為所害

一大箭只者棚帆當中一點打去常高中則不可收低

則易救

一弩弓不可遠遠則無益徒費矢竭力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甲子

一檣鏢非兩船相通不可用往下打更難准

一打石着人頭面方打不可空向船櫓之

一賊船如近我船便傾下火藥一二桶少則無用連桶

則恐滾擲水中須傾桶倒下一面用一二八用鐵鉞

就炭火欽欽隨藥擲下太多則必有燃藥者或用粗

碗一箇種大一碗用灰盞之放於桶口燬藥之時碗

內大同藥傾及船一盞而火藥相粘必發難救此第

一全勝捷徑妙法智者不能施其巧勇者不能用其

力也

發船號令

一隔日先用牌諭各捕兵將以出洋若干日該備泰米

水數目令備完限時點查火者罰打罰工食凡中軍

吹長聲喇叭一通立起黃旗一面各船出洋宵賊如報有警本總即升船廳聽砲三箇大火打畢先火呼軍一盞各船一面起艇掌號箭官捕旗甲俱坐三板赴中軍船下兩邊照營列定掌號官軍官旗到齊聽發放船上叫官旗進來水倉門報門俱赴船面掌號官叫官旗過來以下俱照常時於水寨操練規矩發放軍各官捕回船亦照常操一體發放軍中軍船搖鼓升行旗吹第二盞掌號響各船起蓬第三盞呼軍依次開船在洋行使首尾相接而行而進不許太相遠離離哨一船違令捕盜之罪二船違令有官之罪四船違令領兵之罪中軍受縮把總之罪其舵工操手官加倍重治遇有船漏風水不便者嚴實免罪

實用編卷十六

刑集二 總武考

四十六

遇夜洋行船

一各船以燈大為號中軍船放起大三枝放砲三箇懸燈一盞各船以營為號前營船懸燈二盞平列左營懸二盞各桅一盞右營大小桅各懸二盞平列後營懸燈二盞一高一低看燈聽號收船到將近船上捕盜先自呼名識認一遇夜泊船聽中軍船招標喇叭響各船依序隨船安棹不許私求穩便遠泊因而疎虞斬首示眾官連坐守夜號令俱同在港號令但每夜加鳥號二名點火執號遇敵即便對放各船遇夜有急者中軍船五方高懸五盞是欲設

疑以見船多之意每船後尾上立燈二盞前桅上加燈二盞

臨敵發令軍法

軍中船戰聲喇叭響各為響聲操戰鼓天為響聲大聲吶喊勇勤殺獲有功級各送領兵指揮驗實類送中軍紀驗解報遲縮後至者斬其捕盜船工遇淺者斬其板招手船雖先到而不直射賊船傍邊擦過者斬其舵工操手使風不正者斬其舵工操手如已使風逼賊舟相并不能成功致賊舟復走者斬其捕盜各甲長有能撲報某兵不用心某兵不用心者其不用心之兵斬首甲長止於細打一敵人應我官兵追戰將船內器物遺棄水中兵夫敗有撈拾而不追賊者許本船捕甲割耳示眾故縱者連坐斬首

實用編卷十六

刑集二 總武考

四十七

一凡已打敗賊舟一隻而餘舟不行分投追打別賊其相續來爭撈首級致賊逃走者各船獲級俱止歸先打一功餘船捕盜細打一百割耳其一船雖已逼到賊舟而未即打敗餘舟接應會同用力者不在此例各船遇敵敢有畏勢揚帆遠望遲遲不逮者捕盜舵工俱就陣斬首示眾一各船放銃須將火藥收藏安便免致火星爆入始應匪細倘有失候鏡手官與兵夫一體軍法施行一各船打敗倭寇所撈獲財物包裹聽該船捕盜從公分給以多半付動手首功之人餘皆均處敢有官捕

頭目勒分甚至夾打追侵公然放肆者許各兵徑於

回日赴官告首決行重治加倍追付各兵頭目依律

治罪其軍器則要報官解驗不許各兵隱藏

一與賊船對泊船艇綴上用茅竹劈開包裹綴上以防

敵人夜竊之患違令戒手細打

一各船遇警聽中軍船天鵝聲喇叭響各船鳴金鼓一

通捕兵大聲吶喊以壯軍威違令治以軍法

一各船遇警捕舵兵夫不許解衣而卧違令察出治以

軍法

一報警至急起舵不前卽便用大茅竹一段計長一二

丈縛在船綴浮水以便班師各自認取違悞艇手割

耳示觀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四八

一各船捕舵兵夫遇泊船山無無故不許上山閑遊恐

遇警一時下船不使致有悞事若要取水輪直兵夫

赴中軍船告稟明白方許取水違令上山定拿治不

恕

一往來巡哨遇有警急各在信地登各相近山上先行

舉放烟火所在兵船曉見火光烟焰就行開帆望火

前進哨勤驅近烽墩卽時按放傳報南北大兵防截

其哨船仍探賊船何往踪跡報領哨官以便進止

如火報不與兵船退還候事羅坐該營領哨官負若

哨船不盡信地止於一處探望或在漁樵船隻人內

取信或到山放火而原積柴草不足火小不能燎遠

致失傳報悞事者該直哨船軍甲俱以軍法斬首

相發情

小舟數往來者謀議也遲而審顧者疑我也欲速而後

退者慄也既退而卒進者襲我也鼓譟而矢石不下

者兵器少也却而顧者欲復來也先急而後緩者整備

也促鼓而不戰者懼我也泊而揚帆者欲出不意也旣

退而不速者謀也火夜明而呼譟者恐我襲彼也擲纜

而印起者欲擇其利也火夜明而無聲者備器也夜泊

而趨於涯者鄉道欲往也促纜而不呼者急欲逃也促

纜及流懸壘於途者夜遠而潰也久而不動者偶人也

鼓而無鉤者僞檣也近岸連村而不登劫者怯也不久

困請和投降者詐也

謹行泊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四九

我舟在洋出哨追超賊船天欲昏黃潮時將盡不可貪

程一意前往須防今夜自安泊虞恐無收無風至之虞

遇龍潭神廟不可放銃吹打吶喊或有驚動起風作浪

之失早晚占看日月星雲氣色飛鳥預知風雨未到晚

黑便收營若高登四瞭恐隔山先泊賊船而我不可防也

浙東潮候

初三初四初五初六初七初八初九初十

初十一初十二初十三初十四初十五初十六初十七初十八

初十九初二十初廿一初廿二初廿三初廿四初廿五初廿六

初廿七初廿八初廿九三十

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初五初六初七初八初九初十

初十一初十二初十三初十四初十五初十六初十七初十八

初十九初二十初廿一初廿二初廿三初廿四初廿五初廿六

初廿七初廿八初廿九三十

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初五初六初七初八初九初十

初十一初十二初十三初十四初十五初十六初十七初十八

[illegible]

問中國制勝之具當以火攻為第一以其景陽也但今時將爭談火器千百為種用之百不一效或反至誤事其間真實可用宜攻宜守予嘗為我一言之答曰火之一器號為神器器以神言言不可測不可禦也夫中國之與夷狄只在習與不習又在藥料之有無不在陰陽之北虐之地有硝而無礮東倭之國有礮而無硝兩廣川貴之地亦間有其一而不得兼故皆不得火器之妙惟我中國兼而有之故用之以為長技至於腹裡東西南北之地彼此交販亦且律有明禁在國初時九嚴近因法紀少疎而航海通倭帆檣相接故倭得以資其礮礮之饒而反以鳥銃為威中國之具甚者雲南

實用編卷十六

利器二

經武考

五十五

緬甸亦資兩廣之販專用火器以敵中國嚴絕其禁則外夷長技亦可滅其勢矣夫國初私販礮礮之禁固

嚴而火器私學之禁尤嚴我

太祖自平羣兇之後火器收之

神機庫庫曰神機言不

欲輕泄也雖邊鎮總兵亦不得私藏私置蓋謂此無敵之器不敢輕用亦不容人人曉其制度而私相授受也

黔省有守備官欲將熟苗習以火器使制生苗甚至將官因一時無人妄以神器授之士兵夷兵雖云齊一時

之急終為他日之憂縱一時土漢兼用止可令我曉火器之兵代彼衛鋒決不可令曉其制度方為得象今之

四夷並一切土官之家多有亡命侏附百般鼓弄惜此輩中國不能收而四夷藉之反為中國一勁敵大可

恨也今時效用多山人選客或得其方或就其制極點誇誕以為此足以無敵也殊不知割藥有方而用器有地施用有機而精器在人彼昆吾巨闢器非不利也以懦夫持之見敵而走難利何益於用同一火器也善用者足以敗敵不善用者實足以自焚故孫子繫於兵法之末以示慎重之意良有以也客曰火器之制能指示否答曰夫火器之用無間古今無間攻守其種實多如發礮即神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威猛無敵破敵可成血路攻城可使立碎古惟鋼鐵成者自廣東葉軍門始以熟鐵打造較諸者遠矣架以三輪之車一放之後輪向後走十數步以殺其威猛之勢其架不據礮實為圓機或間有損傷綠匠有工拙其體甚大而焚火

實用編卷十六

利器二

經武考

五十五

不到使然或倉惶之際焚藥有多案用子有輕重大小之異或素不敬重有所觸汚此物乃神器一砲之出數

百生靈所係豈小哉但體勢重大難以輕舉遠到惟仗已固之城而塞要衝之口非此不足以示威也其次則

咸虜砲馬腿砲虎牌砲虎尾砲連珠砲若連施疊放雖百萬之眾可使落膽至佛狼機內用子銃提放不竭其

母銃若長可得數百步之遠更看照星真的可以取將擒王但未免用銅用鐵體骨亦重今用堅木作母銃一

人可挽而走多備子銃軍中可稱利器其次則三眼銃與鳥嘴銃鳥銃宜南而不宜北三眼銃宜北而不宜南

何也北方地寒風冷鳥銃必用手擎常日為勞一開火門其風甚猛信藥已先吹去用藥信則火門易壞一放

之後虜騎如風而至又不便執此為拒敵之具近有制竹鳥銃及自開火門鳥銃亦一時之奇然終是費事三眼銃一桿三銃每銃可着鉛子二三個惟伺敵三四十步內對真方放一砲三放其聲不絕未有不中者虜馬聞至則執此銃以代閃樞虜縱有鐵盔鐵甲雖利刀所不能入者惟此銃能擊之故在北方鳥銃不如三眼南方所製惟優與苗其人多係步戰其來之勢不得如虜馬之疾虜勢之衝風氣柔和不在山谷則在錢田之內鳥銃照定施放中敵極準按定班次一上一下雖三放銃熱不可再放若每人以布數尺用水打濕三放之後以布濕銃可以長放不歇有狼筈牌之類在前縱衝來此足拒之若三眼銃其桿甚短其去不遠對真不

之下放多不準不然總作一鏡放出矣若兩頭十銃連放不絕則敵人莫測可稱神器矣惟有力者能持之運於車上用更妙客曰火箭如何答曰其勢猛其力大敵見生畏過於弓弩善造者可得六七百步之遠然造之不易一枝約打二萬銃方能湧頭上須用回火約十分之二水戰方可焚帆陸戰方可焚寨其鐵必用茨菰頭點鋼長信入箭腹中三寸信外銼一肩與箭竹相湊合不燃火箭力大一就則鏢入箭腹傷人不深其竹鐵交接處須用勛纜堅固用漆漆過其棚花亦用漆下方耐風雨濕氣此火箭之制也至於今時之用見敵惟高遠放去敵望而避之甚易是以有用之物而施於無用之地甚可惜也南方之製多聚百枝或三五十枝裝入木籠內名曰一窩蜂又曰火籠少者九枝曰九龍箭或其狀差小者名曰湯箭馬上亦可施放各立名色甚多其實一而已矣或外假以龍虎之狀獅象之形千態萬狀總之一大箭之名也善用者長枝短用不務高遠或三五十枝或百枝裝成一籠總一火信用有力之兵負之或禦虜禦倭只伺二三十步之內間隙而出平按地上直衝而去雖山岳可摧况倭虜乎若遠達見敵即先放何益於事一長枝短用之間有無窮之妙此真必勝之訣知兵者自得其妙又長鎗之上可用火箭人知之亦是遠達放去徒費工料今鎗上各帶火箭一枝其法用黃藤紐做二扣光滑不濫以火箭一枝或二枝安入其內其火信要長外用一小箭桿竹削破一半

用刀劍空將火信投於半竹之下用如神機箭於上要在鎗之半中其所縛之竹不碍下箭使鎗信投半竹之內下出一二寸人帶火繩一小段不拘左右以拿鎗前手中指夾之伺賊至三十步方及手點之其信已燃隱入半竹之內敵人不知惟兩手執鎗向敵厥殺其信燃至火鎗後門敵已與吾接刀矣其箭一發對面而去焉有不中之理敵人着箭其鎗即至敵人擊箭其鎗亦至鎗不中而箭中箭不中而鎗中此勢險箭短之妙法百發百中之玄機操而熟之可百戰百勝予平生妙用專在於此制器之法用器之精不可不留心也予昔征苗苗多粘牛陣各披綿被二三床來抵陣惟以此箭燒之未有一戰不勝者以此製旁可降其馬以此禦倭可敵彼之烏銳收功必矣此法無難一說就會無分智愚雖百萬之衆一夜教之可成精兵就裡尚有未盡玄機惟智者心會神運若就說破恐有外泄傳之四夷反成無謀之器械以予當之亦難破也 客曰火礮火礮火礮之制頗聞其詳答曰三者一法在人而已均為驚心駭目之具使其亂而取之之意也至於傷人未必如火箭之狠有曰內用毒火毒煙使敵人口鼻聞之皆倒固曰是矣然兩敵相當生死不懼殺傷在地而猶殺人何等盡烟即令人立時死也凡迂緩不情者予不敢用碎吸之問勝負已分若等中盡人死之時大事已去矣火礮火礮火礮此三者軍中必用之物但用之各有其法各有其地或敵人攻營烽火蟻聚可燒而走也或敵人

結營山林可因而焚也或夜去敵營探其睡熟以此丟入外以精兵攝之可因其亂而取也或攻敵之城營其堅壁不為設法飛入使其夜驚不眠吾得以速待勞或水戰其船相近然信傳法丟入彼船或焚其帆蓬或亂其心多無不利者至於火礮專為水戰之用舊制將藥信縛在旗外遇敵就燃着丟去恐風帆上下往來不定一燃之後而機舍不得則不敢復進倘不得丟入賊船只得投之水中不然則反為本船之害矣今制每礮八鼻鼻各繫火繩四五寸一段如臨用之際將火俱點着以四五寸之火繩可燃許久惟伺便始投一投則礮破礮破則藥見八面皆火繩豈無一繩燃火藥者此法可以久待亦變法之妙者其火礮火礮若在水戰全在點信之人有用若點信太長易至閃滅或丟入敵船敵人見信尚長亦可及擲我船之內若點太短未及入賊船而先發灼及為累况臨敵之時手忙脚亂之際易至失錯二物用水戰不如火礮之妙也或南塘舊法用火藥一桶上用一碗火燃碗中以灰覆之看敵船之將近二人携桶擲去其船可焚亦佳法也但恐桶重難舉火礮易覆未及害人而先自害凡將官用一舊法思一新制必先求有益於已後思有傷於敵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方為萬全若微倖之事安得所用之人俱如自己之用心得其機要而不失也今之火礮惟多以投之似不在威公火礮之下也 客曰火礮之製今變其藥線而用火繩可以持久極善之製也然遇順風彼船甚速而

我船少遲欲焚其帆奈何答曰焚帆之制有遠近四等若在百步之外者火箭也夫傷人之火箭力要大勢要急其打造也非鐵桿鎚打二萬鎚不可其頭盡處回火止用十分之二若焚帆火箭止用木桿鎚打其力止可至百十步而止頭用倒鑊其回火當用十之三四夫火箭力大而帆簾之薄一射徑過何益於焚故焚帆之箭止量其力至一丈則無透過之失如尚慮通過常於離火門之下二寸遠用竹札十字交叉以阻隔之如五六十步用弓射石榴箭如二三十步則噴筒之制甚妙咸南塘公紀敘新書已載之詳矣如近十數步之內或焚帆或焚其柱棚非大藥板不可其制用可車之木車作棒旋形自頂上入刀將內中車空入明火藥裝滿

用此未必能盡使利而不害也客曰昔諸葛有地雷之妙今可行乎答曰可行但常用之西北若東南窪下之地方決數尺即有水泉雖土面之上四時皆有濕氣縱有竹桿通火線而火信亦被潮濕難以卒發況下一部地雷要費無窮心機一個火信不着不惟空費且至誤事客曰其制可得聞乎答曰此無難者無論大小等砲俱極成溝將砲殺向敵人來處或敵人集處上復淺土中用通節竹走火線於內有用千日火者有用銅輪者或待敵人自發則用走線橫攔敵人來路敵人衝斷其線則火機自發火發線走諸砲齊出如謂走線或怕大風吹斷或怕野獸衝動令一快走之人踏隱於線亦用走線發之或將各器埋成營壘待敵人入營然後發之則須鐵鑄石榴砲或石砲平地碎礮無不可者遠近皆可以類而推雖百里之外亦可接去施放也客曰近日有新製竹將軍者聞有七利可得聞歟答曰竹將軍即竹發機雖木亦可為之亦謂之木發機北方謂之千里勝其器雖一發而壞不似銅鐵崩毀能傷人其利一敵人得去不可再用其利二每位通計工價不過七分費廉工省一刻可就其利三無難取之物隨地可造其利四體輕可以遠負其利五易與分佈易與拾獲其威猛與銅鐵相等能威敵心能壯吾膽其利六南北水陸無所不宜不惟工拙皆能造其利七對壘立陣防營守城無不可者但安樂信并製藥又與別器少異不然則擴出多而直出少矣智者自能默會客曰默

會一言吾已明之矣而又有百虎齊轟五虎出穴一窩蜂長蛇破敵羣逐免飛刀飛鎗之類何其繁也皆稱衝鋒之具何者為最答曰以上數法皆火箭之變也各立異名惟人所命總之大小多寡之不同耳實則無奇巧為將者量敵之衆寡而用器亦有多寡之別惟軍中事事皆宜預備則無不可用之器矣其制與火龍同不必逐件詳之但存其制而已客曰數者皆火箭之變誠用之在人矣然鞍馬之上弓矢之間亦可發火箭數答曰能之法有火馬之制用竹扎作人形將大木炮一具并火箭數百枝各列有次第外用木做鞍架一付將假人釘於鞍架之上用五色裝如人形手執器械一牌定用幾騎臨時將鞍架於馬上用中等性烈之馬兩邊

實用編卷十六

刺集二

經武考

六十一

夾制使馬不得回轉其尾紫以棕麻浸以油脂其信盤曲於假人身上臨發之時人馬兩處點火將馬縱去馬尾燒痛雖欲營亦衝入不顧矣此亦田單火牛之遺智也夫田單用牛於穴城之中牛不能轉且外兵圍合數層而沿城道狹故觸之者無不傷今以曠地用之馬多懸崖萬一不肯直行回衝傷走一馬一器之費亦不為少人將奈何凡非吾所明之事似未敢必為可用至於用竹筒內乘火箭十數枝帶於馬上臨敵用之或可耳至於用弓矢可發者乃箭之焚帆火石榴箭一名螺螄箭也法用箭一枝將明火一砲用松香潤布二三層包明火於內縛於箭頭之上將火信先點將弓拽滿待火出方放去水戰可焚帆陸戰可焚寨或焚城樓等項皆

可客曰火馬不可用也火車何如答曰車戰吾素識之惜未嘗一用夫古者以乘紀國莫重於車也後狄人毀車為徒而制始廢不獨車戰之制不行於天下後世而先王制兵之意從此湮矣此後人所以多野戰也今虜馬奔衝信非中國之馬可禦者車戰不講是我之短犯彼之長終不濟也一講車戰則人笑以為迂似以遲頓之車而欲與馬足較勝負斷無勝理殊不知車者原取其整齊部伍鎮靜人心進無速奔退無遽走所謂有脚之城無糧之馬也奈何欲與虜馬較遲疾也客曰虜馬一入雷擊風馳不能與較遲疾則無救於搶掠無補於敗亡來不能遏其入退不無阻其歸將焉用之答曰曷不考諸古人之得失乎古稱北邊良將莫過李牧

實用編卷十六

刺集二

經武考

六十二

又素為匈奴所畏懼者莫過李廣夫李牧之用兵虜入則收堡而無亡失李廣不擊刀斗而間謀常達夫間謀達矣則虜之入犯我可預知壁堅野清則虜入無所掠虜無所掠則勢必近城堡當於要路之衝下一車營一切騎步皆收入營內如虜騎之來將車上火器火箭等器次第刺之而車之傷隙則以弓矢三眼鎗制之其車前出拒馬鎗二三根用有力之人挽車而前為衝敵之具則虜馬惟有通耳豈能飛越虜遁則放關馬門發騎兵以追之若係誘我或衆寡不敵則仍收入營中虜再至則車上攻打復如初虜自東來則東路要衝如此應之虜自西來則西路要衝如此應之虜未有不捨此而之他若他處應敵亦復如此凡虜所到之處皆如此應

之夫處之人也野無所掠及近城堡又不待逞一堡如
此而堡堡皆然一鎮如此而鎮鎮皆然更出精騎埋伏
險要因敗而後擊之將見虜無餘命矣如只要將車去
逐馬足隨地推轉前去廝殺不惟軍疲難堪且失車制
之善若連九邊之心如一人之心俱能以車載火器連
施迭放則河套為中土而兩川無虜跡矣夫車上火器
莫過百子銃佛狼機及火箭之利車須雙輪單輪相間
惟在二人可推而行大則無用而反為累內雜竹木發
機馬腿砲三眼鎗滅虜砲而用之乃制虜之上策也若
禦虜無車雖有火器亦難禦其奔衝有車無火亦不能
制其死命凡用車營須二三相連有犄角之勢方可若
獨一孤營萬一為虜馬所困恐火器有限難以久支若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六五

近城堡而下車營相為聲援乃為全若出塞揚巢非
馬不能而非車之利也但亦當預設一二車營於途中
為揚巢各兵之休歸人膽自壯萬一虜馬追來奔入車
營為休息之地歇而後戰無不可若南方樂後近山
則多崎嶇近水則多溝壑似非用車之所若邪矜其妙
用當極險極狹之地實用一車而阻遏之火器一發不
准障護我兵而後將駭然懼矣計一車之費不過三四
錢收奇功而神妙用端在是矣惟在有心機者方可語
此 客曰戰車之制不一未獲見其最善者願求救焉
答曰南北之車當以雙輪單輪并用今用之東南者惟
單輪為善何也道狹故也如用下營而東相并中用木
栓栓定亦雙也前出拒馬鎗二就作前機之把手其鎗

直貫於後就作後推之把手其實二根長鎗耳如勢必
車車以較將拒馬二鎗向後一抽而出則前後把手皆
無矣敵人得去亦難轉移如諸葛木牛流馬舌在腹中
舌轉則不能行之遺意耳全在臨時變通相地為之車
上載佛狼機一或百子銃一倘安火箭二筒隨安隨放
各有轉便不待摘箭筒而後入箭恐緩不濟事也車
前盡虎豹獅頭以為驚馬之衆其牌可後折少遮風雨
亦恐大高難過險隘其兩邊各有門一扇可開可閉行
可載永甲機糧每十人一輪只用一人在後推之如欲
行速餘兵以手持器械挿入車之兩側鐵環內而代推
之如不用盡去上面牌廂下惟平車一輪可以運糧一
車而數善備焉此車戰之妙也亦馬隆之制而損益之
也偏廂鹿角及木屋三者皆稱備矣毋論夷險無施不
可 客曰善哉車之制也若得三萬人久鍊而成熟中
生巧可成車然之勢或攻或守無不如意我 朝傾東
南之財守西北之虜奉若駒子無敢言戰雖邊捷屢報
皆待其已死而斬之者未曾救有旗鼓相當一戰無非
畏其奔衝之勢若車戰可行則吾兵藉以為勢衝出塞
之功亦可望也但使樂無法分量少是則相去亦天淵
矣答曰知言哉獨不觀市井元宵之花火乎少有加減
而花火各別若無制度分別不惟不效而且害事昔子
練兵陝西有閫司督造火藥分發各兵始而試放不响
既而大响損銳主者笑知其故疑而問于予予曰有說也
南方火藥對定分兩皆加水春其硝磺與灰三者合二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六五

皆如藥豆子大臨時入鏡甚易無崩塞之患今所造止將三着藥細耳并末入水春過各兵又不能分定分量或用紙筒或用竹筒裝乘以便應用而乃總入一大皮袋裝了兵係馬兵終日馬上檢飾其硝與磺性重而沉底灰性輕而上浮初放者灰也故多不响既放者硝磺也硝多則鏡損此理甚明又何疑焉 客曰思深哉敢問南方之製何如答曰南方之製硝用水膠或膠物提淨礮不用底灰或柳或杉各有分量濕柳乾柳性有緊慢之別紅杉白杉情有遲速之殊尤當知馬而新葫蘆與舊瓢帶性亦不同至於砑桿灰砑桿灰其說甚多而鏡之有般無般皆於此中分別分量既定當用水春之約藥一斤用水二碗乾時更入頭料燒酒一碗春如

更令管門子門同圖藥力氣全門大于小藥氣上燦子或偏歪出之必垂子被火使決無中理習者知之等於弓矢此數言雖俚能盡火器之妙不拘大小其理實同外四川有石油者和藥可入水不滅若以石油造成藥團藏火器中借火氣一發之力而石油之火崩散於船蓬船艙之中掩敵不備駭目驚心繼以水救之而石油不畏水愈救愈熾其焚必矣若以兵襲之無不勝者又聞江豚在水中能逆風逆浪而上故其油能逆風可合石油共為藥至於用砲水中舊有海底鳴雷其法用大缸數口藏大砲於中安於扼險之處直對敵之來路上用柙油等物封固緊密中實以藥用整竹取空藏走線於內安於水中用一索橫於水面而竹狗機括用千日大生於索上索下水一二寸望之不見伺敵船之來或桅或底撞動其繩機落火發砲自水中打出而敵船可壞此不過下地雷之故智止移陸為水加油紙封固之不同耳予變為一制似可禦倭焚倭之船莫如火碎倭之舟莫如砲但大砲用於船上恐未損人反先損己自砲口大之上不敢放也今宜造木筏不拘若干座式用整木縱橫平底風不可番水不可沉上安木架極其堅固量其高過於夷船將半粗整木樹空即今之木筏槓也量其大小用藥若干須用鉛子五斤以外者縛於木架之上筒立二杆外膠以絮被畫以城垣之形其被可升可落後用走舸二隻每隻用番四者四人照管一役或二三十座皆知之運於江海之上惟早晚視風以

分佈之夫海洋固闊而有山有沙其風則入某口某港視風所起之方位將此筏先架梁於扼險之處平插如堵下安椿木以識之先拚一二具照後來路打去計砲多大用藥若干多能發鉛子若干重打及步數若干遠將打到的地亦用椿木識之上用浮板以便觀望其戰船居於木筏之後五十步之外以防其空夫棧在水中長技不過鳥鏡今筏有絮被遮蔽於前若得二三十具一字排列則倭船遠望不啻城牆莫測其中之虛實必用鳥鏡先發不得入伺看倭船將入吾原識椿木浮板步數之內將絮被用活機疾速放落而走舸之人將筏扶正用長竿點火照敵打去以二三十座之筏一齊擊發倭船未有不損者風有不定吾筏亦可多造以備調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六十六

遣一班守此又一班防後未為不可砲之信藥亦用柿油等紙封固此在架上非同水底鳴雷常在水中之比何能得照彼倭船見損一二則氣已奪我共見敵船已推勇氣自信即將戰船搶其上風用前項諸火器次第制之而攻其既敗分散新擄首級全仗走舸萬一有不測予所謂用其善洵者正慮此也 客曰海濶浪大洄不能前奈何答曰有水馬之法用黃藤造一水馬腰似斗粗下用四足橫出水上其馬頭高一尺遮前浪馬尾高一尺遮後浪各處其中外用布業堅漆塗以懸艇人騎其中以便擊扯馬頭另外安排中空一段可藏乾糧足備三日之用有此一物則人人體壯其體不重船中易載再用錦甲上用鞞片為甲葉炮取其洋綿取其水

濕可禦矢石傍跨堅木短槓一件梳首用鐵為刀可為戰具而捷捍之中可藏小刀一口以備急用雖船指落水猶可以戰子每見江海舟人有幼子各繫一整砲於其背以防一時之溺今將水帶亦用黃藤編輯至於兩板惟一篇層或以皮聯之取其不碍戰鬪至於負之背上者少加大馬而冒前次之各用布漆不惟便於水且利於戰若腰繫此帶而更騎水馬則沉溺之患可保無虞矣

應京曰嗟乎古有井田限戎馬兵車禦衝交長技不過弓弩苟吳舍車崇卒商鞅開阡陌尚首功孫臏著水火佐攻至今火攻竊精彌備君子之器日減不祥之器日增雖欲去之其如敵何好生惡殺今古一天相彼蠻夷寇賊不威不懣張皇六師使窺伺者備焉而不敢逞是謂有備無患故養生貴未病之防經世濟未亂之治武經內經同一仁術不然勝亦不美安所稱七德耶

實用編卷十六
利集二 經武考 六十七

任人

盱眙縣應京 纂輯
休寧臣戴 任 校正
丹徒臣華 鈺 編次

今天下長民者，類稱有治人，無治法。幾平廢法矣。先王置法之謂何？至所稱治人，又惟是竭已才而止。夫天下譬人，一易心主之。五官百散分任之，言有教勸有法，而後身得安焉。草父小邑，爾子職受鈞法于陽臺，請其耆老，尊賢者與之共治，而且教孝教弟，教學至使民聞行，若有嚴刑于罰，則人與法兼得也。今官府類有吏，案可謂任人乎？未也。

實用編

利集三

大詰曰：曩古賢人君子受任，方臨視吏卒如奴僕，待首領官若今之參謀，善者禮之不辱者，奏聞黜之。凡所施行諸事，議論已成，正官首領官親行草檄，役吏精書之，乃書押印行。若是則吏難獨任也。首領僕其人乎？未也。周官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此皆受任於本鄉者。凡期除廢官，東南西北之人未諳風土之宜，節屋之隱，詎謀詢度所得有限。戴星沐雨，為力易窮，語不云乎：十步之內，必有茂草。窮鄉下邑，豈無豪傑生長其間，明利害察善惡，足為勸導實第，恐擇之不精，任之不力，無以責成而收效耳。伏讀

教民場老人得專決細務

大詰諄諄惟著，宿是重時，蓋論選得人，無利弊以巧法，遂

弘風格俗，易一選三代，基隆有司誠體此意，優任賢能，分彰輝典，除之責日省月會，視稱否為勸懲，豈不遠而有成，以臣所見閭閻司徒之于惠安，許司馬之于建昌，王新建之于虔鎮，兩廣亦既行之，皆效矣。蓋人無爾我，其代天工以督農桑，則吾田畯也，以司防禦則吾將領也，以分教化則吾保傅也，既具隻眼，復釋我心，不自用而用人，亦莫不可。近來此義不講，係約含鑒，遺址徒存，而人與法兩非，有司率以意為政，自簿書期會外，精力不遑聽其廢弛而不振，第藉口民風日下，委任作奸，庸詎知人之不正，自身先之，法之不行，從上始也。夫萬古一天，兆人一性，民雖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況值熙洽之時，端型範之本三尺具在，何至無一人足任者？凡民情偏聽則闇，兼聽則明，獨舉則難，眾舉則易，脩身尊賢，聞誠布公，相與共行。

實用編

利集三

國初之法，庶人存政舉而邪其有榮懷矣乎

保約倉塾

宗按保約倉塾理道大端也。近字內武廢不舉或舉之不備觀風者甲行乙否奉令者文應心違惟御史李時華按浙曾重其事恭政張朝瑞設誠致行之縣令汪國楠張維維哀然為諸令倡蓋近事之盛云。

浙江布政使司分守金衢嚴道右叅政張朝瑞為合保甲鄉的附舉社倉社學以省繁文以修實政事萬曆貳拾七年五月十四日蒙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李案驗前案照得保甲彌監鄉約訓民社倉備荒社學育村皆王政也。巡方總約保民實政三令五申矣。本院巡歷結興尚有社學一二舊基寧波全無訪之士民有稱好事有稱不便詰之有司則曰造有牌冊矣蓋提調視實用編卷十七

刑案三

三

為迂事吏書視為沉案遲察兌付錢鈔上下習成偽套罪在本院督戒不嚴耳但宜承止此縣官縣官止此精神一事一行一行一禁文告徒繁精神不貫不一合併何望遵行為此集發該道行府會同總捕官一一從實查理除各縣舉行已久稽查相同者具由報驗外無者別設誠者補編務令在在有設件件不虛巡歷完日並簿蹟送驗以課嚴最有虛文空牌假套蒙蔽者致究未便又到該道先查各屬保甲鄉約某縣舉行某縣有名無實某縣全廢社倉小學一併附查一面續查或改設寺廟或創建修葺查過者碩堪充約長報奪等因蒙此行間隨該蘭谿知縣江國楠議稱並道之弊莫亟於風俗人心而錢穀刑獄次之說者徒咎人心風俗之不古

也。良由上之人鮮以古道教化也。庶幾古道者其鄉約保甲社學社倉乎鄉約始於藍田即周禮以鄉三粉教萬民文書德藝又以鄉八刑糾戒其不率者是也。保甲始於安石即周禮比閭族黨鄉閭仲所謂奔亡者無所匿避從者無所容更無捕追之擾者是也。社倉始於朱晦翁行之崇安縣借府米六百石夏放冬償止收耗米三升如漢耿壽昌奏置常平倉隋長孫平奏置義倉皆此義也。社學做於學記其制家有塾黨有庠漢文翁守蜀學宮外市中廣招師徒及唐開元二十六年詔州縣每鄉另置一學擇師令其教授有自來矣。但有治人無治法後之人不能修其廢而補其偏徒曰此迂闊故事也。則風俗人心果江河之不可挽與請該以蘭言之俗

刑案三

十八

尚茲幾變矣。粵在上古好劬輕武斷髮文身猶曰南蠻習也。漢書言其好鬼神重淫祀至隋一變而尚禮庸樹設麗矣。郡國志言其性柔懦尚淳厚屬急於進取善於圖利至宋一變而禮義向方反朴歸醇乾淳之間公論坦明為浙東文獻最矣。吳禮部謂水冠道書選業變習益元興而俗用夷一變而崇實行長名節隱然猶有鄉里選之風則章楓山公所倡也。至今新穎漸夷有不可勝言者。由前觀後要亦惟治所鑄耳。謂可行於往督而不可行於叔季者非通論也。即一邑而全浙可推也。按臺觀風首於鄉約保甲社學社倉合併舉行條款懸列鴻纖悉具王道府及查盤親臨勸化今觀者聞夢者醒扶杖環堵四聲鼓舞豈非變魯一大機而生民厚幸歟

費雖曾已不指，卷試其凡矣。於衆舉老成端整者，而人任之約正副，皆於保舉數實才幹者，若而人任之，保正副每會必宜。

聖諭記善懲，猶單騎巡鄉以問疾苦也。考察鄉約保正副，以劣匪人也。又投摺自考以決墮殺也。如立約則每都一設而不止八社也，行約則朔望而不止春夏秋冬三次也。立保則模班巡夜而不止白晝懸牌也。至奉到條款，難以各約抄發，必刊刻於底爲易過，又爲善除陽書已搜置宣讀，惟刑書雜纂則親記未諸謹據憲報中所列者，傳引律例一一証之，雖牽引附合，總取切民日用，庶亦明刑以弼教，而非鑄刑書者比也。如或可採，乞將爲善除陽及刑書雜纂參酌同刊，與憲約合成一書，使實用編卷十七。

刑集三

任人

五

卑縣便於演習，風俗人心亦少補乎。等因。具由中蒙本院詳批，據議指事而晰，非所謂空牌假套矣。但刊書給散社倉出納種種皆可通行，該道衰益潤色俾之通行，完綴又該義烏縣知縣張維樞詳舉行過保甲鄉約社倉社學緣由，蒙札保約倉塾四事具舉而設，竭力行以爲列邑倡，不無望於真心實政者。拭目俟之矣。捐田拾山朱大惠良民也，所謂開風而興，非歟。新墾官田准入社倉，究用分守道覆議通行列屬共圖及民之效也。此繼蒙此該本道勸得保約倉塾古人數養實政兩縣所陳無非遵奉明諭發明教養之意，已將原額條款與南縣縣刑書雜纂考訂裒益及更輯便民四禮同具，舊冊呈覽，示潤色刊行。今本道再加參酌，併將該錄

六諭演說及送到爲善除陽一書，斟酌摘取合併成書，行府刊刻，以便永遠遵行，須至書冊者計開。

一保甲所以弭盜也。諸防功多而化導意少，不有保約何以訓民鄉約，所以正俗也。勸相有方而有養，無餽不有社倉。何以備荒生養，簡而禮義可興。茲社學繼之從學師童勞來勸相務於成材，此合併責成之意也。

一王政主於揀荒保甲無真籍，則散聚無數，鄉約不實行，勤助無輸，惟約保社倉同流共貫，則戶口多寡門戶貧富生理豐歉聚散獨之無告，昭然指掌。至倉隨社立，以本保之穀賑本約之民，不必密饑，不必移粟，自綴自賑，緩急可恃，特不許街役豪右冒領，負

實用編卷十七

刑集三

任人

六

價有妨約保條列如左。

一保約之所保甲本以防盜，非以催科也。編派不論坊廂都里，宜據街巷鎮村挨門順戶，期無隱漏而已。在城以城心爲中，自中而東爲東路，一二三四盡東，關而止。自中而西南，北皆然。城外四境界分四區，大分四區，東西北南，四社或曰都圖鄉保各從其便。每社自第一村起，東起爲東一保，以下二三四五至東境盡界而止。西南北亦然。仍照街照路各字號以別之。編定保長，照式刷單粘牌，置保甲簿一扇，送縣清印收點。又一區之中有寺觀庵堂古蹟舊基或官道路適均人烟輻輳處，所衆建社倉三間中懸

學諭牌，勿登善惡二篇，下置香卓，而刻律例條條前爲拜

位。東間爲社塾。學生童教。請其中西開爲社倉。內置穀園五口。每園可貯廿石。本保有願出穀者。登善簿。無則縣發倉穀百石爲本。歲收息穀三斗。四年完本。還縣不置倉。夫不查盤以約副保。長堂其出納。約正副照式置鄉約社倉簿二扇。請印收填。此保約之地也。

一保約之人 分定境界。將界內百姓。隨鄉鎮村落大小。多寡。每十家計十名爲一牌。牌上橫列某縣某保某甲。下列壯戶某名。老疾幾名。幼小幾名。口壯丁幾名。係何生理。各置兵仗十件。共置火鈎水桶各一件。鑑一面。鏡一桿。共插一牌。牌頭領之。不論貧富。一月輪直週而復始。每十牌計百家爲一甲。甲有長擇身實用編卷十七

利集三 任人 上

家有刀者充之。輪年通直十甲爲一保。計千名。保有長選殷實公正者充之。三年一更。舉貢生儒准以雇工弟姪出名。註牌軍民權處。聽州縣編管。不致占依推托。但戶漁船樂戶流氓。皆爲盜藪。自相保甲。寄附牌外下方。鄉約有約正約副。合縣公舉行。誼端慈衆。論依歸者任之。不論保分。止照一區爲一約。取其易爲聯絡。便於守望。族大者照房分爲一甲。合族爲一約。要以保甲主保障四境。約正正表正鄉閭盜賊失事不累約正責任不同。禮待亦異。此保約之人也。

一保甲之法 遇盜行劫人家。一聞喊殺。牌頭小則鳴鑼。大則放銃。所在保甲牌兵齊聲喊應。連出壯丁協力

赴擒。倘勢無敵。行劫已去。不分頭隊。跟至天明。若奔入窩家四面圍守。飛馳報縣。以便官兵擒獲。或鳴或不應。與虛應。不出觀望。還遇縱使逃去。一家不出本排連坐。一甲不到。本甲連坐。保長畏縮。規避約正糾舉。水火疫饑。皆伏不許。朔望巡結打卯。不許佐貳下鄉點閱。不許接官站路。不許協同勾攝。不許指官科派。上儀不許受詞和息。裡呈舉首。

唯月朔各甲執牌聚於本保長所在。口報有無強竊賊盜家。可疑流氓。有無件逆奸賭。有則開証牌下。無則省。此保甲法也。

一鄉約之法 春夏秋農務方殷。冬月三朔約正副約本區保甲牌頭集於本所舉行鄉約。詒

實用編卷十七 利集三 任人 八

諭牌羅拜分聽六條。或刑律雜纂爲善陰陽。問一廣什照舊成禮。約正副會同保甲牌頭公報約內某爲何善事。填註簿內。某行惡事。如何。喚出從公勸諭。不聽下。次糾正。終不悛改。後事註簿內。案候歲終望日。將各保簿報主縣掌印官。秉出嚴實列名。旌申二。率扁上示衆。正月望日。再行成禮。從衆公報某爲極貧。應賑穀若干。某爲次貧。許借穀若干。某無牛可耕。某無種可佈。衆報相同。約正副面書一單。就赴領穀。保甲收單登簿。秋成加息還倉。不領者聽此鄉約法也。

一社學之法 春社散穀完後。再報本保中某有堪教蒙童幾名。願入社學。又舉本保生儒某堪教。請館穀應於倉穀內月給一石。各生束修稱家有無無力者。

免此社學法也

各印官于臘月望後，各約保甲簿將款過倉報還過本息，敘讀領過館傳，疾疫施過藥費，每區計數若干，一縣成一總數，約報過善士幾名，惡人幾名，節婦何人，業簡明總數一，獨名旗申亭扁一，詳府轉道彙院，以定獎戒，仍收各簿印蓋貯庫，以備逾年丁田戶口查審餽貢之用，此鄉約法也。

一約保之禁 鄉約唯責得人，但賢者不願就，而就者多不良，則以任不重而禁不嚴也。今縣立八社，一縣止八約，正各里通報名到縣，謀諸紳學校，聚論成歸者，倉定一二十人在官，先用八人為約正，優以禮貌，要之欲借其力，須待之重，欲杜其私，故禁之嚴。

實用編卷十七

刑案三

九

一禁革之例

朔望打卯執結

迎送官府排門站路

協同皂快勾攝通賊逃因 捕官下鄉開點不到陰

行科罰 需索常例土產發銀買辦 私和人令理

葬處息 糾合分例祝壽習子 駕盜殃民起贓賄

賊打詐 問過故答軍徒罪名冒應

一賞待之格 當場擒獲大夥強盜照北方鬬馬例賞

二十兩盜後擒獲真正人賊窩歇一名追賊一半充

賞 平時晝夜巡警遠近開緝一年無失者給扁示

獎三年勤勞地方安靜絕無盜警滿日冠帶榮身免

其雜犯差徭約正三年風俗表正問境訓服者給以

深衣福巾邀充飲賓仍免本家一丁

一簿由式 某縣簿照鄉約以善俗也該縣官吏應

行

簿式令每保自置一本赴縣倉完領執換期會公所

舉保內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某名有無忤逆盜淫偷盜強暴左道惑眾某名從眾當面舉報開列於簿歲終報縣填入總冊申府轉道呈院以覈殿最如隱袒不實違抗不報提究不便故簿

右發正東一社第一約正某人准此

計開

善

某保某甲下趙甲事父母盡孝事祖盡順事兄盡恭

某人捐穀賑貧云云不盡之目附後款

惡

某保某甲下錢乙忤逆盜奸起滅賭博左道惑人某

實用編卷十七

刑案三

十

人溺女聚賭焚屍飯僧云云不盡之目附後款

萬曆

年

月

日某縣某知縣案記印

某縣簿照保甲以弭盜也該縣官吏悉發出式今各約

正自置一簿赴縣倉完領執遇有驅獲過劫盜幾起

盤詰過奸細幾名擒獲過火災幾起屏逐過妖散幾

名放收過倉穀若干保放過惡童幾名開列在簿歲

終報縣填入總冊轉道呈院以覈殿最如隱匿不報

違抗不報提究未便故簿

右發正東社第一保某人准此

計開

正東社某保某甲下某家某時被盜喊叫某甲長某

牌頭率眾赴救散訖

延燒 疾疫 異言異敬

容富 煽惑

有照款附後

附款 一善行

一孝父母

一教訓子孫樂開義學

一縱長上

一能仗義樂輸倉穀放債輕息

一退讓醜謹

一早完糧稅

一勤耕耘樂紡織

一救解危急

一和息詞訟

一勸止爭鬪

一惡行

一忤逆

一驕奢懶慢學唱開賭

一凌兄長

一不完穀本准折盤算

一武斷兇暴

一侵欺飛灑

一欺孤凌寡

一施餉錢糧

實用編卷十七

刑案三

十一

一聚眾鬧殿

一與販私鹽

一窩引盜賊

一嘉拐婦女

一放火延燒

一酗酒撒潑

一教唆起滅

一匿名揭賣

一低假銀錢

一大等小秤

一屠宰耕牛

一立會講演邪道夜聚曉散

一附牌單式 用紙半幅爲一單二單爲一葉上刻三寸爲橫者二層首列某縣次列某社某保某甲下直

列保長某入下甲長某人牌頭某人

一單刷爲單貼於牌並刷爲簿一社一冊一縣裝一

套府印轉道呈院候巡歷撤查

已上款列此合解簡明之大槩也若因地損益隨時

變易俾無妨民生有裨吏治是在各道府府縣

縣以身任之矣水道看得本院所定保約倉學合併

之法研蓋正俗備荒敷教一以貫之誠司治之著龜

保民之準繩也並之民牧非不知茲法之善而或作

或輟輟有成效者爲之無序而煩且擾也今本院所

定稍密而詳簡易而便建置之所合則無創造之勞

編派之煩順則有稽查之便散之期定則得補助

之時禁革之例嚴則免追呼之擾選用之法精則解

武斷之奸旌別之數審則神感發之機勸諭之意真

則開自新之路稽覈之令明則有奉行之實且講說

定於三冬則農無失業出納不入查盤則民無冗費

賞譽隆於觀成則人無懈志至於簿由有式牌單有

實用編卷十七

刑案三

十二

式諸所考定經緯井然誠良法美意之兼盡者非漫

狀蹈襲前人之規鋪張粉飾而已也司牧者精誠而

致力焉廢而未行者毋憚於修舉行而未令者毋憚

於更定去齒養之心期真實之效庶不孤本院惓惓

保民之至意也

鄉約篇 縣治成德知州不遊而耕用農三篇以教

皇制治建府置縣蓋鄉分里以奠民庶乃立耆老以佐令

敦政教里有大族以爲府甲有司一百一十戶爲里

中選高年有德者爲里長或里長或里長或里長或里長

以教民爲善是即里之三老也里之三老也里之三老也

以教民爲善是即里之三老也里之三老也里之三老也

以教民爲善是即里之三老也里之三老也里之三老也

修文無增損王尤或公之故有物量知結等名其說甚
具實與中明之意無異也所行稍異耳知難者其意
則聖之典從簡易之起而初以爲約約所難推者其意
亦猶有司之度之也始以論文加以不說其習見之
與聖治之心乃有亦會置酒飲禮與之更始豈大張
包說說之三老
以十有九章聽民訟一曰戶婚二曰田土三曰鬪毆四
曰爭占五曰失火六曰竊盜七曰罵詈八曰錢債九曰
賭博十曰擅食園林瓜果十有一曰私宰耕牛十有二
曰棄毀器物稼穡十有三曰畜產交殺人十有四曰卑
幼擅用私財十有五曰褻瀆神明十有六曰子孫違犯
教令十有七曰師巫邪術十有八曰六畜踐食禾稼十
有九曰均分水利

竊盜詐僞人命重事方許赴官陳告戶婚田土一切小
實用編卷十七

刑集三 使人

十三

事務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斷不由者不問虛實先杖六
十發回官更不即杖斷稽留作弊詐取財物治以重罪
里甲老人不能決斷致令赴官者亦杖六十仍著
果斷循情作弊顛倒是非依出入罪律論已經老人
里甲處置停當頑民不服展轉告官捏詞誣陷其官吏
人等不察所以一槩受理者一體罪之

兄老人里甲於申明亭議決坐先老人次里長次甲首
論舊序坐如里長長於老人坐於老人之上事于別里
須會該里老人里甲本里有難決事或子弟親戚有犯
須會東西南北四鄰里分老人里甲公同剖決詳用所
罷判條量情決打不許拘集行來陳告方許
勾引者杖六十有贓者以贓論

高皇帝萬民之心至矣矣
相連四民之相連也
此其往來史冊雖求情于尺璧之日是非善惡長短自見矣
交頌何如反復于郡里之不可脫乎語九口其未出而十
其詞說又記不肖之吏之問若子弟于父兄其身去耳
無不顧慮者里長之吏之問若子弟于父兄其身去耳
于里長之吏之問若子弟于父兄其身去耳
聖朝一切小事付諸老愚民之理或動浮言觀察者老
常行于今平鄉之未至也
以六論導萬民一曰孝順父母二曰尊長上三曰和
睦鄰里四曰教訓子孫五曰各安生理六曰母作非爲
睦鄰里四曰教訓子孫五曰各安生理六曰母作非爲

以四禮導萬民一曰冠二曰婚三曰喪四曰祭
文皇已列于學宮山丘氏又篇篇爲戶有之故不錄
實用編卷十七

刑集三 任人

十四

凡民間須要講曉
大詰律令
初論老人手榜及見丁著業牌面沿門輪遞務要通曉法
意有司時加提督
每鄉每里各置木鐸於本里內遇年老或殘疾不能生
理之人或替目者令小兒牽引持鐸徇行本里令直言
叫喚孝順父母六句使衆聞知勸其爲善毋犯刑憲其
持鐸之人秋成之時本鄉本里內衆人隨其多寡資助
糧食

糧食
天顏之在上焉城中兩園如縣引者一等能聽未集各

7 —

月吉設先師位賀明教讀師諸生行禮習禮樂乃休沐

望亦如之凡不帥教者月終聞於父老

者聞於縣治妄言者

歲暮罷館隆待師之禮

立大館帥子弟之試有司者而祇教之舉以三物一曰

世行二曰經義三曰才能選學官弟子則以名聞

書如使有賢才令天下之人未有無所屬者也今

二學完率領三才皆見於行事者即其列於

之師而己其術學文章事即其列於

上之人猶有無所屬者夫以教勸而應之進退以

所以列於教者之術而應之進退以

要使朝望者此行之難修德建學應諸生之經明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該官吏即便具禮致請本官於該縣學安歌率領師生

朝夕考德問業務去舊染卑汚之習以求聖賢之心

功該縣諸生應該赴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

朝夕聽講或時出與經書策論題目置作課程不得玩

易怠忽虛應故事須知時敏之功庶有日新之益該縣

仍要日逐供給薪米之類候該縣掌印官應朝之日本

官不妨訓迪諸生就行兼署該縣印信

禮取賢能

照得當職奉

命提督軍務兼理巡撫深慮才微責重無以仰稱任使合

求賢能以資贊翼訪得福建市舶提舉司副提舉舒芬

志行高古學問深醇直道不能趨時長才足以濟用合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實用編卷十七

食嬉遊散漫度日。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愈於博奕之爲賢乎。爲此牌仰南寧府官吏即便館設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之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賢美者。相與講解演習。自此諸生得於觀感興起。砥礪切磋。修之於其家。而放於里巷。達於鄉村。則邊徼之地。自此遂化爲鄕譽之鄉。亦不難矣。諸生講習已有成效。該府仍要從厚措置禮幣。以申酬謝。仍飭由差人送至廣西提督學校官。以次送發各府州縣一體演習。其于風教。要亦不爲無補。

共守城池

昭得寧府反叛。本院調兵進剿。尅日啓行。各府縣掌印

實用編卷十七

刑案三

二十

正官各該統兵前進。所據各該府縣城池。雖已行委各佐貳官防守。但艱危之際。事變不測。必須堅練老成之人。相與維持。鎮定庶幾。人心不致驚疑。政務有所倚賴。爲此案行。各該府縣通通行各縣署印官。徑自以禮敦請老成鄉宦。衆所推服者。一二員在城。以備緊急。協同行事。該府縣城池關係尤重。查得致仕按察使劉遜。素有才望。忠義奮發。就仰該府請至公館。仍仰署印官待以賓師之禮。託以咨決之事。一應軍務事宜。悉稟計議而行。以安人心。以濟大事。仍行本官務以國家大難爲憂。盡心竭力。共圖殲滅。毋以休致自嫌。諒朝廷報功之典。當亦自不相負。如候大事。各亦有歸誠無違錯。

延賢清賦

史部府知府許學憲

大田之法。各戶先具親供。爲案底。慎選公正開文教。原任州縣以廉直著稱。歸田者主其事。擇郡縣學子弟。員忠信敦敏者。開文任其旁。開局時。寄之心腹耳目。而時時監督之。其親供令田主同里及庄佃相對質。其書先歸戶田地。塘若干畝。近經大田地。塘若干畝。若田所坐落。或原或墾。或沃或阜。各註上中下額。而具供其畝數。若干數。相准相懸。絕者上之。府即前有欺弊。但開親供。於自首免罪同。而嚴漏供之科。親供既上。則令一里十遞推公正弓手。算手。與業主佃農同詣田所。精丈之。具書魚鱗冊中。里遞藏其貳以待考。其田小票。先用縣印鈐蓋。先照親供寫木板上。竹前桶之田間。既覆大同業。

實用編卷十七

刑案三

二十

主會算覆丈實數。具書之。有以員役奉法太過。丈量太刻。若有弊。東訴者。則要官查丈。至三五丈。而府主自行。阡陌屏與皂不御。蓋與一二髦士同覆。覆之丈既畢。分四局。局延鄉官一人。生員二人。總之其查算。以魚鱗冊爲主。而以田圖小票合之。不合者。審其弊。孔若謬誤。則查抽丈冊。臨田外冊。是正之。監局者以圖書鈐識。乃歸各戶總之。其各戶田地。塘十號。將田圖小票十張。類爲一封。外用小總票包之。書田塘若干。田上中下若干。下若干。於其上。田百十號。亦如之。會於圖。而圖又小總監局者。又執魚鱗冊時。抽查之。爲歸戶小總之法。田圖小票既總。又執魚鱗冊。一總與參相合。而覆之。稍不合。又將冊票首尾覆覈之。覆覈訖。則封小總票散之。各

局爲戶大總於是。以人戶爲主。而以各都各國小總。粟田目具歸之通計。其田坐落幾處。小總票幾紙。單具書。而以各都圖各局。此有除單。彼有收單。以相覆。然局者。又執單與總冊參覈之。小總票不得有隱匿。田單歸戶。而黃冊成。田分三則曰。上曰。中曰。下曰。塘分二則曰。魚塘曰。灌蔭塘。地分二則曰。肥曰。瘠。或曰。小增於舊。賦大損於初。豪右不加重。而貧約者得喘息也。

勸令恤窮 山西巡撫呂坤

爲府疲廢。化頑暴。以善民生事。照得加意窮民。帝王首政。雷心風化。有司先圖律云。凡餓寒孤獨。及篤廢之人。貧窮無親。屬休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六十。夫餓寒孤獨。古稱無告之民。言顛連苦愁。

實用編卷十七

刑集三

任人

二十一

無人可告訴者也。此四者。雖云無告。然眼目明。手足價。老婦與人執爨。老夫與人看門。守戶猶可收蓄。縱使行乞。猶得方便。至於篤廢之人。手足單損。眼目雙亡。又加之以餓寒孤獨。做活則手眼傷殘。乞食則坑塹傾跌。此非無告中之尤無告者乎。若盡數收養。一人歲費米布。可得銀三兩。若棄而不收。使其叫爺叫娘之聲。徹於里巷。而爲民父母。如罔聽聞。法且不言之。將安忍。本院前在憲約。今替目殘廢之人。年六十以上。餓寒無依者。徑收養濟院。照例給與衣糧。其五十以下。教以各般生藝。丁寧不啻再三。報求只應故事。出巡所至。督者告訴填門。及查報冊。何曾收其名姓。至於學習彈唱。說書一節。不惟比等窮民。藉以糊口。又欲愚頑百姓。聽之。回心益。

自古聖王。以強壯丁男。歸四民之業。以殘廢貧民。享一藝之能。當是時。鄉國歌樂。皆用工師。靈臺則滕股奏公。曲詩則滕股諷誦。不惟因材就業。矜不成人。亦且移俗化民。皆知禮義。但恐習學淫語。反壞人心。而勸並名言。無人著作。爲此條例。欲目于後。仰掌印官。作違遵行。限月。日回報。以便選擇給發。

一替目殘廢之人。但係本縣及自初失迷。卸費者。一面行各約。一面行里老。十排盡數查出。六十以上。無妻。子兄弟十二以下。無父母兄弟者。徑收養濟院。其五十以下。十三以上。盡數收入寺廟。教習生藝。本院出巡。但有攔路跪門。自盡手本。而冊造無名者。卽係漏報。漏報一人者。甲長十排重責。卽罰本犯收養。漏報

實用編卷十七

刑集三

任人

二十二

二人以上者。該吏提究。漏報五人以上者。有司難賢。徑註下考。若雖係無目。而家不貧窮。又有兄弟子侄。或素學生藝。自能度日者。不許一槩告擾。如違挈其兄弟子侄重究。一開廟處所。修葺環房十五間。或二十間。坑塹瓦蓋。前面壘牆中。留大門。上題冬生院三字。貼後牆。接連皆砌火坑。坑闊八尺。外面接連皆用短牆。一丈雷一坑。口炕上織大州。皆可五寸厚。裏外貼牆。捲苦作枕。人皆橫睡。上用極粗綿布。套以淨花數筋。照炕多作席。被一被。可容一二十人。四邊緣抹三十遠。務要堅固。庶難折搖。動移。每年十月初一日起至三月初一日止。凡本處或迷卸六十以下。五十以上。無目殘廢之

人不必給穀時令止宿其中男在一處女在一處每
十人用一有目孤寡之人料理衆事即於開兩設老
人一名火夫三名掌管此院每早每人可費米一
碗日可費豆一碗粟一匙粥一碗著照人備辦令老人督率
煮粥炒豆米豆官倉支銷柴薪有司照處但有亂序
爭攘者老人稟官即日逐出放院之後老人將被收
捲門戶鎖封不許開人在內作踐開院之日如有目
壯男希望食宿在此攪混者老人報官重責枷號院
前其老人火夫事完紀善另行獎賞若官家陰德能
如此行有司申報本院優旌年久善多者冠帶鄉飲
一時調新曲百姓喜聽但邪語淫聲甚壞民俗各鄉嚴
行禁革如有老師宿儒詞人詩客能將近日時興腔
調翻成勸善良言每一曲賞穀一斗能將古人好事
如殺狗勸夫埋兒孝母管飽分金宋郊渡蟻一切有
感風化者作爲鼓板平話彈唱說書半說半唱極淺
極俗不用一字文言婦人童子都省又親切痛快感
動民心使人點頭讚嘆流涕悲傷者每書三十段以
上一本有司抄錄送院選中賞穀五石肯親自教習
二十人以上成契者賞穀十石仍另行優獎
一卜筮真是無益但無目難以存濟其子平五星占課
下數等藝有能教習者與唱師一體給穀
一兩足難與搗破之人教以織打麻鞋挑結綢巾紡花
牌繩捺紗列字各因材調發人教習給與工本其教
者與唱師一體給穀

一凡替目殘疾之人但有受人買使替人討債微撥團
命及縣婦入人宅舍勾引唆調迴避竈騙財起事
者盡法重治
陰陽學今有司以陰陽官報時避日諱
瞿九思曰按周禮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
市朝鄉大夫以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
其鄉使各以教其所治禮記月令是先王良法美意也
唐制每月命有司讀月令我
太祖御製責任條例言縣親臨里長務要明播條章
教民揚文曰百姓凡遇農種時月五更播鼓衆人聞鼓下
田正古授時之意今宜於冬至日將來歲十二月月令
最切要於民者總刊一紙布之各鄉每月朔旦仍將本
月月令刊一紙布之悉令陰陽官任其事
孟子述三代盛王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斂
月令孟春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
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孟
夏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又循行縣鄙
命農勉作毋休於都周禮草人掌辨地剛瀉墻墾稻人
掌水泉畜止均瀉耕耨之事都長既起之里宰又起之
種種之種舍人既縣之司稼又辨之縣之司師旅既
等之土均又均之凡可以佐百姓力農舉無不設官勸
導兩都察院所領巡力總約言各省直地多遺利野有
惰農各掌印官常上下山原考察勸惰施行賞罰正做
古勞農之典已欽奉

任也

大學開，便說在親民又引康誥如保赤子古人子愛

百姓直想到骨髓推入毛髮如仲夏之月直想到藍也

青青者赤之母若刈藍恐傷時氣遂教民毋刈藍以染

又教民毋燒灰恐傷火氣又想到到南方是火位恐

以火助火遂教民毋用火南方又仲春之月先雷三日

春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

不備必有凶災古人之愛民如此

祈雨真有法錄本邑陰陽學未必有人三四月間凡遇

於其地果祈雨有應者當懇求其法今羣巫實教者學

之

董勳禮俗書言正月一日占雞二日占犬三日占猪四

日占羊五日占牛六日占馬七日占人八日占穀諸如

此類關係農家占候者雖未必悉驗當令置冊逐節候

書陰晴風角亦何有何亡龜龜求之心

諸書謂爆竹為驚鬼非也冬月間陽在內不得出聖人

恐陽微不得出或足以為民害故製砲以震之使天地

陽氣與一身陽氣為一聲皆震發宣於外蓋所以助

雷也當至臘月朔以此意示民但須慮火患此亦調變

之道

周禮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凶荒則令調委之

師役則令豪樞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禍哉則令哀

之凡此五勸者治其事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

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平安為一書凡此

皆每國辨異之其德懷愛民如是哉

朝置陰陽學凡民間雨雪蝗蝻皆令申達上司據實具

奏當刊咨詢年歲豐凶閭閻疾苦一紙一雨二雪三水四

早五早稻六晚稻七大麥八小麥九蕎麥十粟十一黍

十二稊十三黃豆十四黑豆十五粟豆十六糯穀十七

芝麻十八半頭十九百穀二十桑二十一麻二十二棉

花二十三粳二十四黍二十五粟二十六梨二十七桃

二十八李二十九蓮三十藕三十一菱三十二芡實三

十三百果三十四油菜三十五百菜三十六魚三十七

蜂蜜三十八蠟蟲三十九火災四十疫癘四十一瘧疹

實用編卷十七

四十二牲畜四十三盜賊四十四蝗蝻於歲首各郵給

一張令具實開填季終回報以便設法措處若有大災

傷應即時申請者不在此例

周制十二月大雉四方之門皆披陳其牲以攘除陰氣

者是周時十二月日經經虛危史遷言虛宿內有司命

司祿司危司中四星為鬼官之長又增星在危宿東

南恐其氣能為厲鬼故行難以禳之伏天道有歲差黃

道宿度虛是九度太危是十五度九十五分如今日經

與周家不同萬曆二十八年日經危宿在正月初一至

正月十五日經虛危在萬曆二十九年正月初三至正

月廿七日間行離當在此期若二十八年臘月則日經

不在虛危無厲氣可驅行雖無謂而二十九年正月

不行，則則屬氣又未盡逐，骨失之矣。須盡七，則示。

周制三月，中亦行儺。益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惡，昂中。

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伏則屬鬼，隨之而行。周時三月初

日在胃，邪故殿疫之事於此時行之。今萬曆二十九年

四至四月二十五，又不當從在三月內行儺也。費道宿

政臺曆先期出示。

周禮小祝掌祈禱，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弭災兵，遠

除疾，病，女巫掌歲時祓除，蠶浴，是四時為百姓祈禱，何

所不至。

鄭善夫曰：日月交食，為日食，唯最難測。月食分數，唯以

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日時，虛大月入時，虛

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為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

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

行有九道之異，故勿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如北方食

既，南方才半，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是故食之時刻

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准也。如正德九年

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闕廡之地

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漢宋以來，皆設算學

與教習儒藥同科，稱四門博士。如宋錢藻、孫覺、諸儒，皆

為算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今律，禁私習天文。

實用編卷十七

利集三

任人

子七

妄言休咎者耳。若致讓食奉部文，誠人習推步，隨地考

驗，以匡星官之不逮，庶無負。

朝廷偏設陰陽意哉。

醫學

柯尚選曰：周禮醫師所掌，羣醫立業考之，以上下其食。

有食醫為調養之節，有內証，有外証，有醫古之醫政。

精詳如此，是欲納天下於仁壽之域也。後世醫說，尤棟

汗牛，然其要未嘗不存焉。故最近理莫如醫，宜節取大

本，正宗之書，分為數部，頒行天下，醫學三醫政為醫案。

呂巡撫條約

為嚴醫學以重民命事。照得醫學，國初所設醫官，吏

部所設醫印，禮部所設醫官，醫學習讀之人，惠民局

施捨貧民之藥，朝廷重醫道，壽民生，其詳如此。庶官

為民父母，豈可忽議？為此擬與醫學，作養醫人，令其多

讀醫書，深究醫理，庶使病者賴以回生，醫者賴以糊口。

此兩全之道也。今行款列仰州縣，刻板拘於醫學，永久

遵照示行。

一、立上養生之法，積德之術，醫為第一。若能治人有效，

自欲名利兩全，常見名醫公侯敬重，家累萬金，學醫

者苟能用心十年，終身受用不盡。

一、醫書如素問、靈樞、東垣十書、醫學綱目、醫學入門、醫

學集要，書皆佳，而卷多理奧，近如醫經小學、醫學正

傳、玉機微義、仁壽直指、名醫指掌、丹溪集要、傷寒六

實用編卷十七

利集三

任人

子八

書傷寒指掌方捷徑立解外科痘疹驗良方蔡氏痘疹名醫方老醫方要本神效明本神效本神發揮丹溪脈訣卷數不多方論明切醫者只擇一二部讀之熟讀之精亦可以治人矣

一學醫最不可多貪門類圖說病家總之不精反以誤人反不得利今擇此方易生之病各習專門果得其精受用不盡中風傷寒痰火脾虛勞婦人小兒外科小兒中之尤要者急慢驚風疳症癰疽疔瘡此數門者務要十分精通其餘小科雜症帶看可也

一自有司不重醫道每將醫官責令聽事直月保勘獄囚既費藥資又擔干係又不便宜行術故明醫抵

實用編卷十七 利集三

二十九

一不掌醫學乃令市民頂醫生名色看守醫印不知陰醫二學俱係州縣各屬衙門應用醫人聽本學掌印委撥自有體面豈宜作踐陵夷自此極哉今不能強上醫使之管學亦須選通明醫道者申請冠帶使掌印信待以屬官之體審編均徭之年每州縣大者編惠民局藥材銀四十兩中縣三十兩小縣二十兩就今在學醫生習學製藥專備過往官員用藥及貧民拾藥之費不足者醫官呈稟有司隨時設處其本州縣各衙家眷僅僕用藥多寡既無限置實賤各有價值不許指以官藥名色賈取無節但買生藥今其炮炙丸散可也

一醫生各認讀醫書一部掌印官量其煩資限以一月

之數自某處起至某處止責令醫官每日背誦除醫方分兩不能全記外其議論脈法方下病症務須成誦每一月掌印官或委佐貳官喚至堂上掣背一次情者量責三五板勤者量賞穀三五斗讀盡再限有司或不通醫道亦識醫字豈可委於不能達廢稽考耶

一熱背醫書一部方許醫官引領治人每醫生給醫案一本令病家親自填寫要見病人是何病症用何藥方治好每四季掌印官查驗醫案治好人三十以上者賞穀一石百人以上者終身免丁三百人以上者准送牌扁如有假捏者即喚病家審問一家不實雖有十家實者一藥不准作數

實用編卷十七 利集三

三十

一製藥不精不惟不効又且害人凡本學製造咀片醫官責令醫生遵照原方十分精細不許留毒不許過性製完先呈掌印官驗看精粗生製但製不如法者重責仍陪藥

一四方有深明醫道善治疾病者有司以禮優待厚作興使得安家久住必能傳授後生有不識字義不明藥性輕用切藥妄自下針者即時重責逐出本境傷人者重法重究枷號遊迎其賣膏藥生藥咀片而不行醫者不禁

一民間但有得一良方刻帖通衢及一藥而治諸般難証肯令九散熬膏救人及因病而捨所思之物見病而施調養之藥者為上等陰德神鬼所欽有司紀以

大善以簡獎賞

一醫學立於國初每府州縣皆有進士監生有房屋倒塌而不修者有基址變價而不存者支到掌印官即查醫學是否見存廢者何如修建應支何項錢糧務要前房寬大三間後面火房三間如無錢糧應作何如設處另詳報奉

吏難獨任

一庫吏收放錢糧俱有常例節納贖者一勒火耗所得難以數計而抵換優欺私放營利尤為可恨之甚一承發房投文領文自有常規詞訟分發客房簽差管押亦看詞中有無暗裏上下其手甚而有照詳照驗文書牒藏不發通同作弊者

實用編卷十七

利集三

文

五十五

一吏房所得薪上農民舊吏起復除設席外三兩四兩不等人且不講試看每吏文書幾套極齊整不用催可見矣至於發官起解錢糧迎送上司皆本房權柄而府領縣佐送常例深作抵有敢怒而不敢聲言者一戶房弊極大錢糧多即應解應領錢糧不得本房付子付之庫吏而庫吏亦無憑支發其權可知而其弊更僕未易悉也

一禮房管理學校所得幾何極清苦守本分足矣至備辦下程酒席原係本房職掌乃自己脫卸貽累別人仍多方需索亦為可恨至於童生考試那換浮籤以張替字尤其弊之大者

一兵房之權能領人身家如清軍一名窮人一案至於

發妻起解東學西掣一戶不得安寧甚而搜尋軍也封貼盤纏即外戶亦凜凜然不知禍之何從來也況乎包攬夫馬除索馬夫人夫常例外自己馬自己夫何曾走一差撥一頓即同事者何人敢發其奸自貽不測禍也其他指稱迎送科斂小民皆其小者耳

一刑房權更大每晚點監擅用刑杖毋論罪人即上宿人役妄逞威雄南面喝打其常事耳至於富民入監得錢小事甚有所求不遂擊家買免只用一張病狀一布袋土而人命去矣況乎有官授意而不待時者真可腐心而切齒也

一工房修理衙門監倉各有常規亡論且說上官日行文書出入往來竹箱所必用矣其物非甚精緻所值

實用編卷十七

利集三

仁人

五十五

幾何而登用官價有三錢者有四錢者夫謂之曰官價自有額編餘銀何曾累及各行即使買一見在亦何必擾及滿城奈何官不明白吏書愚弄出票買物付之工房雖曰一箱而合用南竹篾餘銀釘棕護南板油紙各行各票取討滿城亦駭動矣匠人鋪行又按月分輪流答應各衙門者在差人看落該管地方地方又著落小甲該月者打點規避就票者賣前換後物幾時取完工幾時得就至物備矣匠匠齊矣又是店行管飯在工房私解帶送棹椅誰敢出一語況乎尋提修河造船建壩動輒費至千萬所得更當何如焉應甲曰今觀各房與衙役積弊皆害百姓者焉有仁人在位而肯與衙役害百姓乎總之欲安百姓須清衙

門清衙門在廟吏役肅吏役在裁頂首裁頂首在塞弊
塞弊塞在革積年若積年不革則弊實未必塞弊實
不塞則頂首未必裁頂首不裁則吏役未必肅吏役不
肅則衙門未必清衙門不清則環左右無論吏書無論
民皂皆購官而作弊者未有能安百姓者也願有民社
之寄者留心留心

實用編卷十七

利集三

任人

三十三

經世實用編卷之十八

利集四

肝盼

馮應京

纂修

新安

戴仕

校正

新會

梁斗輝

編次

導和

夫為治者要在移風易俗并斯世於太和耳人心之和
原與天通天有飛雲噫氣人之悲喜如之歌舞動乎天
機則過行雲宣八風一有過動導感感悲乃傷兩間和
氣聖人因其情之必然而不容已理之自然而不容亂
者制為長短疾徐之節用之朝廷用之邦國徵獨養耳
目調血脉且節宣四氣感名神明化凶頑而格為復歌
舞之時長大夫哉吾夫子論為邦而法韶舞序詩而錄

實用編卷十八

利集四

一

勺般大賁禮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自垂降風微漸
以崩壞景公享桑林之舞而恐懼著雖平公聽清辭
之樂而飄風赤地則非其量之所稱也亂是以還大風
思注於猛士九功曲離以破陳傳殺舞賦雅斯聞矣鄭
樵曰詩三百篇皆可歌可誦可舞可歌大師世傳其業
以教國子誦之則習其文歌之則識其聲舞之則見其
容絃之則寓其意斯蓋真性所覺萬世同符其孰能關
之惟戒酣歌屢舞而已胡入中原樂益靡靡惟是院本
雜劇盛行箇宇宙之厄運哉

萬皇帝一洗而還之雅道厥後士人相尚白沙陽明歌法
獨舞法罕觀而長洲張敬舞志論著頗詳余定述之天
惜歌志好也悲歌志惡也文舞狀喜也武舞狀怒也登

有起落而聲聲者無起落形有作上而形無作上
何莫非道乎臣居鄉見長者以歌舞勸後學其歌可譜
其舞不可譜蓋雅樂歌止長言舞隨字異稍可議若詩
歌多繁聲舞亦隨其曲折近乎燕樂匪如雅樂之嚴北
舒疾故圖難盡其態也臣以其不失雅樂遺義嘗試教
楚民用和賤見可行之天下故載歌法而受之以舞論
程子有云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司政教而欲令人
樂學則歌舞何可廢如曰近於戲則此聖人制也人心
之天倪也將宇宙太和是係而戲云乎哉

禁俗樂以養中聲

李文憲曰樂者樂也自漢以前所作者謂之古樂自漢
以後作者皆俗樂也夫樂非自判也人情判也蓋古人
樂得其道故以道而制樂後世樂得其欲故以欲而制
樂好古樂者必厭乎俗樂好俗樂者必厭乎古樂古樂
與俗樂相為消長如薰蕕之不可以同器水炭之不可
以同處古樂始於歌俗樂始於曲歌之處必至於被八
音以及羽旋干戚曲之盛必至於荒色比頑以為搬戲
雜劇今欲復古樂必須禁曲凡人情有喜有樂必於歌
詩為發之使海內人皆以歌詩為樂則中間必有聰
明君子神妙乎歌詩之理通變於聲音之間所謂養純
為聲氣之元千古以乘灰求之而不可得者一旦可以
心妙之矣伏觀

太祖諭禮部臣曰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復並之樂
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和而正復並之歌
詞淫以奢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復並之律呂出
人為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齊人聲與樂聲不比故
雖以古之詞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度犯而不
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與樂判
異為二而欲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試其流已久
救之甚難卿等宜究心於此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夫
太祖雖於兵革方息天下方定尚舉於復古樂特惜當
時禮部不能成其志耳今洗滌俗樂繼美於古以慰
太祖思古之盛心孝之至也

歌法述

潘鑾曰虞書言八音克諧而先之以詩歌樂記言比音千戚而始之以聲樂則雅樂之用豈不以歌為主哉顧歌法亦未易言矣及述三家之論為學者準焉

朱子曰古樂有唱有和有嘯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更有疊字聲聲以數發其趣是之謂和聲所謂曲也古樂所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四賀賀賀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弦中經聲亦其遺法沈括筆談曰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而下如管絃爾字則有喉唇齒舌等音使字字聲皆輕圓融入聲中令字轉換處無

實用編卷十八

利集四

導和

磊砢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如貫珠今謂之尋過度也如宮聲字而曲之腔合用商聲則轉宮為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裏聲即俗所謂吞吐恬靜是也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吟曲無合韻謂之叫曲學者所當深鑒也

孫如昇曰律呂之妙和聲最難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柔永偈中鉤繫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謂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按抗舉也歌聲高如手舉物雖高不離于手不至太高聲之下者如物之墜隨其淺深而六且無留滯也曲轉聲也如折技然必款款分明也止

聲法洵心總論

鄒館曰自古明良協於虞歌歌生於心調和元氣而理陰陽調和者恆發其密變理者不欲其盡比金石而合四時聲歌之道也故論歲功過時行之大政時之行也推遷如寒暑盈虧如朔望晦明如晝夜太和之運動莫測而春夏秋冬其紀焉歌者總一詩以會其全則元韵流貫若天運之一周而成歲分而為四聲之冲融如時之春聲之宣暢如時之夏聲之收斂如時之秋聲之退藏如時之冬含之則四句分焉春夏秋冬有繼振振以備復始貞元之義折之則每句各具春夏秋冬有起伏疾徐以盡消息盈虛之變然首句雖自有春夏秋冬而大樂為春實一句皆春聲也次句雖有春夏秋冬而

實用編卷十八

利集四

導和

大樂為夏實次句皆夏聲也三句四句可類推矣約之其聲九曰平曰舒曰折曰悠曰發曰揚曰串曰嘆曰振平者機生於出聲在舌之上齒之內非大非小無起無落優柔涵蓄氣不促迫舒者即聲在舌齒而洋洋蕩蕩流暢軒豁氣度廣遠折者機主於入而聲延於喉漸漸吸納亦非有大小起落其氣順利活潑悠者聲由喉以歸於丹田和柔消消其氣深長幾至於盡而復有餘韻反還發者心之索遠其氣直達而磊磊落落揚者聲之昂大氣數張而襟懷暢達串者上一句一字照下句二字聲僅成聽其氣貫珠欬嘆者其聲淺短氣若微渺剔落振者聲之平而稍寓指銳有消索振起之意凡聲主於和順妙在慨嘆發舒得盡以開釋其鬱結

無所出用舒者三出而不輕於出用折者七聲每多漸而入用悠者七入無不入於微發者揚者惟一而不論於粗厲弘而含也申者惟一而不至於開絕微而顯也振者惟一以鼓其機柳而張也慎其所出節流滋原重其所入歸根復命廣大精微補添補潤闡宣天地之化機屈伸詭神之情狀卷舒盡人事之變態教者陶情若性聞者心曠神怡一道同風淪肌浹髓此調變之妙用政教之根本心學之樞要而聲歌之極致也夫豈人力哉性術之流一太音希聲者衆論其間真有如大塊噫氣而風生洪鐘遠響而聲出管曾子歌聲若出金石爲其粹美而天賦也以信天時者金石而和鳴之始

實用編卷十八

利集四

聲和

六

終條理整鑄節奏或亦有聲應而氣符者乎抑庶幾孔子所謂聖之時金聲玉振之道響與

歌學解

林兆恩曰書云歌永言而元首股肱之作聲相勉勸是歌之義所由來者尚矣故唐虞三代以上率皆履禮樂樂而見之歌咏者靡羅洋洋充滿宇宙降及後世益有深可慨者變曲靡靡之音偏於天下以淫溺其情輕志而戒風也於是平淺之聲更不復作遠使有志之士不得上觀淳古太和之盛矣然音由人心生也故於歌學解如左蓋以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而返清還淳之責端有望於同志諸君子云

總一章四句分作春夏秋冬第一句春第二句夏第三

句秋第四句冬每句上四字各分作春夏秋冬各第一字春第二字夏第三字秋第四字冬雖有定序而春夏秋冬又各爲春夏秋冬各三字稍攸上四字亦分作春夏秋冬第三句首二字稍攸上句末三字各平分不甚疾速輕重以第三句少變前二句不疊韻而足聽也第四句第四字乃冬之冬開藏已極矣陰不錫勝陽不終絕清而必息虛而必盈所謂既剝將復而子亥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是也故末三字當有一陽未復之義第五字聲要高何也閉藏已極不有以振而起之無以發其坤中不絕之微陽也故曰十月謂之陽月每句每二字一斷庶轉氣悠揚不至急促第一字口卷開聲要融和第二字口開聲要洪大第三字聲返於疾秋收

實用編卷十八

利集四

聲和

七

也第四字聲歸丹田冬藏也春而發和夏而洪大者達其氣而泄之俾不閉也秋而收之冬而藏之所謂收天下春而藏之肺膈也其不絕之餘聲復自丹田而出之以將邪穢以融渣滓擴而清之也春之聲稍遠夏之聲又遲秋之聲稍疾冬之聲又疾變而通之時四時之氣備矣闔而闔之則乾坤之理備矣幽而鬼神屈伸而執其機明而日月往來而通其運大而元會運行而統其全此豈有所強而缺哉廣大之懷自得之趣真有如大塊噫氣而風生於寥廓洪鐘遠響而聲出於自然者極溫活潑太和真機吞吐卷舒神化不測故聞之者不覺心怡神醉恍恍乎若登兜率之堂舞百歌而候鳳凰矣

第一章四句分作春夏秋冬第一句春第二句夏第三句秋第四句冬每句上四字各分作春夏秋冬各第一字

鼓野揚之聲○平○金我中有事○嘉新寶
 王○金鼓平瑟折○吹平笙悠王○金吹折笙後○鼓
 舞簫盤王○金承發筐揚○是折奏○將中王○金人串之
 串○好折○我嘆王○金視平我折○周平行瑟王○
 金人串之中○好折○我嘆王○金視平我折○周平
 行瑟王○金

凡用鼓金王照園中字擊之圈之虛者皆氣歇處其四句重一句八句重二句有餘不盡之義也

實用編卷十八

導和

十

之大旨流通活潑歌之運量抑揚咏嘆而安閑自得歌之妙用將有歌也正身端拱感懷定慮托詩用調依法成聲而隨口應心自協音律歌融澹澹不知有詩不知有我而可與論歌矣

風易俗天下皆靈又曰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宥悖逆誘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造也故先王作樂以和之夫今風俗澆謫皆由不知以禮樂爲教其所由來業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固宜急興禮樂編鄉村市鎮皆令其父兄教童子歌詩以教教之原乎

舞志

可以相安可以愈癘苗民逆命帝舜舞干羽而有苗格
是舞可以禦亂武王垂成而威濫四成而南國是疆是
舞可以象功理民逸者舞行緩短是舞可以貽德食三
老五更冕而總干所以敬諸侯之弟是舞可以敬長干
戈戚揚除戎器以戒不虞是舞可以習兵先王作樂以
宣八風是舞可以御凶老萊子舞斑衣之戲是舞可以
娛親酒中往往以舞相屬是舞可以樂賓觀其舞知其
德三代而下自天子以至庶人無不重十三人自宗廟朝
廷以至郊野無不舞之地自八歲成童十三二十以至
老者無不舞之時自國學以至於家塾無非歌舞之處

非受

夫

飛燕體輕能爲掌上舞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鼓瑟歌舞項虞姬起舞陳尚衣能歌舞雜女德多善舞河間獻王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也此義不明而後並祀典有用寶冠者矣宴饗惟屬之優人者矣舞之幾於虛器哉

樂章舞六佾樂舞生攝監生及文職大臣子弟在學校者習之故舞儀圖用儒巾藍衫殆此意與

以未成人之意此所以謂之象舞成王之功告成則武舞也其類在事而易習故十三可以教之文王之維清奏象舞則文舞也其微在理而難知故十五而後教之禹之大夏則適文武之中而大焉非童子所能盡故二十而後舞之樂官則比敎其所敎之人以考其能盡故精粗樂器則瞻視其所用之器以審其樂之定否人與器俱善則樂舞可知矣小胥則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正樂縣之位焉列與縣俱應則聲容可知矣將合六樂而率國之子弟有樂德者舞焉與樂師所敎小舞異矣羽籥千戚以秉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盡筋骸之力以要其鍾鼓附會之節皆由耳目聰明心思探悟均聲之長短合舞之疾徐然後聲容進和始終有序而後六

樂簡矣樂以聲音為始以舞為成敎人必期成人而後已此所以必先舞也月令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上丁命樂正習舞舞樂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舞始學者必由樂以之乎禮及其成也又立禮而後成於樂樂敎胥子大司樂敎國子皆先樂文朱節奏得其飾而聲容以合舞進退周旋得其度而舞蹈以合歌歌長管絃抑揚清濁行入諸變五音代轉舞節因焉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

古人論聲嘗謂有實幾焉有觀隊焉有長幼焉三者行天下樂之故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敬在閭門聞之父子莫不和親在族黨聞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之效如此則聲之所尚豈在夫石哉存乎聲而已舞蹈之節無論律呂之全自一舞言之必有在廟朝見之君臣以之和敬在閭門見之父子以之和親在族黨見之長幼以之和順就玉高卑其容俯仰可知也豈曰感應之理正於聲音而容不與耶或經有之而不傳或先儒及之而已墜耳不敏孔子告顏淵為邦但云韶舞何哉舞一也以象鍾舞之則為宮以太簇舞之則為商以姑洗舞之則為角以林鍾舞之則為徵以南呂舞之則為羽曰八佾舞于庭以舞該歌曰三家者以雅徹以歌該舞然言聲者十之九言容者十之一一聲音之用其器如鍾鼓管籥如笙鐘匏竹每一音之中樂器各有數種如絲一也為琴為瑟不一而足琴有一絃至二十絃瑟有五十絃至二十五絃神農作五絃之瑟重八卦為六十四吹竹彈絲者其聲音高下疾徐清濁全半又千變萬化一孔之中可互為五聲七音所以言聲者紛紛比比言容者寥寥寡聞舞者之服止於文武二舞舞者之器止於羽翟千戚舞者之年止於成童十三二十舞者之位止於綴兆管絃雖有干戈劍戟之舞有挹琴瑟而舞欲不出文武二端器數有限故往往忽之不知聲容一事歌舞皆樂合之使綴兆有未明析之使抑揚有未辨樂止言舞其義何居無惑乎樂亡而舞

節無由考也。如舞勺舞象舞大夏先習其舞所謂小舞也。然以備大舞之用。觀先王立教舞之師不一而足。舞位之官不一而足。則知舞之重於古矣。論為邦而樂以舞言。論清廟而舞以八佾言。則知古之重夫舞矣。

舞者舞其五行。五行未明。舞何所施。舞者舞其十二律。十二律未明。舞何所辨。舞者舞其十二辰。十二辰未明。舞何所屬。推之七始八音。隨在異名。其究一而已矣。先知五行以宮為主。十二律以黃鍾為主。十二辰以子為主。而各隨其位。各審其時。各別其器。又變而通之。神而明之。由粗而得其精。得意而忘其象。於舞也。其庶幾乎擬諸其形容。觀其物宜。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三綱。為九拜。為尺蠖之屈。為龍蛇之勢。為良其背。為漁其躬。為

實用編卷十八

樂集四

十四

壯於頄。為垂其翼。為夷於左股。為折其右肱。為首出庶物。為過涉滅頂。為初登於天。為後入於地。其於龍也。為潛龍。為見龍。為躍龍。為飛龍。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下首。為垂足。為作足。舞之為用也。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上下無常。進退無恆。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分陰分陽。迭用剛柔。言天下之至順。而不可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舞器

李文家曰。作樂者容與聲並。舞與歌偕。未有有其樂而無其舞者也。昔伏羲氏作荒樂。蓋舞之所自起也。其制不傳。而傳者自黃帝始。周禮之舞。乃可攷見於茲也。爾雅和樂謂之節。蓋樂之摩節之。以鼓舞之。容則節之以節其制。旋紅纓以綠斜皮。刻花為蓋。覆纓上其頂。處用皮金線為七層。長七尺。貫以紅絨。絲竿長八尺五寸。朱繫上金龍首。銜其節。二人執之。舞者將陳則前導。引行列。繼北則分立東西。舞生之前以節其舞。簫制長一尺二寸。二竅。朱飾文舞之樂。左手執舞。翟制木柄長一尺八寸。朱繫柄端。刻龍首。長五寸。塗以金采。每翟用雉尾三根。插龍口中。舞者右手執之。

實用編卷十八

樂集

十五

周舞節論

凡樂之音本於天。凡舞之容本於音。周樂之音。雲門起羽。故一舞在羽屬水。其數一。二舞在角屬木。其數三十。舞在宮屬土。其數五。咸池起徵。故一舞在徵屬火。其數二。二舞在商屬金。其數四。是故羽之舞也。其容水。角之舞也。其容木。宮之舞也。其容土。徵之舞也。其容火。商之舞也。其容金。一舞之足。舉右示欲用。式也。舉左示欲興。文也。雲門初舞。兩手一橫。示一統也。咸池初舞。手足兩冲。合乎火之數也。木舞之手。有曲直從木之性也。足有橫直。八從木之象也。八分左右從木之類也。宮舞兩手。對襟尊。宮於中。五仰取諸陽。五俯取諸陰。徵舞手足冲。天火性之炎上。左冲右冲。得火之生。數尚舞必歸於日。

躡太白不宜遠於太陽作圓圖以四指示不敢出乎四
卜度外過四十則為晝見過六十為經天自古作樂忌
商凌宮周人尤避之為是故耳至舜咸池陰調不得已
而用之亦不敢不為之防聖人防微杜漸之意深矣六
陽辰之舞由子而三進由午而三退六陰辰之舞由丑
而三進由未而三退于進則成退成進則于退更翻而
迭出也翟進則奮退奮進則翟退固時而損益也是故
武舞三進而三退取乎六伐止齊之意焉文武三進而
三退取乎六爻變動之理焉武舞有進而有退此節制
之兵所以萬全而取勝文舞有進而有退此文贊之濟
所以時中而無弊威顧右耳中原既平屯兵以守乎西
關也威顧於背天下既定入而輔衛乎王宮也翟顧左
耳用文以達乎四聰也翟顧於目用文以明乎四目也
夫樂以象成故凡以武功定天下後以文德致太平者
舞皆先武而後文中間飾以節奏所以發揚祖宗功德
合天欲後人並守之勿替耳

周舞節

武舞在先文舞在後武舞左執干右執戚未開舞時戚
內干外文舞左執籥右執翟未開舞時籥內翟外文舞
遇陽辰則左其手足遇陰辰則右其手足文舞遇陽辰
則右其手足遇陰辰則左其手足武得陰陽之正文得
陰陽之濟文以濟武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是物是難故
曰文焉惟陽調起舞在羽之羽陰調起舞在徽之羽武
皆用右文皆用左商舞武皆以戚向日翟文皆以翟向

日躡不論辰之陰陽而分左右如十一月日躡丑十二
月日躡子正月日躡亥二月日躡戌三月日躡酉四月
日躡申五月日躡未六月日躡午七月日躡巳八月日
躡辰九月日躡卯十月日躡寅臨祭時各考其所躡之
方以威翟向而舞之其餘非應五音之舞武皆以干同
左足前向合陽辰之氣而威同右足後向應之如子一
陽之辰也干近左足護左威垂右股指右寅二陽之辰
也干漸遠前足護左威近後足指右辰三陽之辰也干
極前開護左威極後離足指右午四陽之辰也干極前
護右威小前近身開右指左申五陽之辰也干稍退近
身護右威又前開右顧耳戌六陽之辰也干又退開右
至身威又前向左顧臂以威同右足前向合陰辰之氣
而干隨身橫向應之如丑一陰之辰也威近右足伐左
干近身護左卯二陰之辰也威少遠右足伐左干少遠
身護左巳三陰之辰也威極遠右足伐左干極遠身護
左未四陰之辰也威極遠右足伐左干極遠身護右酉
五陰之辰也威漸近右足伐右干漸近身護右亥六陰
之辰也威近右足伐右干近身護右文舞則以右手之
翟合陽辰之氣而籥隨之但干言護翟言觀其形聲以
左手之籥合陰辰之氣而翟隨之但威言伐籥言舉其
形平蓋武舞其容勇文舞其容雅是之分耳

附虞舞節論

五帝之止尚德而不尚功故其樂舞皆本德以著容五
帝之德法天天德太極以主之斗日以運之主者虛而

不動運者動而旋轉如人心虛無爲物所動而思動而有爲斗爲七政之主故有七星自爲五星之主故有五行星是故斗之星一曰樞主二曰旋主三曰機主四曰權主水五曰衡主土六曰闔陽主木七曰搖光主金斗麗天左旋七政亦隨斗而左旋但斗之爲形長其爲力健一日有過天而有餘七政之爲形圓不能及斗之長而其力亦不能如斗之健故日有運度曆家指其退度爲右轉聖人法之七聲之長則左旋以應斗五聲之短則右轉以應日斗有七星故舞有七步斗指陽辰則舞自魁而之杓陰辰則舞自杓而之魁蓋陽辰當位自得斗氣之傳也陰辰則居其衝斗氣之屈也屈伸相感而歲功成焉應運相因而舞運成焉歲成而氣運

實用編卷十八

利集四

學和

十八

舞成而德尊故謂之高德故謂之先天觀舞於樞可以知日道焉觀舞於璇可以知月道焉觀舞於璣可以知火道焉觀舞於權可以知水道焉觀舞於衡可以知土道焉觀舞於闔陽可以知木道焉觀舞於搖光可以知金道焉聖人之道觀以應水有主中禮則作肅言以應火有主中禮則作又視以應木有主中禮則作哲聽以應金有主中禮則作謀思以應土有主合中則作聖自魁而之星陽生陽陰生陰舞步順之以象乎仁育自杓而魁之星陽起陰陰起陽舞步順之以象乎義正斗之則納乎生氣向之則應乎殺氣是故舞舞千羽於兩階而有節武服蓋觀於舞步之進退有井狀不可紊者

存焉觀於斗氣之生殺有察狀不可犯者存焉一舞之間取義多端徒曰雍容揖遜云乎哉孔子曰誌書大矣又蓋善也又曰樂則韶舞亦有所取也夫

虞舜節

右爲武舞其執干戚之舞隨於斗建斗之所指也其鋒不可犯有武道焉左爲文舞其執羽籥之舞隨於日麗日之所經也其明不可尚有文道焉斗有七星以管七政初一曰天樞管二曰天旋管三曰地機管四曰入權管水五曰玉衡管土六曰闔陽管木七曰搖光管金輔星附乎闔陽所以佐斗成功也故一舞一辰一辰七步初步應樞象日二步應璇象月三步應機象火四步應權象水五步應衡象土六步應闔陽

實用編卷十八

利集四

學和

十九

象木七步應搖光象金日中天而常圓故以右手舉執隨手而仰左旋作圓圖以上指又日爲陽精陽氣起於左左手舉執輔左足單立而右足由月西生而半圓故以右手舉執隨右足向璇位立乃以右手右轉作圓圖以左手指但月階光於日而左手舉執階左足在樞位以並立火乃日精故以左手足在樞位者多就機位單立而右足當左右手皆舉執上衡以象火性之炎上也水乃月精故以右手足趨權位舉執向地以象水性之潤下也土由火生故以左手足在機位者移就衡位單立而右足由兩手皆舉執向智達各轉向左右以象衡之生中央四旁殺有罪也木由水生故以右足趨闔陽位乃以左右手舉執向天以承天命五穀且仰首開口食

之而手足目口俱開亦以象水之開舒也金由土生故以左手足在側位者移就搖光位單立右足前指右手前指左手後指以象金性之剛利也及舞陰辰而退雙足小屈搖光位在左手舉執前指右手舉執後指乃以右足退簡陽位舞木容金柱木也以左足退簡位以右足同小屈舞土容而木復起土金歸於土也又以右足退簡位向簡陽舞水容土起水也以左足退簡位右足同小屈舞火容上歸於火而水復起火也又以右足退簡位以右足同小屈舞日容乃以左手舉執前指以右手舉執後指是月與火同歸於日而為五星之父也遇陽辰之舞自魁而杓五星相生順以出遇陰辰自杓而魁五星

利器四

準和

二十

明經世實用編卷之十九

自集一

正學育才論

盱眙臣馮應京纂輯
休寧臣戴任校正
重慶臣李星芬編次

臣惟作巨室者必藉樞樞之材樹檠棘者無當樑之

用材

太祖初建國學諭學官曰治天下以人才為本人才以教導為先今太學之教本之德行文以六藝遵古制也人才之興將有其教諭國子生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戢亂故能出將入相安定社稷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惟其有文武之才萬邦自以為法矣爾等勉之又立郡縣學校詔曰自胡元入主中國學校廢弛人紀蕩然今朕獲先王之治大振華風作養士類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投科分教務求實才不率者黜之

列聖相承時加振飭翼為明聽之英皆自陶冶中出乃或好語虛無之事爭者雕麗之文三物鮮能具舉所治五經祇為入穀文具於心固茫然也古稱才難重其然乎夫學無二事一之乎成德而已德非自私歸之乎濟世而已洪荒剖判三才合同天道日施地道日化人道日為故人之參天地者六德也德之見乎世者六行也行之措諸事者六藝也藝者德之枝葉德者人之根幹原不偏立亦不獨行先王庠序學校皆用以為教當時五

經不著惟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之爲孜孜禮
以考敬樂以教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
理煩通聲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聲藝之華飾者可
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道者君子之業德行備乎其間
矣周與五百年後孔子懼此學之陵夷也爲詩書以序
其志禮樂以純其美易春秋以明其知班固嘗稱六藝
經傳以千數蓋難乎其兼長矣

皇祖令導一經所以誦其言也各分一科所以習其事也
事之弗習而言之徒誦故有不適於世用者洪武中教
官給由到京問以時事吳從權張恒以不知對

帝曰宋儒胡瑗教蘇湖二州士皆兼時務治兵治民水利
算數等事以此傳人今汝言平日在學不出則所教何

實用編卷之十九

貞集 禮學 二

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雖有聰明賢才亦爲爾所壞使
教官皆效爾輩朝廷豈能得人遂竄之極邊揚論天
下學校於戲

聖訓之嚴如此教教事皆可勿念乎近世儒者言身通六

藝古稱賢人今文士得藝之四武士得藝之二意通之

一字難言哉藝以禮樂爲首有如表裏皆融則安上治

民移風易俗格如矣保大定功取之射御藏往知來取

之書數皆淵淵至理未易究極如局於將幣要球操弓

執轡握管握算之末何足以語通乎以此思學學斯可

正以此思材材斯可育惟
天子建萬方之極恆作人之路簡大儒若胡瑗輩力弘新
標隨材質以成實學則得士之效寧獨遜隆古哉

禮學

夫禮由人心生者也豈拘拘疏節哉然先王制三百二
十之禮萬世迄不能易循之必安失之必危若是其有
定用者何聖人盡人心之極者也緣人心之所同而制
爲中正之則設一規而萬圓統是矣設一矩而萬方統
是矣後聖人而生者果聖人乎則考之不謬何所事作
不然高明者或過焉沈潛者或不及焉安得不循前聖
之軌以自克若中人而下欲蔽其中物誘其外儻藉口
禮意任其所之則俄而夷伏俄而禽獸乾坤或幾乎息
矣孔子生而神明何所不達然其生平致力惟曰學夏
禮學殷禮學周禮而從之一言一動皆則古昔此所以
爲孔子也我

實用編卷之十九

貞集 禮學 三

太祖汎掃腥膻折衷前代舊章以範天下至于今風一俗

同重熙累洽孰非禮教維之乎爲人臣子亦守昭代之

禮而已視聽以禮言動以禮卽九夫可雖聖域所操甚

約爲道甚大君子舍禮將安求哉嘗聞田立家曰不羈

之士非淫即貪今世慕曠達者率沾沾稱才子非所知

也爰取士人所由者一遵
祖制以迪初學而識者少之曰此儀也非禮也噫未見舍
儀而能爲禮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焉耳

士民禮考

竊嘗疑習禮卑如天地之相佐附儒者先知禪者先
楊將無同乎古聖人之言禮何其尊也既反覆三體釋
小學大學之序乃嘆曰大哉儒乎草天下由于禮之文
而使其高者究乎禮之情能從之即爲聖作無難而中
材不失爲明述故文武之道賢識其大不賢識其小
利溥羣生視禮家專語上者功相萬也

太祖高皇帝著令令天下遵朱子家禮頒大誥稽制錄孝
慈錦禮儀定式洪武禮制稽古定制大明集禮教民榜
文諸典章其端天下之操持者博矣乃論大學師徒曰
古今賢能首以學爲本次特以操持輔弼其所學學者
學其所至善操者操其所不齊持者持其所真誠爾師

實用編卷之十九

貞集

禮學

四

徒必遵操持之所以然良能矣斯言也其進之以知本
乎當是時天下各有學有社學一循古司徒三物之教
有司歲興賢者能者入胥監大司成融而鑄之自當通
達而強立若猶未也亦先使由之而已夫禮天地之經
而民之則也以之稱謂無禮則言不順以之居處無禮
則身不安以之服用無禮則失以之相見無禮則賁以
之冠婚無禮則人道廢以之喪祭無禮則神道乖以之
同宗無禮則九族不睦以之同野無禮則百姓不親以
之宦官無禮則萬民弗服此古今所共由而
皇祖所爲日諄諄也典則歷頒間有五異要當以後定者
爲準姑取近時所不足者一二切曉究之類謂之
在大誥鄉民有魯充糧里甲者則以糧里甲稱否則

以字稱若遇者民長其父稱伯下其父稱叔長於己稱
兄下於己稱弟歲如父者亦稱伯本朝曾官爵則以官
稱兄弟皆官稱子孫舍人稱雖一人終老而無疵世世
稱官稱舍人無官者母得擅稱乃今無官稱官者皆得
相敬之情何無服也居處之禮宜依稽古定制凡官民
房屋並不許蓋造九五間數及歇山轉角重簷重拱繪
畫藻井硃紅門簾其樓房不在重簷之例公侯前廳七
間或五間兩廂九架造中堂七間九架後堂七間七架
門屋三間五架俱用黑板瓦蓋屋脊用花樣瓦歇梁棟
斗拱簷楠漆色繪飾門窗枋柱俱用金漆或黑油飾門
用歇而擺錫環家廟三間屋脊用花樣瓦歇其餘廊廡
庫廚從屋等房從宜蓋造俱不得過廳堂正屋制度一
實用編卷之十九

貞集

禮學

五

品二品廳堂各七間屋脊許用瓦歇梁棟斗拱簷楠青
碧繪飾門屋三間門用綠油歇面擺錫環三品至五品
廳堂等門門用黑油擺錫環六品至九品廳堂各三間
梁棟止用粉青刷飾正門一間門用黑油鐵環凡品官
除正廳外其餘房舍許從宜蓋造此正堂制度務要咸
小其門簾戶櫺並不許用硃紅油漆庶民所居房舍不
得過三間五架不許用斗拱及綠色裝飾其餘從屋雖
十所二十所隨宜蓋造但不得過三間正廳三間正
其能許漆起造房舍者除因貧汚無從者令改修外乃
今會典所載猶前九年所頒制誤矣共武定二十九年
註酒蓋用金餘用銀三品至五品酒注用銀酒蓋用金

貧富不敵皆以其屬稱喜必慶戚必吊先以其屬服無
服者爲之是日不雨而羣哭之羣哭之羣葬之其睦族
篇曰井田廢而天下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夫
散處於處爲十爲百而各顧其私者是人情也縱其溺
於情而不示之以知本則將至於紛爭而不可制今使
月一會于祠而告之以譜之意俾知千百之本出於一
人之身人身之族在手一肢也而心爲之類貌爲之俸
口爲之呻手爲之撫思夫一身之化爲千百也何忍自
相戕刺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顛連危苦而不救乎何爲
不合乎一而相視爲塗之人乎故爲睦族之法祠祭之
外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儲其入俾族之長
與族之庶者掌之歲量視族人之所乏而補助之其羸

實用編卷之十九

貞集一

禮學

十二

則以爲棺槨衣衾以濟不能葬者產子者娶婦者喪者
疾病者皆以私財相贈遺立典禮一人以有文者爲之
俾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事一人以敦睦而才者爲之
以相族人之凡役世擇子姓一人爲醫以治舉族之疾
其藥物於補助之贏取之有餘財者時增益之族之富
而賢者立學以爲教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以孝弟忠
信敦睦爲要自族長而下主財而私典事而情相禮而
野不能睦族歿則告於祖而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教
不祠師之有道別祠之不能師者則否其體仁篇曰天
之生人豈不欲使之各得其所哉然而勢有所不能故
託諸人以任之俾有餘補不足智愚之相懸富之獨
殊此出於氣運之相敬而成者天非欲其如此不也

而卒不能免焉是氣行乎天地之間而萬物資之以生
猶江河之流渾渾淪淪其所衝激不同而所著之狀亦
異大或如蛟龍小或如珠璣或聲聞數千里而或涸然
而止水非有意爲巨細於其間也而萬變錯出而不可
禦人何以異於斯乎智或可以結數海內而闇者無以
謀其躬財或可以及百世而餒者無一噉之粟天非不
欲人人皆智且富也而不能者勢不可也勢之所在天
不能爲而人可以爲之故立君師以治使得於天厚者
不自專其用薄者亦有所仰以容其身然後天地之意
得聖人之用行而政教之說起故聖賢非爲已設也所
以爲愚不肖之資貨財非富匹夫也周將俾分其餘以
補人之匱乏三代之盛是法行於朝廷達于州里成

實用編卷之十九

貞集一

禮學

十三

千風俗而入於人心是以天下無怨嗟之民久矣其亡
而莫之復也世之志義之士猶有推其所有餘行其所
可爲者其亦先王之所取者乎然非知本者不知其意
之美也人之挾所長以虐同類由不知本故耳使知斯
人之生皆出於天視人之顛擗陷溺與已無以異則民
焉有失所之患哉余病乎未能而欲試諸鄉閭以爲政
本數百家之鄉其人必有才智賢產殊絕于衆者雖廢
興迭出而未嘗無每鄉推其尤者爲之長使爲二廛三
學廩之法豐歲夏秋自百畝之家以上皆入稻麥於廩
嗣其家爲多寡寡不下十升多不過十斛使鄉之表籍
其數而衆閭守之度其凡歲可得千斛以備凶荒札瘥
及死喪之不能自存者其入也先富而其出也先貧出

也視口而入也視產產多者皆庚加息十一不能庚則
至學之左立祠以祀入粟多而人博者祠之左右序
揭二板左曰嘉善書其人之績板以朱書以青右曰勉
頑板不飾書以白書否而私者爲表而不均者瀆其利
而不恤民者歲再集衆謁祠而讀之以爲戒學之法各
立師一人以有德而服人者爲之立司教二人司過二
人司禮三人鄉人月吉盛衣冠相率謁學殿則遊於學
問乎師有違過者於師乎治悖教不良者師與其罰其
教法如族學之儀嗚呼偉哉蓋禮教漸涵爲生斯士也
仁廟弛黨禁

主上錫褒旌禮何負於方氏乎恬熙二百年來

朝廷官府之禮舉而不廢者十之七家庭鄉黨之禮廢而
實用編卷之十九

貞集一

禮學

十節

僅存者十之三此其故何也仕宦中司具百物備且
法度相束長短相形儀自不敢輕廢家鄉之間恩常掩
義且費財而後事舉勞力而後禮成徑情廢禮勢有固
然然則朝固愈於野乎曰未也禮以本立徒文爲僞祝
史趨踰牲牲肥脂而奠帛捧爵者無合德之精固不若
陳二簋而薦之馨也簡書藻麗璧馬充盈而幣幣使人
者無好質之實固不若採溪毛而將之敬也以此思禮
禮可知已試舉新官到任其告羣神曰其奉命來官務
專人事主典神祭今日謁神特與神管神率幽冥陰陽
表裏予有政事未備希神默相使我政興務舉以安
庶子倘息政貪黷害僚屬安虐下民神其降殛以
牝醜致祭神益知其論僚屬曰朝廷設官置人欲

其敬神恤民親賢遠奸與利除害其不敬恭茲重任尚
類一二儔屬及邑中長者匡其不逮厥免後報其四境
之內利有當與弊有當革者某等當共勉力爲之以安
黎庶嗚呼苟實斯言幽明咸理矣而今有初有終陳信
無忝者能幾人哉夫家親國疎鄉近國遠行于家鄉患
在文不稱情行于朝廷天下患在情不稱文書不云
乎天秩有禮自我五禮與天同節是爲存神緣性作儀
是爲體化禮益神化之精不在聲色之末也雖然文附
情而後真情依文而後實陳其數不知其義者有之未
有不陳其數而能行其義者也欲斌斌乎質有其文在
素習之而已古人胎教以來一秉於禮初生則嚴矣成
童則又嚴矣壯而行之是以無扞格之患嘉靖初桂萼

實用編卷之十九

貞集一

禮學

十五

上言小學之教本古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
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養其身
體固其壽命而堅強其血脉也今之教者嚴課程意記
誦以傷其魂強所不能若其思慮以損其魄教與養胥
病矣臣治興建爲學舍左右相向中設四堂前後爲門
左右爲塾以篤實長者二人平旦坐左右塾序行道出
入每食時至日夕亦如之次爲習禮堂中繪陳祥道楊
復禮圖曰接子禮曰童子禮曰士相見禮曰婚禮曰子
事父母禮曰婦事舅姑禮曰祀先禮曰射禮立一師掌
之諸童子進學即率見先生習升降拜揖坐立之節隨
授一圖指示譬畫盡其通曉間令展習以辯邪服又次
爲句讀堂內榜管氏弟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一圖

次以孝經小學教之句讀令其粗熟仍爲講義大義約之入身又次爲書算堂榜六書法每日止教一四字即以四万上下自一至十若干支等名數授之又次爲縣樂堂內置鼓鑾生擊按盡詩章弓矢禮樂之器或教以鼓節或教以歌詩或擊鑾薛鼓之半以習投壺或擊鑾薛鼓之全以習射儀四堂適而日亦且備矣自聽樂堂復之書算以次至句讀至習禮皆各復舊業復於門左右塾以次序出如此則家無弟子之憂而子弟得養其德性養其血脉養其耳目心思而非僻之干無自而入噫聖功之本其在此乎夫人有長少而大人之心不離赤子學有大小而精義入神之妙不離灑掃應對道一而已矣小學者其入方幼如樹甫萌葉教以正其文謹實用編卷之十九 貞集一 禮學 十六

其節培根而達之支也大學者其入方長如樹漸扶疎教以窮其理正其心自枝而過之根也朱子研精大學慮天下登習功利未嘗有小學培養之基而鑿語致知中無實據故反覆於敬之一言敬者實小大合外內成始成終之要領也千聖心源實不外此惟我

皇祖祗畏天人七十年餘如一日戴星而朝夜分而寢日有未善寢亦不安臣前所舉禮書特殘膏賸馥耳至於皇明祖訓 御製文集 精誠存心省躬諸錄無慮十數種憂危之積心究然可想爲臣民者伏讀詳味反之猶覺以仰體其淵衷而相之時宜以允蹈其芳範足冀光燭天下之至禮在是矣黃髮以此白首以此青衿以此紫綬以此庶幾公旦之勤施仲尼之憲章于彼拾已陳

冠禮

冠期 禮男子十五至二十皆可冠按儀節古者用緇布之冠謂著頭圍髮際是小冠僅容髮者周有披如道童冠而繫以組結于髮髮今冠用網巾須年十七以上方可俗有未及期欲速成而冠者亦有過期有妻子而猶飾詐弗冠者將何以成人或問士人不空用幘頭帽子以何者爲三加孟希孔曰

國朝

親王行冠禮以網巾爲始加士民所當法也則再加冠并或幅巾三加時制頭巾可也服用時服又儀節云士再加用宋儒周程等燕居巾使之志希賢儒亦可三加則用儒巾襦衫或圓領袍並綠絛納靴

實用編卷十九

貞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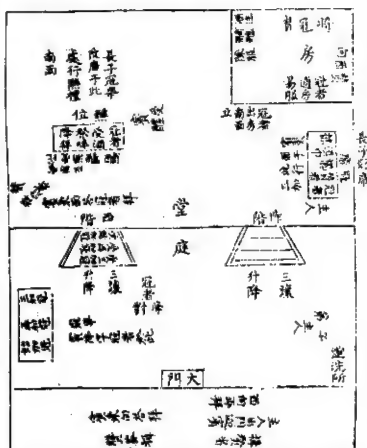
禮學

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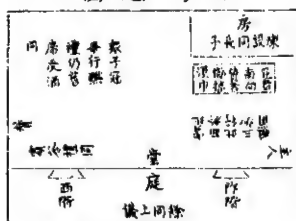
鄉校禮輯有官者始加則紗帽圓領束帶再加則幘頭公服三加則進賢冠朝服士人始加以幘巾深衣大帶方履或方巾再加則儒巾襦衫三加則幘頭公服庶人始加以帽子青直領衣緣方履再加則平定巾青盤領衣靴三加則幅巾深衣再加則以青禮衣此說然不長子衆子冠醮異處記云遺子冠于阼以著代也喪子不於阼而冠于房外南面非代故也醮於客位嘉有成也是遺子于客位也而尊之衆子則成而不尊故因冠之處遂醮焉

筭禮 女子許嫁笄年十五雖未許嫁亦第母為主戒寢擇親戚婦女賢而有禮者爲之舉加男子冠儀視辭隨意告戒將笄者加冠笄服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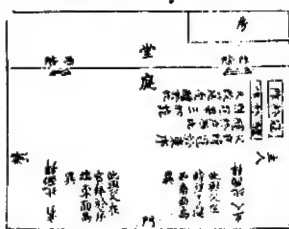
寶南編卷十九



貞集



禮學



實用編卷十九

國朝定制公侯品官昏禮古者納綵問名納吉作三次行禮今一次行禮以從簡便

大明會典品官子孫為庶民者親迎服從九品服色士番禮不見于

制今擬亦從九品額九品禮計費六十金視前納采等式數且倍之夫男家以此相加女家酬答亦復稱是彼此

繁瑣何益故此條亦為必不從儉者設爾又嘗博採諸家昏禮及今

國帝止有聘婦僚而無裝送例則裝送誠俗事不可載於禮在父母自厚其女則可爾如執郵俗以相爭母乃滋

醒乎

品官昏禮式

入貞集

禮學

辛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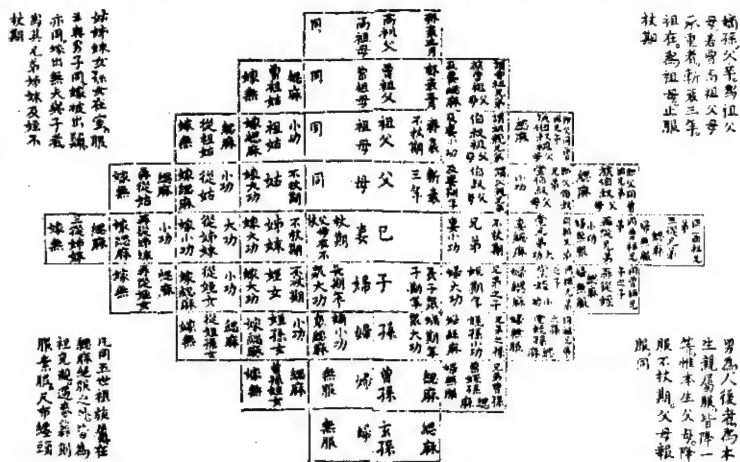
[illegible][illegible]

喪禮 服制纂

按

大明律五服圖從文公家禮酌定之者錄之以便明服也
服明則諸在服中者固不得恣燕樂於衾側而一切服
外者亦不至責裂帛于孝子繁縟無援由次一清然後
人子得一意宣戚矣還本始喪禮之病庶其有瘳乎

本宗五服之圖



[illegible][illegible]

圖 服 母 八 父 三			
<p>兩無大功以視 服姑父 服姑父 有至孝無虧父 同居繼父 所有大功以視 服姑父 已無大功以視</p>		<p>先帝與繼父同育 李李居繼父主戶 不居繼父 繼父同居繼父 繼父同居繼父 繼父同居繼父 繼父同居繼父 繼父同居繼父</p>	
<p>從繼母嫁 承祧於斯</p>		<p>謂父正堂 續母 新妻 續母 三年 續母 三年 續母 三年 續母 三年 續母 三年 續母 三年</p>	
<p>續母 三年 續母 三年 續母 三年 續母 三年 續母 三年 續母 三年 續母 三年 續母 三年</p>		<p>續母 三年 續母 三年 續母 三年 續母 三年 續母 三年 續母 三年 續母 三年 續母 三年</p>	

圖服家長為妻



圖服黨妻黨母



圖之立叙設陳堂祠



祠之功用行
祭之功用行
祭之功用行
祭之功用行
祭之功用行
祭之功用行
祭之功用行
祭之功用行
祭之功用行
祭之功用行

實用編卷十九

自集一

禮學

廿七

祭禮
記曰惟孝子為能饗親祭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祭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焉儼然必有見乎其位罔敢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儼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循是以佳斯可以奉祭矣錄祭圖以動孝思附從儉圖以便寒士也
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為四龕以奉先世神主翁親之無復者以其族祔置祭田具祭器王人展謁于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正旦冬至朔望則祭俗節則獻以時食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敬祠堂達神主易世則改題神主而遷遷之

[illegible]

[illegible]

聖祖之功令則斯禮不敢踰祭之以賢詰之遠編則斯禮無可踰質之吾禮義之良心則斯禮不忍踰廣爲之述而弗趨不胥而禽衣喪狄幾希矣方今禮教休明人文炳蔚卽此易知易從者舉而措之官長用以淑編氓士

鄉飲圖說 姚履吉更定

一定大賓 謹按

大明會典洪武十六年判定大賓以致仕官為之弘治十七年改定今後鄉飲酒巡訪年高有德為眾所推服者為賓其次為介按禮記不言賓為何人儀禮註云賓介謂處士賢者以經弘治年更定則其當用年高有德之處士明矣

一定僎賓 謹按

大明集禮凡俱以府州縣佐養宋制也又按會典洪武十六年判定僎賓擇鄉里年高有德之人弘治十七年改定今後遇鄉飲如本縣有以禮致仕官員主席請以為僎按禮記不言僎為何人儀禮註云尊者謂此鄉之人

實附錄卷十九

員集一 禮學 卷六

仕至大夫者也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遵與俱通據今稱為賓其非僚屬可知况其禮既有明文而會典頒行儀注主人率僚屬迎賓序門之外以入行禮畢又率僚屬出迎僎豈有府州縣正官而率僚屬以迎佐或者乎其常用本方致仕官不拘年齒明矣

一議三候 按禮記賓主象天地介俱象陰陽三賓象

三光未有三僎之文也儀禮云僎或有無來不求夫正僎止或有或無或來或不來何有三僎也據會典之文迎送設席並不及于三僎惟圖式列之當因後世以佐威克僎佐或不一而足修纂者或不及詳故併列于左相仍而誤無疑也

一定主位 以下五款俱 按會典主位于東南禮記云

天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勝于東南主人者接人以仁德厚者也故坐于東南又云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其為東方西向而偏於南明矣近禮俱向西北隅非是

一定賓位 按會典賓位于西北禮記云天地寒凝之

氣始于西南而勝于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又云賓必南向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其為北方南向而偏于西明矣近禮向東南隅非是

一定僎位 按會典僎賓位于東北禮記云坐賓于西

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坐主于東南而坐僎于東北

以輔主人夫介輔賓者也賓南向而介東向俱輔主人

者也主人西向則俱南向而偏于東明矣近禮向西南

隅非是

一定介位 按會典介位于西南禮記云介必東向介

賓主也則其為西方東向而偏于南明矣近禮向東北

隅非是

一申謝隅坐 按禮記註坐有四方者禮不主于敬主

欲以尊賢故其位賓主不相對坐介俱于其間以見賓賢之義若設主席東南而向西北隅賓席西北而向東南隅則是相對也又按前胡公碑記云古禮之行于今者惟鄉飲耳而不盡合于古如賓位西北僎位東北介位西南主位東南取象于天地日月者也不察

者逐各以隅向。嗟乎三賓衆賓司正俱正向。主賓僕介
顧嚮向耶。因遂更定。立榜于學堂。則正向之禮在蘇。即
固已獲于嘉靖四年矣。嘉隆以前會典圖式俱正席而
萬曆年間更之。蓋亦纂修者誤于所見。反取刊布圖式
而易置之也。又會典社飲禮設賓席于堂中。稍西向南。
設主席于堂東南向西。尤可類推。今取舊本會典之圖
參合集禮一圖以便酌行。

一定酒餉 按集禮載鄉飲酬酢之後有無筭爵而會
典亦載湯三進每一進湯酒三行或五行今或止一行
簡甚矣。禮記云烹狗于東方。儀禮云牲用執蓋為養老
而設此亦膳羞之下可廢者也。

一歌詩 按禮記儀禮歌鹿鳴四牡皇華今或易以別
詩集禮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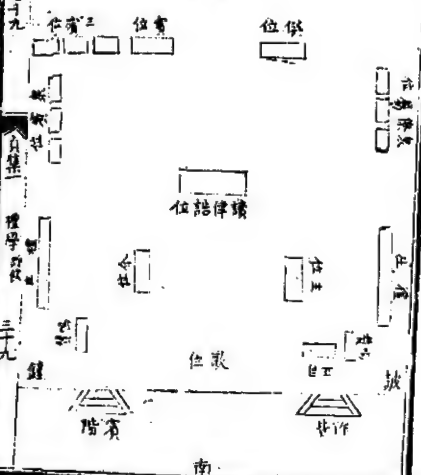
國朝議省為至泰訂

一謝

會典禮俱無此條尚宜參訂

鄉飲酒禮圖

堂倫明



文雅社約

沈宗伯龍江子曰：東南一里許有文雅臺。

夫子習禮之處，而祀於翼相之圖也。歷數千載，故址宛然。厥維勝域，吾輩適會林下，結社於茲，期挽世風，稍還古昔。遂以文雅標社，而具述所約之事。

曰：書劉古人以竹簡通名，將命者出，仍以還之。蓋終身所用，惟此一簡，不易爵里，不削牘也。今人每次一帖，已屬多事，而又有折簡有全簡，有紅簡有封套，施者過費，受者無益，豈不可省？吾鄉富嘉靖間，里中士大夫相拜者，尚不過口傳，後雖有名紙，亦主人不面始畱之。乃其帖長不過五寸，寬不及二寸，中所書止一名一拜字，間有自書名于門者，其質朴如此。今簡不殺六幅，紙不用。

奏本者，遂以為簡。何為哉？茲擬拜客用表紙單帖，卑幼加頓首二字，餘省。○禮帖以全為敬，以紅為吉，出于何典？夫。

君上至尊，臣下表章，未嘗用紅紙。紅紙以為敬，乃鄉俗。往來率用全紅，無乃侈乎？茲擬婚姻大禮及慶賀高年者，用尋常紅簡，不用大紅毛遺。其餘請帖、禮帖及通問書札，止用兩幅白簡，裏外俱不用紅。如禮物件數開載，不盡分上下二層，敘事不盡則量加幅數，適用而止。謝禮仍用單帖，不必求稱。如連名送禮，亦止回一帖。傳覽有稱謂不同者，另加一帖。○鄉人有自外致書者，既以書答謝，又另有謝帖，甚屬無謂。曾記數年前寄書行禮者，尺書後帖紅紙一方，開具禮物，何其簡便，宜以為法。

○書詞雖不費錢，猶不費精力乎？且文勝則真意衰矣。

每見前輩請帖，止云明日一茶，真意自在。茲擬請帖寫某日請教或酬愛，或敘闊，並落知六七字，連帖用單帖，只寫一連字，俱不用文章語。○護封起自公文，原為關防私家，隆慶初年，縉紳通問者，猶少後，少變延鄉俗，一舉用之，甚屬無謂。茲擬請拜等帖，止書夾投送封袋，可省有啟事者，用封袋，不用護封。

曰：宴會設席，過豐則多賸物，命多損精力，多費貲財，多折福分，或客當醉飽之後，見主人舉觴，不得不舉者，益反為多談所苦。暴珍天物，亦甚可惜。吾鄉嘉靖年間，具落請客者，每車止設飯四大盤，四人圍坐，飯一餐，酒不過數行，戾刻至食畢，即散簡，打若此，今俗乃治辦累日。

方設發簡而客來赴席者，亦常至日暮或徹夜乃散，中豈無亂粗且失歡好為賓筵羞者乎？又何言多費也？○憲約燕賓四豆，猶是古禮，恐未易從。茲擬折簡請客者，用果五樣，饌腰素十五樣，湯飯三道，一卓兩坐。若主人嫌於獨席，則附坐客席之下，惟官席遠客間設獨坐果盤，各加五樣飯，加二饌，其看花大帶餅饌五牲之類，俱不用。赴席除開訪者坐者，自不拘時候，早晚大席空，午後上坐，薄暮而散，邀帖後止連二次。如遇該行酒之時，客有未到者，即虛坐行酒，不必久候。蓋早至早散，不惟我無伐德，抑亦體恤下人。○古人不常殺牲，亦不皆食肉。禮云：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知其不常殺牲也。左氏云：肉食者謀之，肉食。

昔無墨食肉之祿水皆與焉此知其不皆食肉也今市肆魚肉品味甚多以充姐實僅自足用又何必更宰雞鵝求備物哉昔人云食者甚美此者甚苦胡未必食乎君子有敬客之心不可無仁物之心也○主人安坐遇慶賀大強則逐位行酒尋常宴會客雖多但舉杯總揖乃過歷客席各一安坐至席前再總揖而已○合席請客主雖多其舉杯行酒只屬之長者一人餘惟隨班行禮蓋長在則禮宜然也若長者既已安坐眾主又入安一週似屬煩瑣且不見長長之義於禮宜省眾客副主人亦然○舉酒有當行拜禮者則拜其跪禮於古無考室草○客有後到者眾賓欽長切一揖相于者另一揖不必讓轉告生亦然○宴後不用謝帖相會時再揖而

而吾家亦存許都諫復禮與先大父建寧公手書亦止稱舊德沈太守尊師執事蓋許公先大父受業門生也此正德末年事犬稱名雖未必合中道若今俗一舉稱台柱稱殿撰則婦人所無矣茲擬有官者稱官如太守如相公如翰例其鄉俗往來止徑寫字號及其姓某親行義伯叔兄弟或某老先生俱不過六七字俱不必有別稱○字以尊名故古惟稱字以致敬也子思孔子之孫也不常稱仲尼乎吾鄉當嘉靖年間尚止稱字無稱別號者今僕隸下賤已莫不有號矣士大夫不敢稱全號而加稱前老或少年而無已稱前稱老者犬父母在恒言不稱老少者稱老者何稱亦嫌于不詳矣茲約除尊長親屬各自有應得稱呼外其平交止稱字稱號

車馬尤爲瑣屑空華○四拜所以尊父母師長而叩首
臣子見君上之禮也豈可以一祭加人今後相見行禮
只兩拜有當稱謝者則起身再揖勿伏地連叩○親朋
偶過正空序長幼一揖當致辭稱謝者再揖不必讓轉
齒長幼有定賓主有禮而久讓不決似爲虛文至賓之
客有先施而主人及門答拜者雖往來常禮若不保慶
吊大事但尋常相訪答亦自可省○禮父黨無客鄉俗
伯叔父待猶子兄弟待弟俱以客禮似屬過侈今考

諸王朝見儀凡伯叔見

天子行君臣禮畢卽向便殿行家人禮伯叔西向坐受
天子四拜朝家且如此何士庶反不然今擬四拜之禮
父母坐受親伯叔父南面揖受族伯叔父親兄東西向

實用編卷之十九

自集

禮學

四四

弟姪再拜不答堂弟再拜跪而扶之族兄弟交拜不受
不答親堂弟坐不論賓主兄東弟西族弟來兄西弟東
兄兄過弟皆上坐弟前坐兄兄送弟伯叔父送猶子真
不出大門不候騎乘親親之義也世俗伯叔父子兄弟
揖讓送迎皆如賓客殊爲疎薄相外之風空改之○古
人於父執至嚴有坐受八拜者鄉俗當嘉靖年間新進
朋友尚不敢與前輩齊肩相見則稱曰爵長或與服勞
役之事不以爲誚此予所親見者今俗其有是否耶顧
以義在論語鄉黨篇倘如也似不能言者兩語內可
佩之終身有餘矣茲與諸公約兄在本族尊輩前雖仕
宦不得据上坐遇父執及相知高年者必以客執後必
下其餘亦各以情義輕重自執恭謹禮云敬老爲其近

實用編卷之十九

自集

禮學

四五

于父也敬長爲其近于兄也吾敬吾父兄成吾孝弟亦
何缺之有○讓自美德忍微大受孟子三自反終以不
校於橫逆有何難處者乃世人以一不忍率致大事其
至有生平勿頸累世通家一忤睚眦卽成讐讐或睚目
攘臂或稱干比戈或挾發酸眦指布通衢或鼓扇朋儔
併力攻擊雖逞逞雄心亦大虧雅道已吾鄉俗幸無是
而前輩潘司空先生處盜一事尤爲可傳先生方致仕
居田間夜忽有群盜入室掠無所得皆羅伏階下叩頭
請罪曰吾儕小人不知大君子若此而誤殺犯罪誠當
死倘蒙恩爲默散不就縛乎先生曰不然卽不能有所
贈何至使公等枵腹乃呼其夫人出自床下督婢子治
酒飯使各盡醉飽叩頭而去遲明則捕擄及門請罪願
刻期捕獲之先生曰無是也竟寂無一言觀先生處暴
客若此知橫逆之來能笑而受之有餘矣吾願諸君子
之爲潘先生○老氏云自勝者強孝亭註強我婦車句
亦云自勝其人欲之私夫人欲之私筆念其一也人若
於此處能強制不動非有大涵養大力量者不能其出
而任事必且能砥柱中流解紛排難皆平時所翕聚然
也彼按劍疾視者何爲哉○卒念最難忍若忍得過去
却便有許多受用不能忍而致禍患所謂一慙之不忍
而終身慙也苟念及此忿心自息○世俗繁文日益真
意日減損有餘補不足吾有望於篤古君子矣
曰交際嘉靖年間親朋往來之禮銀尚不過三分五分
以至一錢亦有携盒酒舉賓者有三五相約共一盒酒

者然猶酒不過一盞盒中物不過小果小菜三五品吾
猶及見之客入門與主人一揖即舉觴行酒賓主酬酢
俱不過三酬酢已畢賓主交拜自是賓不更脩儀主不
復請謝而情意亦自周洽何其古雅簡便也嗣後彌文
日盛有因而廢家廢禮者有較量往來薄厚廢成習恐
者有公然爲假酒假段明示相欺者風俗薄惡如斯不
返何所終極今擬婚姻及大禮從空用幣其尋常賀奠
自一錢以至五錢皆爲厚禮不可更加其一切假酒假
段俱宜停止○婚姻吳隆於六禮世俗又有送鞋面一
禮夫三月未廟見尚不可以縫裳在室而送鞋面又替
厨而送滿家鞋皆非禮也又翁家節序送禮謂之追節
女家必稱答之未聞女適人母家送禮而翁答之者
實用編卷之十九 自集 禮學 四六

盛俗之美者也幸相與固守之○里俗行莫有感舉者
曰上祭祭義在品物豐潔達誠敬而已乃亦有多置紙
器及綾錦幡幢人物樓閣像生飛走大盤樹花之類者
俱屬無益宜去太甚○遺奠虞祭俱喪主之事而賓客
爲路祭非禮也鄉俗尚此自後宜革○喪家宴賓委屬
非禮惟相沿已久猝難遽革蓋主人非此無以酬客也
今擬遠客至須留一針其附近行禮者主雖留客宜固
辭則賓主兩盡久之可不禁而自止矣
曰冠服冠加于首最宜雅重衣以章身惟貴明潔吾鄉
富嘉靖年間士大夫尚止數圓帽無款方巾者今俗有
金線巾有唐帽等巾有珠玉飾巾前輩體服止白布直
身見有服羅段者則以爲刺服今俗貴時興花樣日盛
月新甚至以綾綺爲襖首帕爲裙與爲裹爲褻衣用者
矣當年履絢無他飾後僅加一雲與雙雲以爲高飾今
俗則又有套雲有四瓣履有刻絲織錦爲繫襪帶可達
值一衣費者矣末俗之侈一至於此及今不返何所終
極蓋服色貴雅素無貴遠靡制度取適中勿徇時樣則
所謂服堯之服者其是耶慎無以儒者而受變于俗也
○忠靖冠乃嘉靖年間
欽定制度文職自州縣正官以下惟教職得用武職惟都
督得用其中金線三條以象三才並緣邊兩條數不過
五今既已祭用又隨意加多違制甚矣○晚耳當嘉
靖年間尚惟許大臣得用蓋亦優高年一義也陰慶間
穆宗傳百官戴暖耳乃都下人士尚無敢僭用者其後

始一簪皆用之顧其製亦僅可覆耳而已猶未若今俗之侈也吾鄉當嘉靖末年尚不知貂爲何物先是數年曾見一貴家公子戴狐帽而行市中者則人皆相聚觀以爲華侈今俗乃賤而不用而必用貂且形製極高大極費夫北地隆寒即用殘耳無所不可又何必貂而後可哉○冠始成人人亦成人之禮待之極爲重事故二加之禮繁假之有爵之服者重其事也人奈何反不知自重吾鄉當嘉靖年間庠友有冠者尚先期白掌教先生冠後復乘朝堂日拜

廟拜堂旋即拜通學朋友通學朋友亦分班各拜末嘗有默然了事者後不知何年遂廢今撤三加除照常行禮外其私家拜祖先父母公堂拜師友俱宜以次舉行而

實用編卷之十九

貞孝一

禮學

里九

朋輩有特相知厚者仍私拜冠者于家或稍致祝願親誦之語冠者亦及門答拜其未入鄉校者畧做此行之○鄉俗之冠禮非古也何以故夫加冠之謂冠公童子則先已加冠矣及後行禮乃戴綱爲冠是加綱非加冠也是四加非三加也是冠而又冠也綱起自國朝如戴綱而可以爲冠則前代無綱時乃不行冠禮乎故曰非古也茲擬童子蓄髮者止以囊髻髮結之以簪不戴帽有欲戴帽可即行冠禮迨後束綱則不更三加斯庶幾近古矣○玄黃紫三色惟君上得用今人有不知玄紫而誤用者乃黃亦敢僭置其不知宜以相成○妹喜戴男子之冠以止國何是服女子之裙以止身所謂陰陽反常不祥之甚者此明証也

鄉俗獨崇何故之○國有國風家有家風女飾妖異家風之陋也君子必慎其微焉○未冠幼遠稱別號未娶勿遽衣文錦老少異糧童子不衣裘帛夫不衣裘帛者非止謂年幼不宜亦使知老少之分知惜福知養正于業也○僕從衣履不可與主人相競所以正名分而尊其主也達禮者審之

曰開家鄉俗于禮文病繁惟夫婦最畧或至有終年不相揖拜者狎故也豈知禮在狎處尤不可少只觀初親迎至今意於諸禮何所不備乃日久而遂忘之耶○禮女子已嫁而反則兄弟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而叔嫂不通問其嚴如此肯尊敬妻年老矣且上卿之家而李康子其姪孫也相見與言皆不踰閭君子曰知禮今

實用編卷之十九

貞孝一

禮學

里九

俗男女遠別止翁姑與夫兄弟妻爲然餘無別矣以後除妻妾婢子外凡係男女一切遠別古之遠別也止于授受不親今者趨而避之甚者婦行不便令翁迎避亦屬非禮大都無可避者三步之外止足背立可也關防內外即同宗至親彼此家婢往來通問者亦宜責簡○兄爲宗子而無子而爲弟者止一子將以爲兄後則弟可無子乎曰不然宗子所承者祖廟之祀弟無嗣止其一身耳孰爲重以是而較仍後兄爲急後兄所以後祖也蓋主豈不可一日而無人弟猶可待其子之子立孫也○僕從不可隨主姓久之則彼遂其姓而我亦噴吾姓乃遂使彼忘其祖而我亦實吾祖也蓋一舉兩失也○五服自小功以下俗多不行有行之者則必其門內

之親也。不然亦情所極。如甥舅相為服之類也。此而中表兄弟亡之矣。三從之姊妹兄弟有不同居者亡之矣。夫父黨之服由父而推。母黨之服由母推也。薄其黨非薄吾父母耶。弗思耳。○人子執親喪。哭不依禮。無容。今俗有為吉拜者。非禮。居喪。吊人以為忘哀。而衰經預吉事。非禮。入公門。非禮。○傳寫真容。庶幾見之。亦人子至情也。卽一髮不似。何不可。惟為母則有所不室。蓋禮稱女子出門。擁蔽其面。吾母當生前若此。奈何甫不知人事。而輒令外人咫尺相對。一眉一髮。無不審視。耶抑又有極前懸影。使吊者見。懸引懸影。使國人見。尤有不便者。蓋影事高大里門窄小。行至此處。傾瓦搖撼。方可出入。人子于斯。豈有不忍其併已之。○專長臨早幼之喪。哭者情也。釋則非禮。○族葬可以序昭穆。合族食厚風俗其法甚善。而近年乃多論風水。規福利。父子兄弟各自為兆。骨肉水釋矣。夫此法行之于江南。或有未便。北方獨奈何。不行。儻壁域有窮。則五世一遷。如小宗可也。○諸繼諸妻。禮當附葬。者自當以先後為序。今俗有子者。便欲鑽前人亂次序。意雖尊親。禮實未安。至于諸繼諸妻。亦有不當附葬者。子孫從遺命可也。○鄉俗于之嗣而室者。雖壽終不得入祖塋。正穴若以為不吉。可惡者。此世俗謬傳於典祀無考也。趙李明族黨說曰。男子長殤及殤已娶者。皆葬成人之位。以昭穆為序。則謂有成人之道也。蓋殤且如此。而況以天年終者乎。○所知親厚之喪。非七日外不可設宴。有方宴聞喪者。

宜卽罷宴。禮稱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心。一何具。謁然惻。但相睦。若此也。今俗富貴之家。於鄰居小民有喪者。則諉曰。貴賤不等。休戚無關。故彼方哭。而我則鼓樂一歌。一哭聲相應。和隆古之俗。似不如此。○灌獻自兩事。今人乃混而為一。灌者方祭之初。鬱鬯灌地。求神于陰。如燭膏炳。蕭達臭。墻屋求神於陽也。逮三獻。則神已來格。嘉果是薦。已祈右享矣。而亦以灌地。不野于禮乎。○祭旁親。非禮。何謂。旁親。凡高曾祖父統緒相承者。正也。而伯叔祖父及兄弟為旁親。旁親各自有後。自各有主祭之人。而我為代祭。非統也。且情有所分。于正。蓋意雖近厚。實為非禮。禮惟殤與無後者。宜祭于宗子之家。各從其祖。附墳墓。乃先人體魄所在。孝子慈孫一臨。此境情自悽然。乃鄉俗遇有吉慶。追報祖先者。則驟用吉服。盛張鼓樂。反之情。禮似猶未安。若焚黃大典。則君命為重。或可假借乎。乃知禮君子猶以為忌。而家廟行之。則庶乎兩無妨礙也。○鄉俗元旦。家家以薄圈一卓上覆以席。而中設天地神牌。祭以牲果。祭畢。始各祭祖先。其意雖善。却僭分且甚。要矣。蓋天子祭天地。士庶人何預焉。古南郊掃地行事。器用陶匏。一壇謂無物可以酬德也。烏可以常享薦。若謂祭天地。眾神如所謂。真幸者。則益泛而不切矣。今擬是日五鼓止設齋案。於天井北。向行四拜禮。此外更不陳一物。疑稍於人情。為近。而禮亦無妨。蓋人生兩間。天覆地載。亦吾父母當此新歲。舉目而青天在上。全不為禮於心安乎。庶人不可。

以有警於君見君而不一叩頭非禮也邵康節云每日
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則叩天之禮邵子行之
不以爲僭故予於鄉俗亦然

曰身心身其本乎日用事物者其身之運乎孔子曰以
約夫之者鮮矣疏者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此提綱
挈領之義有本之本者心是也心在乎審所好尚心好
靜則必不好動心好簡則必不好煩心好雅則必不好
俗心好淡則必不好濃雅靜簡淡者皆以養吾心而正
吾本之本者也其不然者雖稍能勉強于一時而見獵
喜心忽不覺引我去蓋身爲侈數豈復能移風易俗哉
嗚呼尸盟者主辭舉盟者主守辭豈難盡守實易偷凡
我同志有如不耻余言而熱真于耳也則吾言爲已詳

實用編卷之十九

貞集

禮學

五二

朝晡血而夕弁髮之卽是編贊矣宋人沈鯉仲化述
應京曰人情每好高嘗試語禮本於太一類沾沾喜至
談服食器用儀文度數之謹則未數數然也庸詎知至
近卽至神乎孔子當周道陵遲夢寐羣羣觀于鄉而嘆
王道之易乃原壤猶弗卽化一攝相事男女別百雜墮
非以登高而招哉然群弟子遞相講習承傳至今又有
不恃勢而行者存矣矧我

昭代揭日月而中天夫誰敢厭繼其欲以亂百度惟是本
與文交養互發以歸我

太祖建中盛治京國學焉而未能也

實用編卷之十九終

貞集世實用編卷之二十

貞集二

行始正馬應京纂輯

休寧臣張復

首梅臣豐年全板

豐壁臣李呈芬編次

樂學

昔程子誦魯論成於樂而深嘆說近成材之難也人之
病在溺息而不化顧息則未盡鼓舞之神不化則未盡
駿道之利乃樂所由生則泯而不息合同而化者也故
欣喜歡愛而人道作消融蕩滌而人道成夫樂者樂也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孟子思以古道廢齊成

實用編卷之二

貞集二

樂學

獨樂勸同人同人道也得之爲古德獨樂欲也得之爲
凶德樂以昭德今古乃分古樂初善聲淡然平情而寬
化今樂故聲艷辭能助欲而長慙成敗決于此矣樂由
心生心由樂成若雲興自龍亦龍所乘而變也宮爲君
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協則相濟專則相
凌故被之八音正之六律以致鬼神祇以和邦國以諧
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大哉樂之爲用也及而求之
心則見入井見牽牛牀鳥起念卽爲黃鐘之宮或減而
進之或盈而反之則太和常沉與天同化故樂律非文
采節奏之末乃吾心之數度也以律律已而已成以律
律人而人成人今樂惟患不中律耳苟識統同之義
改和而率神何古樂之不淺哉應京爲楚泉奏

合甲與禮樂延瞿子九思為卿約師既罷猶屬成吾志乃
研精覃思窮象數按管絃辨元聲以協律使人得從律
以通神化更三寒暑書成此士人所不可一日去者
天子建中和之極尚亦有取於斯乎

測律第一

十二律分寸設第令差毛釐纖忽即其聲必非本律
名為大呂而實非大呂名為太簇而實非太簇將何以
感名太和遷律令人致正坐此爾作測律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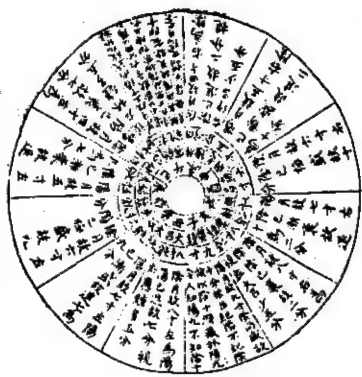
十二律次序歌

黃大太夾姑仲 蕤林夷南無應 縱橫成調成圖
皆以此序為正

十二律分寸歌

黃鐘九寸大八七 太簇七九夾六九 姑洗五七仲四七
大餘三九小三九 蕤六律大餘三十九 小餘三寸九
蕤賓三九林四二 夷則五寸南六數 無射七十二 應八二
大餘三三小十五 蕤上三寸五分 蕤下六律大餘三十三 小

律呂分寸圖



黃九為測此
律呂分寸圖
無不應合其
爾象皆數見
原理觀化現
易理皆在焉
律呂分寸圖
此律呂一

律法 河圖五十居中洛書五居中居者虛而不
用則五十乃天地之體數除五十中數之外河圖一六
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七居西四居東南二居西南
八居東北二居西北而其位亦凡八則八乃天地之用
數故律呂損益皆當以八分為率然易云參天兩地而
倚數又云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則是此參伍參兩但當
陰以八錯綜於其間而不常明以八呈象於其外既既
云參伍則當分其八為三五而合三五以成八既云參
兩則當分其八為四二而合四二以成八既云錯
綜則黃鍾大呂蕤賓林鍾等而為居前者即屬陽而用
全但當以兩律而合為八其法當先用三次用伍而參
其伍以參天故黃鍾蕤賓以三分損益為法大呂林鍾
以五分損益為法此之謂參伍太夾姑仲夷南無應早
而居後者即屬陰而用半須當以四律而合為八其法
當先用二次用二次用二次用二而四其二以兩地故
太夾姑仲以各損二分為法夷南無應以各益二分為
法此之謂參兩也參兩上六律前律也從下六律前律
全用一參太夾姑仲上六律後律也從下六律後律
律後律也為作此八律上六律後律也從下六律後律
用二分此之謂參

今定律於算律右第一位置三算第二位置五算
五算第三位置二算第四位置二算第五位置二算
第六位置二算是為八於律左置黃鍾九寸為
實以第一位三算為法於九寸內減三分得八寸七
分為大呂○置大呂八寸七分為實以第二位五算

加於第一位三算成八即以一為法於八寸七分內
減八分得七寸九分為太簇○置太簇七寸九分
實以第三位二算加於第一位八算成十寸九分
十為法於七寸九分內減一寸得六寸九分為夾鍾
○置夾鍾六寸九分為實以第四位二算置於第二
位併第一位十算成十二寸二分為一即以一為法
於六寸九分內減一寸二分得五寸七分為姑洗律
呂惟十二故其損益以一寸二分為極今自三分減
至一寸二分則其勢已窮窮則必返矣故姑洗至蕤
賓復自十二返而至十寸為法復自十寸返而至八
寸為法○置姑洗五寸七分為實以第五位二算
為準用減第二位二算餘十寸即以一為法於五
寸七分內減一寸得四寸七分為仲呂○置仲呂四
寸七分為實以第六位二算為準用減第一位二算
餘八寸即以一為法於四寸七分內減八分得三寸九
分為蕤賓此上六律參兩參伍錯綜之法○上六律
加減畢後復於算律右第一位置三算第二位置五
算第三位置二算第四位置二算第五位置二算第
六位置二算如前於律左置蕤賓三寸九分為實
以第一位三算為法於三寸九分內加三分得四寸
二分為林鍾○置林鍾四寸二分為實以第二位五
算加於第一位三算成八即以一為法於四寸二分
外加八分得五寸為夷則○置夷則五寸為實以第
三位二算加於第一位八算成十即以一為法於五

寸外加一寸得六寸為南呂○置南呂六寸為律
第四位二算加於第二位并第一位十算成十二即
以十二為法於六寸外加一寸二分得七寸二分為
無射律呂惟十二故其損益以一寸二分為損益今自
三分加至一寸二分則其勢已窮窮則必返矣故無
射至黃鍾後自十二返而至十寸為法復自十返
而至於八寸為法○置無射七寸二分為實以第五
位二算為準用減第二位二算餘十寸即以十為法於
七寸二分外加一寸得八寸二分為應鍾○置應鍾
八寸二分為實以第六位二算為準用減第一位二
算餘八寸即以八為法於八寸二分外加八分得九寸
為黃鍾此下六律參兩參伍錯綜之法

實用編卷二十

月集二

樂上六

老陽之策三十六倍之為七十二乃乾坤素籌
而其七十二即坤之策一百四十四三其七十二即乾
之策二百一十六今十二律大餘黃九寸大八寸太七
寸夾六寸姑五寸仲四寸終三寸林四寸夷五寸南六
寸無七寸應八寸正得七十二寸此見大餘照合造化
老陽之策三十六倍之為七十二乃乾坤素籌
天道既明合老陽之策百○河圖南方為二七路書南
方為九合之得一百八十一百八十乃乾坤大素籌進
老陽三十六則為乾之策二百一十六還老陽三十六
則為坤之策一百四十四今小餘合二分七分九分正
得一寸八分此見小餘照合造化○先天乾居正南南
為天位樂記謂樂由天作則十二律當以南方立極河
圖二七在南則十二律小餘皆當從二從七洛書九在

南則十二律小餘皆當從九今林鍾果四寸二分無射
果七寸二分應鍾果八寸二分與河圖正南之二三合
大呂果八寸七分姑洗果五寸七分仲呂果四寸七分
與河圖正南之七三合太簇果七寸九分夾鍾果六寸
九分蕤賓果三寸九分與洛書正南之九三合其二分
者三律七分者三律九分者三律而自二七九之外更
無小餘餘一分三分四分五分六分八分九分以律呂象
天其數從九而九分高九二分七分亦合而為九故也
此見小餘照合造化○班固律曆志曰天之中數五地
之中數六常昭曰天數一三在上七九在下以五為中
地數二四在上八十六在下以六為中則五六乃天地之
中數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則九乃天之體數五六

實用編卷二十

月集二

樂上七

九此三數最尊不當有小餘故夷則五寸得天之中數
者南呂六寸得地之中數者黃鍾九寸得天之體數者
皆無小餘也十二律自黃鍾順數黃鍾既居九則大呂
居十太簇居十一夾鍾居十二姑洗居一十二姑洗居
一仲呂居二蕤賓居三林鍾居四夷則居五南呂居六
無射居七應鍾居八可知姑洗亦五寸同夷則夾鍾亦
六寸同南呂而皆有小餘者以姑洗居一而未嘗居五
夾鍾居十二而未嘗居六故尚有小餘也然姑洗居一
為十二律之始夾鍾居十二為十二律之終是以姑洗
雖有小餘而尚得天之中數以為五十二夾鍾雖有小餘
而尚得地之中數以為六寸與他律不同也此見大餘
照合造化○乾數九坤數六五十四菴六九之數也不

泰即下而居上乾居下之義兩其五十四卽一百一十二萬八卽乾之策二百一十二其萬單八卽十二萬九千六百為元會運世之總數今小餘合林鍾二分無射二分應鍾二分大呂七分姑洗七分仲呂七分太簇九分夾鍾九分蕤賓九分正得五寸四分此見小餘應合造化○陽每又之數三陰每又之數六乾陽又三得數九坤陰又三得數十八震陽又二得數三陰又二得數十二坎陽又二得數三陰又二得數六艮陽又二得數三陰又二得數十二其陰又二得數六陽又二得數六離陰又二得數六陽又二得數六兌陰又二得數六陽又二得數六合之得一百零八故兩其一百零八卽為乾策此見小餘應合造化

實用編卷二十 集二 樂上 八

定律說 黃鍾九寸漢以來已然矣弘治中蕭田有李文利者謂黃鍾為三寸九分其說頗高偉所論著律呂元聲可見後金鑪黃精慶作樂律管見卽墨王邦直作律呂正聲此兩書與元聲卽小異至其謂黃鍾三寸九分大抵皆文利說也文利謂黃鍾三寸九分升六分而大呂為四寸五升九分而太簇為五寸四升九分而夾鍾為六寸三升九分而姑洗為七寸二升九分而仲呂為八寸一升九分而蕤賓為九寸降六分而林鍾為八寸四降九分而夷則為七寸五降九分而南呂為六寸六降九分而無射為五寸七降九分而應鍾為四寸八分大率諸律皆以九分升降獨大呂當五月陽尚微而不能過升故其升以六分林鍾當未月陽尚微而不能

過降故其降以六分此其說誠簡易可聽黃精慶十二律分寸率本文利王邦直亦本文利而九六升降與文利又復小異謂黃鍾三寸九分升九分而大呂為四寸八升九分而太簇為五寸七升九分而夾鍾為六寸六升九分而姑洗為七寸五升九分而仲呂為八寸四升八分而蕤賓為九寸降九分而林鍾為八寸一降九分而夷則為七寸二降九分而南呂為六寸三降九分而無射為五寸四降九分而應鍾為四寸五降六分而黃鍾為三寸九此兩說卽互有得失然皆獨創天下聞其言而悅之於是信古者說斷然以黃鍾九寸為是而以三寸九分為非好奇者又斷然以黃鍾三寸九分為是而以九寸為非蓋兩說爭道而馳而疑信者參半未定

實用編卷二十 集二 樂上 九

始余以兩說相提而論文利謂陽氣自冬至後已漸升而運律乃反減則是氣有餘而管乃反不足陽氣自夏至後已漸降而運律乃反增則是氣不足而管反有餘此說未嘗非是且造化升降必皆以漸固未有驟然而升降者必如史遷之律是黃鍾之大呂不過降六分有奇而大呂至太簇不過降三分有奇太簇至夾鍾不過降五分有奇夾鍾至姑洗降三分有奇姑洗至仲呂降五分有奇仲呂至蕤賓降三分有奇蕤賓至林鍾降二分有奇林鍾至夷則降四分有奇夷則至南呂降二分有奇南呂至無射降四分有奇無射至應鍾降二分有奇而應鍾至黃鍾忽驟升四寸三分四整天地盈虛消息或恐不應過爾懸絕至此其說誠未嘗非是余因其

計一六最少而河圖一六居北一尤最少而洛書一尤最北坤數六六最少而先天坤實居北坎數一一尤最南而後天坎實居北則黃鍾居北方子位者其律數當亦少似果當以黃鍾為三十九洛書九居南而河圖合二七以為九亦居南先天乾居南而易曰乾元用九後天離居南而離為九則乾實居南方午位者其律數當亦為九似果當以乾實為九十東南為陽西北為陰律呂本於洛書以東南為根宗以黃鍾為主本而洛書東為三南為九合之為三九則黃鍾似果當為三十九尚書曰身為度康節曰指節可以觀天夫中指端為絃實而中指獨長則絃實似果當為九寸各指端為林鍾而名指微長於食指則林鍾似果當為八寸四食指端為仲呂而食指微短於名指則仲呂似果當為八寸一小指卑猶應鍾而小指乃更短於食指則應鍾似果當為四寸八大指尊猶黃鍾而大指乃更短於小指則黃鍾似果當為三十九文利之說誠未嘗不是顧余獨疑自千載以來世皆謂黃鍾為九寸卒莫能釐正是三寸九本為君而十載及抑之以為臣九寸本為臣而十載及昂之以為君者冠後倒置之極而天地豈猶不墜如是則黃鍾恐必非李說李說即未嘗不是而李特論其細吾說即未嘗不迂而吾則論其大且余嘗謂黃鍾聲失其倫鼓則聲漢及去孔實高則聲漸細又賦其倫孔則聲漢及去孔實高則聲漸細由是則黃鍾為

九寸而應實為三十九分何疑且凡天地之間五行萬物如水火如土木其孰不本根而末莖即治人謂產鐵亦然夫如是而黃鍾斷然九寸無疑矣黃鍾既定其它十一律獨疑實居南方當天地之正中與黃鍾為偶為十律所取則應實三十九分定則十律可以取次而定何者乾用九坤用六造化至乾坤已定矣參其天得三九二十七坤為地兩其地得二六一十二以一二二合二十七為三十九果應合參天兩地之正數以應實當天地之正中居參天兩地之正數則應實為三十九分無疑矣參天兩地之正數如是則應實又定獨其也十律文利以大呂為八寸四而邦直以為八寸一文利以太簇為七寸五而邦直以為七寸二文利以夾鍾為六寸六而邦直以為六寸三文利以姑洗為五寸七而邦直以為五寸四文利以仲呂為四寸八而邦直以為四寸五文利以林鍾為四寸五而邦直以為四寸八文利以夷則為五寸四而邦直以為五寸七文利以南呂為六寸三而邦直以為六寸六文利以無射為七寸二而邦直以為七寸五文利以應鍾為八寸一而邦直以為八寸四余誠難辨即項所規定第窮思贖偶然而圖成實諸理而理合乃實河圖實洛書實大衍實於易實於噬嗑諸曆實諸數莫不昭合實諸造化而造化合猶未敢自信後多創為千百其法以求至當若大呂而下白三寸以上至於八寸七分毫釐纖忽如珠聯璧比無不巧為棘泊以求合蓋推衍至再再更果投窮發蒼乃成

體鐘其四而具一字不用故天地運轉于五十二萬
 知十六分而具一字不用故天地運轉于五十二萬
 此六分而具一字不用故天地運轉于五十二萬
 去三自也四之定律用八用十用十二用十五用十八
 立始自也八之定律用一用二用三用四用五用六用七
 既則生六以當九而生六以當九而生六以當九而生六
 言之律除一以當九而生六以當九而生六以當九而生六
 也之律除一以當九而生六以當九而生六以當九而生六
 成方不得為數方以成國作古成史之方乃致國以
 始謂三代樂制其書即雅奏火而樂器則猶存於即備
 十二律然無徽簫管至即備十二律然莫可得分寸獨
 琴備十二律其徽有短長可因以探古律故意以琴
 徽為準狀既以黃鍾為九寸筵實為三十九分自三十
 九分至九寸中間凡五十一寸則自第十三徽黃鍾至
 第七徽終實當視徽長短以分五十一寸自第七徽終
 實至第一徽應鍾當視徽長短以再分五十一寸而方
 今中琴之制自十三徽黃鍾至十二徽大呂至十一徽
 太簇自二徽應鍾至三徽南呂皆廣一寸二分自十一
 徽太簇至十徽夾鍾自三徽南呂至四徽夷則皆廣一
 寸六分自十徽夾鍾至九徽姑洗自四徽夷則至五徽
 林鍾皆廣二寸九分自九徽姑洗至八徽仲呂自五徽
 林鍾至六徽蕤賓皆廣二寸五分自八徽仲呂至七徽
 中徵自六徽蕤賓至七徽中徵皆廣三寸三分合一寸
 四分一寸二分一寸六分二寸九分二寸五分三寸三
 分凡一十二寸九分正合黃鍾九寸筵實三十九分共
 一十二寸九分之律然左右六徽其廣不過一十二寸
 九分而左右六律其長當五十一寸若以五十一寸均

分於一十二寸九分則一寸四分者得五寸五分三厘
 一寸二分者得四寸七分四厘一寸六分者得六寸三
 分二厘二寸九分者得十一寸四分五厘五毫二寸
 五分者得九寸八分七厘五毫三寸三分者得一十三
 寸三厘五毫若集此分寸損益而以分寸易分以厘易分
 以毫易厘以絲易毫則黃鍾九寸初減五分五厘三毫
 而大呂當為八寸四分四厘七毫次減四分七厘四毫
 而太簇當為七寸九分七厘三毫又次減六分三厘二
 毫而夾鍾當為七寸三分四厘一毫又次減一寸一分
 四厘五毫五絲而姑洗當為六寸一分九厘五毫五絲
 又次減九分八厘七毫五絲而仲呂當為五寸二分八
 毫又次減一寸三分三毫五絲而蕤賓當為三寸九分
 四毫五絲又次加五分五厘三毫而林鍾當為四寸四
 分五厘七毫五絲又次加四分七厘四毫而夷則當為
 四寸九分三厘一毫五絲又次加六分三厘二毫而南
 呂當為五寸五分六厘三毫五絲又次加一寸一分四
 厘五毫五絲而無射當為六寸七分九厘又次加九分
 八厘七毫五絲而應鍾當為七寸六分九厘六毫五絲
 又次加一寸三分三毫五絲而黃鍾當為九寸以此定
 律誠為正當然以此分寸布為縱橫二十四圖分為宮
 商角徵羽一百二十調其經緯錯綜與圖書造化迥不
 相合前五制樂恐不如此故余復舍此而說前說至於
 象歲追分逐毫設為百千推求之法其經緯變化雖多
 皆與造化不侔今不復備載於此矣

疑古第二

由漢以來樂律業有成典彼作者論著非易也思
幸假其緒餘因明以通獻聞一以推二即粗有所窺
皆其遺教而假令論議或不得不窮辯以明理不無
言辭過激非敢矯其說也抑亦為天下萬世故不避
罪責輒敢以就正於有道作疑古第二

律用之至二千年而不變疑必有神物詞護即不然其
物精必已能變化奈何敢妄言第竊疑凡造化必有中
有中則左右得備此以生短長東西得備此以定升降
古今諸律法冬至而後所損益幾何即夏至而後
所損所損益幾何是冬至夏至固造化之中也十二律
所謂中安在乎黃鍾居子庭賓居午黃鍾庭賓固十二

黃鍾編卷二十

卷二

樂上

十五

律之中也乃今所居律其左右諸律皆左亦為損分右
亦為損分昨前益而後損昨左損而右益黃鍾庭賓來
可得為中乎無射左右律則可謂左損右益矣然無射
律之幾盡者既昨當庭賓夏至之半又非當夾鍾南呂
春分秋分之半果可以無射為中乎況其左益者低一
律而其右其損者乃十律無射又可得為中乎無
射既昨庭賓又非中黃鍾又非中則此律遂漫然無紀
將安從定中聲也夫盈天地間一而已矣一即十也十
即一也故遲六即疾必四即三即縮必七是此律於十
天地造化與萬事萬物萬古萬今皆附麗於此十以流
轉於天地之內所必不能逃者也如是則十不虛二
不滿今其左右律多者愈多少者愈少消於此亦不必

漢律損益圖

黃鍾 大呂 太簇 夾鍾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鍾 夷則 南呂 無射	八寸三分五厘六毫 八寸 七寸四分三厘五毫三絲 七寸七分 六寸五分八厘 六寸二分八厘 五寸五分五厘 五寸三分 四寸八分八厘四毫八絲 四寸六分六厘	損六分二厘四毫 損三分七厘六毫 損五分六厘二毫七絲 損三分三厘七毫三絲 損五分一厘六毫五絲四忽 損三分零二毫四絲六忽 損二分八厘 損四分四厘九毫 損二分五厘一毫 損四分一厘五毫二絲 損二分二厘四毫八絲 損四分三厘四毫
--	--	---

此圖損益一十者損此

黃鍾編卷二十

卷二

樂上

十六

於前亦不必編於後前猶符為律曆一道乎
若夫升降降附可以學律也登降山亦照月之盈虧潮之
進退晝夜刻之短長皆可以學律大率有升必有降其
消息必以漸損益必適均今黃鍾至無射十一律皆連
降而應鍾始一升是有降而無升且其降也漸而其升
則驟是消息不以漸抑十一律損益所少者不過二分
二厘而多者遂至四寸三分是損益非適均也必如漢
律是戒違者日行九十自子至戌弗不過或五十步而
止或百步而止乃至亥急疾行四十三里是以九十策
分子十有二人其十一人不過二策三四五某其一
人獨四十三策謂有是乎此其說多可疑諸以漢律及
唐宋二曆布為圖說以觀損益較今統曆若畫一也

上生者非在冬前角非在羽前不可謂羽上生角必
如上生下生之說則是四時之序惟秋之生冬春之生
夏方爲順生而夏之生秋冬之生春皆爲逆生夏冬豈
逆生者耶管子宮聲八十一三分損一分而爲徵、聲
五十四三分損一分而爲商、聲七十二三分損一分
而爲羽、羽聲四十八三分損一分而爲角、其爲說已非矣
余卽欲爲之辭或姑曰河圖中央之宮數五十南方之
徵數二七宮數多而徵數少故由宮起徵自不得不三
分損一成徵以合南方之二七南方之徵數二七西方
之商數四九徵數少而商數多故由徵生商自不得不
二分益一成商以合西方之四九西方之商數四九北
方之羽數一六商數多而羽數少故由商生羽自不得
不三分損一成羽以合北方之一六北方之羽數一六
東方之角數三八羽數少而角數多故由羽生角自不
得不三分益一成角以合東方之三八以此爲辭則五
音猶可云三分損益耳若十二律亦復三分損益則是
南方之二七宜少而夏律仲統林之一十八寸八分六
厘三毫四絲六忽及多西方之四九宜多而秋律夷南
無之一十五寸七分三厘五毫八絲及少北方之一六
宜少而冬律應黃大之二十二寸三厘六毫及多東方
之三八宜少而春律太夾姑之二十二寸五分三厘七
毫三絲及多十二律已損已益之數與河圖多寡之數
皆迥不相合又惡用是損益爲耶夫五音各自爲音非
有所維繫牽制爲必不可移易者也卽欲官損一以爲

徵、徵益一以爲商、損一以爲羽、羽益一以爲角、其損
益猶易辨也若十二律則三律合爲一時前有所半後
有所損可輕言損益哉如必欲三分損益或仲統林三
律皆益以陰寓益一七而爲四九之意或夷南無三律
皆損以陰寓損四九而爲一六之意或應黃大三律皆
益以陰寓益一六而爲三八之意或太夾姑三律皆損
以陰寓損三八而爲二七之意猶之可也今漢史所載
之律同爲夏律乃此損而彼則益同爲秋律乃此益而
彼則損則其意吾不知所損欲果合何圖所益欲符
何候其爲此紛、損益何耶呂覽淮南上六律皆從損
下六律皆從益遷史班志凡陽律皆從損凡陰律皆從
益四家之說雖未必盡無優劣然大抵皆穿鑿之談今
欲樂道大明必盡損此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諸說而後
可也
疑隔八相生 謂五音三分損益猶可謂十二律三分
損益則不可十二律三分損益是因宮商角徵羽三分
損益之說而誤用之而隔八相生是又因十二律三分
損益之說而誤成之者也管子以五音準四時而淮南
亦以十二律準十二月管子謂宮聲八十一而淮南亦
以黃鍾爲八十一管子謂徵聲五十四而淮南亦以林
鍾爲五十四管子謂商聲七十二而淮南亦以太簇爲
七十二管子謂羽聲四十八而淮南亦以南呂爲四十
八管子謂角聲六十四而淮南亦以姑洗爲六十四誠
可謂善于刻畫矣然黃大夾姑仲則以二律而當一

以宮角商角微為序而橫則以間一伏一為變未嘗不有合于階見錯綜之意此法然用之而不效驗之而不應則納音必不足信納音既不足信則隔八相生之法無所考驗論樂者亦不必以此說為宗矣況其以金始以水終而又以癸巳之水甲午之金為居中之覺蓋則亦未識律呂象太從南微而不西商之妙又何足與之論樂也哉

疑十二律之外復有黃太太夾四清聲此四清聲相為宮律何以有四清聲此起於被運旋相為宮為之者蓋

黃鍾則大呂為黃鍾羽大呂為太簇角夾鍾

太簇則大呂為黃鍾羽大呂為太簇角夾鍾

夾鍾則大呂為黃鍾羽大呂為太簇角夾鍾

姑洗則仲呂為姑洗羽仲呂為夾鍾角林鍾

林鍾則仲呂為姑洗羽仲呂為夾鍾角林鍾

夷則則仲呂為姑洗羽仲呂為夾鍾角林鍾

南呂則仲呂為姑洗羽仲呂為夾鍾角林鍾

應鍾則仲呂為姑洗羽仲呂為夾鍾角林鍾

律至應鍾已窮而黃鍾最尊不復為他律所役十二

故以黃鍾為夷則羽而夷則又不可有商角微而無羽故不得不置黃鍾清以為夷則之羽若

則無射為南呂之商應鍾為南呂角十二

已窮而黃鍾最尊既不敢以黃鍾為南呂微大呂在黃鍾下又不能越黃鍾以大呂為南呂微而南呂又不可有商角而無微羽故不得不以黃鍾清為南呂微而後置大呂清為南呂之羽若

為無射之商十二律至應鍾已窮而黃鍾最尊既不敢以黃鍾為無射角大呂在黃鍾下又不能越黃鍾以大呂為無射角而無射又不可有商而無角微羽故不得不以黃鍾清為無射角大呂清為無射微而後置太簇清為無射之羽若

則十二律

至應鍾已窮黃鍾最尊既不敢以黃鍾為應鍾之商大呂在黃鍾下又不能越黃鍾以大呂為應鍾商而應鍾又不可有商角微羽故不得不以黃鍾清為應鍾商以大呂清為應鍾角以太簇清為應鍾微而又復置夾鍾清為應鍾之羽是夷則窮於羽而復有黃鍾清南呂窮於微羽而復有大呂清無射窮於角微羽而復有太簇清應鍾窮於商角微羽而復有夾鍾清至應鍾清以黃鍾清為商大呂清為南呂太簇清為微夾鍾清為羽則十二律旋宮已備無所役用他律清聲為商角微羽故姑洗仲呂應鍾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皆無清聲

疑十二律之外復有黃林太南四清聲此四清聲相為宮

此說會前於前說以黃大太夾仲林夾南
應為序而此說以黃林太南姑應疑太夾夾仲為
序前說以宮商角徵羽為序而此說以宮徵商羽角
為序差微不同耳南鐘為宮則林鐘為黃鐘之微太
簇為黃鐘商南呂為黃鐘羽姑洗為黃鐘角林鐘
則太簇為林鐘之微南呂為林鐘商姑洗為林鐘
羽應鐘為林鐘角太簇為宮則南呂為太簇之微姑
洗為太簇商應鐘為太簇羽蕤賓為太簇角南呂
則姑洗為南呂之微應鐘為南呂商蕤賓為南呂
羽大呂為南呂角姑洗為宮則應鐘為姑洗之微蕤
賓為姑洗商大呂為姑洗羽夾則為姑洗角應鐘
則蕤賓為應鐘之微大呂為應鐘商夾則為應鐘
羽夾鐘為應鐘角蕤賓為宮則大呂為蕤賓之微夾
則為蕤賓商夾鐘為蕤賓羽無射為蕤賓角大呂
則夾則為大呂之微夾鐘為大呂商無射為大呂
羽仲呂為大呂角夾則為宮則夾鐘為夾則之微無
射為夾則商仲呂為夾則羽黃鐘清為夾則角無射
為黃則無射為夾鐘之微仲呂為夾鐘商黃鐘清為
夾鐘羽林鐘清為夾鐘角無射則仲呂為無射
之微黃鐘清為無射商林鐘清為無射羽太簇清為
無射角仲呂為宮則黃鐘清為仲呂之微林鐘清為
仲呂商太簇清為仲呂羽南呂清為仲呂角
如思說似樂但有十二律恐未必有律律恐未必有清
聲此清聲以為有則十二律疑必皆有以為無則十二

實用編卷二十 頁集二 樂十 五十五

律疑必皆無今乃獨黃大太夾有清聲而它律皆無有
此其說恐不無其後又有謂黃林太南當有四清聲而
它律皆無有此其說視前說即不同而其謂十二律
之外復有四清聲則一十二律之外果猶有四清聲乎
哉夫琴之七絃其中絃乃虛之以象太極而其實則六
絃琴之十三徽其中徽乃虛之以象太極而其實則十
二徽瑟之二十五絃其中絃乃虛之以象太極而其實
則二十四絃和笙之十三簧其中簧乃虛之以象太極
而其實則十二簧虎蓬之七孔其大孔乃鑿之以為吹
孔而其實則六孔琴之六絃蕭簫蓬之六孔每一絃一
孔皆具二律則十二律之驗也琴之十二徽蕭簫之十
二管和笙之十二簧每一徽一簧一管各具一律則十
二律之驗也何者造化有翕闔聖人仰觀於天地之間
而得其翕闔之理故其制為樂使琴則一絃具兩律以
為翕闔則兩絃合一律以為闕蓬蓬則一孔具兩律以
為翕闔蓬蓬則兩管兩管合一律以為闕蓬蓬則一孔具兩律以
入仰觀於天地之間而得其翕闔之理故其制為樂使
瑟則得其絃以為絃琴則得其橫以為徽笙則得其縱
以為簧簫蓬以絃蓬則得其橫以為孔樂之十二律正
體也琴之十二絃蕭之十二管笙之十二簧正局也然
造有泰伍錯綜而聖人仰觀於天地之間得其泰伍錯
綜之理故其制為樂既半而為六以入於十二之內復
倍而為二十四以出乎十二之外且豈惟如是又有六
聚之於五以為五孔之墳五音而不具十二律所以聚

實用編卷二十 頁集二 樂上 二十六

以又自二十四散之於三十六以為三十六管之等而然復收之於象一元太極之鼓聖人之制器即所以象律聖人之作律即所以定器豈有律呂之目既非十二律之用正又非六律之用半既非二十四律之用倍又非三十六律之用參乃此則十二律之外以黃太太夫為四清彼則十二律之外以黃林太南為四清既謂正律有十二正半律有十二變律有十二變半律有十二而編鐘編磬每一簋之間又徒具十六枚而不備陳四十八枚之數况唐制十六枚雖具又往往多不考擊如張文收所謂叩鐘之類則又恐在其為四清聲也以余按之天地間自有理聖人作樂自有造化古今所傳樂器凡非應五應六應十二與二十四三十六諸數其它

如所謂韶蕭十管管蕭二十二管簫簫十九管之類皆復人附會聖製以自成其私說恐不得謂之雅樂况蕭管虎遠除吹孔之外皆正具六孔已明示六律十二律之意而晉魏唐宋乃以管色十六字清之四一凡諸字既有下四上四下一上一下五上五下凡上凡之別而五之一字至有上五下五紫五之別或一絃而具二律或一孔而具三聲豈非四清之說得盛行於千世而余終囁嚅不敢登一語以相質也

宮縣之制凡國有大祭祀大朝會則鐘磬各十二皆畢陳四面如居肆故曰金為肆若但小祭祀則十二律但半說如半牆故曰半為堵如必執周禮金為肆為四四當十六枚則周禮小胥有律必枚十六之說即天旋相

為宮此禮運之言也五音六律十二管亦禮運之言也今晉魏唐宋徒欲為旋宮之謀遂虛增四清之律而不計旋相為宮之上即明載五聲六律十二管之文均之為禮運而十一字之中辭信其下文之四字而必不信其上文之七字非余所敢知矣

疑十二律之外復有變律正半律變半律即律律黃鍾正律九寸

黃鍾變律八寸七分八厘一毫
大呂正律八寸三分七厘六毫
太簇正律八寸
太簇變律七寸八分零二毫
夾鍾正律七寸四分三厘三毫
姑洗正律七寸一分
姑洗變律七寸零二毫
仲呂正律六寸五分四厘六毫
蕤賓正律六寸二分八厘
林鍾正律六寸
林鍾變律五寸八分二厘四毫
夷則正律五寸五分五厘一毫
南呂正律五寸三分
南呂變律五寸二分三厘一毫
無射正律四寸八分八厘
應鍾正律四寸六分六厘
應鍾變律四寸二分六厘
應鍾變律四寸二分六厘

以是說恐未可謂之尊焉也夫黃鍾君也今說有
鍾又有正半黃鍾雖有變黃鍾又有變半黃鍾一變而
四黃鍾是一天下而四君父何謂尊君耶夫變律十
二正半律既十二變半律既十二今以為用則當俱用
弗用則俱當弗用矣今變律則黃鍾太簇姑洗弗用正
半律則黃鍾林鍾南呂應鍾弗用變半律則應鍾弗用
其有所用有所不用奈何謂耶是不不得不疑也若謂黃
鍾變律八寸七分與黃鍾正律九寸相近太簇變律七
寸八分與太簇正律八寸相近姑洗變律七寸一厘與
姑洗正律七寸一分相近當以變而避正則林鍾南呂
應鍾何獨當有變律若謂黃鍾至草不當有變律則亦
不當有變半律今黃鍾無變律而有變半律此又何耶

實用樂卷二十

頁集二

樂一

三

是不不得不疑也如必欲避無失仲夷陵之嫌即或減
九寸為四寸五分以為黃鍾正半律亦可即或減四寸
三分以為黃鍾變半律亦可今乃用變半而不用正半
用四寸三分而不用四寸五分此又何耶是不不得不疑
也若謂黃鍾正半律四寸五分與應鍾變律四寸六分
相近當有以避之則四寸六分乃應鍾之變律非正律
之必不可避者黃鍾君也今乃至以黃鍾而避應鍾此
又何耶是不不得不疑也從實正半律乃三寸一分四
厘林鍾正半律乃三寸林鍾變半律乃二寸八分五厘
有奇其相去亦無幾矣今從實正半林鍾變半俱用而
林鍾正半乃獨不用此寧有說若謂林鍾正半其五厘
從實正半但一分四厘其下距林鍾變半但一分四厘

三毫相去太近不可遽置二律則南呂變律距南呂正
律但六厘八毫而猶然並置兩律姑洗變半律距姑洗
正半律但四厘八毫而猶然並置兩律是相去四厘八
毫者不以為嫌而相去一分四厘八毫者反以為近此
又何耶是不不得不疑也律至於三寸九分九厘以上即其
聲已涉太清僅可以為道調法曲不可用矣今太簇變
半律三寸八分九厘以上所用者尚有太簇變半夾鍾正半
姑洗變半仲呂正半從實正半林鍾變半夷則正半南
呂變半無射正半之九律恐不免過於輕清發於喉殺
而不可為中和之音尚可用耶此又不得不疑也律呂
相去至七厘即神營師曠亦未必能辨矣今南呂變律
去南呂正律但六厘八毫應鍾變律去應鍾正律但五
厘二毫姑洗變半律去姑洗正半律但四厘八毫南呂
變半律去南呂正半律但三厘九毫應鍾變半律去應
鍾正半律但二厘六毫樂道即精微有能辨析至三厘
九毫二厘六毫者耶此又不得不疑也況南呂正半律
與南呂變半律相去但三厘九毫即已分為兩律應鍾
正半律與應鍾變半律相去但二厘六毫即已分為兩
律乃大呂正律與姑洗正律相去已六分一厘四毫而
猶未分為兩律然則何不姑如南呂正半南呂變半與
應鍾正半應鍾變半之例或相去數分或相去數厘即
分為兩律便正律皆有十二變律皆有十二正半律皆
有十二變半律皆有十二以成四十八律不至均為變
律便此有而彼無均為半律便彼無而此有豈不猶為

實用樂卷二十

頁集二

樂上

三

歷幾也哉此樂起於漢儒創為新法置一而十一三之
以馴至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有七凡其所當之數既
不得不強置一律以合法度及或分厘偶近又不得不
強去一律以避陵逼遂使正變四十八律有無多寡皆
不適均與造化迥不相合甚矣為法不可不慎也

漢儒謂其置黃鍾變半律以避陵逼乃所以尊者此
說非也若黃鍾正律虛而不用而以黃鍾變半律旋
相為宮則此黃鍾變半律以為即君而黃鍾正律又
虛而在上以為非君而其名又為黃鍾然則此黃鍾
變半律將名為何者豈有處其位於君臣疑似之間
以周旋於二十八律之內而可以為尊者哉尊者君
至義文周孔亦可以已矣孔子曰乾為天為君為父

實用編卷二十

樂上

三三

是以乾為君父矣若以黃鍾正律旋相為宮遂得謂
之尊君則應義盡六十四卦不當以乾置於震坎艮
與離兌坤七卦之上而成无妄訟遯姤同人夬否尤
不當以乾置於震坎艮與離兌坤七卦之下而成大
壯需大畜小畜大有夬泰應義作圖周朱子作易學
啓蒙亦不當以乾錯綜於六十四卦四千九十六卦
之內神農作連山首良軒轅作歸藏首坤亦不當以
乾參互於六十四卦之中今義文周孔未嘗於乾卦
之外復置變乾流行於六十三卦既不失為尊君然
則又何必舍黃鍾正律而復置黃鍾變半律以干天
無二日之嫌也哉

疑宮商角徵羽五音之外復有變宮變徵二音

世儒誤
言與通

商角徵羽和太皆一律而與徵羽與宮相去乃
二律之變也然則宮徵之間差一音比宮少一音
變宮比宮商徵羽之間差一音比宮少一音
夫天但有五星地但有五方造化但有五行世但有五
運人但有五常則樂之但當有五音而不當有七音明

甚常昭注國語乃至指七律為七音何說也夫黃鍾大
呂夾蕤等律也宮商角徵羽音也王所問鳩所對皆七
律十二律無一語及宮商亦明矣昭何自遂以律為音
也若七律即七音則七音與天地並生一搏一拊一絃
一竹濁者即宮商清者即羽角八音一陳七音畢見自
宏義作樂時已然矣非至周方有七音周景王又何必
以七律問伶州鳩又何必獨以武王為對也鳩此說乃
皇天幸留此一絃之緒以惠遺後人豈由鳩之說益知樂

實用編卷二十

樂上

三三

但有五音而昭乃因鳩之說乃謂樂必有七音何耶余
所以因鳩說而知樂但有五音者蓋五調之法凡起調
必始於宮自宮至羽其多寡清濁之序豈能皆順欲其
不相陵犯此不過以上宮下宮順數逆數為別耳以宮
居上而以宮商角徵羽順而數之則謂之上宮以宮居
下而以宮商角徵羽逆而數之則謂之下宮宮之有上
下即卦之有上下此造化不易之至理豈大太夫姑仲
徒林夷南無應此十二律之序也夫則之上宮乃夷則
居上為宮而南無應各次第相連而下以商角徵羽
黃鍾之下宮乃黃鍾居下為宮而應無南夷各次第相
連而上以商角徵羽黃鍾之下宮即夷則之上宮其
調雖異而其律則非有異也太疑之下宮乃太簇居下

為宮而大黃鐘無各次第相連而上以為商角徵凡無射之上宮乃無射居上為宮而應黃太太各次第相連而下以為商角徵羽太簇之下宮即無射之上宮其調雖異而其律則非有異也夷則之上宮黃鐘之下宮用夷南無應黃五律以備五音太簇之下宮無射之上宮用無應黃太五律以備五則音之但止於五而萬不至於七也自可見昭既得鵠之說空亦無悟而反以為樂有七音何也總武王所用四調二十律而數之黃鐘凡四用大呂凡再用太簇凡再用夷則凡再用南呂凡再用無射凡四用應鍾凡四用而總之所用不過夷南無應黃太太之七律則鵠之所謂七律已自可見昭既得鵠之說空亦無悟而反指七律以為七音何也夫夷則之上宮即黃鐘之下宮而武王必南其名名夷則之上宮曰羽名黃鐘之下宮曰屬太簇之下宮曰無射之上宮而武王必南其名名太簇之下宮曰宮名無射之上宮曰蕤者羽屬蕤四律名也蕤者樂之平氣也即論語聞此即周易反射之卦自上而下順而數之則為乾下坤上自下而上逆而數之則為坤下乾上而聖人於乾下坤上必名之曰泰於坤下乾上必名之曰否庖羲之卦同而名異即武王之調同而名異此造化天然之妙自當如是也昭既得鵠之說空亦無悟而反指以為七音遂使變音變微之說更歷數千載而猶然未悟其失昭等之足害天下也

實用編卷二十

樂集二 樂上 三五

武王七律五音圖

國語周景王問武王用七律伶州鳩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舉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屬所以屬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辜故謂之宣所以宣二王之德也反及蕤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蕤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實用編卷二十

樂集二 樂上 三六

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

宮 商 角 徵 羽

黃鐘之下宮名之曰屬

羽 徵 角 商 宮

太簇之下宮名之曰宣

羽 徵 角 商 宮

史 267—402

徵商羽角流行之序不必論宮商角徵羽多寡之數其
曰宮商角徵羽特人於一調一曲之間總紀其輕重清
濁之次分為五等其分爲五等亦不過想像其聲準河
圖五十四九三三八二七一六之數順而序之謂重濁者
由於數多輕清者由於數少故於其重濁者以之當中
央之五而命之曰宮音於其次濁者以之當西方之
四九而命之曰商音於其清濁之間者以之當東方之
三八而命之曰角音於其次清者以之當南方之二七
而命之曰徵音於其最清者以之當北方之一六而命
之曰羽音宮商角徵羽五字不過如最濁次濁適中次
清最清五字不過如孟仲叔季少五字或孟適他出則
仲即爲孟或叔適他出則季即爲叔既無定係又安得

實用樂卷二十

廣集二

三九

有定數管子乃謂某音幾十某音幾十亦獨何耶
疑宮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角聲六十四徵聲五十四
羽聲四十八 律定於器者也聲生於數者也其數八
十一即其聲自爲八十一數之聲其數七十二即其聲
自爲七十二數之聲必未有數爲八十一而聲爲七十
二亦未有數爲七十二而聲爲八十一者夾鍾之數七
十四也林鍾之數六十也若五音果有數則宮數八十
一宮之數已定矣豈復能爲七十四又豈復能爲六十
周禮又何曰禮天神則夾鍾爲宮禮地示則林鍾爲宮
耶此一宮也夾鍾既可以爲宮林鍾又可以爲宮黃鍾
又可以爲宮是宮之周流變動已自可見焉儒如文利
乃稱謂宮聲五十商聲八十角聲九十徵聲七十羽聲

六十變宮聲五十變徵聲七十變商聲如邦直乃稱謂宮
聲三十九徵聲八十一商聲五十七羽聲六十二角聲
七十五變宮聲四十五變徵聲九十五是何習俗之移人
維賢者亦不能自免有如此哉

五音十二律譬猶一家有八人於此其祖名金長九
尺金所生名石長八尺一寸石所生名絲長八尺
所生名竹長七尺二寸金弟名匏長六尺四寸匏弟
名土長六尺土所生名革長五尺四寸革所生名木
長五尺設並在一堂以石視金則金爲父以絲視金
則金爲祖以竹視金則金爲曾祖以匏視金則金爲
兄以革視金則金爲伯祖以絲視石則石爲父而絲
爲子以竹視絲則絲爲父而竹爲子是金石絲竹匏

實用樂卷二十

廣集二

四十

土草木長短雖有定形而祖父子孫叔侄兄弟則初
無定位十二律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學之
猶金石絲竹匏土草木也五音宮商角徵羽聲之猶
祖父子孫伯叔兄弟也十二律長短雖有定數而五
音多寡則無定數若因黃鍾九寸遂謂宮亦九八
十一分因太簇八寸遂謂商亦八九七十二分因姑
洗七寸遂謂角亦七九六十三分則是一堂之上金
偶爲祖石偶爲父絲偶爲子竹偶爲孫而人見宮長
九尺石長八尺一寸絲長八尺竹長七尺二寸遂謂
凡祖皆長九尺凡父皆長八尺一寸凡子皆長八尺
凡孫皆長七尺二寸有此理樂石之長但八尺一寸
既因竹之名石曰祖遂謂石亦長九尺假令匏革木

亦並在一堂而貌偶為羽聲偏為父木偶為子然則
執之長但六尺四寸亦可因聲之名貌曰羽然則
亦長九寸耶以是相譬則五音之無定數亦不待
說而自明矣

五音有數說余知其必不然而不能為音仲解乃自六
算至一百八算每次加三算為宮以三分損一三分益
一法損益之此一百八算之中或至微而多一算或至
微而少一算即不能三分之以至商或至商而多一算
或至商而少一算即不能三分之以至羽如
以三四一十二三分之每分得四於宮數損一分則微
數得八八非可三分者必三三如九然後可分而八則
少一算故至微遂止如宮數十八以三六一十八三分
實用樂卷二十

頁集二 樂上

四

之每分得六於宮數損一分則微數十二以三四一十
二三分之每分得四於徵數益一分則商數得十六十
六非可三分者必三五一十五然後可分而十六則多
一算故至商遂止如宮數二十七以三九二十七三分
之每分得九於宮數損一分則微數得十八以三六一
十八三分之每分得六於徵數益一分則商數得二十
四以三八二十四三分之每分得八於商數損一分則
羽數得一十六一十六非可三分者必三五一十五然
後可分而十六則多一算故至羽遂止總而計之至微
遂不能三分者二十四至商遂不能三分者八至羽遂不
能三分者二如必欲三分損益則其勢遂有畸零而十
二律又但有寸分而無畸零不可以畸零立法此一百

八算之中惟八十一為宮以八十一三分之每分得二
十七於宮數損一分則微數得五十四以五十四三分
之每分得一十八於徵數益一分則商數得七十二以
七十二三分之每分得二十四於商數損一分則羽數
得四十八以四十八三分之每分得一十六於羽數益
一分則角數得六十四此八十一七十二六十四五十
四四十八之數既盡無畸零而又皆可以三分損益天
下之說最稱均者皆莫如此數故管子遂舉此以示則
言五音之次第必如此多寡適均而復其音韻節奏方
可諧律然大要亦不過就其最中正和平者推極言之
以宣揚樂道之大其實十二律分寸各有短長截而為
調自不免有多寡高下安能使之皆至均至平如是况

實用樂卷二十

頁集二 樂上

四

一均五調一調五音若真欲以此數行之則周禮三宮
之序其均調已不能然它尚何說哉管子之意未嘗不
佳特其詞微有語病而淮南龍門輩見其謂宮聲八十
一遂亦以黃鍾為八十一又妨於黃鍾九寸遂變其說
謂律法當以九分為一寸以強合九九八十一之數天
下豈有九分可以為寸者哉過矣
疑七音為七始 天開於子人生於寅以黃鍾為天始
太簇為人始似矣林鍾乃未律非丑律林鍾可為地始
耶丑冬為十月十月建亥應鍾亥律謂應鍾為冬始似
矣寅太簇為春始而姑洗則三月巳仲呂為夏始而蕤
賓則五月申夷則為秋始而南呂則八月姑洗可為春
始蕤賓可為夏始南呂可為秋始耶周禮祭地示以林

鍾為宮其意指至為精遠非獨謂林鍾生其意也地相合陰生於乾實非生於林鍾若因周禮以林鍾地示遂指為地然則圖鍾禮天神又何不以夾鍾為天始耶且虞書但云以五聲十二律審治懸易嘗有所謂泳七始云云也而漢志輒率意增之唐宋諸儒不信虞書乃深信漢志不疑何耶七始何足論余獨謂自七始之說出而淮南詮言訓與鄭譌樂政之徒遂藉手紛紜使七音之調得流徙於天下而至今猶不可去其為害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疑漢律絲忽初杪造化但紀大凡不必太細及毫末譬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與多言之則曰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是於三百六十五日之外而多言一日易

實用編卷二十

頁集二

樂上

四三

繫少言之則曰凡三百六十當暮之日是於三百六十五日之內而少言五日乾坤二策皆有時毫而易繫但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則造化之數但當舉大凡而不必細及毫末已自可見樂道雖至微然亦至十分即可以已矣今必欲定其律為幾毫幾絲幾律為幾忽幾初幾杪同為十二律乃其律或有寸而無分其律或有寸而有分其律或有分而無釐毫其律或有釐毫而無絲忽甚至併釐毫絲忽初杪而俱有之有者自有而無者自無多者自多而少者自少皆不知何所憑依以為此多寡有無之數若云以西三為一為本以置一而十一三之為法則豈有三可一為一絲之法九可以為一寸之數二十七可以為一

毫之法八十一可以為一分之數二百四十三可以為一釐之法七百二十九可以為一釐之數二千一百八十七可以為一分之法六千五百六十一可以為一毫之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可以為一寸之法五萬九千四十九可以為一絲之數吾不知法者何事數者何術而可以歧而分之此徒欲依託於十二律為禽二十四律為兩十六兩為斤之變體而不知其大度於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之正法以此為訓又何怪並之作厝者不有所假借牽合以成其私智應說律厝之不明豈非以此法為之根抵乎幾今若易簡其法但論定分寸以考實而不必細及絲忽以見精則此十二律之正聲自將與天地之元聲相合若徒基至精至細之虛名曰吾所審定之律已辨析至於幾絲幾忽幾初幾杪而不求至中至正之大體則彼自以為為析之愈精而識者已知其失之愈遠沈括歿於脛廟之說正謂是耳況樂實中聲體貴該大若剖析至釐毫絲忽此與釋氏八十一思惑之說何異又惡足以為中和正大之雅樂乎哉

觀化第三

如漢律是有損而無益恐造化不如是也如李說是先益而後損恐造化不如是也律厝一道也如欲定律恐當從古今厝法從厝損益則十二律分寸自具分寸既真恐不必專倚候氣顧獨疑河圖以北一合東三成四以東三合南二成五以南二合西四成六而西四復合

實用編卷二十

頁集二

樂上

四四

[illegible][illegible]

律齊則也

擬候氣定律

前史云候氣之法置十二律管於密室中
三分云太簇八寸太簇上二律管管長九寸太簇上
仲呂六寸五分太簇上二律管管長九寸太簇上
四寸六分太簇上二律管管長九寸太簇上
與地中以候氣者皆不雅
律呂管在律呂管皆不雅

候氣說亦未嘗不是顧獨疑月令有言孟冬之月已天
氣上騰地氣下降孟春之月已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矣
天地之氣如必應發管而得則當其節候未交氣應未
至彼上騰下降者果屬何物蓋氣應者一氣而騰降者
又一氣耶夫所謂律幾寸幾分律幾寸幾分必無
論地高卑地燥濕所在距地面皆幾寸幾分方可為某

律幾寸幾分也

律幾寸幾分也

律幾寸幾分也

下即據土之區方寸之地固亦有此卑而彼則高非可
以一律例論者彼按月所應氣能所在距地面皆幾寸
幾分耶夫水氣也彼消長即氣可知然亦有此未落而
彼已消州木氣也彼榮瘁即氣可知然亦有此未形而
彼已謝何者地不同故也地有高卑土有疏密即氣應
亦宜有早晚先後安得此按月所應氣東南西北皆適
距地面幾寸幾分無短長耶長安洛陽地安見其送可
為天地準則於此候氣能毫髮不與耶造化既有升必
有降必如候氣之說是天地之氣獨有升無降耶春分
而後州木數榮或陽氣已出地無餘矣姑洗仲呂諸管
將安施耶仲呂為四月之律其長凡六寸五分八厘有

奇安有時至四月其陽氣猶然在北距地面尚六十五

分有奇者耶若陽氣當四月尚距地六寸五分然則二
月三月四月此發育萬物者果何物耶彼謂冬至之氣
距地面九寸大寒之氣距地面八寸三分而七之氣距
地面八寸春分之氣距地面七寸四分穀雨之氣距地
面七寸一分小滿之氣距地面六寸五分是每一月陽
氣所升多不至七分少不過三分今四月小滿距地面
尚六十五分有奇則夏至而後陰已漸長陽必漸消陽
氣又寧有出地時豈陽氣獨當潛伏地中更不必發揚
地下也耶夫冬至陽生凡冬至以後上升者必陽氣也
夏至陰生凡夏至以後上升者必陰氣也然實五月律
也今其說謂能實之管長六寸二分八厘此必謂夏至

之氣距地面六寸二分八厘

之氣距地面六寸二分八厘

之氣距地面六寸二分八厘

八厘者果陰氣抑陽氣耶若夏至所升為陽氣則自夏
至以至大雪亦必皆陽氣天地間有陽必有陰今乃一
歲十二月獨升陽不升陰有足理耶若四月小滿距地
面六寸五分八厘者為陽氣而五月夏至距地面六寸
二分八厘者為陰氣則是此陰氣陽氣皆並在一區小
滿即陽氣應時而至夏至即陰氣應時而至吾不知其
往來何道其操縱何時陰陽生於何鄉陽散於何所
將陰入陽中以來抑陽入陰中以去據二氣參詳而其
氣愈升不幾於以五月而遠勝六月之管以七月而遠
飛七月之灰也耶芒種後節有濕潤則灰必濕不能
飛候律者欲觀雲飛灰意必卜高燥地為疑室以避濕

池形高則得氣差不易蓋此高燥地夏至所得氣距地面六寸二分而它卑濕地亦但距地面六寸二分耶若高燥地距地面六寸二分而它卑濕地土疏潤氣易升距地面或不過六十一二分或不過五寸五六分是高燥地所得氣猶爲難實而卑濕地所得氣已爲林鍾夷則又安在爲難實六寸二分耶且應鍾已屬十月去久至無幾矣而應鍾之管長四十四分六厘其氣距地面猶四十六分有奇則是陰氣距地四寸卽潛消入地陽氣距地六寸卽潛消入地終一歲之內陰氣陽氣終不得出地少時將何以成升降成造化耶卽信如其說氣距地八寸則太簇飛灰距地六寸則林鍾飛灰欲氣來則混雜而至皆騰踊而升矣太簇管動卽黃鍾大呂二管空亦飛飛林鍾管動卽黃大太夾姑仲蕤七管宜亦飛飛今曰某月則某律飛飛它皆不應是此氣有知已試管輅弗入未必試之管乃入耶夫僕大呂時黃鍾管必猶在未去也使太簇時黃鍾大呂管必猶在未去也卽令已去其穴孔必猶在穴恐在卽氣出矣沈括乃以氣應鍼出相碑謂氣出則管虛然則是已該孔卽氣升亦不當復入耶然則是誰令以土築之然則何不姑試令勿築以轉相參驗括亦宋高道士然則是京房幽譯之說括亦遂信之耶並獨見漢志載天子常以日冬至至躬御前殿權土友候鍾律遂深信以爲固然夫候氣必土室漢殿廷必以石父可候耶設在它使候猶可前殿天子外朝其禁陛可土階耶凡候氣必爲室三

重戶閉其塗露必周此殿廷可爲土室三重耶三輔黃圖則漢宮闕畢在未央宮建章宮甘泉宮所統都庭軒無算有縫室耶其說謂天子候違還於先後五日之中漢天子卽賢竊恐不再日卽已繼先五日後五日則十日天子一日二日幾幾可十日待耶設漢亦如周制以冬至享南郊以夏至享北郊則先五日天子且齋尚候氣耶設謂志所云第天子御前殿遣八能於它所候氣非必天子自候則漢志所云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此何說且不曰天子御前殿遣八能而必曰令八能之士權土友候鍾律豈違官謂耶設不於殿陛或第令在它所候卽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又可信耶隋時毛爽蔡子元等候氣或初入月其氣輒應或至中下旬始應或灰三五夜無盡或終一月始飛此又何說帝所難牛弘弘所對是耶非耶十二按斜墜地下內卑外高與信都芳輪扇二十有四按月皆應之說尤屬戲謔信都芳必有它謬巧技術而好奇者遂轉相錄錫以成其好若仰觀雲色輒指天知孟春氣至則北齊時第當曉雲又不必候氣漢蘇諸廷臣其深信不疑何耶夫尺長則入地無氣易得灰易飛尺短則入地淺氣未必卽可得灰未必卽可飛此亦定理也今隋志反云魏杜襲用後漢尺制律候氣尺度長灰不飛梁毛樞誠用古玉管及宋太史尺制律候灰乃飛是律短及飛律長反不飛耶此其說亦易辨彼以是欺人主乃當並卒不寤卽卒並後卒亦不寤豈毛更祖孝孫信都芳等凡此此說皆此類

耶且漢晉而來所制尺有短長至二寸有奇者有短長至三寸有奇者所云九寸八寸其將以何者定寸由元史曆志而觀郭守敬所制前代冬至有誤先一日再日三日者有誤後一日再日三日者所云應候其將以何者為候彼尺寸猶莫知何者寸為真是彼節候日猶莫知何者日為真是而後云以某節候某氣米幾寸此誠可笑若候氣可定節候則綫室之法非但可以制樂且將可以授時每歲時第令一太常候氣已足又安所用馮相氏測景為耶凡候氣所以作曆謂氣差則曆差當為改曆耳然冬至曆已頒尚可改耶若候氣所以為又明年曆則天地之氣候頃變化可前定耶夫曆則逐年一更而律則一成不變謂候氣所以為曆以防曆差則

實用編卷二十

自集二

卷上

猶可耳律非歲改而月更者乃每月必候何為者耶以金機之冬至為氣初冬至定則其它諸節候疑皆可定此誠當候當是時陽氣方在地中則冬至誠為可候周官保章氏常以日至日觀雲物以辨吉凶水旱亦此意也而郭衍京房輩誤傳其說遂十二月每月必候誠屬無當此其說厚負觀而後已不見國史或唐宋已議之而蔡季通當宋晚季猶因仍其說何哉大抵馬不至龜不呈即圖書亦未必不作今候氣必經室取竹必臥屋空陽金門取葭莩必懷州河內特聖人用神道設教益人臣欲依託和氣猛氣衰氣之說必每月一候以感動人主人主欲假借此說以移明旨所定此律已得之天地之準非可主擬致疑今天下可知而不可言可疑而不

可知耳如是即令與天壤並時何古若果謂有閏禮樂非此即十二律無從得乎則漢帝諸般所令八能之士與薛田曹參軍陳山陽太守當自知之非不候所敗知也

疑用古望景分寸律

司天監望景尺 金機望景尺

望景尺則以測景晉荀勗宋丁度請以此法驗律則尤是顧其所測地不過以中土陽城為中非必當天地之正中以故所測或百年或數十年甚或第五六年四三年輒復改測恐不可為據宋皇祐去周顯德時何幾而皇祐曆視顯德欽天曆冬至顯德則景長丈二尺八寸六分皇祐則景長丈二尺八寸五分夏至顯德則景長尺五寸一分皇祐則景長尺五寸七分此何以說且何論年數久遠即比年而誤皇祐已丑冬至則景長丈二尺八寸五分其明年庚寅冬至則景長丈二尺八寸四分夫景之短長悉由望景乃差殊若此彼已自不能依以定曆又安能借以定律若前代望景可以定律則有宋三百年間恐不必十八改曆思非敢以為信然矣

實用編卷二十

自集二

卷上

原理第四

理者何謂河圖洛書也圖書何以名理謂理從圖書出也古人以一黍之長一黍之廣至延爭二十餘年誠以樂道精微第令差微些纖忽即已非樂是不可不其難其慎者思之以所測實諸圖書其幸而粗合亦可謂然所不合矣第恐語太繁則易厭故不敢多

為紀載此第一二大較云圖作原理第四

台河圖

造化之根在小餘不在大餘則律圖小餘五十四分者
天數九地數六六九五十四是河圖天地之象也凡萬
物皆虛一以象太極小餘五十四并所虛象太極之一
合之為五十五是河圖五十有五之象也

青月編卷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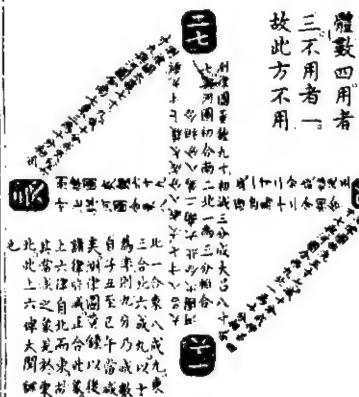
自集二

樂上

五三

邵子謂天地
體數四用者
三不用者一
故此方不用

圖之待對運第大圖河合法指環運第大圖律測



圖之待對運第大圖河合法指環運第大圖律測

青月編卷二十

自集二

樂上

五三

邵子謂天地
體數四用者
三不用者一
故此方不用

圖之待對運第大圖河合法指環運第大圖律測

河圖九在西北而三自東來以三合九象變實三寸九分
河圖九在西北而六自北來以六合九象變實六寸九分
河圖九在西北而七自南來以七合九象變實七寸九分
河圖九在西北而四自西來以四合七象仲呂四寸七分
河圖七在西南而五自北來以五合七象姑洗五寸七分
河圖七在西南而八自東來以八合七象大呂八寸七分
河圖七在西南而四自右來以四合二象林鍾四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七自左來以七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八自左來以八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五自左來以五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六自左來以六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七自左來以七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八自左來以八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九自左來以九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十自左來以十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十一自左來以十一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十二自左來以十二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十三自左來以十三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十四自左來以十四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十五自左來以十五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十六自左來以十六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十七自左來以十七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十八自左來以十八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十九自左來以十九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二十自左來以二十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二十一自左來以二十一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二十二自左來以二十二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二十三自左來以二十三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二十四自左來以二十四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二十五自左來以二十五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二十六自左來以二十六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二十七自左來以二十七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二十八自左來以二十八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二十九自左來以二十九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三十自左來以三十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三十一自左來以三十一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三十二自左來以三十二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三十三自左來以三十三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三十四自左來以三十四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三十五自左來以三十五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三十六自左來以三十六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三十七自左來以三十七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三十八自左來以三十八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三十九自左來以三十九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四十自左來以四十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四十一自左來以四十一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四十二自左來以四十二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四十三自左來以四十三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四十四自左來以四十四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四十五自左來以四十五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四十六自左來以四十六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四十七自左來以四十七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四十八自左來以四十八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四十九自左來以四十九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五十自左來以五十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五十一自左來以五十一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五十二自左來以五十二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五十三自左來以五十三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五十四自左來以五十四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五十五自左來以五十五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五十六自左來以五十六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五十七自左來以五十七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五十八自左來以五十八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五十九自左來以五十九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六十自左來以六十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六十一自左來以六十一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六十二自左來以六十二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六十三自左來以六十三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六十四自左來以六十四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六十五自左來以六十五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六十六自左來以六十六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六十七自左來以六十七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六十八自左來以六十八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六十九自左來以六十九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七十自左來以七十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七十一自左來以七十一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七十二自左來以七十二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七十三自左來以七十三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七十四自左來以七十四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七十五自左來以七十五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七十六自左來以七十六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七十七自左來以七十七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七十八自左來以七十八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七十九自左來以七十九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八十自左來以八十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八十一自左來以八十一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八十二自左來以八十二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八十三自左來以八十三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八十四自左來以八十四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八十五自左來以八十五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八十六自左來以八十六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八十七自左來以八十七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八十八自左來以八十八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八十九自左來以八十九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九十自左來以九十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九十一自左來以九十一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九十二自左來以九十二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九十三自左來以九十三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九十四自左來以九十四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九十五自左來以九十五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九十六自左來以九十六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九十七自左來以九十七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九十八自左來以九十八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九十九自左來以九十九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河圖二在西南而一百自左來以一百合二象應鍾八寸二分

謂西方之九爲九南方之二七合而爲九也其不用三十八者朱子易學啓蒙曰太陽居一合九少陰居二合八少陽居三合七九即一之見而在外者一即九之潛而在內者二即八之見而在外者八即二之潛而在內者七即三之見而在外者三即七之潛而在內者合西九即所以合北一合南二即所以合東八合南七即所以合東三特河圖體方而用圓見者圖之體潛者圖之用體可見而用反不可見此圖之所以爲神也樂道象天而河圖以圓爲用則是樂不但出於洛書而且出於河圖見圖書之不可分而爲二矣然則其獨不用北六西四者何康節經世書曰天地體數四用者三而不用者一測律圖明合二七九暗合一三八是用者二明不用六暗不用四是不用者一記曰樂由陽來者也北之一六一爲陽而六爲陰故合一不合六西之四九九爲陽而四爲陰故合九不合四西北陰方則陰盛故避之而東南陽方則陽盛故不避所以見樂之率中而從天也○河圖間四之象北爲一六自一至六凡間四位南爲二七自二至七凡間四位東爲三八自三至八凡間四位西爲四九自四至九凡間四位中爲五十自五至十凡間四位測律圖黃鍾初損三分得大次損八分得太自三至八亦間四位蕤賓初益三分得林次益八分得夷自三至八亦間四位與河圖間四之象相合○河圖間一之象北一相連東三自一至三凡間一位而二相連而四自二至四凡間一位北六相連東八自六

至八凡間一位南七相連西九自七至九凡間一位測律圖大損八分得太太損十分得夾夾損十分得姑姑損十分得仲仲損八分得蕤自八至十自十至十一自十二返十自十返八亦皆間一位林益八分得夷夷益十分得南南益十二分得蕤蕤益十分得應應益八分得黃自八至十自十至十二自十二返十自十返八亦皆間一位與河圖間一之象相合○測律圖損益法自八已至十二復返而用十用八與河圖自北一已至東三復返南二自北六已至東八復返南七相合又與北一連東三成四東三連南二成五南二連西四成六而西四連北一復返而成五相合又與北六連東八成十四東八連南七成十五南七連西九成十六而西九連北六復返而成十五相合○測律圖損益法初用三次用五合而成八次用二次用二次用二次用二合而成十六與河圖南二合北六成八北一合南七成八北一六合南二七成十六南二七合北一六成十六相合○十二律與圖十二圖橫圖十二圖合縱圖二十四圖與河圖東三合西九成十二西四合東八成十二東三八合西四成二十四西四合東三八成二十四相合○測律圖縱仲相連成七蕤林相連成七與河圖一六相連成七相合○測律圖仲姑相連成九林夷相連成九與河圖二七相連成九相合○測律圖姑夾相連成十一夷南相連成十一與河圖三八相連成十一相合○測律圖夾太相連成十三南無相連成

圖之持對環建第小書法益術環建第次圖律測



實用編卷二十

日集一

卷上

五九

圖之持對環建第小書法益術環建第次圖律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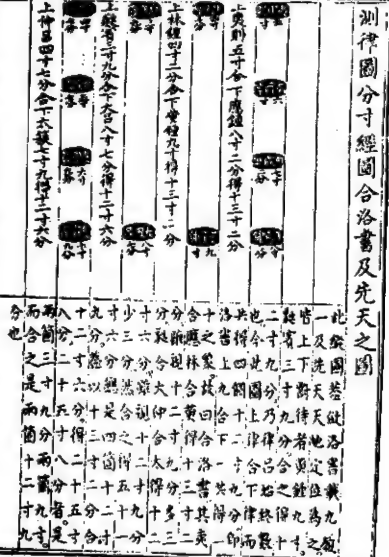


實用編卷二十

日集二

卷上

五九



黃九寸大八寸七應八寸二太七十九凡三十三八爲外一層

初則一爲十六分一分合少餘初十一

無七寸二夾六寸九南六寸姑五寸七凡三十八爲中一層

合老陰則初二二十四而多一十一分

庚五寸仲四寸七林四寸二乾三寸九凡二十七爲內一層

合少陰則初一十六而多一十八分

○十二律有變調有橫調卽參天兩地法也合

參天兩地爲伍故一調但止於五音必無變宮變徵○

若置測律圖上六律大餘三十九復借下六律大餘三

十三而以參天法定之則三共三十三得九十九三其

三十九得一百一十七合之正合乾策二百一十有六

○若置測律圖下六律大餘三十三復借上六律大餘

實用編卷二十 頁集二 六五

三十九而以兩地法定之則兩其三十九得七十八兩

其三十三得六十六合之正合坤策一百四十有四○

若置測律圖上六律小餘三十九復借下六律小餘十

五而以參天法定之則三其三十九得一百一十七三

其一十五得四十五合之得一百六十二於乾策之半

多五十四於乾策少五十四爲十二律小餘五十四之

象○若置測律圖下六律小餘一十五復借上六律小

餘三十九而以兩地法定之則兩其一十五得三十兩

其三十九得七十八合之得一百零八於坤策之半多

三十六於坤策少三十六爲十二律大餘七十二之象

○參伍所以爲錯綜者錯綜所以成參伍者譬

猶有物於此縱而數之上爲一中爲二下爲三三也

橫而數之左爲一中爲二右爲三三也若合而數之

則上中下左右卽五也是參伍錯綜法也又摩猶三其

五而置十五於此若參而伍之錯而綜之則陽爲九數

者是虧其一於二五之內陰爲六數者是盈其一於一

五之外而合之則爲十五分之則爲三五參伍錯綜

法也此法原本圖書二圖縱觀之皆三橫觀之皆三合

觀之皆五謂參伍而斜觀之卽參伍錯綜也○若置

測律圖上六律大餘三十九以參天兩地而伍之則五

其三十九得一百九十五乾策二百一十復借下六律小

餘一十五以參天兩地而伍之則五其一十五得七十

五合之得二百七十於乾策二百一十六多五十四○

若置測律圖下六律大餘三十三以參天兩地而伍之

則五其三十三得一百六十五坤策一百四十復借上六

律小餘三十九以參天兩地而伍之則五其三十九得

一十九分五合之得一百八十四分五於坤策一百四

十四多四十五上十五下五錯綜

○自錯綜之象呈而六十四卦始備自錯綜之

法立而六十四卦始成數至於錯綜則豈惟六十四卦

四千九百有六亦何不可若論樂不知錯綜則十二律

徒爲文具皆不能鼓舞變化名爲某調實非某調不足

以新合天地流通造化矣故思於十二律錯綜之法獨

詳獨備如八卦凡兩卦相合而其數一百八十乃常體

也其少於一百八十或多於一百八十則錯綜也如十

二律凡兩律相合而其數十二十九分乃常體也其少

於十二寸九分或多於十二寸九分則錯綜也此皆不可不辨略載如左

周易常體

坤七十一凡一百八十
震九十四凡一百八十
巽九十四凡一百八十
坎九十四凡一百八十
離九十四凡一百八十
艮九十四凡一百八十
兌九十四凡一百八十

律呂常體

黃九寸 凡十二寸九分
太七寸 凡十二寸九分
夾五寸 凡十二寸九分
姑五寸 凡十二寸九分
中七寸 凡十二寸九分
應八寸 凡十二寸九分

周易錯綜

乾九十六凡二百四
兌九十六凡二百四
離九十六凡二百四
震九十六凡二百四
坎九十六凡二百四
艮九十六凡二百四
巽九十六凡二百四

律呂錯綜

以黃九寸子合太七寸九分
以黃九寸子合夾六寸九分
以黃九寸子合太七寸九分
以黃九寸子合夾六寸九分
以黃九寸子合太七寸九分
以黃九寸子合夾六寸九分
以黃九寸子合太七寸九分

以黃九寸子合太七寸九分
以黃九寸子合夾六寸九分
以黃九寸子合太七寸九分
以黃九寸子合夾六寸九分
以黃九寸子合太七寸九分
以黃九寸子合夾六寸九分
以黃九寸子合太七寸九分

以太七寸九分
以太七寸九分
以太七寸九分
以太七寸九分
以太七寸九分
以太七寸九分
以太七寸九分

周易常體

坤七十一凡一百八十
震九十四凡一百八十
巽九十四凡一百八十
坎九十四凡一百八十
離九十四凡一百八十
艮九十四凡一百八十
兌九十四凡一百八十

律呂常體

黃九寸 凡十二寸九分
太七寸 凡十二寸九分
夾五寸 凡十二寸九分
姑五寸 凡十二寸九分
中七寸 凡十二寸九分
應八寸 凡十二寸九分

周易錯綜

乾九十六凡二百四
兌九十六凡二百四
離九十六凡二百四
震九十六凡二百四
坎九十六凡二百四
艮九十六凡二百四
巽九十六凡二百四

律呂錯綜

以黃九寸子合太七寸九分
以黃九寸子合夾六寸九分
以黃九寸子合太七寸九分
以黃九寸子合夾六寸九分
以黃九寸子合太七寸九分
以黃九寸子合夾六寸九分
以黃九寸子合太七寸九分

以黃九寸子合太七寸九分
以黃九寸子合夾六寸九分
以黃九寸子合太七寸九分
以黃九寸子合夾六寸九分
以黃九寸子合太七寸九分
以黃九寸子合夾六寸九分
以黃九寸子合太七寸九分

五之外也

爲十五寸九分者四 黃夾 大無 夾黃 無大
爲十六寸九分者四 黃太 大應 太黃 應大
余之爲此圖也。不過一循其流行自然之序。每一律皆
三以其律爲主。而更以一律合之。凡有寸無分者。則合
之以九分之律。凡有分者。則合之以二分之律。凡
奇數二分者。則合之以七分。凡奇數九分者。則合
之以五分之律。如九寸五分。初非有一毫勉強牽合。及圖
成而十二律爲主者。各三十二律來合者。各三。此即西
三之象。兩律相合而奇數皆九分。此即乾元用九之象。
爲十二寸九分者。十二即十二月之象。爲八寸九分。九
寸九分。十一寸九分。十三寸九分。十五寸九分。十六寸

近九而有八寸九分者。以八在九之下。而十則加於
九之上。故避十不避八。即易久不曰初多凶。而曰三
多凶之意。以初在二之下。而三則加於二之上也。
爲十一寸九分者四 夾夾 仲無 夾夾 無仲
爲十二寸九分者十二 黃夾 大林 太夾 夾南

爲十三寸九分者四 太南 姑應 南太 應姑

九五最尊。今獨無十四寸九分者。以四近五故也。十
六亦近五。而有十六寸九分者。以十四在五之內。而
十六則出於五之外。故避四不避六。即易久不曰上
多懼。而曰四多懼之意。以四在五之內。而上則出於

夾太 南夾 無姑 應仲
姑無 仲應 夾黃 林大

九分者各四。此即二十四氣之象。合十二與二十四。此
即太陽三十六策之象。有八寸十一寸十二寸十三
寸十五寸十六寸。而獨無十寸。以避九。無十四寸。以
避五。此即易卦三多凶。四多懼之象。總其小成數。凡九
寸三分。以三分爲由三之體數。以九寸爲用九之用
數。合之爲十二律之成數。而樂之爲黃鐘宮三寸九分
之始數。此即三爲乾九爲乾之象。總其大成。凡四千
六百四十有四。數至於四千六百四十有四。則以之合
乾。以之合坤。以之合天地造化。皆無所不合。而吾特不
能盡名言其妙。數觀本至於十二辰之相。是陽道左
旋。而子丑寅卯辰相。爲五辰。已丑未申相。爲五申
酉戌亥子相。爲五。已酉丑相。是陰道右旋。而已
辰卯寅丑相。爲五。丑子亥戌酉相。爲五。酉申未午
已相。爲五。午未申酉戌相。爲五。戌亥子丑寅相。爲五。
爲五。子丑寅之相。是陰道右旋。而亥戌酉申未相。爲五。
爲五。未子已辰卯相。爲五。卯寅丑子亥相。爲五。左
旋。而以五相。是十二律自上而下。之上宮。但當以宮
商角徵羽五音爲序。而必不可有七音。已可驗於此。右
旋。而以五相。是十二律自下而上。之下宮。但當以宮
商角徵羽五音爲序。而必不可有七音。已可驗於此。其
子丑相連。寅卯相連。辰巳相連。午未相連。申酉相連。戌
亥相連。是一調五律之宮商角徵羽。但當以黃大相連。
而不必以黃太相連。但當以太夾相連。而不必以太姑

相間已可驗於此造化之示人業已著明如是故漢書乃以爲律有七音而七音之序又必欲各間一律以成韻調抑獨何哉

○千古諸儒皆謂乾兌离震巽坎艮坤乃伏羲

先天八卦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乃文王後天八卦此說非也道理自混關時卽已備足豈伏羲所能畱豈文王所能補若如先儒之說是道理一定不移者而伏羲得置之於南文王得移之於北天地間寧有此理思謂乾坤艮震巽離坤兌卽乾兌高震與坎艮坤特乾坎艮震與離坤兌乃順數而乾兌高震與坎艮坤乃逆數孔子謂易爲逆數正謂此耳先儒此說以未知震巽乃天地之交乃陰陽間爭掙換之際故易曰雷風相薄伏義八

實用編卷二十

貞集二

玩易

卦以震兌巽是自其生出之序而言文王八卦以震先
巽是自其流行之序而言其實一而已矣土之爲物流
行四時雖有定所實無定位漢魏以土置於水木金
之後是謂土有定所唐法以土旺一十八日置於四季
之末是謂土無定位坤艮皆土也伏羲八卦以艮坤二
土置於六卦之末卽漢魏以土置於水木金之後是
指其有定所而言文王以艮土參於上四卦坎巽之間
以坤土參於下四卦離兌之間卽唐法以土寄旺於四
季之末是指其無定位而言今若以震與相易以乾兌
離與震故佈爲圖而以坤土參於兌離之間以艮土
參於坎乾之間試自乾逆而數之則其序卽爲乾坎艮
震與離坤兌故孔子以爲逆數律呂商角徵羽卽宮

徵商兩角與乾坎艮震兵滿坤兌即乾兌為震兵坎艮
坤無異特有順數逆數之別耳。試置宮商角徵羽每音
間一音逆數之即其序自為宮徵商兩角。或每音間二
音順數之即其序自為宮徵商兩角。又試置宮徵商羽
角每一音間二音逆數之即其序自為宮商角徵羽。或
每音間一音順數之即其序自為宮商角徵羽。是宮徵
商羽角與宮商角徵羽夫豈可以異視而光儒乃交爭
互執彼此相非其亦未講於造化合一不測之妙矣。○
伏羲八卦為乾兌為震巽坎艮坤文王八卦為乾坎艮
震兵滿坤兌是自乾之外伏羲之卦震亦居四巽亦居
五文王之卦震亦居四巽亦居五震巽二卦其象似未
嘗移易矣及孔子帶出半震辭半巽之說出以四時流

實用編卷二十

同集

玩易十圖

[illegible]

乃遂執復始諸卦陰陽消長之象以為冬至而後律數當以漸而增夏至而後律數當以漸而損其亦未察於孔子之說矣即姑就復始諸卦言之包犧先天之圖為三十二[○]為十六[●]為八[●]為四[●]為二[●]為一[●]康節天地始終之數為二萬四千一百八十六萬四千七百四萬[○]為六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為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大[●]為四千三百二十[○]為十二[○]而[○]但為一[○]則自復至乾豈非由新而減包犧先天之圖[○]為一[○]為十七[○]為二十五[○]為二十九[○]為三十一[○]為三十二[○]康節天地始終之數[○]為十二萬九千六百[○]為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為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為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萬一千一百二十萬[○]為二千六百十二萬一千三百八十八萬三百二十萬而坤遂為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五萬六千六百五十六萬三千八百四十萬則自始至坤豈非以漸而加況盈虛消息之算其所以為減即其所以為加其所以為進即其所以為退此理至妙至妙惟詹家能以此立法推驗雖離火舍而文利邦直不知空乎其以幾實為九十實鍾為三十九分也

復一百五十六 加黃九百 得一千五百十 此圖之數自後漢而後皆由新

臨一百六十八 加大八百七十得一千三十八 而後漢則由新

泰一百八十 加大七百九十得九百七十 而後漢則由新

壯一百九十二 加夾六百九十得八百八十二 而後漢則由新

夫二百口四 加括五百七十得七百七十四 或可

乾二百一十六 加仲四百七十得六百八十六

始二百〇八 加梁三百九十得五百九十八 此圖之數自後漢而後皆由新

遯一百九十二 加林四百二十得六百一十二 而後漢則由新

否一百八十 加夷五百 得六百八十 而後漢則由新

觀一百六十八 加南六百 得七百六十八 而後漢則由新

剝一百五十六 加無七百二十得八百七十六 而後漢則由新

坤一百四十四 加應八百二十得九百六十四

○易卦多反對故樂調亦皆反對觀武王所用七律夷則之上宮即黃鍾之下宮太簇之下宮即無射之上宮則十二均宮商角徵羽五調每調皆當反對可知武王七律[○]內已屯蒙諸卦皆卦同而名異則黃鍾諸實用[○]卷二十 貞集二 玩易 七七

調當調同而名異觀夷則之上宮武王必名之曰羽黃鍾之下宮武王必名之曰蕤太簇之下宮武王必名之曰宣無射之上宮武王必名之曰蕤則十二律縱橫二十四調每調皆當有名可知持名非人臣所敢定且武王名其樂曰厲曰宣曰蕤而其後卒覆周者厲王與周者宣王代周者蕤泰是樂道雖通造化寧容易作此累亦名臣所以竟張嘴而未敢以請也

周易上經反對諸卦舉 以例其餘

屯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益 漸 歸妹 睽 渙 節 賁 蒙 蹇 解 睽 渙 節 賁 蒙 蹇 解 睽 渙 節 賁 蒙 蹇 解

周易下經反對諸卦舉 以例其餘

序而必欲曲爲丰律以避之則漢律之說無射四十八分應鍾四十六分黃鍾九寸大呂八寸三分太簇八寸而武王無射之上宮太簇之下宮皆以無應黃大太爲序然則武王豈不畏角聲之陵商商聲之陵宮而何乃以此爲調也哉

先天經圖變父舉一以例其餘

乾 ䷀ 履 ䷉ 同人 ䷌ 無妄 ䷘ 否 ䷋

先天經圖變父舉一以例其餘

乾 ䷀ 需 ䷄ 大有 ䷍ 泰 ䷊

黃鍾經圖變律舉一以例其餘

宮 黃九寸 大七寸 太七寸 夾六寸 姑五寸 仲四寸 蕤三寸 林二寸 南一寸 應二分 蕤九寸 夾八寸 姑七寸 仲六寸 蕤五寸 林四寸 南三寸 應二分 蕤九寸 夾八寸 姑七寸 仲六寸 蕤五寸 林四寸 南三寸 應二分

黃鍾經圖變律舉一以例其餘

商 黃九寸 大七寸 太七寸 夾六寸 姑五寸 仲四寸 蕤三寸 林二寸 南一寸 應二分 蕤九寸 夾八寸 姑七寸 仲六寸 蕤五寸 林四寸 南三寸 應二分 蕤九寸 夾八寸 姑七寸 仲六寸 蕤五寸 林四寸 南三寸 應二分

黃鍾經圖變律舉一以例其餘

角 黃九寸 大七寸 太七寸 夾六寸 姑五寸 仲四寸 蕤三寸 林二寸 南一寸 應二分 蕤九寸 夾八寸 姑七寸 仲六寸 蕤五寸 林四寸 南三寸 應二分 蕤九寸 夾八寸 姑七寸 仲六寸 蕤五寸 林四寸 南三寸 應二分

黃鍾經圖變律舉一以例其餘

徵 黃九寸 大七寸 太七寸 夾六寸 姑五寸 仲四寸 蕤三寸 林二寸 南一寸 應二分 蕤九寸 夾八寸 姑七寸 仲六寸 蕤五寸 林四寸 南三寸 應二分 蕤九寸 夾八寸 姑七寸 仲六寸 蕤五寸 林四寸 南三寸 應二分

黃鍾經圖變律舉一以例其餘

羽 黃九寸 大七寸 太七寸 夾六寸 姑五寸 仲四寸 蕤三寸 林二寸 南一寸 應二分 蕤九寸 夾八寸 姑七寸 仲六寸 蕤五寸 林四寸 南三寸 應二分 蕤九寸 夾八寸 姑七寸 仲六寸 蕤五寸 林四寸 南三寸 應二分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一十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之二十一

貞集

稽嘯第六

肝胎 馮應京 纂輯
休寧 張 復 校正
雲璧 李呈芬 編次

其嘯自圖書出必自河圖變洛書然後範成範九數樂九數知範然後知樂必如前代之說是範第出於書而非出於圖聖人亦不必則圖書作易矣夫洪範五行而已矣水火非有形無可以考驗聲律其自餘凡玉凡石皆土屬也凡鼓瑟皆木屬也凡金鐵銅皆金屬也欲定律思以爲與其求於泰與玉管於玉律於鐵雅銅斛銅龠然則何不獨歸本洪範則豈不爲守約乎哉作稽嘯第六

稽嘯第六

律合洪範說○洪範多徵河圖而作王待制以爲非出圖恐非先儒以爲盡徵洛書非也天地之間北潛而南見德所以默宰於中者故箕子因河圖之北六而以六三德陳位於北事所以發揮於外者故箕子因河圖之南二而以二五事陳位於南五事爲觀言視聽思爲恭從明聰睿爲肅又哲謀聖聖人以天聰天明南面而聽天下則五事正宜在南聖人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則三德正宜在北若謂徵於洛書則六三德偏於西北二五事偏於西南是聖人之天德天事皆當以偏而不必以正以此爲說恐箕子不如是也若謂西北爲乾以三德居於西北或者欲武王潛養於德則

西北乃居之乾，非南面嚮明之乾，不可以垂衣而治。以此爲說，恐其子不如是也。五行，默運於兩間而無迹者也。三德潛通於天載而無聲者也。故箕子因河圖一六在北而卽以六三德與一五行同位於北卜筮天道也。五事亦天道也。故箕子因河圖二七在南而卽以二五事與七稽疑同位於南。八政之修舉在人，庶徵之應感在天。天人之理，毫不可誑。故因河圖三八在東而卽以三八政與八庶徵同位於東。攸好德與惡則所以成此福極者，歲月日與星辰則所以成此曆數者，故因河圖四九在西而卽以九福極與四五紀同位於西。是同方之五行乃所以近防三德者，同方之稽疑乃所以近防五事者，同方之庶徵乃所以近防八政者，同方之五

實用編卷二十一 自集三 稽疑

紀乃所以近防福極者。若曰如一德一行不修，一事一政不備，則五行之造化庶徵之災祥稽疑之鬼神皆隨在起而應之。甚至歲月日脩短之曆數皆可以龜卜而數計，是箕子之微意必如是。然後可以垂訓，若以爲微於洛書，則德自爲德而應自爲應，天自爲天而人自爲人，將何以警動人主，以此爲說，恐其子不如是也。河圖之中五五也，河圖之中十南其五亦五也。皇極一也，稽疑之兩齋家歸克貞悔七也，庶徵之兩陽燠寒風五也，五行在北五事在南，庶徵在東五紀在西，是河圖之中五運而爲南北東西之五，而四方皆已有五，卽洪範錫女保極之意。若如洛書是東南有五紀之五，東北有庶徵之五，西南有五事之五，而東北何獨有五，且四隅皆

然有五，而東西何獨無五，何以成會極歸極，以是爲說，恐其子不如是也。夫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是河圖也。非洛書也。洪範之爲範，爲泰，爲肅，爲雨，爲暉，爲狂，莫非言水爲言爲從，爲又爲霽，爲陽，爲借，莫非言火爲視，爲明，爲哲，爲察，爲謀，爲豫，莫非言木爲聽，爲聰，爲謀，爲騁，爲寒，爲怒，莫非言金爲思，爲睿，爲聖，爲克，爲風爲蒙，莫非言土則洪範之本於河圖，已自可見。彼洛書既非有水火木金土之說，又安得謂洪範盡微洛書也。夫此九疇也，自其四方之定數言之，以北一之五行，今北六之三德，得八以南二之五事，合南七之稽疑，得十二以東三之八政，合東八之庶徵，得十三以西四之五

實用編卷二十一 自集三 稽疑

紀合西九之五福，六極得十六，以北之八南之十二，合東之十三，西之十六，得四十，有九，又自其連合之定數言之，其自北左旋，以北五行之五三德之三，合東八政之八庶徵之五，得二十，有一，以南五事之五稽疑之七，合西五紀之五五福之五，六極之六，得二十，有八，以二十有一，合二十，有八，亦得四十，有九，其自南右旋，以南五事之五稽疑之七，合東八政之八庶徵之五，得二十，有五，以北五行之五三德之三，合西五紀之五五福之五，六極之六，得二十，有四，以二十，有五，合二十，有四，亦得四十，有九，必如是而後，可以爲其用。四十有九，若如洛書則南北東西之數，與大衍四十有九之數，皆不甚相合。安得謂洪範盡微洛書也。若洪範微於河圖而

律呂合河圖洪範圖

方書著述九
離推洪著述
國一最述
河可見為述
國見為述
體洛九述

南方盤動。然以南一
合東八寸而重九分

南
太無
九七二
分十分
比二十
年一分
共計五
合

中夷
姑五
七休
凡下口

南
子

實用藥卷二十一

上野

六

律呂合洛書圖

南黃丸
天津呂興齋

姑 五寸
七寸
夷哥

律呂不合是樂乃天授也陽無陰
北為先天坤位西南為後天坤位
十二律不與此二方相配即無此
而為九寸也此北極也此也

仲林

此乃

5-11-68

疑繁泰定律 洪範木

髮幾程曰程衣幾稬度幾杪權幾秤量幾粟古人以權
度爲程度皆從禾意者損始作字亦必以象黍生度量
權衡良是思安敢以爲疑然亦須得拒黍拒黍出河東
上黨羊頭山大雅謂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許慎云秬一
稊二米又云一拒二米則疑必一稊二米者乃是古人
以拒黍和鬻金舂爲酒謂之拒也必釐秬乃用之周台
有大功王室天子享以祿禮如所以享先王乃用拒也
洛誥以拒鬻二直曰明禮拜手稽首休養與江漢拒也
一直可見此皆謂拒黍不常有而可貴欲借此以明重
今唐宋取諸民間定律輒動至數十百斛安所得拒黍
如許乎設拒黍並多有不足言奇貴則後漢任城縣危

何謂平桓黍既奇貴不多有則唐末所徵取必皆一米黍何東謂之黑黍此安可探律卽令間有之度民間怨它日無以應亦未必上有司竊虛益主探律時河東未必產桓虛桓時並主上未必探律或兩不會達其適豈秦漢所傳律果周成宣漢任城縣桓黍所定者耶即宋乾德時上所出大內黍云果出潞州上黨又可信耶是桓黍非桓黍猶然不可知乃阮逸則爭方積房庶則爭圖積李照則以綴黍紫尺胡璣則以橫黍紫尺范鎮則主圖積馮元則主橫黍奇昂則以尺生黍鄧保信則以黍生尺漢晉則以一黍之廣爲分元魏則以一黍之長爲分宋平則以十二黍爲寸景祐則以小黍爲寸公孫

崇則以十二黍爲寸，劉芳則以十黍爲寸，且阮逸用黍，鄧保信用長黍，李照用京縣拒泰皇祐用烏圓，此以彼爲非，彼以此爲非，紛紛藉藉，殆如聚訟爭之，二十餘年，猶然未已。此何爲乎？就而課之，諸家之說，即非必盡無長短，顛倒獨以爲天下理而已矣。至於泰卽今果上黨羊頭山，吾欲令律長亦微可易，以大吾欲令律短亦微可易，以細何者？地有肥磽，卽所產有細大，卽老卽和氣所產，吾但能必其皆一，粹二米，安能必其皆細大適均？吾將以何者爲定乎哉？黍之說，謂其爲神道設教，則是今黃鐘九寸，雖定而大呂以下，尚不如某律幾寸，某律幾分，乃愈爭於一圭一撮之間，曉詆於一微一芒之際，是何其放飯流歎而虛爲此紛紛也。

實用編卷二十一

頁集三

稽考

八

疑用古玉律分寸定律法範土屬

古玉律八寸，古黃鐘九寸，周始述玉律小呂玉律大氏廷議起，則論者必爭同異而角爲勝，不勝輒陰使人挾持先古陳寶物，故伴爲不知相獻，遺曰吾掘地得之何所，或曰吾得之某冢墓，或曰吾得之敗亡國某遺臣故老之家。卽勝者亦意疑不勝者其中心非必降欲假託以爲信，故曩時詐欺者往往多有之。吾不能更僕不疲，平時此等物皆安在？吾不聞有獻遺及一旦廷議發，非曰父於野地得，周尺卽陳颶掘地得，古尺非吳人掘地得，銀尺卽郡國得，漢故鍾非及郡發六國時，說家王家得，周玉律及鍾磬卽零陵異景於冷道，舜祠下玉律何神物出，適不先不後，乃爾也。尙易與阮

惡之，出成爲始，平相何周尺遂獨現，始平野地，田父彼何知非誤，以爲石棄去之，卽實以爲玉，斯說之矣。縱從以告語人，亦未必聞天下天下何從知始平田父得周時正尺也？咸素善鐘律，此玉尺意必成已先得愛其古，輒據依此制作律，與荀勗爭短長及不勝得始平以去，遂嘆令田父爲此安見其果周時物也？卽今果周尺當時天王集久不省方矣，意所在四方尺短者自短，長者自長，豈必盡武王權量初制又何足據依也？律所至同律度量衡，贊帛贊玉意其葬必以玉殉，奚文學之說良是，然自漢距虞幾千百年矣，彼玉律猶在耶？卽今果在疑舜祠下必尚有它寶玉，今獨得玉律一何說也？唐虞時大喪禮疑必尙簡舜道崩乃遂以玉律葬耶？周制雖

實用編卷二十一

頁集三

稽考

九

大喪及葬，大司樂方掌藏樂器，笙師鐸師方掌藏樂器，魏襄卽借號，然諸侯安所得武成康遺器？七國時新聲代變，各轉爲靡靡之音，相高。周景王鑄無射鐘，大林業已非制，不足爲據，依又何論魏襄也？卽今此玉律果重寶，與密須氏之鼓等齊，或武王以賜康叔，而魏得轉徙有之，意其子孫必奉若天球，珍爲重寶，寧肯輕以殉葬？豈魏斯而後其祠王獨魏襄當以玉律葬，不然魏所有玉律幾何？魏獨一魏襄王遂已耶？漢晉諸代既不審汲冢所得玉律果出魏家與非，卽果魏家亦不審其果武成康遺制與非，輒廷議紛紛爭欲執以定律，夫出於武成康則可使出於魏襄，新聲代變之律又可據於魏襄耶？魏家何家，是向遂周書亦出於是，遂周律亦出

於是此其爲詐欺明甚而奈何前代之定律者不悟也

疑用古權量分寸定律

漢劉歆銅斛 漢秦嘉銅斛 漢以銅斛

以銅斛 漢以銅斛 漢以銅斛

以銅斛 漢以銅斛 漢以銅斛

以銅斛 漢以銅斛 漢以銅斛

以銅斛 漢以銅斛 漢以銅斛

以銅斛 漢以銅斛 漢以銅斛

以銅斛 漢以銅斛 漢以銅斛

以銅斛 漢以銅斛 漢以銅斛

以銅斛 漢以銅斛 漢以銅斛

以銅斛 漢以銅斛 漢以銅斛

以銅斛 漢以銅斛 漢以銅斛

以銅斛 漢以銅斛 漢以銅斛

以銅斛 漢以銅斛 漢以銅斛

以銅斛 漢以銅斛 漢以銅斛

以銅斛 漢以銅斛 漢以銅斛

以銅斛 漢以銅斛 漢以銅斛

以銅斛 漢以銅斛 漢以銅斛

以銅斛 漢以銅斛 漢以銅斛

以銅斛 漢以銅斛 漢以銅斛

以銅斛 漢以銅斛 漢以銅斛

以銅斛 漢以銅斛 漢以銅斛

以銅斛 漢以銅斛 漢以銅斛

以銅斛 漢以銅斛 漢以銅斛

以銅斛 漢以銅斛 漢以銅斛

以銅斛 漢以銅斛 漢以銅斛

以銅斛 漢以銅斛 漢以銅斛

以銅斛 漢以銅斛 漢以銅斛

一右二其圓象規其重二均漢嘉量爲足及此是周宣
所謂嘉量也焉翊府銅甬顧誠何如今歲得周嘉量而
秦之思豈憂律呂哉

疑用古尺分寸定律

周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漢尺之銅尺

則景祐康定間去周漢晉幾千年矣而周尺劉執銅斛尺變試銅尺晉前尺宋猶欲取以準律何也夫所謂歲差蓋總統運候而參併言之當作曆時已設為歲差以總運候非歲差外復有所謂天運潛移者如是則尺既不差而曆亦宜不差今尺是而曆獨非此又何說也必欲為說等解第當曰劉歆作尺而非得與太初曆同時蔡邕作尺而非得與四分曆同時皆尺改而曆未改則猶可援以相償然苟易觀在泰始用其尺定律則是而借其尺測景則非其又何也夫測景之地疑必當天地之正中而後其所測始得真陽城非天中地也此不過因周公十洛之說而姑存之況此一役也為崇山所蔽虧有遠近則其景有短長又凡測北極大約率千里而實用編卷二十一

頁集三 卷二十一

上二

差一度有奇皆不可不知必景信而後尺信必尺信而後律信何輕言律度也唐虞三代時其幅輿不及萬里諸夏以外非輟跡可至將安所施土圭聖心自有樂土圭之說為後世標律者設耳然亦唯聖人為不假標探而自得元聲其餘則非博求於天地之內植表於天地之正中而後其所測景吾安敢遽信非勝國統一筆夷令郭守敬得南抵朱崖北窮鐵勒而彼其所測景吾安敢遽信非守敬聰悟絕倫雅有機智所創擬時曆多前人所未發而彼其景表尺吾安敢遽信今其尺視市尺僅得八寸最號得中即今欽天監表尺是矣然人言郭曆亦已差則其尺又復有說如必欲標律似但當詳定合朔及日月交食使尺但聽命於曆而曆不聽命於

尺必合朔交食與所推方位時刻皆分秒微芒不爽歟後曆信曆信則其尺亦信夫歟後可用以定律顧合朔交食在天必非可察見毫末又惡能令分秒微芒不爽也思以管敬仲宮八十一商七是十二角六十四微五十四羽四十八之說推之暗推則是十二律但當論十分而不必有厘毫絲忽泰漢相傳律乃必云某律幾厘幾毫幾絲幾忽幾初何也彼其意徒欲及微秒以示精歟非律本分矣且天下理而已矣釐粟諸河圖洛書泰諸周易質諸造化而後論樂即不中空不遠今不必窮理而使區區或求之於古律或求之於古尺或求之古斛俞或求之古泉布而大要多粟承於河東之黑黍輕於千二百則易以大多於千二百則易以小此以黍為方

實用編卷二十一

頁集三

律考

上三

分彼以黍為圓徑此以為律止尺後以為尺生律一圭一撮之間一毫一厘之微至聚訟以累歲窮年而猶猶不解是何其放飯流歎而虛為此紛紛也疑周有兩尺洪範王全篇

謂西周有兩尺不敢信周制度量等既獨自內宰使司市贊人掌稽之歲時猶必遵合方氏大行人行天下同度量使齊一安肯令天下有兩尺陳祥道引王制步說范鎮引周禮璧羨說謂周法八十寸皆為尺歟則周武所謹權量何物也周既非有兩尺則荀易倣周禮所造惡知是否安可命為周尺宋祁呂大臨奈何獨深信乃爾

疑九分不可為寸也

疑用指節分寸定律附
大戴禮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此何說人指掌
獨不有短長乎哉自戴說出而何休之說又出馴至魏
漢津遂請帝中指制律尚書身爲律立此等謂耶天下
之不可使有新異說如此

異哉此十二律某律幾寸。某律幾分。不過字四十二。而其所冥合圖書象數。設盡欲陳佈爲圖。恐其書當

東集三

4-10

不當盈寸。然太圓故盡置不載。秋霜今弗略舉一二。又無以見所得律分。已真亦大不得已矣。夫乾坤有三易。目宋距春秋幾何年。天庾節知先天爲已。巽易序卦爲文。王易而尚不知雜卦爲孔子易。三易不備。是安得謂之極數。孔子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又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勿輕言也。但論理不必論數也。作本數第七。

數略○造化有大數有中數如五十五二十五三十二二百一十六一百四十四四十五四十九一百〇八七十二一百八十五十四一十二二十四皆數之最大者凡點不問十百千萬但以所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爲數如萬物之數爲萬一千五百二十凡千一百五十二數

三寸九分爲律呂之始數○

九三四十呂十十五以故北東衛十
○其五得十二九○少○滿之三十始
觀十三十二銀律於五於書八三十於
三三七十律數百十次十以爲中九衆十
寸得八九八者自五以五十十之○九二
九三九○音律少○少五五五添十符
皆十律滿皆呂書七○立合西書終三
隨九三志用之末合於二極東之合於十
臘四九三數較似少五以律南之南西
合合○爲可彈當之少○本四十九團品
造九律○見陽用○三於洛中五中合泰
化五子虛○而○次十書之合之東天
則合○其曲○以五五五之西五三兩
八天三大用全○少○亦西南北八
六六光以衡則反○少○以北之中之已
律合之象四陰用○十次十之二一五見
始七支天十號八五○以五六中爲子於
於得十三九六周見○少○爲爲之十兩北
三十三之人主律十得五於○十五五○
十付十三合其六用三十三初五重合九三

三頁

十五

合中
和矣
九至
半至
南呂
變半
無射
正半
十一
一牌
其聲
皆過
於清
越不

五寸一分爲律呂之距數○

主計
距數五十一合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六律得五十一

九寸爲律呂之終數○參數九其九三其三得九十八其

得九十一
十二律始於寢寅三寸九

十二寸九分爲律呂之府(終於黃鍾九寸合之得十二寸九分故十二寸九分爲成數去十二寸以當十二律)

其所餘得九分見律呂之用九也。○置太極一而兩其六十四得七十二寸。

九與六十四卦相合
七十七分爲律呂之全數○總十二律之分寸得上

十四分爲全數○置全數加乾策二百一十六得九百

九十 盧九 百九 九十 正金 萬九 坤第一 一百 四十四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夾角調無二黃太七姑五南宮調應二大七火九仲四
則商應二大八夾六仲四三模無二黃太七姑五
揚角無二黃太七姑五模無二黃太七姑五
圖既應二大八夾六仲四圖調應二大七夾九仲四
旋調應二大八夾六仲四林二四旋調黃太七姑五
宮調黃太七姑五殺九夷二宮調大七火九仲四
無二黃太七姑五殺九應二大七夾九仲四
射角應二大八夾六仲四林二四鐘商黃太七姑五
橫角黃太七姑五殺九夷二橫角大八夾六仲四
圖調黃太七姑五夷二圖調大八夾六仲四
旋調大七夾六仲四林二四旋調大七姑五夷二
宮調大七姑五夷二宮調夾六仲四
引月歸來二十一頁二分調二四

旋相爲宮○以上縱橫二十四節旋相爲宮也每一均合而觀之則十二律始終皆備分而觀之則五律上下相聯縱橫由折而觀之則徹首徹尾根陰根陽如環之無端如荷之相比造化天然易簡之妙一至於於是殆不可以篇章記載言語形容矣若如新書則黃圖無大大圖無大大圖無夾夾圖無姑姑圖無仲仲圖無蕤蕤圖無林林圖無夷夷圖無南南圖無無無圖無應應圖無莫又豈得謂旋相爲宮乎哉

起調畢曲○起調畢曲者如黃鍾宮調以黃鍾起調卽黃鍾羽調以黃鍾畢曲如大呂宮調以大呂起調卽大呂羽調以大呂畢曲上古樂調意必皆狀特秦漢以後有司失其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耳新書每調以七

聲成曲至各均未調不能以起調之律收聲乃云一
五調每調皆以本均律起調本均律畢曲信如此說是
每調當三有本均之律乎譬如黃鍾商調己以黃鍾爲
商黃鍾角調己以黃鍾爲角黃鍾徵調己以黃鍾爲徵
黃鍾羽調己以黃鍾爲羽若此四調復加黃鍾起調黃
鍾畢曲非一調有三黃鍾乎思所定縱橫二十四圖以
縱圖觀之縱則十二律相照橫則十二律相間以橫圖
觀之橫則十二律相照縱則十二律相間但順其次第
循序順布不必強合一律及五音既備五調既成而圖
中某律起調者果皆某律畢曲且照之則爲五調而總
之則爲二十五聲又與天數二十有五相合則此其爲
說或者亦可以自信無疑矣

實甫編卷二十一 員集三 分調 二五

清宮清商清角下徵說○雅樂有清宮清商清角下徵
下卽清徵以音至角之徵其數愈少不可徵故從舊稱而
獨無清羽者以羽居五調之末更無它調相較以知其
孰爲正羽孰爲清羽故獨無清羽之名至於宮商角徵
則皆有可得而相較者如羽調之數少而徵調之數多
則徵調謂之正徵如羽調之數多而徵調之數少則徵
調謂之清徵如徵調之數少而角調之數多則角調謂
之正角如徵調之數多而角調之數少則角調謂之清
角如角調之數少而商調之數多則商調謂之正商如
角調之數多而商調之數少則商調謂之清商如商調
之數少則宮調謂之正宮如商調之數多而宮調之數
少則宮調謂之清宮觀縱橫通傳說

簾之角調姑洗之商調 **琴瑟之商調** 卽夷則之宮調黃
鍾之羽調太簇之徵調姑洗之角調 **琴瑟之角調** 卽夷

調必有名記
之第言藥經說京房六十律以爲
房病在不
知藥不在

書曰身爲度節竟夫曰指節可以觀天以指觀之則子律偏於名指非中指也子律在名指下方非指端也君律最尊恐未可以潛而退藏偏而居下之子律當之至於寢寢居午則午位正居中指且在指端而中指視它指獨最長則寢寢似最尊太微爲天帝外朝其垣近翼軫翼軫在南而寢寢亦在南則寢寢似最尊孔子曰離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而寢寢在午在南則寢寢似最尊乾爲天爲君爲父而乾既在南寢寢亦在南則寢寢似最尊九爲乾而容書九在南河圖以二七合九亦在南則寢寢似最尊子在下爲潛龍午在上爲飛龍在天則寢寢似最尊皇極居五位而寢寢居五月朔當天地之中則寢寢似最尊

洪範聰明睿聖皆在南則寢寢似最尊心爲天君而心屬南方則寢寢似最尊卽以字義訓之凡字之最尊者皆從山若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皆從山與宇寢宮宇字之屬皆是而寢寢亦從山則寢寢似最尊寢宇從尸其字形象君象辟聖王制吉禮禮所尊重莫如寢故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則寢寢似最尊律統於聲聲從尸寢寢亦從尸聲爰上寢屬火亦爰上則寢寢似最尊寢字其從象若統承於天地其從生若天大生地廣生而憲天以御宇則寢寢似最尊右爲林字從木有相之象左爲仲字從亻有師傳保之象有五庚九伯之象右爲夷字從弓有輔弼之象左爲姓字從宀有左右之象寢從生似天地之大德曰生寢從見似聖人

大寶曰位仲從亻似何以守位曰人採從才似何以聚人曰昧寢從財始從林林從林寢從家似理財正緯禁民爲非曰義黃字上從艸以從天下從八以從地義字上行以以從天寢宇下從八以從地雖均之皆參天兩地而寢寢居其上黃鐘居其下則寢寢似最尊於諸令以當君律其參伍錯終於造化又不甚合此豈非黃鐘爲君之明驗耶禮記月令仲冬之月既曰律中黃鐘而中央土之月又曰律中黃鐘之宮是黃鐘居十一月而黃鐘之宮則居五月黃鐘之宮非卽黃鐘也今少之說卽黃鐘宮之說而呂覽以三寸九爲黃鐘宮之合少是亦謂黃鐘之宮非謂黃鐘也黃鐘宮參其九得三九二十七而其六得二六十二合之得三十九分爲元聲

元化之所託始至幾至微尊無二上而寢寢亦三十九其虛屋懸忽與黃鐘宮難可判別故其字獨從生爲十二律之所自始其尊視黃鐘但下一等與黃鐘相爲對待今欲知黃鐘宮與寢寢之辨亦無它妙巧但以十二律次第循序順布而寢寢適居中心者卽爲黃鐘宮以當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之象其自餘凡寢寢之或上或下或左或右皆但爲寢寢而非黃鐘宮卽寢寢居居中而非居中心亦但爲寢寢而非黃鐘宮蓋至舍所布二十四圖惟黃鐘殿調黃鐘橫調皆寢寢正居中心而其它十一均皆不狀狀後知黃鐘殿橫調內此居中之寢寢乃黃鐘宮而非寢寢何造化之脂合一至此哉夫本爲寢寢而指爲黃鐘宮且既爲黃鐘均而黃鐘不居中心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也以歌爲大以廟爲爲無以僞爲林以爲爲應此世之所必疑者也何者大音爲代而何以爲歌廟音爲銷而何以爲無僞卽散之平聲散卽僞之吳聲黃太十律皆合平吳爲一而林應二律何獨分平吳爲二以此致疑似其疑亦未嘗不是然而非也正韻之十五厭而無大字劉韻之六麻而無大字則今之讀大爲打去聲非是矣大之爲代則泰韻誠有之袞韻酌亦屬害無大也泰韻訓大爲小之對而箇韻訓大爲巨則小大之大可讀爲代亦何嘗不可讀爲僞也爲僞始卽此音大呂爲黃鐘之偶故其呂視仲呂南呂爲大若大呂之大音代則其音與太獲之太重出意必不缺是故知大呂必音情無疑也卽令大呂之大果當讀爲打去聲之大則周詩

常月編卷二十一 貞集三 審音 五十一

以在彼中何事之疾矢靡其相相以割筭六猶麻如山如河聚相相以可以謳麻庸可與駟歌聚相相以其新孔嘉麻其書如之何聚相相以四屬是說聚亦孔之嘉麻相相以以鱗鱗麻沙首且多聚相相以物其多聚維其嘉麻相相以不平謂何聚聚與應聲麻相相以莫育風夜麻獲出爲惡聚相相以不敢馮河聚莫知其他麻相相以實維伊何聚爾般既嘉麻相相以屢舞僭僭聚飲酒孔嘉麻相相以莫能又常率不大聚去音與大情音通用也吾嘗觀之周詩以載馳載驅歸音衛戾尤言至於游當相相以以鵲鳴膠膠庸云胡不來九相相以役車其休九日月其愒嘉職惡其愛九相相以浸彼芭蕭蕭念彼京周九相相以其葉有幽九德音孔膠庸相相以

實用編卷二十一

頁集三 審牙

五二

求尤相叶以如山之苞蕭如川之流尤相叶以我生之初尚無造蕭我生之後達此百憂尤相叶以限有紐弗洒弗掃蕭相叶以白石皓皓蕭云何其憂尤相叶以自我人究究尤維子之好蕭相叶以薄采其菲蕭在泮飲酒尤相叶以永錫難老蕭屈此羣醜尤相叶以朝日辛卯蕭亦孔之醜尤相叶以維憂用老蕭疾如疾首尤相叶莫能安見蕭韵之非尤韵且阜陶之音屬蕭咎蘇之音屬尤本選不同音而古人書阜陶為咎蘇又安見蕭韵之非尤韵是故知蕭尤必屬無無疑也夫造化有常變有錯綜陽之為憂友之為太麻之為災魚模之為姑東之為仲支之為葵齊之為夷寒先之為南此常休實用編卷二十一 頁集三 審牙 五二

也蕭尤本異韵而合之以為一林應本同韵而分之以為二此則得之於造化之錯綜乃變體也麻遮疑若一韵而正韵必分之以爲二魚模尤疑若一韵而正韵必分之以爲三寒剛先覃鹽疑若一韵而正韵必分之以爲五何獨至於林應而疑之若謂寒剛先覃鹽乃五韵尚不過合之於一南真庚侵止三韵恐不當反分之爲林應則同異分合之故此惟造化能知之今實大十律已無不音歸於字字歸於音而獨林應以一音分爲二律此必寬厚千里有必不可合而必不可不分者彼造化已自剖判而造人所當置象是故知林應必二音無疑也若信如思說果可以歌音屬大蕭蕭又屬無真侵屬林庚音屬應則十二律之背韵某已各有所歸諸自

實用編卷二十一

頁集三 審牙

五三

今而後凡度曲勿若難如空用黃必被之以陽韵空用大必被之以歌韵空用太必被之以皆友韵空用夾必被之以麻遮韵空用姑必被之以魚模韵空用東必被之以仲韵空用疑必被之以支韵空用林必被之以真侵韵空用夷必被之以蕭又尤韵空用應必被之以庚韵吾意必如是而後正聲始得方可以流通造化彼風雅頌豈真漫無區別而所被之某字條可以爲黃條可以爲疑又條可以爲太夾無應乎哉凡十二音之字有可以通用者有必不可通用者如良庚本非明韵而阜陶以明良庚合爲一韵我阿本非儀韵而著我以我阿儀合爲一韵嘉森本非降韵而外鑫出車以嘉森仲降合爲一韵蓋思審博求於六經及先古諸書然後知黃可與仲林應互用大可與疑夷互用仲可與費林互用疑可與太姑無夷夾互用林可與南仲互用夷可與太無姑疑互用南可與林應互用無可與太夾互用應可與南仲互用而往籍所不載猶缺不盡知則且占詩之被於絲竹凡常用黃而用仲林應凡常用疑而用太姑無夾者必其可相通之音而其必不相通者則前三亦必不用特後人見林黃不同音而明良並用仲黃不同音而鑫降並用知其異而不知其所以同遂誤以爲所用之音不必合所當之律又見儀禮風雅十二詩同一吻字而條以爲黃條以爲南又條以爲姑同一關字而後以爲黃又條以爲南遂以爲字譜既出儀禮而後

已不必合律故累代相傳凡所爲琴瑟歌曲用音字皆與律不必相當不知儀禮此譜出於俾而非出於樂
漢人指摩爲之安足爲據若疑林應之不可分則一東二冬九青十二侵本自同韵何以分而爲二若疑大太夾之不司合則明良嘉佑阿儼與劉韵十三元之原沒繁圖寬門孫鐔何以合而爲一若果以思言爲是而果無毫髮可疑疑然則何不於度曲之際必令某律與某杵相叶某音與某律相叶使聽者一得於乍聞即可以知其爲某音某字不至於混淆無別是音既與造化同條共貫而何天地之不能通呵鬼神之不能隔豈不爲千古之一大愉快也哉若謂絃竹則多藏多竅多孔可以按字用律金石草木等但一聲將何以分置十二律

周錄卷二十一 夏集三 審音 五四

則樂之字形其下從木其左右皆從么亦卽竹也卽絲餘每柱竹每孔皆具一二律故聲樂以維竹爲本絃竹之音得則樂之能事已過半亦不必盡求之他樂況八音器有定數律有定位據其敦定制作按其位加考擊則亦皆有定聲又不必孽尊以金石草木相難矣○
四聲各有五音晉呂靜叔後魏李登類之言作韻略五十四聲表宮商角徵羽各屬一法此韻略又知上平聲官降不得乃分平聲爲上下兩去聲景文公平官爲入四聲皆各有內商角徵利比如此說是非公乎官爲未源見觀興耳○平水詩會用非唐虞蕭蘭尤諸納通字
字實以此音也今平水詩會用非唐虞蕭蘭尤諸納通字
六經詞義古今要世奇物新學方音雅俗音韻大綱來古音說考

此聲造其有之入而則無何向耶早並男聲爲之與之方不聲
 平化音者歌聲以聲入謂起聲聲之狀也諸千語各有測計
 ○以皆無而以東音何韵的在多欠短之與無孔之亦其
 循通無字破補量必足學書之毛可何仰更旦月家而不動
 四聲如如之平來不離通之尤聲韻應起應商而應它必疾
 聲康康康上寫爲聲字皆有韻法也說韻經韵的應即
 自則師所傳去之有聲遠有韻法之隨之並之樂入妙
 狀言之又所法乎通化入應大音心之應之冬聲皆以
 音不知所足未推上意而聲並應化有聲經系無雖無以有
 韵爲謂以足之去通難者之譜入入華也漢聲宋則師其
 說說○循則而化而應之即聲應之樂去沃唐本三
 聲正所前四便天無然應子象者韵丁即應韵的極應
 地也問謂韻時而下入不盡韵的之并經韻之若若
 地之缺口之爲學今能定音日韻之聲單世世之世來謂
 之所與者知時凡音韻皆韵的起聲應兄之光之重入於
 至強天賦及至統有一象入無應並韵的永長龍能通聲無
 理地也從升於子音韻聲之韵的諸音合於韻而韻用聲屋
 而以同聲其有以著自然之此之半聲即音向而音用聲無
 人爲派而字聲韻皆然而與而齊斗並無韵的應應韵的自
 轉迂一歸其無韵的行之法有聲韻集之之法之聲韻也世今
 不者元之聲字時其韵之氣貫六刀經之聲通也之書韵一

用非者考和果分
 者我盡天諸爲必
 必無善之詩正商
 不聲一易的水非
 絕者辨百之哭民
 即聲字一撥七
 即音十爲十實材商米口全之茲
 下之一生六
 起聲化聲聲耳韵
 元無四韻未沒或
 式或聲干絕其亦屬
 夫或聲韻似以可歌
 入然而來韻地較而
 聲聲造上僧之以
 亦決化屬創一絲此
 不度方而切百竹一
 可亦如之五伍百
 則無理法十餘五
 少然無而又二十
 也其譜入安音若
 凡此屬歸上堂音

清商北征宮平崇陽內文士詩法
 之聲用月以口爲屬屬老同音強
 之聲潮聲牧口宮甲微乃分不
 飛尺聲角音瓦以爲屬屬別傷
 正之足清屬牧口宮口屬爲傷
 七聲音牙以宮宮古發聲
 茲屬屬按五以神狀狀
 義音商音開口以
 之錢清音音音音
 屬屬平三百米聲屬屬開
 雄利商美士口寸之聲音必
 匠中音屬屬況口排思音聲得
 屬屬第乙帝凡屬屬非口音之
 二年口天聲羽商屬屬四夫或
 女年華屬屬而目寺音即
 父好晚則父屬屬以
 丑月明商屬屬
 向高音目黑屬屬
 宅九宅屬屬水單口武羽所
 屬屬口純鹿元女東或

編二十一
 集
 音
 五五

[illegible]

而也聲政部紐屬鳥二宅以齊韵切爲魚此沒江而脂歸鐸爲月
級加又應所紐母音的齊韻之而切韵又之費廉亦從鐸爲月
以音何思切屬部古可反倉切多本之何與與亦爲之音語
一縱不切開支屬吳以諸泰韵以與良耶重爲屬其近韵
今等學教育紐未步爲韻屬而因此韵居且未之歲音輕取
二之推諸屬屬之母乃呂多經其非無誤與焉至最近尤
合十以類屬乃屬紐任江以皇馬於韻術文無實質又亦
之四爲懷可相同以住往紐聲平以於此之吻韻實質而爲
法字字字個屬叙皇謂多節加叙又虛陽陽切之音歌尤
推不母門一爲屬極此以丁先之互韵數的聲母可皆近亦有
之通見此聲母以經紐紐屬陽切紐之爲之衍之謂紐聲爲音
送音聲紐聲母紐紐胡無聖聖切已音切梓實與由紐近韻
謂平聲紐以武屬質切之類天而自新文商乘入歸韻切屬
足聲平亦爲鳥古之歲之類多章韻長韵之屬山而屬之
以歌多康模韻括通韻並無年以章與以與庚平聲齊韻
聲疏節疏之安音屬屬聲文皆斷可卓真切陽未失諫亦之
高文院所則屬屬大韻音主之要見此韵而聲之而歸爲亦紐
變無聲所則屬屬平韵切之定切沒說之陽又與音歸爲屬
之之謂同家乃屬屬徒韻的春先韻陳的音相聲音齊聲
音四音同乃屬屬勾獨而而通之現申即不來之逆聲葉
韻切沙清公康五並夫此多斤切爲仁以缺與與聲通音

[illegible]

說遲不待行今試一從洪武正韻破之於樂惡不受胡
音之足以亂聲矣○胡僧以東土魚樵歌陽尤優之氣
入成聲者爲內轉以齊皆反與寒山先蕭文麻遮庚並
之氣出成聲者爲外轉其說亦未嘗不是但子路鼓瑟
有北鄙殺伐之意北雅主殺而長至之後卽已主生孔
子猶謂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況西方屬金姑無論其
音純殺卽使其所定音韵一一皆正而但微有一二殺
聲可令在諸華明盛之朝哉管宋樂無微調其所以陰
惑之者爲難皆悅說成之也彼金方最忌火而微音正
屬火故其國最忌微調乃宋亦靡然信之至大樂二十
八調皆無微調何耶惟微火不能克金故宋室幾爲金
虜所克○謂聲音細故不足關有無成敗也○酉戌也

實用編卷二十一

法註人令等字沙韻指七典字所屬經通爲調之爲案按
亦五聲韻爲轉得布非音大之端二以清四之在實則發
獨行西者高則即宮中以衆樂轉上宣其五聲皆自
謂云方下字爲聲說如此字復牙或此五聲皆自
金蘭清濁清潤入成矣又有齒聲爲音巨衆其學罷余
無應也陀再改發讀郎部漢何顏折古世音銀古單去攝去所
餘全彼力之穿聲即祇衆相音攝攝長有調今疑者妙所云
氣所自舉平度底舌委不得也字二半此於之合短絕語應無
乃商聲而後下確謂開聲則得聲止上爲準非自下而得七
八下各言鼓波胡律例有唯起半音者不四耳非如前論
金中金字亦非香覺代胡七婆自擊舌可等但低連以譯就
屬土妻其有不反字力惜音義則分耶與又有婆羅其郎據
藏華藏字書過則因字所並不起爲若號光無之爲據道
七候廣韻以解知各律付過邊上而譯其五音豈能推
音計不果爾姿蓋溫凡會與之廟音哉所本音以譯方鑑七
衆都當即殿院卽即宮三其辨六輪失但得音耳藉故涉生音
南月數兩明力覺音皆十說相混然而有版本而平放聲作此
有字四字之雜卽圖鑑六譜審之衆上妻等而耶魯爲據
周崇行耶說諸書費誤要吾見所唇牙奇之而載夫立茲壞以
卽氣並且而沙韻版角校國譯調上則變調力繁衆感當
加之別梵至纖碎聲言胡亦方動知古振直之機音較輕而自

頁集三

審音

五九

能爲心念出入根外身起應斷若欲所便而交還司詳錄
其亦一相定境界又所通近詳經否或滿未充當但爲導
其亦以信爲外復得音教以而宣此通必受通深果否
聞此足耶及爲有獲此其果元記治否令或受公通不
受疑即足矣以加前所而亦謂此法耳又音語難未信云
亦被論爲疑爲耳爲疑彼不之判近深多獲金土亦甚廣高
銅堂之寺內未如此八門足否爲佳哉心前莫爲足以解難
此土上無難如此處滿以信爲樂則美好否又以無難石
斯非外上非獨六如難獲而足難受所又此生難求耳
然不能音轉即應目耳耶何其達焉之未失所音音豈變云
亦莫立一觀六衆之音莫受聲所未辨在壯金土但宮南
音轉時而識今外視音者之半制畫作其於斯者無而音
際上而而識其之復耳多說論金土之平爲有官教沙聲
士天難越指外五謂司意難知必何音好上實有上亦處其
所數乃四助又音爲難轉難不舊說認音音聲微之知加意
作通經通復之六衆知足辨天之也其動也即覺微細若指
語不通不止有外識一爲難轉二地使詞字雖未識大角即已
上之於音而之縱以隨六耳通轉之低抑聲應必火也余變自
化此而而難轉混合而六算難正受攝及故有得聲難識可
與者以宋未八有成成與古常聲之之感音詳變音西聲見
前不爲不大疑六十二之皆則及有教難雖宮有疑耶乃

一徽爲姑十徽爲仲十徽半爲蕤九徽爲林九徽半爲夷八徽爲南上一十二分爲蕤又一十二分爲應而以
上爲濁聲自中徽至四徽次第爲十二半律自四徽至
一徽次第爲十二半律夫漢唐宋以來樂律有四清
聲其所謂夾鍾清已涉太清矣夾鍾清以上又復有半
律八律半律八律之上又復有半律十二律耶卽前
雅樂發微琴圖以散聲爲黃大十三徽爲太夾姑十徽
爲姑仲蕤九徽爲蕤林夷八徽爲南無應七徽爲應黃
大六徽爲大太夾此皆大律而自五徽至一徽半皆無
一律此其故疑必見六徽以上其音皆短促不成聲而
夾鍾清以上之清聲又太清不可用故遂於五徽至一
徽皆當之以閒曠之子律獨不思夾鍾清以上二十律
實用編卷二十一

則制爲正音以發之陰性輕浮取其音爲差易故聖人
於琴右則制爲泛音以得之蓋取正音則但以右手散
挑之以左手按之右手勾之而取泛音必左右手雙按
而雙勾之散挑者所以引其來而雙按雙勾者所以遏
其漸聖人扶陽抑陰意正如此今議於中徽以左皆用
正音中徽以右皆用泛音則扶陽抑陰既得大義而一
徽當一律既已得聖人之本旨且自一徽至五徽皆屬
有用又不虛聖人設此五徽之初意豈不爲簡易直截
正當之法也哉若謂泛音微細不宜與衆樂並奏則琴
瑟陳於堂上凡樂奏非朝會卽祭享郊廟無聲無臭何
細弗通元后天聰天明何微弗達若以泛音微細恐聽
之不聞又何以稱聖神聰明睿智今造化有正理而前
人偶不及致察乃曲爲辭說以文之惡言之愈詳而失
之愈遠矣○造化有陰陽故六十四卦吉者自吉而凶
者自凶六十四卦既不能盡順成而不變則二十四調
安能盡和協而不乖顧人所以度曲何如耳琴音獨十
徽九徽最佳凡調絃必於此兩徽者以十徽爲夾鍾之
二月九徽爲姑洗之三月春和景茂故其音獨爲和暢
而秦漢以來鼓琴者但求諧耳不必通微於美音則取
之於平音則去之以故十三徽有所去取而不能皆適
於用若謂樂道與易道不同易主於盡變而文可以兼
吉凶樂主於寧和而調不必有沖澹則是當搖落之候
亦必泰熙洽之音律之爲律但取諸太夾姑仲已足又
何必有夷南無應諸律也哉律呂古義曰今之所謂和

者只是習聽舊聞慣熟不協便說不和若解真和便是性與天道由是言之卽或以不佞所定之徽絃按之以所滿之分寸而其韻聲不相叶或不過如古義之所謂習聽舊聞慣熟不協便說不和又安如果真不和不耶至於先儒以一絃爲宮二絃爲商三絃爲角四絃爲徵五絃爲羽六絃爲文七絃爲武則其說尤非琴之爲器按則以一徽當一律而中徽則所以象太極變則以一絃兼二律而中絃亦所以象太極一絃乃黃大二絃乃太夾三絃乃姑仲五絃乃蕤林六絃乃夷南七絃乃無應蓋音虛而律實律有定而音無定安可謂絃有宮商角徵羽也若謂絃有宮商角徵羽則五音皆有定位何以能周流六虛惟變所適耶凡萬物必置三而後可以

實用編卷二十一

頁集三

審音

六六

成二必置四而後可以成三試譬之堂皇必兩極方成一間必三極方成兩間又試譬之窓戶必七極方成六孔必九極方成八孔琴之十三徽正所以成十二以爲十二律之專律琴之七絃正所以成六以爲十二律之兼律何者琴之音韻不在當徽當絃之處而在於兩徽兩絃之間故必七而後可成六必十三而後可成十二其中徽中絃則皆有仲呂蕤賓之二律中徽中絃之有仲挺亦猶仲呂之八徽而蕤賓無夾林鍾之五徽而蕤賓無夾姑仲之三絃而蕤賓無夾蕤林之五絃而蕤賓無夾特分數不甚多聖人惟較其數多若命之爲某徽某絃耳十二律之中徽六律之中有中絃之紫微太微

天市之三垣未嘗不圓於二十八舍之中而亦未嘗不出於二十八舍之外譬之日月猶水雞暎計都猶攝道知羅帳計都未嘗卽日月之躔度又未嘗非日月之躔度則知中徽中絃未嘗卽仲挺又未嘗非仲挺此皆造化合一不測之妙第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凡兩間之萬事萬化莫不如是特聖人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以神道設教而謂之曰置一以象太極論樂者其尚有以識此哉○琴譜以一徽爲太二徽爲夾三徽爲姑四徽爲仲五徽爲蕤六徽爲林八徽爲夷九徽爲南十徽爲無十一徽爲應十二徽爲蕤十三徽爲大恐非是黃太夾姑仲爲陽蕤林夷南無應爲陰天地之間左陽而右陰恐陽六律不當居右陰六律不當居左

實用編卷二十一

頁集三

審音

六九

且臨岳爲首龍觀爲尾以十三徽爲黃十二徽爲大則是陽以漸而升若以一徽爲太二徽爲夾則是陽以漸而降聖人制器青升陰降陽耶況一徽至五徽皆無正音而太夾姑皆爲春月若信如譜說是春和之月反無正音而八月之南呂九月之無射反得九徽十徽其音反美好無與爲儷耶至謂中徽所以象閏其說亦非閏乃月之餘豈可以中徽象閏以中徽爲象閏此何異牛無邪張行成皇極玄玄之說無或其謂琴有三準有半律半半律二十四律而一徽至五徽皆置之空虛非用也○余雅不善琴茲誤以己意作琴音二十六圖與古琴譜及考亭之說迥別誠不知其是否然十二均縱橫二圖不過二十四調卽或不成音韻亦可以隨空變通

[illegible]

[illegible]

射學

野貽 馮應京纂輯
休寧 戴任校正
黃濟 黃廷棟編次

論聖人者曰從容中道中之者心也心之精神一而已
如此中道亦如此中鵠故巧可比智力可比聖觀德者
此其要哉不然人力易弛孰從而練之人情易匿孰
從而辨之故記稱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人子者以爲
子鵠而先王命官必以五物詢衆庶也我
太祖統一革夷正放牛疇馬之日而在立學即在在立
射國今官生以時肄射豈非教之以實學乎俗儒不達

實用編卷二十二

頁集四 射學

此義射圖鞠爲荒丘士操觚不操弧矣若武曹襲替院
道比射進之府部府重臣比射各部請旨予之官不
能者僅半俸三年再比不能者謫爲軍法至嚴已今取
應故事俾乳臭子如探囊得官而增設武科以糜祿於
縫掖冠纓之外無乃贅乎初禮部請立武學開武舉
太祖不許曰是收文武爲二道也建文四年置京衛武學
靖難後革正統中復設自是決拾中選者卿舉數十人
會舉僅百人尚鮮承鵬貫虱之能而儒門武曹不開縱
送者什九是率懸弧者爲婦人也弧矢之星可不在天
矣邇東西吉聲血指汗顏天官慨之邊才司馬牛輩值
附叢爾小醜征調偏天下倖乃勝之儻運
祖制詎至此耶臣竊謂兵農合則人聞農戰而募兵之弊

可楚文武合則士兼將相而武科之費可省急復射圖
申嚴比試使干城比屋神氣日張是今日要務也不然
上不力倡下不兢勸天下士視此藝爲肝擗枝梧而凡
正內直外比禮比樂之道徒託空文是男子之事且有
未備况敢望聖學乎哉謹編次李明燁氏射學如左

射引

李皇芬曰前輩有言兵險道也而陽言之我能往寇亦
能往射家手口相傳不立文字豈謂挽二石不識一丁
耶蓋秘之矣周官保氏教國子五射曰白矢白鏃至指
也此彎弓之法所謂發率也回參連謂先發一矢三矢
夾于三指間相繼拾發不至斷絕此注矢之法也曰刻
注刻銳也弓預也注指也箭發則靡其梢直指於前以

實用編卷二十二

頁集四 射學

送矢所謂勢也握釘是也擊者後手擒頭如劈劍
物上今以鋒上銳也握者以箭手握發如擲也或謂矢頭刺處
直前注于候不從高而下即發所謂水平箭此發矢之
法也曰裏尺裏平也尺也謂平其肘使肘上可置
杯水蓋架弦畢便引之此及滿使臂直如矢也或曰裏
包也肘至手爲尺射者常以肘腋其胸脇無使他人之
矢從虛而入此自防之法也曰井儀言開弓圓滿以井
形也或謂四矢集處如井字即詩四矢如樹此射法之
妙也嗚呼射之道備矣銜鍾曰射法雖多夫要不過審
固滿分四字耳持弓欲固開弓欲滿視的欲前發矢欲
分春分也知鐵者滿之象也而審是精臂力者固之
徵也而分始齊射有臂力知鐵工夫處不命矣而先

貞集

射擊

151

辨的第二

貞集

15

之熱也。庾將軍曰：對敵射箭，惟膽力定，勢險節短，則人莫能避矣。凡四膽字，後以掩弓矢，以爲勿滿也。且勿疑後，只步射則先發必中，一發後必一發，而中人，或慮將必身陷，則數十兵也。長兵短用，馬力百步者五十步，而後發力五十步者二十五步，而後發。長則謂之勢險，短則謂之節短也。半用其力，則勢有餘而無陷之患。故馬戰射敵，射其大者，不必的于射人語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所以諭其要也。嘗觀時俗，唯武舉試圍之箭，曰功名箭，謂其徒能博第而不足以臨敵也。於戲！士取功名何爲哉。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至於殺。學者亦必至於殺。又曰。羿不為拙射。變其殺率。殺率者。盈滿之謂也。蓋鏃與靶。

齊為滿弓必屬物半弛之間謂之貫盈明乎盈滿之旨。

不以目而以指。是故拽弦扣矢之節。屈壓撒放之方。古人必少。可以意受矣。凡射必大指。壓中指把弓。此至妙。

中指上一節大指與中指平攢緊中指上一指節要緊二指靠弓把平屈無名指與小指要十分低

分勢自肩至肘與手要直如箭若一節彎屈骨節不
便無力不勁也後手以二指勾大指上一節一指要斜
靠箭扣指頂下重箭扣搭空最正稍上亦可若搭下恐

至箭鐵方速弓弛之時前復手掌
十指並加力上緊密固撒放之法曰鐵不上指必無

中理指不知鐵同於魚目此指字乃是左手中指之末
 干目也必指末知鐵然後把持定而知渡則魚打由

搖指之患凡打袖皆因肥持不定凡矢搖而弱者皆因緩不上指故也箭有脫弛之

射者名家也非初學可語過虎已常顧而勢其險
觀者揀心此非初學可能然有士從不能過可
當發主之謂之成而自能然有士從不能過可

卷之五

可不及。不及者非力不足也。不努力之故也。人不努力。百事無成。豈獨射藝乎哉。故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按列女傳曰怒氣開弓。息氣放箭。蓋氣怒則力雄而引滿。氣息則心定而慮周。此正志之則也。若夫技試于演武之場。則純業標持。而神變思瞻。若無監司之臨其上。若無大衆之列其左右。徐徐坎若閑習于野曠之間。則心泰而力完。必無噴鏹之驚。倉遽之失。於是鐵鉞能知而失矢審固。如之何不中。故中的之箭可取必者。自從容閑暇得之也。未有匆忙忙忽而可取必也。乃士自

亦幸耳。從容開戰乃善射之主宰說若攻城拔射不

不中而動矢矢之念動中理矣。又如長驅接戰之期

張而六七八九矢更無中理矣。

周編卷二十二

頁無四

射學

六

旌旗蔽空。鉦鏡震地。倏鋒耀日而來。胡馬揚塵以進。懼

矣。故為將之道。當先治心。寧之而不喜。激之而不怒。勝而不

驕敗而不懼。若泰山之崩于前而不驚。若虎兕之出于

志備此五德惟穀率之是圖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此

君子之造也。昔之觀射者。見其百發百中。乃曰可教射。問之。則教以善息。善射者。又技善息者。進乎技矣。苟志

不先正隨氣為盈涸。卽命中烏能比乎禮樂哉。

身法第五

夫人之射雖在乎手。其本主于身。每射時如身挺狀直。

立兩足相並。此謂大架。第足並而下無力。肩高而手易

搖如兩股盡開身伏手低此謂小架第身伏手不能起足開腿急難收二者若與敵人對射大架不便躲避小架若千收足均未為善身法之善莫若蹲腰坐膝最為便空腰蹲則身不動坐膝而臂不顯肩肘腰腿力萃于一處易起易伏遇敵之際前手挽弓可衛一身控拽撒放身俱不動在射者有法而旁視者美觀矣射經曰頭惡旁引頸惡却重胸惡前心背惡後偏皆射之骨體疾也故身前疎為猛虎方騰額前臨為封兇欲圖出弓稍為懷中吐月手箭闊為弦上懸衡此皆有威儀之稱也

手法第六

昔晉平公使工為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工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勞矣而不穿一札是

實用編卷二十二

射學

射學

七

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箭左手不知公以其儀而射穿七札此儀也端身如縣直臂如枝左臂毫髮不動巧力盡用之右手是射家極則也射鴈穿楊之技非學者所易到也今學射者曰前手掬弓以緊為主後手拽弦撒放有法是前力也後巧也其法左手執弓必中中云者在把之中且欲當其弦心也右手取箭覆其手微舉令指第三節齊平以三指捻箭三分之一加于弓亦三分之一以左手頭指度之則轉弓令弦稍離身就箭即以右手靠箭羽下至闊以指頭第二指節當闊約弦徐徐送之令衆指差池如鳳翩使當於心又令當闊向上弓弦離身即易見箭之高下取其中平直然後前手如推泰山後手如握

虎尾一舉主定前後正直慢開弓緊放箭射大存于小射小加于大務取水乎前手撒復手絕存云者壓其前手加云者舉其前手摠之欲舉與肩齊也前撒後絕射之玄機一撤一絕乃相應之妙舉聚精神奮力推拽胸銳前挺背猛後夾則箭疾而加于尋常數等矣學者之病在始搜弓時兩手就緊至放手轉不加大力夫去不遠若肩手不對矢向兩旁或後手得法前手不應箭不平快出弓便動或前手得法後手不應箭必懈息將落必動此巧力之妙在撒放時用尾箭去搖頭乃右手大食指扣弦太緊一攷其扣弦太緊是無名小指鬆開之故射時用小草稍一十以無名指小指吳橋于手心箭去而草不墜即箭不搖擺矣凡此皆下學之方且今之射者嚙能右發而左不知也不知云者學造手熟形俱凝乃上達之妙也聖人天君泰然常應常靜左手如拒亦復如是吾輩由用力以造于不動由知纖以造于不知庶乎方之絕技哉

足法第七

凡射前腿似槓後腿似癰隨箭改移只在後脚左肩與胯對梁之中兩脚先取四方立後次轉左脚大指對左肩尖當梁中心右脚踏直鞋袂對梁此為丁字不成八字不就射右改左射左改右射的之常法也追學之既熟則便裁如轉環所以能應變此又不可不知

服法第八

昔飛衛教紀昌射以楚服氣者瞻望之三年若輪七虱

實用編卷二十二

射學

射學

八

心而懸不絕。蓋視小如大，舉不暗而後能。此射家第一義也。人每拽弓，便看把子滿眼俱把子矣。箭多不真，如兩目正視把子，亦不得真。欲用目看，如看錢非能射也。對敵之際，目稍瞬則不及避而制于人矣。故凡射對賊，或對把，站定意在把子，或敵人不得看，如至箭頭近弓，犯時便審顧把子中心，即放箭去。未有不中的者。其審顧法要兩眼角斜視得真，我輩欲求箭穩多中，當于此注意焉。

審固第九

南塘子曰：記稱持弓審固，審者詳審固者把持堅固也。審字與大舉處而後能得處字同。君子於至善既知所止而定而靜而安矣，又必能處焉而後能得所止。君子於射，箭引滿之餘，發矢之際，又必加審而後中的。可決今射者多千大半失之時，審之亦何益乎？且夫審者，今人皆以為審的而已，不知審的，第審中之一事耳。蓋弓滿之際，精神已竭，手足已虛，若卒然而發，則矢直不直，中不中，皆非由我心使矣。必加審之，使精神和易，手足安固，然後發矢，其不直不中，為何故？欲知審字工夫，合于慮字工夫，玩味之乃得。

實用編卷二十一 射學 九

指機第十

射之有訣，俗名指機，眼空少長，不空圓，所以欲者取其緊夾大指，庶臨陣無疎虞。此不易之法也。吾友干一躍別有獨得之妙，其言曰：用決之策，原為手指皮肉不能與絲弦相當，故用此借木堅也。人多苦用力勾挽，致

箭縱橫不調，用是機者，其中有微妙焉。如用千大指，極根箭去木而不靈動，搖遲鈍隨之用千大指紋中，扯拉無力，滑涎易去，巧力審顧撒放之法，會用不及而箭去矣。世人有此二病，莫知其端。今善射者，用決于大指近根處，搭箭拽絃時，決自徐徐前行，方到大指紋中，弓開已滿，審顧用力，即放矢去，平快俊妥。良由此耳。指機徐徐之妙，難以言形，惟以意會。學射者參之。

馬射第十一

王珣馬射法曰：勢如追風，目如逐電，滿開弓，急放箭，目勿驕視，身勿倨坐，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夫馬者，人之命，則調馬先之矣。凡馬須平日過飼養，時調虎，驟驟聽令觸物不驚，馳道不削，前兩脚從耳下齊出，後兩脚向前，倍之則疾，且穩，而人可用器，胡馬慣戰，數倍中國，居常調度之功也。馬上射把，有以箭插衣領內，或插腰間，俱不便，必須以箭二枝連弓把把定，又以一枝中弦掛為便。馬始騎時，左手挽弓，右手攬轡，馬一縱時，身即左跨，便搭箭當弦，左手高張如鳥舒一翼，弓拽圓滿，至把子與馬相對，左手即落與左膝相對，望把根射百發百中。凡開弓，必至九分滿，乃發，即七八分亦難中也。馬多右開，人身左跨，左重，馬不能右開，間有左開身一右轉馬，即過矣。馬行直否，盡在兩腿，若久馳純熟，則馬上身法，如分鬃對鋒，抹鞍云者，惟所用之，鄭若曾曰：武士之常技三曰分鬃，向前射也；曰對鋒，向傍射也；曰抹鞍，向後射也。分駁者，以馬之頸駁為界，一邊挽弓，一邊發矢，乃

實用編卷二十一 射學 十

弄花巧之法邊軍不飲以身備出馬外于此挽弓就手此發矢臨敵倉皇之際庶無謬誤對鏖者主左一邊而言今北方響馬常勒馬由道右而行讓客于左以便發箭亦此義也然足法但可施于途過一二人耳設使衆敵叢射或敵在右將旋馬以應酬之耶學騎射者須習左右手皆便方可雖狀此以射言也若披堅執銳攻戰于白刃之下又必兩膝用力身活直坐以張弄武藝身若太伏恐馬前失身若後倚恐馬仰坐左右少跨與射不同蓋射不用力身猶輕也手持器械盡力使用身太離鞍馬蹶人仆是可以不慎手哉

神奇第十二

夫射貴神貴奇凡射以目至神射以意至凡射惟中左

實用編卷二十一

自集四

射學

十一

奇射兼中右此今世之所聞有而學者所能致也今夫彈鳥雀者不視弓不視彈以意逆飛者而中之拔矢者何獨不狀初學時手足身眼之法毫不可廢及其後也諸法渾忘意的之所在而失無虛發若樊進德望是已夫射左者敵出乎右則難矣射右者敵出乎左則難矣吾友張一白左右開弓命中如一擬古岳武穆之賢或有微嫌射法正馳馬張弓以向左忽轉跨而射右前後上下隨其所欲射之勢險節短莫過乎此孟子有言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惟射亦然是以君子習馬習射以聖為圖兩人各立圓內由遠及近對射相較以避矢出圍者為負眼明手疾身法步法俱到而矢不及于其身若獨習于家者環堵之室點草薦于梁下中粘紅紙

大如指頂以為的日日射之的雖數步其引滿盡力如百步法至于箭紅心則出而射百步猶是矣故曰開門造車出門合轍古人以投壺寓射以滴油寓射惟其理一機同願所習謂何耳諸稱武藝長一寸強一寸射為諸藝之首以其長也更有長于射者必也火器乎雖然三軍之命懸于一將今恃愚無將耳易曰師貞丈人吉丈人者為人所倚仗者也使有仁義之將恩威足以服吾人之心智勇足以破敵人之膽將見衆有所恃而技藝可施自皆膽大力定一發五紀矣不狀雖有神射亦何益哉

考工第十三

按古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

實用編卷二十二

自集四

射學

十二

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蓋弓以直為良故勾弓者謂之辟弓夫弓有六善焉一曰性體少而勁二曰太和而有力三曰久射力不屋四曰寒暑力一五曰弦聲清實六曰一張便正凡性體少則易張而壽但患其不勁欲其勁者妙在治筋凡筋生長一尺乾則減半以膠湯濡而極之復長一尺然後用則筋力已盡無復伸弛又揉其材令仰然後傳角與筋此兩法所以為筋也凡弓節短則和而虛挽過吻則無力節長則健而柱挽過咳則木強而不來節謂木節得中則和而有力仍弦聲清實凡弓初射與天寒則勁強而難挽射久天暑則弱而不勝失此膠之為病也凡膠欲薄而筋力盡強弱任筋而不任膠此所以射久力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為正

者材也。相材之法，視其理，不因矯揉而直中絕則張而不跛。此弓人之所當知也。噫！古者上有道，則百工信度，且得執藝事，以諫。唐太宗聞弓人論木心不直，則脈理皆邪，深致取焉。猶有古人遺意。若射而穿，則新面人射而不穿，則斬夫人。雖曰威克厥愛，允濟於正心，以正百工之道，遠矣。夫兵凶器也，始之以正心，終之以來百工，則遠人將服之，其可忽哉！其可忽哉！

王珣射法歌八首

持弓審固一 持弓審固事須知，操在兩時面向西。右手捉弓左當把，仍令箭筈兩相齊。

舉犯安弦二 舉犯安弦檢弦橫，縱腳輪指坐腕身微欽。上

箭斜傳右肩，左手持犯橫對心。

實用編卷二十二

頁集四

射學

十三

抹羽入箭三 前當弓犯一股齊，三實兩虛勢漸離。小

指取箭，緊抹羽入弦，無暫違。

當心入箭四 右手二指抱箭筈，兩手相迎穩入弦。檢

箭當心斜，覷帖緊，兩膝直如衡。

鋪膊牽弦五 前脚鋪下若推山，右指學弓緊扣弦。兩

臂稍曲不展，盡文章，須用緩投肩。

欽身開弓六 開身發矢要欽身，犯外分明認帖真。前

肘上舒雙膊，掌脅肋，膝力須勻。

極力遠箭七 踏去猶如擲斷把，箭發應同掀折弦。前

踏畫鞋後，靠脊極力，還出猶自欽。

捲弦入箭八 右手羈箭當臂出，左手捲弦靠胸前。前

已中時，無動手，抹羽入箭法如前。

射訣十五首

北方射師口訣

射箭君子，問真傳，原來箭主在前拳。一拳對定紅心把，慢扯緊放是實言。

用盡工夫，箭出門，出門不顧無定分。先將大力空使盡，箭去無法德不真。

大小落頭，拳起落，只怕兩手力不平。射君得了真訣法，萬人頭上顯豪英。

前手力大後手鬆，箭出由拳決。向東後手力大，前手鬆。

箭出必定向西行。

前後分明兩力齊，裏推外裏是玄機。立開臥放能合式，箭去如飛中不移。

人高身高，箭行高，須當小架得平。看拳起不許過肩上。

實用編卷二十二

頁集四

射學

十四

手膀平行直到腰。

依我量力，扯輕弓。長箭得法與硬同，力薄弓強難開滿。

硬者傷身軟者精，兩手均分定陰陽。按論從訣顯高強，軟弓長箭認真法。

何嫌能射在當場。

眼中一見忙知數，心中一略知定端。手力發出行有止，三巧定在手中期。

前拳推弓後手離，兩手推開一在出。次至釘頭審巧力，得手計准顯精奇。

認訣得法對真審，出手分均前行穩。全要弓矢兩相應，意與心同固得准。

射陰帶手虎口緊，射陽必穴撒手狠。陰陽開放兩分齊。

得手應心妙法准

意真心真眼同真前拳對把真對真開弓固准心對心
認訣從法音照音

晉弓人妻法最真內中一訣語知音深明後手在何處
百萬軍中有幾人

發矢當機後手明心自安閒氣自平意在的間意在手此箇圓機妙入神。

按射必能射後可謂禮故以射法先于射禮云
齊射也人傳射之方惟子授而無文字是篇要
集衆附以戰其文辭悉失之難用皆北方射師
印心之秘不得更其文字恐夫之難用皆北方射師

正志者勇之通感接戰之方則皆以時師之所未能發者得困時用而衆著之尤足以占將略矣射家要之神論乎故明氏所宗其者野初晉引

已之言公諸同心獨處詩語鳴呼
諸文武而式言費乎通俗亦通俗
則操甲之士不能

會意詎空更文辭折成瓚說乎又常見其論
有南北之分此言未悉其意所以致者大雅南風
漸勁則陳州之弓最良使陳弓北流漸北之弓用矣
漸勁則陳州之弓最良使陳弓北流漸北之弓用矣

南以銀江守戎弓佳然不可之若川廣諸處地濕風
毒不能用戰恃弓也失矢惟用所宜者擊必之根等
耳是以交戰時弩也失矢則延不諸論然最難
最美文戰必需之而失之與材則延不諸論然最難

黃札非北蓬之箭則不神箭翎以長者獲此言貴短者擊力強而善射者稱之爾翎短則迅疾也其諸筋膠胎角擇材之妙孟嘉所製作有所不同善射不為方筆矣大抵皆有定法

通亦酒時高蓋地有南北而人無南北人持南北而
戰無南北戰有南北而朝綱恆運無南北古稱出將而
入相謂能贊武下二策者方能宰九伯之方域不經

經國之道從乎運會斯則射為曲藝耳達智崇
幸高賢得意忘言于斯焉亦寓之矣戴仁附言

100

射禮

按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一曰大射。天子將有郊廟之事。擇士則與其來朝諸侯及畿內諸侯王之

子第及卿大夫所貢之士行之三公孤卿大夫將有宗廟之事亦率而行之二曰賓射列國諸侯來朝於王或

諸侯自相朝聘或孤卿以下禮賓而射三曰燕射天子
諸侯無事之日燕息縱適或勞燕來朋聘使之類或自

與其臣共相勞息此三射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奏

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共麋侯皆設其鵠比大夫之侯也

王射三侯即虎豹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
二侯是熊豹
正朱白蒼

大夫射一侯二正士射紆侯二正此賓射之侯也
已上皆通五即寸已上侯天子侯矢力皆

色以爲正
 辨射言凡角天子角白
 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皮侯畫以鹿豕此燕射之侯
 土皆畫各三寸之外又百仰射自畫一

也。歛形以象三身之夕。又有鋪射席禮。鄉老及鄉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

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禮樂五曰興舞又州
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州亦鄉之屬其禮不改

而合樂射不令樂而鄉射合樂者蓋擇士與祭欲嚴其事故不合樂鄉社屬民欲同其意故合樂先王之於

射各有義如此後世小學之制不存而王射之教既息鄉飲之禮雖講而玉物之儀不閑所稱名儒亦鮮有知

其義者杜佑則曰帝王之時戾國利攻士之志藝以射

鹿首鄭玄則曰天子中之能服諸侯臣下中之得為諸侯馬融則以為鵠在正內賈逵則以為鵠在正外徒為聚訟而上庠黽國之名此非指北子射以名射則首殿庭澤宮之制亦備亦為虞文而已觀德之意安在哉

皇朝洪武三年定大射禮凡遇 郊廟之祭先期命文武

官執事行大射之禮禮工二部制虎中鹿中及諸侯卿大夫射侯等器按周禮大司馬之職為三侯六弓八矢之法其射鵠自虎熊以至狐布凡七設司正掌射品級尊卑人力強弱而定偶其中否則書於算兵部職之官器各備具又令天下府州縣學訓誨生員學後設射圃每日講讀罷後習射有司官與學官一體行之儀注凡

實用續卷三十一

射禮

十七

然此禮不行久矣夫古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而享安樂士君子之所以先有志於其所事而後敢用殺者皆此道也可以為繁文末節而聽之不謹乎有唐亮之識者後倣周制射射凡可以舉此曠典矣

鄉射禮

洪武三年令生員日講畢習射府及縣官辦事畢與學官亦學射朔望如式行射禮八年四月改每月上下旬各習射三日二十五年重定射式朔望以提調官主射永樂三年七月奉 旨榜示申明習行虞虞廢不講狀禮部定到圖式儀註尚可致也射式凡官府及學校朔望於公廡空閑處習射凡射射鵠正南北向凡置射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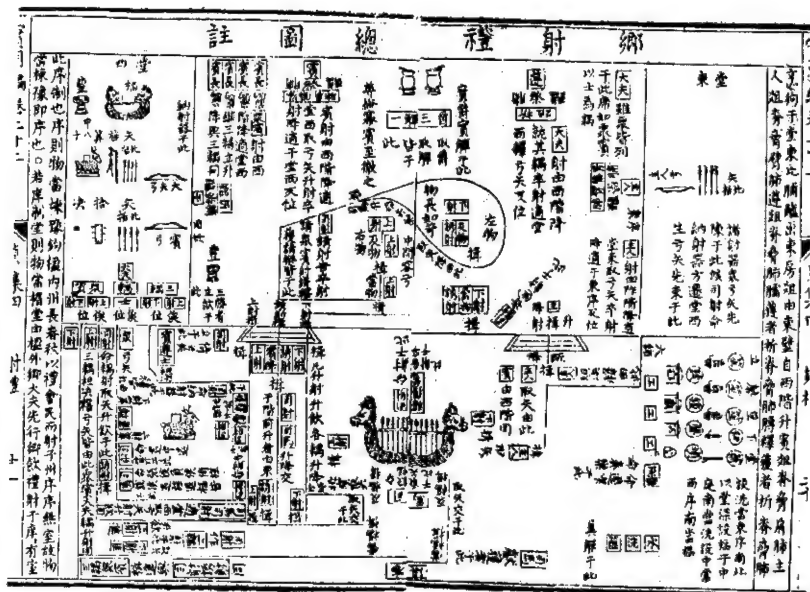
於三十步後累加至九十步凡射各以長官為主射凡賞酒中的有三爵中採用二爵凡司射必自下而上射器狐鵠一布鵠二兕中一鹿中一算以十耦為率用八十籌盛一桶二容一旗每容後各六赤一采一青一白一黃一黑一弓矢案一弓矢若干爵案一爵二射職司

實用續卷三十一

射禮

十八

官前推引詣司射器前取弓矢畢引復本位司正執筭入立於中後請射者詣司射曰請誘射引司射二人耦進各以三矢指腰帶右以一矢挾二矢明年長者為上射年幼者為下射上射先進詣射位向鵠正立發矢司正書中投筭置於中或副司正書中執旗者舉旗應之上射射畢退上於旁讓下射者詣位發式取筭書中舉旗悉如之請射者俱引復位收矢者收矢復主射者司正取所中筭請射者次請士民俊秀射次請官員子弟射次請品卑至品高射其就射位發矢取筭書中舉旗收矢復位俱如前式既畢司正副司正各持筭白中於主射官司爵者酌酒授中者飲訖請射者請屬官以下射俱畢仍奉弓矢納於司射器還詣正官主射前揖而



人數則主一賓一遵一士一衆賓四僕一司正一司遵
 一司爵三主解者三司脯醢十八司俎八司洗一樂正
 一司鐘一司鼓一司琴一司瑟二司笙三司和
 一司簫一司壎一司歌六司席一三耦六司馬一司射
 一獲者一張侯二約矢四司扑一司福一司中一釋獲
 者一司算一司豐一司解一代賓主等執弓矢十六人
 通贊二引贊四糾儀二器數則尊一有象尊以助
 所以禮尊二壺一酒一酒一酒一酒一酒一酒一酒一酒
 二爵八爵受一升上兩極名止賓解五升以角為之
 尺爵八爵受一升上兩極名止賓解五升以角為之
 寸爵八爵受一升上兩極名止賓解五升以角為之
 刻爵八爵受一升上兩極名止賓解五升以角為之
 廣尺一寸不可改也今射禮周房祖周制也以木為

都試法

洪武二十一年春正月詔五軍都督府分天下都司衛所軍士爲十班自今年八月爲始輪次赴京投試武藝其法用竹木製二、三斗力弓箭去鏃用線綴於箭端分朋演射。又於教坊內用絕表地兩界相去十丈餘軍士馳馬於兩旁對射三箭射畢於馬上兩兩相比角皮骨朵較畢射牌牌高大與人齊射一百步外步兵皆如其法惟不棄馬凡操練務在弓必滿射必中角必勝有不如其法及不開習者罰

九射格義

程敏政書復明仲先生足下。昨於史館談及歐公九射格義足下以區區之說爲新意而謂已說得歐之心。當

實用編卷二十二

貞集四

射禮

廿四

時未有以應也。歸而思之於鄙意有未詳者。區區之說以謂置侯於此。獲籌於彼。探籌而射於侯上。落而視之中者。欲不中者。無所罰。足下之說以謂人各當侯之一物。而後探其籌。值所當者。欲不值者。無所罰。蓋鄙意以侯與籌必相須而不相離。足下之意判侯籌於兩途。而置侯於無用之地。由此意推之。則人當一物而侯可廢。此足下之說。區區未詳者一也。歐公此圖題其名曰九射格。格者局也。而今之爲格與局者。有樺蒲有彩選有手談。有象戲。此之所謂格者。猶彩選之格。樺蒲有彩選有戲之局也。此之所謂籌者。猶樺蒲彩選之嚴。手談象戲之子也。擲骰於格之中。行子於局之間。蓋必然之理。使如足下之說。則是舍格而擲骰。外局而行子也。則投盡

與此格皆和射之義。以立法樺蒲以射侯。亦由引鏃以貫準。操矢以注壺。豈可置侯於無用之地哉。此足下之說。區區未詳者二也。足下以歐所謂九侯。虎居上。熊居中。鹿居下。鴈免魚居左。鵬雉棲居右者。正射賓相當之次序。此尤不可通者。蓋物必有則所謂上下左右者。乃造物始之制。云爾。豈射賓相當之次序哉。夫長筵廣席之上。則令從者奉格而前以就賓之探射。小飲圍坐之際。則安此格於席心而奉之。時不可傾側。安置之處。必有定向。則上下左右實立法之當關。此足下之說。區區未詳者三也。歐所謂皆置其熊籌者。蓋懼賓之易酣也。故曰中則在席皆飲。或用之。則亦有射中與否之時。審如足下之說。盡探其籌而總較其飲。則二十七

實用編卷二十二

貞集四

射禮

二十五

十在坐必有三人得熊籌而在坐者既有射中之飲。又有三中熊之飲。探之間飲三爵者皆是。而飲四爵者過半。吾恐古人不如是之酣也。此足下之說。區區未詳者四也。凡足下以區區之說爲新意者。考之於歐。爲頗合。故以書告於執事者。夫格物致知。學者首務。惟足下舍己從人。以衆歸一之論。則他日尚有大於此者。就正於有道也。

軒貽臣馮應京纂輯

休寧臣戴任校正

黃梅臣瞿九思編次

御學

管聖人取象於隨服牛乘馬而御道與馬舛殊之並置
濕馬上之風熙洽之時懼懈登濟之志故復生髀肉漢
宵以之與態不能跨馬梁臣艱於過亂經營四方胡可
廢御也哉

太祖功成治定禮備樂和而學校事經之餘復以御分科
棘園得雋之後復以馳試士其規模誠遠而後乃漸湮
也記稱能爲人臣而後能爲人君親御之士有所尊也
實用編卷二十三 貞集五 御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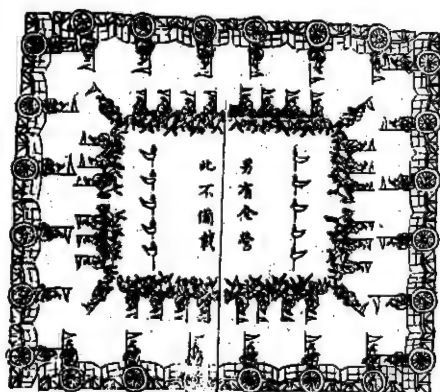
亦有所使也亦有所尊臣道也亦有所使亦君道也取兆民
者成上帝之能馭六馬者成丈人之言大舜不窮其民
力造父不窮其馬力道一而已矣古有五御鳴和鑾疾
徐之節逐水曲周旋之節舞交衢折旋之節適若表作
止之節逐禽左驅逆之節皆以車言耳今引重致遠推
堅陷陣車之益豈遠古哉自御法久遠並乃號車爲駟
揚而驪場之用以徒以騎至貴富者水乘舟楫陸乘肩
輿卽馬亦罕習或談及不虞之備則以杜預終身不跨
爲解夫學者學孔子非學杜預也胡未得預之長都安
預之短可乎經有之御得其道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
其道天下狙詐咸作敵惟馬亦然並國有千里馬食之
不盡其才遂老於鹽車亦有蹄鳴而暴走者得人駕馭

之不至爲棄乘至誠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寧獨聞於
馬哉曾聞有素親學如組法與心應物與人適比之馮
虛御風乘龍御天不越執御間而宣尼之道在是矣應
京遭際承平乘款段遊坦途稍遇斷泥卽難控轡嘗自
號曰御六而缺一何以稱將道文而遺武何以稱志故
論次車馬之事以告學者無若爲生儒云爾

勝斯時也車固爲勢也不用可也若夫承平恬熙之餘
百不知前胡寇內侮非守何以爲策非車何以爲守不
微達引卽以我國初兵勢視今日何如也
高皇帝命將四征而漢南肅清文皇親駕六征而對海
遼遼斯時也守在四夷邊難不備無警也而何談於車
至後則不然正統己巳之役王師一十萬騎覆於土木
近日邊臣報套亦以數萬騎敗於花馬池是皆不知承
平時勢之空守而不宜於戰不知禦伏之宜車而不宜
於騎以我所短角彼所長一敗塗地無救也使二役也
有車爲拒長短兵夾輔之虞焉豈能近輕車以衛之虜
馬將退夫豈有此禍哉悲夫一時謀臣不知出此也愚
備徵今古而灼知車戰爲守邊禦狄之長策不容於已

故首陳之

車營圖 伍小只載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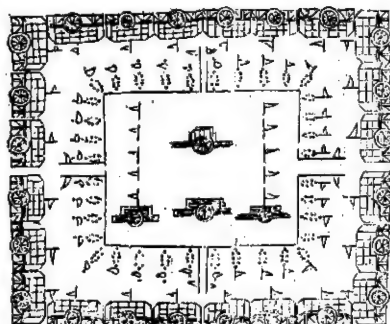


往胡虜鐵騎數萬衝突勢銳難當我軍陣伍未定輒爲
衝破衆勢蹂躪至無孑遺且虜欲戰我軍不得不戰虜
不欲戰我惟目視而已勢每在彼故常變客爲主自威
繼先創立車營汪道昆會題以十座爲額每座戰車一

新刊本卷二十三

自集五

圖學重輯



百大九套○六十鐵百子旗城
 六龍馬六聚百二剪六鐵一四
 十七二百管四百一十一百面
 復百十四一十斤百把千六○
 ○二箇十萬門○六○四十百
 夾十○箇九○知十鐵百面總
 環根火○千釐子把銀四○設
 掃○純火二枝一○一十金旗
 筐銅三聚百六萬四百門鼓十
 八鐵千三箇百六心六○一六
 十一二千○四千送十鐵刷面
 箇百百八鉛十箇子把門○○
 ○六根百子根○一○三牌車
 草十○四聚○火百露百部正
 銅口鉛十六錫純六起二鐵旗
 八○子斤百壹八十一十一人
 十木標○四六百根百根百十
 口桶一鉛十百根○六○六面
 一十子箇四○大十鐵十○
 六一○十鳥聚把純龍隊
 副十箇純三○一○總

圖車輕

圖車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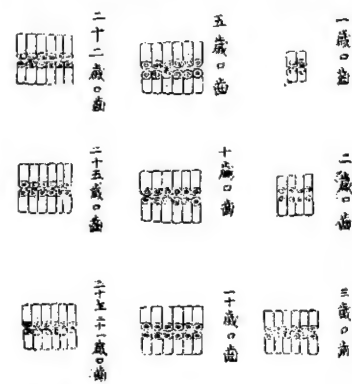
兵車圖



輕車每輛重二百斤以上

只用向外面一箱即偏箱車也每輛重六百斤以外

齒圖



夫齒之山者
壯精為本始
有為骨其精
為齒一歲至
二十五歲齒
之生自白不
三十歲齒俱
平無鋒牙亦
無力矣
夫齒者助力
之精初五年
或一節應生
數五年一
節十年而終

實用編卷二十三

角集五

御學

十三

三十二歲說

一歲成齒二歲成齒三歲成齒四歲成齒五歲成齒六歲成齒七歲成齒八歲成齒九歲成齒十歲成齒十一歲成齒十二歲成齒十三歲成齒十四歲成齒十五歲成齒十六歲成齒十七歲成齒十八歲成齒十九歲成齒二十歲成齒二十一歲成齒二十二歲成齒二十三歲成齒二十四歲成齒二十五歲成齒二十六歲成齒二十七歲成齒二十八歲成齒二十九歲成齒三十歲成齒三十一歲成齒三十二歲成齒三十三歲成齒三十四歲成齒三十五歲成齒三十六歲成齒三十七歲成齒三十八歲成齒三十九歲成齒四十歲成齒四十一歲成齒四十二歲成齒四十三歲成齒四十四歲成齒四十五歲成齒四十六歲成齒四十七歲成齒四十八歲成齒四十九歲成齒五十歲成齒五十一歲成齒五十二歲成齒五十三歲成齒五十四歲成齒五十五歲成齒五十六歲成齒五十七歲成齒五十八歲成齒五十九歲成齒六十歲成齒六十一歲成齒六十二歲成齒六十三歲成齒六十四歲成齒六十五歲成齒六十六歲成齒六十七歲成齒六十八歲成齒六十九歲成齒七十歲成齒七十一歲成齒七十二歲成齒七十三歲成齒七十四歲成齒七十五歲成齒七十六歲成齒七十七歲成齒七十八歲成齒七十九歲成齒八十歲成齒八十一歲成齒八十二歲成齒八十三歲成齒八十四歲成齒八十五歲成齒八十六歲成齒八十七歲成齒八十八歲成齒八十九歲成齒九十歲成齒九十一歲成齒九十二歲成齒九十三歲成齒九十四歲成齒九十五歲成齒九十六歲成齒九十七歲成齒九十八歲成齒九十九歲成齒一百歲成齒

馬書

周卿楊時壽曰古有河圖者先儒指其時則天地泰和
並則聖人在上地則河洛土中是以陰陽精純之氣鍾
於龍馬而龍馬心稟理數運行臟腑脉絡肢節骨肉形
於背之旋毛五十五圈陽白左旋而順陰黑右旋而逆
若圖畫狀古以為瑞為靈義皇則之畫為遂作萬並文
字之祖周三聖演易乾象馬剛健偶陰坤象牝馬柔順
從陽遂別兩儀生成之類周禮馬五物象五行五行各
一其性乃自校人下牧政隨性而盡馬性盡而人物可
推運昭兩間化育之效周官公論道喪理陰陽弘化
實亮天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凡天地間陰陽
氣化安祥鳥獸先得馬行地承天施獸中得之更先能
實用編卷二十三

角集五

馬書

十四

調樊弘亮節書德周有災為我成若而馬成者更
先則域內順治有微勞或外方有警司馬以師平之遂
顯四方寧謐之治衛文騄牝三千魯傳駒駒牧馬詩人
本於塞淵無邪心思遂顯一心學牧之政是故心政一
而馬豐登載記問國君之富數馬對者以此心政二而
馬虛耗五行志為大瘦或天去其備而危亡隨之者以
此此志一動氣氣類感召不得不然此非明於天地陰
陽之故者弗能與此使使惟漢臣丙吉近之乃獨舉鳴
牛而遺民則偏舉失序歷代並主皆以意智才力為政
以戰伐言馬心之一二馬之登耗隨時而異而收制則
官民兩者官牧較民牧誠優乃流弊不察其害亦均難
乎其論詠矣我

聖祖作述以武功定天下觀聖廟庭察廟俗占放類族類

占中國皆以馬之多寡卜強弱乃極重種馬即兩畿捕

或徵駒備用數十餘萬以示強於虜亦俾民享利代賦

且自作武衛亦若類於民牧而政善民不擾馬幾盛於

前代其後更迭令繁牧馬為要書專乃政務民授主事

者忽議革而馬數耗矣余久山居讀周禮月令前史而

知馬固有政惟其人舉先令執事南北問寺嘗預聞其

政思替之人有善養者張嵩威毛仲而今則郡邑隸寄

事有善相者伯樂九方臯子與而今則僕苑寺監印事

有善御者王良造父而今則將領練取事三者得人而

望明在位心政純一將俾天地呈瑞陰陽致靈人物安阜

馬日登豐自此治臻寧謐故在化育猶見生成益於河

實用編卷二十三 貞集五 馬書 十五

復出國安得增古之道而今則不可復觀哉余乃取孽

牧諸集篋中籍記彙為馬書用式祇事者執此焉政斯

舉亦可得起識於驥黃牝壯之外如其能求諸外也可

以與於天地陰陽之故明其故者之於治於道也節在

於乘御間矣 周禮

戎校校有左右驛馬三良馬之數驛馬一團八龍一師

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駁夫馬四匹則一團八龍一師

驛馬也驛馬驛馬一駁夫馬四匹則一團八龍一師

驛馬也驛馬驛馬一駁夫馬四匹則一團八龍一師

驛馬也驛馬驛馬一駁夫馬四匹則一團八龍一師

驛馬也驛馬驛馬一駁夫馬四匹則一團八龍一師

驛馬也驛馬驛馬一駁夫馬四匹則一團八龍一師

驛馬也驛馬驛馬一駁夫馬四匹則一團八龍一師

驛馬也驛馬驛馬一駁夫馬四匹則一團八龍一師

驛馬也驛馬驛馬一駁夫馬四匹則一團八龍一師

驛馬也驛馬驛馬一駁夫馬四匹則一團八龍一師

驛馬也驛馬驛馬一駁夫馬四匹則一團八龍一師

驛馬也驛馬驛馬一駁夫馬四匹則一團八龍一師

驛馬也驛馬驛馬一駁夫馬四匹則一團八龍一師

驛馬也驛馬驛馬一駁夫馬四匹則一團八龍一師

驛馬也驛馬驛馬一駁夫馬四匹則一團八龍一師

驛馬也驛馬驛馬一駁夫馬四匹則一團八龍一師

驛馬也驛馬驛馬一駁夫馬四匹則一團八龍一師

入馬乎常以爲毛輪與附受之日滋養之思也分之外死者
 其外者每以之奔外輪二十行邑不任任之思也分之外死者
 遠近而奔其外輪二十行邑不任任之思也分之外死者
 精血充大則火炎其外輪二十行邑不任任之思也分之外死者
 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辨四時之居治以聽
 駁夫良馬以爲五路者皆馬人欲使之馬也
 之月不知其驥之良也雖五路者皆馬人欲使之馬也
 均知以行理其驥之良也雖五路者皆馬人欲使之馬也
 前之八月以役後說謂六者休之月以役後說謂六者休之月
 養疾馬而乘治之相質而藥攻馬疾受財於校人馬死
 則使其實粥之入其布於校人鄭氏曰未謂實粥乃治以發
 已故馬者以藥爲用相而至於馬也非決然也
 實用編卷之十三
 乃至於人說非也而有信至不信職言非也
 受財於校人說非也而有信至不信職言非也
 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禁牧仲春通塗掌其政令凡
 田事贊焚萊禁人牧馬得便牧也雖有水牛馬羣之屬
 萬物以分牧時可合牧馬之批批以散以養新草中春陰陽之交
 虞人掌十有二閭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馳攻駒及
 祭馬祖祭閭之先牧及執駒駘馬耳圉馬通音又音
 刀馬祖祭閭之先牧及執駒駘馬耳圉馬通音又音
 血也詩曰駉三歲曰駒駉謂始生者謂之有政使馬年盡壯
 者閭之牧先牧後牧制閭者也教馬耳以次拾駒制其耳齒
 運動年閭不復繁也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
 以上爲騾六尺以上爲馬九尺以上爲馬十尺以上爲馬
 選其馬不應其選者天子五路之制不駕缺人龍馬不
 入又以上則以備天子五路之制不駕缺人龍馬不

牧政

太祖欽定馬政拘文八款

一馬料煮豆熟務要涼冷多用料水與舂拌勻方可餵
馬不許熱料餵養飲水單緩緩牽行回轉約有五七里
伏後趁空開沙土地上隨意睡臥不許在槽拴繫不便
一春生發時月或馬十四匹或二十匹或三五十匹隨
赴水冲便利去處晝夜放牧如遇炎暑蚊蟲水發時月
務要馬赴高阜無蚊蟲水去處牧養每日午間趕樹
陰下歇涼無樹陰處搭涼棚歇涼夏天炎熱辰時飲水
一次午時飲水一次至晚飲水一次春秋冬月已時飲
水一次未時飲水一次每月二十日或半月一次將鹽
水餵馬匹亦不許與牛拴繫一處餵養 一如是馬

實用編卷二十二

畜養五馬書

二十二

頭家內生畜不駐許令人戶議和於生口旺相貼戶家
內看養務要置立馬房馬槽地下不許用磚石墊砌常
川掃除潔淨不許縱放雞鴨等畜在馬槽馬內作踐
亦不許梳篦頭髮馬誤食了生病 一兒馬春間產牧
時月務要加料餵養肥壯照依原搭配定驛馬依時
益定駒如果原關兒馬軟弱不堪著令民人另尋好壯
兒馬產養但有益過驛馬只將原發兒馬產養再許
將其餘兒馬混雜花養定駒不便 一府州縣置立印
信登文簿與管馬官吏收掌躬親視調逐日查過次
定駒日期明白於子驛馬格限內逐日仍填寫以憑
稽考比較令羣長各一體置立羣簿附寫比較每年
正月二月三月趁時羣養定駒并買補日期亦於簿內

附寫明白夏天炎熱時月須用天氣晴明清晨晚天涼

後羣養若益過三五次却停歇三五日再用兒馬羣養
若果驛馬打踢不受羣養方是定駒其驛馬先須吃料
後方可飲水不許餵養麥精黍稷雜糧并淘米泔并一
應污水餵飲落駒不便 一補領或草生三歲驛駒照
例每兩年納駒一匹永為定例若虧欠馬駒務要買補
相應馬駒還官照依原搭配定驛馬依時月務要加料
餵養三歲兒駒羣養驛馬不得定駒即用大兒馬羣養
一管馬官吏時下鄉提督看視馬匹要見定駒若干
駒若干重駒若干明白附寫印信文簿候本寺官出巡
比較正月至六月報定駒七月至十月報額駒十一月
至十二月終報重駒但是新羣養者只作定駒 一按

實用編卷二十二

畜養五馬書

二十二

古書內馬初生無毛七日方起號為龍駒仰各該官吏
著令養馬人戶如有孳生馬駒生得奇異不與眾馬相
同者如法用心看養明白申報
文皇初詞二條永樂三年
初監苑曰凡監苑視其地里廣狹為上中下三等上苑
牧馬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苑有圍長一圍長
率五十夫每夫牧馬十四匹
甘肅寧夏總兵官曰今設苑馬寺以廣孳牧每寺統六
監監統四苑寺置御史少卿寺丞監置正副苑立圍長以
率牧馬之夫春月州長縱馬於苑迨冬州枯則收飼之
今先設四監爾處應有牧馬宜分配與之凡回回驛粗
以馬至者或全市或市其半此馬則盡市之以給四監

其監之未設者即按視水冲便利可立處遣人以聞與政事其加意精思有可行者悉宜條奏毋有所隱

欽定條式二

一滿歲七歲以下三歲以上尺數四尺者爲上等三尺九寸者爲中等三尺八寸爲下等七寸者如果羸壯無鞍瘡痼病者姑准驗收冊內卽填上中下等第七寸以下者終是矮小不收

一應息二分者作堪兌一分半者作備兌一分者作不堪或花色或鞍瘡或痼病或作踐度損有鞍瘡者仍係騎坐駁載所致皆不用

隆慶年間馬政疏畧

修馬政在盡收養之宜百姓養馬四時之中惟夏秋之

實用編卷二十三

頁集五

馬書

二十四

月爲易而冬春之月爲難夏秋天氣和暖水冲牧放隨宜休息無凍害之苦比至冬月春初水涸風烈氣寒無收養之便在家料易料之儲備田畝有所入貼戶有所資而官司查點未及目前之凍餒方設雖坐視其馬之羸而有不恤者亦其勢然也甚者人尚無食何以飼馬人尚無居何以獲馬故馬之倒失惟寒冷之月爲多一歲之中自十月以及二月於此數月而能善其餵養保其應息則一歲飼牧之功思過半矣臣請倣古監牧之制而爲國轉餵養之法州縣附城擇寬闊空隙水冲便益之地每馬二百匹或三百匹爲一苑每馬三匹爲一廠自十月起至二月各養馬戶通令在廠餵養霸州文安曾有行此法者一二歲間馬匹應息異於前

但以一時州率未有定制官離任而政卽廢也

牧地議

永樂年間官設苑監之法更設牧酌經理量擇郊外豐曠之場分簡營軍之善騎馬者率馬而時牧焉官備牧料列廐積槽隊長獸醫如法調其水冲適其遊息官每較馬肥瘠以示勸懲操時定等牧時別料豐其良健而汰去其羸劣諸督牧長帥亦必以馬肥瘠示勸懲

馬種議

太僕寺志顧存仁考丘文莊云自庚戌以來中國馬不足往往與戎狄互市然多費財用而實無益於用東南渡以後失中原宜馬之地而所育以爲戰騎者求於西南幾蓋有不得已焉者今盡全得中原之地凡西北高

實用編卷二十三

頁集五

馬書

二十五

寒之所宜馬之地皆爲吾所有苟制置得宜牧養有道典掌得人又何患乎無馬乎患無其人耳宋李覺言於太宗其說亦如此然今馬常患不壯以無善種當必取之戎夷而楊文襄公乃謂得西寧洮河等衛茶馬爲之以給軍騎採周濟邊用以之作種則風土具宜羣牧多損余恐不飲唐初得突厥馬而開元之馬以難胡種而益壯陝土風氣與唐近豈有不宜若丘公之論施於中國馬盛之時則不可易矣夫馬必有種並稱青海驪馬日行千里蓋乃得波斯馬種云

齒歲歌

你牙無宛名街口四歲當門頂二牙四齒並生幾五歲六週肉齒一齊北七歲邊齒纔成白粉二區目八歲除

方一區方呼九歲黑盡齒存下盡家黑區咬破方十歲

十一上齒犯中花二十三十四歲上中四齒盡皆差

上下黑區俱咬破十五十六正堪誇下六黃斑中齒白

十七十八定無雙槽驢若咬二十歲白現黃平不四牙

下白上黃分兩樣二十二載度年華良馬歲當四六數

黃斑添白上中花上下黃斑俱已白三十歲數更運加

此是認馬不易方請君若眼莫敢差線云齒乃骨之精下咬平雖有餘乃而齒者行力依其齒無可考也但骨氣平或有不三十歲區俱平而無餘乃者雖能食亦無其力也是故耳

相良馬實金箱

三十二相眼為先次觀頭面要方圓相馬不看先代本

一似惡人信口傳眼似垂鈴紫色鮮滿兩凸出不驚狀

實用編卷二十三 頁集五 馬書 二六

白鑲貫睛行五百斑如撒豆勿同看面若側整如鑲背

鼻如金盞可藏拳口又須深牙齒遠舌如垂劍色如蓮

口無黑鑲須長命唇似垂蘭蓋一般食槽寬淨頰無肉

咽失平而筋有欄耳如楊葉裁杉竹然骨高而軟不堅

八肉分而彎左右龍會高而上古傳項長如鳳頸彎曲

鬃毛茸細要如綿鬃高膊闊搭風小腰高胸闊脚前寬

膝要高而固似拘骨細筋脆節要攢蹄要圓實須卓立

身形充闊要平實筋骨骨少而須堅密非鞍肉厚穩金鞍

三峯鑲鑲須藏骨卧如猿落重如山驚鼻曲直須停穩

尾似流星散不連骨筋大小須勻壯下節攢筋緊一錢

羊髯有距如難距能奔解走可行子已前貴相三十二

萬中難選一俱全

相馬實金箱 七

三十二相眼為珍次觀頭而要停勻相馬不看先代本

亦似盲人信步行眼似垂鈴紫色浸睛如微豆要分明

白鑲貫睛行五百瞳生五彩壽多齡鼻紋有字須長壽

如火如公四十春壽旋頂門高過眼鬃毛茸細萬絲分

面如剝兔腮無肉鼻如金盞食槽橫耳如楊葉根一握

項長如鳳似雞嘴口又須深牙齒遠舌如垂劍色蓮形

口無黑鑲須長命唇似垂箱兩合停四大三高兼二小

雙長兩短一灣平瘦見肉而肥耳骨現而不離聽無驚

八肉彎而分耳後龍會高而上古聞牝驢不育偏多驟

驢驢蹄留善能奔首鈎項曲三峯穩筋寬骨細四蹄輕

髯高應廣平弓手背寬膊闊小槍風頭長腰短雙兒大

實用編卷二十三 頁集五 馬書 二七

腹垂腰小逆毛生蹄停寸緊蹄堅實膝高節近骨筋分

肋骨彎而須緊密排鞍肉厚穩鞍輪腎袋小藏如吊殼

裏囊垂大若懸鈴燕骨隱微三山小胯似坐後大蹲

尾似流星須放細鬃鼻曲直汗澤深骨筋大小須勻壯

身形充闊要寬平已上毛骨皆是駿選將驚逸細雜

腰回脊弓為致遠鹿蹄蹄能奔白首黑身須可忌

銀崇玉項不須欽破臉狐蹄真未吉耳白腰花實是凶

流鼻竇項休休美沙睛環眼要高橋面短骨槽真可惡

眼深無肉不堪親槽微口淺多無食飽蹄大實熱行

毛殊旋席休誇貴寸長跪軟莫稱駿背直尾高休言美

耳大頭肥不足飲羊睛象目遙無力猪勝駝腰不苦奔

龍頸突目天火快鞭頭鹿耳號離風孔中筋現非常相

目有重瞳。子規輕溺而似犬。真難得耳。毫一尺值千金。
初產無毛。稱龍子。骨角雙生。亦號龍耳。微一寸行千里。
溺過前足。半前程。羊鬚有距。馳三百距如雞爪。日十程。
已前真相分明。載古典流傳萬世。遵一還將至不惡。齊
篇前錄
皆善相

略相曰耳小根一握頭長鼻要寬能行三百里解立四蹄攢一臆前雖闊偏眼喉腹須平項長筋骨促尾骨短爲精二鹿耳天狹快犢頭第一強蹄輕腰又短伯樂亦稱良三鼻上紋王字目中青暈侵雖狹有筋骨更要汗溝深四初生無毛者伯樂號龍駒七朝方始起千匹也應無五近者難似小遠望却成高要知深有力腹上逆

貞集五

馬書

十八

生毛六蹄大蹄又軟腹圓更腰長行時無步驟何必問
孫陽七口淺不能食服深多咬人猪脰難任重焉堪致
遠行八要知有壽馬唇慢口方停好是如羊目驥良壽
亦長九不在如龍狀近風號古來目前毛骨駁未可比

毛病曰頂上如生旋有之不用誇環錄不利長所以號
騰蛇一後有喪門旋前兼有挾屍勒君不用驚無事也
須疑二牛額并銜謁非常吉長多古人如是說此事不
虛歎三帶劍渾小事喪門不可當滴淚如入口有福也
須防四黑色耳全白從來號孝頭假饒千里走奉勸不
須雷五背上毛生旋驢驛亦有之只惟鞍貼下此者是
馳脫六銜謁口邊銜時間謁必逢古人稱是病焉敢不

言凶七眼下毛生旋遙看似淚痕假饒飽也病無窮
妨人八毛病深知害妨人在不占大都如此頭無禍也
宜嫌九橋耳聾鬚項雖然毛病殊更若兼鬚眉有官不
如無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貞集五

三九

漸羸七逆學新醫者還知此事難將鍼宜淺刺方便更須端上凡鍼六脈血不往苦令多移時若不止傷損返如何九有病何妨療無傷血莫鍼近來愚學者此意未知深十

肝病曰一切眼昏癢皆因熱所傷。莫令肝臟冷。淚出難當。一黃風有赤脉。白睛惡。侵時須抽眼脉。血救。毒有功能。二烏風起。肝臟忽急。便青。青便是通神。妙除。非解。擦睛。三有瘡多。須淚。無令冷藥。多細辛。并地骨。犀角。決。明。和。四外障。須磨點。黃連。最能。馳。烏。魚。骨。頗。妙。帆。莫。用。珍珠。五欲。療。光。令。淚。仍。須。使。子。肝。肝。風。圓。蔚。好。去。淚。得。睛。寬。六不可。全。憑。藥。時。間。亦。用。錢。額。抽。口。鼻。血。熱。點。勿。令。侵。七肝病。眼睛。病。眼。昏。并。有。風。發。來。時。生。蠶。蟬。灰。

神功八環睛難為病侵睛多即驚月中騎亦懼雲內史
同旨九幸熱傳肝賦魁贏也易推奈何雙目暗得最也
何時十

醫候曰欲知看口色春季忌於青若似秋時候醫之必
得寧一夏病不食艸口中赤色深莫將為熱熱熱病
難尋二秋病口中白時時喘急氣於中帶黑色肝肺恐
慮無三冬季口中黑醫之必不登臥驚雖有已望退也
無緣四大抵怕青黑兼受喘急氣神功也不救遲治氣
全無五肺病多方療心傷驚骨抽目前雖得効已後發
無休六鼻內出膿血如加氣轉抽並連背硬何用更
開喉七肺病休疑冷腥腫不可為但將涼藥療莫使小
豬脂八天門還治肺地骨也醫肝心熱黃芩妙人參性
實用編卷二十三 頁集五 馬書 三十

不寒九前面熱未退腰膝却行還是熱須醫熱少將冷
藥醫十
起卧曰脾寒令肉顫胃冷吐清涎但鐵脾上穴暖胃藥
為先一撲尾寒唇痛起卧四時難頻頻腹上冷熱氣
相干二起卧無時度指身似狗蹄腸中如糞結已豆最
為珍三若作如斯候切在細推尋如逢腎脉上多應腸
入陰四識得尋常病便須用橘皮枳椇為第一蔥酒最
相宜五止痛當歸妙牽牛芍藥和生薑宜刺使滑石勿
令多六治脾人間妙鐵脾第一功目前兼惡急氣脉當
時通七尿血還緣熱風虛結為素尤能治瘧通利大
黃奇八忽傷糞如水赤黃氣急腥臭醫能用藥口色怕
微青九若還還艸料腹中虛氣鳴大似膨突候脾家氣

不勻十

瘡曰有傷即為急無傷呼為慢先鐵喉脉血亦須先
出汗一尾獨過身硬耳腎閃骨生此風從後傳暖處勿
吹驚二病見從前得斯須便過關大風烙最妙入口下
應難三四脚難移動一邊汗出微口中時吐沫見此莫
生疑四不獨如斯狀忽然後脚遲盡知呼脾冷卒急也
難醫五不是藥皆治病唯風卻要蛇防風并半夏最急是
天麻六治瘧皆惡藥就中風也難七朝疑似退火烙大
無端七歌汗風饒寒為瘧急藥多肺風多措擦疥癩即
相和八花蛇及乾蛇亦瘧風旋風烏頭勿單使麻黃更
要考九有風切忌驚角耳最為精漢椒并附子相合耳
中傾十

實用編卷二十三

頁集五 馬書

三二

筋骨曰脾痛緣腎苦蹄傷敗血攻痛時鐵且砂蹄損火
能通一膝骨難任痛行時脚失多無端鐵脉血得効也
蹉跎二子骨連蹄痛多應是物傷烙蹄蹄不發漸漸骨
開張三失節交頻鹿筋黃水成假使用火烙滑石鐵
長盈四但是筋骨痛皆因傷損為於中視子骨未後不
通醫五食槽服雖路多緣脾病生胃調加吐沫用藥効
能成六小路骨若痛牽連履起疼欲鐵須得大用藥更
持鋒七油池葛鼻骨服時不在鐵若登并紫葛巴豆最
功深八附骨侵於膝走踈多饒失火烙煮還籠藥消為
第一九筋服用猪腦冷藥要純壯細辛并菜末未醋及
生薑十
療黃曰躁悶急嘶輕此即是心黃先須用火烙時下得

安犀一黃芩忽腫硬未可用鍼鍼須使消黃藥無令病所侵二偏次黃雖少遠緣精熱成常門此五臟根向肺中生三喉內若生黃此病實難當藥但少効向裏結成囊四急慢腸黃候患時俱一緩慢時一月多急則當時間五腎黃腎脈腫積冷致如然還須燭膜上以此出頑涎六水黃連帶尿虛腫在皮膚先用火鍼治消時膿出餘七腫黃不用鍼至藥妙能深滑石并葶藶皮使府金八驟馬綠風熱因此作疔黃藥敷駒匣切恐結成囊九一切黃虛腫多緣精熱生宜抽喉脉血諸毒不能成十

瘡漢曰竹節瘡瘡骨錯亦難當若塗先用洗欲使洗鹽湯一貼瘡須用藥艾炙且令焦乾盡將入內根出始實用編卷二十二 貞集五 馬書 三十三

方消二疔瘡生眼畔疔血化為赤即漸侵於腦和睛變作膿三口內忽生涎心臟熱如然有瘡須用藥包藥使綿纏四肺毒若生瘡醫之要肺涼貼藥雖宜洗可用甘草湯五斷疏綠風血燥跡亦一般瘡者葶藶子貫衆及黃丹六冷病綠草結膿多瘡口寒乳者并附子貼此始應着七疥癬深秋狂爪瘡盛夏多都綠風血聚此瘡癢踞八血躁連踞腫筋風血作腫與黃鶴風妙能殺此般重九一切破損瘡勿令口自傷瘡難治應客風須是防十

齒歲曰齒有數較者教伊識不妨莫言為小事識得大賢良一黑白一齊全生來始八年中間初似破十二歲無偏二齒如十二月野牙泉四時二十四氣足伯藥始

為觀三四齒不曾退年已只似駒但看邊畔者咬得白還珠四駒子生馳齒嚼之必不勻直饒齒小區白也多平五向南馬齒口野放咬山多區白雖先破莫言齒歲過六黃區將欲盡黑白以全無上下齒更展十二歲應餘七野牙初出肉俗言五六春至老或不生須憑區白真八野牙無可定驟馬不曾生若憑為端的休言此是真九有壽三十歲筋骨一依常雖然能走驟爭如少年強十

太僕寺辨驗式

馬有良石稱善惡稱良善者諸相法具矣否而惡者前三十二相寶金歌王良百一歌畧具之乃太僕寺驗印俵寄騎操馬數款則獸醫家口傳以為式即或未備亦實用編卷二十二 貞集五 馬書 三十三

有可以辨類而辨者一辨口齒一辨腮息一辨毛色一辨蹄足一辨行走一辨鞍瘡一辨瘡病齒歲內有錯區老馬混為角區缺者腮息內有以藥發腫者毛色內鼻梁上有白毛寬者名孝臉又名玉臉窄者名綠臉又有紅沙係赤馬栗駒為有白毛是紅沙馬者又有身黑耳全白者有旋毛謂之惡旋臨時辨操為喜旋者于蹄足內四蹄有一白名孤蹄者行走內有蹄大跳款行名舞蹄者鞍瘡內有駝負重載所致指為黃瘡瘡之可待瘡者瘡病內有熱癰有生瘡兩可疑似者是皆否者所當辨也若一有于此不能辨操不足戰戰而其內當有甚惡如寶金歌百一歌所稱凶害者又所當慎辨也安可專以齒尺臆息問如式還曰姑存之也哉乃若藥應之

說近印馬南昌劉柱史題稱該本寺樓靜查覆有奸狡馬戶解依取寄時利於速脫用藥發騰民軍素愚者為其所欺利其應壯而收之有隨警者有可度二三月者亦謂有藥可解者雖存亦無氣力難以負重所當禁懲若收之又縱之則係民以之累寄民寄民以之累允軍相因害也惟在于驗印時以四時相口之法預辨之又視其脉色無浮濡又在辨其所樂之應損何臟腑即令獸醫驗其所損用藥療之解散之無令久傷顧此奸不可長不可忽要在禁懲于預而已萬曆甲午正月望時喬議

禁京師馬食酒糟

弘治六年太僕寺卿何鍾條陳六事其三言餵養無法
實用編卷二十三 良集五 馬書 三十四

軍士愛養馬匹餵以實草實料其馬始終應壯無他病損有等最徒未開本色則已曾善及開折色徒取自給而惟以酒糟喂馬酒糟性熱而味惡性熱則馬生瘡而傷氣味惡則不作應而損力雖強壯之馬數月之後即致羸損甚者不能喫糟因之而或今在營每把總下馬有百匹者有七八十匹者中間有上應有中應有無應除上應中應聽其自養無應之馬每令把總下各會集一處街巷空地中西二時把總官親至其地照視以熟草輪料餵之一月之間科道官查驗有應息者免其餵養其無應者懲之仍行嚴禁不得餵以酒糟如此則馬不至衰損而軍上知警矣
常調養

馬以土生水食草料不奉調習無法以致腰瘦骨痿養不精故也法用豆一石卓角五挺貫泉五兩同煮熟浸飼三五日一次食後控御行步須放頭平免損馬肺釋脚起臥使不得久立免傷筋骨則馬應壯自無病損此四時皆宜者

乘習

凡乘習一日行二日驟三日驟四日驟五日奔終而復始千里無病遠來有汗揮行喘定汗息去鞍即時放鬆繫於迎風勿近舍若移時方候

牧放

凡牧放春月諸羣趁茂草初應同放牧放至氣候極暖即各歸棚遇盛熱大暑於辰時上棚迎風繫行打首霜

實用編卷二十三

良集五 馬書 三十五

嫩草貼餵至晚涼下棚如雲陰及氣涼更不上棚凡值大風雨即時上棚若遇雪寒苦冷即入暖棚應上棚以白草莖草依時餵抹即當早午晚三時飲水如大暑的度量加飲飲每遇飲馬就便看驗有無病患交點匹數每二日一次專上棚繫行作輪次瓜洗口并眼目背脾令獸醫遍看口色有病者唯唯甚者別槽醫治遠近無番輪兵四人當番隨羣照管不住往來挨撫攪撥驅向無致羣聚立臥務要透風以免承暑生病若冬寒雪壓草苗不可牧放即歸監

養用議馬政碎舉

武備未嘗一日而忘則馬政亦未嘗一日而不講是故有苑囿焉若吾民之有田廬也官為牧馬若吾民之有

原固也有羈勒鸛鷁焉若吾民之有不被登焉也至于人力所不能及則又立祀以主之亦猶吾民之有先農先耨焉者其備如是當是時歌於金華則云騏驎駟駟田於秦則云駟鐵良壯牧於魯則云騏驎駟駟延至于漢猶曰閭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羣何則養之之日多而用之之日少也養之多則力有餘用之少則力不匱故神款其祀民受其福而邦家亦永有終賴焉馬之有益於人國也亦大矣

練馭疏議古有御馬法不傳惟前魏武度側及此

京塞之馬以備騎操戰陳之用平日必時加按勒鞭策俾其練習閑熟乃緩急足倚如止勢牧安佚則血氣凝滯精神散漫馭用難必其不驚駭奔逸不足騎操戰陳

安所倚之是以古有善御之法為是爾近歲庚寅春本寺唐同卿疏古人之練兵也不惟習其人又習其馬一

行陳兵識將意馬識人意雖然自餘于握手攀足之間故所嚮皆先有如目不習旗鼓之容體不習鞍轡之事而以試於敵欲無敗得乎晉惠公與秦戰乘鄭小駟慶

鄭曰乘異產從戎事及懼而變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復果敗劉玄德久不復騎嘆臂肉復生夫人不可不習勞

也而况馬乎今馭法不講而禁騎坐轡處有禁燈花有禁雖有霜蹄不習控御而况其不能禁也徒為下人辦

詐之資而已是以通者本寺議俸寄馬凡負重載則在禁若營伍騎操將用于戰陳者不禁即古御法不傳今

京塞羣將中當或有明陣理得騎法能自教王良造父

實用編卷二十三

自集五 馬書

三十六

之術者訪求之俾之主馭導訓以按勒鞭策之事則練習閑熟必有兵識將意馬識人意所嚮能克者庶幾矣強馬徒實為安操長馱鳥容不講也萬曆甲午正月時

喬誦

古之御馬者歌言春紅游北秋青駕越又言春花紅馬

通淫秋草青馬食肥夫游牝通淫者以春為交接孕育之時駕旌食肥者以秋為馳牧練馭之時此猶周禮月

令語稱之實王政生之以時用之以時對時育物之道也以故馬各適用無有天札顛棄者即霸者亦識此舊

傳秦穆公于仲夏調馬出戰相馬者孫陽曰今時值仲夏炎暑薰蒸疫症大作未敢輕出穆公遂停兵罷戰以

待秋成陽施劑治疫氣諸疾悉愈羣驥望之如雲錦秦

人以孫陽為能後世兵家倣之凡以夏月役馬為不時

乃

國制依取種馬寄養民間謂之俵寄調取寄養馬兌給京

軍謂之調兌俵寄分春秋兩運而調兌則定于秋間此

遵王政對時取用之制亦善矣通者遂鎮奏討寄養馬

以給征太僕以職事謂寄養馬乃專為兌給團營騎操

防守都城拱護

陵震征討入衛應援勦王軍國固本安內居重至計各邊

開舊有苑僕衛所馬例未有自內遠調者疏請止未得

行又疏著近千里跋涉人馬溝壑欲待秋成又以事急

未得行卒違馬至山海乃調于養民兌于邊軍皆不悅

且苦之偶適久曠幸得霖雨疫不作而猶日曬水泡汗

實用編卷二十三

自集五 馬書

三十七

然力疲毒發蹄銀果有溝壑者亦有畏阻半途逃匿者
卽幸存而軍強受將來鮮足騎征似爲棄之視之則亦
若回鑾之特書此以貽後之災莫慎勿謂馬者甲午六
月望日又議

京摘馬書已問同舍曰法止此乎杜令永步曰兵法稱
冬溫旣夏涼應所謂安其處所也炎暑三飲外更一沐
浴大飽大饑皆未可飲飲水不宜急行急行不宜飲水
嘗見養馬家飲水之初不驟去嚼鏢取其細熱不噤噎
然後緩行數十步冷水入大腸無傷水之病蓋其節耳
京曰法又有之習馳逐開進止人馬相觀然後可使驅
聞其累甘守學書曰選馬爲先調教次之冀壯名產精
簡一二將來則喂以水料不必加草以料實比草耐饑

實用編卷二十三

貞集五

馬書

三十八

也又忌料多寧饑毋飽取輕便捷疾走不傷方衆則
酌勒勒長恐失手而絆蹄短恐口緊而頭昂惟適中操
縱乃便鞍寬窄厚薄得宜前後鞍期于壯固既乘
徐徐隨馬步趨勿揚鞭勿夾鐙勿遠掣恐拂馬性行
數里馬一再視然後從容緊轡左右緩急如法馬自奔
走鞭宜順身勿揚防驚岔走馬在轡鞭鐙三者而良馬
不然其善走多在轡也用轡之妙全在于手不緊不緩
操縱得法弟頭直尾樹耳騰蹄吹噴嘶風揚鞭鏢鏢沫過
脚數尺腹幾近地奔逸絕塵馴性莫過也走法既定視
轡鞍上使不疾不徐任性以行人馬可不勞而不倦矣
罷乘不宜解鞍且牽行百步以息其性此騎之常法若
馳騎之法反鞍前土鞵後土遇左右而上曲身順蹄

直身貼背藏身于鐙又過騎走械之術俟應變當機而
用也選馬之法如頭頂生肅毛內藏蹄隱虎爪交騰
如硃名曰龍駒不易得若耳長寸餘如削筒半頭鵝頸
日行千里耳長二寸五百程眼如鑿鈴水穴分明輕聲
細尾腹如捲席蹄如覆膝滿過前蹄蹄作足皆良馬
也武騎之士得良馬而善御之馳往駛來如風如電長
驅遠道飛轍傳輝所向無前千乘萬騎回折轉圓戰勝
次取何過不可易曰良馬逐日開與衛有志者亦忌勃
執御之義哉京躍然喜曰二子皆儒者乃能馳驅昔
文皇見金勿改疲於馬上曰學士酸矣令二子邊斯際何
難繁長纓哉

實用編卷二十三

貞集五

馬書

三十九

書學

今天下書同文中書職之

高皇帝為之勅曰書之原由來八卦始代結繩經筌讀而備用博便天下其書明大聖而茂賢能世非此者艱為事理若此者盡天地之有無亘古今之興廢云後先之否泰陳三綱而立五常代君命如親行使臣民見之無不稽首鞠躬於斯之見書之功豈小小哉假如先書之實用編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之二十四

天地無知後書之天地天地也先書之聖人無有後書之聖人聖人也非有志之士不能其書所以特設中書之職爵俊秀集群英以書傳勅命而昭示天下於斯之職不為不重而故重之朕法前代官如焉今特命爾為中書舍人勤政無怠凡中書所掌一以洪武正韻為天下式又命刊韻會正定以正其未盡當者而四夷之字皆有諱考文之意盛矣乃今俗務苟簡士尚風致制書之體僅用於章奏間一切用韻仍以沈約為宗母乃文猶未同乎夫文不必聖人作也五方之民音文各異而聖人同之以六義是脩道之教也蓋自繩不勝結而刻畫竹木以為契契不勝紀而託之簡牘刀筆以為書書以象形為首形不可象而指事不可指而會意意不可

盱眙 馮應京 纂輯
新安 戴任 校臨
黃梅 瞿九思
招信 姚允恭 編次

可會而諧聲聲無可諧又有假借轉注六義說而文字

之道備矣猶有有聲而無字者今西方音語能盡其變然字實代變而國異焉中國所祖則蒼頡古文是為科斗孔子壁中書以之周宣時史籀出而大篆及奇字作嗣是有李斯之小篆王次仲之八分程邈之隸書史游之章草劉德昇之行書蔡伯喈之飛白張伯英之草書是十體者皆博雅之士所究心也夫字以傳心心以作字唐太宗言欲書之時當收视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玄妙心神不正字則欹斜志氣不和書必顛仆其道同管廟之器虛則欹滿則覆中則正正者冲和之謂也噫允若茲則游藝依仁寧有二哉金陵李士龍蓋所謂用冲和之氣者也用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足以善書學之則爰梓其書為後進觀焉

實用編卷之二十四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之二十四

書學

二

上元李登自叙曰大哉書之為用也千古渺茫而書識之萬里遼遠而書達之如我聖祖所諭者則古聖作書之本旨也既立之書斯有六義中間點畫之差形似之辨顧可苟焉如世習謬誤漫不之察已哉自漢賈誼而下至於今論書者無慮數十百家其初尚致力於六書之義魏晉而降則漸及於工巧妍媸之習厥後分篆文為一途楷隸為一途而論篆文者尚本之六書論楷隸者惟工于妍媸不知篆文之變也雖唯簡便之趣而楷隸之行也未許謬誤之襲漢唐以來頗有本篆文以正隸書許通俗而嚴謬誤者學士大夫甚不可問焉而莫之省也乃若人品高者骨格自

奇形之於書風神自異妍媚之尚抑亦風會之然
書家第二義實用不與焉愚嘗著正字千文學所見諸
認者悉如是正茲馮可大氏輯實用編而及於書學問
及於愚非其任也而樂助其成未暇來輯諸家以滋審
複惟述大義於前而徐書譯著於後以備實用之萬一
乃若妍媚之工圖以悅人之覽觀者世論具在均所未
及云

自學者不諳於六書之藝每一作書即謬謬滿紙不可
勝正此不惟好古者之所恫而凡在學士大夫之列亦
未能以自安也乃復古者一以古文格之而不關於隸
書之用此所稱隸書即今真書夫隸以水作手作才
是作之艸作才諸如此類皆一切為簡便之趨何者隸

實用編卷五

真書

書本

三

云隸云本官府徒隸之所需原自秦庭衛石程書不暇
為篆文而變秦雖無道實亦風會之流從人手勢自然
之便以故萬古因而不改如才等字好古者未始非
之乃至才必為火必為門月必為同絕必為獨此徒
示人以煩難而廢格不行其歸一也故正文者宜通于
隸書之義若至於傳與傳傳與傳與音與音與白即音
四即網字與四橫目或大或大或大或大或大或大或
戊戌時之戊或戊或戊或戊或戊或戊或戊或戊或戊
是豈可以混淆而莫知辨也故凡隸通用者俱可循而
不格惟謔而失其義者即未宜從俗習非為也
記曰服其服而不知其名謂之罔六藝之於日用莫切
乎書乃士大夫性性童而習之白首而不知其說則不

謂之罔乎哉性委章書譜謂學者須要考篆文
青田跋之特揭此語申其意夫文字始於六書六書始
於象形不足斯象事不足斯象意不足斯象聲不足斯
假借斯轉註而源流本末燦然具在於指其義所謂足
樂而不流足論而不息者也周官三物之教蓋教以六
書之義非徒如今之教書者止模倣其成字而已今六
書之義如許氏說文趙古則本義魏莊渠精蘊等書其
說具在學者誠一涉獵即一點一畫俱有著落每字分
辨即不必逐一記取而下筆俱無差失豈非文士輩一
大快也哉

今文甚不辨者如才非艸頭而非四頭月即舟字非月
傍也非山頭字即又才又即右字本作才象右手之形
不作才隸中並無此書此皆常用字而人有終生不知
辨者況其他乎具辨在正字千文中

實用編卷五

真書

書本

四

晉人務工書雖時壞字體今其行書最可得字之正者
如左原從戶必先畫後撇右原從弓必先撇後畫昇字
豎不宜貫出字豎必宜貫衣衾必作才示衾必作才此
類萬不失一知當時尚考於書不然矣
夫臨常襲故而不知其非者謂之俗書未足怪也有法
古者正之如豈以為頭即端正之端策從束字即棘束
之束音刺史之刺非束字之類是已而文士好異者見
以為異於常書謂字可以臆變也遂於崇頭亦作斜山
策下乃作宋字之類其他增損畫數變異形體一以臆
而無據尤為可笑爰勸作書者嘗考於古則直筆俗略

不如循常襲故者之無識焉。擬母謂字可以臆變也。此
惟晉唐以來如簡作簡、廉作廉、虎作虎、避作避之類已
為濫錫然彼作行書而後人乃施之真隸相沿之弊其
亦久矣

正字千文上卷

傍注者皆為字
下註者皆音釋

者通

書書 幼齡 蚤講 今

古者六書幼齡蚤講今也

年通

周

為為作通斯編

長季猶然罔罔為伯斯編

實用編卷二十四

日六

書聖

五

象養

制

用資蒙養但遵制書非

廣俗

從從

敢求廣俗如可從亦在

於通謬通誤誤

通融惟於謬誤難可

苟容

前

訛同

出入吉凶

苟容眼前譌字出入吉凶

陰陽本

末

丈尺裏

衣

陰陽本

木下

末

丈尺裏

從衣

還表

充

充

充

充

充

從衣

還表

充

充

充

充

真廉

從廣

正止

異善義

隆

隆

真廉

從廣

正止

異善義

隆

周

度度美美

德

怪

異異暴通句

隆

周

度度美美

德

怪

異異暴通句

實用編卷二十四

白六

書聖

六

爽直寬

音完

嚴

溫

柔

爽直寬

音完

嚴

溫

柔

健

置剛通勇

藏

藏

因恩

鬱斂

健

置剛通勇

藏

藏

因恩

喪喪喪

葬毀

很殺

辜睽

捐

娟

喪喪喪

葬毀

很殺

辜睽

捐

音鵠

達

達

鄙

鄙

私

達

達

鄙

鄙

私

凡散潛 <small>音山</small>	凡散潛 <small>音山</small>	奮亂辭 <small>以</small>	奮亂辭 <small>以</small>	囂所耽賜 <small>從易</small>	囂所耽賜 <small>從易</small>	偃爬抓 <small>二並</small>	偃爬抓 <small>二並</small>	僂爬抓 <small>二並</small>	僂爬抓 <small>二並</small>	倭惡勞戲 <small>隨</small>	倭惡勞戲 <small>隨</small>	員歸戀責 <small>念</small>	員歸戀責 <small>念</small>	游遊遠遷遞竊 <small>諧鳥</small>	游遊遠遷遞竊 <small>諧鳥</small>	叔寂么麼 <small>髡</small>	叔寂么麼 <small>髡</small>
既即夏 <small>音甲</small>	既即夏 <small>音甲</small>	趨那及 <small>吊爾降</small>	趨那及 <small>吊爾降</small>	謚羞懼能逃坐	謚羞懼能逃坐	憐雖亶甯願盡匡	憐雖亶甯願盡匡	憐雖亶甯願盡匡	憐雖亶甯願盡匡	笑隨戰 <small>音族</small>	笑隨戰 <small>音族</small>	會意徇憂愛恥 <small>從心</small>	會意徇憂愛恥 <small>從心</small>	胤保變塗	胤保變塗	縣 <small>從昔</small>	縣 <small>從昔</small>
哉宛觀	哉宛觀	弔爾降	弔爾降	坐	坐	願盡匡	願盡匡	願盡匡	願盡匡	笑隨戰 <small>音族</small>	笑隨戰 <small>音族</small>	會意徇憂愛恥 <small>從心</small>	會意徇憂愛恥 <small>從心</small>	胤保變塗	胤保變塗	縣 <small>從昔</small>	縣 <small>從昔</small>

土絃 <small>音障</small>	土絃 <small>音障</small>	瓠貫 <small>音冠</small>	瓠貫 <small>音冠</small>	米械 <small>音策</small>	米械 <small>音策</small>	米械 <small>音策</small>	米械 <small>音策</small>	米械 <small>音策</small>	米械 <small>音策</small>	鶉 <small>音雀</small>	鶉 <small>音雀</small>	鼠雀 <small>音雀</small>	鼠雀 <small>音雀</small>	鶉 <small>音雀</small>	鶉 <small>音雀</small>	鶉 <small>音雀</small>	鶉 <small>音雀</small>
丹每申氣肉耳領 <small>音漢</small>	丹每申氣肉耳領 <small>音漢</small>	瓊漾鄰派 <small>音派</small>	瓊漾鄰派 <small>音派</small>	麥來本 <small>音來</small>	麥來本 <small>音來</small>	麥來本 <small>音來</small>	麥來本 <small>音來</small>	麥來本 <small>音來</small>	麥來本 <small>音來</small>	鶉 <small>音雀</small>	鶉 <small>音雀</small>	鼠雀 <small>音雀</small>	鼠雀 <small>音雀</small>	鶉 <small>音雀</small>	鶉 <small>音雀</small>	鶉 <small>音雀</small>	鶉 <small>音雀</small>
丹每申氣肉耳領 <small>音漢</small>	丹每申氣肉耳領 <small>音漢</small>	瓊漾鄰派 <small>音派</small>	瓊漾鄰派 <small>音派</small>	麥來本 <small>音來</small>	麥來本 <small>音來</small>	麥來本 <small>音來</small>	麥來本 <small>音來</small>	麥來本 <small>音來</small>	麥來本 <small>音來</small>	鶉 <small>音雀</small>	鶉 <small>音雀</small>	鼠雀 <small>音雀</small>	鼠雀 <small>音雀</small>	鶉 <small>音雀</small>	鶉 <small>音雀</small>	鶉 <small>音雀</small>	鶉 <small>音雀</small>

秋

嬌

嬌

穴

吾墨兩股

敬

音欺

敬

音衣

姪

淫同

姪

音謠

穴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繁允

穴

之穴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望聖望 全上

荒

諧

流

從去

汰

音沙

汰

音塔

汰

音四

汰

音四

音四

音四

音四

音四

音四

音四

音四

音四

音四

音四

音四

音四

音四

音四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弊

弊

弊

弊

弊

弊

弊

弊

弊

弊

弊

弊

弊

弊

弊

弊

弊

弊

弊

弊

弊

弊

弊

弊

弊

弊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恒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佳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曼音最

冕音最

曼音最

冕音最

冕音最

冕音最

皆

習

並通

法通

暨音最

與音最

與音最

與音最

肱音匪

肱音匪

肱音匪

肱音匪

肱音匪

肱音匪

肱音匪

朦音最

朦音最

朦音最

朦音最

朦音最

朦音最

朦音最

朕音最

朕音最

朕音最

朕音最

朕音最

朕音最

朕音最

朕音最

朕音最

朕音最

朕音最

朕音最

朕音最

朕音最

月音最

月音最

月音最

月音最

月音最

月音最

月音最

獨音最

獨音最

獨音最

獨音最

獨音最

獨音最

獨音最

日出音最

日出音最

日出音最

日出音最

日出音最

日出音最

日出音最

類

從

策

出音最

賴音最

賴音最

賴音最

賴音最

賴音最

賴音最

賴音最

惟音最

與音最

與音最

與音最

與音最

與音最

與音最

與音最

邛音最

谷音最

谷音最

谷音最

谷音最

谷音最

谷音最

谷音最

憲音最

憲音最

憲音最

憲音最

憲音最

憲音最

憲音最

憲音最

斷音最

營音最

營音最

營音最

營音最

營音最

營音最

營音最

出音最

迴音最

迴音最

迴音最

迴音最

迴音最

迴音最

迴音最

異音最

乎音最

乎音最

乎音最

乎音最

乎音最

乎音最

乎音最

異音最

乎音最

乎音最

乎音最

乎音最

乎音最

乎音最

乎音最

正音最

字音最

字音最

字音最

字音最

字音最

字音最

字音最

正字千文下卷

滅涼淨淨潔決浼況滅準並同上卷

滅涼淨淨潔決浼況滅準俱由

水水傍隸文並省作與父本冰字父何涉少是反止免

取逸寬字母音義並與模同生叢華取會意業

華木華次盜盜物從次從同孽音業舊

從少音微吐諧七異化化即是化字是化字

吳從天同莫音結莫音歌莫莫爭為稱

采音類并捋音落埒音列咸自

爪人物來夕肉與將夕肉有別祭然炙

多四並乃同將說登祭器亦有登

發殊咎音祭額惟示與衣備或

各從類別祇音止祇音抵禪纏善禪

音丹祇音華僧祇音該祇音匣祇音結祇

裸音膚福音富福音混混書何別黨

墨同熏厘則非黑音露勿以里

書謂下點音衣點音幽點音奉賈

點音衣點音幽點音奉賈

點音衣點音幽點音奉賈

<p>首通 重 噓</p> <p>霰 <small>音核</small> 覆 <small>音暇</small> 皆 <small>音暇</small> 西 <small>音暇</small> 殊 <small>音角</small> 堊 <small>音角</small> 噓 <small>音角</small></p>	<p>遠 <small>音渠</small> 遽 <small>音渠</small> 據 <small>音渠</small> 於 <small>音渠</small> 處 <small>音渠</small> 何 <small>音渠</small> 因 <small>音渠</small> 辛 <small>音渠</small> 木 <small>音渠</small> 爲 <small>音渠</small></p>	<p>親 新</p> <p>案 <small>音案</small> 爰 <small>音案</small> 出 <small>音案</small> 親 <small>音案</small> 新 <small>音案</small> 甘 <small>音案</small> 木 <small>音案</small> 爲 <small>音案</small> 某 <small>音案</small></p>	<p>謀 媒</p> <p>謀 <small>音媒</small> 媒 <small>音媒</small> 寔 <small>音媒</small> 鄰 <small>音媒</small> 臥 <small>音媒</small> 叟 <small>音媒</small> 咎 <small>音媒</small> 棘 <small>音媒</small> 不 <small>音媒</small></p>	<p>實用編卷三十四</p> <p>離 <small>音離</small> 於 <small>音離</small> 人 <small>音離</small> 喜 <small>音離</small> 嘉 <small>音離</small> 是 <small>音離</small> 豈 <small>音離</small> 齒 <small>音離</small> 咎 <small>音離</small></p>	<p>日暴</p> <p>非 <small>音非</small> 人 <small>音非</small> 壯 <small>音非</small> 墻 <small>音非</small> 墻 <small>音非</small> 莊 <small>音非</small> 毒 <small>音非</small> 俱 <small>音非</small></p>	<p>俗謬</p> <p>士 <small>音士</small> 類 <small>音士</small> 穎 <small>音士</small> 敏 <small>音士</small> 穎 <small>音士</small> 濱 <small>音士</small> 竝 <small>音士</small> 無 <small>音士</small> 穎 <small>音士</small></p>	<p>字 <small>音字</small> 已 <small>音字</small> 生 <small>音字</small> 汜 <small>音字</small> 祀 <small>音字</small> 己 <small>音字</small> 生 <small>音字</small> 忌 <small>音字</small></p>
--	--	---	---	---	--	--	--

<p>記 <small>音記</small> 弓 <small>音記</small> 生 <small>音記</small> 汜 <small>音記</small> 犯 <small>音記</small> 己 <small>音記</small> 生 <small>音記</small> 异 <small>音記</small></p>	<p>配 <small>音配</small> 市 <small>音配</small> 殊 <small>音配</small> 於 <small>音配</small> 市 <small>音配</small> 因 <small>音配</small> 分 <small>音配</small> 蒂 <small>音配</small></p>	<p>蒂 <small>音蒂</small> 沛 <small>音蒂</small> 旆 <small>音蒂</small> 肺 <small>音蒂</small> 兮 <small>音蒂</small> 皆 <small>音蒂</small> 因 <small>音蒂</small> 於 <small>音蒂</small></p>	<p>市 <small>音市</small> 梯 <small>音市</small> 并 <small>音市</small> 涕 <small>音市</small> 姊 <small>音市</small> 又 <small>音市</small> 非 <small>音市</small></p>	<p>市 <small>音市</small> 類 <small>音市</small> 丫 <small>音市</small> 頭 <small>音市</small> 非 <small>音市</small> 汁 <small>音市</small> 夢 <small>音市</small></p>	<p>蔑 <small>音蔑</small> 薺 <small>音蔑</small> 薺 <small>音蔑</small> 薺 <small>音蔑</small> 薺 <small>音蔑</small> 薺 <small>音蔑</small> 薺 <small>音蔑</small> 薺 <small>音蔑</small></p>	<p>備 <small>音備</small> 隻 <small>音備</small> 蘭 <small>音備</small> 苟 <small>音備</small> 覓 <small>音備</small> 畏 <small>音備</small> 鬼 <small>音備</small> 從 <small>音備</small></p>	<p>白 <small>音白</small> 其 <small>音白</small> 甚 <small>音白</small> 如 <small>音白</small> 甘 <small>音白</small> 兩 <small>音白</small> 人 <small>音白</small> 旅 <small>音白</small> 亥 <small>音白</small></p>
--	--	--	--	--	--	--	--

聚 尔

微微微 微 豈

人字聚眾 尔本

人三微徵徽豈 四從

端倪 首通

假設霞暇 三豈

端倪 皆非山假從取 即假設霞暇 三豈

音斷諧

寔兩般觀懽勸灌舊

止用崔 音完 古無稟 古惟 併稟對 古惟 今

實用編卷二十四

書李 廿一

有准 古無 叅 古惟 借叅 閒 古借 乃正間 古惟 用閒

博從十 廣意 爲正博 今通 用之 畫 音忽 即成畫 畫

音化 假借 著 音住 即爲著 音灼 假借 犬 音斜 又 音撇

成友 音撇 拔髮 音伏 跋 音撇 爻肉

希 覺 希 教教學 傳通

成脊 從內 覺希 教學 傳 音付 傳 音郭

搏 音團 搏 音薄 搏 音薄 搏 音團 搏 音團 搏 音團

搏 音團 搏 音薄 搏 音薄 搏 音團 搏 音團 搏 音團

音團 搏 音薄 搏 音薄 搏 音團 搏 音團 搏 音團

參錯 駁 音意 駁 音揚 場 音乙 場 或作 場 場 場

音薄 錫 音薄 錫 音團 錫 音團 錫 音團 錫 音團

錫 音薄 錫 音團 錫 音團 錫 音團 錫 音團 錫 音團

實用編卷二十四

書李 廿一

錫 音薄 錫 音團 錫 音團 錫 音團 錫 音團 錫 音團

驚懼 惕 音薄 須辨 易易 金易 忍 訥 諧 之易 忍 訥 諧

梁 初

刀 音薄 梁 初 諧 刀 金瘡 糞 非用 之瘡 糞 非用

音薄 梁 初

異黨不從當切同叱柒 音同 皆

軌染究

由於七軌染究

諧九

究

俱從

覓產彦奇

類

九覺產彦奇

大可

會意

顏何曾曾立

龜

二音

有定形如鼈如蠅若溝

講

呈

若講皆由

生王

諧呈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券

非

券

寡從

刀

力

券

募

幼

采

孕

非

乃

叫

糾

幼

采

孕

非

乃

叫

糾

幼

采

孕

非

乃

叫

糾

幼

采

孕

非

乃

叫

糾

幼

采

孕

非

乃

叫

糾

幼

采

孕

非

乃

叫

糾

幼

采

孕

非

乃

叫

糾

幼

采

孕

非

乃

叫

糾

幼

采

孕

非

乃

叫

糾

幼

采

孕

非

乃

叫

糾

幼

采

孕

非

乃

叫

糾

幼

采

孕

非

乃

叫

糾

幼

采

孕

非

乃

叫

糾

幼

采

孕

非

乃

叫

糾

幼

采

孕

非

乃

叫

糾

幼

采

孕

非

乃

叫

糾

幼

采

孕

非

乃

叫

糾

幼

采

孕

非

乃

叫

糾

幼

采

孕

非

乃

叫

糾

幼

采

孕

非

乃

叫

糾

幼

采

孕

非

乃

叫

糾

是木匪他爺爹釜從金省斧並以

爺耶柳

父加爺瑯柳等何字非牙邪

耶

爺讀作

音邪

斜

轉

字本無耶

俗以別於邪正之邪

泰恭黎

泰黍恭黎點難增減豐豐上二

實用編卷齒

回回

上二

殊面

關閱音悅

異豐音禮

回回

上二

殊面

關閱音悅

關閱

關閱

音悅

音悅

音悅

音悅

皆因於門關同

實異於門折折說

拆音策

小異析

音習

音脫

微分惟

沒與歿已本難佗音除及音除文麪汚

髻

音勉

形

是巧

非巧

非巧

非巧

非巧

讀

讀

讀

讀

讀

讀

讀

音驚

讀

讀

讀

讀

讀

讀

音驚

讀

讀

讀

讀

讀

讀

音驚

讀

讀

讀

讀

讀

讀

音驚

讀

讀

讀

讀

讀

讀

音驚

讀

讀

讀

讀

讀

讀

音驚

讀

讀

讀

讀

讀

讀

音驚

讀

讀

讀

讀

讀

讀

音驚

讀

讀

讀

讀

讀

讀

音驚

讀

讀

讀

讀

讀

讀

窞

音坦坑坎

陷

四字並諧白

異蹈稻滔

三字並諧白

蒸

蓋雖通

仵蓋則俗亡

忘無二音

亡兩

呼書亡

無此字

則拂步

下是反止

歲

步戌會意

少疎

足即音疎

疏

二俱諧聲

豈足商

音傷

獨生

謫

音高謫也

商

音的

生頗多

嫡謫

音音

適

等用商

竝謫

鶴雀

鶴同

非

字母音綿

取

非取

吳

音簡

諧

鷄

音鳥

閑

音入聲寂靜意

具諧

颺

音具

棋

音具

降

降降降

洛

洪降二音

逢

音龐姓

與

去聲

與

穀音忽懼貌

穀

音叩

穀

從木

自

穀

同

來

鏽

音工

鏽

音后藏

缺

四俱從出

母

音無

以御

中保午止二字

乖

從北背意

衣

母

所生

裏

裏

音失

裏

從升

懷

音裏

壞

等咸

主乎裏

戾

獎

倏

音蓄

風

臭

音前

愁

音印

莽

咸

與

犬

依

豈

同

哭

音秘

哭

大也

字

難

盡

載

舉

少例餘引伸觸類是在文儒

心畫既形人品斯見此揚子語作字

甚敬大儒成憲引程子事

正字千文下卷終

實用編卷五

貞矢

書

廿九

附錄

書文之行於世惟指書一種通乎上下傳之遠邇則所謂實用者莫急於此矣故予承馮丈之委獨致詳於茲焉然書文之興也有源有流指書特書之流也不究其源可乎夫書原於羲皇之畫卦卦以象告而文字興焉文也者象萬物之形者也日月山水之類是也字也者滋也因文而重之者也江河唇旦之類是也自是六書興而萬事歸物無不可以書紀當其時直有畫而已無波點挑剔之形即今所傳篆文是已而不名爲篆逮秦隸興而後名之曰篆文其書或如今之玉柱或起落皆銳如今所傳之鐘鼎夏商以來率用此體以銘鐘鼎惟鐘鼎可永其傳後人據所存者名之非必當時專施此體於鐘鼎也古之人無事而

實用編卷五

貞矢

書

三十

不致恭其書不求遠成連屬秦篆計至於衡石程書而官府不暇爲三代之文矣以放程邈乘斯時而作隸遂通行於宇內非故作之也蓋篆文欲連筆勢所趨自有此轉折波發之跡邈亦因其自然之勢而成故後世莫能易焉然謂之曰隸亦曰此官府徒隸之所用云爾若繅山碑則仍遵古法又何其端嚴而莊雅也自時厥後變而爲楷書隸之流而爲楷也亦猶篆之流而爲隸也而世變江河愈趨於簡便又變而爲行書爲草書楷之流而爲行之流而爲草亦猶篆之流而爲隸隸之流而爲楷也至漢章帝朝又許草書行於官府抑又甚矣然其名稱曰楷隸真曰真隸草曰草隸不離徒隸之名皆以明篆文之爲正焉耳故文字莫嚴於篆一點一畫具有義在在不可絲毫差忒者秦隸而後既以簡便爲趨故隸文時多出入即漢晉印章截長補短遷就於疎密之間亦多失篆文之正時惟費達好古獨深傳之許慎乃有說文之著雖亦小有舛謬而續倉聖之命脉使後之人得有所據以追復書文之舊者斯有說文其功不可泯也後之爲楷隸者爰據篆文以正其得失雖不必悉如趙古則魏莊渠之甚拘而點畫一差遂成別字者則豈可不嚴爲之辨哉此例已發之凡例中不復重贅第明隸之源於篆文而今所以正點畫之得失者本篆文爲之質也風會之趨篆流而隸隸流而真真流而草其大都也而各自又有流易鐘鼎流爲大篆大篆流爲小篆小篆流爲八分八分者篆取連成已有轉折棱角垂露之形攬隸二分

得篆之八分云爾即變隸之漸也與單之間有行眞行草而章草爲草書之初小大均齊流而至於懷素等書則書之變窮不復可變矣在前人不知有後在後人始知有前而命名以別之即書之一端而風會之趨可睹已

古所傳八體書一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爲著其文多繁二曰小篆秦李斯稍爲更定文多從簡三曰蟲書蟲鳥之形施於旂信蓋亦鐘鼎之遺四曰刻符施於符傳五曰摹印施於印璽今流爲臺篆六曰署書施於門題七曰殳書銘於戈戟已上三體皆主篆文而稍異其形製不甚相遠也八曰隸書則前所論是已後人乃叢集古篆所傳爲三十六體或四十二體作龍鳥龜魚蝌刀鐵線屋雲等篆大郭筆勢所趨有相似者不足怪也若點畫畫畫並用描畫實用編卷古

成文則無此理皆不足據耳惟科斗本水蟲俗呼爲蠅蝶青采古初以漆書其畫俱本重而末輕加之灣曲如其形故後人名之此體畧古鳥跡即鐘鼎書中如鳳鷄羽毛等字象鳥類者居多故名

作何代書依何代體籀篆所存無幾不復可作今字內所傳篆文悉小篆也隸助於秦印盛於漢文有出入從之無譏焉隨其時也往有黃諫氏著從古正文考核頗精至其作隸書悉本篆文亦循趨古則隸莊渠之爲眞隸恐太泥古有不必然者耳

篆草二種但一點一畫不遵古人所傳者均謂之杜撰工一書者須備記不失方可名篆方可傳達惟行書可變草相攪于生平亦作篆草第未敢以自名也

草訣歌行並數種而范氏集清化攝者尤佳是編今聖上詔刻郭中書草韻辨體之後三歌泰之山東重訂佳本增遺莫元以備博觀云

草訣歌 郭謹重訂

草聖最爲難 龍蛇競筆端

字聖最爲難 龍蛇競筆端

毫釐雖欲辨 體勢更須究

毫釐雖欲辨 體勢更須究

有點方爲水 空挑却是言

有點方爲水 空挑却是言

以宜去點一毫下以繁

七未堪成素十紅即是素

七未堪成素十紅即是素

起超旁短艸急遠上逆番

起超旁短艸急遠上逆番

走志尤克克般般般般般

克志尤克克般般般般般

冠符財耐體蕉蕉蕉蕉蕉

哥奇付耐體蕉蕉蕉蕉蕉

豐曲終如魯食食末若吞

已如終如魯食食末若吞

那容微屬漸不使問為昆

形容微屬漸不使問為昆

實用錄卷十四

貞集六書學二

廿三

改頭攻比項曹草它猶也

改頭攻比項曹草它猶也

舊說唐同應齊忠孝似存

舊說唐同應齊忠孝似存

里接方成勇頤蒙日遂昏

里接方成勇頤蒙日遂昏

兮然了閣奇奇春如去命

兮然了閣奇奇春如去命

斜引十朱春借空三三三

斜引十朱春借空三三三

此辨紫非紫兼有憑近廉

此辨紫非紫兼有憑近廉

或成或成或成或成或成

或成或成或成或成或成

既防古作古更慎達為達

既防古作古更慎達為達

實用錄卷十四

貞集六

三十四

東東當知法防統自有傳

東東當知法防統自有傳

包益澤猶卷熊絃綿似狀

包益澤猶卷熊絃綿似狀

卿卿隨口得受鑒以土全

卿卿隨口得受鑒以土全

才味詳茂縣水元看永泉

才味詳茂縣水元看永泉

夫其頭小變兵共足

生其小更年之變阻

其業將來輪轉稱倚屬

東來將來轉轉倚倚

虛需由兩首行歌用

雲雲由兩首行歌用

尊萬依華萬萬體萬

善善依善善善體善

實用編卷三四

貞集六

五五

其轉包代守可使聲榮錄

其轉包代守可使聲榮錄

其轉包代守可使聲榮錄

其轉包代守可使聲榮錄

其轉包代守可使聲榮錄

其轉包代守可使聲榮錄

其轉包代守可使聲榮錄

其轉包代守可使聲榮錄

其轉包代守可使聲榮錄

其轉包代守可使聲榮錄

其轉包代守可使聲榮錄

其轉包代守可使聲榮錄

其轉包代守可使聲榮錄

其轉包代守可使聲榮錄

其轉包代守可使聲榮錄

其轉包代守可使聲榮錄

其轉包代守可使聲榮錄

其轉包代守可使聲榮錄

其轉包代守可使聲榮錄

其轉包代守可使聲榮錄

其轉包代守可使聲榮錄

其轉包代守可使聲榮錄

其轉包代守可使聲榮錄

其轉包代守可使聲榮錄

其轉包代守可使聲榮錄

右 邑 月 何 雁 左 方 才 亦 焉

有 了 了 以 賣 左 才 才 亦 焉

博 畔 十 無 易 時 邊 寸 莫 信

博 畔 十 無 易 時 邊 寸 莫 信

舍 舍 余 地 不 偶 退 與 邑 參 差

舍 舍 余 地 不 偶 退 與 邑 參 差

鳥 鳥 分 頭 處 常 會 收 步 時

鳥 鳥 分 頭 處 常 會 收 步 時

實 用 編 卷 于 四 頁 集 六 書 學 二 四 十 一

悅 藏 形 若 恒 邑 豈 體 同 皆

悅 藏 形 若 恒 邑 豈 體 同 皆

字 字 應 早 會 友 發 訴 交 知

字 字 應 早 會 友 發 訴 交 知

豈 豈 何 曾 誤 黨 堂 著 意 追

豈 豈 何 曾 誤 黨 堂 著 意 追

只 謂 官 母 間 須 教 舞 作 辭

只 謂 官 母 間 須 教 舞 作 辭

左 九 希 后 碩 綠 離 祖

休 凡 帝 后 以 離 離 近 離 離

手 專 無 失 錯 樂 筆 在 思 惟

古 有 無 生 錯 筆 筆 在 思 惟

即 恐 宜 適 意 先 先 完 就 兒

即 恐 宜 適 意 先 先 完 就 兒

止 知 氏 倚 氏 不 道 樹 多 枝

止 知 氏 倚 氏 不 道 樹 多 枝

實 用 編 卷 于 四 頁 集 六 書 學 二 四 十 二

應 運 都 來 近 淪 胎 勿 妄 窺

應 運 都 來 近 淪 胎 勿 妄 窺

顏 欽 頻 頻 頭 婦 婦 搗 搗 移

顏 欽 頻 頻 頭 婦 婦 搗 搗 移

豈 謂 之 心 恐 休 增 免 兆 龜

豈 謂 之 心 恐 休 增 免 兆 龜

豈 謂 之 心 恐 休 增 免 兆 龜

豈 謂 之 心 恐 休 增 免 兆 龜

奚奚與與致致彼彼

系系業業畫為畫育和

陳陳爲世福臻至治

躍樣情緞綰奪蕉象依稀

詩 離 傳 詠 詠 奉 亦 匪 飛 飛

詠 詠 詠 詠 詠 詠 詠 詠 詠 詠

會 念 無 念 欲 高 齊 尚 馬 齊

會 念 無 念 欲 高 齊 尚 馬 齊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琵琶

集 氣 難 防 虞 事 乎 恐 涉 爭

集 氣 難 防 虞 事 乎 恐 涉 爭

集 氣 難 防 虞 事 乎 恐 涉 爭

集 氣 難 防 虞 事 乎 恐 涉 爭

集 氣 難 防 虞 事 乎 恐 涉 爭

集 氣 難 防 虞 事 乎 恐 涉 爭

集 氣 難 防 虞 事 乎 恐 涉 爭

集 氣 難 防 虞 事 乎 恐 涉 爭

集 氣 難 防 虞 事 乎 恐 涉 爭

集 氣 難 防 虞 事 乎 恐 涉 爭

集 氣 難 防 虞 事 乎 恐 涉 爭

集 氣 難 防 虞 事 乎 恐 涉 爭

集 氣 難 防 虞 事 乎 恐 涉 爭

集 氣 難 防 虞 事 乎 恐 涉 爭

集 氣 難 防 虞 事 乎 恐 涉 爭

集 氣 難 防 虞 事 乎 恐 涉 爭

集 氣 難 防 虞 事 乎 恐 涉 爭

肖背開無混奇亭可有方

肖肖無泥矣矣

虞 零 振 雲 虐 啓 磬 斛 磬 磬 磬

雲雲拂雲電聲解聲聲

而夫點爲問亡藏了暫

示立為可一落了替字

茶足槍梭備族訂

東洋通商之接續後振訂

實用編卷三四

自集六 書學一

四十九

我家知不遠君畏却相從

子方不意君長亦相從

北一悲同莊主心志即存

小一些，而此處人盡知。

帝 降 虎 帶 寂 亥 窮 象 病

中華書局影印

所取醫史易貌編半異全

取學更爲難求矣

吳 關 無 妨 鄉 謹 湛 各

無量劫佛法各經

赫
 頤
 渾
 似
 繁
 傾
 側
 頤
 如
 欣

卷以澤水索傾側如所

近息還迫喬商扇喬群

上上毛也為萬壽

台台名悅總農救類紛耘

名曰快物齋藏書

實用編卷二
目錄六
書學二
五十

陳區連點陳虞齒虞同雲

陳區顯傳愛新愛同愛

水草分

楊於文子河是學分

唐正書堂集

若已生事者乃始

魚肝油

食食地取若若菜菜

音韻 韻同足不同。 纒蝶自

以一 𠂔走。 𠂔蜂 於 𠂔達 下用雙 𠂔虫

𠂔虫 時但用雙 𠂔玄 𠂔友 字還从

𠂔又重。 𠂔暉用 𠂔要 非用 𠂔

應。 𠂔補 者从 𠂔長 不从 𠂔兮 𠂔智

知不可文通用。 𠂔好 𠂔去聲 元來字不

實用編卷二十四 𠂔書學三 子五

同。 𠂔音比 林音散 頭皆匪 廿音入 𠂔異同

異足各非 𠂔音 𠂔有 𠂔東

元非 𠂔音 𠂔呼从 𠂔華 不是 𠂔音

合省 𠂔戌 菊難比 𠂔戌 當知 𠂔暉不同

印中 楚 疏疏用 足元 非 足足

𠂔音 古音失 不是 云云 鼎

[illegible]

於亨字不同人自自

背翻俱異自句多今車頭及一如

恆恒近於桓桓非安互互恆幾於

假假不同受受雪雪木木

成成樛樛木木呼呼亭亭始是樛樛思

策策素素青青頭頭茲茲喪喪屈

實周編卷于四 自集六書學三 五八

展展展展足皆殊足九九形近侶瓜

和和失失夫夫跌全殊夫失失夫

吳吳吳吳下米米本本分分鼎鼎鼎

也也泰泰占占古古占占占占占占占占

粘糊粘糊也也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

非非弘弘弘弘弘弘弘弘弘弘弘弘

木木有从有付付即為相

音音文卻是反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

是倒是倒倒倒倒倒倒倒倒倒倒

頭頭茲茲茲茲茲茲茲茲茲茲

柳柳依依依依依依依依依依

飾飾相親相親親親親親親親親

實周編卷于四 自集六書學三 五八

作作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

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馬馬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葉

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受

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頭難比 有 見 因 足不同其

乎 菊用 石 通為 疇 北同 足 足

从奇 奇 即是跨 羈 石 石 茅 茅

諧作隊 隊 厚 厚 左 左 字疊成 隳

要 音灰 翏 翏 明 明 胡 胡 服 服 有皆異 爽

賈 賈 樂 樂 量 量 昔欲迷 日 日 昨 昨 从

實用通卷千四 身集六 書學三 五九

王 王 非是 曜 曜 日 日 帝 帝 不成 嘖 嘖

休音太 去 吉 吉 皆从土 土 莫遺 封 封 對

封 盡屬圭 圭 泚 泚 字部从人 人 水 水

濁 濁 時還用 水 水 適 適 西 西 白 白 有皆

方為 楷 楷 斯 斯 下从音 音 即是 斯 斯

鄭 鄭 有旁皆異 卓 卓 卓 卓

同首各非 齒 齒 嚙 嚙 菊用 司 司 非从 周

盼 盼 昨 昨 从 分 分 不是 兮 兮 嚙 嚙 本用

舊 舊 非用 焦 焦 鑄 鑄 還从 焦 焦

不从 舊 舊 柢 柢 時認取微如 柢 柢 柢

字看來 近 侶 格 格 合省 眉 眉 頭非用 尸 尸

當知 面 面 下不从 回 回 金 金 菊用 廣 廣 非

實用通卷二十四 身集六 書學三 六十

為 礦 礦 土 土 昨从 隹 隹 不是 戶 戶 折

折 折 昨須从 山 山 離 離 有不可用

單 戶 戶 薪 柴 柴 便可為營 柴 柴 禾 禾 稻

燕 燕 還堪位豆 稻 稻 它在 习 习 又 又 間元是

豕 豕 狸 狸 藏 艸 艸 下即為 蘿 蘿 以京

系 从 定 定 非為 綻 綻 袒 袒 剮 剮 心 心 永 永 菊用 旦

<p>艸 下 溫 問 關 開 關 關 關 關 紛之端</p>	<p>粗 查只用 木 旁且 且 謹 謹惟从</p>	<p>上有山非是 出 甘 旁从口即成 𠂔</p>	<p>燠 暖 火 火 畔从爰 爰 却是煖 煖 山</p>	<p>日 落 音恭 中元是 暮 暮 泉 流 厂</p>	<p>實用編卷二十四 集六書聲五十六十一</p>	<p>蠶 後 呂 虫 爰 代方 犬 犬 犬</p>	<p>𧈧 村 鮮 將 虫 牛 為 𧈧 魚 𧈧</p>	<p>共 行方是 𦵏 巷 木 邊从习 习 寸 不成</p>	<p>艸 神 下从 宣 宜 亦是 蘊 蘊 号 邑 內 其</p>	<p>不成 𦵏 顏 号 邑 菊用 𦵏 号 通爲 𦵏 𦵏</p>	<p>旦 旦 昨从 人 通作 但 輕 𦵏 𦵏 有从 𦵏 𦵏</p>
---	--	---	--	---	------------------------------	---	---	--	---	---	--

<p>𡗗 𡗘 𡗙 𡗚 𡗛 𡗜 𡗝 𡗞 𡗟 𡗠 𡗡 𡗢 𡗣 𡗤 𡗥 𡗦 𡗧 𡗨 𡗩 𡗪 𡗫 𡗬 𡗭 𡗮 𡗯 𡗰 𡗱 𡗲 𡗳 𡗴 𡗵 𡗶 𡗷 𡗸 𡗹 𡗺 𡗻 𡗼 𡗽 𡗾 𡗿 𡘀 𡘁 𡘂 𡘃 𡘄 𡘅 𡘆 𡘇 𡘈 𡘉 𡘊 𡘋 𡘌 𡘍 𡘎 𡘏 𡘐 𡘑 𡘒 𡘓 𡘔 𡘕 𡘖 𡘗 𡘘 𡘙 𡘚 𡘛 𡘜 𡘝 𡘞 𡘟 𡘠 𡘡 𡘢 𡘣 𡘤 𡘥 𡘦 𡘧 𡘨 𡘩 𡘪 𡘫 𡘬 𡘭 𡘮 𡘯 𡘰 𡘱 𡘲 𡘳 𡘴 𡘵 𡘶 𡘷 𡘸 𡘹 𡘺 𡘻 𡘼 𡘽 𡘾 𡘿 𡙀 𡙁 𡙂 𡙃 𡙄 𡙅 𡙆 𡙇 𡙈 𡙉 𡙊 𡙋 𡙌 𡙍 𡙎 𡙏 𡙐 𡙑 𡙒 𡙓 𡙔 𡙕 𡙖 𡙗 𡙘 𡙙 𡙚 𡙛 𡙜 𡙝 𡙞 𡙟 𡙠 𡙡 𡙢 𡙣 𡙤 𡙥 𡙦 𡙧 𡙨 𡙩 𡙪 𡙫 𡙬 𡙭 𡙮 𡙯 𡙰 𡙱 𡙲 𡙳 𡙴 𡙵 𡙶 𡙷 𡙸 𡙹 𡙺 𡙻 𡙼 𡙽 𡙾 𡙿 𡚀 𡚁 𡚂 𡚃 𡚄 𡚅 𡚆 𡚇 𡚈 𡚉 𡚊 𡚋 𡚌 𡚍 𡚎 𡚏 𡚐 𡚑 𡚒 𡚓 𡚔 𡚕 𡚖 𡚗 𡚘 𡚙 𡚚 𡚛 𡚜 𡚝 𡚞 𡚟 𡚠 𡚡 𡚢 𡚣 𡚤 𡚥 𡚦 𡚧 𡚨 𡚩 𡚪 𡚫 𡚬 𡚭 𡚮 𡚯 𡚰 𡚱 𡚲 𡚳 𡚴 𡚵 𡚶 𡚷 𡚸 𡚹 𡚺 𡚻 𡚼 𡚽 𡚾 𡚿 𡛀 𡛁 𡛂 𡛃 𡛄 𡛅 𡛆 𡛇 𡛈 𡛉 𡛊 𡛋 𡛌 𡛍 𡛎 𡛏 𡛐 𡛑 𡛒 𡛓 𡛔 𡛕 𡛖 𡛗 𡛘 𡛙 𡛚 𡛛 𡛜 𡛝 𡛞 𡛟 𡛠 𡛡 𡛢 𡛣 𡛤 𡛥 𡛦 𡛧 𡛨 𡛩 𡛪 𡛫 𡛬 𡛭 𡛮 𡛯 𡛰 𡛱 𡛲 𡛳 𡛴 𡛵 𡛶 𡛷 𡛸 𡛹 𡛺 𡛻 𡛼 𡛽 𡛾 𡛿 𡜀 𡜁 𡜂 𡜃 𡜄 𡜅 𡜆 𡜇 𡜈 𡜉 𡜊 𡜋 𡜌 𡜍 𡜎 𡜏 𡜐 𡜑 𡜒 𡜓 𡜔 𡜕 𡜖 𡜗 𡜘 𡜙 𡜚 𡜛 𡜜 𡜝 𡜞 𡜟 𡜠 𡜡 𡜢 𡜣 𡜤 𡜥 𡜦 𡜧 𡜨 𡜩 𡜪 𡜫 𡜬 𡜭 𡜮 𡜯 𡜰 𡜱 𡜲 𡜳 𡜴 𡜵 𡜶 𡜷 𡜸 𡜹 𡜺 𡜻 𡜼 𡜽 𡜾 𡜿 𡝀 𡝁 𡝂 𡝃 𡝄 𡝅 𡝆 𡝇 𡝈 𡝉 𡝊 𡝋 𡝌 𡝍 𡝎 𡝏 𡝐 𡝑 𡝒 𡝓 𡝔 𡝕 𡝖 𡝗 𡝘 𡝙 𡝚 𡝛 𡝜 𡝝 𡝞 𡝟 𡝠 𡝡 𡝢 𡝣 𡝤 𡝥 𡝦 𡝧 𡝨 𡝩 𡝪 𡝫 𡝬 𡝭 𡝮 𡝯 𡝰 𡝱 𡝲 𡝳 𡝴 𡝵 𡝶 𡝷 𡝸 𡝹 𡝺 𡝻 𡝼 𡝽 𡝾 𡝿 𡞀 𡞁 𡞂 𡞃 𡞄 𡞅 𡞆 𡞇 𡞈 𡞉 𡞊 𡞋 𡞌 𡞍 𡞎 𡞏 𡞐 𡞑 𡞒 𡞓 𡞔 𡞕 𡞖 𡞗 𡞘 𡞙 𡞚 𡞛 𡞜 𡞝 𡞞 𡞟 𡞠 𡞡 𡞢 𡞣 𡞤 𡞥 𡞦 𡞧 𡞨 𡞩 𡞪 𡞫 𡞬 𡞭 𡞮 𡞯 𡞰 𡞱 𡞲 𡞳 𡞴 𡞵 𡞶 𡞷 𡞸 𡞹 𡞺 𡞻 𡞼 𡞽 𡞾 𡞿 𡟀 𡟁 𡟂 𡟃 𡟄 𡟅 𡟆 𡟇 𡟈 𡟉 𡟊 𡟋 𡟌 𡟍 𡟎 𡟏 𡟐 𡟑 𡟒 𡟓 𡟔 𡟕 𡟖 𡟗 𡟘 𡟙 𡟚 𡟛 𡟜 𡟝 𡟞 𡟟 𡟠 𡟡 𡟢 𡟣 𡟤 𡟥 𡟦 𡟧 𡟨 𡟩 𡟪 𡟫 𡟬 𡟭 𡟮 𡟯 𡟰 𡟱 𡟲 𡟳 𡟴 𡟵 𡟶 𡟷 𡟸 𡟹 𡟺 𡟻 𡟼 𡟽 𡟾 𡟿 𡠀 𡠁 𡠂 𡠃 𡠄 𡠅 𡠆 𡠇 𡠈 𡠉 𡠊 𡠋 𡠌 𡠍 𡠎 𡠏 𡠐 𡠑 𡠒 𡠓 𡠔 𡠕 𡠖 𡠗 𡠘 𡠙 𡠚 𡠛 𡠜 𡠝 𡠞 𡠟 𡠠 𡠡 𡠢 𡠣 𡠤 𡠥 𡠦 𡠧 𡠨 𡠩 𡠪 𡠫 𡠬 𡠭 𡠮 𡠯 𡠰 𡠱 𡠲 𡠳 𡠴 𡠵 𡠶 𡠷 𡠸 𡠹 𡠺 𡠻 𡠼 𡠽 𡠾 𡠿 𡡀 𡡁 𡡂 𡡃 𡡄 𡡅 𡡆 𡡇 𡡈 𡡉 𡡊 𡡋 𡡌 𡡍 𡡎 𡡏 𡡐 𡡑 𡡒 𡡓 𡡔 𡡕 𡡖 𡡗 𡡘 𡡙 𡡚 𡡛 𡡜 𡡝 𡡞 𡡟 𡡠 𡡡 𡡢 𡡣 𡡤 𡡥 𡡦 𡡧 𡡨 𡡩 𡡪 𡡫 𡡬 𡡭 𡡮 𡡯 𡡰 𡡱 𡡲 𡡳 𡡴 𡡵 𡡶 𡡷 𡡸 𡡹 𡡺 𡡻 𡡼 𡡽 𡡾 𡡿 𡢀 𡢁 𡢂 𡢃 𡢄 𡢅 𡢆 𡢇 𡢈 𡢉 𡢊 𡢋 𡢌 𡢍 𡢎 𡢏 𡢐 𡢑 𡢒 𡢓 𡢔 𡢕 𡢖 𡢗 𡢘 𡢙 𡢚 𡢛 𡢜 𡢝 𡢞 𡢟 𡢠 𡢡 𡢢 𡢣 𡢤 𡢥 𡢦 𡢧 𡢨 𡢩 𡢪 𡢫 𡢬 𡢭 𡢮 𡢯 𡢰 𡢱 𡢲 𡢳 𡢴 𡢵 𡢶 𡢷 𡢸 𡢹 𡢺 𡢻 𡢼 𡢽 𡢾 𡢿 𡣀 𡣁 𡣂 𡣃 𡣄 𡣅 𡣆 𡣇 𡣈 𡣉 𡣊 𡣋 𡣌 𡣍 𡣎 𡣏 𡣐 𡣑 𡣒 𡣓 𡣔 𡣕 𡣖 𡣗 𡣘 𡣙 𡣚 𡣛 𡣜 𡣝 𡣞 𡣟 𡣠 𡣡 𡣢 𡣣 𡣤 𡣥 𡣦 𡣧 𡣨 𡣩 𡣪 𡣫 𡣬 𡣭 𡣮 𡣯 𡣰 𡣱 𡣲 𡣳 𡣴 𡣵 𡣶 𡣷 𡣸 𡣹 𡣺 𡣻 𡣼 𡣽 𡣾 𡣿 𡤀 𡤁 𡤂 𡤃 𡤄 𡤅 𡤆 </p>

<p>此 嬾 娘 系 由 胃 自然 銖 甲 胃 行</p>	<p>网 下 非 其 皇 罪 皮 女 向 良 遙 无</p>	<p>慶 塵 同 皆 異 雨 庚 商 唐 非 來</p>	<p>同 豐 登 發 有 頭 銖 祭 祭 聲 慶</p>	<p>井 方 爲 勑 办 昨 无 倉 倉 卽 是 办 創</p>	<p>可 中 无 日 太 成 丁 呵 办 來 依 井</p>	<p>實 用 編 卷 二 四 頁 集 六 書 學 三 六 十 五</p>	<p>卻 是 森 策 罔 同 下 去 亡 通 伯 网 罔</p>	<p>作 做 時 寫 出 選 同 作 作 森 素 字 書 成</p>	<p>非 用 馬 也 蛇 文 无 空 音 悔 併 爲 也 他</p>	<p>池 詛 也 也 作 也 也 字 从 人</p>	<p>是 嬾 巨 般 般 从 女 始 成 嬾 婆 俗 語</p>
---	--	--	--	--	--	--	--	--	--	--	--

<p>至 音 閏 畧 異 別 淫 淫 淫 淫 權 權 權 權 還 還 還 還</p>	<p>夾 音 閏 夾 微 垂 分 腭 腭 峽 峽 至</p>	<p>有 意 意 恥 字 當 从 耳 昨 心</p>	<p>兮 難 向 友 友 中 尋 裏 德 時 非 用 心</p>	<p>是 銓 樞 交 辛 世 但 从 衣 裏 親 彖 友</p>	<p>冒 胃 頭 本 目 通 爲 同 帽 衣 昨 从 金 卽</p>	<p>實 用 編 卷 二 四 頁 集 六 書 學 三 六 十 六</p>	<p>禾 尤 異 禾 木 元 來 烹 享 盡 同 音 亨</p>	<p>山 昨 从 青 青 卽 是 晴 晴 畢 竟 木</p>	<p>音 訛 苟 京 京 腐 牛 建 切 苟 从 通 爲 鬻</p>	<p>樹 字 但 从 弓 弓 昨 大 涼 亮 時 卻 用 元</p>	<p>成 雪 夕 昨 从 生 生 卽 是 性 晴 性</p>	<p>廣 自 合 異 宮 商 雨 雨 頭 从 雙 雙 方</p>
--	--	--	--	--	--	--	--	--	--	--	--	--

 非 水
 木 木
 𠂔 釵
 𠂔 本同
 𠂔 又
 𠂔 不用

金金 須記 水水 皆用 水水 當知

蔀
蔀
各从
心
歷
歷
頭莫以

音歷 爲 林 音派 先 戚切 上非从 外 外 外

𣎵
 𣎶
 桌
 桌
 侶
 𠂔
 元
 是
 占
 𠂔

𣎵
 音頌
 𣎶
 𣎷
 𣎸
 𣎹
 𣎺
 𣎻
 𣎼
 𣎽
 𣎾
 𣎿

實用編卷二十四

貞集六書學三十六

甞止爲
𡗗
𡗗非从攬。
𡗘
𡗘𡗙爲
𡗙
𡗙𡗚爲

俗作針。音高。有頭皆匪。立聖。

聖
口
星
同足各非王
壬
金
金
苟从戊
戊

翻音 金 戊 戊 金 字元來不用 金

金
𠂇
當
𡗗
樹
太
心
皆用
女
攪

平 性
 手 手
 不 不
 心 心
 類 類
 邊 邊
 不 不

步 步。
 導 導
 畔仍須復用 多。子
 三 彩

合記博傳元用十十。當知景影

卸无
𠂔
𦉳^貴
頭有
母古
元非
𡗗

𡗗 下从母。讀若冠。不是田方。
𡗘 呂土。土从

占占通佔店占店屠屠从木木即爲

糖蔗
 水
 菊从
 方充爲
 水
 水

占 即爻
占添人足
卜 告頭方

雨兒頭雨沾添足始爲爲雨沾露。

平手 菊用 適適 通爲 適擲 木木 梓

粘黏。即是黏。合記。啣當用。

水。須知飲。合从。金。占。

旁用王玉非爲
𠂔玷。當人刃
金金畔人

鐵鐵如是鐵火甯甯用心心祿

火火林林將將風風馬馬巾巾

尺尺木木廣廣當當爲爲櫟櫟

門門裏裏音音卻卻是是閻閻尺尺

下用巾巾元元是是佩佩胡胡爲爲兜兜字字不不从

尺尺篆文體用皆从古文點畫篆聲不可

實用編卷二十四

頁集六書學三十六

登隸法相以多簡略不無終篆有偏頗

堪登世俗無師添臆度偏有誤愈多終

此未能窮一二所題要領正其謬

篆隸偏旁點畫辨

釋文

大亦別以從音言兩旁幸微微復得用
生則則卻非登差數也也邊邊隸遠遠鹿鹿角
按按降降世世不不革革作作難難半半點點隸法

書學四

隸書無定制舊無歌訣其變二篆引八分以啓真楷且
漢碑多訛字矣茲採漢隸分韻異同之文爲之韻語以
公初學而備一體別無全書始俟博雅君子

漢隸源流統畧歌

漢隸秦佐書增損自雲陽或稱王次仲

後世著三蒼漢隸釋序云秦燔書官微多事程邈獻
隸書趙簡易也亦曰佐書說文序註云

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繫獄增減大篆去其繁複
始呈善之出爲御史趙主云謂施之使隸即今隸書水經

實用編卷二十四

頁六

主

曰上郡王次仲變篆謂舊文爲隸漢隸精華云上谷王次
仲作八分書漢和帝時賈訪寫三蒼隸急就章註云李斯
作峯頭扁楊雄作訓篆扁賈訪作海亭篇名曰三蒼隸法始廣隸書無定體未

可泥偏傍最上賢奇古假借通用良

減省及變易成灋在精詳張君碑釋文云
漢人用字有假

借者有通用者有奇古者有變易偏傍及減省者其間點
畫小異皆不可泥顧之推論揮下無耳鼓外說皮離則配
禹臯分澤外咸以垂俗爲非今隸字皆然蓋各是一家之
書不可拘以古法也陳琳碑釋云漢人隸法省文如實爲

則歐爲宜經史

以爲爲之類

秦漢分隸兼十種傳自梁

魏

碑稱云今言漢字則隸言唐字則分殆不知秦漢時分隸

已兼有之唐張懷瓘書斷云蔡邕八分入神隸八妙又云

八分爲小篆之捷隸又八分之捷夏承碑釋云梁度元威

作書論隸有十餘種曰芝英隸曰花草隸信隸鍾鼎隸

龍虎隸鳳魚隸麒麟隸仙人隸

科斗隸雲龍隸龍蛇隸其後論八分

甄鼎

匪同場

漢侍講疏云篆於漢而爲隸變於魏八分於

而唐人爲好之漢法益亡杜子美

謂二篆生八分則涇渭難辨矣

桐棺辨古塚誠

知率舊章

洪丞相水經疏臨晉人發古塚得桐棺隸

字是古餘同今隸書證知隸自古出非始於秦按齊胡公

以周孝王時卒歷數世至宣王時始有大篆入數百年至

秦有小篆既云隸出於篆不應篆未萌而隸先作也

書傳及兩漢書俱以隸爲程邈所造當據正史爲是

說舉羣書八六列分隸

說文序云秦燒滅經書

物有隸書以趨約易自

秦書有八分體其八曰隸書至亡新改定古文時有六

書其四曰佐書即隸書也漢安帝時許冲奏說文而隸書

行之已久加以行草

八分開出不復古矣

舉凡摘一斑備體拓名類

隸書無成式古人以意增減故多

省文及謬字不可與篆指同側也

相桓

摩熹

檟

汾

摩

連

振

桓

豪

褰

庚

七

戈

戌

戌

戌

戌

戌

戌

戌

戌

戌

戌

戌

戌

𣎵歲
 𣎵越
 𣎵我
 𣎵義
 𣎵戲
 𣎵戴
 𣎵戴

藎藎
 戢戢
 戢戢又作戢
 讖讖
 讖讖
 讖讖
 讖讖
 讖讖

誼誼
諱諱
調調
讓讓
讓讓
譙譙
譁譁

誄誄 謨謨 訶歌 謔謔 訶記 躬躬 紹紹 引引

𦉰 𦉰
 𦉱 𦉱
 𦉲 𦉲
 𦉳 𦉳
 𦉴 𦉴
 𦉵 𦉵
 𦉶 𦉶

紂紂
紂紂
紂紂
紂紂
紂紂
紂紂
紂紂

實用編卷二十四

貞集六 彙四 七

善譜圖經

一京。
 上承
 足眾
 人不一
 介
 系
 之來

泉品用不系來

菜 兼 乘 來 朱 染

菜さい
蕒ちやう
榮えい
榮えい
菜さい
第だい
茅ぼう

𦵏
𦵐
𦵑
𦵒
𦵓
𦵔
𦵕

[illegible]

莖莖
苑苑
葵葵
藁藁
葉葉
第第
美美

美 美
美 美
美 美
美 美
美 美
美 美
美 美

菩_菩
 盪_盪
 恭_恭
 忝_忝
 苦_苦
 藉_藉
 萃_萃

暮暮 暮暮 暮暮 寔寔 寔寔 寔寔 寔寔 寔寔

甬甬俗
富富
會會
索索
寒寒
容容
害害

室シム
寅ウツ
寫カク
寢ネ
冠カウ
冠カウ
定テイ

實用編卷十四

貞集六

諫言 十四

定定內內突突室室盲盲窮窮

窺クハ
窵クハ
厠クハ
月グハツ
曷カク
曷カク
門カド
罌カウ

罪冠冠亦作冠冒冒呂呂昌昌晃晃景景

尋尋暴暴曷曷昇昇易易是是鼎鼎

量 量
量 量
救 救
厘 厘
主 主
田 田
亩 亩
亩 亩
金 金
金 金

豐豐 豎豆豎與
豎同 堂營 臺臺 皇皇 盡盡

噴肺 氏氏 妃配 妖妖 姪姪 姉姊 嬰嬰 嬰嬰

兵兵焚焚奠奠糞糞嬰嬰琴琴琴琴

杲柔
 柔泰
 柔泰
 艷艷省
 𪔐穆
 穡穡
 稷

稟稟春春牽牽券倦奏奏恭恭天

天
年
无
平
禾
示
神
示
恒
示
恒
示
恒

禱禱
禕禕
禛禛
禞禞
禟禟
禠禠
禡禡

實用編卷十四
自集六
諫書 七七

禮記
檀弓
子貢曰
有棺無槨
於土也厚矣
有槨無棺
於土也薄矣
有棺有槨
於土也稱矣
有棺有槨
而不可稱
於土也謂之
稱家
有棺有槨
而不可稱
於土也謂之
稱家
有棺有槨
而不可稱
於土也謂之
稱家

禮體躬身坐至

米 麓 扁 卷 出 午 卒

郭 郭郭 郭郭 郭郭 郭郭

交垂享邕尚君

車障重障陵陳之陵東陳之陵下陳之陵陸陳之陵又

陟陟
 阨阨
 墮墮
 郛郛
 卬卬
 卬卬
 卬卬
 卬卬
 卬卬

御。邳述
邳衛
邳辛
邳術
邳愆
邳蘇
邳情

復從
復後
復退
望位
泥遲
復從
復接

攢纂
擄錄
揅撫
搗搗
振振
撻莽
拈哲

撻
撻拜短

抐
抐極

撽
撽拳

撾
撾槁

撿
撿撿俗

僇
僇人俊

作
 仲中央
 通
 備備
 攸攸
 攸攸
 仁仁
 亡亡
 隼隼

實用編卷二十四

貞集六 書畫 生人

僧有標要儻並佹美伺作僂仙僇遷

倭傳倭
倭傳倭
僵倖
倖倖
倖倖
倖倖

倣下
倣作
倣用
敢
赦時
敦恭
敦敦
敦牧

茶チ
 孝コ
 每ミ
 銓セン
 專セン
 數スウ
 殷イン

目 幸幸 桑桑 人人 犀犀 肅肅 惠惠

擊月利幸福幸福幸福幸福

陽集古錄云余家集三代古器銘石皆為摩壽左傳缺析戴記蟻子時術經傳多書儀作蟻蓋古人通用省文也

隸猶篆之草草比楷之隸楷真自隸變

借篆本六義象形假借指事會意轉注諧聲隸書與草同增

減徇人意篆圓隸書方楷正草斜勢

篆楷俱有定式草隸不拘義類隸書尤多省文訛字近世名家謂諸書不互歌訣是以業議半談百韻歌之非也

古碑什百家多門競格制歐趙舊家

實用編卷二十四

隸書 八十五

藏兵燹音存什二漢隸分韻載銘碣碑陰石經題名書象每錄二百餘宗又云漢

人墓刻猶存數十百碑非始于晉宋也水經注云歐陽公趙明誠好藏金石刻漢隸之著錄者歐陽氏七十五卷趙氏多九十三卷而缺其六自中原厄於兵南北壞斷遺刻已耗及洪丞相訪求趙錄之三而為韻釋舊有

福州刻前人互編次古灋世無傳奇才

各絢異隸韻序世昔人取兩漢碑文隸字分韻會集乃即韻以便考文福州舊有刻本中更年所

而不傳急就章回今之學者事不師古隨筆變奏

以取新尚怪聞有所據不過魏晉以後字跡耳 西京

未足法東漢有佳製臆度戒刻工拘

羸辨餓隸釋文建平鄉縣碑無篆體乃西京之佳書隸自秦始取其簡易以便文書之用未有

點畫俯仰之勢終西京之世學士大夫不留意此書故鼎

為之首篆漢偏旁歌序云字學不古隸俗偏有比之篆法

不無差謬今之學者與夫宅聽刻工輒以俗隸臆度成字

誣罔為甚唐太宗云敕之筆蹤拘束若嚴 冒昧集此

實用編卷二十四

隸書 八十六

義質此攷羣書及約博奇字隸有變文字相類而者義不同者

有假借通用者有省文失理編傳不可更者攷錄諸有每一字至二十餘體者並揭其繁以便攷異

急就章

司馬季德碑釋文云自三蒼滂喜亡小學不絕如錢字

書行於今者篇莫加于類篇韻纂善於集韻所載該古

以石刻校之則攬摭尚多脫畧隸法皆以德作德此又

省作德稽諸篇成無馬駟敬急就之一章凡此類皆非

假借字書所不應棄蔡伯喈奉尊平之詔刊鴻都之碑

晚學咸所取正未嘗一字好奇也如急就章雖口漢人

典刑亦石經之所不取今之學者事不師古隨筆緣手
變點畫摹備苟以取新尚怪為能此膏肓之疾也

滴喜憐恣歌蘇繼獨無繼桑濃

乖離易束世訪中世駟異爭執

隳突童斷據圖籍斷據圖籍載載載

感載一二氏藝震氏最艸變魚邦舜

終容龍陳韶魯陳鄭茂暴癘

俞廟樹俞蕭皋穿透基字啓劉

叩落劉宰憂憂量挺聚新樹殢

葉曹解葉哀孟呂哀孟東典禮東典

垂津度金律便術顯便術耐祿屢

鳳雲霜露星電風雲霜露星電

蓬壺光璵鼎蓬壺素稜香

馥慶血犧泰稷香醴滌濟滌禮廬

響鳥獸鳴鳥獸鳴鳥獸鳴鳥獸鳴鳥獸

道邊通達道邊通達道邊通達

淵深淵深淵深淵深淵深淵深淵深淵深

漢隸源流漢隸源流漢隸源流漢隸源流漢隸源流漢隸源流

右書學四部右書學四部右書學四部右書學四部右書學四部右書學四部

初學之準初學之準初學之準初學之準初學之準初學之準初學之準初學之準

六藝六藝六藝六藝六藝六藝六藝六藝六藝六藝

萬曆萬曆萬曆萬曆萬曆萬曆萬曆萬曆萬曆萬曆

皇明經世文編卷三終

詩冠諸首蓋所謂惟喬與梓合之而成大器也

青穿恩從踏清
村鉞親侵
倉塲催趨粗
猜

端知	疑	羣	溪	見	龍	日	來	實	俞	影	匣	曉	禪	審	床	穿	照	邪	心	從
飲	牙	痛	加	瓜	我	我	龍	龍	容	紅	烘	烘	鱗	春	崇	充	終	錫	錫	從
多	譌	翺	科	戈	敗	敗	陵	陵	盈	雅	恒	成	成	生	崇	崇	終	錫	錫	從
端	義	翺	科	戈	敗	敗	陵	陵	盈	雅	恒	成	成	生	崇	崇	終	錫	錫	從
丹	義	翺	科	戈	敗	敗	陵	陵	盈	雅	恒	成	成	生	崇	崇	終	錫	錫	從
顯	義	翺	科	戈	敗	敗	陵	陵	盈	雅	恒	成	成	生	崇	崇	終	錫	錫	從
故	義	翺	科	戈	敗	敗	陵	陵	盈	雅	恒	成	成	生	崇	崇	終	錫	錫	從
耽	義	翺	科	戈	敗	敗	陵	陵	盈	雅	恒	成	成	生	崇	崇	終	錫	錫	從
刀	義	翺	科	戈	敗	敗	陵	陵	盈	雅	恒	成	成	生	崇	崇	終	錫	錫	從
凋	義	翺	科	戈	敗	敗	陵	陵	盈	雅	恒	成	成	生	崇	崇	終	錫	錫	從
兜	義	翺	科	戈	敗	敗	陵	陵	盈	雅	恒	成	成	生	崇	崇	終	錫	錫	從
兜	義	翺	科	戈	敗	敗	陵	陵	盈	雅	恒	成	成	生	崇	崇	終	錫	錫	從

審心	床從	穿精	照精	邪精	心精	從精	清精	精精	徹精	奉精	敷精	實精	非精	明精	並精	滂精	邦精	娘精	澄精	徹精	知精	泥精	定精	透精
沙	查	權	權	權	權	權	權	權	權	權	權	權	權	麻	邑	絕	巴	拏	茶	叉	乚	乚	乚	乚
著	蛇	卑	遮	斜	些	查	查	查	查	查	查	查	查	咩	婆	坡	波							
船	川	專	專	專	專	專	專	專	專	專	專	專	專	瞞	樂	潘	般							
寶	寶	寶	寶	寶	寶	寶	寶	寶	寶	寶	寶	寶	寶	瞞	樂	潘	般							
挂	狗	濕	濕	濕	濕	濕	濕	濕	濕	濕	濕	濕	濕	瞞	樂	潘	般							
衫	護	護	護	護	護	護	護	護	護	護	護	護	護	瞞	樂	潘	般							
梢	巢	抄	抄	抄	抄	抄	抄	抄	抄	抄	抄	抄	抄	瞞	樂	潘	般							
枝	愁	愁	愁	愁	愁	愁	愁	愁	愁	愁	愁	愁	愁	瞞	樂	潘	般							

禪那	晚	匣	影	俞	來	日	寶用編卷二十五	溪	疑	誦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花蝦靴	華遐	時鴉肥	耶訪	鵬羅	接媒		筆梗	孔	罽	等頂	臻	整	家	寵	重	
詞歡喧軒軒於懷	和何九玄寒賢嫌還閑令街榮	倭阿宛淵安煙海聲	員延炎	羅舉蘭連廉			錦廣	窠	窠							
萬味驚豹休	萬味驚豹休	佔龍遙	由	勞			講	窠								
紹	紹	紹	紹	紹			九	窠								
紹	紹	紹	紹	紹			九	窠								

求	喻	影	匣	曉	禪	審	林	穿	照	邪	心	實	從	清	精	微	奉	敷	非	明	並	滂	邦	爆
龍龍玲領	勇鄧永	擁嶺影穩	湏杏悻混	噴洵	煙膏跳	煙膏跳	煙膏跳	煙膏跳	煙膏跳	煙膏跳	煙膏跳	煙膏跳	煙膏跳	煙膏跳	煙膏跳	煙膏跳	煙膏跳	煙膏跳	煙膏跳	煙膏跳	煙膏跳	煙膏跳	煙膏跳	煙膏跳
允	允	允	允	允	允	允	允	允	允	允	允	允	允	允	允	允	允	允	允	允	允	允	允	允
引	引	引	引	引	引	引	引	引	引	引	引	引	引	引	引	引	引	引	引	引	引	引	引	引
漢胡兩	漢胡兩	漢胡兩	漢胡兩	漢胡兩	漢胡兩	漢胡兩	漢胡兩	漢胡兩	漢胡兩	漢胡兩	漢胡兩	漢胡兩	漢胡兩	漢胡兩	漢胡兩	漢胡兩	漢胡兩	漢胡兩	漢胡兩	漢胡兩	漢胡兩	漢胡兩	漢胡兩	漢胡兩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illegible][illegible]

音切江蘇等處紅軍徐錫九等切
切合則爲時多罪則篇者芳江等
百中備不爲動以爲動徐錫九等
之一定必皆字故多穿出入切臨丁
一能一上內足爲動字者爲知律例
可性性性此字內已載者亦當第一
可傳無又通者不丁內在字較多誤便每
習方則屬定辨確非違此要律云不交刑
關用者皆係罪脫去除又叛叛如是互稱
拘他犯下字誤解但列取依江如也
可無法凡上是是而是是研考如聲問
也法切切切切去餘一一篇分以糾之
然可求變字者皆定聲切爲爲知不以意
此指也近問而而上如切皆最但是如
一在如而動皆係誤法翻閱隨者如切
經下已但下建又罪也云不將移江切
史緩上差隔上上如切滿是是却切切
切切一也聲聲多誤又豈如音丁谷中
與然以辨此字有動字有聲聲誤因云
內字是聲聲德微此切依律付字端即有
亦白有皆在罪者蓋罪爲動不又字以
千如開此兩字爲字犯之字是知第一

盱眙 馮應京纂輯

新安 戴任校正

黃梅 瞿九思編次

數學

數之爲字從支音諸妄切支小聲也。蓋理漢

然空虛而已。聖人冥契斯理而欲以開物成務推往知

來則命之數而理斯彰布之算而數斯得。故一、生、二、

生、三、生、萬至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萬

萬京曰垓萬萬垓曰穠音穠比數者不一。若思至于

十萬萬曰兆生之曰方曰至曰間曰叢之數。其能達

一、是爲太虛之定算也。而總歸之乎一。皆太空中自然

實用編卷二十六 頁集七 數學 一

流衍之妙莫可思憶。天地所以成變化行鬼神而聖人

所以成天地之能皆是物也。

高皇帝初設科尚試算數其後也。世重文詞士專帖括。推

算不知經機者有之。是構無用以爲用而厭薄九九也。

嘗試取九數潛心焉。田疇畧域方田御之交質變易粟

布御之貴賤廉稅衆分御之積累方圓以廣御之功。程

積實商功御之遠近勞費均輸御之隱難互見盈腴御

之雜揉正負方程御之高深廣遠均股御之。蓋愚者所

不能離而知者所不能盡。是烏可厭薄者乎。周官保氏

教國子尚矣。唐設算學博士。孫子五曹限一年業成。九

章海島共三年。張立建夏侯陽各一年。周髀五經算共

一年。綴術四年。緝古一年。其賢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

法。猶爲近古。今算學荒而曆律訛矣。南雍大司成郭正

域請試通曆律者。入國學。詔下宗伯格不行。即有一二

精此學者。目爲屠龍之技。無所用之。殊失

高皇建學立教之意。嗟乎。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吾以致吾

知耳。烏論世好哉。爰取程大位所著。稍加增損。俟經世

之君子採焉。

程大位算法統宗叙曰。自龍馬負圖而數肇端。隸晉作

之管。定四時而成歲。不外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數。以

至遠而天地之高深。近而山川之浩衍。大而朝廷軍國

之需小。而民生日用之事。皆莫外此要之線尺度。而求

靈算得神理。而忘象數。必有比類旁通。如孫吳之兵。良

父之御。在不然。尺寸者。至尺必差。積錄者。至兩必謬。即

一、一按之成法。其何能周天下無窮之變。蒙莊有言。迹

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吾於是法亦云。

實用編卷二十六 頁集七 數學 二

算學歌

學算之人須努力。先將九數時時習。呼如下位算爲先

變其身數呼求十觀其發問果何如。仔細斟量分法實

若然法實既能知。次求定位最爲急。再考九歸及除除

又將減法細尋繹。有能致意用工夫。算學雖深可盡識

定位總歌

數家定位法爲奇。因乘每向下位推。加減只須認本位

歸與歸除上位施。法多原實逆上法位前得令順下宜

法少原實降下數法前得令逆上知

五、傳、十、二、字、訣

乘從每下得術

附者乃法首下該得之名也從實上原首位
 之號順數至法首位每數則止於下位得首
 已下釐毫令勻四向前數則止於下位得首
 從法前得令

歸從法前得令

令者斤則司衡石等類亦從實上原首位起
多法少法並位後順數至法前之數則止轉而前一
併令
得令法少法並位後順數至法前之數則止轉而前一
首之數則止再還前上原首位數起赴前還應數至法
位得令回則無復降小

分法懸空定位歌

單二十三十四奇上單一指二位千五萬六更無疑十

萬七千百萬八千萬九位一時知

實明編卷二十六

上少折四定之
平四所國從
四分屬毫
足六微一
燒五
沙隔位不盡五
若尊
實前
行

九九合數乘除加減皆呼此數呼小數在上大數在下爲小念大也

如

一二如二二為四

一三如三。二三為六。三三為九。

一四如四。二四爲八。三四一十二。四四一十六。

一五如五。二五得一十。三五一十五。四五當二十。五五

二十五

一六如六。二六一十二。三六一十八。四六二十四。五六

當三十。六六三十六。

一七、如七、二七、一十四、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五十二

三十五。六。七。四十二。七。七。四十九。

一八如八二八一十六三八二十四四八三十二五八

當四十。六八四十八。七八五十六。八八六十四。

一九四九
二九一
三八三
三九二
二七
四九
三十一

四十五六五十四七九六十三八
乙七十二上八

2	+
---	---

九歸歌 呼大數在上小數在下為大念小也

歸不須歸其法故不立

二一添作五。逢二進一十。

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

四一二二。四二添作五。四三七十二。逢四進一十。

五一倍作二。五二倍作四。五三倍作六。五四倍作八。逢

費用 諸君 上下

五進一十

六一下加四六二三

五八十二。逢六進一。

七一下加三。七二下加六。七三四十

五七十一。七六八十四。逢七進一。

八一下加二。八二下加四。八三下加六。八四添作五。八

五六十二。八六七十四。八

九婦隨身

因法歌

合數九因頭記熟起手先從末位推言十就身如隔位

若要還原用九帝

召而乘去伏單位謂之因位數多謂之乘舊有突頭

下乘之法此為真起至先將得二因三四五來乘遍了却將本位破其身

商五於左位平之次就以次商升書六相呼六除實

人九一乘得三
十為實部以支銀
得十為法除之
解題曰
課分

假如今有布二疋
用過一疋
問尚餘若干
答曰一疋

法置用過布
以分母六
通之加分子
共得七

又以原布分母
通之得三十
另置原布
以分母九
通之加分子
共得三十

又以用過布分母
通之得十
為實以二分
母九相乘得四
為法除之得一
餘實二十
法實實三約之

通分

通分者通以分母
納以分子也
夫數之有重者
不必通也
若時零之不
重者使不通
之則何以置
位而算之
乎此通分之
法由立也
假如四分
而之一者則
二錢五分也
此所謂數之
有重者也
若三分而
之一者三錢
三分三釐以
至于三三之
無窮此所謂
數之不重者
也必須以分
通之乃可算
不然則時零
之不重終無
可置位矣

假如今有布四十五尺
每尺價銀三分
問共該銀若干
答曰三十兩

法置布以分子
二因之得九十
為實部以分母
三為法除之
解題曰
每斗價銀七
分二釐問共
該銀若干

假如今有米三石
每斗價銀七
分二釐問共
該銀若干

法置米以分子
三因之得九
為實部以分
母二為法除
之得四兩五
錢六分

假如今有米三石
每斗價銀七
分二釐問共
該銀若干

法置米以分子
三因之得九
為實部以分
母二為法除
之得四兩五
錢六分

假如今有米三石
每斗價銀七
分二釐問共
該銀若干

法置米以分子
三因之得九
為實部以分
母二為法除
之得四兩五
錢六分

假如今有米三石
每斗價銀七
分二釐問共
該銀若干

法置米以分子
三因之得九
為實部以分
母二為法除
之得四兩五
錢六分

假如今有米三石
每斗價銀七
分二釐問共
該銀若干

法置米以分子
三因之得九
為實部以分
母二為法除
之得四兩五
錢六分

假如今有米三石
每斗價銀七
分二釐問共
該銀若干

答曰四錢五分

法置銀以分子
二因之得四
為實部以分
母三為法除
之得一兩四
錢五分

三為法除之

假如今有米六分
每斗價銀四分
錢問該銀若干
答曰二錢五分

法置分子
以分母三
因之得六
為實以分母
四為法除之
得四兩五錢
六分

假如今有段四十五尺
每尺價銀四兩
二錢二分
問該銀若干
答曰二百一十兩

法置每尺價
以分母五
因之得二十
加入分子
二共得四十二
以乘總段四
十五得六百
三十為實以分
母三為法除之
得二百一十
兩

法置每尺價
以分母五
因之得二十
加入分子
二共得四十二
以乘總段四
十五得六百
三十為實以分
母三為法除之
得二百一十
兩

法置每尺價
以分母五
因之得二十
加入分子
二共得四十二
以乘總段四
十五得六百
三十為實以分
母三為法除之
得二百一十
兩

法置每尺價
以分母五
因之得二十
加入分子
二共得四十二
以乘總段四
十五得六百
三十為實以分
母三為法除之
得二百一十
兩

法置每尺價
以分母五
因之得二十
加入分子
二共得四十二
以乘總段四
十五得六百
三十為實以分
母三為法除之
得二百一十
兩

法置每尺價
以分母五
因之得二十
加入分子
二共得四十二
以乘總段四
十五得六百
三十為實以分
母三為法除之
得二百一十
兩

法置每尺價
以分母五
因之得二十
加入分子
二共得四十二
以乘總段四
十五得六百
三十為實以分
母三為法除之
得二百一十
兩

法置每尺價
以分母五
因之得二十
加入分子
二共得四十二
以乘總段四
十五得六百
三十為實以分
母三為法除之
得二百一十
兩

法置每尺價
以分母五
因之得二十
加入分子
二共得四十二
以乘總段四
十五得六百
三十為實以分
母三為法除之
得二百一十
兩

法置每尺價
以分母五
因之得二十
加入分子
二共得四十二
以乘總段四
十五得六百
三十為實以分
母三為法除之
得二百一十
兩

法置每尺價
以分母五
因之得二十
加入分子
二共得四十二
以乘總段四
十五得六百
三十為實以分
母三為法除之
得二百一十
兩

法置每尺價
以分母五
因之得二十
加入分子
二共得四十二
以乘總段四
十五得六百
三十為實以分
母三為法除之
得二百一十
兩

法置每尺價
以分母五
因之得二十
加入分子
二共得四十二
以乘總段四
十五得六百
三十為實以分
母三為法除之
得二百一十
兩

法置每尺價
以分母五
因之得二十
加入分子
二共得四十二
以乘總段四
十五得六百
三十為實以分
母三為法除之
得二百一十
兩

法置每尺價
以分母五
因之得二十
加入分子
二共得四十二
以乘總段四
十五得六百
三十為實以分
母三為法除之
得二百一十
兩

法置每尺價
以分母五
因之得二十
加入分子
二共得四十二
以乘總段四
十五得六百
三十為實以分
母三為法除之
得二百一十
兩

法置每尺價
以分母五
因之得二十
加入分子
二共得四十二
以乘總段四
十五得六百
三十為實以分
母三為法除之
得二百一十
兩

却將原物法除之將錢買物互乘取百兩千斤以類推
算者留心能善用一絲一忽不差也

假如原有米五石八斗四升賣銀四兩三錢八分今只

有米一石七斗二升問該銀若干 答曰一兩二

錢九分

法 置今有米以原賣銀乘之得七兩五錢三為實

却以原有米為法除之

一法先用除而後乘先置原價以原米為法除之得

每石價銀七錢五分又為法以乘今米亦得

原有麥三斗五升磨麵二十五斤今欲用麵一百七十

五斤問該麥若干 答曰二石四斗五升

法 置原麥乘今用麵為實以磨麵為法除之

實用編卷二十六 算學 九

同乘異除法可識原物價相乘為實今物除實求今價

今價除實求今物

假如原有小珍珠五十顆重一兩價銀一十二兩今有

大珍珠三十顆重一兩問該銀若干 答曰二十兩

法 置原珠以原價乘得而為實以今珠除之

異乘同乘法

假如原每人一日織錦八尺二寸五分今有五十六人

共織二十七日問織錦若干 答曰一千二百四十

七丈四尺

法 置人一乘日得一十五百再以日織乘之

異除同除法

假如今有客一十五人住一十二日共用米三石六斗

問一客每日用米若干 答曰每日二升

法 置米為實○另乘二日得一十八為法除

實

同乘同除法

假如原有鵝八隻換雞二十隻每雞三十隻換鴨九十

隻每鴨六十隻換羊二隻今却有羊五隻換鵝問該

若干 答曰該鵝二十隻

法 用原乘四置原鵝八以乘原雞三十得二百四

又以原鴨六十乘之得四萬四千再以今有羊五乘

之得七萬二為實○又用除法同以所換雞二十乘

換鴨九十得一千八百再以所換羊二隻因之得三百六

實用編卷二十六 算學 十

為法除實

指曰法應一除一乘多有不盡之數今變法總乘為

實總除為法此術極妙矣

九章

京按周公作算術九章章以音以十十數之終也九陽之老也十則變為一矣知此者其可以體化乎九章至勾股而止海島即勾股也今西泰利先生測測重玄運知千種余學之未能姑錄統宗之要者為下學焉云
方田章第一 其有方田之法不論其田之曲直與否須得補成方田可折
算數數

丈量田地總歌二

古者量田較闊長全憑繩尺以率量一形雖有一般法惟有方田法易詳若見喝斜并四曲直須裨補取其方却將乘實為田積二四除之畝數較

喬懋敬曰行弓之弊有所謂灑手法者初弓到地坎

實用編卷二十六 頁集七 最學 十一

弓旋轉有所謂斜便者初弓正步漸漸入斜拔必先牽繩索以取直厥後行弓以取方起止之處遇路除

路遇堤除堤遇溪湖衝激之所量其勢之輕重多留

一二足以備傾伏

方自乘之積步明直四長闊互相乘勾股圭棧乘折半

圓田周徑折半乘周自乘之十二約徑自乘之七五乘

周徑相乘四端是破田丘田同上乘環田內外周相併

折半須將徑步乘梯斜兩頭相併折長乘便見積分明

三廣倍中加二淵四端得步以長乘弧矢弦長併矢步

半之又用矢相乘牛角肩田長步併折半遂將半徑乘

二不等併東西步折半仍將淵步乘蛇船三淵同相併

三端得步以長乘四不等田分兩段一為勾股一斜形

田形不一須推類二四除之畝數明

丈量之法以五尺為一步每步自方五尺計積二十

五尺也以五尺計之步下五寸為一分一寸為二釐

積步間畝二四端除畝間積步二四乘法

假如今有方田一垓長闊各五十步問積若干

答曰積二千五百步

法置長以闊乘之得積二千五百為實以畝法四除之

定位法先從原實首位數幾十起順下至幾步止下

一位定位首十數逆數墜上至實首位合得仁順下

即是百也餘皆倣此方田斜量則置斜弦自乘折

半為實直田以闊乘長為實

假如勾股田股長六十步勾闊三十二步問積若干

實用編卷二十六 頁集七 最學 十二

答曰九百六十步

法置股長以勾闊乘之得一千九折半得積主即

三角也按即二圭合一也其形乃直田之半故皆用

折半之法按求長有斜權三三和權者必五六而六

假如圓田徑五十六步周一百六十八步問積步若干

答曰二千三百五十二步

半周半徑求積法徑折二十八步相乘得積

周求積法周自乘得二千八百八十八步相乘得積

徑求積法徑自乘得三百六十八步相乘得積

徑求積法徑自乘得三百六十八步相乘得積

周徑求積法以周乘徑即得積自乘以三因數同

半周求積法以半周自乘得三千零五十六步如三

半周求積法以半周自乘得三千零五十六步如三

三廣田南廣二十六步北廣五十四步中廣一十

法置二長相併得五步折半得步五分以廣折半

得四乘之得積

又法以中長一十七步五分用半廣乘之得積

肩田乃兩牛角合也法同

假如四不等田一坵截作三段重之一段直田長四十步潤二十八步南邊勾股一段股長三十二步勾潤十步東邊勾股一段股長四十步勾潤四步開共積若干答曰三共積一千三百六十步

法先置直田長以潤乘之得直積一千一百〇又置南股以勾乘之折半得積一百六〇再置東股以勾乘之折半得積八十三共併積一千三百〇此截法比古法分兩段者更准但遇歪斜不等必有斜步豈可作正步相乘若截之無無誤矣

實用編卷二十六

負集七

算學 一五

假如錢田外周二十七步徑三步內錢眼方周一十二步問該積若干答曰五十一步四分步之三即七

法置外周自乘得七百二十九以圓法十除之得七十五釐以減內方周自乘得一百四十四以方周法十除之得內方積九餘積五十五步

粟布章第二 粟米也布錢也以粟布率求米之積

粟布歌

穀為糧米要須知法實分明莫亂題米為實數穀為法以法除之更不疑若言糧米為白米糧法白實以除之要將易換貴求賤乘來除去不益池

依法歸除成色名
成色折白銀名為之乘金開赤白銀折成色同名
諸數率數比若粟換銀粟以銀率率之為實以粟率率之為法除之得銀今率不一

實用編卷二十六

負集七

算學 十六

御米二十御斛四十 粳米二十御斛四十 度數所以別長短之法也漢書以分寸尺丈引為五丈十尺一寸十分釐毫絲忽忽為忽

石十斗十升十合十勺十抄十撮十圭 粟即一粒之斛也二石合五斗五斗合十斛

置九色金以九因之得赤金三兩以價因之

古斛法以積方二尺五寸為一石

若較今時斛法可將棹四張橫臥地以為井字樣式內用今尺橫直各量一尺上下皆同四旁用物擠位不動將米一石傾放內中米上以手為度却用尺量高若干定為斛法除之得積米之數此乃不虧斛也

答曰一千三百五十石

乘法定位從實首原數順數降下至尺止下一位得術定法實是十還上逐位陞之即得千數為實。除

貞集六

數學 一九

法定位先數原實千順降下至過法首每石五十二尺
尺即止前一位得令是石逆數陞上即得五十三百

餘倣此

長倉將濶乘長再以高乘得積為實以斛法除之
圓倉置周自乘以高乘之以圓法_二除之得積以斛法

除

其平地尖堆倚壁堆內角外角堆古法皆以量高而算

後樂氏不用其高假如平地矣堆只以下周十而取一為高其倚壁堆乃尖堆之半以五除下周為高其內南堆乃尖堆四分之一以二五除下周為高其外

一法圓倉等五條併率數解法總算

解曰以圓率十二却用斛法二尺五寸乘得三十整
除之平地堆并圓窠併斛法九寸尺二五乘之
倚壁堆併斛法四十五尺二五乘十八而得
內角堆併斛法二十二尺五寸二五乘九而得

外角^七併解法六十七尺五寸^{五乘二十}
今有方窖上方六尺下方八尺深一十二尺問積米若干

干答曰二百三十六石八斗

法置上方自乘得六十八另置下方自乘得六十八又以上方乘下方得八十二併三位共一百八十四以源乘之得一千七百用三除之得五百九為實以斛法除之園宮率三十六除之餘同

今有船倉南頭面廣六尺腰廣六尺五寸底廣五尺北

實用編卷二十六

典集七
數學

14

頭面廣七尺腰廣七尺五十底廣六尺深二尺四寸
長九尺間積未若干 答曰五十六石一斗六升

以南頭腰廣倍之併入面廣底廣共

除之得六。○另以北頭腰廣倍之併入面廣底廣共

除之得併二數共三十一折半得五十六以

深四二寸尺乘得尺一十五以長乘得尺一百四十為實以斛

法除之

今有蘆席二領長濶相同先以席一領作圓較之盛米

二石五斗間席二頰為一圓盛米若干
答曰盛米十石

置席自乘得_四為賓以較固米為法乘之三_四

五六七領俱倣前例自乘再比較

今有米二十二石五斗欲用席圍盛之先以一席作圓

較數盛米二石五斗問該用席若干 答曰三領

法 置總米為實以較米為法除之得領又為實以

平方開之

論曰席求盛米法予以席一領且如長四尺作一圓

較之四面各方一尺也若二領共長八尺作一大圓

是每面方有二尺以每面計小圓二箇共該四小圓

故以二席自乘得四却以一小圓米數乘之是也餘

微此

各處盛場欲推量算引法歌 每方一尺得盛四十斤

長闊相乘共一遭已乘之數又乘高每方四十乘斤總

三百斤端即引包

實用編卷二十六 負集七 數學 三十一

今有盛一堆長一丈五尺闊一丈二尺高六尺五寸問

該斤引各若干

答曰四萬六千八百斤 一百五十六引

法 置長以闊乘之得十八丈又以高乘之得一千

七十又以每尺四寸乘之得盛重八百斤為實以

每引三百斤為法除之得十六引若問包以包數除之

衡法斤秤歌

斤如求兩身加六減六留身兩見斤論錄三百八十四

六十四分為一斤二十四錄為一兩三十二兩一裏為

一和斤該一十五二和併之為一鈞四鈞之數為一石

又名一賦實為真二百整斤為一引兩下別有毫釐分

截兩為斤歌

一退六二五二兩退為二二五二兩退為三一八七

五四二五五三一二五六三七五七四三五八五九

五六二五十六二五十一六八七五十二七五十三八

一二五十四八七五十五九三七五

又截兩成斤歌 此斤下零兩盡積以斤數

一退十五成斤以二退十四三退十三四退十二五退

十一六退十七退九八退八九退七十退六十一退五

十二退四十三退三十四退二十五退一

嘗見算者遇斤下帶兩用法各不相同有將兩數化

為一二五者又有將兩隔位疊數而除十六加斤者

俱不合式難無端除手觀算盤梁之上二子為十果

之下五子共有十五兩論一斤該數十六而欠一兩

實用編卷二十六 負集七 數學 三十二

故曰一退十五以成一斤之數此法極敏捷餘皆微

此

但貨物用秤者不拘法實斤下有兩數切不可隔位

必須挨斤之次設若五斤十二兩就以十二兩在五

斤之下位算盤梁之上二子梁之下二子即十二兩

也若兼端除為法為實梁以十二兩本身梁之上除

去一子餘七另以下位加五即為七五然後用法乘

除之即不是也如除畢斤下者有零數必須從尾

位起用加六之法逐位送上加之至斤下止切不可

加於斤上學者慎之

今有金一十二斤半問該兩若干 答曰二百兩

法 此是斤求兩置金為實以六為法加之或用六

乘法亦同

定位只認原斤位得十兩依次求之即得

今有銀四百三十二兩問該斤若干 答曰二十七斤

法 此是兩求斤置銀為實以截兩法通之或用十

六兩除之亦得

定位只認十兩上得斤依次陞上即得

今有猪一口因無大秤以小秤稱之不及原秤重一

斤十兩又加秤重一斤四兩八錢稱得六十七斤問

該公道正數若干 答曰實重一百廿斤九兩六錢

法 置原秤銀六十又加銀八十共兩八錢以共

稱猪七十乘之得三千一百三十五斤六錢以共

兩為法除之得一百一十二斤二兩六錢六分下虛數

實用編卷二十六 算集七 集李 二十三

用加六法加得六兩

今有銅一千零五十六錢問該斤兩若干

答曰二斤十二兩

法 此是錢求斤兩置銅一千零五十六為實以錢法三十

四除之得二百八十八兩另以四兩除之得二十

就物抽分歌

抽分法就物中抽腳價乘他物求別用腳錢格物價

以其為法要除周除乘便見腳之總餘者皆為主分留

算者不須求別訣只持此法記心頭

今有絲四十三斤十二兩鐵鍋每斤用絲一斤其鐵工

絲四兩問各該若干

答曰鐵成鍋三十五斤 鐵工絲八斤十二兩

法 置銀四十不動斤下十二化為七併共四十五

以鐵工絲化為二乘之得三十五為實另將鐵

銅併銀工絲共五十五為法除之得三斤四兩

加六法加之為三十九兩二錢為鐵工絲以減銀

餘為鐵銅銀三十斤每斤用銀十兩即三十兩或以斤通

兩算畢通斤亦得

象分歌 象者等也物之異者求其等分之以物

象分歌

象分法數不相平須要分教一分成將此一分為之實

以乘各數自均平

法 各列置象 等以之位副併共若干為法以所分

實用編卷二十六 算集七 集李 二十四

物總乘未保者則求各自為實以法除之得問可

得一分以乘各象

合率差分

今有官田一項三十八畝每畝料正米二斗今要七分

本色米三分折納細絲每米一石折絲一斤問各納

若干

答曰米一十九石三斗二升 絲八斤四兩四錢八分

法 置田數以正米乘得五十六斗置列二位○一位

以七乘得米數○一位以三乘得八斗以石雙斤

零二八得兩錢之數

今有軍二萬五千二百名共支米麥豆三色只云四人

為兩象○却以九用三端七因得二為乙象○
却以十用三端七因得三為甲象○三位併得
為丁象○却以二十用三端七因得九又三因得二十
却以三十用三端七因得十七為乙象○却以四十
用三端七因得二十五為甲象○併得五十五
五位者首位三以三因又三因再三因得八十為戊
象○却以戊象用三端七因得一百八為丁象○却
以丁象用三端七因得四十四為兩象○却以丙象
用三端七因得二十九為乙象○却以乙象用三端
七因得二十四為甲象○併得四十一各以副併
為法除實得一象數以乘各象如位數多者皆以三
實用編卷二十六 員集七 數學 二十七

折半差分

法以所分物折半為象○二位者一併得三○三
位者二併得七○四位者一併得五○五位者
八十六併得三十各副併為法除實
今有女子善織初日逐次日加倍第三日轉速倍增第
四日又倍增織成絹六丈七尺五寸問各日織若干
答曰初日織四尺五寸 次日織九尺
第三日織一丈八尺 第四日織三丈六尺
法置絹為實列一併得五為法除實得初日織
五尺倍之得次日數再倍得第三日又倍得第四日
遞減挨次差分

法置所分物挨次為象各列置象○三位者
併得六○四位者三併得十○五位者一併得
得五○六位者二併得二十各副併為法除實
今有金八兩一錢欲挨次進套鍾五箇問各重若干
答曰大鍾二兩七錢 二鍾二兩一錢六分 三鍾
一兩六錢二分 四鍾一兩八分 五鍾五錢四分
法置金為實以五三副併得一十象為法除實
得五錢為五鍾重數自下而上各加五錢
今有米二百四十石令甲乙丙丁戊五人分要將甲乙
二人數與丙丁戊三人數同問各該若干
答曰甲六十四石 乙五十六石 丙四十八石
丁四十石 戊三十二石
實用編卷二十六 員集七 數學 二十八

法置總米為實列一併得九
○又併二得六減九餘三○却於前五人象內
各增三甲得八乙得七丙得六丁得五戊得四副併
得三象為法除實得八為一象數以乘各人後增象
數得各人所得數
或七人分者要將甲乙丙三人數與丁戊己庚四人
數同者○又云三人分者要將甲得數與乙丙二人
所得數同者俱依前法算之
今有金六十兩令甲乙丙三人休等遞差五兩問各若
干 答曰甲二十五兩 乙二十兩 丙一十五兩
法置金六十兩減差甲多兩而乙多兩而丙多兩
餘四十為實以三人為法除之得兩金五兩加得

二十 為乙所得又加五為中所得

今有俸糧三百零五石令五等官依品遞差十三石分之問各若干

答曰正一品八十七石 從一品七十四石

正二品六十一石 從二品四十八石

正三品三十五石

法置五等於上又列五等減一餘四以乘五得二十

折半得一為實以每等差五乘之得一百以減總

糧三百〇餘一百七却以五等除之得五十五是第五

等正三品俸糧加三十五是第四等從二品俸糧又加三

是正二品俸糧各品遞加

今有官米二百六十五石令三等八戶出之上等二十

實用編卷二十六 頁集七 數學 二十九

戶每戶多中等七斗中等五十戶每戶多下等五斗

下等一百一十戶問每戶所出及逐等各若干

答曰上等每戶二石四斗 共四十八石

中等每戶一石七斗 共八十五石

下等每戶一石二斗 共一百三十二石

法置中等以每戶多下等五斗之得五斗又置上

等以每戶多中等七斗多下等五斗共一石二斗乘之得二十

併數共九斗以減總米餘一斗六石為當併三等戶

數共八十為法除實得二斗是下等一戶所出數加

五斗得七斗是中等一戶所出數又加七斗得四斗是上

等一戶所出數各以戶數乘之

帶分母子差分

今有馬軍七人給襖布四十八尺步軍六人給襖布九

十二尺共給布十二萬五千八百二十尺問各若干

答曰馬步軍各五千六百七十人 襖布八萬六千

九百四十尺 襖布三萬八千八百八十尺

法置分母子五乘以七乘九得六十四〇又以

八乘四得三十二併之得九十六為法置布二萬

五千八百二十却以六人相乘得三十二而乘之得五

百四十四為實以法除之得軍數各五百七十六以四

乘又用七得得襖布又以九十乘軍數用六得得襖

布

今有昆仲三人小弟謂長兄曰我年紀比汝四分之三

實用編卷二十六 頁集七 數學 三十

次兄年紀比汝六分之五比我多八歲問三人歲數

各若干

答曰長兄九十六歲 次兄八十歲 小弟七十二歲

法置四分之二以五以母五乘子五得十二為次兄

之差〇又以母六乘子三得八為小弟之差〇又

以母四相乘得二十為長兄之差〇另以十二減去

餘二為法〇先置長兄差二十四以八歲乘之得九

二為實以法二除之得九為長兄之歲〇另以次

兄差十二以八歲乘之得九十六為實以法二除之得

為次兄之歲〇另以小弟差八亦以八歲乘之得一百

為實以法二除之得七十為小弟歲數

互和減半差分 以七九五為陽位八十六為陰位〇三位者

七併得五〇四位者二併得二〇五位者一併得二〇〇照位併而為法除實得首尾二八共數於內減多或少數餘數折半得首尾數加多或少數為首數

三位者互和首尾甲丙二人所得數折半得中乙數四位者照前得首尾甲丁二人數〇中有乙丙二人不可折半却以甲多數用三歸之得數加入丁內得兩數又加入丙內得乙數

五位者照依前得首尾甲戊二人數〇互和首尾數折半得中丙數〇又互和丙戊數折半得丁數〇又互和丙甲數折半得乙數〇如位數多者皆以空位取之併而為法除實得首尾數

實用編卷二十六

算集七

數學

三十一

區價差分歌

區價分身法更奇多乘高物以為實得價減總餘又列共物除餘低價知低價添多為高價各乘各物不差池學者能知此般算三四物價也相宜

今有銀二千九百二十八兩共買綾一百五十疋羅三百疋絹四百五十疋只云綾疋價比羅疋價多四錢七分羅疋價比絹疋價多一兩三錢五分問三物疋價若干

答曰綾價每疋四兩三錢二分

羅價每疋三兩八錢五分

絹價每疋二兩五錢

法列羅以多絹價乘得五兩〇又列綾以二項

多併共一兩八錢乘得二兩七錢併之得六兩七錢減總銀餘五兩二錢為實併綾羅絹共九兩為法除之得五兩為每疋絹價加多一兩三錢得羅疋價又加多一兩得綾疋價

貴賤差分歌

差分貴賤法尤精高價先乘共物情却用却錢減今數餘留為實甚分明別將二價也相減用此餘錢為法行除了光為低物價自餘高價物方成

今有米麥五百石共價銀四百零五兩七錢只云米每石價八錢六分麥每石價七錢二分五釐問米麥各若干

答曰米三百二十石 價銀二百七十五兩二錢

實用編卷二十六

算集七

數學

三十二

麥一百八十石 價銀一百三十兩零五錢

法置米以米價八錢乘之得四百三十二兩減去共價餘二十四兩為實以米價內減麥價錢一錢三釐為法除之得麥一百八十石 却以米麥五百石內減麥數餘三百二十為米數各以原價乘之

今有銀五十五兩五錢共買銅錫鐵八萬三千零五十兩只云銀價相微每銀一錢買銅一百三十兩每銀一錢買錫一百五十兩每銀一錢買鐵一百七十兩問三色各若干

此為三色差分

答曰銅二萬四千七百兩 價銀一十九兩

錫二萬七千七百五十兩 價銀一十八兩五錢

鐵三萬零六百兩 價銀一十八兩

法 置總銀以三歸之得一五八約錫為中以每銀
買一百五乘得錫二百五十七 於總物內減訖餘
三百三 另置總銀內減去二百三 餘三十 却以銅
三百三 乘之得九百九 減去五百五 餘三百四 為實另以
銅鐵款相減餘一百一十 為法除實得銀價八兩 又於三兩
減去一兩 餘八兩 為銅價各以每錢買數乘之
今有綾羅紗絹一百六十疋共價九十三兩每疋價
九錢羅每疋價七錢紗每疋價五錢絹每疋價三錢
問四色各若干 此為四色是分
答曰綾三十五疋 該銀三十一兩五錢
羅四十疋 該銀二十八兩
紗四十疋 該銀二十兩
絹四十疋 該銀一十三兩五錢
實用編卷二十六 頁集七 數學 三十三
法 先置一百六以四除之得四十 就定中兩二色
及價却於一百六內減去八十餘八十 又於共價
三兩內減去羅價二兩餘一兩 又於共價
分算之置餘八十以綾價九乘之得七十二 減去
五十二 為實以綾價九減銷價三餘六 為法除之
得四十 為絹數 却於八十內減銷價五 餘三十五 為
綾各以原價乘之
訣三色四色差分之法俱先定中等惟留青尾二色
以貴賤差分法算之不拘五六七八九色者依此
仙人換影歌 又曰貴賤相和
貴賤相和換影仙 賤物五乘貴價錢貴物五乘賤價比

相減餘為長法然先使總錢乘賤物後用總物乘賤
二數相減餘為實長法除之短法言貴物貴價不來短
物價分明皆得全總內減實餘為賤不遇知音不與
今有錢四千九百九十五文共買桃梨五千个以云錢
十一文買桃九个又錢四文買梨七个問桃梨各若
干
答曰桃三千二百八十五个 該錢四千零一十五文
梨一千七百一十五个 該錢九百八十五文
法 列置九千九百九十五个 該錢九千九百八十五文
五乘中个得七千九百九十五个 又以五乘个得三十五个 以少減多餘
四十 為長法 若求桃數價者以中下五乘買總錢
以七乘得三萬四千九百九十五个 另置總果以四乘之得三萬
實用編卷二十六 頁集七 數學 三十四
以減三萬四千九百九十五个 餘一百九十五个 為實以長法四十
除之得三百九十五个 為短法列二位 一位以九乘得桃
三十二个 一位以十一乘得桃價四十个 一於總
內減桃數餘者即梨總價也
若求梨數價者却置總錢以五乘之 又置總果以
十一乘之二數相減餘四十五个 為實仍以長法四十
一除之得二百四十五个 為短法列二位 一位以六乘得
梨數 一位以八乘得梨價 乘者以梨價求之
歸信點兵歌 椰子樹不知幾之
三人同行七十稀 五樹梅花廿一枝 七子團圓正半月
除百零五便得知
今有物不知數只云三數剩二个五數剩三个七數剩

二個問共若干 答曰二十三個

法 列三五七維乘以三乘五得一十 又以七乘之

得一百為滿法數列位○另以三乘五得一十為七

數剩一之象○又以三乘七得二十為五數剩一之

象○又以五乘七得三十五倍作七以三除之餘一故

用七為二數剩一之象○其三數剩一者剩一七

四十一其五數剩三者剩一十二十一剩二下四

其七數剩二者剩一十三併之得二十三內減

去滿數一百又減五餘三十三○維乘者四處顛倒

相乘也

少康章第四此章如前截細之多益廣之少故曰少康

實而求圖

實用編卷二十六

算學

三十五

開平方方法認商數

一百一十定無疑一千三十有零餘九十九九不離十

一萬幾為一百推得商方除倍作廉次商名隔併廣除

餘數續商隔又倍只依此法取空虛

解曰平方者乃方面自乘之積也開者以求方面之

數也一百一十定無疑者謂如積一百步可約方面

十步已無疑矣一千三十有零餘者謂積一千步可

約方面三十步有零也九十九九不離十者謂如積

九千步約方面九十步自乘九九八千一也一萬幾

為一百步自乘得一萬步也此言約初商之訣

法 置積為實別置一算各曰下法於實數之下

注 至者常約實一十定一百下十實上商置

起一位

一位得若干下位亦置上商名曰方法與上商相呼

除實者餘實若乃以二乘方法得十為廉法○

續商置第二位於上商之次得若干下法亦置續商

為隅法

於倍方之次共若干皆與續商相呼除實盡得平方

一面數○如不盡仍前再商之○隅注者乃斷尺端方

也或數不及以法命之

何謂之命若餘實不盡却以所商得平方數若倍

之再添一箇共得若干便商得面方多一數也因此數

不及而為之命

平圖不盡數亦做此○共立方主圖不同

若要還原如方田以面方自乘見積○若還原遇面

實用編卷二十六

算學

三十六

方下原有不盡數者以面方自乘保入不盡數見積

長潤相和數 與減開平方方法同

長潤相和不識情因積步差差集和步自乘減去積

餘用開方差步名却將和步加差步折半常為長數成

要知潤步如何見長步減差潤便明

今有直田積一千九百二十步長潤相和九十二步問

長潤各若干

答曰長六十步 潤三十二步

法 置田積以四因之得七千六百○另以和步自

乘得八千四百減去因積餘七百八為實以開平方

法除之得長潤相和是二十加入和步二步共一百二

折半得長潤減差步二十餘得潤

又法名減銀開平方置田積為實以相和

減銀○上商三以減二步餘銀二步與上商三

三六除實八百又呼二三除六餘實六十又以上商

三再減餘銀六十仍餘銀三十○次商二又減銀二

餘銀三與次商二相呼二二除實十六盡

若先問長者仍前布列○先商長十減銀亦得

今有勾股田積九百六十步長闊相和九十二步問長

闊各若干 答曰長六十步 闊三十二步

法 置田積以八因之得七百二十步○另

以和步自乘得八千四百步相減餘七百二十步以平方開

之得長闊相差八十步加入和步共一百二十步折半得長

內減差步八十餘得闊

若以減銀開平方方法算置積倍之得一千九百為實

以相和九步為減銀如前商之即得

長闊相差歌 與帶無開平方方法同

長闊相差要識情積數將來以四乘差步自乘加入積

開方得數以和名和步加差須折半此為長數更無容

以長減差便為潤學者留心仔細明

今有置田積一千九百二十步長闊相差二十八步問

長闊若干

答曰長六十步 闊三十二步

法 置積以四因之得七百六十步○另以相差八十

自乘得八千四百步加入積數共一萬二千四百步為實以開平

方法除之得長闊相和一百二十步加入差步八十共二百

方法除之得長闊相和一百二十步加入差步八十共二百

方法除之得長闊相和一百二十步加入差步八十共二百

方法除之得長闊相和一百二十步加入差步八十共二百

方法除之得長闊相和一百二十步加入差步八十共二百

步折半得長內減相差八十餘得闊

又法名帶銀開平方置田積一千九百為實以相差

八為帶銀列於右○上商三於左○右位亦置三

於銀上共得五步皆與上商三相呼三五除實一百

又呼三八除實一百餘實八十○另以三下法初商

倍之得六加差二十共得八十○次商二於左

次○下法亦置三於倍方之次共九十步與次商

相呼二九除實一百恰盡得闊加差二十步得長

如勾股田積長闊相差問答倍積用法同前

平圓法歌

平圓之法若求周十二乘積數可求求徑四因三而

開平方方法以除收

法 問外周者置積以圓法十乘得十為實以開

平方方法除之得周○若要還原如圓田以外周自乘

又以十除見積○若周下原有不盡數者以周自乘

併入不盡以十除見積○問徑者置積以四因三

得得為實以開平方方法除之得徑○其圓居方四

分之三故用四因三得之○若要還原如圓田以徑

自乘併入不盡數以三因四得之見積

若問周問徑遇有餘積不盡者依開平方方法下命之

今有圓積五萬四千箇欲為平圓問徑若干

答曰徑二百六十八箇 五百三十七箇之一百七十六

法 置積數先以四因後用三得之得二千為實以

開平方方法除之○初商二於左位○下法右位亦置

開平方方法除之○初商二於左位○下法右位亦置

開平方方法除之○初商二於左位○下法右位亦置

開平方方法除之○初商二於左位○下法右位亦置

開平方方法除之○初商二於左位○下法右位亦置

二為方法呼二除積滿○餘積三萬○就○以右位
 百倍之得百為應法○次商六於左○亦置六於左
 應法百之次為應法相呼四六除積二萬
 除積三百餘積四百○却以右位六倍之併入應法
 共五百皆為應法○又商八於左六十之次○右位亦
 置八於應法之次共五百二皆與上商八呼除先呼
 五八除積四又呼二八除積六十又呼八八除積十六
 四餘積一百七不盡却將兩商數倍之再加一得百五
 三十命之一百七○若於總內減去一百七加上百五
 三十便商得徑二百六所謂不及故為之命
 開平方通分法
 今有積一千五百九十步六十分開平方一面若干
 實用錦囊卷二十六 算學七 三十九

答曰三十九步八分步 即八分七釐五毫
 法 置積一千五百九十步以分母六十分乘之加入分子一
 共得七十一萬一千一百一十分以開平方方法除之得面方三百
 九為實○另以分母六十分以開平方方法除之得八分
 法除之得面方九步不盡七命之曰八分步
 今有方田一畝面方四步一十八分問強積步各若干
 答曰斜弦七步 方積二十四步五分

法 置四以分母八十乘之加入分子一十共得八
 步自乘得七十九步○另以分母分子相減餘以
 乘分子七十如故併前共得七十九步為實另以分母
 八十自乘得十三步二為法除之得步六分十分為方積倍之

得四對以開平方方法除之得斜弦步
 但方面下有零分數求積者做此
 方圓三稜總歌
 方圓三稜求周數各減總一分明布十六乘方帶縱八
 十二乘圓加縱六十八三稜添縱九俱用帶縱開方術
 倍方不倍縱開除何愁外周不知數
 還原泉法歌

四方之東添八乘十六歸除數順明圓東外周加六乘
 乘來十二法除清三角加九乘周數十八歸除不差集
 各要臨時添一數即中東積推詳數可成
 今有方箭八十一根問外周若干
 答曰外周三十二根

法 置方箭八十一根置方箭威去中心根餘八十一以十
 乘之得八千一百為實於中位以八為縱列於右位
 用帶縱開平方方法除之○初商三於左位○下法亦
 置三於右縱八之上共五十三左右對呼三三除實百
 ○又左三對右八呼三八除二百○就以下法初商
 三信作六不倍縱○次商二於左初商三之次○下
 法亦置三於信方之次共得十七○左二對右七呼二
 七除實一百恰盡
 今有方箭一東外周三十二根問總積若干
 答曰八十一根

法 置外周於左○亦置三十於右加內周八共四
 相乘得百八十二為實以方東法六除之得十八加上中

心一 共得一

凡方物乃是八箇周中包一以八端外周即為

今有圓箭一百二十七根問外周若干

答曰外周三十六根

法 置圓箭減去中心餘一百二十

乘之得一百二十為實於中以經六列於右用帶

縱開平方法除之○初商三於左○下法亦置三於

右縱六之上共六○左右相呼三三除實九又呼

三六除實八○就以右位初商三倍作六不信縱

○次商六於初商三之次○下法亦置六於倍方之

次共七十○左六對右七呼六七除實二十○又左

六對右二呼二六除實二十恰盡

今有圓箭一東外周三十六根問總積若干

答曰一百二十七根

法 置外周於左○亦置三十於右加內周六共

二相乘得一千五百為實以圓東法十除之得一百

六加中心

凡圓物乃是六箇周中包一六端外周即知層數

今有三稜物九十一箇問外周若干

答曰外周三十六箇

法 置三稜物減去中心餘九十以

八乘之得一千二百為實○以九為縱列於右用帶

縱開平方法除之○初商三於左○下法亦置三於

右縱九之上共三十○左右相呼三三除實九○又

呼三九除實一百餘實七十○另以下法初商三於

作六不信縱共六十○次商六於左初商三之次○

下法亦置六於倍方之次共七十○以左六對右七

呼六七除實四十○又左六對右五呼五六除實三十

恰盡

今有三稜物外周三十六箇問總積若干

答曰九十一箇

法 置外周於左○亦置三十於右加內周九共

五相乘得一百五十為實以東法十除之得十五加中心

凡三稜物乃是九箇周中也一以九端外周即知

層數也

假如方箭積六十四根問外周若干

答曰外周二十八根

法 只以方箭積為實以開平方法除之得

一面方八却減去一根得七根以四因得外周二十

若前方箭積八十一根若只以方箭為實以

開平方法除之得一面方九却減去一根得八根以

四因得外周三十二

面方八數為半乃八八六十四也

此法不論雙層單層皆可用捷徑無差

開立方法歌

自乘再乘除實積三箇初商方另列次商遍乘各為廉

方法乘廉除次積次商自耳乘名開依數除積方了畢
初次三因又為方三因偏乘做此的

認商歌

一千商十定無疑三萬總為三十餘九千九萬不離十
百萬方為一百推

解曰謂如積一千步約商一十步又如積三萬就約
商三十步又如積九十九萬步就約商九十步如積
一百萬步可約商一百步乃自乘再乘之積而求原
數也此謂有實無法故曰約之

商一步 積一步起至七步止皆商一步

商二步 積八步起至二十六步止

商三步 積二十七步起至六十三步止

實周編卷二十六 算學 四十三

商四步 積六十四步 至一百二十四步

商五步 積一百二十五步 至二百一十五步

商六步 積二百一十六步 至三百四十二步

商七步 積三百四十三步 至五百一十一

商八步 積五百一十二步 至七百二十八步

商九步 積七百二十九步 至九百九十九步

商十步 積一千步 至七千步

商二十步 積八千步 至二萬六千步

商三十步 積二萬七千步 至六萬步

商四十步 積六萬四千步 至一十二萬

商五十步 積一十二萬五千步 至二十一萬

商六十步 積二十一萬六千步 至三十四萬

商七十步 積三十四萬三千步 至五十一萬
商八十步 積五十一萬二千步 至九十九萬
商九十步 積七十二萬九千步 至九十九萬
商一百步 積一百萬步 至七百萬步

已上皆言初商首位之積以所商自乘再乘之數
次商用法不同

法曰置積為實別置一算名曰下法於實數之下
起二位 約實十○百餘萬便定百實上商置第一
位得下法亦置初商自乘再乘得下法除實訖餘
實者却以三乘下法初商得下法為方法列位○次
商置第一位於初商之次得下法亦置次商於
初商之次共得下法就以次商通乘得下法為應法再
以方法乘廉得下法除實訖餘實者却以次商自乘
再乘得下法為應法除實盡得立方面數○若有不
盡數仍前再商之或有不盡數以法命之何謂之命
若餘實若干不盡却以所商得立方數若自乘得
又以三因之得下法另以所商得立方數若用三因之
得下法再添自共得下法便商得多一立方數也因此不
及而為之命 立圓法通有不盡者亦做此

實周編卷二十六 算學 四十四

若要還原以立方面自乘再乘見積○若還原遇立
方原有不盡數者以立方面自乘再乘併入不盡數
見積

立圓法歌

立圓問徑法何如十六乘積九歸除除此數當為

立方開見更何如立圖若問周圓數四十八乘積

來為實積用開立即見周圓數不虛

法 外周者置積千以八十乘之得千為實以開立

方法除之得周若還原以周自乘再乘以四十除

之見積○問徑置積千以十乘之得千又用九除之

得千為實以開立方除之得徑○若要還原以徑

自乘再乘以九因十除之見積○周徑下原有不盡

者或周徑自乘再乘併入不盡數周以八十除○徑

以九因十除之見積

若問周圓徑過有餘積不盡者依開立方下命之

米求倉窖要知源解法先除米數全若要圓倉乘十二

方窖三因米數狀三十六乘圓窖米各為實積定無纒

却用立方開見約方求長濶約為先圖數求周為約數

各將約數自乘為乘乘為法除實積便見高深法更玄

今有米二千四百一十九石二斗欲為方倉盛之問長

濶高各若干

答曰長二十八尺濶一十八尺高一十二尺

法 置米數以解法二尺乘之得六千四百一十二尺

開立方約之得濶八尺便約長一十八尺却以長濶相乘

得五百〇為法除實得高

今有米七百零五石六斗欲作圓倉盛之問周圓及高

各若干 答曰周四十二尺高一十二尺

法 置米數以解法乘之得六千七百一十二尺

乘之得六千七百一十二尺為實以開立方約之得周四十二尺

自乘得六千七百一十二尺為法除實得高

今有米五百一十七石二斗欲作方窖盛之問上下方

及深各若干

答曰上方九尺下方一十二尺深一十三尺

法 置米數以解法乘之得一千四百三十三尺

得一千四百三十三尺為實以開立方約之得上方九尺便約下

方一十二尺以上方自乘得八十一尺以下方自乘得一百

四十四尺又以上方乘下方一十二尺得一百一十三尺併三位共

三百三十三尺為法除實得深

今有米七十七石二斗欲作圓窖盛之問上下周及深

若干 答曰上方一十四尺下方一十八尺深九尺

法 置米數以解法乘之得一千四百三十三尺

乘之得一千四百三十三尺為實以開立方約之得上方一十四尺

便約下方一十八尺又以上方自乘得一百九十六尺又

以下方自乘得三百二十四尺又以上方乘下方一十八尺得

二百五十二尺併三位共七百七十二尺為法除實得深

商功章第五 凡地之實以濶高深求其積之法也

商功 凡地之實以濶高深求其積之法也

商功 凡地之實以濶高深求其積之法也

商功 凡地之實以濶高深求其積之法也

商功 凡地之實以濶高深求其積之法也

商功 凡地之實以濶高深求其積之法也

此是堅求壞法行穿地田因為壞積法中仍用五端成

穿地四尺 為壤五尺 為堅三尺 皆四隅之
穿地 求壤 求堅 皆四隅之
穿地 求穿 求堅 皆五隅之
穿地 求穿 求堅 皆三隅之
城垣堤溝求積併上下廣折半 以高深乘之 又以長乘之 得積
方臺求積 上方自乘 下方自乘 另以上 下 方相乘 併之
又以高乘 再以三 歸之 如方臺 萬壹 倍上長
加下長 以上廣乘 又 倍下長 加上長 以下廣乘
併二數 以高乘 又以六 歸之
圓臺求積 上 周自乘 下 周自乘 上下 周相乘 併之 又以
高乘 再用三十六 除 如圓臺 圓錐 下 周自乘
又以高乘 再用三十六 除 如失錐
方錐求積 下方自乘 以高乘之 又三 歸之 如圭形 下 方
圓錐求積 以 周自乘 又以高乘 用十二 除之 如圓倉
圓柱
萬壹倍下長 加上長 以廣乘之 又以高乘 用六 歸之
如屋脊 上 斜
羨除併三廣 以深乘之 用六 歸之 上 下 長 高 倍上長
假如今有堅地積七千五百尺 問穿地 壤土 各若干
答曰 穿地一萬尺 壤土一萬二千五百尺
法 置地積以五 圓三 歸之 為 壤土 積 另置 壤積 以
四 圓五 歸之 得 穿地 積
今有開河長七千五百五十尺 上廣五十四尺 下廣四

十尺 深一十二尺 每日 一工 開三百尺 問 用工若干
答曰 一萬四千一百九十四工
法 併上下廣折半 得 一尺以深一十乘之 得 五
尺 又以長乘之 得 積 八千一百二十五 為 實 以 每 工
尺 為 法 除之
今有穿渠上廣二丈四尺 下廣二丈一尺 深九尺 長三百八十四尺 每用人夫一十二名 日開積六百尺 問該人夫若干
答曰 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二名
法 併兩廣共得 四十五尺 折半 得 二十二尺 以深九乘之 得 一百九十八 又以長乘之 得 七千七百七十六 為 積 又以人夫一十二名 乘之 得 一千一百三十三 為 實 却以六百 為
法 除之
今有開濠上廣七尺 下廣九尺 深四尺 長一千八百尺 每人日穿一百四十尺 今用人夫二百名 問幾日畢 答曰 二日開畢
法 併上下廣折半 得 八尺 以深四乘之 得 三十二 又以長乘之 得 五萬七千七百六十 為 實 另置二百 以每人日穿一百四十尺 為 法 除之
築臺歌
築臺丈尺要推詳 上長倍之 加下長 上廣乘之 別列位 另倍下長 加上長 仍以下廣乘 見數三數共併積 積 原高乘併積 為 實 六 歸實數 積 如常
築堤歌

華堤之法最難就東高倍之加西高上下廣併乘折半
西高另倍加東高上下廣併仍乘折一折數併共相交
却用原長乘為實五端其實積無鏡。

批土計方歌 每一方長闊各一丈高一尺

東西併折半南北亦如斯五乘為實倍深數再乘之

今有田內開土挑泥填基東六丈五尺西七丈五尺南

八丈北九丈深二尺問取泥該方數若干

答曰一百一十九方

法 置東六丈併西七丈共一十折半得七丈又以南

八併北九共一十折半得五丈八相乘得五十九又以

深二乘之

均輸章第六 均平也輸運也以其數多寡通運遠近而

求車數以乘數高下而求銀直以餘

求銀直以餘

均輸歌

均輸只要一般般不許虧民及損官勞費程途知遠近

分毫依法要詳端行道駕船皆一體負挑車載重輕看

今有銀二十二兩八錢買黃白蠟各要均平 黃蠟每

三斤價銀四錢白蠟每斤價銀五錢問各若干

答曰各三十六斤 黃蠟該銀四兩八錢

白蠟該銀一十八兩

法 置總銀以黃蠟三斤乘之得六十八兩為實另置

黃蠟三斤以白蠟價銀乘之併黃蠟價銀共得六十八兩

法除之得黃白各三十六斤就以白蠟三斤以每斤

錢來之得價一十八兩再置黃蠟三斤以價銀乘之得

四兩又以蠟三斤為法除之得價八錢

今有甲乙丙三人以田多寡應當一年差役甲田三十

五畝乙田二十五畝丙田二十畝問各該值月若干

答曰甲該五箇月零七日止 乙該三箇月二十二

日止 丙該三箇月

法 置一年計三十日為實併甲乙丙三田共八十

為法除之每畝得值月三以乘各人田數

今有中式舉人一百名第一名官給銀一百兩自第二

名以下按次各減五錢問該銀若干

答曰七千五百二十五兩

法 置一百減去第一餘九十九以五錢乘之得九百

錢以減一百餘八十九錢為第一百末名之數併入第

一給一百共一百五十五錢以乘一百得一萬五千

今有錢一文日增一倍倍至三十日問該若干

答曰十億零七千三百七十四萬一千八百廿四文

法 置錢文以十度八因即得一度八因乃三十三

日一法以五度六十乘亦得一萬六千四百六十四

日數又法以三度三十乘得數自乘亦得三十三

日數又法以十度者以六十四乘五次餘做此

今有人車不知其數凡三人共車二車空二人共車九

人步行問人車各若干

答曰一十五車 三十九人

法 置人以三乘之得六加九得車一十又以二乘

車得三十三加九得人數

今有圍兵二萬三千四百人以布圍之各相去五步今

圍內縮除一十六里九十步而止問圍兵各相去若干

答曰四步七分五釐

法置兵數以五乘之得七十一萬另以一百以三

步十通之得五十七步加零九十共五十八步以減

上數餘十一萬一千一百一十步以圍兵二千三百為法除之

今有夏稅麥二百七十四石三限僅徵初限五分六月

完中限三分半七月完末限一分半八月完問各限

該徵若干

答曰初限一百三十七石中限九十五石九斗

末限四十一石一斗

法列置麥數三位一位以五乘為初限數二位以

五乘為中限數三位以五乘為末限數

實用編卷二十六 算集七 數學 五十一

盈胸章第七 盈多也胸少也此限有餘不足以求隱

有餘少則不足無可考者故以有餘不足為法除之

盈胸歌

算家欲知盈不足兩家互乘併為物併盈不足為人實

分率相減餘為法法除物實為物併盈不足為人實

法置所出率與盈不足出率又互乘併為物併盈不足為人實

若人分物者却是增盈減不足即得物數也
其盈胸互乘出率併為物實又併盈胸為人實
或併盈胸為人實俱出率相減餘為法也其理則一
作法之意也
今有人買物每人出銀五兩盈六兩每人出銀三兩不
足四兩問人物價各若干
答曰五人 物價銀一十九兩
法先以出兩五互乘不足而得二十次以出兩五互乘
盈六兩得三十併二位共三十為物實另併盈六兩不足
而共四十為入實却以出兩五內減出兩餘而為法除人
實得五為人數除物實得九兩為物價
此是盈胸互乘出率併為實又併盈胸為人實者
實用編卷二十六 算集七 數學 五十二
今有人分物每人分一十二箇盈一十二箇每人分一
十四箇不足六箇問人數及物若干
答曰九人 物一百二十箇
法併盈不足共一十八為入實以分十減分二十
餘二為法除入實得九却以分十乘人數得二十
箇內減去不足六箇餘一十四是物數
或置入實以分一十乘之得一百二十內增二十得物數
合問此是併盈胸為人實出率相減餘為法除人實
實物則同盈胸減不足為法
兩盈而不足歌
兩盈出率互相乘減少利是物情兩盈相減遺入實
出率相減法之名法除物情是物價法除入實人數補

若問算中兩不足與盈法例一般行

今有人買牛每人出銀五兩不足四兩每人出五兩四

錢不足二兩問人數物價各若干

答曰五人 物價銀二十九兩

法 先以出五互乘不足二得十兩次以出五而五

乘不足而得二十一二數相減餘一十一為物實另

以不足而減不足二餘二為入實又以出五而內減

出而餘餘為法除物實得物價就以法除入實得

人數

今有井不知深先將繩摺作三條入井汲水絕長四尺

後將繩摺作四條入井亦長一尺問井深及繩長各

若干

答曰井深八尺 繩長三丈六尺

法 兩盈置長八尺以三通之得二十一又置長八尺以

通之得二十一各列置位先以三乘之得二十一又以

五乘之得二十一二數相減餘六尺為繩實却以

三條相減餘一為法除繩實得繩長另以前通兩盈

數相減餘八為井實仍法除之得井深數

盈適足不足適足歌

盈與適足數相乘乘數將來為物情盈數自稱為入實

二位各列要分明出率相減餘為法法除物實物價真

法除入實為人數不足適足一般行

法 盈適足者置兩出率于上以盈與適足于下或

以盈數互乘適足出率得若干為物實另以盈數為人

實又出率相減餘為法除入實得入除物實得物

一法以盈數為入實另以出率相減餘為法除入實

得人數于却以適足數乘之得物數

今有米換布七尺多四斗換九尺適足問米布價各若

于 答曰米一石八斗 布尺價米二斗

法 盈盈適足以多四為實另以九減七餘二為法除

實得尺價米二斗却以適足九尺乘之得總米

方程章第八方正也經數也以諸物總併為問若繁

少或多或換或加或減或同或異或通或求其有等以

推其數若繁難

若者以第求之

世人欲要識方程物價俱為左右陳右上方法乘左中下

次將左上方行乘中間相減餘為法下位相減餘實情

法除實為右中價得價須將右中乘右下方內減去積

餘為實數甚分明右上方為法除下實便為上價細推為

今有馬三匹半二頭共價銀一百一十四兩又馬四匹

半五頭共價一百六十二兩五錢問馬牛價各若干

答曰馬每匹價三十五兩 牛每頭價四兩五錢

法 列所問數

右上方三為法左中半乘得八

下價一兩一得四兩五

左上方四為法左中半乘得二十

下價二兩一得四兩五

先以右行三為法遍乘左行中半得五十

又以法乘左行下價一百六十得四百八十
 行馬為法復乘右行中半得八減左行乘得半
 餘七為法又以左上為乘右下價一百一得四百五
 減左行乘價四百八十餘三十為實以法七除之
 得牛價一百一十餘却以右行中半乘之得九以減右行
 下價一百一十餘五為實以右行馬為法除之得
 馬價五兩一錢五分
 今有綾三尺綳四尺共價四錢八分又綾七尺綳二尺
 共價六錢八分問綾絹各價若干
 答曰綾每尺價八分 絹每尺價六分 法同前
 三色方程歌
 三色方程法更奇物價三行左作基左右互乘須減盡
 中下價餘左位宜又列二行仍乘減中中左中減無餘
 下餘為法價餘實法實相除下價知
 此三色方程已後內中或有正負同異加減者
 今有硯三箇墨五匣筆九枝共價八錢一分又硯四箇
 墨六匣筆七枝共價八錢九分又硯五箇墨七匣筆
 八枝共價一兩零六分問硯墨筆各若干
 答曰硯每箇八分 墨每匣六分 筆每枝三分
 法列所問數
 右硯三為法先乘墨五得二筆九得三十
 價八錢得三兩二
 中硯四得二十墨六得八十筆七得二十
 價四錢得二十墨六得八十筆七得二十

價八錢得二兩二
 左硯九得十錢七分二
 價六分一兩零得三兩一
 先以右行硯三為法通乘左二行得數却以中行硯
 遍乘右行墨得數得三兩二錢四分與中行對
 減餘價五錢七分另列右位又以左行硯五為法通乘
 右行墨得數五兩四錢五分與左行對減餘價二
 錢七分另列左位
 右墨二筆十得六 價五錢得二兩二
 左墨四筆一得二十 價八錢得三兩一
 以右行墨為法通乘左行筆列左位復以左行墨為
 法通乘右行筆得數列右位却以左右對減餘得
 筆一枝為法又以餘價得數相減餘五分為實以法
 除實得筆價每枝三分就以筆價乘後右餘筆五得錢
 五分以減右行餘價五分餘二錢以右行餘墨二為法
 除之得墨價每匣六分於前右行原價八錢內減原筆
 九價二錢五分原墨五匣價三錢四分為實以前右原硯
 為法除之得硯價每箇八分
 今有馬一匹驢二匹騾三匹皆載四石二斗至坡皆不
 能上馬借驢一匹驢借驢一匹驢借馬一匹方遇其
 坡問三等力各若干
 答曰馬二石四斗 驢一石八斗 騾六斗
 法列所問數

右正馬一為法乘 正馬二 空 四石二斗
 中 空 正馬二 空 四石二斗
 左借馬一 空 正馬二 空 四石二斗
 先以右行正馬一為法乘乘左行中下得數却以左
 行借馬為法乘乘右行中下得數得一因左行中下
 無減加入負驛一下空無數轉乘本行下正驛二得
 三四石二斗得四石與左行減盡又以中行正驛二
 過乘左行中下得數六四石二斗得二石再行左行
 為法乘乘中行中下得數六四石二斗得二石再行
 七為法四石二斗得二石與左行中下對減餘二石
 為實以法除之得驛四力六中行中下減借驛二
 除六仍三石作驛二除之得驛力八石右行中下
 實用編卷二十六 負集七 五十七
 減借中行驛一除八石餘二石為馬一力
 四色方程歌 附五六色微此
 四色方程法可誇須存末位作根元諸行乘減同前例
 偶與奇行認差若遇奇行須減價偶行之價更相加
 加減作實須加法減法亦須減法佳隨門變多繁雜色
 馮斯推廣更無他
 今有爪二箇梨四箇共價四分梨二箇桃七箇共價四
 分桃四箇榴七箇共價三分爪一箇榴八箇共價二
 分四盤問各該價若干
 答曰爪八釐 梨六釐 桃四釐 榴二釐
 法曰列所問數以一行三行為奇二行四行為偶
 一爪二 梨四 空 空 價四分

二空 梨二 空 價四分
 三空 空 空 價三分
 四爪一空 空 價四分
 先以一行爪二為法過乘四行梨空負四空空指
 得六價四分得八釐却以四行爪過乘一行梨
 得四價四分得八釐却以四行爪過乘一行梨
 對減餘八次以二行梨二過乘四行梨負四得八
 空指六得三十價八得六釐却以四行梨負四得八
 二行梨二得八與二行梨八對減盡七得二十
 空價四分得六釐加四行六釐共六釐又以三行
 四過乘四行飛負二十得十一一指三十得十二
 價六釐七得七錢零却以四行飛負二十過乘三行
 實用編卷二十六 負集七 五十八
 飛四得一百一與四行飛減盡指七得一百九 減四
 行指一百一與四行飛減盡指七得一百九 減四
 飛四得一百一與四行飛減盡指七得一百九 減四
 價三內減指七共價四分餘六釐以飛四除之得四
 為飛價於二行價四內減七飛價共二分餘二釐以
 二梨除之得六為梨價於一行價四內減四梨共價
 二分餘六釐以二爪除之得三為爪價
 四盤第九 盤問之句直長謂之盤問盤去謂之
 成盤之句盤問之句直長謂之盤問盤去謂之
 是強如句三尺盤四尺盤五尺盤六尺盤七尺盤
 勾股弦相求歌
 勾股求弦各自乘乘來相併要分明開方便見弦之數

術從來有見成

勾弦求股要推詳各自乘來各一張以少減多餘作實
實求股數要開方弦股求勾皆一例算師熟記其相忘
勾股求弦

法 置勾自乘股自乘併二數以開平方法除之得
預數○其勾自乘股自乘二數併之合弦自乘數故
用開平方法除之即得弦數也
勾弦求股

法 置弦自乘內減勾自乘餘以開方除之得股長
數○其弦自乘數內有一勾自乘一股自乘今去勾
自乘數餘是股自乘數以開平方除得股長數
股弦求勾

實用編卷二十六

頁集七

數學

五十九

法 置弦自乘內減股自乘餘以開方除之得勾圓
數○其弦自乘有一勾自乘數今減去股自乘
數餘是勾自乘數故用開平方除之得勾圓數
勾股容方圓歌

勾股容方法最良以勾乘股實相當併之勾股數為法
以法除實便知方

勾股容圓法可知勾弦股數併為奇三數併來為法則
勾股相乘倍實宜法除倍實為圓數算者詳之不用猜
今有勾二十七尺股三十六尺問中容方面徑若干

答曰中容方面徑一十五尺有奇

法 置勾股相乘得一百一十七為實另以勾二十七尺併股
三十三尺共六十三尺為法除之得中容方面徑五尺不盡三

尺即八寸

今有勾二十七尺股三十六尺弦四十五尺問中容圓
徑若干 答曰中容圓徑一十八尺

法 置勾股相乘得一百一十七為實另以勾二十七尺併股
併勾股弦數共一百一十七為法除實得容圓徑
今有勾股王一塊長一尺二寸闊六寸欲截角為方取
印一顆問方面若干 答曰四寸

法 置勾股相乘得七十為實以勾股相併得一為
法除之
若以圓徑十八尺用一尺二寸除得方徑十五尺
若以方徑十五尺用一尺二寸乘之得圓徑十八尺
較求勾股弦歌 較並也是股弦相並勾弦相並

實用編卷二十六

頁集七

數學

六十一

股較求股勾自乘股較自乘減勾自乘餘為實數
股較倍之為法行法實相除為股數勾較求勾一橫成
弦較求弦勾自乘弦較除之為實情仍加弦較須折半
就得弦長數即成

今有勾闊二十七步只云弦多股九步問股弦各若干
答曰股三十六步 弦四十五步

法 置勾自乘得一百一十七為實另以弦多股為股較自乘
得八十二位相減餘六十六為實倍較九得十八為
法除之得股長加較得弦長

此是股較求股即股弦相差

一法名弦較求弦置勾自乘得七十九以弦較為法除
之得股弦和一百一十九仍加弦較得九十九折半得弦長內

減較得股長亦同

今有段二莖生池中。註根抄齊出水三尺引葭一莖斜去至岸九尺。與水適平。問水深若干。

答曰水深一丈二尺。

法 置去岸九尺為勾。自乘得八十一。以出水三尺為股。較自乘得九。以減八十。餘七。為實。以較三。倍作六。為法。除之。得水深。蓋水溪如股出水三尺為較。葭至岸如弦。此股較求股法也。

今有立木不知其高。索不知其長。垂索垂地二尺。引索去木八尺。其索斜挂地通。置問木高索長各若干。

答曰木高一丈五尺。索長一丈七尺。

法 置去木八尺為勾。自乘得六十四。以垂地二尺為股。較

實用編卷二十六

真集七

數學

卷二十一

法

自乘得六十四。以減六十。餘八。為實。以較二。倍作四。為法。除之。得木高一丈五尺。如股加較二。得索長一丈七尺。如故

此股較求股法也。

若以弦較求弦法。置去木為勾。自乘得六十。為實。以

垂地如弦較為法。除之。得三。加弦較二。共得四。三十

折半得索長。將弦內減去。較得木高。即股。

今有牆高一丈斜倚二木於上。木杪與牆頭齊。其木根

抵地。却將木一根平卧於地。其木杪抵牆脚。此木根

則過斜木根一尺。問木長併去牆若干。

答曰木長五丈零五寸。去牆四丈九尺五寸。

法 以牆高為勾。自乘得一百。以過斜木根一尺為弦

較除之。如故。一百加較一。共得一百零一。折半得木長

如弦減過斜木一餘。如股至牆四丈九尺。此弦較求弦股法也。

今有戶高多廣六尺八寸。兩隅斜去十尺。問高廣若干。

答曰高九尺六寸。廣二尺八寸。

法 置兩隅斜如弦。自乘得一百。另以高多廣為勾。股較自乘得二。寸四分。二位相減。餘五十三。尺加入斜自乘得一百。共一。七。五。三。六。分。為實。以開平方。法。除之。得勾股相和。一。丈。二。寸。八。分。加入差六尺。共得一。丈。九。折半得高。內減差。餘得廣。

股別勾弦歌 即勾別股 股別勾 弦股自乘。勾弦自乘。減股零。折半。留為勾實。積

勾弦為法。最公平。法。除勾積。為勾數。勾別股。弦依此。行

今有竹高一丈。為風所折。仆地。稍尖去根三尺。問折處

高若干。答曰高四尺五寸五分。

法 置去地如勾。自乘得九。另以竹高如股。弦和為法

除之。得九。以減股弦和。文餘一。寸。折半得。寸。五分。即

是折處高股也。

今有股長三十六步。只云勾弦相和七十二步。問勾弦

若干。答曰勾二十七步。弦四十五步。

法 置股自乘得一千二百。另以勾弦和自乘得五

十四。八。二位相減。餘三十八。步。折半得四十九。步。為

實。以勾弦和為法。除之。得勾。以減勾弦和。餘得弦

一。法。以股自乘得九十六。步。為實。以勾弦和為法。除

之。得勾弦相差。八。步。仍加和共九十。折半得弦內減

差餘是勾 此乃勾弦和

今有勾闊二十七步云股弦相和八十一步問股弦

若干 答曰股三十六步 弦四十五步

法 置勾自乘得七^百二^另以股弦和自乘得六^千一^步二^位相減餘五^千三^百二^步折半得二^千六^百六^十步

以股弦和為法除之得股長以減股弦和餘是弦

今有弦長四十五步只云勾股相和六十三步問勾股

若干 答曰勾二十七步 股三十六步

法 置弦自乘得二^千二^百二^另以勾股和自乘得三^千九^百六^十步二位相減餘四^千九^百四^十步再減弦自乘得二^千二^百二^步以開平方法除之得勾股相差九步加入相和六十三步共七^十步折半得股內減去差餘得勾

相和六十三步共七^十步折半得股內減去差餘得勾

此是勾股相和

勾弦較股弦較歌 此是勾弦及股弦差

勾弦較股法尤精勾乘股較二來同平方開見弦和數

和勾較股分明股較和勾可見算師熟記看實處

今將弦比勾餘四尺後將弦比股餘二尺問勾弦股各

若干 答曰勾六尺股八尺弦一丈

法 以勾較乘股較得八^倍之得六^尺十^高實以開平

方法除之得四^尺加入股較得勾另以四^尺加入勾較得

股又加入股較得弦

今有直田不知長闊只云隅斜比長多二步又云斜比

闊多九步問長闊及斜各若干

答曰長一十五步 闊八步 斜一十七步

答曰長一十五步 闊八步 斜一十七步

法 置勾弦較以股弦較乘之得八^十以二因之得

六^十為實以開平方法除之得弦和六^十加勾較九^步得

股長另以弦和六^十加股較二^步得闊八^步再加勾較九^步得

斜弦

今有勾弦和七十二步股弦和八十一步問勾股弦各

若干 答曰勾二十七步 股三十六步 弦四十五步

法 置勾弦和以股弦和相乘得三^千八^百四^十步

一^萬一^千六^百四^十步為實以開平方法除之得勾股弦和

一^萬一^千六^百四^十步為實以開平方法除之得勾股弦和

餘得股又置八^百零^四步以減勾七^十步減股六^十步餘得弦

此是勾弦和又股弦和

實田編卷二十六 實集七 數學 六十三

今有直田積一百二十步廣不及縱七步問廣若干

答曰廣八步

法 置田積以四因之得四^百以較自乘得四^十相

得得五^百二^以開平方法除之得勾股和二十^步加較

共得三^十步折半得股長八^步內減較得廣

今有井不知其深井徑五尺直立木五尺於井上從木

末望井底人目入徑四寸問井深若干

答曰井深五丈七尺五寸

法 以井徑除目入餘四^寸與木高五^十相乘得二^千

一^百為容方積以餘勾^四為法除之

今有邑不知大小四面居中開門西門外三十步有木

一根出南門外七百五十步見木問邑方若干

答曰邑方三百步

法 出西門為餘勾出南門為餘股相乘得二千五百步以平方開之得一百步為半邑之方倍之為全邑方也

即勾股容方

今有邑方二百步四面居中開門東門外一十五步有木一株開出南門若干

答曰六百六十六步六分步之一

法 半邑方為容方一百步自乘得一萬步為實以東門外步為餘勾為法除之

此是容方與餘勾求餘股

度量算法

實用編卷二十六

算集七

方五

假有立木不知高日影在地長五丈隨立一竿長一丈在邊影長一丈二尺五寸問立木高若干

答曰木高四丈

法 置立木影長為實以竿影長為法除之

望望木竿歌

望木須知立表竿表雖木廣幾多寬退行表後表望望望表斜平加一竿表數減除人目數餘表乘遠寬相若退行之數為法則法實相除加一竿

假有木不知高從木脚量遠二十五尺立一丈表竿表後退行五尺用窺穴望表與不斜平其人窺穴高四尺問木高若干

答曰木高四丈

法 以來高十減去人目穴四餘六以乘表竿去木

速五尺得一十五為實以退行五為法除之得三十加表高得木高

解曰此股較求高也木高如股是上端

目四餘六尺是餘股木至表末如勾五尺表後退行五尺是餘勾木頂斜至表末如弦表末斜至人目是餘弦

弦之內分二段勾股其勾中容橫股中容直二積

皆同各一百五以餘勾五除橫積一百得積外之股

即木上三十加表高十即木至表末以餘股六除直

積一百得積外之勾二十五尺古人以題易名耳

今較還原法 置弦內外二勾股木高四內除人目

又餘股各六尺為長以退五尺加退後尺共三十為

實用編卷二十六

算集七

方六

闊相乘得方積八千尺今復將弦內外二股各長十三尺二勾各闊五尺相乘得方積七十五另以下勾直

長三十闊六乘之得直積一百五又以右邊股直三十

以闊六乘之得直積一百五再以餘勾五乘餘股六

得積三十四共亦得八千零較之以合前數而不差

也 以上通望木竿是一表望木也

今立表三尺六寸退行二尺又立表三尺八尺目望其高

處二表俱與參合自前表相去二丈五尺問高若干

答曰高一丈一尺一寸

法 置遠五尺加入退行共七尺以二表相減餘六

尺之得尺二十六為實却以退行尺為法除之得一尺

加入後表尺得高

若依前法置前表^三減去後表^二即是人目數餘^六以乘遠去^二得^五為實以退行為法除之得^七又加入前表^三得^五為實以退行為法除之得^五今立表三尺退行一尺八寸又立表三尺人目望其二表俱對遠處參合問遠若干

答曰十尺零八寸

法此勾較求遠也置後表以退行為法得^六十分為實却以二表相減餘^六為法除之得後表相去之遠

若置前表以退行為法得^五尺為實却以二表相減餘^六為法除之得^九為前表相去之遠也

窺望海島歌

實用編卷二十六

真集七

數學

六十七

望島知高法術奇立表二表並高低表間尺數乘高數以作實情更不疑二表退行相減較餘為法以除之更將一表相加俾海島巔高盡可知另置表間之尺數以乘前表退行宜前法除之知隔水程遠近不差池假如隔水望木有竿不知高立二表各長一丈前後參直相去一十五尺從前表退行五尺人目四尺窺望表與竿齊平從後表退行八尺窺望亦與竿齊平問竿高隔水各若干

答曰竿高四丈 隔水廣二丈五尺

置表高^八減人目^四餘^六以相去^一乘之得^十為實另以前表退行^五減去後表退行^八餘^三尺為法除實得^三十加表高^八得竿高^四十另置相去

一十尺以前表退行為法得^七尺十仍以前法三除之得^五尺

隔水廣

解曰此以重差為術其前表去木遠乃小股中容積

一眼後表去木遠乃大股中容積一眼以小容積減

大容積其餘不盡者乃前後表兩界之中名表間積

所以古人以表高減人目^四餘^六為實以表高減

五減大餘股^八餘^六為法除實得^九外之高即木上

節^三十加表高^八得木高^四十○本是以太小容積

相減餘為實以大小餘股相減餘為法除實得^九外

之高加表高^八得木高也

今有海島不知其高遠立表竿三丈退行六十丈又立

短表三尺人目望其二表俱與島峯參合後却退行

五百丈又立表三丈退行六十二丈又立表三尺人

目望其二表俱與島峯參合問海島高遠各若干

答曰島高三里一百三十八丈島遠八十三里六丈

法置表高^三減去短表^三即是人目數也餘^二丈

以表間相去^五百乘之得^五千三百為實另置後表

退行^六十減去前表退行^六十餘^二為法除之得^百

五丈加入表高^三共^六十八丈以里法^十一十八為法除之

得島高^〇又置表間相去^五百以前表退行為法除之得

三萬為實亦以所餘為法除之得^一萬五以里法除

之得島遠

每一里三百六十步計一百八十丈約人行一千步

唐順之勾股測望論曰勾股所謂矩也古人執數寸之

矩而日月運行胞胸遠近之變山谿之高深廣遠凡目力所及無不可知蓋不能逃乎數也勾股之法橫為勾縱為股斜為弦勾股求弦勾股自乘相併為實平方開之得弦勾弦求股勾弦自乘相減為實平方開之得股股弦求勾同法蓋一弦實減一勾一股之實一勾一股之實併得一弦實也數非兩不行因勾股而得弦因股弦而得勾因勾弦而得股三者之中其兩者顯而可知其一者微而不可知因兩以得三此勾股法之可通者也至如遠近可知而高下不可知如卑則塔影高則日影之類塔影之在地者可量而人足可以至於數目之下而日與塔高低之數不可知則是有勾而無股弦三者缺其二數不可起而勾股之法窮矣於是有主表之法蓋以小勾股求大勾股也小勾股每一寸之勾為股長幾何則大勾股每一尺之勾其長幾何可知矣此以人目與表與所望之高三相直而知之也人目至表小弦也人目至所望之高大弦也又法表為小股其高幾何與至塔下之數相乘以小勾除之則得塔高蓋橫之則為小股至塔之積縱之則為小勾至塔頂之積縱橫之數恰同是變勾以為股因機而得縱者也勾股弦三者有一可知則主表之法可得而用若其高與遠之數皆不可知而但目力可及如隔海望山之類則勾股弦三者無一可知而立表之法又窮矣於是有重表之法蓋兩表相去幾何為影差者幾何同其差以求勾股亦可得矣立表者以通勾股之窮也重表者以通一表之

實用編卷三十六

表上

七十九

實也其實重表一表也一表勾股也無立法也又勾股容方圖論曰凡時零不齊之數準之於齊準之於方不齊之圖準於齊之圖不齊之方準於齊之方勾股容圓準於勾股容方假令勾五股五弦七有奇此為準方均齊無較之勾股其容方徑該得勾之半蓋容方積得勾股全積四分之一其取全積時勾股分在兩端則勾五股五五五二十五內一半為勾積一半為股積其求容方則併勾股為總一應得十為長之數得準二五與原勾相半蓋始初則一半勾積一半股積橫列之而為正方及取容方則股積在上勾積在下而為長方矣其容方所以止得半勾者則以勾股之數均也若勾短股長則容方以漸而漸不止於半勾矣故大半為

實用編卷三十六

表上

七十九

股積小半為勾積其始橫列時勾積與股同長而不同漸其從列時則股積之潤如故而勾積截長以為兩則漸與股積同而長與股積異與橫列正相及此變長為漸而取容方之法也其謂之勾積股積者從容方徑與勾股相乘之數而名之也若取容圓徑自用勾股自乘而倍其數以勾股與弦併為法蓋容圓之徑多於容方方有四角與弦相機故其數少圓備發宛轉故其數多若以求容方與求容圓相比則積中恰少一段圓徑與半弦和較相乘之數強和較者勾股併與弦相較之數也假令勾五股五相乘亦倍之得五十如求容方則亦倍勾股為法得二十亦恰得二寸五分之徑如求容圓則不用倍勾股為法而用一勾股併與一弦是以一弦

代一勾股併也以一強代一勾股併恰少一強和較加一強和較則六兩勾股矣假令一勾股得十股併得二十是取容方之徑一勾股得十一強得七恰少一強和較三是取容圓之徑其所以少一強和較者圓徑多於方徑也假令取容圓不用勾股倍積而止用勾股本積則宜用勾股併為廉而除去半強和較亦得或約得圓徑之後與半強和較相乘添積而以勾股併為廉不除亦得或用勾股倍積用兩勾股相併為廉而以全強和較與約得圓徑相乘添積亦得此改方為圓之妙其機括只寓之於強和較間也至於勾股積與強積亦只於勾股較中求之蓋數起於參五參五起於奇零不齊也假令股五勾五齊數之勾五則勾股幕倍之即得強

幕蓋兩勾股積而成強積至於勾股幕長相乘之積則成一長方倍之而強側不當中徑亦不成強幕惟以一勾股較積補之乃能使長方為一正方而得強積蓋勾股之差愈遠則長方愈狹則勾股之差積愈多故勾股差者所以權長方不及正方之數以相補湊此補狹為方之法也

程大位方圖論曰世之習算者咸以方五斜七圓三徑一為准殊不知方五則斜七有奇徑一則圓三有奇故古人立法有勾三股四弦五之論而不能使方斜為一定之法有割圓失強之論而不能使方圓為一定之法試以勾股法求之勾股各自乘併為強實平方圓之此施之於長直方則可若一整方勾五股五各自乘併得

五十平方圓之得七而又多一算矣割圓之法求矢求弦固足至於求強背則思未盡也何以知之試以平圓徑十寸者例之中心割開失淵五寸自求得二十五寸以徑除之得二寸五分為半背強差倍之得五寸以加弦得一十五寸與圓三徑一之論正合然徑一則圓三有奇奇數則不能盡矣以是知強背之說猶未盡也不特是也凡平圓一十二立圓三十六皆不過取其大較耳或曰密率徑七則圓二十二微率徑五十則圓一百五十七何不取二併酌之以立一定之法曰二併以圓為方以方為圓非不可但其還原與數不合數多則數漫難收故算曆者止用徑一圓三亦勢之不得已也曰曆家以徑一圓三立法則其數似猶未精然亦守數之

曆至今行之無弊何也曰曆家以萬分為度秒以下皆不歸縱有小差不出於一度之中况所謂黃赤道強背度乃測驗而得止以徑一圓三定其平差立差耳雖然行之日久安保其不差也竊嘗思之天地之道陰陽而已方圓天地也方象法地靜而有質故可以象數求之圓象法天動而無形故不可以象數求之方體本靜而中斜者乃動而生陽者也圓體本動而中心之徑乃靜而根陰者也天外陽而內陰地外陰而內陽陰陽交錯而萬物化生其機正合於奇零不齊之處上智不能測巧歷不能盡者也向使天地之運俱可以限量求之則化機有盡而不能生萬物矣余固論方圓之法而得著其理如此

盱眙 馮應京 纂輯

休寧 戴任 校正

黃梅 瞿九思 編次

盱眙 姚允恭

諸儒語錄

維皇降衷各有恆性人生夢夢或爽厥初天不能諄諄命之乃生先覺詔之以言君子之立言奉天心也

國初風氣肇開能言之士益寡

皇祖召儒生而問之曰昔仲尼孟軻之在世慮恐利濟有

所不及是故恭拳導人爲善不獨導人而又周遊諸侯

之所敷陳是非與語導君澤民之道意在天下安和奈

實用編卷二十七

貞集八

何達君不言深藏所蘊使人不知其所以然乎蓋當時

需儒之殷如此士生不諱之朝代鳴斯道之奧至于今

書滿家言滿天下矣雖然道不可言言不可易即言誠

當矣聽者聳聲逐響迷失本真歧分派別至於誤天下

而不覺故君子慎焉寧罕無奇寧典無新率其大中正

者出之爲天下則而猶恐執者失之也夫言豈可執

哉或異代而變或易地而變或易人而變或有所因而

通之或有所及而成之道則一言則萬言則顯道則隱

不執則一言一藥執之則一言一病是在神聽之而已

應京不敏亦嘗奉教於君子書紳孔多服膺或失方用

自媿而不又處學者蹈吾媿也請如真先生擇言之不逮

於孔孟者公諸天下而論其端曰此天教諸儒言不可

忽也此諸儒出之天倪不可執也夫惟導人者與見者

者兩相洽而後天下安和

聖祖之心慰矣

白門李登氏曰馮可大之輯實用編也上自

朝廷下覃里巷綴括之以六曹橫括之以六藝所關於民

生日用之實者夥矣固矣而又屬登孫

本朝儒先之語錄訪心政二經而輯之者何登作而言曰

是固實用之第一義哉以是而歸諸實用良哉可前民

用矣夫天下無道外之事亦無心外之道惟不知學或

將之以氣鬼或裁之以意見其初皆齊之正人君子之

林而且以固功且以債事則不學之過也上天之載因

物付物聖人之行以事處事而心而政誠如諸先生所

實用編卷二十七

貞集八

云者民俗烏乎而不正海宇烏乎而不治哉漢惟本朝

聖化漸涵大儒繼出開渾樸於成弘之先發精華於正嘉

之後蓋直邇洙泗之淵源而並驅灑洛之軌轍矣若言

善行載諸紀冊者道數十家不能悉載而鈎玄示概賴

屬之乎登登益其人哉乃可大獨崇新安欲得皆不詭

於新安者而輯之愚佳其悅世之爲哀而欲成其世

之雅志也謹錄其醒人之最切者約爲一卷其皆所謂

善藏其用抑亦聖賢君子之所謂妙用也與哉

京按近代理學倡自河津以優性為的以明誠為歸由
曾齊邇邇直達尼宜蓋唐虞以來正脉也越湖越海
等鉅鹿之戰援古者或重陸輕朱旋今者或先王後
投足左右關係匪輕將正典奇光耀弗敵耶抑先
得自同而用以為教者有頌漸耶請者由遠邇以釋心
宗其亦慎而從矣

本領之學天命之性是有也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為有己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已富
惟欲已貴惟欲已安惟欲已樂惟欲已生惟欲已壽而人
之貧賤危苦死生一切不由是生蓋不屬天理滅絕雖
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異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
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
跌各得分額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矣

齊語錄

三

經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禍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
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者而急矯之
久則氣質變矣

為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畏
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手足不敢妄動心下不敢亂想
這便是隨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

為學只要分理欲二字只是合當如是便是理
虛明廣人氣象到入欲盡處自見匪言所能喻也
水動蕩不已則不清心動蕩不靜則不明故當時時靜定
其心不為動蕩所昏可也

理明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著落
之地曾點所以流於狂也

論語一書未有言人之惡者熟讀之可見聖賢之氣象

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理之化不相似

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彼無自而入

常沈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少言沈默寂妙

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無欲則所行自簡

涵養深則怒已即休而心不為之動矣

實用編卷三十七

齊語錄

常默可以見道

德進則言自簡

欲深欲厚欲莊欲簡

當於心意言動上做工夫心必操意必誠言必謹動必慎

內外交脩之法也

若胸中無物殊覺寬平快樂

靜中有無限妙理皆見

人有斯須之不敬則暴慢之心生而非禮矣有斯須之不
和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德性之學須要時時刻刻提撕警省則天理常存而人欲
消熄若有一息之間則人欲長而天理微矣

學至於心中無一物則有得矣

萬物不能碍天之大而事不能碍心之虛

疑定最有方

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操心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定而不浮養德

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許晉齋曰萬般補養皆虛偽只有操心是要歸惟心得而實踐者乃如其言之有味

總以鍊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道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也

一於居敬而不窮理則有枯寂之病一於窮理而不居敬則有紛擾之患

居敬有力則窮理愈精窮理有得則居敬愈固

造化翁寂專一則發有萬物有方人心寧靜專一則窮理實用編卷手二

作事有力

如存心端坐之時此居敬也或讀書而思索義理或處事而求其當否即窮理也

不能免已者志不勝氣也

私無大小覺即克去

無義理以養心何所不至

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欲可以養氣

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少欲則心靜心靜則事簡寡欲省多少勞擾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矣

若亦其識其爲道矣

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高處

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邪如靜中一念之刻即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詐即非智此君子貴乎慎獨也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鏡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聖人之心應物即休元不少動

意纔有向便失其正不可不察

心本寬大無邊一有己私則不勝其小矣

所處之地雖靜而心飛馳於外亦不得靜也惟身是在而心亦在是則不擇地而靜矣

實用編卷二十七

絕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繫

人之爲學當於性情上用功尤切

不言而躬行不露而潛脩

累有與人計較短長意即是查滓消融未盡

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事隨處審察於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

人爲學至要當於妄念起即遏絕之予每嘗用力於此故書以自勵只於鼻口鼻耳目手足動靜應事接物至近至小處看太極尤分明不必專論於千古之上六合之外也然近者小者尤當則遠者大者可默識而一以貫之矣

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使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
安往而非事安往而非道入但當即遇以為其事則道無
不安矣苟不能安於所遇在此念彼則不能以道自處審矣
學易只在語默動靜之間須時時習之

多言取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
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

讀書惟寧靜寬徐縝密則心入其中而可得其妙若躁擾
褊急麤畧以求之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

味者也焉足以得其妙乎
讀書不體貼向自家心上做工夫雖讀盡古今天下之
書猶無益也

實用編卷十七
又四

議論是非易行事合理難

單襄公曰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
矣目以處事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存體而

足不步目其心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此亦名言
英氣最害事渾含不露圭角最好

第一要有渾厚包含從容廣大之氣象促迫褊窄淺率浮
躁非有德之氣象

只憚人氣象便知其涵養之淺深

述之一字無所不包當時時體認而力行

孔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以是知言行之至小者皆當
謹信而不可忽今人日用言行將謂小事都不謹信此德
所以不廣宗也

理非利口辯古者所能知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
行者識之

捉持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

看來學者不止應事有差只小小言動之間差者多矣

讀書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為之動
而神氣不清如井泉然清之頻數則必濁凡讀書思索之

久覺有倦意當欲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從事於思索
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思索太勞而不節其氣也

讀書要只顧于四勿心不絕想口不絕念守之勿失
循之勿違豈有差錯近觀天下之書而不知用力處雖多
亦奚以為

實用編卷十七
五

人為外物所動者只是淺

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方為一事即欲人知淺之
尤者

愈収欲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虛明廣大氣象到人欲淨盡處自見匪言所能喻也

程子論恭敬曰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
容莊視明聰聰乃可以窮眾理之妙不敬則志昏氣逸四

體放肆雖粗淺之事尚莊然而不能察況精微之理乎以
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人有滿於得意而不覺形於色詞者則其所養可知矣
伯宗曰怙其為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此可以為後生
輕俊者之戒

佛讀醫書有曰洗心曰齋防患曰戒吾有取焉

故東曰欲人無間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為又曰積德累善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其義莫理不知其惡有時而止此皆名言

氣質雖變千分用力猶有變不能盡者然亦不可以為難變而遂懈於用力也

為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不然只是講說耳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地多多少少灑然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忿憤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常霄壤

識量大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心

偶見柳花悠揚而下因悟造化流行雍容自然之妙

實用編卷二十二 六條 劉三之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繫屬之容宜觀明道

之氣象

人多於快意之事忘却道

進時有為退必自脩君子出處惟此一事

自降則人不得以非禮相加所謂不惡而嚴也

輕言輕動之人不可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

事已往不追最妙

人於言動事為之間不敢輕忽而事事處置合宜則浩然之氣自生矣

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岐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生而天地泰

接物太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履步之地不然太狹而無以自容矣

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

物忌太過造化尚然況人事乎

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

說言視聽思恭從明聰齊肅又哲辨聖乃踐形盡性之學誠意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人有不謹者不可以已能病之

天丁之理有正有邪正者仁義禮智聖賢之學也邪者異端權謀術數非聖賢之學也謹守正不為邪學所惑則近道矣

實用編卷二十二 薛文清公從政名言 吾於察院中每念蘇州自慙居處崇未睹斯民康之句

陽然有警於心云

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惟親歷者知其味余忝清要

日夜思念於職事萬無一盡况敢恣肆於禮法之外乎

余昨自京師來湖南瀕行院中僚友有誦唐人此鄉多寶

玉甚莫厭清貧之句余每不忘其規戒之厚

程子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余每欲責人常念此意而不敢忽

為政以法律為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已又可治人

九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照視而深考之則

有以訓應世務而不戾乎時宜

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人之子孫富貴賤與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昧宵禮法取不義之財以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錫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滄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當貴兩極易嘗有賴乎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者惑之甚矣

深以刻薄爲戒每事當從忠厚

不可因小人包承而易其志

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

實用編卷二十七

傳語錄

八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惟謹于自脩愈謹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人當自信自中雖稱與之承奉之亦不爲之加喜雖毀謗之侮慢之亦不爲之加沮

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與語于深體此言吏卒輩不

發而懷然也

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慎動當先慎其幾于心次當慎言慎行慎作事皆慎動也凡作事謹其始乃所以慮其終所謂永終知敝是也不能謹始慮終來快作事後或難收拾則必有悔矣

事續入手便當思其發脫

接下言貴簡不可一語冗長

聞人毀已而怒則譽已者至矣

處事不可令人喜亦不可令人怒

自家一箇身心尚不能整理更論甚政治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嫗宜疎絕至於匠藝

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

洽皆能變易聽聞欺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

者或假文詞更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即隨其街中

如房瑄爲相因一琴工資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

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諫諍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走

實用編卷二十七

傳語錄

九

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動下人即有趨重之意余遂逐去

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

偏向

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徒爲虛文適足以啓下人之訛

而已故論事當永終知敝

中者立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

爲政以愛人爲本

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爲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

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

不得其平者多矣

恨心不柔其有不可強者惟順其心而道之則無不從矣

行左右當嚴而惠

有於一事心或不快遂於別事處宜失宜此不敬之過也
凝定最有方
使民如承大祭然則為政臨民豈可視民為愚且賤而加
慢易之心哉

作官者雖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
小人有功可優之以賞不可假之以柄

因一事不快於心而遷怒之心安發此學者之通病
處事當詳審安重為之以艱難斷之以果決事了即當若
無事者不可以處置得其當而有自得之心若然則反為
所累矣

處事了不形之於言尤妙
處事大宜心平氣和

實用編卷二十七
嘗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
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

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則小
人無所聞以發其怨矣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安重深沉者能處大事輕浮淺率者不能

天下之事緩則得忙則失先賢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
了此言當

法者天討也以公守之以仁行之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處事不可使人知恩
法者天討也或重或輕一付之無心可也或治奸頑而務

為實錄纂其小慈欲使人感已之惠其慢天討也甚矣
情可矜雖從寬典又當使之不知其寬可也

為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恤必欲曲徇
人情使人人舉悅則失公正之體非君子之道也

簡者非厭事繁而求簡也但為所當為而不為所不當為耳
當事務叢棘之中吾心當自有主不可因彼之撓擾而
遷易也

事實斷制撇脫
世有實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夫法所以治奸頑也奸
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而縱釋奸
頑則善良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善良之冤抑不伸是不
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據高住戴顯名秉三
實開編卷二十七

尺者忍為此態乎
世有假官柄以濟貪欲者吾不知此何心也
膽欲大見義勇為心欲小文理盡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
欲方截然有執
防小人密於自脩
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勝剛
則能斷
取與是一大節其義不可不明
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
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燒縱使即能去
惡已亦病矣况傷於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勿

忿疾於頑孔子曰膚受之愆不行皆當深味

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

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切中後世

擇仕之病

輕與必濫取易信必易疑

韓魏公范文正公諸公皆一片忠誠為國之心故其事顯

業著而名望平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

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

余直不欲妄言一人前時妄言一人或終日不樂或連日

不樂

成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史佚曰使之以時而敬

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

實用編卷二十七

齊語錄

十二

名言也

順理都無一事

作事只是求心安而已然須理明則知其可安者安之理

有未明則以不當安者為安矣

僕僕姑取其給使令之役耳切不可聽其言恐大有害於事

為政通下情為正

錦衣王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

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相衣

皆綬綺之類其顛覆之無日此余有目親其事者可以

為奢侈之戒

辭清問於下民忘其勢而通下情也

人皆妄意於名位之顯榮而固有之善則無一念之及其

不知類也甚矣

接事不密則害成易之大戒也

有隙鳳翔於千仞之集衆則不為區區聲利所動矣

論事不可趨一時之輕重當思其久而遠者

恭而不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衆之道

誠意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廉而不公者只是人欲之私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

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

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猶介之士其次也畏法

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為次也

天下大慮惟下情不通為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之勢

實用編卷二十七

齊語錄

十三

而上不知是也

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已之三要也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之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軟熟之士而

慕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泯矣

固不可假公法以報私仇亦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德

下民之冤抑不伸者由長人者之非其人也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

當為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昔人謂律是八分書蓋律之條目莫非防範人欲扶翼天

理故謂之八分書人之所當為不犯律條即為義犯之即為

非義則律為八分書可見

法立而行則人不亂

事合義維大不離不合義維小當謹

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豈惟為人君當然哉凡為人臣者亦當守此以爲愛民保己之法也

天下之獄自古不得其平者多矣掌刑者可不擇其人手處事識爲先斷次之

當大任有一毫私心人必見之

作官常知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處大事不宜大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

爲政須通經有學術者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遠大體所爲不過胥吏法律之事耳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

立得腳定却須寬和以處之

實用編卷十七 薛蕤錄

才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爲先

止末作禁游民所以救財利之源省安費去冗食所以裕財利之用

財出於民費用廣則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欲重賦欲重則民窮民窮則力竭力竭則本搖矣

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惟至誠足以動之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小大必書聖人仁民之意深矣

凡事分所當爲不可有一毫矜伐之意

伊傳周召王佐事業大矣自其心觀之則若浮雲之漠然

無所動其心

於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

或有不合即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

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

應事最當知幾

天之道公而已聖人法天爲治一出於天道之公此王道之所以爲大也

常人纔有觸即有不平意只是量小

凡事當推功讓能於人不可有一毫自德自能之意

大臣行事當遠慮後來之患雖小事不可啟其端

進退出處只當居易俟命

識最先作事次之

歷事之久尚不知幾焉得爲智

雖細事亦當以難處之不可忽況大事乎

閭外議只當自脩自省

實用編卷十七 薛蕤錄

三代王佐事業皆本於道德後世輔相事功多出於才氣

惠雖不能周於人而心當常存於厚

孔子稱孟之反不伐如漢兩吉深厚不伐善惡孟之反不能過也

聖賢成犬業者從戰戰兢兢之小心來

雖能建立大事功而不知道猶爲淺故君子貴乎知道

好善優於天下若自用已能惡聞人善何以成事功

柳子晉文公問守原議胡不讓

爲治舍王道即是霸道之弊陋聖賢寧終身不過孔孟不自貶以治人者爲是故也

道學治道不可岐而爲二道學正所以推而爲治道孟子

之後知王霸之分者希乎

聖賢之學厚不可當如明道之大分明不容於時猶謂已厚不當當時誠意不能動人其患厚如此

實則紀卷二十一

十六

一者誠也主一敬也由敬入誠

穀曰齊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漢範貌曰恭是外面之敬

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致也臨深淵履薄冰

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又畫出一箇敬底樣子出來與人做程子言整齊嚴肅

是入荷虎朱子曰集字是荷之正意程子主無適是就

心不容毫髮事又必以神同故故力命即是上上之大

賈承大祭之意形容最親切未子故齊戒罷各

釐有差便流於彈定故朱子有三綱論凡去殺之戒

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此二句說盡天下古今之

實用編卷之十

大胡語錄

十七

病自古害世教只有此兩般人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者

纔要身心上用功便入空虛去纔有志事業便流入功利

美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爲真故也

欲者德之聚也。欲見衆善畢集，不萌則怠惰放僻隨至。而

從父子若臣夫希長刀月父上求道更是真常道里

秀之亂苗蔡之奪朱皆以其相以而惟辨與需道所以莫

如禪學此最害道者後之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真者

多流於禪所謂高者入於空虛蓋天資高邁者多厭世事

之冗而樂於虛靜又好奇妙而忽畀近又力去做靜中工

夫埽除物欲屏絕思慮是在內裏先做空了不覺流於禪

學只緣在小學四書近思錄不曾實體驗而於窮理工夫

不到故如此

讀書須着實理會既曉其文義便真去做務要令此書自我身上發如忠信篤敬非禮勿視等處若實做得來自然長進程子說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之則時面盎背推而遠之則篤恭而天下平又曰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由此出以此事天享帝不是程子實做過來如何會如此道今須以程子爲法將聖賢言語句句從自己身上體驗何患不長進若未到此地位只是我未曾實做得工夫只管打點做上去此爲學之大法也

實用編卷三

窮理錄

十八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滿身都是心也如刺著便痛非心而何然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

今人有過去思慮以爲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心在這裏以爲有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所以流於異學聖賢只說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心不許他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何嘗遏絕思慮以求不豫

真能主敬自無權慮欲屏思慮者皆是敬不至也

程子曰欲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有意於坐忘即是坐馳敬則無此患

涵養本原與窮索義理實交相涉入蓋人心只有許多義理更無別物涵養既至則天理自明窮理既精本心愈安也

程子發明心有主一句真學之要此便見虛中有實卓然彼拘於功利者雜擾而無主溺於空虛者寂滅而無主只欲專一便是有主之道朱子所謂自作主宰自操自存今有一等學問常照看一箇心在內裏乃異教反觀內視之法其無主一也

人一縱於欲德即敗雖改之又當關防謹密不使萌於再人苦無才此只是不窮理理明才自長然又須養氣以充之存心以察之

窮理須得心專一方有細密功夫方見得透徹若不專一則粗疎草畧縱敏者亦畧見彷彿而已

讀書雖多若不精熟不若少而精熟書雖精熟又要實體於身方能有得嘗謂讀得十章熟不如做得一章來那幾

實用編卷三

窮理錄

十九

幸亦將湊得來

操持要極其謹密窮理要極其精微應事要極其詳審規模要極其宏大此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

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緣情便昏暗也

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効驗處

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點檢致謹亦敬也敬集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純一亦敬也

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血氣同衰也今有才氣之人到老年便衰是無持養之功也

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此皆是未學行先學走如

如何不猖狂顛倒只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明力行無
自苦滋味自能快活孔子教人博文便是入滋味處教人
約禮便是入快活處但當先難而後獲

人心要深深靜密方能體察道理故程子以性靜者可以
為學者躁動淫露則失之矣

未有外貌不莊心能一者

或問存養在致知先在致知後曰未知之先非存養則心
昏亂義理之本原已喪何以能致知既知之後非存養則
亦放逸偷惰天理隨失何以能保其知先儒言未知之前
非敬無以知既知之後非敬無以守又曰敬者聖學之所
以成始成終者也

心沉潛則造理必深

實用編卷手

窮盡

二十

今人有聰明都不會用只去駁難上學或論記辭章或涉
獵史傳或泛觀諸子百家用心一差聰明反為心害其聰
明反為不聰明矣善用聰明者潛心積累先從小學大學
近思錄論語孟子精思熟究體驗得聖賢心事義理功夫
瞭然得之於心然後循序漸進博學群書王勃等聰明與
聖賢聰明不同者是做向外面去故適足為心之害也
人有過咎於能悔悔而不改徒悔而已於已何益改過最
難須着實做得操存者察工夫使吾身心謹密放僻之心
不生則大本堅固過失隨覺而不行也若欲防患於預須
以敬為主不使須臾怠慢又常觀書求義浸灌此心悅懌
使過失不萌更妙

朱子曰孟子說存其心雖是緊切却添事不如孔子只說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立定規矩與學者守使之心自存
也

釋氏之存心有二一是習為虛靜絕滅思慮使之無雜擾
一是常照住此心不令走作殊不知聖賢教人自灑掃應
酬周旋禮樂孝弟恭敬皆是存心之具如九容九思亦是
存養之法故心存理得而事治釋氏之存心適以壞其心
之體絕其心之用其害莫大焉

離內外判心跡此二本也蓋心具眾理眾理悉具於心心
與理一也故天下事物之理雖在外統之在吾一心應事
接物之跡雖在外實吾心之所發見故聖人以一心之理
應天下之事內外一致心跡無二異端虛無空寂此理先
絕於內以何者而應天下之事哉由其專事乎內而遺其
實用編卷手

窮盡

廿一

外不考諸跡而專求諸心厥棄事物之理事欲本心之虛
靈是分內外心迹為二本矣愚嘗思之內外心跡終二他
不得空則內外俱空實則內外俱實有則內外俱有無則
內外俱無是則心迹皆是非則心迹皆非正則心迹皆正
邪則心迹皆邪固未嘗二也

學不為己根本已失讀書窮理皆非自己之物為己只把
做自己已分內事為其所當為久之只見一箇當然底道理
其餘都不見矣

忠信篤敬是孔門第一等工夫非禮勿視聽言動也靠就
這裏做去熟處便是仁

程子有篤恭而天下平氣象
明道天資高本領純粹其學自大本上流出於細微處又

門學者以求仁爲要真是好是教他在最切要處求非但自己一身好與天地萬物血脉便相通

不爲是存不爲禁亡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須要識此

先儒言合內外之道又曰表裏交正曰內外交養曰本來相實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曰動靜相涵曰敬義夾持此等處最宜理會此處看得破則知所用力知所用力則功利無所誘異端不能惑矣

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

程子曰未應不是前已應不是後蓋未應之時此理全具於寂然不動之中當此之時敬以操存之而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立焉已應之時此理發見於感而遂通之際當實明編卷五十七

胡適錄

廿二

此之時敬以有察之則發而中節之和而天下之達道行焉未應體也靜也已應動也用也體即用之所存用即體之所發非有所事也固無先後之可言亦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

讀書須著實理會做入書內裏去皮膚上綽過不濟事穿破一兩處遂旋透入去做得五七處透徹後處處透得去蓋義理根源自相貫通聖賢工夫如合符節此處透得過別處也透得過書雖多無異道也

程子之學是內裏本領極厚漸次廓大以致其極朱子之學是外面博求廣取收入內裏以充諸已靜如人家徑子是田地基業充實自然生出財穀以致富朱子是廣地設置立田地家業以致富用力雖異其富則一也但朱子

了辛若明道固容易伊川亦不甚費力先立乎其大者便是中有主了

涵養之道須深潛篤實方能制其飛揚之心消其靡腐之氣主一工夫易施心易純也

訂頑立心便可語王道物我之私既去則天地之生意在我推而行之將無一物不得其所不然則雖一匡天下不過出於智計之私況禍敗者乎

人之知識才能本於性然亦不能不藏於氣故性與氣皆營養之以復初

天依形地附氣此二語說得天地規模最親切凡有氣者盡屬天有形者盡屬地凡物皆然氣屬陽形屬陰天只是氣有甚形質地則有形質矣地雖有形質非附乎氣必不能存立天之氣亦必依地之形以行也

胡適錄

廿三

讀春秋便曉得若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長是長幼是幼夫婦朋友中國夷狄截然分明而各止其所其於天道人事分殊理一無不明備此聖人手段

春秋以正大天理觀之則見王道不行當時諸侯皆是營於私意或當爲而不爲或不當爲而爲之或昏弱而不振或恃強以爲暴或急憤而不知脩省或僭逆而無狀聖人之意蓋欲一歸天理之正而後已其於天地生物之心係民救時之意生殺予奪之權隱然見於書法之中實爲百王經世之大法或者乃欲計區區霸業之盛衰又以姓名日月爵號爲誅賞其穿鑿瑣碎甚矣人之氣貴乎剛却怕麤氣剛則才大氣麤則才疎才大而

少故多君子養其氣以至剛大完密則才德全矣
先古則謂於事情拘俗則傷於苟簡二者皆非天理時中
心其眾理所患者紛亂放逸惰慢故須主敬一無適所
以整其紛亂放逸整齊嚴肅所以故其惰慢此存心之要
法也

日間處事先要去了討較利害的心順理以處之則天理
明人倫正

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霸者之功聖明明乎脩己治人
之道故爲五霸

趨向正底人方好讀書
須收斂安定精神聚志向專養理必家

今人不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下
實用編卷五

後世學淺陋不濟事以其不求止於至善也至善是天理
之極不止乎此便是半上落下

以才取人最難小人多有才也
四書六經之言廣大浩博精密後世無人理會得至程朱

方理會得今因程朱之書以理會四書六經如指諸掌只
是人立志不反之於身所以不奈何

學者去得一箇謀利之心則心下自然坦夷安泰
無妄誠也誠天理之實也聖人只是循其實理之自然無

一毫私意造爲故出手實理無妄之外則爲過若循此實
理無妄而行之則古無不利不幸而災疾之來亦亦此無

妄之實理而不足憂卦辭又解皆此意學者則當擇善而
固執也

被慾事昏擾者心役於物也苟能立已事雖多常整不亂
孟子在良知良能上體驗故曰性善孟子在情欲上動工
有故曰性惡依孟子說則禮樂教化皆吾性中事依荀子
說是指氣質物欲爲真性故以禮樂教化爲偽爲也

康節言畫前有易此說最精未盡卦之前卦之理已具但
非聖人寫不出來禮樂亦然制禮作樂雖出於聖人未制

作之前禮樂之理悉具特假聖人之手裁成如曰天地設
位而易行乎其中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

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此意也刪後無詩却說不定
如有聖王者作其詩固在也

天下事要心去處身去行然物各付物則無事矣
何謂物各付物只順理處便是

實用編卷五
今人言心學者便要說靜時無心居仁問之設若無心亦

須有理彼又應曰靜無而動有彼信以爲靜時真無心與
理矣夫天命之性與生俱生不可須臾離故靜而未有事

接之時則此心未動此理未發然此時此心寂然在內此
理全具於中故戒謹恐懼以存養之若真無心無理又戒

謹做甚又存養箇甚必有物在內故須主敬須存養故程
子以爲靜中有物靜中雖無所知覺亦有知覺在又有因

程子說靜中有物遂要爲見本體看未發以前氣象此又
非也靜中只有箇操存涵養易嘗有看見察見或問周子

言靜無而動有何也曰周子言無以未形而言非真無也
乃無中含有也故朱子解之曰靜非無也以未形而謂之無
人著書才有一毫爲名便是悖逆天理古人著書皆不得

已如耒耜陶冶生民所賴穀粟布帛生民所急豈若無益於世著之何用况說誕浮華害於世者乎

蓋天理不以一毫私意智力撓之便是堯舜氣象窮理後便有一才誠意後便有德

孔門之教只是求仁而克齊事業盡在此

周公誅管叔是理當誅周公雖不欲然天理所在周公不得不違也周公之誅管叔湯武之伐桀紂皆聖人之不幸非其本心也或曰何以見湯武不幸處曰使桀紂賢湯武為諸侯豈不自在

天下之變無窮惟易可以盡之蓋易陰陽奇偶變易無窮

若天地之闔闢氣運之盛衰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來陰陽之消長人物之死生國家之興亡世道之今古其消息

實用編卷五十七

胡震

廿六

盈虛升降屈伸消長進退存亡幽明終始善惡邪正皆是此理雖萬變無窮易足以盡之蓋易造化中寫出來故也其餘諸經或因時制作隨時記錄天理人事無不詳盡所以垂世之教無不精切但天下古今之變惟易能盡也

聞人之詩當自脩聞人之舉當自懼

有期待計功之心皆是私心即害於仁故孔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董子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子曰以敬直內便不直

學至聖人地位方了得一生事

程子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蓋孝弟是性命中事至親至切而要者此處能精察而力行之則性命不外是矣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禮樂神化只一理禮樂乃人事窮着

者然其中精微曲折察而知之神化可契而知之矣行在知之後故子路之強勇司馬君實之篤行皆有差使其有致知工夫則二賢何可及也故程子以為若達便是堯舜氣象

吳草廬言三十年前好用功阻學者進路居仁三十後工夫方親切張橫渠三十後才過二程孔子言三十而立則後面工夫更多

春秋即人事以明天理用天理以處人事

隨時不是隨俗今人錯認以隨俗為隨時古人是因那時節便做那時事無不當其可如堯舜當時便揖讓湯武當時便征伐孔子當周末便傳道垂訓皆隨時非隨俗也

實用編卷五十七

胡震

廿七

敬齋胡先生論政語

師保得其人則君德脩宰相得其人則百職舉

事事循其當然之理而已無與焉便是王者事着此計較便是私吝心即流於霸矣

人不能處事只是不曾窮理理明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化民全要身脩

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聖人舉事動得其要此簡易之道

賢賤雖殊物我一理能脩己必能誨人必能格君

人到義理貫通處處事自有要

明道行狀云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其為政也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

唐朱施信而民信此聖人境界上事聲色之於化民未也
爲宰相不能搜訪天下賢才而用之更使誰去爲治朱子
言呂夷簡爲相有范文正不能用更有甚相業
將相一體方能成天下之務韓信李愬能成其功以有蕭
何裴度協心於內宗澤岳飛不能成功是爲汪秦阻撓於
內也

宰相以不諫賢不忌功爲賢故曰其心休休焉

君臣不以道合而以功利相濟者鮮能保其終

諸葛孔明司馬懿智勇相等只是孔明公平正太之氣非
懿所能敵故懿舉中原之兵不能當偏蜀之師那時不敢

出戰軍師已喪氣孔明三年不死懿成擒矣

兵雖曰威克厥愛然愛行乎其中不如是則必有敗亡之
實用編卷下

明義

廿八

禍無以全其生故仁義之共愈嚴

人要立功業是私意不立功業亦是私意只循理而已

天下古今其此箇道理大用之則大治小用之則小治小

失之則小亂大失之則大亂誠者爲王假者爲霸霸者爲
奸未有捨此而能濟者

爲治之法當因事務而裁以天理

欲天下治須得賢才欲得賢才須行推訪選舉法其本在

於君身脩君心明欲君身脩在於學

浮議雖不足惜亦可以恐懼脩省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

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爲治手段後世所當法也然

搜揚賢才而用之則四門關矣得賢明忠直之士而寄以
耳目廣詢博訪以來直言極諫則四聰達四目明矣

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

君子小人自不相容其類不同也君子進則小人退小人

進則君子退未有君子小人共治者也然則堯用四凶豈

不是小人曰堯聖人也聖君德盛敦重方可因其才而用

之孔明用魏延如何曰魏延雖小人非是大姦惡故孔明

亦因其才而用之

范文正作事必要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

否則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此范公有胞

合聖賢處故其進退出處超然無累行藏卷舒過於他人

工夫在大學効驗在二南

古之聖王心同天地其生物之心敵國皆知之雖或謀暴

禁亂不得已而與師彼之人民皆心服雖肯與我爲敵此

是箇大兵法人不識只有孟子識得透

禦夷狄以守禦爲本不以攻戰爲先此不易之定論如漢

武之於匈奴唐太宗之於高麗竭中國之力以事夷狄致

使中國虛耗人民窮困非安中國懷夷狄之道夫中國德

盛夷狄自賓服蓋內治備則遠人服上也堅守要害次也

勤兵遠討下也

兵以仁義爲本當先嚴紀律設謀制勝在後

聖賢生於治世有治世事業生於亂世有亂世事業事業

雖殊其道則一

才不勝不可居其位職不稱不可食其祿

漢景不殺母弟梁王亦可爲天下後世法梁王以母之寵

欲求爲太子議臣袁盎持正義以諫止之及梁王殺袁盎

則罪固當死然皇后涕泣不食必至傷生故景帝寧屈法伸恩此亦天理人情之至也

德化爲治之本政事爲治之具二者交致而風化盛矣風化盛然後鼓舞群動薰蒸淪浚仁及一世漢武帝才足以有爲惜乎多欲周世宗才足以有爲惜乎未學宋神宗亦欲有爲惜乎汨於功利一氣交運便齊不得故所生物萬有不齊而剛柔善惡邪正古今淳漓治亂盛衰亦萬變不一然其間莫不有固定之理聖賢隨其事而以理處之雖萬變交於前而吾之心未嘗不定也

程子曰論治須要識體如脩德建極化道臣民精擇宰相分建衆職者人君之體也致君澤民精選人才進賢退不實用編卷二十七
胡語錄 三十
省者宰相之體也宣布君上德威設立政條分任有司察民安否利害以施勸懲黜陟方面之體也愛百姓施惠澤明教化慎政刑均賦役理冤訟此有司之體也

白沙陳先生要語

李登氏曰本朝理學自薛胡二公皆承傳程朱宗旨深信而力行之至白沙先生崛起東粵雖嘗師事康齋理君乃其學脈則多所自得蓋反身默識獨契千古之真生平未嘗特著學旨與其高弟弟子亦未嘗和盤托出往往令人深思而自得之唯見於應酬文字時一發露可以窺見其所宗是知儒先入處與其教法不必盡同若其獨契聖真成身以待來賓則一而已茲所錄主在明學至其出處之節備然而不渾者有別傳在茲未及云

陽谷始旦萬物畢見而居於薜蘿之下亭午不知也忽然夜半起振衣於四千丈羅浮之岡引臂於扶木之區赤光

實月編卷二十七
陳語錄 三
在海底皎如晝日仰見群星不知其爲夜半此無他有蔽則闇無蔽則明所處之地不同所遇隨以變况人易於蔽

者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以臭味蔽四肢以安佚一拘之力不勝群蔽則其去禽獸不遠矣於此得不甚恐而畏乎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清天理日明羅浮之於扶木也溺於蔽而不勝人欲日熾天理日晦薜蘿之於亭午也二者之機間不容髮在乎思不思畏不畏之間耳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而況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詭信予奪之間哉

蓋廷實之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即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

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極其
機端其術緩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然則近實
固有甚異於人也非簡於人以爲異也若延寶清虛高遠
不苟同於世也又何憂其不能當於仕止進退語默之槩
乎道也

在白沙朝夕與論名理凡天地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
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
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將以待之鄉深思而自得之非敢有
愛於言也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後世由聖門以學者衆矣語忠信如聖人鮮能之何其與
夫子之言異也夫子之學非後世人所謂學後之學者記
實用編卷十七

陳語錄

三二

編而已耳詞章而已耳天之所以與我者固懵然莫知也
夫何故載籍多而功不專耳目亂而知不明宜君子之憂
之也

六經夫子之書也學者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
猶未免於玩物喪志今是編也采諸儒行事之迹與其論
著之言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
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
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
者也蓋以我而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
予少無師友學不得其方汨沒於聲利支離於批擯者蓋
久之年幾三十始盡棄舉子業從吳聘君游然後益獲迷
途其未達覺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汨沒而支離者洗之以

長風蕩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苗之復長也坐小廬山
十餘年間履跡不踰于戶閭僥焉寧寧以求少進于古人
如七十子之徒於孔子蓋未始須臾忘也

天地間一氣而已誠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自壯
而老其歎悲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已孰能久而
不變我變之未形也以爲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
者也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況於冬夏乎
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夫氣上蒸爲雲水下注爲澤氣
水之未變者也一爲雲一爲澤變之不一而成形也其必
有特然而未形者乎然而識之可與論易矣

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與道若可相侔然以天地而
視道則道爲天地之本以道視天地則天地者太倉之一
實用編卷十七

陳語錄

三三

粟滄海之一勺耳曾足與道侔哉天地之大不得與道侔
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一身之微其所得者富貴
貧賤元生禍福曾足以爲君子所得乎君子之所得者有
如此則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無所增天地之終
吾之終也而吾之道無所損天地之大且不我遜而我
不增損則舉天地間物既歸於我而不足增損於我矣天下
之物盡在我而不足以增損我故卒然遇之而不驚無故
失之而不介齊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烈風雷雨而弗迷尚
何鉢鉢冕屨金王之足言哉然非知之真存之實者與語
此反或貳則徒爲狂妄耳

天下事物雖然前陳事之非我所自出物之非我所素有
卒然舉而加諸我不屑者視之杳若與我不相涉則感

之心生矣然事必有所不能已物必有所不能無求於焉
前矣得謂與我不相涉邪夫子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
浮雲謂薄不義也非薄富貴也孟子謂舜視棄天下如敝
屣亦謂重愛親也非謂輕天下也君子一心萬理完具事
物雖多莫非在我此身一到精神具隨得吾得而得之耳
失吾得而失之耳厭薄之心胡自而生哉樂父不能容一
瓢嚴陵不能禮漢光此瓢此禮天下之理所不能無君子
之心所不能已使二人之心果完具亦焉得而忽之也若
曰物吾知其為物耳事吾知其為事耳勉焉舉吾之身以
從之物若與我不相涉比之醫家謂之不仁昔人之言曰
鉢視軒冕塵視金玉是心也君子何自得之哉然非其人
與語此反惑惑則累之矣或應曰是非所謂君子之心也

實用編卷五

陳語錄

三四

君子之辨也曰然然無君子之心徒有輕重之辨非道也
或曰道可狀乎曰不可此理之妙不容言道至於可言則
已涉乎粗迹矣何以知之曰以吾知之吾或有得焉心得
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此試言之則已非吾所存矣故
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言得曰道不可以言狀亦可以
物乎曰不可物屬於形道通於物有目者不得見也何以
言之曰天得之為天地得之為地人得之為人狀之以天
則道地狀之以地則道人物不足狀也曰道終不可狀然
曰有其方則可舉一隅而括其三隅狀道之方也據一隅
而反其三隅按狀之術也然狀道之方非難按狀之術實
難人有不知彈告之曰彈之形如弓而以竹為弦使其知
弓則可按也不知此道之大告之曰道大也天小也軒冕

金王又小則能按而不感者鮮矣愚故曰道不可狀難

其人也

易上繫曰安土敦乎仁子曰寓于此樂于此身于此聚精
會神于此而不容或忽足謂之曰君子安土敦乎仁也比
觀泰之序卦曰履而泰然安又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
則安矣是泰而后可安也夫泰通也泰然後安者通于此
則安于此也然九二曰包荒用馮河是方泰而憂念
即興也九三曰艱貞無咎則君子于是時愈益恐然如
楊之至矣是則君子之安于其所豈直泰然而無所事哉
蓋將兢兢業業惟恐一息之或間一念之或差而不敢以
自暇矣曰君子不已勞乎應曰軋之象曰天行健天之運
環不息者健而已君子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未嘗少
懈者剛而已天豈勞哉君子何為不暇乎

實用編卷五

陳語錄

三五

為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箇端倪來方有商量處
天下有任大責重而操位不與者苟能勝之則至大至通
無方無體故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其分內也宇宙無窮誰當負荷
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見已復禮是也若橫渠以
禮教人益亦由是而推之教事專入途轍去使有所據守
耳若四禮則行之有時故其說可講而知之學者進德脩
業以造於聖人緊要却不在此也程子曰且省外事但明
乎善惟進誠心外事與誠心對言正指文為度數若以其
至論之文為度數亦道之形見非可少者但求道者有先

後續急之序故以且省爲辭省之言畧也謂姑畧去之不爲害耳此蓋爲初學未知立心者言之非初學不云且也若以外事爲外物累已而非此之謂則當絕去豈直省之云乎

僕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盡無所不諳然未知入處比躋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融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有物用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衝動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

實用編卷二十七

康語錄

三六

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有學於僕者慨歎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實効者告之非務爲高虛以誤人也

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用得轉耳學者以自然爲宗不可不著意理會

此學以自然爲宗者也承論近日來頗有濫泊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脚不差將來必有至處自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故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今世學者各標榜門牆不求自得誦說雖多影響而已

今之人大抵無識見便卑闊得甚愛人道好怕人道惡做出世事不得正坐此耳吾輩心事質諸鬼神焉往而不來然也耶

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開之而非以爲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

終日軋軋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

實用編卷二十七

康語錄

三七

而宇宙在我矣得此霸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道箇克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爾脚旁手攬舞掌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窮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始終始末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

自茲已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書中所云乃其統體該括耳
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本於空中與此山平置足其巔若履平地四顧脫然尤爲奇絕此其內忘其心外忘其形其氣浩然物莫能干神遊八極未足言也

也眼前朋友可以論學者幾人其失在於不自覺耳
古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其處之之道乎

神理為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處生浪死與
草木一耳神理之物非但不可變者亦其勢終不能相及
於我何有伯幹病至此當大為休置縱未至灑脫地亦漸
省得些撓亂幸而天年未盡便從此覺悟神理日著非小
益也

妄獲從俗壞名教事賢者不為願更推廣此心於一切事
不令放倒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
也

實用編卷二十七 藥錄

三八

心寓於形而為主主失其主反亂於氣亦疾病之所由起
也今人惟知形體之為害而不知歸罪其心多矣心之害
大而急者莫如忿爭夫有所不平然後爭爭至於忿斯不
平之至而氣為之逆逆則病生矣雖所致疾之由寒暑飢
飽勞佚失節居多而此之弗謹實吾自為之不可不知也
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
靜自閑自關自舒自卷甲不問己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為
牛馬自為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
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
物奸於其間烏乎大哉前輩云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此蓋
嘗言之以諷始學者耳人爭一個覺覺便我大而物小
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

死不知惡尚美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僧文定嘗參學四方坐關於觀音山三年益廣僧中之知
者也偶以事繫縣獄處是非之不見察也怒予為白之子
以邑王楊侯公明必不妄加害於無罪之人予嚴干誦八
之戒久不可破文定從西方之教苟有得焉則能以四大
形骸為外物榮之辱之生之殺之物固有之安能使吾戚
戚哉示以是詩一戒持來三十年何會長揖長官前山僧
若了西來意不把形骸乞世憐
人未死前一日誰肯信著此事終日勞勞而不自足及至
死時便無可主張亦可悲也已

實用編卷二十七

藥錄

三九

白沙先生論政語

行聖人之道有二行內之曰心外之曰權無其心則權為
挾私妄作矣無其權雖有其心將安施哉今夫用行伍之
人取其長不責其備窮其過以圖其功可也或者過於求
實一疵不貸而用舍乖張矣今夫理財於操權之秋非常
賦起取之民故推牛瀝酒豐犒厚享非以醉飽為德所以
作士氣也顧小利而忘其大體者則朝夕與小吏計牙
算贏餘矣今天治兵於閭外號令則大將主之而吾每以
偏師從事況夫深山窮谷民獠難居善惡同狀生殺在前
而節制不一沮我者惟以殺無辜為言矣此事之所以難
行而心之所以不平於人也烏犀兵凶器也豈得已哉
古今學者不同孔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

學者爲人古今仕者不同程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古之人人也今之人人也一也判而兩之其不可同者如陰陽晝夜則其有故矣聖賢之所以示人也知微之顯知顯之微學爲己也其仕也爲人學爲人也其仕也爲己斷不疑矣

世道升降人有任其責者君臣是也平少讀宋史惜宋之君臣當其盛時無精學問以誠其身無先王政教以新天下化本不立時措莫知雖有程明道兄弟不見用於時述其所爲不過漢唐之間仰視三代以前師傳一尊而王業盛歟既出而世道亨之君臣何如也南渡之後惜其君非撥亂反正之主雖有其臣任之弗專邪議得以聞之大志弱而易捷大義隱而弗彰量敵玩學圖計日非往往坐實用編卷二十七

陳書錄

四十

失機會卒不能成恢復之功至於害惡不分用捨割置刑賞失當怨憤生禍和議成而兵益衆歲幣多而民愈困如久病之人氣息奄奄以及廢宗之世則不復惜爲之掩卷出涕不忍復觀之矣

夫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誠之至者其動也速才之問者其治也廣才與誠合然後事可成也

僕每讀宋史至曹彬克金陵一事未嘗不對卷歛衽而嘆趙太祖之仁與曹武惠之不伐也蓋自出師以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所得一十九州三軍一百八十縣可謂有功矣武惠視之若無有也捷至群臣稱賀太祖泣曰宇縣分剝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屠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一萬賑卹之當是時君不

知以得地爲喜將不知以克敵爲功一念好生之仁洋溢上下自秦漢以來未及見也史臣稱武惠位無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大夫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士噫何其謙之至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武惠有之

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秦漢以下論天下之治者必以復三代爲至三代之君何君也其政教何政數也苟欲復之從何處下手耶必如明道先生之言是眞能復三代手段也而不見用於時惜哉大賢爲政務實而行庶幾能順復人情爲國家樹立長治久安之根本非如俗吏其所用心者惟簿書期會取辦於目前而已也自今而往一今之下一政之行必求其有關於風俗者三致意焉是誠聽訟理人之第一義也是誠經綸天下之實地也實用編卷三十

陳書錄

四一

省錢宣靖公推官同州有富民亡其女奴女奴父母訟於州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實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母共殺女奴罪應死公疑其獄畱數日不決錄事詰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公笑謝客使人訪求女奴得之則免富民父子於死知州以公雪冤死者數人欲爲論奏其功於朝公固辭曰若水但求微事正人不寬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錄事詰公叩頭請謝公曰微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僕每讀書見此等事未嘗不歎息古人用意之厚而平生區區所存亦未多愧

陽明王先生文錄內集

士不可以不弘毅此曾子窮理之本其見仁體而後有是言學者後知不可不弘毅不知窮理而惟擴而大之以爲私作而強之以爲毅是亦出於一時奇氣之私其去仁道尚遠也

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即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已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縱者皆無源故耳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變故遺屈辱平時憤懣者到此能不憤懣憂懼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懼失措始是能有所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

實用編卷三十七

王龍溪

四

四二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蓋一言而足至其工夫節目則愈講而愈無窮者孔子猶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世無志於學者無足言幸有一二篤志之士又爲無師友之講明認氣作理冥憚自信終身勤苦而卒無所得斯誠可哀矣

某無大知識亦非好爲人言者顧今之時人心陷溺已久得一善人惟恐其無成期與諸君共明此學固不以自任爲嫌而避之譬之婚姻鄰爲諸君之嫌妒而已鄉里後進中有可言者即與接引此本分內事勿謂不暇也

不工舉業却是不盡人事而徒責天命無是理矣但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得失動念則雖勉習舉業亦自無

妨聖賢之學若是原無求爲聖賢之志雖不樂舉日談道德亦只成就得務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思妨功惟患奪志之說也夫謂之奪志則已有志可奪若尚未有可奪之志却又不可以不深思猛省而早圖之

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況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

之只是俗事而況於舉業乎志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不在深恩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遠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

實用編卷三十七

王龍溪

四

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脩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

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善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免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

論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多悔即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工之實僕罔所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問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

實用編卷五

王鶴錄

四五

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祗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而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欲也是外義者也

區區所論致知二字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身得真諦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

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即謂之異端雖此而說即謂之邪說述此而行即謂之冥行雖千魔萬怪眩昏變幻於前自當觸之而辟遇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鬼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尚何疑慮之有而何異同之足惑乎

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徒手盡嘗畢力於此矣後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於道悟真篇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貪著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元靜欲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

實用編卷五

王

四六

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

聖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賢人如浮雲之日惡人如陰霾天日困學工夫亦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耳

良知者心之本體即前所謂恒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行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耳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其未也體即良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寂後有起然於體用之外者乎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即不睹不聞無思無為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為非槁木死灰之謂也睹聞思為一於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為即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實用備卷三十一

上

七

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即為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木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

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却又添一箇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箇欲生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微頭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已滅後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滅而後

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問死生之道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曰汝能知晝體憐而與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夢惟息有養靜有存以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時間斷才是能知晝夜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懼落者非嚇嚇放遂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實明編卷三十一

主

四八

或問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撓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懣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反為灑落之累耶

自家痛痒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操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須不能不操摩得佛家謂之方便法門須是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亦更無別法可設也繁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宜謂無思無慮邪心之

本體即是天理只是一箇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靜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有學者問云以良知之教涵泳之覺其微動微靜微意微夜徹古徹今徹生徹死無非此物不假纖毫思索不得纖毫動長亭亭當當靈明而應感而通無所不照無所不覺無所不達千聖同途萬賢合轍無他如神此即為神無他希天此即為天無他順帝此即為帝本無不中本無不公終日酬酢不見其有動終日閑居不見其有靜真乾坤之靈體吾人之妙用也答云此節論得已甚分曉知此則知致知之外無餘功夫矣知此則知所謂達諸天地而實用編卷二十七

五

四九

不悖賢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非虛語矣

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新合和暢原無間隔來書謂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但為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是也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悅則本體漸復矣朋來則本體之新合和暢充周無間本體之新合和暢本來如是物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來而天下其我和焉亦未嘗有所減也

眼前路還須放開闊才好容人來往若太拘窄恐自己亦無展足之地矣聖人之行物不達於人情魯人纓影孔子亦獵較鄉人儼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言之互鄉亦望其童子之在當時固不能無感之者矣子見南子子路且有不可

悅夫子到此如何更與子路說得是非只好矢之而已何也若要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來說若且依著子路認固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學終將不明矣此等苦心處惟顏子便能識得故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此正是大頭腦處處區區舉似亦欲謙虛其心宏大其量去人我之見絕意必之私則此大頭腦處自將卓爾有見當有維欲從之末由也已之嘆矣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為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工失却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

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

王善錄

五

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

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即學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精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理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

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

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即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於文祖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於文祖必純孝誠敬幽冥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

王陽明

五

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爲訓而必以至字爲義乎

良知之於節目事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事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事變而天下之節目事變不可勝應矣

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異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武之不堊而興

師豈武之前已有不堊而興師者爲之準則堊武得以考之何異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爲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堊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爲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

按本塞源論

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救養之以達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

王陽明

五

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克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肯此者雖其效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解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

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炎惡效用古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平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輩愛敬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

實用編卷二十七

王語錄

五十三

武急而重已之累也故緩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已之善教也愛司其樂而不耻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已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授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痺痺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熾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放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

者僞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已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鬭爭相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不能行也世之儒者慨然悲傷鬼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撥拾脩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所以講明條飭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儘可以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條飭之門牆遂不復可觀於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

實用編卷二十七

王語錄

五十四

千蹊萬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譟譟跳梁騁奇關巧獻笑爭妍者四而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聞有覺其空疎譌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習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論決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

聖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鉅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道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以舉獲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桷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實用編卷二十七

王善錄

五五

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中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援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感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其近來卻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覺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兩字窮却不能盡世儒尚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得見耳近有鄉大夫謂其諸學者云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善答云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貽而戚則將皇皇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

知行原是兩箇字說一箇工夫這一箇工夫須著此兩箇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見得原是一箇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箇說畢竟將來做那一箇工夫則始或末便融會終所謂百處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分不明原看做兩箇了則雖把知行合作一箇說亦恐終未有落泊處况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計下落處也

王語錄

五

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樞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感激於憤慨壅滯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辭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樞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其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齊莊中正文一密察本自渾樸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以賤之可辱本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其於富貴賤得喪愛憎之相

值若飄風浮海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碍也

露嘗喜晦翁涵育薰陶之說以爲今時朋友相與必以此意而後彼此相益近來一二同志與人講學乃有規礪太刻遂相憤戾而去者大抵皆不免於以善服人之病耳蓋置富貴與輕於方父兄之命只視一事當棄富貴即棄富貴只是致良知當從父兄之命即從父兄之命亦只是致良知其間權量輕重稍有私意於良知便自不安凡認賊作子者縱不知在良知上用工是以有此若只在良知上體認所謂雖不中不遠矣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

實用編卷三十

王語錄

注

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門教人第一義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云擇又二識其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其立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却頭腦矣

良知之在人心亘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恒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恒簡以知粗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

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君子學以爲己未嘗虐人之欺已也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虐人之不信已也恒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恒務自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偽而誠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誠則無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

釋氏輪迴變現之論亦不必求之窮冥今人不能常見自己良知一日之間此心條焉而夷狄條焉而禽獸條焉而趨入悖逆之途條焉而流浪貪淫之海不知幾番輪迴多少變現但人不自覺耳釋氏言語多有簸弄精神者大槩當求之遊方之外得其意而已矣

實用編卷三十七

王

五十八

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不爲少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豈世之誦誦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乃僕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

初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
善若已出見惡不啻若已入視民之機溺猶已之機溺而
一夫不獲若已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而以虧天下
之信已也務致其良知求自誠而已矣僕誠賴天之靈偶
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
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肯而思
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
非笑而詆斥之以爲是病狂與心之人耳嗚呼是奚足恤
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

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
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
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茫然無對始
實用編卷二十七

正

五九

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都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
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
有事焉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
去用必有事焉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
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
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
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
何等灑脫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焉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
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清水下米而
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箇甚麼物來吾恐火候
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
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箇勿忘又懸空去

做箇勿助齊濟湯湯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做得
箇空空守寂學成一箇痴騷漢才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滯
紛擾不復能縷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
縛擔閣一生皆由學解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夫必有事焉
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
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工故區區專說致良知
隨事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
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
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
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箇忘助孟子說忘助亦能告子
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猶故孟子專說助
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爲外不知就心上集義

王龍溪

六丁

在必有事焉上用工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心上集
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
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戢然能忍得意氣正到發揚
時便翕然能收欲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
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
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困良知昏昧
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
消矣
中庸謂知耻近乎勇所謂知耻只是耻其不能致得自己
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為耻意氣不能陵
軋得人為耻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為耻殊不知此

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服者
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為耻正是耻非其所當耻
而不知耻其所當耻也可不大哀乎

問釋與儒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
是者而學焉可矣曰足與非孰辨乎子曰無求其是非於
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
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於妍
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昧焉者其
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
得而蔽之子務立其誠而已子惟慮夫心之於道不能如
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
辨也乎曰然則五絲之所載四書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
實用編卷三十一 王語錄 六十一

曰孰為而無所用乎是甘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
求之是談味論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
忠義之降激而為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為客氣其上焉者
無所為而為國公所謂成仁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為矣然
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憑其憤疾粗鄙之
氣以行其冒竊編鬻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
熾而天理滅而猶自規以為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
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則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
之為患而不能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飭非長放卒歸
於兇頑鄙俗故凡世之為子而不能孝為弟而不能敬為
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為患耳
苟惟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

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

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欲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食
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為
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仁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真
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臣而孝馬吾良知之所好也
不忠信馬不篤敬馬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
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
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
目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
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
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常
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
實用編卷三十一 王語錄 六十二

不論矩則從吾而化矣

明德者天命之性靈昭不昧而萬理之所從出也人之於
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於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於凡事
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靈昭之在人心中亘萬古
而無不同無或昧者矣是故謂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
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體之明焉耳非能有以
增益之也曰何以在親民乎曰德不可以徒明也人之欲
明其孝之德也則必親於其父而後孝之德明矣欲明其
弟之德也則必親於其兄而後弟之德明君臣也夫婦也
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
其明德也故曰一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
之父子莫不親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

不親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推而至於鳥獸草木也而皆有以親之無非求盡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曰然則鳥在其爲止至善者乎至善也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性體而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而不容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也也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於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則至於橫暴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大亂於天下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

實用編卷十七

王德錄

空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性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其紀綱政教之施焉則謂之書以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

實用編卷十七

王德錄

六

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偽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性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聖人無二致而學者無二準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於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陸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爲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陸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

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性性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萎瘁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特雨春風沾草木莫不明動

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漸索日就枯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蹇蹇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為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沉潛反覆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化其粗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擇者日惟習以句讀課微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囹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竄避掩覆以還其嬉遊設詐

實用編卷十七

王語錄

五

飾說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為善也何可得乎

堯允恭克讓舜溫恭允塞禹不自滿假文王徽柔懿恭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見孔子溫良恭儉讓蓋自古聖賢未有不篤於謙恭者而見世傑以足恭為可取故遂入於簡抗自是簡抗自是則傲矣傲凶德也不可長足恭也者有所為而為之者也無所為而為之者謂之謙謙德之柄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王生一為請曰致知之訓千聖不傳之秘也一為既領之矣故請益乎曰寸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然則何以至於十丈子謂膚寸之外有所益微則膚寸之外子將何以益之一為雖然起拜曰聞教矣

以方自陳喜在靜上用功先生曰靜上用功固是好但終自有弊人心自是不息雖在晏然於心亦是流動如天地之化本無一息之停然其化生萬物各得其所却亦自靜也此心雖是流行不息然其一循天理却亦自靜也若專求靜上用功恐有喜動惡動之弊動靜只是一箇

問理氣數先生曰以理之流行而言謂之氣以氣之條理而言謂之理以條理之節次而言謂之數三者只是一統事

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

實用編卷十七

王語錄

六

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語人之言也

萬象森然時亦冲漠無朕冲漠無朕即萬象森然冲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一

陽明先生文錄外集

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少見惑震畏殺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導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馬周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

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者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

實用編卷十七

王德

六七

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撫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胎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援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與善利爲物而莫與爭

東南小瘳特皮膚瘡疥之疾若 朝廷之上人各有心無忠君愛國之誠誠險伺黨比不已此則心腹之病大可爲憂者也諸公方有湯藥之任蓋天下莫不聞不及今圖所以療治之異時能辭其責乎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焉爾故其事親也求盡吾心之孝而君以爲孝也事君也求盡吾心之忠而非以爲忠也是故夙興夜寐非以爲勤也朝繁理劇非以爲能也奸邪往盡

非以爲剛也規切諫諍非以爲直也臨難死義非以爲節也吾心有不盡焉是謂自欺其心心盡而後吾之心始自以爲快也

於中國蒙華同侍食先生曰凡飲食只是要養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肚裏便成痞了如何長得肌膚後世學者博聞多識留滯胸中皆傷食之病也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友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友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美暇責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姦惡就見得象的不是美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曰你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非凡當責辯人時就犯做一件大已私克

實用編卷十七

王德

六十八

此道至簡至易的亦至精至微的孔子曰其如示諸掌乎且人於掌何日不見及至問他掌中多少文理却便不知即如我良知二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的見良知却誰能見得問曰此知恐是無方體的最難捉摸先生曰良知即是易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

是時便是聖人已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尋掃

除塵清淨是則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著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去友肥謝少問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門稍知意思者為此說以悞汝在坐者皆咄然

先生曰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的本體良知本無如今却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先生煅煉人處一言之下感入最深一日王汝止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都是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到看你你是聖人在又一日董蘿石出遊而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實用編卷二十七 王善錄 六九

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一何足為異蓋汝止圭角未融雖石恍見有悟故問同答異皆及其言而進之洪與黃正之張叔謙汝中丙戌會試歸為先生道途中講學有信有不信先生曰你們等一箇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聖人來都怕走了如何講得行須做箇市井小人方可與人講學洪又言今日要見人品高下最易先生曰何以見之對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先生一言而截剖破終身為外好高之病在坐者莫不悚懼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復征思田時命行時德洪與汝中論學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德洪曰此意

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備此正心復那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侍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我今將行正要你們來講破此意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為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原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堂無滯的原是箇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已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為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實用編卷二十七 王善錄 七十

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裏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為用則中根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於道體各有未盡既而曰已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而曰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我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不敢他在良知上實用為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為俱不著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箇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德洪汝中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讀書論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讀書論

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矯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托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却是著空

肝胎臣馮應京 纂輯
休寧臣戴 仁 校正
黃梅臣瞿九思 編次

正學考

天有風雨露雷不言利而萬物生聖有禮樂詩書罕言命而萬人化宣尼既遠異教朋興呶呶語上以爲高而人鮮實用宋大儒懼爲絀繹聖直發抒名理循下學而上達郭如也夫道萬世常經也孔子集羣聖之成朱子集羣賢之成空世世率由之不悖乃今何多岐耶豈惟貳士心抑亦忘祖法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聖神君師華夏閱學者務經書熟記爲

奇不究持心操行必格神人之道爰作大誥言朕爲保身惜命去聲色貨利而不爲益先之也婺州耆儒許元集璫王胡翰吳履承徽國文公之傳日輪講經史陳治道京師郡邑在在遵學擇師誦法孔子又令天下遵文公家禮閭里成立社學令屬守令程課守令或奉宣不謹乃反覆嗟悼於爲君之難云時遺翰林院修撰檢討及選太學生林伯雲等數百人分教各郡又令按察司精考儒學官不稱者送部別用而有司給由赴京無學校緣由者論擬違制至大學則躬服皮弁登萊以祭酒宋訥能修道教人特加異數羅之手勅諸士務謙恭恭謹毋縱血氣之剛人我之驟固守仲尼四非之戒洋洋乎德教被域中矣朝鮮使來朝論曰王好佛無益

于 國家梁武之事可鑒以六經四書通鑑漢書賜之
大古之教一後世之教三伏觀

御製三教論靡不洞曉精微乃用以程士必罷百家崇孔
宋以爲儒道足矣即間里童孺第令正容謹節已日由
聖人之途因象會意天載可通由身率人王道可達此
離彈指証道不足以論其遠普度衆生不足以喻其廣
何用二門三戶哉當是時端本於無欲之英君責任於
治教之名彥約束以中正之芳規家誦戶習道一風同
一傳建文仗節死義之士有如春草愈發愈出益三十
載錫極之功七十餘建極之化倚與益哉嗣茲
列聖遵道矩而光大之

文皇帝論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
實用編卷之二十八 貞集九 正學考 二

賢精義妙道傳註外諸儒議論有發明者悉採增附其
下宋周程張朱諸大儒所著書可羽翼六經者亦類聚
成編務精務備纂成賜名大全親製序頒天下學校都
陽儒士朱季友者書毀宋儒以自是 上覽之曰此儒
之賊也遣行人押赴饒州會司府州縣官聲其罪杖之
悉焚所著書士從此益嚮方矣

仁宗嗣世論吏部曰比國子生務實學者少固志趣卑下
亦由師範失職而然今引選國子監官率循資陞授不
聞舉送德成之士謂大學何自令其慎選以充
三宗製學篇一原本於君上之躬行尤其要哉時河池
舉人曹端奏元公太極之蘊授霍州學正詢郡中有
學行者李白雲同升講席久而益敬調蒲州學正蔡

境內有學行者得王希士往來交遊久而彌親二州風
移俗易四方相繼來學實與蒲士伏闕爭留兩地尸祝
觀其著夜行獨以闢異端儒家宗統譜以崇正學夢經
述解以訓仁本家規輯畧以訓化原存疑錄性理文集
諸書以發聖賢之奧卓乎爲

本朝理學冠冕當時方岳之官不敢屈以屬禮每衛士爭
延聘與試益人惟其道不惟其官官惟其教不惟其顯
也乃從祀之 典屢 請未諧豈遇合固有時乎正統
初祀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於孔子廟庭君子曰積
厚流光事久論定是舉也賢於西揚之進吳澄矣祭酒
李時勉崇薦耻抑奔競別賢否爲勸懲旦五鼓令諸生
起誦讀夜漏定二鼓始寢時潛行省其勤惰陳敬宗替
實用編卷之二十八 貞集九 正學考 三

宗之政肅于 朝廷淹南雍二十餘年不干進並以南
陳北李爲美談郡縣守令不能程士始遣御史按察司
官提督學校辟瑄按山東稱今之夫子將退王生知其
善聲聲持錄之益重舉教如此成化中陳選督南畿學
先頒冠婚喪祭射儀令生徒歲時肄習所巡行惟居宿
於學宮端默危坐以率之已徐行諮視周旋磨折經管
祖豆雍雍翼翼也比入夜齋館燈燭如白晝吾伊之聲
鉤然時以二燈前渠省勸之其教人必本文公小學以
達於四書五經及通書西銘性理諸書諸生翕然學化
祠督河南廣東學一如南畿時之數子者一遵
祖制教故事使明經以窮理居敬以立身國都問卷意
備宗益 明興百餘年玄寂之風未起即布衣餘干胡

居仁崇仁吳與弼漳州陳真處修然科目之外無異學也居仁曰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此皆未學行先學走如何不猖狂顛倒但當教之窮理力行見理明力行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孔子之教博文即入滋味處約禮即入快活處但當先難後獲耳意敬齋何爲出此言也其有憂患乎陳獻章崛起新會揭靜庵爲宗旨授紫陽非全放下終難泰泊以實其言王守仁崛起姚江揭致良知爲宗旨援象山先立其大以申其辯陳猶諒晦虛惡人差入禪去故少說靜只說敬而王以影響疑仲晦文雖虛康成形諸詩句天下靡然尊信以爲簡易直截盡去其牽制文義之弊而遊之乎高明廣大之途學於是乎一盛乃究其源實從釋氏頓教入釋之與實用編卷之二十八 貞集九 正學考 四

孔同耶異耶孔子之教第日以詩書執禮陶鑄人氣質需其自化故一貫非曾子子貢不言非隱也以言示者淺以行示者深今惟以行示之中人以上即行即悟中人以下由而不知智愚難殊金復其性矣佛氏於愚者鼓之以神怪動之以福利令有所慕畏而爲善其於明敏者導之之下下便悟不假稽古之勤靜坐了心不從踐迹以入此在博洽教萬之士藉以解縛釋滯誠使苟非其人將師心而自用窮大而失居倫常以養民瘼以忘比下子所懼焉而不敢出也凡立教者當防其流戒于偏勝大夫也藉頓教救世之憤憤者耶清之功偉矣並未觀其津涯而弟見重內輕外右陸左朱新奇可喜之說日新月盛脫畧不羈之態東城西生沉聲至此僅亦

作法之非中乎自致虛致良之說盛行弘正間正學之柄乃不在上在下不在覺宮在書院固風會使然而其時獨羅欽順呂柟蔡清確守成規不少變其著述可考鏡焉

世宗中興明倫堂教親製敕一嚴註程子四箴夜心箴頒學官張璉建議各省鄉試命翰林部屬主考官官分考無用教職卑閣致權歸外黨夫

國初重教職多簡名流用能作人校士後乃厭薄爾爾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錢而錢鍾而鍾顧範者何如而後視爲不足庸漫令寄空名多士上無十補則多士奚罪焉又用聰議考察天下督學憲臣不勝任調斥之且沙汰生徒正文廟祀號以先師孔子易文宣王之稱實用編卷之二十八 貞集九 正學考 五

而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及十哲兩廡先賢先儒各以子易公侯伯公散聖像用木主諸從祀應進應退者畢從公議顏魯思王程朱蔡氏父附於聖公別祀斌斌手斯舉哉 朝議以薛瑄從祀 詔需後陰慶初徐階當國下廷議并王守仁從祀而言官互異獨祀瑄

今上嗣位詹鼎講請祀 章守仁大宗伯沈鯉議獨祀胡居仁輔臣言三人宜併祀從之又從言官議以周子父輔成從祀啓聖一代興學認典於是乎大備

明詔屢下廣厲學官之路勦二氏者奪計借非吾儒者頗綏騎然謬悠華筆宏肆悅心溺溺者未易返也夫正學正其心也正其行也以有文與有德較其數不勝如以文而已則平孰與奇以虛景與實踐較其數不勝如以

景而已則迷就與悟故脩其本以勝之乃維風之要術
繼道之嘉謨也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今天官春官國學
官郡縣提調教官識省督學官瞻非任正學之任者天
下中和之士自足供一代之用

太祖良法美意咸載在方冊間誠慎簡其人力行舊典教
士不專貴記誦而導之以潤身校士不專試詞章而稽
之以經世蓋性至命以孝弟爲門知化窮神以禮樂爲
基一切高妙之說毋雜施而驟語之第令於聖經賢傳
字釋句解沉潜反覆以身體之以心驗之思極神通然
後知平平無高論者正化育之深恩也顧此善教之人
類徑直而不踏時高絮而不謀利必且進端本澄源之
苦詞必且革輪奐納馬之積習必且親深林之芝蘭後
實用編卷之二十八 貞集九 正學考 六

倚雲之桃李不復乎上士不可得而教也吳天曰明而
後風雨露雷之教施聖人御極而後禮樂詩書之澤溥
當今

聖天子在上無憂分念之乏人矣

孔門傳道錄

自西京學士大夫迄魏晉無不傾迷孔子者其成書其
在大都揚花暉象邈厥永本篤屬論法者諸後進而已
未有錄傳道者錄傳道則自淮海張公蓋錄祀而起考
策立辨終之以改祀罷祀其意明於日月而其彙列說
若嶺瀟實讀之太息蒙哉錄矣夫孔子之道何適也孔
子嘗贊易矣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是孔子
之道也而孔子精言之則其過魯論其他若孔對孔猛
及大小戴所纂集吾猶懼其難而稍難也是烏容無擇
焉當是時譚太陽不譚同而譚景不譚般散譚康遠不
譚陵夷吾道數在中天何恙乎狀而異端之戒已前慮
之矣已而告蘇氏者借猶龍之語以抗我漆園氏者標
無忌憚之說以譏我楊氏似義墨氏似仁子莫氏似
中孟子直殿視之昌言而排之不少假當是時我道自
若也獨奈何西竺之教驅一巫之人而黃鼓之論入肺
腸不可潑滄大抵心性之論與我彌近而其旨彌濟遠
人知獲不獲終日情者溺焉之取不轉益一見於陸子
靜再見於王伯安陳公甫或曰子靜其天近公甫不克
研幾伯安有恙焉營窟甘窞入之而其徒之剽掠者至
於今猶蔓延莫剪夫標在公牆之外吾河病諸猶之玄
符握固何處乎豈尤安精落運何處乎銅馬青猿今登
諸堂列諸俎豆矣何來不赴何嚮不應米虛耕田之詠
漫而已乎茲錄之所爲輯也嗟夫祀蓋從來幾矣公伯
寮以適子路見黜而冉求儀狄殷哲聖門乃有聚斂之

實用編卷之二十八

貞集九

正學考

七

虞夫夫聖門所少者非藝也周公才美猶備責之乃歌雍舞佾旅泰山伐額災無王若此何論善大夫狀則聖

門亦警藉耶其又詰訓一經以上不必生平粹白與否亦且分瞬一覽特其過端白者不難按刺非若宗禪者

其似之以整冠而相越如登素峭前者支離汗漫而別求簡易乃其後曹又以空虛闊畧而繩之當其天際翔

乎豈不廓然謂茲莫余若而卒之湯而同歸固莫若還吾考亭之虛之利永貞也夫申韓慘酷歸其獄於貧老

王何浮誕甚之乎桀紂今天下飯依釋氏其麗不德不為之聖而為之輔釋氏幾強孔氏幾弱誰主厲階沉穢

招之近者用文事藻繪太平亦重藉藉云藉云無乃為國青鯢夫罷祀無論改祀有二小之千其鄭大之配饗

實用編卷二十八 頁集九 王學考 八
帝廷均之報旌要於其當而已即周公其前事也夫

帝廷豈必讓文廟哉張公名朝瑞然知漸薄數允而執左所謂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者是故以其嚴密之茲錄云

正祀

至聖先師孔子 附錄述贊

孔子之先嘗於商國弗父能讓正考錫勳防叔來奔陳人倚立尼丘誕聖嗣里生德七十升堂四方取則行誅

兩觀猶相夾谷歟風遶裏泣麟何促九流仰鑽焉古歟

從祀

復聖顏子 宋王旦贊

贊哉子淵仲仁是好如愚屢空虛幾與用行舍藏聖同道封岱丁辰茲榮統

宗聖曾子 明陳履祥贊
守約而博學恕以忠聖門之傳獨得其宗一貫之旨三

省之功於致誠正萬世所宗述聖子思子 明郭子章贊

閑居諸益並業克昌可離非道閑然日章發揮中庸詠祖有光入德樞要治尊權衡

亞聖孟子 宋理宗贊
道所分裂諸子為書既極而合為生具儒貳訂楊墨皇

極是扶較功論德三聖之徒先賢閔子 宋王旦贊

實用編卷二十 頁集九 王學考 九
子嘗達者間成性德冠四科孝先百行人無間言道

亦幾聖公衆增封均乃天慶先賢冉子 宋人贊

聖門達者德行爲先洙泗來學顏閔差肩天封展禮公衆衆賢生則命塞殿而道宣

先賢冉子 宋高宗贊
懿德賢行有一則尊子也履之成性存存粹角有用罕

牛莫論刑政之言惠施元元先賢宰子 宋馮從龍贊

緯成宰子服膺立父學嗣堂奧名揚鄒魯再期設問五常垂矩矱我慶成增封茅土

先賢端木子 賜 為從祀

陽之望回獨云知二器稱明建在禮知貴服道稱師名

聖焉並公爵追崇時裡群類

先賢冉子

宋高宗贊

荀良之要在於有政可使為宰十室百乘師門育才治

心扶性遠則進之琢磨之柄

先賢仲子

宋高宗贊

升堂惟先子乘惟惟陵暴之非委實可賢折獄言簡結

總體全惡言不耳仲尼賴焉

先賢言子

宋趙安仁贊

魯堂登科觀與將聖武城之小可以觀政濬臺之舉行

不由徑追進上公素風適盛

先賢卜子

宋高宗贊

實用編卷二十八

貞集九

王季考

文學之目名重一時為君子儒作鵠疾師不可後禮始

可言詩假蓋小嫌聖亦不疵

先賢顏孫子

宋張森賢贊

堂堂張也商德與鄰尊賢客衆崇德休仁入趨禹文退

而書紳升中侯贈道與名新

以上四配十哲

先賢濬臺子

宋溫仲舒贊

不由徑行其直可貴不私見人其公可畏擊蛟所另殺

壁且義紀號益封旌厥賢士

先賢宓子

宋溫仲舒贊

天生良材為魯君子堂上琴作邑中民治五人致逸受

殺成美展禮崇賢疏封有懷

先賢原子

黃錫編贊

原憲玄默永清玉粹志遠九實身安陋街

先賢公治子

宋句敏中贊

德行貞純公治孰倫本非其罪枉拘厥身魯堂相善孔

門配姻俾度之貴久而彌新

先賢南宮子

宋高宗贊

先覺既位簪履並馳尚德君子爾乃兼之昇界可勉焉

稷可師三復此道載觀白圭

先賢高子

宋龍淵贊

倚轅子羔孝心篤矣慎終衛恤未嘗見萬難能而能君

子知己考古褒崇於斯為美

先賢漆雕子

宋李宗珣贊

實用編卷二十八

貞集九

王季考

十一

闕里之堂進矣難造衍轅子若實觀其真學優濟仕非

乃攸好明祀益封式稽古道

先賢樊子

宋楊德贊

學優乃仕當於家陪我車馬為右哲衆靡回質疑辯問仁

智既該建侯追策垂裕方來

先賢司馬子

宋高宗贊

手足甚親志異出處勉將為亂子乃脫去在汚能潔危

而能慮內省在斯何憂何懼

先賢公西子

宋王湖宗贊

朔聖賢者往來之英謙言小相終成大名三朝儒雅出

使光榮左右禮法諸侯作和

先賢有子

宋高宗贊

人稟秀德氣貌或同而子儀狀溫溫其氣江漢秋陽
竊末從以禮節和斯言可宗

先賢琴子 宋高宗贊

多能鄙事聖人曲意惟其知之是以不試宗曾雖友弔
必以義尚師嘉言祀亦罔替

先賢申子 宋高宗贊

本訪近仁剛大配義有欲則柔以義爲利天人分途
辨異器振也非剛或人未識

先賢陳子 宋高宗贊

惟禽之間適庭其經求以異聞詩禮云爾請一得三誠
退而喜且知將聖不私其子

先賢巫馬子 宋高宗贊

實用編卷二十八 貞集九 正學考 十二

英英子施受天和氣名登魯堂位沉周季剛克歲星庇
民爲治讓德進封垂芳永並

先賢梁子 宋高宗贊

室家壯年無子則遂見於信史全齊之俗原本厥初師
言可復以學則知探之空寓

先賢公哲子 宋高宗贊

賢哉季次履潔居員卷懷不仕家臣是輕素王攸歎式
昭金石封爵均慶辰社疏榮

先賢商子 宋高宗贊

易之爲書窮理盡性懼也親受抗心希聖韋編靡釋素
風允嚴履禮封侯千載輝映

先賢冉子 宋高宗贊

聖人之道一以貫之允矣子魯堂奧斯窺惟帝登當見
陳上儀進封侯社沂水之淵

先賢顏子 宋高宗贊

孰封于蕭賢惟子柳夙沃格言克遵善誘明德斯馨賢
業所就以備於儒傳芳遠茂

先賢伯子 宋高宗贊

肅：魯堂旣徙闕里伯氏達者克肖夫子運偶慶成禮
崇追美後學式瞻高山仰止

先賢曹子 宋高宗贊

肅肅曹伯王室之裔精習樂道切磬明義惟善則主爾
德是類史筆有煥令名永紀

先賢冉子 宋高宗贊

實用編卷二十八 貞集九 正學考 十三

東平子產姓者盛時奉師於塾講道之微宏問甚敏淵
妙以思升降隆廉尚想英安

先賢公孫子 宋高宗贊

子石鉅賢探微博古秉粹荆衡從師鄒魯令聞不已儀
刑斯觀展義疏封遠荒故土

先賢漆離子 宋高宗贊

闕里稱賢嗚也其一學以適道名參入室嘗爲達者今
逢聖日俾展濃陽廣茲寵秩

先賢秦子 宋高宗贊

孔父秦父相向以德俱生賢嗣相與維則是父是子致
詰瞻克會升臨林令名無極

先賢漆離子 宋高宗贊

遐思子期於策聖惟涉道是嗜微辭可康在德既賢在
名乃世洋洋之風建今四馳

先賢顏子高 郭子章贊

顏氏之子焉哉其強爲御於衛爲僕於匡重圍既解聖
道彌昌歷十百年廟祀煌煌

先賢商子洋 宋高宗贊

遙矣子秀雖陽是伯屏息受業延教登席未踐四科固
涉六籍祀典載之好王正直

先賢漢子駒赤 宋高宗贊

式是懷伯昭乎聖徒執經請益載道若無詩書規矩問
學楷模得時而駕領袖諸儒

先賢任子不齊 宋高宗贊

任城建伯其表曰遐淑問雅馳才華清遠說辰力行愛
日寃勉孔教崇崇令緒顯顯

先賢石子作焉 宋高宗贊

在答石邑能知所尊懋依有德克述無言鼓篋槐市場
名里門此道久視彼美長存

先賢公子良孺 郭子章贊

子幼高賢從師宣父服膺大猷希跡好古詩書留金仁
義千槽匡蒲之役展也孔武

先賢公夏子 郭子章贊

洙水汪濊吸者滿腹子乘參之雅言改服學以通道弗
離其懷庶幾斯文今終有淑

先賢公子肩定 郭子章贊

及門受業學補於能子中樂道左準右範賜牆可改由
堂同升彭志景述外處中翔

溫、子思入聞至聖覽道之華秉德之柄探賈闢成不
乖言行全麻之封竹素崇盛

先賢鄒子 郭子章贊

子家學孔宏與不忒思以誠發行將道翼涉彼玄津馳
於聖域卓哉偉器惟陶斯植

先賢吳子客寓 宋高宗贊

雍容子哲已望堂室幼則有造成則祖述文米日化儒
幼亦勉永觀承成德音秩秩

先賢罕父子 郭子章贊

先賢罕父子 郭子章贊

常用編卷二十八 貞集九 工學考 齒

懿彼名曾因官爲姓敬以東行銳發希聖四教不塞六
執惟親庶幾達者有道處正

先賢賴子祖 郭子章贊

武公崇基魯國並昌追跡好學熙有子襄探賈常隱識
微知彰闕里茂才松檟耆耆

先賢蔡子 宋高宗贊

伯茲專養務學實著三千之徒七十是預匪善莫行由
德乃據紀於前書式彰厥譽

先賢蔡子祖 宋高宗贊

泰有子南贊、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公
猶發藥厘並明祀少梁寵爵

先賢左子 宋高宗贊

先賢左子 宋高宗贊

伯旋臨淄左行稱賢希蹤十哲亦願三千心悅誠服家
至戶諱樂只君子文聲益宣

先賢句子并編 宋直道贊

衛之君子達者比肩服勤哉蘧學慕章編升中章慶儒

先賢鄭子國史作鄭邦為是

懿彼子徒延生闕里日遊聖門躬授微旨德音孔昭令

聞不已流爵胸山式旌遠美

先賢公祖子句茲 宋梅詢贊

子之生魯從師尼父梅詢闕里教、章甫非聖勿言惟

道是與千古而下俾侯齊土

先賢原子元 郭子章贊

實用編卷二十八

不學將落聞道貴早斯人穎異動難有造身游醫諸志

契聞真名誰與偕洋洋聖道

先賢縣子咸 宋高宗贊

至聖立教子祺安雅擅魯邦落祚鉅野偉矣風猷時

哉用舍出倫雖類後學是假

先賢康子宋高宗贊

兄弟之邦士有康庸滿泳素教表揭儒宗杏壇探幽未

如從容作典一時宮父其封

先賢燕子宋高宗贊

八九之後具傳大義賢哉子思道本無嫌鍾靈成錫浴

德沐泗贈封所源是澤斯被

先賢叔仲子宋高宗贊

斯文有宗吾道不窮執筆述特惟賢比崇少成習貫函

大順風來巡駐澤澤儒宮

先賢顧子宋直道贊

沐水悠悠子叔優優及肩哥賜升堂並由元后時遷禮

成介丘茲此達者爵為列侯

先賢鄭子宋高宗贊

彼吳邦子先聖是永塲勿已及堂陸將升良玉斯琢寒

水必永錫壤平陸茂實露騰

先賢樂子宋高宗贊

樂氏子聲錫爵昌平信通之駕見喜乃明引領高節載

惟思誠先賢章崇出為時英

先賢公西子宋高宗贊

鍾美齊疆從師魯國展矣斯人道臻聖域禮墨金龜處

教文澤穆餐庚封永光廟食

先賢秋子宋高宗贊

橋樑子曾來學有方依仁游藝操齊升堂羽儀先聖物

邑上庠林慮錫象百岳之光

先賢孔子宋高宗贊

惟子楚生道德之門佩服至論理則弟昆三得三士所

問殊溫君子歸富義不掩恩

先賢公西子宋高宗贊

荷爾士上魯邦之望以德則貴惟道是富師聽師朋友

直友諒伯於祝阿儒風斯暢

先賢步子宋高宗贊

聖人之明子車服勤學以時習道宜日新數仞爰處焉

大是親道封通烈桂美儒臣

先賢施子之常宋王簡

懿欽先常學深儒雅魯國上賢孔堂達者跡晦名彰德

高言寡味封是邦昭錫純淑

先賢秦子宋王簡

七十之賢皆傳聖道彼美子之學臻堂與珍席瑋璋儒

宮黼黻列詩華亭令名長保

先賢顏子宋張家中賢

回也庶幾諸顏近之沐浴受業汝上從師輔相儒道經

營德基傳侯於漢君子攸宜

實用編卷二十八 貞集九 王學考 十八

先儒左子五明 宋人賢

猗歟左氏聞道素王依經作傳微旨用彰詞有餘韵人

希末光慶封錫壤康富之顯

先儒公羊子高 異說贊

高也解經辯惑成服學古所傳齊名左穀追獎華封家

心允屬國典編緯斯文裁郁

先儒穀梁子赤 宋李宗瑞賢

仲尼修經感麟絕筆赤也公探奧義斯出二學名家道

隆盛日列蔚疏封式崇儒術

先儒伏子 宋楊德賢

伏生明經為秦博士祖習微言流離老面壁藏其文口

校厥旨建號旌儒錫封仁里

秦曆告窮災靈慘祥為生今人允貞王度名敬斯宗禮

文有素勒封告成貽餘裕

先儒孔子 宋錢鼎深賢

顯顯臨淮惟聖之系訓傳遺文克示永並繪像廟庭

彰善繼述巡受封是為褒異

先儒毛子 宋王曾賢

孔徒受業商也言詩研精古訓誰其嗣之毛公興學承

代師資疏封錫命禮洽禎期

先儒董子仲舒 郭子章賢

蕭秦灰燼史精始然棄奮下帷志不窺園天人方對江

都返還一代醇儒並濟其賢

實用編卷二十八 貞集九 王學考 十九

先儒后子 郭子章賢

東海通儒孟氏高弟濟南古文楊詮其秘三家傳業曲

臺揚厲種教珍崇漢秩博士

先儒杜子 郭子章賢

河間獻書周官殺青繼氏受之埒於六經學窮姬制舉

端漢廷九十尚存雁行伏生

先儒王子 郭子章賢

東靈博達潛心典墳策上太平教洽河汾爰履皇朝羽

翼斯文房魏範之有光龍門

先儒韓子 郭子章賢

倡始斯文不膠於物馳騁揚馬解包莊屈富澤孔周際

排老佛因文見道斗山蔚蔚

先儒胡子 吳 范文公贊

天地儲精山川毓秀孔孟衣鉢蘇湖領袖道學正傳體

用善訪雅飭化風澤流於後

先儒周子 敦頤 朱文公贊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後人書不盡言圖

不盡意風月無邊庭中交擊

先儒程子 淵 朱文公贊

楊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

風甘雨龍德中正厥施斯普

先儒歐陽子 脩 郭子章贊

寶茂受學英浮崇雅道契孟韓文追班馬朋黨月韓史

筆豈假龍圖元老今並長者

實用編卷二十八 貞集九 正學考 二十

先儒邵子 雍 朱文公贊

天挺人豪英邁蓋並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

踞天根開中今古醉裏乾坤

先儒張子 載 朱文公贊

蚤脫孫吳晚逃佛老勇微卑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

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先儒司馬子 光 朱文公贊

萬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

拱徐趨適像肅然可肅薄天

先儒程子 淵 朱文公贊

規員矩方準直絕乎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希帛之文敦

栗之味知德者希說識其貴

先哲楊子 時 郭子章贊

英資爽曠雅志耽踈坐春且酣立雪彌鹿愛國許謨

性實學吾道南矣龜山巖巖

先儒胡子 安國 郭子章贊

道傳伊洛志奮春秋綱常羽翼名利蟬蛻左氏同源公

毅共流並列學宮多士薪綸

先儒朱子 熹 朱文公贊

禮義密微蠶絲牛毛心胸恢廓海闊天高豪傑之才聖

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先儒張子 栻 郭子章贊

窮盡自天式毅於父學嚴義利才包文武任道匡世

忠訓主玉聖錦江英公不朽

實用編卷二十八 貞集九 正學考 主

先儒陸子 九淵 宋包揚贊

解憂鍾真會當一正刻百家偽藥千古病移人本心全

人性命一先佛老的傳邵孟

先儒呂子 祖謙 郭子章贊

敏才敏質博學宏詞秘藏千古和壺四時朱張則友關

洛我師中原文獻東浙蔡著

先儒蔡子 沈 郭子章贊

近述父師遠宗聖賢洪範衍數洛誥考篇探賾索隱發

微鈞玄帝典王謨匪公誰證

先儒真子 德秀 郭子章贊

玉立長身鍾呂大器脫離詞翰沈潛仁義薰銅甕開

兼復濺斯文正宗千秋赤志

朱熹許子衡 明宋錄

源洛之學傳自武庚重穀歷歷日星昭垂遂我許公草
聞行如若親樞杓寒泉之慶張皇出妙蘊折毫絲如阜
陶淑問畢其情辭如后羿注矢不失其馳既入闕城遂
升堂基橫經曾監矜佩錯如珪其人私備其天彝釋其
偏岐挽其九轡德成才達昭用於時關融帝治甄陶泰
熙明體適用公實庶幾無德弗報四海祝尸嗚呼許公
百世之師

先儒薛子登 楊康贊

本朝聖學寔始於公求之於宋若濂溪翁惟得其傳欲
考無從復性之教最爲有功孔孟程朱平生所宗讀者
有錄無理不窮太露天機發我胸臆

實用編卷二十八

貢集九 王學考

二二

先儒王子中仁 郭子章贊

懷屈龍場獄究性術一脉良知千載先覺武藝靡戍學

先儒陳子原章 楊康贊

有許象山吾嘗竊議儒以爲釋佛謂無是公學所即自
得爲至義經著書非其所事平生議論詩以見意此即
語錄無所隱秘免夫法門懷卷適並

先儒胡子居仁 郭子章贊

翼翼叔心絕俗高蹈學則爲已治則王道必之洋洋從
吾所好青青子衿是則是效

以上先儒二丁三位

瑞枝異並者旣以並代先後爲序同時者當以時之先

後爲序白沙宣德戊申生敬齋宣德甲寅生陽明成化
壬辰生不必論爵可也

洛聖祠

啓聖公孔氏

郭子章贊

水精慶莊勇力長驅神監尼阜瑞吐玉書丹山威鳳滄
海明珠啓聖百代天壤與俱

先賢顏氏魯

宋高宗贊

人誰無子爾嗣標奇行爲並範學爲人師請車誠非願
匪其私千載之下足以示懲

先賢曾子點

宋人贊

侍坐魯堂各言其志舍瑟而對超乎舞季浴沂舞雩咏
歌道義還我慶成錫壤進位

實用編卷二十八

貢集九 王學考

二二

先賢孔氏

郭子章贊

商王啓辟微子開先周名是訓詩禮並傳父作至聖子
述上賢天倫慶殖英葉萬年

先賢孟孫氏

明弘治壬午年贊

高士傳贊孟母曰母何聖善能教則然墓市學宮非可
屢遷安事若休示學靡全成此名儒莫由已焉

先儒程氏

郭子章贊

束身飭行齒已龍義歷官一介成子兩賢清節表並斯
法枕議甲會熙恬公參其四

先儒朱氏

郭子章贊

發挾才思尋酬道貌追宗河洛杭直樞與授子三友爲
士大儒標美父鶴爵欽華萃

先儒蔡氏元定郭子章

學當從彝行不愧影說理精瑩涉道要領腰笥百家青
田萬頃箕裘者三丹青彪炳

先儒周氏輯成

周族繁衍營道爲盛昆友聯誼謀獨叟六學成名花
封試政篤生碩儒俎豆啓聖

以上先賢配享先儒從祀

改祀於鄉者七

林放 蓮瓊 鄭玄 傳經功大且稱 鄭眾 盧植

罷祀者十有六

公伯寮 秦冉 顏何子驥之 荀況 戴聖 劉向
實用編卷二十八 貞集元 正學考 二十四

楊雄 賈逵 馬融 何休 王肅 王弼 杜預

安石

擬祀者顏何 鄭玄 二子見前

公孫尼子作樂記編衣即懸壺前鄭單疑誤字憶弓篇

聖門七十人
孔穎達
唐儒
范仲淹
魏

了翁 李侗元正 羅從彥 何基 王柏 金履祥

黃幹 輔廣 蘇軾 孫復 文天祥 岳飛

可并正以垂綱常倫理之實而輕言語文字之習也

游酢 吳大臨 謝良佐 胡宏 劉因

許謙儒
王二
人曹端
南
李蔡
清
張
元
陳
于
性
沈
黃

陳真一
陳真一

王士性李樹庵 章楚年 一貫周子義王士性趙錦

黃仲昭 吳與弼 田大年 沈一

年趙錦光
王良
田大年
張位
沈羅欽
顧位
趙錦
李

洪先 蕭景順 呂楠 李煥 劉錦周 子義 王士

張朝瑞曰夫道廣矣大矣而其介末始不嚴故與

夫愚婦而力窮輿眇者恒誣焉則以愚之安於貧而賢

智之務橫溢也。邃古以來本無可傳而強名曰道。舜之

言中孔之言一假之言庸輒之言善言輒不同而所要

若符言不足盡道而道無俟言傳也吾有言並且泥吾

言而執之吾無言。並又憶吾言而失之。人各一心而異。

同立士各一學而岐路分矣彼告生朱翺皆湛思有得

孟切切然辯之甚之於洪水猛獸似涉鍛鍊之過然以

至廣大之道而不嚴其介則人將惟性所便惟意所好

百集元 正學文 二十五

鼓標旆的耳目煥然而舉亞國靡矣孔庭諸子代有規

益猶之惟恐不棄棄之惟恐不去卽今所視下固畏管

聲者聲應者也論不定而通定道不定而傳定故一時

之社卒無以行王之言無惜乎澤而天下寥寥晨星

斯道即維合於宗而未始出吾宗夫道之入無所不

當抹之並不能發達之後又寧獨無王火以焚之

地樹立猶久而後議議而後祀祀矣而衆雖惑乎公

終不相掩則非論者之不廣而吾道之果嚴也達觀

者當自得之

朱子節要題辭

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闊博若無津涯而懼初學者不知所入因共擬其要爲一編分十四卷名曰近思錄友人高雲從讀而珍之以爲田先生之後能繼其道發明而光大之者無如朱子亦取朱子全書擬其要爲一編分十四卷悉準近思錄之例不敢擬於近思錄也題之曰節要間以示予予受而卒業焉爲之喟然太息近思之言朱子者鮮矣彼其意皆不滿於朱子也予竊疑之非不滿也殆不便也何者近思好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高明者遇於無所遇而厭之近思好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曠達者苦於有所束而憚之故不便也以其不便也於是乎從而爲之辭吾以爲平彼以爲凡爲陋若曰夫豈誠有厭焉不肯俯而襲借其傷於卑

實用編卷二十八

頁集七 正學考

二十六

耳吾以爲方彼以爲矯爲亢若曰夫豈誠有憚焉不能仰而模倣其傷於高耳故不滿也內懷不便之實外著不滿之形不便之實根深蒂固而不滿之形遂成而不可解宜乎近思之言朱子者鮮矣乃雲從之於朱子輒擬如是且謂學者不知朱子必不知孔子抑何信之深也非其趨然獨立不受變於流俗夫孰得而幾之乎此余之所以喟然太息也然則朱子其孔子乎曰孔子依乎中庸進退不見知而不悔平之至也十五而志學七十而從心不踰矩方之至也朱子學孔子者也其故論造詣頗孟猶有嫌焉論血脉朱子依於孔子也雲從之爲是編正欲人認取血脉耳血脉誠真隨其所至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皆可以得孔子之門而入倘其不然即有

殊能絕識起朱子而上去孔子彌遠雲從弗屑也學者以是求之斯得之矣萬曆壬寅六月穀旦梁溪顧憲成謹題

正學疏

禮部尚書馮琦奏爲重經術祛異說以正人心以勵人才事頃者

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賢獻忠諫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於崇正闢邪甚盛舉也臣竊惟春秋大一統統者統於一也統於聖真則百家諸子無敢抗焉統於王制則卿大夫士庶無敢異焉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性鑑正史而外不列於學宮不用以訓士而經書傳註又以宋儒所訂者爲準蓋即古人麗

實用編卷二十八

頁集九 正學考

二十七

王制也自人文向盛士習寢滿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

纖靡不已漸驚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標幟背棄孔孟非毀朱程惟南華西竺之語是宗是競以實爲空以空爲實以名教爲桎梏以紀綱爲弊疣以誠言忠論爲神奇以爲棄行檢掃滅是非廉恥爲廣大取佛經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竄入於聖言取聖言有空字無字者強通於神教嗟乎聖經果如此解乎士子制義以聖人之口氣傳聖人之神耳聖人之言曾有此語意否乎大學宮所列至要亦至詳重而習之自昔未必能窮近間嘗有經史不能讀而於經史之外博極羣書之理棄本業之精隨宗異教之

殘膏臂如以中華之音難鮑結之語誇詡既為驟駁論
文又不成章並遺讀於狂瀾經學幾為春春言者交列
其弊 明旨申飭再三而竟未能肅然一大變其習者
何也解書或用註疏或不用註疏則趨向不一也論文
或正體而取平典或憐才而收奇雋則鑒裁不一也同
是達制而或參或不參則法今不一也同是被參而或
以為當處或以為可以無處則議論不一也士有不一
之趨向取士有不一之鑒裁而又以不一之議論行不
一之法令政體且有二三士習何由歸一即如燒燬異
說去年亦奉有

旨督學而下何嘗禁止一處燒燬一事等經書於升魁得
詔書而掛壁如此即 朝廷之上三令五申亦復何益臣
實用錄卷十一
目集九 正學考 二十八

請一取裁於聖人之言與
天子之制而定為畫一之法士子授受當先明經術講書
行文以遵宋儒傳註為主二三場以海賢性鑑正史為
主其有決裂聖賢遺旨 王制援儒入墨雅墨附儒二
切坊間新說曲議責令地方官難曉之各該提學官員
具文報部要見無過險政邪妄之士幾人禁過難經販
道之書幾部生員引用佛書一句者廢生停原一月增
附不許替補三句以外酌量降黜考過試卷前五名以
原卷解部如有違式過多者照題 准歲貢不堪三名
以上事例議罰敢有抗違不解卷赴部者定行參處兩
京各省鄉試錄及中式墨卷亦以聖言 王制為準違
聖言則參不違則否背 王制則參不背則否士子有

引用佛書兩句以上者停勒一科不許會試多者黜革
各解卷到部專委司官評閱送科復閱各以虛心平心
從公從實互相參較不得違迤異法輕重易處致有役
言事關考試官提調官之大者具疏奏究其應停應降
生員復行提學官處治至於文章之體裁士子之條格
容臣等細思恭酌再行題 請伏乞 天語叮嚀
初下部院斷在必行之三年而士習不歸正文體不歸
雅則臣等與天下督學官員均受其咎乃臣等猶有說
焉自古並道升降之機往往以士大夫好高為徵並之
治也高明之士盡以才識用之修政立事主於為國其
議論必典實平雅而天下靡然從之及其求也盡以才
識用之談玄課虛主於自為其議論必奇僻空曠而非

下亦靡然從之自古有仙佛之並聖學必不明並運必
不盛即能真詣其極亦與 國家無益何況繁瑣瑣之
餘以自益其名利之跡者乎夫道術之判久矣自西晉
以來於吾道之外自為二氏自南宋以來於吾道之外
自分為兩歧又其後則收釋氏之精蘊而陰附於吾道
之內又其後則專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非
至聖執中建極揭峻日於中天士大夫一德同風視顏
波於砥柱悠悠並道臣等未知所屆也伏惟
聖明留意

萬曆三十一年 月日奉
聖旨祖宗雖盡立教尊尚孔子明經取士表章宋儒近來
學者不但非毀宋儒至誠機孔子抑滅是非蕩棄行檢復

安得忠孝節義之士為朝廷用祇緣主司誤以情才為
心曲狀好奇新進以致如此新進未成之才只宜裁正待
舉豈得輒加取錄以悞天下覽卿等奏深於吾教有裨選
開列條款來務期必行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獨修有
等好尚的任詳官自便去勿與儒術並進以混人心

臣應京曰伏聞
宣宗念民之休戚係庶官賢否問何術可盡得人楊薄以
薦舉考課新

上曰若不素敦豫養則人才已壞徒嚴薦舉精考課猶濁
其源而求流之清也當崇重學校選師儒以責成之
意至哉言乎選師儒為興學計重學校為長民計也無
齊斯民即學為文具師為冗員況相率廢薄經常虛芥
實庸為卷二十八 貞泰九 王學考 三十
六合是並之否廢爾如吾民何知民之為重則不能一
日忘正學之思此

主上與二三臺臣所為諄諄告戒乎儻有聽之藐焉者所
重第名教矣

月川曹先生要語

此身從天地來其形雖小理與天地渾合

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以其受天地之中則皆可
以為堯舜而參天地以贊化育

身與手足一體外邪間隔故與氣不相貫通已與天地萬
物一體人欲間隔故與心不相貫通身與手足間隔者醫
必有方我與天地萬物間隔者聖人亦必有方故夫子曰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天地間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則無形象
之可見無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而實充塞天地貫
徹古今大執加焉故周子言無極而太極

精義入神是大底事洒掃應對是小底事然其理則無大
實用編續集卷上

小之間

聖人時靜而太極之體立時動而太極之用行聖人身上
只是一太極

聖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太極上立根脚

窮理反躬之學吾輩當時時念之

學者須要置身在法度之中一毫不可放肆故曰禮樂不
可斯須去身

克己復禮為仁是孔傳顏之心法也吾道一以貫之是孔
傳曾之心法也夫聖人之心法一也何所傳之旨不一歟
蓋一是仁之體貫是心之用事皆天理是貫心德復全是一
夫何不一之有哉況所謂已即舜所謂人心所謂禮即
舜所謂道心是則千聖相傳一心法而已何必錄之同哉

口耳之學不得於心枝葉之文不得其本此等傳習安足

以淑初心養德性而有實用於世乎

事事都從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大路

人心本自虛靈知覺但事物觸觸即動而廣物無蹤跡可

尋捉處

事心之學須在萌上着力

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是事心開要處

不為氣所動則心寧靜不為欲所分則心專一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只是這憂動惕勵的心須臾毫忽不

敢自退理無定在惟動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動則不死常

人不能憂動惕勵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

豈不大可哀哉

實用編錄卷上

形氣之私的人心本危能收斂入未性命之正的道心本

微能充拓出去則日用間無非中凡由人心而出者無

非道心之流行矣故先儒曰有汝心而人心為之節制人

心皆道心也心之全體莫非天理而不能不壞於人欲須

得人教件件打掃底淨方見真體

人能養敬則心便開明

今人輕易言動要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了學者當自謹

官語以操存此心

天理本無隱顯內外要當時省察常懸然於心目之間

不可使須臾之離以流於人欲而陷於禽獸之域

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方是

靜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則動亦靜也

中惟王敬則內欲不能外欲不能入

一誠足以消萬偽一誠足以救千邪所謂先立其大者

重於此

人之為學須是務實乃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完

是要透過那裏不得

傍身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者非君子願乎其外而欲以

自見也

古人為己之實處譬如人之飲食珍羞具饌羅列在前須

是與得偏方好喫得不偏又增加得來亦徒然今人惟恐

不聞既聞得偏在筴子上便了不辭自去着工夫

孔子之所謂善是說一物未生之前造化源頭處說孟子

之所謂善就成之者性處說是生以後事其實由造化源

實用編錄卷上

頭處有是體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方是如此之善

周子五性之中只箇中是最好處蓋中則中節也

人性本善而感動處有中節不中節之分其中節者為善

不中節者為惡

人性本善其惡者多因氣動於欲陷溺耳及至氣清則其

時善處自然發露

在人者有五常之性是稟底在天五行之德以在天之五

為在人之五常則人亦天也學者須要識得此意不可

天大視已小

人欲獲其同然之性以變化氣質必是人一已百人已

千底功夫方能變得

為仁之功用力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及則為

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自是克念則為聖自是周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學者不可不謹

能克己復禮則滿腔子裏都是天地生物之心而日用間莫非此心發見之實

孔顏之學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且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嘗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樂也語曰仁者不憂不憂

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守之學至於樂有難以語人者惟自強不息則幾之

人要為聖賢須是猛起如服藥眩之藥以照深病之病直是不可悠

實則樂處要上

德意如摧山室慾如填壑還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修德須如此而後至於成德

古人自始學至成德有勉強自然之不同而惟日致恐其不及者無不皆然

學者誠能過遠達用力謹守關則用力不已者可以全不用力謹守不變者可以無所事守

學者須戒自足之病乃能有進

受道者以虛心為本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

志強則氣亦強志情則氣亦情學者欲去昏惰之氣必以立志為先

孔子說志於道必志於道而後謂之真志

義理之味無窮必實得於已而後真知其味之實不然億度之知非真知也

人能於天命順而不喘受而不拒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人不消去昏默幻冥中求道理處處平平會得時多必分明快樂

聖人一生學問未嘗自說無過至加我數年學易方言無大過猶似有小過在是聖人不自足之意吾輩當時時檢

察

人不幸而有過非真不幸知有過而彈改是真不幸

下學可以言傳是人事上達必由心悟是天理然天理豈在人事之外故曰人事盡而天理得矣

曾曾言志是箇無事無為的道理而做有事有為的功業

大以成大小以成小隨物賦形無所不到正與夫子老者

聖人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之志同

聖人之心無一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之心無一物不歆其生

帝禹有天下而不與只是無心於富貴非無心於斯民夫

吾儒之虛虛而有如曰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

四象四象生八卦則自身心性情之德人生日用之常以

至天地鬼神之變為數草木之宜何往而非理之所有即

彼老氏之虛虛而無如曰道在太極之先却是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個空虛道理却與人物不相干豈不知道只人事之理耳吾儒之窮窮而感如曰齊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蓋謂此心方其寂然不動而民彝物則昭然具備於中及感而遂通則範圍之而不出乎一心靜而之而乃通乎萬變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又何往非心之靈耶彼佛氏之寂寂而滅如曰以虛為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為真體以天地萬物皆為幻人事都為組造盡欲屏除去了一歸於真空耳此等之教不察夫理義皆諸事業又將何以有實事乎

老佛之彌近理是是非也介其非則正道明

異端滅而正道明却說息而人心正士君子生於斯世但當扶世道正人心明義理厚風俗生有益於時死有聞於後豈可泥於曲學苟以隨手顛倒

孟子謂御源亂德之害而卒以反經為說於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况與端邪說日新月盛其出無窮蓋有不可勝

非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息滅耳以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也

直信書則不如無書這一章書亦孟子接本塞源之論帝

王記事之書而過實有如此者况復世乎却說妖妄之徒索隱行怪欺世盜名之所作不曰經則曰書又可信耶適足以敗人之心壞人之性導人之惑指人之迷而已故朱子詩曰誰哉繼三聖為焚其書

物本乎天人人本乎祖人能敬天而不遺其理敬祖而能繼其志是謂報本今人事佛事神而言行違理何能報本一氣聚而生氣散而死猶且置之必然也安有主而復生為人生而復死為鬼往來不已而輪迴哉

儒家之體原出於天地而制處於聖人故自周公而工作之者亦非一人矣其在五經四書詳且備焉彼釋家老聃之書本無齋醮之論而孫武宋徽之君妄為齋醮之說故武城臺城而嚴說金匱府宋徽俱遺顯禍誠為世之明鑑也奈何人不知戒謹厥心而遂至於今可勝痛哉然出俗起凡何代無人宋程伊川先生家法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元許魯齋先生居鄉里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二氏士大夫家因以為俗四方聞風亦有倣之者今欲明其理而知其俗以二先生為法母曰我下愚也豈敢倣大賢之所為哉孟子不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况種乎

六經四書天下萬世言行之規墨也不可不使之先入其

心雖周公孔子之聖猶且糾謬百端言編三絕况常人乎張子云為學入道在自求變化氣質程子曰學至變化氣質方是有益故自易其惡例至其中之說也

生死路頭只在順理與從欲

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渣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渣滓便與天地同體

故人頂向志士勇士不忘上幾取若謙謙此意辦得此心則無入不自得
月川園詩曰天月一輪照萬川萬川各有月圓圓有時川
鴉為平地依舊一輪月在天

郭文莊公語錄

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義理今人理會義理猶是利害須是吾輩自致自證無一毫夾雜始得故言足以與非以干祿也默足以容非以避禍也

南野子曰致知之功致其常寂之感非離感以求寂也致其大公之應非無所應以爲廓然也時時見在刻刻完滿非有未發以前未臨事一段境界一種工夫免得臨事揣摩入於義籠者也而兄猶若有未合者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姑無厭其逆也而求之

吾儕講學日衆而成功日少只是起脚一步不曾潔淨非大公順應正脉有愛好的念是要譽不潔淨也有怕不好的念是惡其聲不潔淨也有求合於世之念是納交未潔

賢用編錄卷上

九

淨也三者不潔淨則日故儒子于井猶於惻怛真誠仁體有隔况因循隱忍有多少礙塞其安能盡援手孺子耶

微游獲晤令即於諸友家少切切惻之助元凱相如皆是傍門惟有與叔心齋一脉乃孔門最上乘不識於義方授受能不爽否年來取書四方歸而避暑於武公覺得從前

淨泛猶靠在聞見思索料曰於脫胎臨臨真體未可承換日夜怨艾及觀內省始於全生全歸脉路有循循進步處

庸德庸言自邇自早戒慎恐懼真是無須更可離種種外馳不分清濁舉是耽閣一生光陰古今豪傑不免此症故

發憤刊落奇功一原考亭契紫爲求學藥石是良工苦心處

所疑子弼從無極太極象透不落二氣五行恐涉過高向

在冲玄亦面許之因舉先師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

本義前之句以爲下學上達宗旨近來不免分作二段日

屏常行以達聖自檢而未透先天真性猶欠著察居閑無

事隱隱見得先天體段而日用應酬委泊不得猶是虛浮

須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見太極從禮儀三千威儀三

千處見真性昔人論體用一原或譬諸鐘曰未扣而聲出

或譬諸鏡曰無時而不光無時而不照試驗諸吾心當有

別矣諸公體認無極太極之幾曾有四時未行百物未生

時乎溫燠涼冷初無斷續生長收藏初無止息晦菴公嘗

曰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惟當於常運

處見太極於常發處見本性最爲精確於穆不已天之所

以行健也純亦不已聖之所以自強也故太極一也自其

流行曰川流自其主宰曰敦化真性一也自其流行曰傳

文自其主宰曰約禮若曰不離不著猶是二物

所論學問惟是自信本心終日變化云爲以直而動乃見

天則種種意解見聞皆是閒闊度虛索泊與本心原不相

干有哉其言之也青原再會同志四集磨磨去蔽甚有警

發始悟從前比擬想像自以爲功而反生一層障矣然須

實見本心乃知此味若以閒闊度虛索泊認作本心則去

道愈遠此正吾兄師教鐸者所宜精察而明辯也

順應如一稍有障蔽即與掃除雖欲頃刻息之而不可得方是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之學古人所以立象於前望倚於衡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正欬究此常照之體耳地疲政繁自是症候而心粗氣浮乃自病源明德之本體原自剛大原自精整原自密察原自凝定只緣戒懼功跡習欲欲奪故有所忿懣好樂終非大公親愛賤惡而辟終非順應古之人裁成天地輔相萬物皇皇然明明德於天下亦別無巧法故情已以安百姓致中和以位育便是相傳一派醫案

古之學者學其所不能故弗能弗措今之學者學其所能故其弗能遷改處執以依循中止或從而為之辭聖門教學具有成案能養而進以敬能服勞而進以色難能無語

實用編錄集卷上

鄒十

而進以樂能無驕而進以好禮故成人之方必文以禮樂禮樂者中和之矩自始學至成德壹是以不踰矩為極則然後足以立人極而成位乎兩間兩間空闊何物不在儀禮持載中若有所簡擇有所窒礙便是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向所論聖門高弟亦各有病痛非敢妄議先哲也康齋所謂見明道之有獵心而知聖人之可學也以三子之日用親炙宜得其門矣非聖人之點化則克伐不行終非復禮又信必果終非比義德則屢中終非一以貫之其所以成章進德正自聖人鍼砭中來今欲求聖門醫案須從此處體驗各察其症各服其方庶幾有受用處

所論史事紛冗人情愛憎一切應酬種種皆足為累阻陳

夾雜病痛多端及至有覺只是一番安排非吾純南點檢之切安能如此然於良知本體尚未實體認出來明德之良原無粗跡原無夾雜原無安排原自廓然大公原自物來順應種種為累皆是自私用智病症知得病症便是良知醫得病症便是致良知若知病症而不能眩眩以復本體是忌目之昏而不求復其明豈有了手期耶

所言知止之說須識得止字本體即工夫始有歸宿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自無聲臭而言曰不觀不聞自體物不遺而言曰莫見莫顯其曰止仁止敬止孝止慈皆至善之列名也戒懼勿離時操存時時呈露若須臾不存便失所止故大學中庸論有詳畧而慎獨一脈炯然無異不提而省是縱誕之說也願與同志共圖之

實用編錄集卷上

鄒十一

孔夫子之在春秋也從游者三千遠宦者七十矣而猶有莫我知之嘆嘆夫以言求之而眩其真也夫子既沒門弟子欲以所事夫子者事有子夷狄其取於有子亦曰甚矣其言之似夫子也則下學上達之功其著且察者鮮矣推尊之詞要亦未足以及之賢於堯舜堯舜未易賢也走獸之於麟飛鳥之於鳳雖勉而企之其道無繇不幾於絕德乎禮樂之等最為近之然猶自聞見而求終不若秋陽江漢直悟本體為簡易而切實也蓋在聖門惟不遷怒不貳過之類語之而不惰其次則忠恕之曾足以任重而道遠故再傳而以祖述憲章諸諸天地四時三傳而以仕止久速之時比諸大成比諸巧力究然江漢秋陽家法也竊窺先師之道愈簡易愈廣大愈切實愈高明望望然而

莫知所止也當時有稱先師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氣節或以勳烈而公克無之獨除却諸學一節便是全人先師笑曰某願從諸學一節盡除却四者亦是全人又有警訕之者先師曰古之狂者嚶嚶聖人而行不揜世所謂欺闕也而聖人以列中之次忠信廉潔刺之無可刺世所謂完全也而聖門以為德之賊某願為狂以進取不顧為愚以媚世嗚呼今之不知公者果信其為中行之次乎其知公者果能盡除四者而信其為全人乎良知之明蒸民所同本自齔鰾本自脫脫常寂常感常神常化常虛常宜常大公常順應應在自私自用智之欲所障始有所尚始有所倚不倚不尚本體呈露宣之為文章措之為政事犯顏敢諫為氣節誅亂討賊為勳烈是四者皆實用編緒其美一

鄒十二

一之流行也學出於一則以心求言矣學出於二則以言求言矣

比官廣德躬率諸生及童子習禮於學雖毀齒之童周旋規矩雍容可觀因益以自信復懼夫不能以家喻也屬劉友肇聚王生仰酌四禮而刻之名曰諭俗禮要以頒於士民刻成讀而嘆曰是固貌人之形也畫師之貌人也耳目鼻口四肢百體毛髮爪甲儼然成人矣而精神命脉則非畫之所能載也仁也者人之精神命脉也古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於是顚沛於是舉富貴貧賤無所撓奪故所履中正而禮行為所樂和平而樂生焉禮樂之文非自外至也由中出者也猶人之精神命脉完固而凝聚則粹然見面盎背以施於四體無非順正而充溢者矣

予知之者其天命之性乎是性也不親不聞無聲無臭而夢見莫顯體物不遺不親不聞真體常寂命之曰誠見其顯妙用常感命之曰神常寂常感常虛常靈有無之間不可致詰命之曰幾性焉安焉知幾其神以止至善天運川流不舍晝夜復焉執焉見幾而作遷善改過雷厲風飛不俟終日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寂不寂則撓其體親愛賤惡而辟則感不通不通則窒其用憤矣其惟獨乎獨也者幾也於焉戒慎於焉恐懼日昃間日赫喧日精微日廣大禮儀威儀無過非仁發育峻極無通非天是為誠立神通全生全勝之學世之擬議言動繩趨矩步而貞純未融其藏也支獨抱玄機與造化游而人倫庶物脫畧未貫其藏也虛皆師門所弗與也況於矮人觀場狂犬逐塊遊騎無歸愈測度而愈遠愈勤瘁而愈憊愈擔當而愈獨扛其獲罪於天命也滋甚

鄒十三

天下之言學術多矣要之不遁二病滯於有者以功利詞章為悅也淪於無者以空寂虛玄為悅也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於高堅前後間卓爾如有所立謂之有則非無也謂之如則非有也非真見聖道之全其孰能然而成之甚矣中庸之難擇而一善之難得也知規聽言動一於天則而不可頃刻離也則知所以欲罷不能矣知天則之無方無體而不可以言象求也則知所以欲從末由矣先師之誅良知也曰無聲無臭而乾坤萬有基焉無而未嘗無也又曰不離日用常行直造先天未畫是有而未嘗有也情約正脉躍如在前千載絕學誰為不負一生者

時有動靜學無動靜者也疲精外驚汲汲以求可定
是用智者也命之曰動而動於神內照而人倫庶物脫畧
而不理是自私者也命之曰靜而靜戒慎恐懼無繁劇無
內外無須臾之離以求復其性是去智與私而太公順應
者矣命之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動靜定而中和備矣中
和備而禮樂興矣是以郊焉而天神格社焉而地祇升廟
焉而人鬼享遠焉而四夷柔通焉而百司恪庶士用章兆
民咸殖夫是之謂位育之學

或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誠意之功也致知格物將無關
與曰好惡之明覺謂之知好惡之所在謂之物故為善去
惡之物格則知善知惡之知致而好善惡惡之意誠誠意
致知格物即是一時即是一事曰正心脩身其特二事乎

實用編錄卷十

鄒 十五

曰有所忿懣好樂者好惡之滯於中也親愛賤惡而辟者
好惡之偏於外也是誠意以格致之功未盡也故無所滯
於中則廓然大公大本立矣無所偏於外則物來順應達
道行矣故致知格誠正脩即是一時即是一事

聖門講學以脩德為命脉以從義政不善為下手實功吾
儒從事於學久矣若云聞義不從不善不致茫蕩蕩諸
君必不肯當若云從義政不善潔潔淨淨諸君亦不敢當
然則今日之病症其在徒不從政不改之聞乎學者不識
自家德性故痛癢漠然曰憂曰樂向外馳逐攀不得其正
義是德性本來安宅必須搬居故曰徒不善是德性錯走
路頭必須走轉故曰改若人拋家墮產轉流離安得不
憂

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有中和壹是皆有位育中和不
在戒懼外只是喜怒哀樂大公順應處位育不在中和外
只是大公順應與君臣父子相接處

學之不講久矣後世講來講去往往自智染之後言之環
視病症與正學許多妨礙故退然以聖人為不可學而不
察良知本脉原與堯舜無異邇來習聞良知之說矣復以
意見測度自謂與聖人同體故遂以任意為率性而不察
許多病症見與堯舜不同斯二者其害道均也

戒慎恐懼之功命名雖同而血脉各異戒懼於事識事而
不識念戒懼於念識念而不識本體本體戒懼不觀不聞
帝規帝矩常虛常實則冲漠無朕未應非先意象森然已
應非後念慮事為一以貫之是為全生全歸仁孝之極

實用編錄卷十

鄒 十五

志亦未易辨昔歲在先師時便知從良知上致只是認得
良知粗了故包謾世情倚靠聞見懸想精蘊終於潔潔淨
淨處未肯著實洗刷遂致耽暮齒真可愧悔此學容一毫
包謾一毫倚靠一毫懸想不得須是自濯自暴方入得精

一脈

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見太極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
見真性方是一滾出來若隱隱見得真性本體而日用應
酬泰泊不釋離是有縫隙在先師有云不離日用常行內
直造先天未畫前了此便是下學上達之旨

聖門之學只從日用人倫庶物統理會自是真性常令
精明流行從精明識得流行實際三千三百彌滿六合便
是博文從流行識得精明主宰無形無聲處藏於密便是

約禮故亦晚亦休昭事上帝不怨不尤知我其天物無二
塗轍顛乎故罷不能欲從末由正是竭力卓爾直見本性
而不親不聞曰汝信得良知否曰良知精明真是瞞昧不
得曰精明有形乎曰無形曰有聲乎曰無聲無形與聲便
是不親不聞瞞昧不得便是莫見莫顯
師友一堂法言筌語良知所觸感有感發平日放縱者易
以收斂平日驕侈者易以和柔平日躁急者易以寬和平
日憚忌者易以慈惠平日愚謹者易以迅勵其格式無以
異也察心術之微則判若天淵矣由則隱羞惡發端是自
家性命上用工則能錄能改可久可大方為作德日休由
要譽惡聲發端是他人視聽上用工則徒悅徒從乍起乍
仆不免作偽曰拙

實用編緒卷上

鄒十六

天生之親育之君食之師教之分異而恩同畏天之威於
特保之出王游衍恭前倚衛守先王之道以淑善類無敢
為卒齒間微倖之虞是所以報天即以報君即以報親即
以報師友

論近來講學多論本體於開物成務似少實用曰體用只
一原權能知輕重度能知長短音備只怕權度不精何患
輕重長短不能審別只今事親從兄和族睦鄉親師取友
一皆實用古人以事上使下從前先後交左交右便是
矩之實

一家教人直從先天一氣上理會不在病症療治燕治病
症只是脩鍊粗迹安能入微聖門正脉直從天命之性剛
健中正純粹精上理會方遠天德孩提知愛及長知敬便

是天機之靈但勿謂少艾勿慕君子勿慕君親中培養德
實體自然暢茂條達禮儀處儀於往非仁今却執帶俗情
疑冰焦火自伐自戕更理究諸誰
爭名奪利疲精瘁神以驚朝市如蝸牛升壁涎枯而不知
止志道據德飲醴收明以慎屋漏如臥龍藏淵芳柯不能
動故善學者愛其身以為萬物之主不善學者輕其身以
為萬物之役

子思子貴隱之道正發明博文約禮脈絡文也者禮之見
於外者也散於事而萬殊故曰博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
也根於心而一本故曰約五常百行酬酢變化宣於口而
成章措於身而成行書於冊而成訓三千三百固不周備
是文也命之曰費執主宰是孰綱維是即之而無所指之
實用編緒卷上

鄒十七

而無定執之而無得超然聲臭莫可窺詰是禮也命之曰
隱費是常發隱是常未發

翁兄弟和夫婦以順父母之心從此充拓將去便是中和
位育之道下文承以鬼神之神者明孝弟之道過於神明

齊明盛服正是恂慄威儀脉絡非誠於孝弟者不能故曰
誠之不可掩下章以大舜武周之孝乃是指出通於神明
的格式郊社宗廟運天下於掌更不在仁孝之外孝經通
神明光四表無思不服一章與此互相發明正好玩味

耳順從心始於志學而美大聖神基於可欲之善孔孟所
以幹乾轉坤為天下萬世法程即此柄也志學者志不踰
矩之學也矩者天然自有之善也可欲惟善而舉天下之
物無以尚之此尚志說也由是而立由是而不惑而於從

心所欲而不踰矩則大而化聖而不可知亦曰欲仁而

之德而已矣

問子夏小德出入之旨曰此正子夏悟後語當其未悟時
只在小德上點檢必信必果經經小家當故夫子以小人
儒箴之及其悟也從大德上點檢而千變萬化皆是先立
其大故曰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出入正是川流意思

問知德者鮮曰此聖學入微緣路須玩味自得之虛談虛
見未可為知德學者尚能辨之至聞善先行告過必喜亦
勇矣而獨處以知德者鮮善從聞來過從告來非降衷靈
明自充自訟故中庸服膺弗失不善必知德性用事天運

川流始為知幾始為知止始為行者習察致良知之傳
昔人以尚行尚言卜治亂之兆尚行者精神內照端端然
實用編錄集卷上

明無物察人倫恐無以協天則也而不暇於虛談是以合
愛合敬率天下於周行尚言者精神外馳端端然驚辨博
工揣度恐無以徵策名也而不暇於實踐是以遺親後君
率天下於吾弊故善學者當研幾以全其歸善政者當運
幾以定其趨

因構居室於此學有微省一瓦關則為兩穴一葉關則為
兩竅一磚關則為兩隙牆吾輩欲致廣大却忽精微庸德
庸言却敢於多少放過甚懼風雨說性之壞廣居也書以
自嚴遂貽同志

不願亦臨無射亦係非文王之警惕乎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非文王之自然乎故不已之功與於機同運自然而不
驚惕其夫也蕩警惕而不自然其失也滯蕩與滯皆有過

有莫不可與語比義之德化

子貢之敏料事如鬼神曰武叔子禽輩所望而震焉者也
而斤之以為不幸陋巷之顏吶吶如處女而退省其私亦
足以發獨以不情許之是夫子之教學其可知也已孰愈
之問婉以發其機也而猶較諸聞見之多寡蓋尚矣悟也
傳學而識正以質之而子貢便悟矣性與天道默而識之

於文章之表非聖人之善教而賜之善學其何能與於斯
聖人工夫不息如天運川流即是用功即是得力其德業
之盛不見不動而配天配地悠久無疆古今峻功顯利豈
有外道義而得者特不謀不計始為純王而求可求成遂

落難霸若以功利歸諸霸非特不識道義亦不識功利
三子言志似實而虛魯氏似虛而實有勇知方章甫小相
實用編錄集卷上

自是實事然千乘之國宗廟會同何時可到手不若春服
風詠更無等待故無所擇於境者始可與安土無所擇於
時者始可語樂天

問今時講學皆有宗旨而先生獨無曰此時我聞之知能之良否曰是知能之良也曰此箇問答要處學否曰不要慮不要學也曰如此以爲宗旨儘是的確爲有矣夷惠并問諸公總未跳出吾人窠臼今要求跳出須先過信人一關蓋善即聖堂廣大無邊貴通不隔萬物皆備千載同然中間却有一箇門限所謂善有諸已也只到此關則人生疑信者萬無一二既信關難過則美大聖神深宮與室又安望能窺其邃奧享其榮華哉

問如何得此理親切曰如何是此理曰某輩平日說理只是物所當然便是曰汝初要求此理親切今却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

實用編錄集卷之二 羅 二十

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之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却求理於問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雖然聽著汝心炯然想著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也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纔透徹便隨衆欣然而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也

問吾儕耽請教或言觀心或言行已或言博學或言守靜先生皆未見許然則誰可言道曰此棒茶童子却是道也衆皆嘿然一友率爾言曰此小僮也能戒慎恐懼邪曰茶房到此有幾層廳事衆曰三層余歎曰好造詣許多門限階級幸未打破一箇鐘子其友方畧省悟曰小僮於此來也似解戒懼奈他却日用不知余又難之口也若不知如何會棒茶棒茶又會戒懼其友語衆徒爲解曰汝

曉得說知而不曉得知有兩樣童子日用棒茶是一個知此則不慮而知知屬之天也覺得是知能棒茶又是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知屬之人也天之知只是順而出之所謂順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却是返而求之所謂逆則成聖成神也人能以覺悟之發而妙合不慮之良渾然爲一純然無間方是脣以通微又曰神明不測

此箇東西本來神妙不以脩煉而增不以不脩煉而減最先下手只在自己能悟悟後又在能好能樂至於天下更無以尚則打成一片而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矣若悟處不透好處不真則面目雖露隨物有遷驗之心思蒙寐之間條然而水條然而火條然而妖淫條然而狗馬

問希聖宗旨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天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聖也既求希聖而希天乃不希思自己已有甚東西可與他打得對同不差毫髮如何去希得他

實用編錄集卷上 羅 二一

古人以好字去聲呼好惡字去聲呼惡今汝自考從朝至暮念頭是好善之意多是惡惡之意多是般多若般多只杜得平過謂之常人萬一惡多於好則惱怒填實將近於惡人若能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叫得做好人植獨固是學問頭腦第恐汝輩實未見得益獨是靈知此心本體也此心徹首徹尾徹內徹外更無他有只一靈知故謂之獨慎則敬畏周旋顧讓明命如此用工則獨慎是慎的頭腦慎亦便以獨作主張慎或有時動盪則長知而無動怠慎或有時作輟獨則長知而無作輟何則人無

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慎獨之功原起自人獨知原命自天也汝輩當其茫滿之時或應事或動念一可以指數何嘗終毫無滿是則汝輩常孤負此心此心却未孤負汝輩天果明嚴須當敬畏

問如何用力方得心地快樂曰所謂樂者只無愁是也若以祈喜為樂則不樂隨之矣所謂得者只無失是也若以

境界為得則不得隨之矣人臨事先時預有箇要定靜之意後面事來多合他不著以致相違相競翻令衝動不寧孟子云不動心不屬靜定之意若只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動問意與心不同還覺未解曰意是要心不動只此要不動的意思已是事未來而先動矣安有事來而又不動耶曰心之不動景象却又

實用編錄卷上

二二

如何曰無動而無所不動無所不動而實無所動也太約此處是用意思不得只能不用意思便不動之本心自然可見亦自然得力

吾心良知妙應圓通其體亦最潔淨如空谷聲響一呼即應一應即止前無自來後無從去徹古徹今無晷無夜更無一毫不了處但因其疑我不識本真自生疑忌却去見解以釋其疑而其疑愈不可釋支持以消其畏而其畏愈覺難消故工夫用得日勤知體去得日遠今日須斬釘截鐵

更不容情汝我言下一句即是一句赤條條光裸裸真是空谷應聲更無沾帶豈非人生一大快事邪

問平日在慎獨上用工夫專拿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則可曰如何是獨曰吾心獨知之地又如如何為慎獨曰念

慮紛雜時明時昏時定時亂須詳察而嚴治之曰即子之言則慎雖非慎獨也蓋知者心之體一而弗二者也所知者心之照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悟得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更散離故謂之慎獨曰所謂慎者蓋如治其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雜又安能慎其獨耶曰明之可察定之

可亂皆二而非一也二而非一則皆雜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明固知明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惓惓切切只為這些子費盡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耳曰然則雜念俱置不問耶曰總管之在官府兵卒之在營伍

實用編錄卷上

二二

雜念之類也遷便升堂而總管自肅大將登壇而兵卒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憲使主將而惟

練胥兵卒之求焉不亦悖且難哉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聖人事學者必須從行仁義處起手乃可曰此是兩種學問如商旅路途一往南行一往

北走難說出門時且先向南然後又回轉向北也曰學須是由勉而安恐人非生知難遽語此曰後世學術不明只是此處混帳蓋行仁義與由仁義行是南北分岐處由勉而安是程途遠近處行仁義有行仁義的安勉由仁義行

亦有由仁義行的安勉今日出門一步即從不慮不學處著脚趨向尚且頭頭都是難事節節都要精專竭盡生平方得渾化若更從外面此做脩為拘束執跡出門一步已

與不處不學之體不啻水炭做得開熱一分則去真心目
連一分微得成了家當即如天淵之不相及矣將以作聖
而反其聖者得此意心而反其聖也

人亦多矣則雖得而終歸於鄉士之流其能事則即
其所以爲聖者而終歸於鄉士之流其能事則即

其所以爲聖者而終歸於鄉士之流其能事則即

其所以爲聖者而終歸於鄉士之流其能事則即

其所以爲聖者而終歸於鄉士之流其能事則即

其所以爲聖者而終歸於鄉士之流其能事則即

其所以爲聖者而終歸於鄉士之流其能事則即

其所以爲聖者而終歸於鄉士之流其能事則即

其所以爲聖者而終歸於鄉士之流其能事則即

其所以爲聖者而終歸於鄉士之流其能事則即

其所以爲聖者而終歸於鄉士之流其能事則即

其所以爲聖者而終歸於鄉士之流其能事則即

其所以爲聖者而終歸於鄉士之流其能事則即

其所以爲聖者而終歸於鄉士之流其能事則即

其所以爲聖者而終歸於鄉士之流其能事則即

其所以爲聖者而終歸於鄉士之流其能事則即

其所以爲聖者而終歸於鄉士之流其能事則即

其所以爲聖者而終歸於鄉士之流其能事則即

其所以爲聖者而終歸於鄉士之流其能事則即

其所以爲聖者而終歸於鄉士之流其能事則即

其所以爲聖者而終歸於鄉士之流其能事則即

其所以爲聖者而終歸於鄉士之流其能事則即

其所以爲聖者而終歸於鄉士之流其能事則即

其所以爲聖者而終歸於鄉士之流其能事則即

其所以爲聖者而終歸於鄉士之流其能事則即

先並謂文字至譬喻處極難予謂譬喻至心性處則尤難
蓋未必待養而生吾心則無時不生未以遇罕而枯吾心
則無時而可枯故窮天地萬物其物而畢竟無一物可
以象吾此心亘古及今萬萬其事而畢竟無一事可以象
吾此學此心此學真是只可默識而不可言求只可意會
而不可形索至簡而至妙至易而至神

問近聞先生論天命之性見得此身隨處皆天豈不快暢
曰若若如此理會是之謂失而非所謂得也曰如何却反
是失曰汝既曉得無時無處不是天命則天命所在即生
死禍福之所在也不知悚然生些懼怕却更侈然謂可順
適則天命一言反作汝之狂藥矣

問良知宗旨如何起手後却如何結果曰孟子云可欲之

實用編續集卷上 二

謂善只此一語起手也在此是結果也在此是曰此語謂之起

手則可如何却便謂之結果曰人若不認得結果的明白

分曉則其起手亦必潦草混帳所用工夫亦必不能精采

奮勵而勇往無疑即如說一個善爲可欲便須審實如何

爲可欲其可欲之實審見一分則其欲之之念自切一分

審見十分則切十分故聖賢之學於起手處便即可結果

若不可結果的必不與他起手也譬人初生子視諸成人

的固有大小強弱之異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渾身全備

不減分毫順而養之則日異一日歲長一歲及其成人亦

即原先赤子人惟見得分明信得透徹便肯歡喜撫抱而

奈煩等待也

問大學自

何以先中篇曰吾人此身與天下萬世原

同車又通而未嘗動與亦與吾儕意思一般曰此似而非

已

同車又通而未嘗動與亦與吾儕意思一般曰此似而非

同車又通而未嘗動與亦與吾儕意思一般曰此似而非

同車又通而未嘗動與亦與吾儕意思一般曰此似而非

同車又通而未嘗動與亦與吾儕意思一般曰此似而非

同車又通而未嘗動與亦與吾儕意思一般曰此似而非

同車又通而未嘗動與亦與吾儕意思一般曰此似而非

之一箇其料理自身處便是料理天下萬世家計也
以通於人人可以通於物一家可通於天下天下可通於
萬世也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此平正田地百千萬人所
資生法却被孟子一口道破說人性皆善若不先認得日
川皆是性人性皆是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
已先無若落處又如何去通得人通得物通得家國而成
大學於天下萬世也哉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分明說已欲立達不須在
已上立達只立達人即所以立達已也是以平生功課學
之不厭誨人不倦其不厭處即所以不倦處不倦處即其
所不厭處如說官之廉即其不取民是說官之慈即其不
實用編錄集

卷六

官民是而不取不啻方見是肅是慈純天徹地膠固圓融
由內及外更無分別方是渾然之仁方是孔門宗旨
明定性書每以喜怒哀言何如同吾人日用總是好惡而
喜怒哀則好惡之成者也好惡之端極微而喜怒哀之用甚大
聖人誠意正心只從此處用力便推之家國天下裕如故
曰無有作好違王之道無有作惡違王之路而僻則為天
下僇焉以是知此學之講宜開世道欲一體乎萬物者主
張之功誠不可不汲汲也

友人勸有一弟而不能化曰君嘗得好友與嚴乎曰未也
曰此便見汝愛弟未至也夫兄弟手足也若汝手傷流血
則呻吟呼痛求人問藥肯以停時刻哉此友感悟先生曰
手足且然君父吾元首腹心也吾輩有志明時願乃優游

一友遠來相見問以近時工夫曰於心猶覺有疑曰何疑
也曰許多書旨尚未得明白曰子許多書未明却縷如何
喫了茶喫了飯今又如何在立諱了詩火時候傍一生
笑曰渠身上書一向儘在明白但想念的書尚未明白耳
其生恍然有悟

收拾一片真正精神揀擇一條直截路徑安頓一處寬舒
地步共好朋友涵泳優游忘年忘世俾吾心體段與天地
為徒吾心意況共蒼魚活潑其形雖止七尺而其量實已
太虛其齒雖近壯衰而其真不減童稚

卷七

學是學為孔子則吾人凡事皆當以孔子為法孔子十五
而志於學今日便當向半夜五更默默靜靜便考問自己
的心腸果是肯如孔子之一心一意去做聖賢耶或只如
世俗之見將將就就以圖混過此生也將就混過正是鄉
愿的本事孟子罵他做德之賊賊字是害字蓋此個念頭
即是鴆毒刀兵害了此一生也以此做個的確規模十五
則決要志學三十則決要自立四十則決要不惑方纔謂
之學有成法

閻掃盡浮雲而見天日與吾儒宗旨同否曰後世諸儒亦
有錯認以此為治心工夫者然與孔孟宗旨則迥然水炭
孔孟之言具在如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又曰我欲仁斯
仁至矣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
燃泉之始達看他受用潤是白曰青天何等簡易何等方

便曰今日學者工夫須如磨鏡塵垢漸去方得光顯曰孟子謂知皆擴充即一知字果是要光明顯現但吾心覺悟的光明與鏡面光明却有不同何則鏡面光明與塵垢原是兩個吾心先迷後覺却是一個當其覺時即迷心為覺則當其迷時亦即覺心為迷除覺之外更無所謂迷除迷之外亦更無所謂覺故浮雲天日塵垢鏡光俱不足為喻若必欲尋個譬喻莫如冰之與水猶為相近吾人閒居放肆一切利欲愁苦即是心迷譬則冰之遇寒凝結成冰有時共師友講論習大閒朗譬則冰之遇煖消融成水冰有雖凝而水體無殊覺雖迷而心體具在方見良知宗旨真是貫古今徹聖愚通天地萬物而無二無息

謹約次一生間戒謹恐懼不免為吾心寧靜之累曰戒謹

實用編續集卷上 羅二九

恐懼姑置之今且請言子心寧靜作何狀態羣芳供茶循序而進目以告曰諦觀羣芳此際供事心寧靜否曰然曰如是宜靜正與戒懼相合而又何相妨耶今世業家子者多安意於讀書作文居則理家出則應務自以此為日用常行至論學學做聖賢却常別項道路且須異樣工夫故每每以閉戶靜坐為寧靜以矜持把捉為戒懼欲得乎此恐失乎彼者殆將十人而九矣曾不思道本中庸平常共由且須更不離時刻長在諸生試觀適幾童冠擊鼓敲鐘一省鏗鏗朗朗諸鄉老共立而聽一句一字曉曉了了以至諸吏胥執事供茶亦一步一趨明明白白一堂何曾外却一人一人何曾離却一刻而不是此道現前也耶生曰正用功時恐不應如是現成曰諸生可言適憶童冠吏胥

歌詩進茶時全不戒謹其戒謹又全不用功乎蓋說做功夫是指道體之精詳處說做道體是指功夫之貫徹處道體既人人具足則豈有全無功夫之人道體既時時不離則豈有全無功夫之時故孟子云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所以終身在於道體功夫之中儘是寧靜而不自知其為寧靜儘是戒懼而不自知其為戒懼天下古今蓋莫不皆然也此個光明至寶通晝徹夜照地燭天隨汝諸士子居家出外而不舍替汝諸士子穿夾襖飯而不差似寧靜而又戒懼似戒懼而又寧靜常常在於道學門中亦久久在於聖賢路上却個個不肯體認承當以致混混沌沌枉過一生從今便好堅起脊梁肩起擔子將聖賢學問只做家常茶飯實實受用

實用編續集卷上 羅二九

分體用析顯微以求道語道此是孔孟過後宇宙中二千年來一個大夢酣睡至今而呼喚未醒者也蓋統天徹地盡人盡物總是一個大道此個大道就叫做中庸中庸者平平常常徧滿乎寰宇接連乎今古良知以為知而不假思慮良能以為能而絕些勉強無盡無夜其靈妙從虛空湧將出來乃是天命之性無盡無夜其餘理就事務鋪將出來乃為率性之道此則三才萬化實實地有這個道體安得謂無乃問亦言無者則是嘆美其有不徒有而有得圓融了無滯著焉耳非謂可以有無而分割之也兩間萬世昭昭地見這個顯布安得謂微乃問亦言微者則亦表其顯不徒顯而顯得精妙了不啻窺測焉耳非謂別有顯微而各主之也所以曰君子之道費而隱

仁人心也心之在人體與天通而用與物雜總是生而不容已混混而不可二者也故善觀者生不可已心即是天而神靈不測可愛莫甚焉不善觀者生不可二心即是物而紛擾不勝可厭莫甚焉然見心為可愛者古今人無一二而見心為可厭者則人人皆然矣蓋自虞庭便說道心惟微果是心涵道體神妙之難窺人心惟危亦果是心屬人身形跡之易滯危而易滯所以形跡在前者滿眼渾是物欲微而難窺所以神妙在中者終身更鮮端倪

問思慮起滅不寧奈何曰子所患恐不在思慮不寧實由心體未透耳蓋思慮雖有萬端心神止是一個遇萬念以滯思慮則滿腔渾是起滅其功似屬煩苦就一心以率運化則衆動更無分別又何起滅之可言曰此時此心果是實用編緒集卷上 羅 二十

起滅無從但邪思竊發不知忙何對治曰君子競業以過一生此意豈容暫忘但太陽出而魍魎消聖人作而萬物覩乾綱獨善操持八荒孰非統內不思務此而角力爭雄以希掃蕩則戰國春秋更無寧日也

天地生人原是一團靈物萬感萬應而莫究根原渾渾淪淪而初無名色只一心字亦是強立後人不省緣此起個念頭就會生個識見因識露個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本體實有如是明照實有如是澄湛實有如是自在寬舒不知此段光景原從妄起必隨妄滅及來應事接物還是用著天生靈妙渾淪的心心儘在為他作主幹事他却嫌其不見光景形色回頭只去想念而段心體甚至欲把捉終身以為純亦不已望顯發靈通以為字太天光用力愈

勞違心愈遠

爾曹據此幾句言說便自喜心性了了是則終無了了之日矣蓋造化之底蘊原至精至妙而吾儕之習氣至拙至粗以粗拙之功當精妙之理所謂操麻線以透針關也左亦甚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你看窮到甚麼底裏地方故欲明造化之微須講造化之學今世聖人之學已被集說等書妄肆穿鑿於性則辨析有幾許條件於心則指陳有若個光景且無奈心性原屬化機變見隨時本無實體求以條件則似有條件索以景光則似有景光譬則寶珠之照耀青黃紅綠瑛瑛物以成味者指為定色水銀之活潑小大斜圓因盤以散誤者謂為殊方不知此樣工夫此等理趣亦只自己見上生來一見俗果則萬種皆病有志

實用編緒集卷上 羅 三一
豪傑須登亮明眼真師下翻辛苦氣力凡從前見解伎能盡數通身剝落到牙關再關不得處腳步再進不得處不計日子年歲不高些小便宜到那水窮山盡之鄉自有暮

卒轉頭時候
所舉戒慎恐懼一段工夫豈是憑此四字便即可去戰慄而漫為之耶也須小心查考立言根腳蓋其言原自道不可離來今舉業講貫也曉得非我不離道乃是道不離我所以然者道只是率性性只是天命故道之所在性天之所在此既天命常在則一有意念一有言動皆天則之畢登上帝之監臨又豈敢不兢兢捧捧持而肆無忌憚也哉如此則戒慎恐懼原畏天命天命之體極是玄微然則所畏工夫又豈容草率今只管去用工夫而不思究其端緒即

勸力園丁以各色膏腴堆積芝蘭自詫壅培之厚而秀
出錢芽且將清泚無餘矣要而論之務求速效者必功不
細賦理無根提者必事終廢弛噫愛惜身命珍重機緣千
生萬生總在今日

善哉程伯子之語識仁也謂識得此意不須防檢不須窮
索彼豈務佻侈語耶良由直見天地萬物渾然一體故曰
大不足以名之若反身未誠猶是有二以已合彼終未有
之又安得樂故學者果能識得誠自己誠已外無誠妄自
已妄已外無妄則一是百是而存養克治方是獨柄入手
即如今日吾儕徐徐而食食畢而起且坐且譚莫非本體
亦莫非工夫固無尋狀亦無過舉又何彼已之可分真妄
之可辨哉時時如此透徹便是萬物我備便是學以致道
實用編錄集卷上 羅 三二

即此學字亦從人強名耳

友人懇求指教先生曰君能信此渾身自頭至足即一毫
一髮無不是此靈體貫徹否友曰未能信也先生曰人有
援君一髮渾身皆覺而呼痛乎友曰然先生曰君之心神
微渺如何毫髮便能通得手足疎散如何毫髮便能收得
聲音寂靜如何毫髮便能發得細細看來不止一身即狀
榻亦因震撼蒼頭俱為情驚推之風雲互入霄壤相聞可
見頭不聞足心不聞身我不聞物物不聞人滿腔一片精
靈精靈有般神妙從前在心而為君之知在身而為君之
事在生而為君之少而壯壯而老莫非此個靈物乃一面
閃爍莫測底裏譬則寄養嬰兒不識親生父母偶遇人言
說破則識認歡欣其情不可想耶此友躍然有省

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中庸曰視之不見聽
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夫惟不見不聞而寂然不動是以
能為天下至無夫惟體物不遺而感通天下之故是以能
為天下至有為天下至無則豈惟不善非其所有即善亦
何所得而有也為天下至有則豈惟善其所能為即不善
亦何所不能為也但感通其用固雖千變萬化而莫可窮
極然不動其體實則亘古亘今而毫髮未嘗變遷

問渾然同體與兼愛之學何別曰體之為言派可玩味夫
體即身也頭目居上四肢居下形體外勞心腹內運而身
乃成焉愛豈無差等也哉

癸丑先生過臨清忽遭重病一日倚榻而坐恍若一翁來
言曰君身病稍康矣心病則獲何如先生默不應翁曰君
實有編錄集卷上 羅 三二

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勸而目輒不睜擾攘而
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忌此皆君心錮疾乃仍昔也可
不亟圖療耶先生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曷言病翁曰人
之身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
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裏亦自昭
然君今護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
久延矣蓋人之志意長在目前蕩蕩乎與天日相交此
則陽光宜朗是為神境令人血氣精爽內外調暢如或志
意沉滯胃臆隱隱約約如水鑑相涵此則陰靈存想是為
鬼界令人脈絡糾縈內外膠泥君今陰陽莫辨境界安歷
是尚得為善學者乎先生驚起叩謝伏地汗下如雨從是
執念潛消血脉循軌

天壽先生語錄

余篤信文成良知之宗胡正甫以無念為宗仲子曰吾學以不容已為宗正甫肯數四余比來信此為究竟孔仁雖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何者蓋仲子所揭不容已者從無變易身登聖域之不涉玄虛從庸言庸行証果畢之不落情念合於中庸之微猶溺伊尹之若撻若溺它若親親敬而此親親時時之食而不屑見入井之孺子而林揚原不知何來委不知何止天命之性如此也故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不變則道亦不變顧人契之有深有不深充之有至有不至耳

嘉靖丁巳仲子有聞矣余猶未之識也一日友問仲子曰子學從何入仲子曰吾學從無極入不落陰陽五行余聞實用編錄集卷上 取 三四

而絕然怒訶之曰小子誦習孔孟書不反身體會乃勸此玄談可訝也仲子素嚴事余乃抗對曰吾亦重訝世人讀孔孟書第籍以梯榮肥更無一反身體會者余又訶曰不體會哉吾傳事親從兄與世酬物乃實體會處也仲子曰固也學有原本余曰何云原本仲子曰肇道統者金稱堯舜堯舜相傳宗旨只是一中子思子孔氏之神孫也特為之註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今讀孔氏書者孰從未發前觀一目哉余聆已僂而思餘駭之曰中庸首章雖有如此微言碩篇中所云庸言庸行遠道遠德九經三重執非實理奈何獨舉此耶論哉仲子曰固也不觀篇終結語耶余乃有味其言也因日與討論幸有所啟戊午歲仲子從余來京師時海內顯學多歟游處一日大會或舉中義

相賢同志各陳其見仲子獨默不語忽從座中崛起拱立曰請諸君觀中隨觀曰舍當下言中沾沾於書冊上覓中終生罔與同志因有省者越辛酉余於役西夏便歸對榻慎獨樓以近聞賢仲子仲子曰然孔氏之無聲無臭亦自有形有象孔氏之有形有象與自無聲無臭余為豁然自是於有無精粗內外微顯無二見也

霍山鄒子曾受學於吉陽何先生余叩之曰子學於先生也先生云何鄒子曰先生常謂子內觀子曰然先生患子之漫馳也而約之云爾子時內觀也漠漠耶昭昭耶寂寂耶生生耶子母執內而大觀焉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性於人於物色色種種何者非吾內也昔陸象山曰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斯為善

實用編錄集卷上 取 三五
觀者耶彼驚外而遺內者固非執內而遺外者亦非也池守問晦菴窮理與陽明致知之說如何先生曰窮理字未可輕看試看說箇窮字便是直窮到至盡至極處如堪輿家卜宅兆便直窮到祖山發脉處昔人尋河源便直窮到崑崙星宿海而後已先正所云窮理不是只向書冊上辨誠得些話頭就實是要人反身究竟直窮自己生身立命之原始得即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自可見試以諸賢今日見在職業言之如要治民便窮到履上要獲上使窮到信友又窮到順親此皆賢輩之所共明也至於順親又窮到誠身誠身又窮到明善此便是夫子直窮到底言語諸賢今試細思均此身也而曰必明善乃能成身何也蓋吾人而今眼前見的这个身只是一箇血肉之軀張

子所云客形異教家所云假合幻身下世人親執者這箇假合的幻身滿染虛妄迷離本真只認得自己日要好的親耳要好的親口要好的吃扒拈拈拈一生只要供奉這箇七尺之軀以此不惟民物痛癢不知相關就是父子兄弟至親亦常生間隔乖離如何能數信友復上治民乎吾輩誠能反身求諸自處我這箇目原何能視耳原何能聽口原何能知味我這身心原從何處生來如此直窮到不能言處不能著思議處於此默識得此渾然與物同體的意思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萬善滿腔而是靈靈透透完完全全是箇真正正人身不只是一箇血肉之軀矣所謂必明善而後能誠身者蓋如此如此而親不順友不信上不獲者世豈有此理哉窮到此方是窮理致到此方是致知也守贊曰發揮至此明透無餘蘊矣誠聞所未聞也先生慙然曰願吾輩從此真真切切省身克己使合郡民物窮磨幽谷之下箇箇無失其所遇為發揮若說我解說得好就是發揮明透不知去朱子所云窮理陽明所云致知之旨又隔幾千里遠也

實用編續集卷上

取 三六

人情難平者怨難窒者慾人能攻伐其怨怒不使之行誠可謂難然不許其仁者養學者先須識仁學不識仁而使去克伐怨慾譬之捕賊者日日捕賊而中無主人翁無家當垣墉即日日捕賊所謂賊於東而生於西何可勝捕哉只此無聲無臭是為真常凡涉色相名號者卒歸銷滅只此不為不欲是為本心凡務欄大放散者終隨坑塹只此不學不慮是為天德凡由意識安排者便是人為只此庸

言庸行光為妙道凡驚高玄奇詭者即是虛囿大學一篇曾子發師門一貫之蘊也曰明德一之真體也

實用編續集卷上

取 三七

曰親民一之實用也曰至善人已同原之宗至一不二者也是故民德者必親民民親矣乃明德維已與人一以貫之者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豈故為是濶遠哉一之貫於天下者其體本若斯其大也然先之國與家而推本於身心意知終始本末理本一貫格物者格此也知至至之一本諸身則近之家遠之國暨天下胥貫矣一者何也即吾心之獨知不昧者也一貫於目則為視一貫於耳則為聽一貫於口則為味是故君子慎之所惡於上弗以使下一貫於下矣所惡於下勿以事上一貫於上矣至於前後左右所惡勿施一貫於前後左右矣曾子嘗發之門人

何明之之難哉忿懣懼好樂憂患有所而不化則一之體以誠親愛畏敬哀矜憐情賤惡辟矣而不察則一之用以闕夫是以好不知惡惡不知美妨賢黷賢卒至於病國災身為天下僂也豈不悲哉夫吾人本來之體無為也無欲也天命之性是如此吾儕誠能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此便是率吾性真謂之道矣更復何事故曰如此而已矣何謂脩道之謂教聖人處人習蔽氣昏不能一一率性而戾道者眾也於是立之教焉使吾人上焉者居仁由義而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次焉者慕義強仁而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又輔之刑政焉使下焉者畏過遠罪而無為其所不

為無欲其所不欲此雖淺深高下不同均之使人成乎於性而不畔於道此自古聖人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者又古聖人尋常道理非有高深玄遠之事也故曰儒道之謂教

愚嘗竊謂孔子之學原是一貫孟子之後宗傳似夫不免著見著見則二矣即如墨子見得萬物一體便勉強做無受作用楊子見得真我處便執定做為我工夫凡此皆是著見是皆窺得向上一層者孟子只從其類有此處乍見林楊處識取良知之旨亦是從此討求消息原自徹上徹下徹始徹終既不落向高層虛寂累曰又不至於和下層功利機械知至至之則不識不知無聲無臭者此其顯現知終終之則開物成務日用云為者此其真宰愚尊信之實用編錄集卷一

耿 三九

無礙者蓋交求之本心而有契非倚傍人口吻也奈何枉格於聞見者常不及而高明賢智者又過求之耶今云知是知非之知是以照為明誠然夫照從何生孟子云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因明生照由照探明原是一貫非判然兩截也今謂以照為明相去千里提擬似大重矣聖學原自淺膚反之本心不容己者雖欲堅忍無為若有所使而不能反之本心不安者雖欲任放敢為若有所制而不放是則淺膚之綱領惟求不失本心而已矣豈是求於其致不達上乘之宗耶

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夫古今人不相及若此蓋剖判於所學矣親近世所學抑何事耶買賣然攻佔單以梯榮貴天下皆是也進之不免矜名行以賣譽爾

云爾間有矯然標樹以學自命者則又多陷於異說崇虛任放以為繕性了心甚有清望其身楚起其胞與而憤於人曰無染不著為己之學如是如是嗟夫是豈古人所謂學哉古人之學惟求得夫本心而已夫天地萬物通為一體而天下之物無以尚之吾人之本心固然也古之學者惟求夫此是故不視不顧斤斤然致嚴於一介非以為廉也是其不欲之本心不容自免也若撻若溝沒沒然關切於一夫之不獲非以為仁也是其不忍之本心不容自已也由其不忍也而益有所不欲由其不欲也而益有所不忍學如是仕亦如是矣何也蓋本心之達於民物也若日之必隨地皆燠若水之必潤隨地皆流彼其至性不可禁如此也譬謂今之人獨無是心哉彼彼迷蔽而墮閭者實用編錄集卷一

耿 三九

衆也即或縮腰鑊骨以為廉吟溫濡沫以為仁非不欲不忍之真機矣民生何賴焉是則學術不明之故也豈不悲哉昔年李士龍來山中省余居踰月仲子末與一語及學士龍悲曰吾冒險千里來此踰月不聞子一言見教何外我甚仲子笑而下答瀨行仲子送之河許問曰孔子云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此作何解士龍舉末註云仲子曰畢竟是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士龍因有省近語余余深有味乎其語也念吾儕一日十二時中須是反精向神奈會自已所以視聽言動者是如之何如之何夫人之所以生所以滅者是如之何如之何因而推之天地之所以不毀庶物之所以生沒代謝天下萬世之所以興衰理亂者是如

之何如之何此使不質質虛枉矣若祇詞別人口吻上水

接枝紙上講求曰如之何如之何終末如之何矣

學以仁為宗以父躬照識為入門以孝弟忠信為行以

親仁取友為資助以能誦誦習氣而同體民物為証驗

昔子游疑子夏教人本之則無此子將榜榜時語尚是邊

見意謂子夏只在儀節上教人不令識本體也子夏駁語

此是子夏悟後語學諸草木註學者所至自有深深淺草

木之有大小非也意謂本末原是一貫即草木之根與杪

原非兩截本末之辨便自分明矣教小子者第令從洒掃

應對上學習涵養漸使自悟可矣若合下頓悟本末一貫

之旨非上智聖人之實不能也吁古之洒掃應對如此粗

節先儒以為精義入神今讀書為文豈不精微乃為俗學

實用編錄卷上 四十一

何耶此固有辨難言哉雖然子夏之由末達本視魯子之

立本貫末亦有間矣故曰不如魯子之守約也

吾人生理之幾探之無朕達之無前引之無後折之無間全之為無忝也者即此極而研之是曰知命外此

而別求向上之義非吾所知即此備而俟之是曰立命外此而別求末後著非吾所知何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生之理原是如此即欲掙上尋空寂自不容已如何上得去即欲褪下忘情慾自是不自安如何下得來

余嘗念學術對自心不過非學術道人心不去非學術証之先聖而謬誤之後聖而欲質之天地鬼神而悼且疑皆非學術

竊謂吾黨問學須辨真志須透真根真根透則自淡自簡

自溫與世酬物自合天則如種種粗淺意氣空頭議論皆

是習心作祟雖却真根矣然惟真志弘遠者自視必若無

若虛便自省天下有多少不盡分處更那有閑工夫持此

虛見識恣空譚與世人競短長也是故真志苟立真根自

透不須防檢不須把捉矣如使因事懲悔第欲與世調停

即今完完全全與物無忤去道遠甚矧救東失西周前缺

後決未必能如所願也

昔淳于髡說孟子三段語意孟子答之詞俱若遁顧所謂

衆人不識處到今人執識之難特孟子名實識不加於上

下而七篇中一纖孔氏血脉流傳到今其名實所加何遠

耶

或問洗心有道乎曰知心而已矣知心有道乎曰知天而

已矣未識心而求洗者則昔人所謂泥裏洗土塊耳或曰

洗心之說出於易易主卜筮言不既粗歟曰精矣夫人心

之未交於感也湛然虛闊何俟於洗而亦何容於洗也蓋

自知識起而吉凶悔吝之感生是故憂患攻取憧憧往來

而虛者汨矣聖人示之以卜筮之法使人之於感也知識

不用歸於其天而憂悔攻取相忘於無朕之中其為洗心

也不已妙歟夫易之洗心也以卜筮其甚渙也以假廟其

致一也何也心體歸虛則澄清精神歸虛則凝聚其於道

也深矣深矣非達天德者其孰能與於此

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夫仰觀俯察茫茫蕩蕩天地何心唯是虛化形成而人人便是天地之心之所寄託也吾人合下反身然識心又何心唯此視聽言動所以然處是此

心學之說也。心終於寂處便是天地之心。之發見也。是也。
程子曰。視聽言動皆天也。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此其德也。
非有異也。

百姓之日用。皆中也。常而不恆。直而不曲。故曰。但不知知。
至至之知。終終之此。百姓之所以為百姓也。不獨百姓。即
賢智者。不能知。至至之常。求諸深遠。做說是。納諸。皆。摸。陷。
弄之中。而莫之避也。又或不能知。終終之常。能此。虛見色。
取行。遠是。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用其中於民。其舜
也。與。吁。舜何人也。惟用此中而已矣。予儕何人也。顏。好。異。
而多。尚。哉。

夫堯舜周孔學脈。具見六籍。而孟氏發明最盡。猶猶猶。
若捷若溝。此實為物一體真機。原自不容己者。禹。具。伊。周。
實用編總集卷上

歌 四二

見知知此耳。聞知知此耳。總其指宗。何非為立心立命計。
者乃近世學術。無論虛浮者。深即負真志。稱有得者。類拾
伯陽之餘。雖稱妙悟者。類勤撈。獲之半解。稱篤信者。類守
先儒之格式。於堯舜周孔真血脉。原已遠。逃。以是高明一
行多踈脫。謹愿一行多迂滯。特焉賴之取。厥。於。時。無。惟。也。
問文之以禮樂。如何第曰。亦可為成人。曰。此自子路所及。
言之。人道難言矣。夫子曰。仁者人也。人不識仁。白沙所云。
只是。一。胞。膿。血。聚。一。大。塊。骨。頭。何。可。語。人。吾。夫。子。立。教。以。
仁。為。宗。蓋。欲。胥。天。下。萬。世。而。成。乎。其。為。人。也。也。然。而。識。
之。我。學。不。厭。而。教。不。倦。熟。識。識。仁。也。識。仁。非。自。成。己。而。已。
亦。所以。成。物。也。成。己。成。物。乃。為。成。人。彼。子。貢。豈。不。是。其。
所。成。得。人。一。體。者。顏。淵。閔。子。等。是。其。所。成。得。人。具。體。而。微。

其所以為仁者。猶有所待。其及有限也。夫子惟以是學。性
以是。所以。成。己。成。物。者。仕。止。久。速。無。往。不。可。事。使。不。必。
於。人。進。退。無。膠。於。世。不。籍。名。位。不。矜。功。能。而。仁。達。天。下。垂。
萬。世。至。今。與。天。地。參。而。四。時。同。矣。人。至。是。乃。為。成。之。之。極。
孟子所以獨願學也。

學有三關。初解即心。即道。已解。即事。即心。其究也。須慎。
云。蓋。近。世。以。學。自。命。者。或。在。聞。識。上。研。窮。以。為。知。或。在。格。
式。上。備。檢。以。為。行。知。即。心。即。道。者。鮮。矣。間。有。反。觀。近。裏。者。
則。又。多。純。虛。執。見。知。即。事。即。心。者。尤。渺。抑。有。直。下。承。當。信。
即。事。即。心。者。頗。漫。然。無。辨。擇。然。不。顧。日。趨。於。下。達。異。流。卒。
不。可。與。共。學。道。道。者。則。不。知。慎。術。之。故。也。何。者。離。事。言。心。
實用編總集卷上

歌 四三

幻妄其心者也。固非學。混事言心。汗漫其心者也。充非學。
惟孟子慎術一章。參透吾人心。髓。即心。擇術。因術。了。心。發。
千古。事。心。之。秘。訣。矣。豈。不。直。截。豈。不。易。簡。哉。曰。何。謂。慎。術。
曰。皆。事。故。皆。心。也。顧。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學。為。大。人。
乎。抑。為。小。人。乎。心。剖。判。於。此。事。亦。剖。判。於。此。事。剖。判。於。此。
人。亦。剖。判。於。此。矣。孔子十五志。學。學。大。人。之。事。也。孟子善。
擇術。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蓋。學。孔子。之。學。者。猶。業。巫。咸。
之。術。者。也。不。必。別。為。制。心。之。功。未。有。不。仁。者。矣。子。思。子。謂。
其。無。不。持。載。無。不。覆。幬。並。育。不。害。並。行。不。悖。有。以。也。舍。孔。
子。之。術。以。為。學。則。雖。均。之。為。仁。有。不。容。不。墮。於。矢。匠。之。術。
者。矣。此。非。參。透。造。化。之。精。未。可。與。議。
嘉靖己未冬。與諸廷撰南明晤語。京邸論及陽明先生良。

知之學余曰此未可向書冊中求文義上解也須反身體
驗始得座頃適傳寺鳴鐘余曰試友聞然識鐘空所由門
良和可識也南明默然良久撫掌曰妙哉沙哉原來透體
皆是此知眼前雖說原非有也顧既識此從今何以用工
余曰先正有言知是本體常知是工夫云南明曰唯唯越
數日南明復見過問曰昔明道云別人吃飯從脊梁上過
某吃飯却從肚裏過此是常知意否余曰然南明曰然則
如古孔明等人方在食頃且飯且運籌決策應務旁午此
時常知工夫安用耶余曰知體神通變化潛天而天潛地
而地所謂常知云者常明常覺不致昏迷放逸云耳非圖
把捉膠滯於胸膈間也南明曰唯唯踰數日南明又見
曰子言知體神通變化誠然跡漢帝傷胸輒捫足其知體
實用編錄集卷上

耿 四四

之靈機妙應如是昔有偷兒深夜以手穿吾門遁竄隱以
鎗戰之中手不得脫已顧自謬曰幾戰吾手倦以為然起
鎗更戰則偷兒遠矣此與傷胸捫足者其知體之靈機妙
應將無同耶余曰然知體之神通變化是人人之所同也
顧用之有善不善辨於志矣偷兒志盡於竊財其知體之
神通變化見之偷生漢帝志盡於決勝其知體之神通變
化見之應敵聖人之志盡於欲明明德於天下故其知體
之神通變化見於範圍曲成裁成輔相蓋知體之神通變
化恒隨於其欲而人之欲也千緒萬端歸於志之所在欲
有所歸則精神則一一則神吾人稽古人之所欲而識大
學之道之所在始可與言良知之學矣南明撫然首領曰
子言至此而後良知乃致也

或問孟子曰不動心有道何道也曰道即路也孟子所以
不動心者原所由之路選與世人殊也使孟子所學原在
事功一路欲建伯王之業則須據卿相之位乃能操得致
之權也顧心一繫於卿相之位則得失毀譽交戰於前雖
欲勉強不動不亦難乎孟子生平志願惟學孔子一路既
學孔子則不籍名位不倚功能仕固可止亦可久固可速
亦可嚮之行者日緩步於康莊東南西北惟其所適即有
颶風巨浪傾樞摧樞心何由動哉友曰知言養氣非不動
心之道與曰言之所由知氣之所由養發厥從來大由此
顧心耳夫戰者得地利則勇自倍眺者登高阜則望自遠
故特學孔子之志養氣乃得所養而遊孔子之門者故淫
邪遁自難為言也學者未發此大願而察察然求言之知

耿 四五

統統然為氣之養者吾弗知之矣雖然世誦法孔子者可
勝道哉然其知孔子者何勤耶吁欲識孔子者須先識仁
往見近世之學人口說戒謹恐懼實未見能戒謹恐懼
常見世俗人保惜官爵者兢兢然患得患失趨蹌踟躕若
其戒謹恐懼未嘗須臾忘己無論守官即是守財者日夜
營營蓋藏計算若其戒謹恐懼亦未嘗須臾忘己此何以
故志有所在故精神必有所至也試即中庸論戒懼而先
提撥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都意謂學人須是知道始
得知道則其所戒謹恐懼始有下落且亦自不容己矣
友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非操去喜怒哀樂而復有未
發之中也當喜怒哀樂未發當樂無哀樂云曰伯如是見
是有二本矣彼詩云主赫斯怒怒至赫然可謂無怒哉

詩先咏其興畔後無欲美誕坐於岸云云夫是以其怒以天下即曰無怒可也而世之暴戾恣睢者可胥口實於文王耶詩云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夫樂至於戲謔可謂無樂哉顧詩先咏其切磋琢磨瑟調赫喧云云夫是以戲不為虐即曰無樂可也而世之謔浪譁者可胥口實於虐武耶他如孔子之哭顏回也慟而至於不知可云無哀乎孟子聞樂正之為政也喜而至於不寐可云無喜乎斯其哀其喜顯未嘗與人異也而所以哀所以喜者可謂與人同耶否耶

竊謂日用處聖人原與百姓同其所用處聖人自與百姓異區區於相知者拳拳以擇術效愛助非能別效於百姓日用之外也意於百姓之日用者而辨所用耳夫堯舜性實用編錄集卷一 歌 四六

之者其君臣告戒猶曰惟精惟一今精於擇術觀孔氏之血脈者誰哉一志宗孔不取於他歧選者誰哉昔近溪偕白下諸同志進立大中橋上親諸往過來續者僥倖佐無慮千百萬計近溪因指示諸同志曰試觀此千百萬人者同此步趨同此來往細細觀之人人一步一趨無少差失箇箇分分明明未見確確性體如此廣大又如此精微可默識一友喟曰否否此情識也如此論性相隔遠矣友遂以問余曰此論如何余曰否否謂此指示者非性別求性體此法華轉非能轉法華者內典亦云離識歸寂譬忘己之首而別求領矣顧當時近溪此指點者其默識深自不同也或聆之而漠然無味此則麻木人未入理者也無論已或聆之即生歡喜鼓舞者亦未可

稱情弗賓之譽囊下士之誠荒矣故惟耐煩而後無累疾無散慢也又如句稽期會之瑣費覺庫狂狂之檢防少不耐煩則盡孔聖實將臨臨於茲矣故曰耐煩是為令要領也若夫服官而廉猶之為女而貞此其性分之常道而非異人之奇節也今曰要廉即此要之一字便將自負以矜賢上或有弗禮焉則自負曰吾廉如是而何弗我禮也由是不耐煩以承上而傲所不免矣下或有弗順焉則自負曰吾廉如是而何弗我順也由是不耐煩以恤下而暴所不免矣是要廉者諸過之所生而耐煩者眾善之所由集故耐煩二字千古至人秘傳藥方也顧須引子辨認親切方得神効夫所謂引子者視人所志如何耳如志舉名卿應仕須服此方昔人所謂吃得三斗醋吃得三斗菴是已實用編錄集卷二 歌 四八

如志學仙佛長生住世須服此方道釋家所謂調火候除火性是已如希賢聖則亦是此方吾儒家所謂勿助勿忘不厭不倦是已嗟嗟奇方易得真引難尋茂叔能耐煩於趙使君之不禮顧表荒崖之出入而不耐煩殺人以媚入程伯子能耐煩於鎮寧守之忌刻事之忌恭雖堯庫細務無不盡心至於諸邑稅務並潔供帳以悅內使之意則不耐煩效之此其於引子辨之為精而不執方者也是故引得其引則雖周公之吐握孔子之會計亦是服此藥耳引失其引則鄧綰耐煩甘笑罵師德耐煩謁相門服此藥而益重其麻木癡頑之病則由辨之不早也夫道母於無而聚於虛二氏以虛無為宗何嘗不是願見虛無便不虛無蓋著了一見便忠信滿而驕泰生將亡而

為者而為之矣此見學人自負得二氏宗旨往往隨此
病者言夫子之虛無是直虛無也何以明其然然不
必求會語微言即庸常淺言中可釋思已如曰人則事
兄出則事公卿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國何有於我此可
証已昔蘇文泰諸人家子弟起居而聲揚起越而足高與
人揖下首目且流視者非家餘櫛石儲必身席父兄門
第者也不然必以行能伎倆自負者也此何以故其中有
矣實矣是早卑者忘論彼葉戶竹林之徒獨狂自恣睢以
天倫為假合以禮法為桎梏至遺棄其父兄傲睨其公卿
沉酣麴蘖蕩敗名教以為達者彼蓋祖老莊虛無之見猶
雲子偶餘櫛石儲便足高而氣揚如此吾夫子隨時隨分
率性致情欲然憤然恂然自分無以異於尋常無聞人
實用編續集卷上 四九

故曰何有於我且無有此非至虛至無者哉
昔顏子請問為仁之目夫子第教之非禮勿視聽言動耳
自今言之豈不淺近哉顏子便欲罷不能何所謂嘆高堅
前後如此玄妙者即一齊了徹若曾子承夫子一貫之微
言當時第一唯耳才出門限輒下一轉語曰忠恕而已及
傳大學篇中無片語拈著一貫字而一貫之旨發之何明
且盡也夫顏子物負窮天極地之見一反而約之於視聽
言動之間曾子物領至一不二之宗便貫之於家國又下
之達悟高玄者知貼身理會契微妙者知就事鋪張心行
處減言思路斷棒喝機鋒視此如何古聖賢師友授受之
妙契若此今學者與深言之則捕風捉影玄虛而難
實淺言之則拘形滯器麻痺而難語入微何也

昔宇將大夫問於羅子曰養生家守中之訣如何羅子曰
否否內典謂吾人自咽喉以下至為鬼窟天與吾此心神
如此廣大如此高明蓋塞兩關彌六合矣奈何能此業障
拘囚於鬼窟中乎大夫曰然則調息之術如何羅子曰否
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息安用調大夫曰吾人寓形
宇內萬感紛交何情而得心和羅子曰和妻子宜兄弟順
父母心斯和矣余聞之楚然嘆賞曰此玄宗正訣也
友有授教職者余書愛眾親仁以贖或曰此孔門教弟子
章程也奈何移以贖人師曰此孔門為仁之直指也其道
闊矣繁獨為弟子職言哉凡為君為長率當遵是道矣而
尤莫切於為師夫吾儕校命維一庠序之教則凡繫籍費
官負牆而環橋者皆吾弟子也彼情藏於世態之炎冷而
實用編續集卷上 五十

心矜於酒品之低昂則其愛也必不汎而於仁也不知親
是早卑者亡論已習見抱一技矜一節者往往自視過高
而蔑視人人即愛不能汎汎仁未知親也不盡是即吾黨以
知學自命者又往往以知見相角抵而以言議生矛盾伐
異黨同見非忘是以凡俗視衆而不知愛以遠見仇仁而
不知親者比比也嗟夫是道也豈易言哉非反躬克己實
識仁體者未可與此矣
孔子言質直且曰好義又曰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而後能
達也質直已乎末也余近有味乎大宰楊公之言也大宰
謂余曰吾嘗接過僚屬視其色若有隔碍者反而自省
曰是必吾中有閼而施之者偶也吾慮下之而色思溫焉
徐觀彼色亦因以易而神情融洽矣由是以觀外者內之

行而人者已之鑑也通令內外通人已夫子察言觀色之訓深乎哉夫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根於心斯發於言微於色已愛人人愛敬人人敬此機之相為貫通者也如察言觀色而人弗吾愛吾敬此必仁禮之在我有未盡者處以下人而自反其仁自反其禮如是乃為好義如是而後所謂質直者為完德也彼航機自楫肆口淺衷而自托於質直恐難乎其達矣

居之不疑此色取仁者也色取仁者從想像知見入非真仁脉也程子所云終是兩截故行違故居之不疑孔孟仁脉從不容自己處識取自不容不容言觀色處以下人矣就虛執見者即見到至極終是色取只一見便了又何疑又何肯下人惟是從不容己之真機又躬循省于臣第友實用編錄集卷上

歌五一

便有多少不盡分處所謂躬行未得夫子且自訟也安得不疑不下人耶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考其論學未稱引古人割股嘗糞動天感神等事第舉曾子曾皙一段公案云云往以此為沒要緊淡話今循思此難矣難矣其道理又何妙且大也美孝曾子嘗食瓜作業故簞人也乃養親每食必有酒肉何以能辦彈竭心力矣只此淡事及身追思有餘憾也且人於父母實性意趣同者易事乃曾子故拘謹守約人也遐想曾皙之意興襟度若高適賦興與曾子迥然不同者跡其言志樂與人同必呼群聯類以為常其所樂與未必一一為曾子所樂與者而每食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豈不尤難哉蓋曾子惟父意之承而已無意也夫庭

蘭之內父子異意即西夫匹賴之家亦不能齊無意則無已矣且即此推之則凡所以守身崇德以承親志者何弗用耶余念至此所求未能悲愴不忍讀矣至其論弟亦未聞稱引讓肥牟死等事只曰徐行後長謂之弟亦何淺近濟濟之風沫泗切切惻惻之義至今存也何者識得此意則進必推賢讓能不為矜奇釣詭退必循循然以善養人不忍以善服人矣世求無上妙理者不於此處求會何也吾人真真切切為己雖僕屬隸胥皆有可取處皆有長益我處若放下自己只求別人不但世之賢人君子有可指摘雖古來諸大聖賢其形跡亦多可疑處

自處超然處人蕭然無事澄然有事斬然得意默然失意實用編錄集卷上

歌五一

泰然非養盛者不能與於此燕居獨處泊泊然群居類聚施施然淡理沒會繆繆然臨境上殺悵悵然志得意滿揚然困窮拂鬱戚戚然是不學之故也省夫

俗情濃醞處淡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勞擾處閒得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斯為學問得力處也譽而喜毀而慍利則莠害則撓泊泊然終身役於物而不悟囿於俗而不能自振而猶號於人曰為學為學吾取之矣

嘉靖而寅余駐泗按士筮仕為理者數輩謂余余質之曰世俗子朝談學者類為玄虛語即中庸言思脩身至不可不知人實矣乃思知人謂不可不知天不已玄虛耶諸理各舉以余曰此儒生舊見解賢輩茲當以身踐擇矣每念賢輩職專刑獄然識少左特一夫之不復耳近日各基

多以耳目寄諸賢若評品少差則一路哭與一家哭同
念也思知人可弗知天耶諸理曰顧終教余曰賢誠仰視
諸天而自省焉今天昭昭耳蒼蒼耳人日致虔而默禱
之天不見為喜人日皦皦焉相忘於懷憐中天不見為嗔
何者天無意也諸君皆賢者知因人之慢而故蔽其賢因
人之謹而故掩其瑕可信無是矣顧如因人之謹也而中
微有喜意存則人承吾意而舉言至舉至而日積焉或間
指其瑕吾耳將亦或逗矣因人之慢也而中微有嗔意存
則人承吾意而毀言至毀至而日積焉或間稱其賢吾耳
將亦或逗矣何者有意故也諸賢法天之道而毋意焉謹
慢兩忘好惡不任其於知人也或庶幾乎

萬曆癸酉余官符臺適歲太計考公何君同志者見訪座
實用編輯集卷上

歌五三

頃處然喟嘆曰知人難矣奈何余曰公其知天乎曰云何
曰天之德生生耳今人求髮受書遠通籍為仕亦大艱矣
苟中有生平飭厲而權權黷誤致鉅廢是猶將生人而
立致之死也君念及此其容有感殆天生生之心也就此
心以往當無失矣曰典在黜陟厥有故常顧安得遂此好
生之心耶曰否維天何常廢黜哉顧其大德原主於生
是故肅殺亦生機也苟徒不忍於一家之哭而安忍於一
路之哭是亦未能生之德矣考功曰善吾今而有味
乎和天之說也
乙亥同志有齋隱仕者余叩之曰異日者君當軸秉樞以
何為要曰知人要矣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天世好誼備
者旁通方尚揮霍者薄蕪謹崇渾厚則抑眾敢勵明作則

迂仁厚溫恭進而翫辭退英敏優而沉潛詭是皆以已格
物端方而有所人將有遺知矣維天之於群物也并包而
覆照之梧櫟培矣而荆棘亦滋也參耆產矣而烏附亦植
也牛羊蓄息矣而虎豹犀象亦并育弗殲也夫梧櫟以材
以實而荆棘亦足以藩垣參耆以宣以補而烏附亦可以
祛毒牛羊以服以乘而虎豹犀象亦足以飭等威而嚴儀
衛由此類推言之是天無遺物亦自無棄物也秉鈞者惟
斷斷然休休然法天之并包而不遺覆照而不蔽則自能
參群材而善用之矣故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

良知二字本起死迴生訣也遇其人當其機則蹄涔一滴
為續命靈丹苟不先辨其志之所歸審其質根之所稟而
藥授之而胃承之誠恐上味醍醐成毒藥也余今論學
實用編輯集卷上

歌五四

每好就事之粗淺者以發微旨云
僕嘗謂陽明先生傳習錄不魯觀者止增一著新知解惟
是論賦文務訓蒙大意等篇此當與多方洛諸曲禮大學
等經并傳何者其良知貫徹於孺孩好究矣
僕庸虛濫廟紳比至就列代親班行中或較大沉渾如
巨川大岳或直毅勁挺如古柏喬松或和粹溫煦如金相玉
潤或坦夷夷度如霽月光天生心欽而嚴事之者若干人
心好而友善者若干人益難不能繼志以起而模擬心神
平生之類情謬悠庶慄然少振平生之粗浮淺陋庶爽然
生銷私心竊謂隨行逐隊之餘脉脉有得師得友之慶憾
時馳歲去無能奮魯陽戈耳
友問老子謂禮為忠信之薄亂之首而孔子又從之問禮

何也。仲子子成謂余曾遇異人質之曰：孔子問禮於老聃，聃不言禮而質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何也？異人曰：若愚若虛，此禮之真體也。仲子益寓言啟子。予時甚味其語云：蓋嘗觀載記中，疊疊數千萬言，惟是推崇此禮而老子故茂奪若是何異？拈也蓋三千三百者禮之散見而若愚若虛者禮之真體，彼逐散見之儀文而不識此真體，亦止是扮演戲劇耳。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以此然吾人受生蓋載間，天與此靈明必有形骸以舍之，有此形骸必有此衣冠章服以蔽之，有此衣冠章服而類聚群居也，必有升降上下等威物采以辨之，此實降於天而不容強生於人心，而不容自己者，今日此皆偽也。將惟保身難，肯而游於世乎？又將屏耳目，隨支體，惟苟然若鬼物，實用編續集卷二

耿 五五

音響於虛空乎？即老子亦自不能也。彼蓋懼人運於儀文，度數之末而未知反其本真云然耳。即今而我受享此禮功德，猶戴天履地而不知者，試思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孰可忘恭敬者？試及身體驗一時恭敬，則一時精神凝定，耳目四肢百骸有所歸而不亂，否則所謂本亂而未弗治矣。推之一家，一家有恭敬之主，則齊推之一國，一國有恭敬之主，則治由此推之天下，天下有篤恭居敬之主，則天下以平。以安吾夫子從衆德萬行中，拈出恭敬二字，蓋近取諸身，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教勸此箇極則而揭之，世為天下法，譬之神農，後稷從百草中，摘出五谷，教民稼穡，天下後世賴之以生，以養自帝王以祿有官養萬民，至匹夫匹婦以養一身，皆莫之能易也。

名入眼底，看得聖賢大高，是害處。怯症看得俗人大低，是害處。狂症，寔見得無人無我，無聖無凡，如此平等心，方是疑道之舍。

吾儕從事此學，須大開眼孔，母徒在自己一身上計算。須在天下國家上計算，即論人亦不可在一事一節上討求。須為天下國家上討求，甚要緊，不欲用孔子而孔子亟稱其善，又管仲去就出處，大乖常理，而孔子獨稱其仁，此其心不為我障，又不為理障，如此吾儕，須設以其身遊於春秋之世，仰模夫子之心，而後識夫子之所以重許二子者，非漫也。不然，亦止勸儒生常談耳。

古之所謂學，學為聖人也，非徒係籍於此以梯榮貴已也。世學者不知學為何事，故有溺於建取而惟知舉業之為

耿 五六

實則編續集卷上
學者亦有驚為高遠而恐舉業之為臬者，皆誤矣。昔陽明先生有言曰：人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况舉業乎？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况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恩熟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知此則知學矣。

今補博士弟子員者，類命之曰士。柄文使者，歲校而等之。列高等者，志仲氣揚，不則索然，而類大凡然也。不知近使者，所等者，其藝耳，非等其人也。士故自有等義。陵夫子嘗等之矣，曰：性焉，安焉，之謂聖人之上也。曰：執焉，復焉，之謂賢人之上也。士誠慕而希之，何者？為要惟是發復，猶者不肯觀，親自安於卑汙下流，乃可語進，乃得入等，故曰有明則

可者即吾夫子品士直以行已有耻者列高等耻之於人
大矣哉讀今人士不耻其所可耻而耻其所不當耻者窮
於習與山辨之不早也念此耻字為士人亦幾生收持為
二三千發之

實用編結 卷上

耿 五七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

歸吳下

盱胎

馮應京

編校

黃梅

姚允恭

編校

治勝議令

曹文常

全校

應京以古濬譯今事或曰迂執今何時而古濬能行乎
應京曰子不過濬縣見治蹟乎昔孟子論王道惟田里
樹畜之為先而學校繼之七國皆不能用濬文公用之
不能終乃趙邦清以邠人師孟子賸賸于數千載後入
其境井井有章也問其民庶熙熙生也觀其倉廩積貯
盈盈足支數十年此非行仁義既效哉噫難言之矣當

實用編結 卷上

一

一

陳學利

趙子初任丁太僕人相今日策蹇趨陳甯問拔堅執銳
躬擒盜不遑將迎官長荒荒救夫覆畝均地就耒教耕豪
家有不便者百計撓之不遑恤治既泰最猶捐俸問荒
數千頃冒炎暑行阡陌以致成疾足惟其不有此官又
不有此身而後能有底績又賴觀風使者姚思仁力排
患謗而薦信之故卒顯陟銓曹俄今內無致身之忠上
無知己之主則謂古濬不可行于今固宜乎編實用為
今日計也故叙濬制則畧述者詳近者叙行濬之人則
畧亡者詳存者畧有微而可信云爾按趙子自叙十四
五歲嘗讀論語愛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語少加體
驗亦頗融異克庵李先生橫與邦清同北地產以王事
入故里邦清朝夕惟道是質先生嗟而言曰子年五十

將老矣。深憫士風之頹敗。特告于告子。當隨事點檢。夫隨事點檢。則大學之明德新民。盡一言以攝之矣。足修道之教也。是解迷之指南也。邪清願斯語。恍焉有悟。得又自叙與寧州吉可達趙鳳相達。僅數十里。大要絕利無華。篤志力行。居鄉爲善士。當官爲良民。斷不添一人字。斯其敦政之本與。

覆楊參政救荒事宜

山東者神京之門戶。亦縣南接徐邳。濱臨黃河。尤山東之前門也。地勢極爲窪下。諸邑之水。滙聚於騰。獨成太湖。南北二百里。東西五十里。兼以今歲。雨水異常。田禾。崖廬。淹沒殆盡。愛我窮民。自十月以來。已稀草子而食之矣。至今榆樹之皮。已刮盡。又刮及柳樹。窮民食之。不能便解。有鬱結而死者。有拋妻子泣血於市而不充一飽者。有自揮草標求售而莫肯留者。有疲瘠尪腫乞食一方而竟不得食者。諸邑皆無此景象。若諱而不聞之上。是諱疾忌醫。其不立斃也者。幾希。謹述款登。登井木備事宜。開附於後。

實用編錄集卷下

二

東省刊

一查災民。查得本縣張家庄等二十社。災傷重大。本縣下鄉校冊。親窺內除地多產厚。尚可自給者。不賑外。分別極貧次貧。親筆定註。應賑花戶。每一社總填一票。仍出示某日。放某社。某社屆期。賑賑典史余汝秀。在於該倉大門外。點名給票。縣丞梁維純主簿王三汲。在於倉內。收票給穀。東進西出。頗爲安靜。自十一月二十九日起。至閏十一月初三日。一總放完。賑過極貧宋守宗等。

實用編錄集卷下

三

東省刊

四千五百九十丁。每丁穀七斗。共穀三千二百零三石二斗。次貧宋守仲等一千八百七十四丁。每丁穀五斗。共穀九百二十六石五斗。二項共賑過穀四千一百二十九石七斗。是雖未之計。保行賑而分力摘賑。其計保之意。蓋已寓於其中矣。其餘七十五社。被災稍輕者。併前二十社。極貧次貧。已賑過者。通候明春正月。遵照糧儲道成議。分方照保。集名在官。勸支前項庫銀二千二百一十六兩四錢。賑濟一次。每極貧一丁。厚賑銀二錢。次貧一丁。量賑銀一錢。遂封印記。下鄉給散。不使小民來縣等候。只此名數。今且不敢懸斷。若干。至于二月。再當賑濟一次。本縣倉穀既乏。又無官銀。合無俯從未議。借取布政司無礙官銀二千兩。二月再賑一次。是一總共三賑也。假若處他州縣。指以爲例。謂司府銀數不可借。其實不可開。本院試差人。一查諸州縣。糧餉景集。說有甚如勝縣者。其路傍樹皮。何他州縣俱無刮之者。此時急於救民之命。卽萬有不便。亦當委曲以權之。而從所請也。至如煮粥一節。查照本縣八十七保。倉立八十七粥所。蓋此保倉也。原各貯穀二三百石不等。俱因年荒。借出小民食訖。至今空倉。未還一粒。倉內原設三區。中區講堂。東區社學。西區保倉。各三間。皆係空閒官舍。其整齊周密。諸州縣保倉。或無有及之者。就中三間內。卽置鍋竈。貯米其中。每日午時。賣今省義等官。或有德行。鄉約正副。各分其事。東三間。居貧之男。西三間。居貧之婦。散粥時。諭令貧者。俱在門外伺候。唱名。挨次。裏入。

男入東舍婦入西舍遇有風雨貧民各行後就不致受
冷此濟甚便不必拘泥每方二十里與大州縣三十方
也再隨處張掛告示凡遇流民入院計粥者亦量給粥
一杓但有強梁搶奪者計保正副格察拿送誠恐盜賊
乘機生變難以預防資粥之期計自本年十二月十五
日起約至來春三月十五日止除用本縣倉穀一千石
目下支粥止剩倉穀二千石姑存貯倉以備緩急之用
其不敷資粥者尤望借動本府廣盈倉穀三千石急救
一方生命

一議平糶查得本縣預備倉粟穀止剩三千三百九十
餘石倉穀不多何敢行平糶之政今款差人前往收成
去處廣收雜糧又恐遠井不能解近渴任這輓運之苦
實用編錄集卷下

脚價之費尤屬不貲莫若只以官銀行賕使貧民各自
以銀易粟尤屬捷便

一借子種查得未奉文之先卑職親歷臨河一帶地方
審其水消地出應種麥禾者緣窮民無力耕種卑職遂
給與張家庄等社李三省等官牛一百五十隻見有文
簿可查不係搪塞又勸倉米變價銀五百兩已申請兩
院准買麥種膠地頗廣往時正月猶爾種麥故約于明
春正月初旬內將麥照地給散不致貧民入手別用至
於二月卑職親自路看其人領種若干要見青麥若干
一撫流移查得本縣災傷重大移徙豐稔去處就食者
是誠有之卑職已出示招徠之矣近因總院議挑性義
嶺河工令本縣募夫六千卑職即按冊召募賑災貧民

廣當每夫日計工食銀五分兼以兩院賑濟存恤邇來
聞風漸至計本縣久赴流民如謝表等自卑職到任至
今其歸業者共計二百零六戶見有文卷帖案可查不
係孟浪矜張曾已出示曉諭我民故死不暇詎頗價還
富帳姑待豐收抵還至于錢糧分別下則姑暫停徵但
查本縣錢糧係隔年徵解本年見徵二十年分錢糧俱
係起運額數與夫各役工食例不可少屢蒙上司催解
甚迫又家戶部茶蕞甚嚴現今拖欠頗多勢不容緩先
擇地多上戶徵之貧民定是存後

一詞訟宜簡簡之云者不獨州縣官為宜簡在諸上司
尤當簡之也奚以明其然也民生常種地氣營地多生
荆棘以故民生性氣不平每以健訟為得意難喪身亡
實用編錄集卷下

家而不顧仲尼魯人也嘗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
訟先試難咀嚙必也使無訟乎之言仲尼蓋厭生民之
多訟苦于無可奈何而為是語也至如少正卯變亂是
非人不可得而窮詰非尼父洞燭其奸而斷之兩觀則
少正卯以魯之聞人終矣况今之風俗日趨於偷尤不
逮古昔遠甚奸民詞訟奚必據信以為真而盡其之况
值此年荒之秋計一人一日之飲食即二分猶不足用
且以一狀計之買紙一紙費銀六厘覓人寫狀費銀不
下五分來縣盤纏并伺候願票總以地里遠近計之當
費銀六分是一狀也未聽將之先已費銀一錢有餘矣
况所費者又不止此乎况州縣官又未必往其狀手至
於聽審日原告被告下證折中論之約五人馬一人一

實用編錄卷下

六

字

出費銀二分五人一日當費銀一錢况衡路之州縣且日迎接過客又未必一日能聽斷乎是當銀三五錢者蓋亦有之縱清原州縣官止于割斷是非不罰一錢而一狀前後大約亦費銀六錢有餘州縣官此時行職能五人而過給以六錢銀乎信乎今之理財只怕無米處不知其病根在去處今之講賑只怕無施千民不知其陰在有捐千民至若上司一往詞訟百姓地埋相去不下二三百里者有之往返提解三四月不得結絕原告被告干證解子動費銀各二二三兩不第強盜人命是事之誠不得已者准之可也彼戶婚田土小事即一評老一保長能辦之州縣官非大無耻者曾亦讀聖賢書况目前見有一定之濫與本然之情詎不能辨戶婚田土彼屬越詞訟者上司亦不宜聽其一偏之詞姑且而且准之以致耗民財產為也早職近日自思賑民在上司端民在朝廷卑職不過奉行德意已耳卒未分毫有補於民正是省詞一節少准一詞即省民一財之費說者曰縣官即民之父母兄女子有哭泣不平者即當解理分豁之是不知察地氣審民情權時宜而為是語也何也民性猶水也矣之東則東矣之西則西若事事而准之詞詞而聽之是長斯民刁頑之風而益不可支矣且州縣官不濫准詞訟諸上司不濫准詞訟民有小忿亦各自忍耐豈非教化民心之一大機乎古之為政者教養兼舉今日民自耕耘矣誰養之也者生童自讀書矣誰教之也者至於聽理詞訟使民不致刁奸正叔

實用編錄卷下

十

字

民之深術也胡當事者俱忽之而不講也一夫馬宜省之云者非但本身宜節省至於迎送過客亦宜樽節裁省不可從彼一偏之情姑以人命做人情也州縣官出門青傘一把竹板一對足矣彼帶帶繁雜執事不終於累人乎跟隨皂壯雖係有額定工食者但省一役即省一財之費皂壯工食不為出門盤費用必為入門妻孥用何忍窮其力竭其貲而壯我之僕從乎至如諸上司尤當以節省先下吏過客經過衙途州縣有盛旗矣有吹手矣縱年荒盜起亦誰敢白晝當路而侮官府是藍旗即快壯也即所以防護過客者也近日為東省儉荒之故過客磨怯每每向諸上司分外討差快手護送不知此一快手也一過驛通即視為奇貨且指稱上司查訪事體各色勒索驛丞驛吏財物又為過客催夫馬而觀索常例名曰飲錢是百姓受多少害也伏仰諸上司凡同年同鄉過衙途州縣者再不必信其請而差人護送另增百姓一番苦也當今年荒歲饑驛遞馬夫雖有額定工食惜乎米珠草柱今歲所願工食不足當往歲一半之值且馬夫一頓工食入手先顧妻子之養馬草尚不足安望其料之食乎奈何走差使客索與大馬每包不下百斤且包也必用馬夫背之夫馬夫本身已重百斤再背百斤重包騎於馬上彼使客逞弄精神揚鞭催馬飛跑以壯行色卒辱折馬腰者即以本縣兩驛論之已四五其數矣在他州縣者諒亦如是觀乞本院嚴加禁約凡使客多索馬匹與裝載重包

此索飲錢者係有職人役即視其職無職者許令經過
去處州縣官查明問罪庶乎懼一警百小民少得一分
之安矣

一借貸宜議讓之云者始而用坊區冠帶之典以獎勞
其尚義者繼而示額限規格之制以勸免其不尚義者
總之要公私相濟急救將死之饑民使饑民不至作亂
而富足者亦得安枕而臥也何也勝縣之民自戰國時
以來已不尚義已不親睦以故勝文公問爲國孟夫子
告之曰勝國民俗偷薄殊甚或死或徙就便出鄉出入
亦不相交守望亦不相助疾病亦不相扶持是百姓之
不尚義而不相親睦也人矣惟行井田之遺庶乎可以
聯屬人心而死徙或不出鄉出入或相友守望或相助

實用編錄卷下

九

疾病或相扶持百姓或尚義而親睦也此孟夫子有激
于民俗而苦口道之如此也奈何今日二三豪右動則

結黨鬻錢害官如省祭張弘濟之陰賄李輦而告張知
縣是也至于施財救荒則漠然不動于衷都是越此懷
荒賤買貧民之子女擇其長而清濯者則奴之爲寵妾
擇其小而醜陋者則充之爲奴婢良心何在於天理何
在於本縣倉廩僅有三千石之糧況此三千石者止以
小斗計之爾若論市斗每倉十則實穀六升也饑民待
哺者無窮將以何者而救之乎而所請本府倉穀與布
政司無礙銀兩猶如掌上畫餅且不知終能得否乎合
無於士氏中有能尚義輸粟者一千石以上者不論士
大百姓題請建坊以示優禮之厚三五百石者百姓

實用編錄卷下

九

食者或見鬻賣妻女而願贖回者或有不能救濟他人
而止專養自家之親戚者或有不能顧贍遠方而止卑

故自家之族人者或有業師而教弟子弟子而養業師
者或僧道故遊方之僧道工技養流來之工技者或憐
憫饑民饑民而願施棺木蓆箔者或看見道旁死屍而
願雇人工掩埋者凡此均屬善行均當給之以牌匾早
饒蚤自十月以來詳切望人借助迄今兩月餘矣更無
一人尚義而應早饒之鳴求者早饒猶記做書生時竊
見原籍真寧尚義之家如萬盈里秦泰泰鎮要瑯里鄧
闔鄧泰賢煙村里魏棟魏良性中廟里李人斌李純富
萬曆三年萬曆十年之荒各輸粟一二百石不等以助
真寧父母官賑濟又如富平李進心輸銀萬兩送此賑

西布政司分發各州縣賑濟不意此邦之人全不尚義視鄉黨如土芥目親戚如寇讐寧封錢結黨而放刃不肯施財賑災以救荒也以卑職評之此人亦誠愚陋蓋財也者民之所必爭也倘或劫奪風行雖有粟惡得而食諸莫若通行借貸庶幾荒有救在已既耳有尚義之名而縣官亦得藉手以報朝廷矣

一泉源宜疏疏之云者早則決泉灌田澇則引泉入河總之有裨於田而無爲田之害也查得本縣泉源如荆溝泉三里泉大鳥泉北石橋泉絞溝泉趙家泉劉家溝泉南石橋泉龍灣泉王花泉觀庄泉三山泉黃溝泉白山泉溫水泉三界灣泉豹穴泉黃家溝泉以上十八泉一切規之以濟澇行水者奉澇爲厲即田夫牽牛飲其

實用編錄卷下

卷下

上

李春明

流亦從而奪之牛矣一害也往歷新溝欲避水之害則壩以遏之欲得水之利則開渠爲陂以蓄之既爲壩以遏水勢而每歲靈潦諸山谿之水溢於阜陸蓋奔民下澤膏腴而居之兼以連年水旱淤塞又漫無堤堰即如今年歲五六七八月之間大雨連綿諸泉之水益溢漫肆出而無所歸着早穢苦思熟想今歲縣地大荒回由靈雨之所致而一十八泉之水渠岸淤塞殆平其厄益衝潰侵壓苗禾者蓋亦十之七八二害也昨蒙三院明文查各州縣見今水災重大地方皆苦淹浸照依原行逐一查覈何處當加修築何處可以疏通誠利國利民之深仁也竊喜卑職前日之鼠憂管見今日可次家樂行又查本縣十八泉源均當開治疏濬而小

疏渠洩水此獨爲靈計爾至如地氣亢旱亦當計民築壩取水以灌田不必執官泉濟澇之說以病民也蓋勝地一十八泉俱係平地湧出者甚爲易灌田泉流經過地段若四面築以小堤一遇亢旱地主動流決水取以灌田田有不滋潤者乎渠堤一治上下疏通破閉由人是今日之所當急行者早穢又有說焉縣南門外有斗溝河一道西達運河計四十里且江南財貨從運道而上者日不下百船此一斗溝河也若得疏濬即可引運河之小舟直抵本縣城下魚鹽之利可勝言此無損於澇而因害爲利者也

一農事宜勤勤之云者耕則必熟耘則必精無怠惰鹵莽以自速其餓也孟子鄒人也距勝止七十里闕阡陌

實用編錄卷下

卷下

十一

李春明

相連勝之風皆孟子所耳而目之者故滕文公問政孟子不告之以他首醒之曰民事不可緩也蓋深有感乎勝民之情農而爲是語若今日勝民之情農則更有甚于昔矣今歲大荒人人皆曰靈雨使然大雨靈則靈矣早穢六月初六日奉總院明文查勤性義場曾過臨城沙溝地方親見民有雨泥中種荳禾者次過則荳長矣再次過則荳成熟矣而左右地主未之入手種者竟爾滿地蒿草嗟乎一地也東家種荳則取荳西家不種則不收此亦歸之雨乎早穢陝之邠人也其力本務農之澁童而習之頗詳竊鄙勝民之不務務農也姑以邠風務農之法言之三月初旬當種穀矣以一段論之先用力深耕一遍隨即覆之數日後再耕一遍行覆之

地厚廣土，禾如麴，竟無埋頭苗草，然後布種子而種之於其中焉。種後又以合用剝條具如前澆覆之，二十日後，穀苗幾一寸矣。乘時而耘之，如富家種穀，一二畝者亦不越十日內，即覓工耘完。恐耘之稍遲，則穀苗冗穢而不長茂也。又以耘苗論之，穀苗一寸時，已細耘一遍矣。其所耘者皆單苗，雙禾也。如有雙併者，工人覺之，即以鋤角退除之。不然，工人失於自覺，主人踏其後而察之，即牽所耘鋤而出之地，誰敢情而粗者，遲二十日後再耘一遍，每穀一苗，即培土一堆，以柏其根苗，根得土既厚，風則不搖，旱則不焦。農民耕耘，則不然，三月時粗耘一遍，隨即撒穀子而覆之。至於耘，則順犁溝而刺其草足矣。就為之留單苗，培雙根，使地氣有所歸結而不為之分耶。且本縣關以西，當農動之時，與收成之時，雖縉紳生童，皆出田野，親其事，曾地無論生童不力作。即家精搗石者，亦傲然自負。鄙農作為瑣屑，為細人之事。卑職任官以來，常思古之為政者，先養而後教，今之為政者，徒考覈於簿書期會之末。至於農事，皆鄙之而不掛齒。願一值年歲，無可奈何，急急請賑議，嗷嗷嗷，為目前計，不得不為講賑議，舉之舉，至如明春，則救民務農力本之澤，尤不可一日少緩。

一人命宜恤恤之云者，恤竊盜以饑寒起盜，又恤竊盜非死罪而今皆就延就死也。卑職叨任以來，或遭霖雨大作，夏麥秋禾淹沒殆盡，人民饑饉，流竊生盜，日是一日，彼強盜殺人者，其失不待時無論矣。似此瘦餓小民，

三五成群，或剽竊越牆，或偷牛盜馬，或竊衣服米麥，或竊雞狗鴨鵝。一旦賊獲，主認必須申請擬徒。卑職痛思竊盜擬徒，本不為枉，但值此大荒之秋，行竊者皆疫瘡近死之餓夫也。既申請上，司擬徒，必監候為者，聽語卑職，雖設糜飯，念惜乎賊衆食無不可，常饒彼也。一日一食，賊將焉耐，且竊者又迫於饑不容饒，愁苦萬狀，以至皮柴立之，既加之，以畏罪懲徒之腹，又重之以一日一食之賊，故詳末下而竊者已死於獄中矣。是明以行竊而得強盜，決不待時之罪也。卑職千思萬想，今日值此大荒，嚴固當嚴，亦宜破格大做一樞。凡竊盜如偷牛盜馬之類，拿獲審問明白，止許各州縣徑行責治，趕出不必耽閣申詳，擬徒延緩月餘，不得結絕，致令竊盜殘骨白突，強盜殺人之罪也。凡上司衙門與州縣相去，又有三五百里者，文移往返，皆十數日。兼之衝途州縣，日接官送客，緩贖明贖，真未必一二日能申其詳也。此萬不得已之情，儻若卑職所言可採，行令被災州縣，凡竊盜俱許本官責條，不必一舉申詳，擬徒其所全活之人命，當不可以數計矣。

設置飛緝查辦告示

今照縣民役詐冒端，致干天怒，降之異常災傷，所以懲罰之也。本職設立優所，日每養粥，若是各營官老實心料理，越民焉有死者。奈何本職到縣方綠，養粥本職去後，次日又是散米在營，營官老不過為一日不養，粥可落一日柴錢，而又一日得幹自己家事也。本職不得已

丟棄當隨人後親身騎馬飛查各營管考每日又緣到高樹梢頭或高阜山頭四顧瞻望一見馬桑等雨招呼村中農民携集粥所一盪打水一邊燒火本錢消恨不過後又騎驢以異耳目及至騎驢到變而散米者猶故也本織以一人之身馬能遍及九十一變之所爲此特製飛籤九十一根差委快手隨方騎馬馳查報縣以憑究治如營管官老賄買快手不肯實報者訪出各治以罪決不輕恕須至告示者

督撫地方條議

一曰廣積貯竊惟東省災荒之後裕藏空虛除奉例上納前欠與出官糧穀入倉外合無破格行澤出示曉諭民間若有尚義之家輸穀五十石者給與義民冠帶榮

古

身准免本身難泛差役輸穀二十石者給與尚義門扁亦免本身難泛差役輸穀十石者給與尚義印票一張以後如本人或本戶或親識遇犯徒罪有票投官准免其罪原票塗抹輸穀五石以上者亦給印票一張准免杖笞稍有力一次若有遇例上納前程因事註誤開堂或犯例歇役爲民不犯奸盜者各照原納銀數每銀十兩照依市價入聲申請批名納完姑准復此外再行隨事設處俱入官倉以備有警每年終將各清冊官倉穀石造冊送查以驗動情但不許藉以動官倉民致增騷擾違者許諸人告許拿究以正其責有之與與開於通省者也

一曰開荒田切惟本縣地方災沴頻仍田上不無荒蕪者近奉兩院新例本縣遵原行凡有復業及認開荒地者已經量給官牛麥種安輯外查得本縣境內俱有流寓人戶甚者連叔庭廬散放債帳約有主戶十二二場冒於此土既僭名客戶而不應公差離平故鄉又假言逃戶而規避公稅此殆非所以爲裕財實戶計也本縣欲查其客寓之戶入居版籍之中久居長子孫者即以補里之缺戶甫至初開墾者先以補甲之缺丁其承種田地一節若有認種無主者行糧至荒地者止納本年本地稅糧如認開額外無糧荒地者三年之外方許每畝納穀三升上倉備賑又須酌流寓者財力之厚薄以爲授地之多寡如土著人戶願認行糧地與拋荒地者

主

免派糧差各照力量投遞認給與印票執照使便開耕其上納錢糧亦如流寓之例此利之當與關於本縣者也

一曰勤樹藝切惟查得

大明會典內載民榜文如今天下太平百姓除本分納糧當差外別無差遣各宜用心生理以足衣食每戶務要照依號令如法栽種桑麻柿棗棉花每歲養蠶所得絲綿可以衣服粟柿豐年可以賣鈔使用餘年可以當糧食此事有益爾民里甲老人如常提督點視敢有違者家遷化外欽此今照本縣地方寬廣桑柞粟柿且少百姓止靠種地納糧豈有餘資一遇催徵緊急動輒思逃即今若不遵照會典教民栽植何以收觀風俗今當

本社設教民評老一名小甲二名連將本社內人丁不分實在寄住但年十五以上記名在官超此明表正月間督令每名各於本地內或於荒閒山野去處隨便栽桑五十株再督每人不拘桑種各種三十株仍記名於上并多種綿花三年間樹株長成材木翁繭採桑以養蠶收桑枲以貨錢穀取綿花以織布疋獲利不淺萬一遇有餘年亦可以充食完糧此利之當與有關於本縣而亦有關於通省者也

一曰興水利切惟本縣地廣民窮雖知樹藝五穀但民也粗於習見安於宿弊止是聽成於天却不知開濬水泉以濟亢旱本縣於去歲四月二十六日到任細觀田多汗菜皆由水口不通即於本年七月十六日吊取各

實用編錄集卷下

十六

朱際

堡杆夫共二百六十名先自縣至東關北頭修起至界河界止共計三十五里共疏通過水口五十餘處本歲自春但夏雷雨時發縣至東關進北界河進南田畝充無涇淺者本縣又於今歲二月內申討濟寧慎做水車木匠一名盧文魁打造水車十輛又申討種稻穀農師一名毛宗倫開濬北石橋泉源在於曾相地內種成水稻五十餘畝又督令有恭張弘濟孫應魁等各領水車一輛種水稻五十餘畝見今成熟再照我國家這都北燕公私官軍數十萬之粟皆仰給於江南假令一月有警自徐邳而南塞我漕運糧船不通燕邸公私官之粟抑何所出哉為今之計合無於北直隸山東地方可以行水之處教民習種水稻一以開

世無窮之利亦以備國家公私緩急之用此利之當與有關於本縣有關於通省而亦有關於國脈者也

一曰均走遞切惟縣沙溝廠之偏累理宜辯設應與徐州相距二百二十里先是夫馬送迎各抵城而後代役者苦無息肩往往走死於治時撫臺王與南直會議縣南沙溝設一廠徐州北利國設一廠使人得相代息肩蓋為兩便計也嗣後縣設廠於沙溝而徐州之利國廠竟延不設致縣夫南送過客至沙溝換已廠之夫與本縣馬騾快壯直送至徐州徐夫北送過客相馬騾快壯送至本縣而夫至沙溝倒換是縣之偏送有一百三十里之程若沙溝廠專為接濟徐州而設也隆慶中亦曾兩議裁革迭遇當事者轉還事遂中寢照得縣至

實用編錄集卷下

十七

陳賢

沙溝九十里之南止五里屬縣徐至利國八十里之北亦有五里屬徐州中有四十里屬之嶧縣沙溝廠所設青白夫三百名係是晉三州縣走遞理宜派三州縣均出向因嶧縣地處申兼城武單縣貼白夫共六十五名青夫二十五名是嶧縣已舉其一矣徐州止綠不過本省遂將應派一分之役靠累縣縣代出有司莫肯申稱小民不敢告理徒使人人私下稱冤夫豈王政之平者哉前為沙溝廠夫役之計以三分為率白夫一百名青夫一百名徐州設白夫六十七名青夫三十五名縣設白夫六十八名青夫三十五名嶧縣與城武單縣共設白夫六十五名青夫三十名其鄉馬騾民壯吹手該設鄉馬二十匹鄉騾二十匹民壯四十名徐縣各

關於嶧縣徐州者也

一曰禁妖邪。切惟內地思患預防。冠盜爲重。而妖邪生變。自古皆然。照得東省地方。民多頑愚。崇信白蓮。爲等教。不拜父母。不祀神祇。夜聚曉散。男女混雜。處處有之。況此秋原。有頭領。誑誘某人。日後堪爲某樣人。是以日日懸望。雖死亦不顧惜。若不嚴查。解散星北。主兵。惟此項之人。得以聚衆倡謀。堪爲地方之禍。深爲隱憂。爲今之計。宜行各州縣。衛所。看落巡捕官兵。挨村逐戶。遍查。但有食齋號。爲白蓮。無爲等教者。即日拘令。當官開釋。茹葷飲酒。論以朝廷律例。森嚴。再勿故犯。如違。在各官不時訪查。得實。即於聚集。夜內。拘拿。從重處治。如有流來道士。善友。亦即驅逐出。不許容留。違者。一

抄通省者也

一曰除奢率。切惟奢之爲害。甚於蝗蝻。米粟。何也。夫天下稱民窮財盡時矣。而處處學粉飾。人人逞妍麗。守行出行之際。非不可省。騶從。戒徒。御爲風俗。表率也。輒旌旗蔽日。鼓吹喧天。役者疲於奔命。而候者勞於跋足。且日逐燕會之席。計本身食用之物。肉不過半。凡湯不遇二碗。而其餘盤中狼籍之物。俱充僕隸廝卒之供。諍言思之。良可傷哉。此猶不論歛財聚貨。以行賄賂者也。生負本布衣之儒。素巾可戴。何必忠靜。凌雲。而又梓潼唐晉也。素衣可着。何必春羅夏紗。而又秋綺冬紬也。此猶不論脂粉。其百淫蕩其身者也。百姓之家。資財稍足者。一席宴之費。足以抵匹夫匹婦一年之用。一冠服

足者。一席宴之費。足以抵匹夫匹婦一年之用。一冠服。裙履之費。足以當五十畝田禾之所出者。甚者騎馬。則金銀其鞍轡。賭錢。則列二三美妓。於其側。先分頭兒錢。如此之類。喪身亡家者。何可勝數。皂隸快手。本所以供使令者也。馬尾其帽。袍綰其衣。首帕其帽。綢繡其履。何爲者也。以上四款。除本縣可自行革革者。既行禁革之矣。其他難處者。必須嚴行裁省。方爲節用愛人之舉。此害之有關於通省者也

一曰飭武備。切惟東省地方。寥闊。濱臨大海。當此倭寇報警之日。假令民有城堡之衛。干戈之習。猶可。一日之安。率之何。東方土多砂石。不得堅築墻垣。以自固。縱大州大縣。止是本治一城。其他各鎮店鄉。集別。以

堡之設無論青登萊三府與海為隣即今本縣沂州僅三百里耳而沂州離海口且不滿二百里倭船風順直薄沂州城下假思會省之地豈得安枕乎况兼以民不知兵且無所積兵戍殺我老稚擄掠我婦女抑何阻之而何備之也為今之計各州縣除本治城垣外每三十里移抄人烟聚集名曰鎮店之處堅築土城止開兩門有警則取本處週圍三十里之老幼男女衣物頭畜入於其中庶可少藉旦夕之安此一勞永逸之計也然而議築城於災荒之日誰不吐舌誰敢擔當即不然又於州縣之中或某鎮或某鄉或某村集移抄人烟聚集之處選擇大漢或百名或七八十名或四五十名立為鄉兵各占鋒利器械又於集鎮之地竊建大樓一座樓實用編續集卷下

二十

上置誠有警則樓上雙樓播鼓警時相傳可達百里左右前後之小村小店老幼男女各入本鎮本集散餘而鄉兵大漢各為父母妻子死力守把堵截此又一策也本縣北地人也北地與屬為隣竟得保其安全者特城堡洞寨為之衛耳東方城堡不設非但倭奴可虞比如昔日劉六劉七之輩一旦荷戈而起百姓皆望風而靡矣誰能為之敵哉習聞會省練兵三千夫三千之兵衛會省猶不足焉能遠離山川而故旁邑下縣狀此害之當慮有關於本縣而亦有關於通省者也

兵備地方條議

一屯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懸金待糴士不宿飽然則內款實京師於常數之外外款實邊儲於常用之餘舍

屯田之制幾何而能免於脫巾之憂也我朝之制駐於衛所開曠之地分軍以立屯堡七分守城三分屯耕遇有警急朝發夕至法非不善也邇年以來法制日廢歲租潤於豪家公廩無升斗之儲日為取於止憲阡陌鮮巡行之吏或衝還而田在或田在而屯亡知之何而可哉又况山東荒地最多且非他省可比為今之計處衛所之軍請以屯田之濫申之因其地勢開闢無遺而又必牛租先為設處籽種預為借給耕耘時為稽查籽粒嚴其交納衛所官有怠慢不經心者本道加以參罰行之三年不患屯田之無所積矣處州縣之民請以管田之濫行之招募流民各授田畝而又必功食給於初來田稅科於既成里老棄其無極濬渠時其蓄洩州縣實用編續集卷下

二十

官有懶惰不經心者本道加以參罰行之三年不患管田之無所儲矣以此兩者並行於軍民兩田以不荒而人足食國以歲入而用常裕雖有凶荒亦可糊口雖有兵戈亦可措急惟是當事者忽之而不行又恐行之者虐文了事而不實也

一水利土之有泉源也材用於是出河內患漳水西門豹鑿渠而河內富宋能為渠以通汴則南梁水可以行元時鄆州有梅堰橫絕於今日十八泉則一切規之以濟漕往時行水者奉灌為厲即田夫牽牛飲其流亦從而奪之牛夫一害也往鑿新漕欲避水之害則順以遏之欲得水之利則開渠為陂以畜之其所發民廩舍序墓不可勝數而隄猶不與焉二害也既為壩以遏水

勢而每歲應添諸山豁之水溢於卑陸奪民下澤膏腴而居之。害也。太史公曰：其於水之爲利害也，堯桀甚於勝之，獨當其害而不與其利也。自禹曆二十一年六月內蒙總河尚書舒憲及本縣一帶地方泉水泛溢堤岸衝塌，運道阻梗，民田淹沒。奏請創開韓家莊河渠一道，以洩呂孟湖之水，動發河道銀三萬八千二百一十三兩八夫一萬名。自二十二年正月初十日開工起至本年五月十六日止，開過河身長六千六百一十二丈，高闊不等，共長八千四百六十八丈四尺。迄今湖水大洩，堤岸不壞，泉水不溢，民田不淹。本縣專督其事，誠於百年之利也。先是萬曆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蒙水利道張憲履行令濟寧等處十一州縣整治水田九百八十餘畝。已有收獲實效，奈何竟民懶惰，後皆廢弛。就知本縣曾于萬曆二十二年置造水車十輛，計令農師毛仲倫等在於本縣止石橋泉柳建稻塘一處，種水稻七十餘畝。土人嫌其費事，故於本年二三月內，既耕其地，不入其種，及至本縣親去查驗，田種被虫吃，想此好情，真是令人可惱。止有本縣城南泉河等三社居民趙希先等種成水稻十頃，年年獲利。誰謂北人不慣種水稻，誰謂種水稻米無益哉！再照本縣南門外有斗溝大河一道，西連運河，止計四十餘里。若如宋故事爲三關而稍添其沙淤，以傳岸爲堤，至二三尺許，即可抵城下而魚鹽之利通此無損于漕而大有利於商者，也。至抄估計錢糧，動發人夫，則有室於上矣。

一、鹽運司設轉運司六，提舉司七。而山東鹽運司奉天二關應掣引鹽二十六萬有餘，每年額平國課銀八萬餘兩。然而鹽商之轉掣則有遼商內商之在，遼商正於大同宣府遼東等處報中引目，每引在於遼東又納子束米豆價銀一錢五分三釐，仍是遼商引名填爲動合。齊至運司先赴鹽院比驗明白，次赴南京戶部領引，回至運司，賣與內商，每引一張賣價銀一錢八分。內商得引下場，截角支賣，每引正支鹽二百零五斤，買補鹽二百零五斤。恩賜酬勞鹽七十斤。走鹽每四十斤包索三十斤。割沒鹽四十斤。共鹽六百斤爲一引。行自掘場寧海等場裝載至蒲臺縣批驗所，該縣與所官集同商人船戶秤盤過關，交至清河巡檢司逐引查明，交至掘頭巡檢司逐引查明，次至洛口關驗引類齊總申運司轉請鹽院批委運府佐領等官秤掣明白。正餘沒鹽俱在包內，每引納國課銀三錢六分伍釐二毫四絲外，納割沒銀一錢。此外如再多出十斤者，每十斤納價銀五分。俱行問罪。秤掣既明，方向運司告派州縣給付水程引目，暫鹽運至張秋阿城等處雇船裝運，告派州縣投引發賣。原來引目，各州縣截角類繳此賣鹽之大較也。要之商人之獎有七，私販之獎有三。害商之獎有三。以商人之獎言之，商人做鹽必須先赴運司領合場單底簿引目三件下場支買。本司議派場分上中下三等爲三等支課，中間奸商賄買衙門洗改單簿以中作上，以下作中，將上場揀選奉文掣前，後授不分春秋二

以致下等場分派撥別商天實日久不得脫離場
國課抑且難定矣一引糧支實出處該由鹽商堆棧
候秤掣每過七八月山水漲船到河下奸商不肯
買官鹽所官商人自行私越關津未掣作為已掣官鹽
孰敢無証誠為漏掣弊一舊制正餘五百六十斤一
引今限以六百斤為準每引納割沒銀一錢此外多者
委掣官中嚴究治夫何奸商蔑視法紀每引重細七八
百斤甚至有至千斤以上者以故引鹽地方平日行千引
者今止行五百引引日積漸實由於此委掣官往往徇
私未聞一行申究獎三商人中鹽必赴運司領引下場
截去一角裝運候掣有等奸商每船裝鹽一百引隨鹽
引日一百張前至關所例應截角額乃通同船戶巧將

實用編結卷下

二四

本條刊

前引一百之內折縮二三十張免得截角重將先未截
角引目下場另做希圖減省引價國課不充獎四商
人運鹽至洛口關委官秤掣開除正鹽六百斤之外多
出者恐復納割沒銀兩又行問罪賄買秤狀人役以少
包而蓋大包秤小匪大省納國課又免問罪獎五發
鹽客商洛口關秤掣明白應該速運行鹽地方發賣繳
引奸商堆棧不肯運發坐待高價影射引目下場另做
以致告派行鹽州縣不足額數參官比吏獎六商鹽已
經秤掣明白納課領引前赴告派州縣理常隨時發賣
有等奸商恃勢囑託官府創為扶竟勞過分派至甲每
兩了本等時價五錢故意作為一兩二錢是為囑勒
高刻商坐得厚利百一免賠口付獎士商人支鹽出

應領完國課領給引目水程前赴告派州縣
當遵依派定原分州縣處所發賣官塩有等奸商
中途打探地方摺價賤賤不同不遵告派地方
責如告派縣縣者而賣與鄆縣告派鄆縣者而賣與
縣以致派定州縣不足額數數八本縣行鹽鎮集處所
俱有商人賣鹽假或咸城等處賣鹽商人裝運集處所
行鄆船即當投引截角如何奸商通同行入先鄆船而
後投引希圖影射有運鹽本是百引開止投五十引者
影射引目五十不肯進投回頭洛口關重複裝運獎九
商人運鹽告派地方原任任意發賣本多者居貨而利
拾運本少者裁價而利於運百姓陰得其利鹽價不至
騰涌近來奸商多是扶車發運未扶至者不敢越次已

實用編結卷下

二五

本條刊

扶至者任其索價以致鹽價日高病民日甚弊十以松
販之弊言之本縣東臨沂實東之宛絡信陽二場每鹽
百斤止值價銀七分鹽徒販至勝地不過二百餘里就
可賣銀八錢一倍利至十倍本縣城前龐莊等集地方
保甲私通貨賣獎一水縣城西馬家口孟家口石家口
運河一帶羊庄羊溫鹽販時常夥衆雜糧一船在於濟
寧州地方魯橋鎮等處易買越境私運裝船運至馬孟
石三口卸腳本口地方保甲人等不行舉報獎二私鹽
禁例甚嚴除本縣不計外有等豪猾慣賣私鹽班軍托
名尋常食鹽夾帶運船與指名進鮮裝載出境動至五
六十號每遇官民船隻經過高聲叫買北帶張家灣南
則漫無底極又有大夥鹽徒鳴金露刃官軍兵快需索

財者貴裕其源養生財者當半其獎

一馬政。國朝馬政有太僕寺苑馬寺專理而統於兵部。按諸司職掌其目有四。曰廐牧。曰關換。曰折糧。曰收買。而廐牧有孳牧。有寄牧。有放牧。孳牧之處各有草場。類列其事。則關換外。如起解印信買補禁約比較以及收買皆馬政之大凡也。本府原額種馬一萬四千六十六匹。每五戶共養一匹。內丁多之家充馬頭專一養馬。餘令津貼錢鈔以備倒失買補之用。不許輪流。凡兒馬一匹。驛馬四匹。爲一羣。立群頭一人。五群立群長一人。每群長下選聰明子弟三人。習學醫獸。看治馬匹。本縣原額種兒驛馬一千九十五匹。內於隆慶元年題准。每馬地方歲因已極。各州縣種馬每十分減免四分。本縣

隆慶

原額種馬一千九十五匹。變賣四分。應該變賣馬四百三十八匹。每匹變銀八兩。共變銀三千五百零四兩。解赴太僕寺上納。訖批迴在卷。隆慶二年。又奉本府帖文。蒙布政司劄付。蒙巡撫都御史姜案驗題。准六分之中。又變一半。本縣餘馬六百五十七匹。又變一半。該賣種馬三百二十九匹。內隆慶二年變賣過種馬一百一十四匹。每匹銀十兩。共銀一千一百兩。解寺上納。批迴在卷。隆慶四年。變賣馬二百一十九匹。每匹變銀六兩。闔縣包賠四兩。共銀二千一百九十兩。解寺上納。批迴在卷。二次共變賣過兒驛馬三百二十九匹。共足一半之數。仍徵賣過種馬草料租銀每馬一兩。本縣賣過種馬三百二十九匹。仍徵草料租銀三百二十九兩。解寺交納。仍餘見養種馬三百二十八匹。萬曆八年。又奉本府帖文。蒙布政司劄付。蒙巡撫都御史何案驗議。准濟兗東三府變賣過種馬。每匹原派草料銀猶有一兩。其見養種馬。每匹原編草料銀六兩。見養種馬。官司並不差遺。縱有查點。每歲不過一二次。日惟供養馬人戶騎生。俵馬之供。出自聚里。養馬之利。歸之上戶。每馬原編草料銀六兩。該爲濫觴。止給馬戶五兩。照舊打討。量減一兩。抄各正馬戶名下。徵收在官。解寺。抵補變賣種馬。解寺一兩之數。本府議得所屬種馬一萬四千六十六匹。節奉明文。變賣八千七百七十四匹。內除災疫折費。第三處二千九百三十六匹。奉文免徵外。仍有五千八百三十八匹。每匹徵銀一兩。共該該解寺銀五千八百三十

隆慶

八兩其見養種馬五千二百八十六匹。每匹編給草料銀六兩共歲該打討銀三萬一千七百一十六兩。今欲於草料銀兩裁編一兩即以抵補變賣種馬。解幸一兩之數。但本府歲該銀五千八百三十八兩。今扣見養馬匹草料銀每匹一兩。止存五千二百八十六兩。尚欠銀五百九十二兩。不足抵解前數。合無於種馬草料每匹六兩內裁扣一兩。一錢四釐四毫二絲六忽七微九纖。共足銀五千八百三十八兩。可抵解幸之數。其養馬之家。每匹每年止給四兩八錢九分五釐五毫七絲三忽二微一纖。亦自藏餘。深為萬便。謹准遵行。本縣見養種馬三百二十八匹。每匹扣草料銀一兩一錢四釐四毫二絲六忽七微九纖。共扣草料銀三百六十二兩二錢五分一釐九毫八絲七忽一微二纖。徵賦在官。抵補隆慶二年變賣過種馬草料銀三百二十九兩正數。餘銀三十三兩二錢五分一釐九毫八絲七忽一微二纖。係是包賠本府所屬變賣種馬草料銀五百五十二兩。不足之數。萬曆九年又奉本府帖文。蒙沂州道副使徐憲牌。欽差巡撫都御史楊萊驗。准兵部題。准各處種馬。盡行變賣。本縣見養種馬。仍存三百二十八匹。奉例上華無過八兩。下等無戒五兩。共變價銀一千七百一十二兩。解幸上納。批迎在卷。見在種馬三百二十八匹。盡行變賣。每匹仍徵乾馬草料銀一兩。共徵銀三百二十八兩。連前每正戶名下扣徵草料銀一兩一錢四釐四毫二絲六忽七微九纖。共徵草料銀三百六十二兩。

二兩五錢七分。係是抵補隆慶二年變賣種馬草料銀一兩之數。併算在內。二項草料銀。先後共計六百九十九兩五錢七分。以上四次共變賣過種馬一千九十五匹。所變賣過馬一千九十五匹。共變賣過價銀八千五百零六兩。是種馬既以變賣。而本縣二百年養馬之害。始為之除。豁矣。要之種馬雖賣。而獎端猶在。草料粗銀。原為種馬而設。種馬既賣。備用馬匹。見派本折中半徵解。不欠矣。此項草料銀。獨不為替庖平考之。會典一款。萬曆九年。以種馬累民。前變價及草料銀太重。議准將各處存留種馬。盡行變賣。上等馬價無過八兩。下等無戒五兩。賣完。解部發幸。專備買馬。不得別項支用。每馬歲徵草料銀一兩。各州縣類解部。惟徐通泗興化等州縣。以先免種馬。草料亦免徵。夫普天之下。均是聖上子民。今徐通泗興化等州縣。以先免種馬。草料亦免徵。本縣種馬。既免。獨不當援徐通泗興化為例。而免其草料乎。况備用馬匹。本縣年年不缺。種馬既單。每年復徵草料銀六百九十兩二錢五分。誠屬無謂。此不獨本縣一縣。種馬草料。急當裁省。舉東省之種馬。草料總當裁省之也。再照本縣馬政。自萬曆九年。單去種馬之後。即以萬曆十年為始。每年額解頭二運備用馬匹。共計二百一十九匹。近行條鞭。以本折中半派徵在官。內本色馬一百一十匹。每匹銀三十兩。共銀三千三百兩。折色馬一百零九匹。每匹銀二十四兩。共銀二千六百一十六兩。二項共銀五千九百一十六兩。折色既已坐定。

永不更改其本色一節每年調取不同如用本色先給依戶官銀二十四兩買馬外給依戶盤費銀六兩此本色之說也如用折色每馬一匹解銀二十四兩折色費銀六兩貯庫解京此折色之說也夫上司立議非不甚善而奸民射利則百般作弊本縣係馬原立五年編派一番舊例每名除領官銀三十兩之外仍令花戶幫銀一十七兩六錢七分編給由帖令依戶自行計取連前官銀總計在內是每馬費銀四十七兩六錢七分也即如本縣高訪戶吏薛守耕每年代人使馬十匹就得官銀四百七十六兩七錢本縣倉編係戶係是萬曆二十年本縣松萬曆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總計以前三季共用過依戶五十六名共計過幫貼銀九百八十八兩八錢三分本縣到任之後痛將此銀中請單去共單過幫貼銀八千六百三十四兩六錢四分本縣隨於萬曆二十一年秋季起群使馬每馬止以原編官銀三十兩給戶易買每名剩銀四五兩不等其剩銀七十兩四錢六分也如何不用幫貼銀兩而猶剩官銀七十兩四錢六分與利除害原在於官若不立為永久之規本縣豈能常在勝縣做官總論本縣係馬之弊其端有五一是衙門積年代人包使一是鄉間土家告立幫貼一是老奸巨猾領銀到手不肯吐出原銀買馬只起落錢且為之說曰只要京師太僕寺衙門打點到打點到時節也印烙打點不到時像也不受巧為請託家為攬求一倡百和愚民照樣學樣盡都和官官

任你官人責打止是十五六兩正馬赴堂應官以寺印給不中一旦退出後又揭借京債買馬與田實地終年不結是好猾之想落官錢已成痼疾其從此輩蓋非一日一是殿下內相閣下鄉官聚人指揮千百戶并各上司衙門人役預先置套至馬臨時喝託求依不論馬之價值就討原價二十四兩縣官不從開口就謗一遇無志縣官只得順情容依至京驗烙不中窮民必揭京帳是縣官做虛情而窮民受實禍也是士夫得大利而窮民剝心肉也一是使頭交通京師歇家每向小使戶名下每名科銀五六兩不第常時科銀百十餘兩指稱衙門打點彼此分錢使用使頭到京歇家有迎風光塵之虞使頭起身歇家有送行回頭之禮兩人分錢幾使受虧即如本縣在京歇家劉家正年年科害本縣係戶每年不下百兩此非其左驗我為今之計與其民依而落餘剩之銀松民不若官依而群餘剩之銀於寺為尤益與其每戶解馬而不值三十兩之正價不若每馬總解三十兩松寺俾在真保前邊等處易買大馬為尤益係馬之害方息而種馬之弊又生非州縣官寬做人情則老奸民巧生弊竇馬政之在今日真可謂不成模樣者也

一城池王者設險以守其國城池詎非國家之重務我依家查得本縣碑城一座週圍一千五百三十九步城高二丈一尺跟闊二丈七尺頂闊一丈城外碑砌城內土築城上垛口一千二百二十四個城門四座鐵衣門

一十六扇門樓四座角樓四座更舖二十四座馬道門樓四座吊橋四座城壕西南北三面原闊九丈五尺底闊七丈四尺東面原闊五丈底闊四丈四面注水各有五尺二三寸不等議城新舊大小柳樹共二千四百六株池壕引水環流後因連年霖雨大作坍塌城垣五方并梁口角樓更舖馬道門牆俱已損壞本縣申動官銀二百二十三兩餘數二百三十三石三斗五升此因銀數不足本縣又添補二十二年未報羨銀并沙溝廠白犬驢役銀兩置買磚灰物料召募夫匠修理完固足堪保障但查本縣地方東西一百七十里南北一百五十里幅員不爲不廣屬縣軍民止是一城其他各鎮店鄉集別無城堡之設萬一有警仰何阻之而何備之也

方原與守禦千戶所共基一城本縣有守禦千戶所八名民壯五十名縣所編有守城官役軍餘二百總計縣所共得兵馬二百五十八名數既不多較以敵生或身居市廛而名占尺籍之內或廩食公家而私供廩役之勞爲今之計必先預立奇正之兵以正兵言之查得本縣城牆梁口總計一千二百二十四個必擇年壯力強者二千四百四十八人分爲兩班或晝或夜更相代替每梁口一個即用一壯士守之每壯士一名隨備遮箭木牌一面好弓二張竹箭一百根雙枝鐵釵一杆月牙推刀一杆長鎗一枝腰刀一把鳥銃一杆火藥三升滾木一根礮石一百個灰瓶十個鐵鍋一口清油十斤柴炭五十斤草八一束賊至城下敢於攻擊城上壯士即用前面兵器酌時應之彼射我避則用遮箭木牌突之於梁口之內彼來我射則用雙備弓箭發之於百步之外策一賊若初來或用鈎杆上城我則宜用鐵鈎隨鈎杆向下推之如或不敵賊近梁口我則月牙推刀從上向下奮力一推而賊手即斷矣策二敵如防禦不周賊有一二上城者遠則長鎗截之近則抽拔腰刀砍之策三賊若初來城上鳥銃必須齊發每梁口一銃共發一千二百二十四銃氣焰寒天炮霧飛地震聲若雷鉛彈如雨一以破攻城之膽一以打不固之屍此銃止是初來一放後再不宜輕放置待賊近城下方一放打誠恐賊或哄我鉛藥既盡一擁近城策四賊來攻城每梁口一處即用麻繩懸吊滾木一根俟其將近梁口

用刃謂絕斷添水一下賊即落地矣飛忙隨擊上內所結橋石向下摔打賊有不死乎策五賊上多精賊執賊若上城灰甌能打破有不傷其眼目者乎策六賊將薄賊賊上安鍋燒烘煙燄熟油賊若上城滾油向下一灑賊賊衣肉俱成火矣賊如敗用大水爲車加以草項在上滾油或不能傷須用生鐵化汁鐵杓灑下則重草本能俱入矣策七賊若攻城每架口須縛草人一個着以衣帽長繩拴繫賊若近城夜間忽然放出架外如人下城之狀賊必亂射天盡賊退此誘取賊箭之策策八賊若近城瀕是竊立行伍二人守一架口每五架分爲一位每五十架分爲一隊夜輪一人巡望四人歇息日間每人管一時夜間每人管一更凡遇賊來則五人齊力撲打去則如舊策九賊若久屯城外抗老我師若不蓋立窩舖何以備風雨而造飯食故每架口一處後面即瓶立窩舖一所水缸鍋竈無一不備策十以奇兵言之正兵既守城矣僅無奇兵在之假如賊攻南面南面守架口者力不能敵此時將款調東南之兵以救之而東南之架口者不可失人此時將款調西南之兵以救之而西南之架口不可失人此項須預先設立奇兵大社擇大漢三十人中社擇大漢二十五人小社擇大漢或十人或十五人多寡參酌每社得二十六人本縣九十五社約得奇兵二千四百七十八人分爲五枝每枝各屯一枝丁釘不動賊中心一枝隨賊招呼以時上紅旗爲號夜以城上高燈爲號假如賊攻南城官城即

紅旗中心一枝之兵徑向南城救援各處守架口者不許動動則細打賊攻東西非俱如之賊眾我寡則堅壁清野以待之賊眾我眾則開一門出奇兵以見之或攻其堅或乘其瑕前後邀截左右伏擊如是則奇正互生戰守兼得動靜不擾城上城下城內城外密如一線穿透俱各整整不亂矣然而緊要一着全在積糧積儲糧餉豈易講哉

開荒巡撫條議

沂費邦勝自占編荒之區即先臣楊博條陳今天下地方繁簡曾一言之是可見田地之荒蕪者非一日也今開荒其產有二一曰管業管業云者百姓隨各社甲認種荒地止是照畝納穀其力量頗足者不領牛具不領

子種各自耕種其力量稍不足者則領牛具子種亦須官爲之處置要之管業者易爲力即可責效於旦夕者也二曰官庄官庄云者原是校荒地土管業人所不肯認者官爲招來四方流移之民與本處先徙而今復業並有丁無地之民爲之承認此其地邊遠墾闢須是補立官庄然後能安其身以繫其心五六年之後人與地習地與人變方無丟棄之患此其爲力甚難非耐煩調停則不能聚其衆而墾其荒姑以管業官庄二事開列於後

管業事宜

一貢里排東省荒地甲於海內即本院勅書內亦有督理營地之衙政府特奏山東開荒誠見山

實用編錄彙纂

三六

認種

東荒地為獨多爾今以荒地之彌漫廣闊若不責其耕
為之扶查則四至條段何以周知即官委任開墾之舉
或亦不能得其隱情而使草萊盡闢也地各有額社各
有甲為今之計社既有總委之官夫即當責之使各
社之里長與各社之十排務要細查本排內原額行糧
地係是若干據今額外遠荒地其係若干額內近荒地
其係若干大總查明花撤又當細分其戶荒地一段長
若干闊若干計地若干東至趙甲南至錢乙西至孫丙
北至李丁坐落某保某村離本州縣幾十里或係有主
之荒或係無主之荒如見有人認種者即註見係某社
某甲人認種如有人見認而力不逮者今當給以子
種若干牛隻若干如見無人認種即註見今拋荒無人
認種應相某人認種應用子種若干牛隻若干其牛根
子種一節每荒地十畝准給預備倉子種數五斗每荒
地三十畝准給官牛一隻十排開一清冊送之里長里
長開一清冊送至該社委官委官酌量調停務要荒地
盡闢地無黃草野有青苗方為實事
一挨甲曉窮民所遺地土原是播澤下地今欲開治成
熟使地無遺利洵是立挨甲挨隣之應便各隨地認種
伏觀

大明會典內一款嘉靖八年令地土拋荒不及三分有附
近及本里本甲本戶人丁堪以均派帶種者勸諭自相
資借牛種種貧無力者官為措給資令開墾不必勒報
查得東省地土至多至賤即一皂隸一民壯之類亦有

實用編錄彙纂

三七

應編餘體

占地三五頃者聽其自開必不能起廢人而速之棄去
耕也荒地查明之後有本戶人力量可搭附者即酌酌
挨之本戶人名下有本甲人力量可搭附者即酌酌
之附近地隣人名下官府擬會典今而扶之其理既真
本戶甲及附近地隣人認之其情亦順不聽其自開
東方荒地一望無際地主既不能過耕官又聽其拋荒
而不設法令人挨認則草萊何日而闢地利何由而興
乎

一搜占帳東方各排甲里長自稱已如百戶之華凡花
戶一鵝一菜無不搜括入已富而有力者彼債不敢下
手一貧如洗者力量已屬不堪彼見其易欺也或指稱
包賠逃糧或自先用銀五六錢代替貧窮者入城納過
應編餘體之數一則鄉下便說我與你納過條銀原是
借的某人某人銀兩言定一本一利貧窮者又不入城
只得允從甚至原吳五錢條緡有兇出一兩五錢者力
量撐持不起只得逃出在外至長見其逃出在外也故
將所遺之地認為已業或自己耕種或租典於人以計
錢財他人計之彼曰我是里長這地只好當做使用錢
當官府均丈地土之時故推此地為逃戶既不均入額
內行糧當官府查荒之時又推此地見有主人不肯投
遞管業狀為今之計須將逃戶所遺之地但為里長占
種者盡數查出逼投官業款今其納穀
一查欺隱開墾荒地其力量單薄者每地一畝給予種
五升每地三十畝給牛一隻固所以優恤結固之也至

如欺隱荒地者其目有四不可不嚴加查覈使之盡收
報官有種熟地者見得連畔荒地父無主人當耕治自
已地土之時初間亦止挨畔稍開荒界還猶不敢放
後見無人覺察膽氣日縱有盡將四五十畝無主荒地
內不納穀者獎一有奸民管業狀內止是認地五十畝
而開耕之日見得地極綽騰即放意開治一項有餘地
既盜種穀不納官者獎二有自家所認者原是東隅社
三甲錢乙荒地五十畝故將西隅社孫丙荒地亦開五
十畝及至委官到西隅社孫丙荒地內一查故將原認
東隅社三甲錢乙荒地管業狀拿出爲之遞換者獎三
有偷種荒地五六十畝通不投官業狀上以瞞官府下
以瞞里長獎四如此之類不可勝數今當責令委官撲
實用編錄集卷下 三八

帶十里並各地隣與之細查便十里地隣各遞不致扶
同欺隱如虛耳罪結狀方足以發其奸而肅其謬矣
官庄事宜

一招流移東省地曠人稀生理蕭條甚至僻處小縣白
茅彌望行數十里無人烟蓋由土著之民既嫌額外荒
地多係瘠薄所叙細微本不樂聞而流寓之民家道寒
窶既無牛犍亦無種子又不能開即有力頗能開者慮
恐成奴之後里長攀拉應差有司不爲作主疑畏文牒
於胥吏中又不肯開此所以荒者日荒而生穀之土未盡
墾也今次開荒須要着實舉行凡各州縣境內居住流
移之民與隣封之民有間風頑來就墾者須要官爲招
引明示之以蓋官庄給官牛散于種助家火之惠又示

之以開地一畝止是每畝納穀三升並無別項差徭單
長不得騷擾地方不得凌害其寄學援例俱照境內事
體一樣作興至於庄頭庄副必先加賞養使之欣然引
誘別人尤爲密策

一立官庄招撫流移原爲開荒第額外遠荒多不與村
落居民相隣若不就彼中擇立官庄則耕種往來不便
往年立庄有司通視之以百姓之事漠然不爲措理故
力量稍堪足者或能建有房屋其極貧者無錢置木買
草暫就有房者寄住既無以堅其常住之志不則墾其
糊口之資竭力蓋屋屋未成而產傾遂至無以糊其口
而復不能種也民何日得聚地何日得闢也今次開荒
有司官當各隨流民認地之遠近就便擇立官庄其蓋

實用編錄集卷下

三九

屋木料草束悉是官爲設處每屋二間給與長杉杆三
根黃栢草四十束以爲蓋屋之用一切買木買草之費
俱動支拆封美銀而境內土著窮民有願入官庄者亦
就插入其中其草木之類統照流民一體給散庶棲止
有地可留戀其身心

一備家火官庄新集之民每一官庄首用水井一眼大
用井繩一根次用石碾一盪次用石磨一盪此皆合庄
大家公用之具不可一日離者若非官爲之備辦將彼
此推靠誰先爲之穿井而買碾買磨也况磨井必要費
用氣力而碾磨又非可一蹴至者新集者皆赤手空
囊窮民誰有餘錢以置買之也插立官庄之民必要備
辦此等此蓋即其一庄而統言之也每庄各家之具除

稍足者不給官物外其下人家又須每丁給鐵鍋一口木杓一把瓦盆一個磁碗二個食筋二雙以上數事俱動拆封羨銀民各有心有司如此安煩而寒涼之家荒落之區登時成一村落成一人家鷄犬相聞碾磨相錯敲言相答畧有齒毛就不願樂居之耶

一治農器開荒之功先資農器如所謂木犁鐵犁鐵鐮並經索與夫木耙之類皆開墾之始所不可一日少者顧官庄新集之民舊無常產平日已無立錫之地一旦勸而歸之農農家諸般器具非所素蓄官不爲之備而聽民自開是猶欲其行而却之步也各州縣拆封羨銀用之置造農器是即以其人之道運治其人之身也官庄照地給牛有領牛一雙者有領牛二雙者總之三隻

實用編錄卷下

四十一

牛

合爲一牯每一牯當用犁索一付總計墾內共新立過官庄若干每庄庄戶領牛若干各庄牛牯共應用農器若干如數置造委給農人勿得耽延未辦中急命官派局鑄農器以給山東被兵之民使開荒地廢事霍輻亦再一言之嘉靖年間有司官縱多置造農器不過率由成祖之舊治而已豈爲新奇非異之事

一買子種開耕荒地原欲備種五穀第五穀子種即菜農者猶時苦不備而兌賣之流移人戶乎官督其耕而不肯爲之種買彼窮乏無所出勢必稱貸富家是一日之草萊未闢而先驅之舉債也非所以勸耕矣昨議每荒地一畝給預備食穀五升以爲子種五月十五日以前宜種穀五月十五日以後種穀非其時矣又宜種

黃豆黑豆菽豆蕎麥等禾而八月中又宜種麥州縣官當速勸官銀照依時價糴買合用子種預先出示曉諭各庄花戶除不領種子種者免給外其願領者報名在官有司官查某某庄某人認地若干當領某樣子種若干內用簿籍外用榜示務使簿與榜合而文散子種者亦照縣簿挨庄唱名支散又須註定期某日支散某庄如領者人少一日即當散完如領者人多未能遍給亦預限定日期人到即與勿致遷延以防農事通限秋成抵斗還倉免其利息庶子種有所出百姓樂其利而免乞貸之苦矣

實用編錄卷下

四十二

牛

一處官牛陝西延慶之民多自用人耕山東之民懶惰之甚促之使人爲之耕彼將笑而走矣以故開耕荒地縣官牛原係布政司官銀置買有四五百隻者有至千餘隻者日久因循官牛多爲豪猾占使上司行文清查有司視爲文具衣冠之家占用者則徇情寬假不令退出積年衙役之家占用者則聽其借倩充熟印烙之後原牛仍還借倩本主總之牛籍空設夫官牛原爲開荒而設茲使牛石未必認荒開荒者未必有牛而有司一切視爲固然則官牛安得而清荒政安得而舉况於分外另買官牛乎今當速將原有官牛設簿細查見有占使者勒令退還抵換盜賣者責其賠償領用年久孳生太少者量加增補既得真數即當撥給開荒之民每荒地三十畝領官牛一隻其無官牛處所並有官牛而不

也人人勤本業而千倉萬箱屢載於歌詠之餘獨不當踵而行之乎

一責鄉保開荒之濫有州縣官提調於上有佐二首領布置於中有省義吏民催督於下濫令已濫者可無事矣殊不知官庄之地四散零星而省義吏民所司掌者各分有里社里社之與官庄有相隔四五十里六七十里者彼地之耕與不耕苗之耘與不耘何能一一照管惟是鄉保之設週圍不過十里而鄉保之中有新立官庄者即照保分管使約長保長糾察之始而耕之不深既而耘之不詳俱聽約長保長據實拘報本管省義吏民處以違之州縣正堂斟酌其情慢之爭而次第責成之倘若鄉保指此辦訴官庄之民使之不得安意生理實用編錄集卷下 四四

此又當另議處治至如官庄之民除務農外一切姦淫悖逆之事俱聽所在鄉約防範而初二十六應詳鄉約之目亦同舊保之民一處詳議使之相親而化同成美俗

一正疆界分田之制經界為重即孟子亦云仁政必自經界始也第有司均膏腴之田夫熟白之地頗能留意於疆界以杜豪強者兼併之議至於荒蕪地土鮮不以爲棄物而慢之者殊不知未開之前疆界不正猶可推諉謂其爲無用之地也若既開之後疆界不正則含糊不明羊端易起即或人不屑爭領冊有定數而地無定畝實非事體各州縣行令原委該社何官盡將官庄窮民認過一切荒地照數清查某人認地幾段計地若干

某段長若干闊若干計地若干四至某人認地若干各豎封垣務期地段畝數都與冊相合則事體盡一不至有差訛之弊矣而官庄之上猶當刻立石碑一統而書其某庄三字背書某人認地若干某人認地若干一定勤懲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明王無以化天下是賞罰者所以勵世磨鈍鼓舞人心之具也孰謂開荒爲瑣屑而不可以行賞罰之典乎各州縣押庄開荒勢必付之委官因有躬親職越併力督率而著有勤勞者亦有虛文塞責有且完事而怠於催促者此而不以賞罰勸懲之誡肯躬歷畝親受風日之苦乎務將原委官員既已出門之後或賄差忠信人爲之密查或州縣官問一騎馬親至其所委之地而自行親查果真開荒之有功者則賜匾旌開庶幾賞一勳百而今人明知奉公者之有厚賞真見玩愒之候事者則量資薄罰庶幾懲一警百今人明知候事者之有額罰至於官庄務農之人有實心開墾公私兩利者亦有止園目前得領牛隻子種杉杆草束鍋盆等類入已徑將開荒事置之度外者亦必隨處責要方不中奸人之計

一禁科歛害民之政莫甚於科歛州縣押立官庄必據委官造冊而造冊紙張皆須當堂領用彼一二無耻之徒或指冊科派官庄小民者必簽行禁示使小民明知造冊與已無干此外又有奸猾庄頭持冊起臨盤纏井打點衙門使用往往零碎派錢是官庄新築之民利尚未得於已而生肉已剝不無拂其住居之意況入庄百

粒多係貧寒下戶及椎魯無知不近官府之人本易易
以本易恐嚇而領牛隻則當堂徑撥領于他則赴倉徑
夫頗杉督草束整齊等物則至日徑給誰為留領誰為
需索郎料欵銅錢一文作何名色欲向何人送之乎如
有庄頭衙役人等敢有倡為科欵之說者定行重究此
必委先多張告示然後發實可塞耳

一溝溝渠孔子編大禹之無間終之以盡力乎溝洫周
人治田之濫一夫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浚
萬夫有川又其遂東入於溝則其畝南其遂南入於溝
則其畝東是溝渠之有關於農事者甚重古帝王皇皇
必圖之者蓋深有見於溝渠不治則田廬必污壞也東
省平地出泉多阻遏而不能通流是平日已泛濫不治

實用編錄卷下

四大

朱陸州

大為田土之害加之雨水汪洋勢必潰溢四出二十一
年五月之水災非其明驗乎此雖天時淫潦亦實由於
溝渠之未開治也今既新補官庄則往日之荒田今皆
為業土往日之草區今皆為安宅務要差人相視地勢
其所低窪其所可潴溝渠以達之其所散漫其所可築
堤壩以夾之其應潴溝渠幾處其應築堤壩幾處共約
用人夫若干動支官錢幾為修治既不使窮民有淪沒
之患又不使窮民有修築之苦

一募施捨嘗有尚義之民有建義倉義學捐義塚之盛
舉殊不知開荒一事原為預備兵餉而設官庄若能就
緒則草萊盡闢倉廩充盈兵餉不匱而今日新加之兵
餉可以漸天減去矣此深有益於開闢而左澤有裨於

富室大家丁高地多兵餉增倍者况近日為修大工
兵餉之費各州縣庫藏既已搜括殆盡有司志欲開荒
亦有苦於籌辦之無其本者境內有識之士尚望之
目擊此等情景能不為之流淚矣乎是故有材木多者
宜施捨材木以蓋屋有牛隻多者宜捨牛隻以助耕有
粟糧多者宜施捨粟糧以備種有司官仍視其施捨之
多寡以定賞養之等第或申請上司為之優旌或本州
縣自置牌匾為之表揚此皆激勸之一大機軸有補於
官庄之修舉者

一別倉廩今日特

泰山東開荒大興件皆不同本院固將視有司積穀之多
寡以分賞罰

實用編錄卷下

四七

朱陸州

朝廷亦將視本院之多寡以驗虛實各州縣新開荒田于
粒都自本年文到之日為始須要分別倉廩以為囤住
之地何也各州縣預備倉所取之穀其類頗多有兩院
職罰穀有各道職罰穀有州縣自理紙贖穀有永辟設
廢穀有各商統穀有舊日荒田子粒穀若將新開荒田
子粒穀而亦混之於別倉之中則交盤混淆取支難覈
有司之耳目不新花戶之輪納不急如慮另辦一倉必
要別動錢糧或即在本倉中別貯一室亦無不可要之
有司官若肯實心為

國則此倉廩之建不過十數間房屋耳有何難辦

一栽樹株查得

大明會典內敕民榜文如今天下太平百姓除水分的已

當差外別無差遣各宜用心生理以足衣食每戶務安
照依號令如澆種桑株棗柿棉花每歲養蠶所得絲
絹可以衣服桑佈豐年可以賣錢使用歉年可以當糧
食此事有益闡民里長老人如常提督點視敢有違者
家遷化外欽此今照各州縣新立官庄俱係老父章桑
之地一旦剪訓棘而築牆垣頗像人家若不預先栽植
樹株何以儲衣食材木之用況越今年六七月間陰雨
時行之際督令官庄人戶每名各於本人地內或於山
崗曠野去處先栽桑五十株記名於上來春正月再分
付每人不拘柿桑各栽三十株其下戶貧而不能備者
官爲設處目下乘機尤爲要緊

一防進移務請往誌山東之民無上事便棄故土而進
貴州編錄其卷下 四八

移之伏觀

大明會典嘉靖二十四年今山東聚管農民務見丁着役
限定田畝着令耕種敢有荒蕪田拋流移者全家遷發
化外充軍夫域中之廣民不爲不多矣

會典獨於山東之民嚴之今者蓋亦以其民素輕棄故土
而嘗進移於外也胡今官庄之民本是烏合之衆要來
便來要去便去若不鈴之以濫日後倘遇水旱災傷之
故或拐帶官牛子種而逃或拖欠倉穀而逃則補立官
庄之苦不幾於枉費乎當行立保甲連坐之虞每五
家爲一牌總之庄頭官之有一家進移者伍家連坐合
庄進移者庄頭問罪如此濫令既肅則一切官物官輟
有所拘繫而流寓之民亦頗知警戒矣

一定輪納

萬曆九年間該戶部題奉
欽依開荒事例每畝納穀三升永不起科近年以來荒地
甫及成熟或因額內地加派頻多又將開荒納穀之地
改棟折銀或因荒地成熟納穀似輕而又派之稅糧或
被里長攀扯入籍當差以致人心鬱鬱遂使荒地又荒
况認種荒地之人原係流來不齊之民且地土瘠薄原
與膏腴之地不同擬今奉到新行凡新開荒地遠荒者
三年之後近荒者二年之後方視酌量起科止徵民糧
並無分毫騷擾連日細觀小民之心實願納穀不願納
銀一見起科莫不驚慌要之納穀與納銀原不大相懸
絕東征如用本色則將穀碾米或由陸路而運至登萊
或由水路而運至天津此固其便也如用輕齋折色則
貴州編錄其卷下 四九

貴州編錄其卷下

冊穀費銀數日之閒即可得銀如不然以穀散作各樣
人役工食權將工食應得之銀而作穀價有何不可只
輪納之正項一定則民之耳目心志不亂矣

一親是目孔子告子路爲政曰先之勞之目今開荒急
如星火要之下人之眼睛全看有司之精神有司官將
開荒事當着實做下人就不努力有司官將開荒事當
着套子下人就不肯受苦只此查看荒田並建立官庄之
舉承委官員雖是呼應相答然而粉飾虛捏者儘多其
類有司官若不棄出門足多到目多看則開荒人戶
既已欺哄原委省義吏民而省義吏民又各欺哄本州
縣有司上下相率而爲僞惡足以奴奴荒之功必也某
人認某地要見地內果是何樣苗禾某人認某庄愛見

房屋有無蓋成乘此六月一月姑且停止一切簿書
省驛從速走千村民亦畏懼彼見官府之出門親查也
孰不開治原認之荒地乎各州縣荒地總計荒之甚
者亦不過十分中之一分爾驛馬一看則荒地見在日
前官府因易查而小民亦難欺此有司親足目之濫也
報招撫流移中文

兗州府滕縣爲招撫流移事蒙

欽差總理糧儲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參政王

紙

繳本道蒙此依蒙遵式刊刷小票五百張并單繼後業

由帖五百張隨動庫銀二十兩選委省祭官李大坤等

齋領前去長青肥城泰安州等處沿路勸場招撫去後

續據本官報到章冊開稱招撫過倉溝等社流移民王

實用編錄集卷下 五十

天旺等共一百七十九戶俱量地遠近每名給與經糧

銀三分記名在冊其已到縣者如羊溫等社蔣江等三

十二戶男婦共計五十六名口每名口隨給經銀一錢

量給牛種單職又自行招過本縣饑民近逃之鄰封州

縣者如赤緒等社開大海等共計五十六名口除應賑

者已行補賑外其願喫粥者俱發各保粥場喫粥先將

招撫過流移花名造冊呈報其日後招來流移人

戶陸續到縣另行申報爲此今將招撫過流移人戶花

名文冊并繳回小票理合申送伏乞照驗施行

報種稟申文

爲照本縣災民饑餓直長日甚一日樹皮野菜根株盡
食之矣卑職巡行四境目覩流離之狀爲之酸鼻爲之

播胸日夜焦思求濟無方思得新麥入口直至四月
候尚遠何所接濟已於本年正月月中旬刊刻告示諭令
百姓乘時種菜半月內可以救急迺築城市鄉村張樹
百姓遵示乘時亦各佈種雜菜早職猶恐怠惰之民失
於佈種又行大頒等九十五社里長郎應時等各徧行
查造見境內之民家家無不種菜每家驗有二三畝不
等即今各社報有一千七百三十三戶已種過雜菜一
十三頃八十六畝九分兼以二月二十五六等日天降
時雨菜苗得雨忽然榮茂百姓接濟充饑是亦救荒之
一策也爲此理合造冊申報伏乞照驗施行
掩埋道路遺骨告示

照得今歲異常災荒言之酸鼻本縣見在饑民既已賑

實用編錄集卷下 五一

奏齊施其預先查出趁食者本職差委省祭官李大坤

等挾帶官銀前往豐收去處細心招撫計口授銀使得

悉來喫粥領賑奈何徐邨豐沛一帶饑民亦來走入本

縣境內中間不無死於道路者誰人埋其遺屍各該地

方見即掩埋敢有置之若棄使暴露於道路之側者查

出究罪不恕

揭示瘞瘟藥方告示

照得本縣大遭災荒爾等食噉榆皮等物致令腸胃受

毒至此遍罹瘟疫本職雖已多設藥局誠恐不按瘟疫

之症爲此刊刻瘞瘟藥方一紙頒布四鄉使饑民但遭

瘟病者即照此方求治

普救消疫飲

治疫病四時感冒寒熱頭痛骨表日燥惡心嘔
疹瘰頭面頸項作腫咳嗽喘急等症

羌活八分 獨活八分 前胡一錢 柴胡一錢

甘草三分 陳皮一錢 黃芩八分 黃連八分

獨活五分 連翹一錢 桔梗八分 葛根一錢

玄參一錢 鼠粘子八分

惡心乾嘔加 半夏一錢 枳殼八分 山查二錢

胸膈脹悶加 厚朴八分 枳殼八分 山查二錢

發熱有汗加 芍藥一錢 桂皮二分

渴欲飲水少與之五六日熱不退大便結實加

大黃二錢 厚朴一錢 枳實一錢

體弱汗多寒熱時作時止者加

實用編錄集卷下 五二 李應川

人參一錢 黃芪一錢

水二鍾生薑三片黑棗二枚剪二鍾不拘時服熱退住

服

給散黃精告示

照得收荒之歲惟是煮粥爲上策煮粥之舉惟是粟米
爲正用顧本縣所收之饑民最多而所借臨德倉之米
有限自今米已將盡而續請者尚未得到所擬方土王
參孔製黃精本縣已今採得黃精三千觔今已製熟其
而一之既熟且其見在關北頭三結義廟內委官給
世爾等饑民可就食之

給散炒豆告示

照得各嬰粥米已盡續請銀米未到今請將賬何以延

生本職百方籌慮惟炒豆一節即可接濟爲此勸募官
銀三十七兩四錢六分支與義官劉天爵買黃豆五
十七石即今監督炒熟在松東關郭公祠內分給每人
每日五合爾饑民作速來領暫延生命姑待銀米到日
本職另行賑濟

贈還婦女申文

切照本縣萬曆二十一年遭值異常水災夏麥秋禾顆
粒未收延至二十二年正三四月之間青黃不接不
但刮樹皮掃草子爲食且有刮人肉以爲食者其間有
將年幼婦女止受一錢之銀百文之錢一斗之粟賣與
富民爲妾爲奴者亦有行走顛倒眼目昏花止將婦女
換飯一餐而棄之者夫妻分離鬼神泣哭二十三年秋

實用編錄集卷下 五三 李應川

成頗奴前項饑民苦苦思想前妻而前妻嫁人亦忽回
家奴拾自家子女顧災荒之後無力可贖何日得團圓
而重見天日也忽於萬曆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等日
投文放告之期赴堂告爭之者共計三百七十六起早
職不忍見聞不勝流涕當堂對審之時有前夫之子若
女看見別人領着伊母徑將伊母攬恨用手撻打之者
有後夫在堂號爭而前夫之子若女直將後夫叫罵而
撻打之者有前夫一見其妻而即哭倒在地不醒者有
賣婦見前夫而即當堂兩手挽其項頸而搜哭之者此
等景象感動天地早職酌量除賣婦在後夫名下或懷
孕或已生子女者俱不准贖姑斷財禮於前夫吳九思
等一百三十四名各銀錢一二兩不等其餘賣婦在後

夫處未生子女未懷孕者並問女資於家作奴婢者共一百七十九名口內卑職以錢贖回者王氏等一百四十五口後大耿大常等共領過錢四萬三千二百文係是二十四年美銀易買好錢共動過美銀三十四兩五錢六分內以穀贖回者徐氏等三十四口後夫王楚等共領過穀三十三石亦是二十四年美銀易買好錢共動過美銀一十三兩四錢四分以上換錢并買穀二項共實動過二十四年美銀四十八兩其不斷財禮趕出者張貴等共六十三起俱經發落明白見有卷案領狀可查若不預先申明立案存照誠爲動支美銀關係政體其於地方窮民未必無補爲此今將前項緣由并造明領錢領人文冊理合具申伏乞照驗施行

實用編錄集卷下

五四

均地條約

一丈地之邊聚縣係九十五社屯本職隨即做丈桿九十五枝隨用火印鈴略仍照式另做三四枝寄庫以備本職抽查地畝之用其餘九十五社見年總管里長督同本社公正書手依期赴縣領官丈桿一枝到社催督本社十甲十里照式各做一枝十里督同花戶先將本身地上不論遠近多寡依期自丈明白地頭每段埋立封樑長四小尺闊二小寸如係熟白地畝而書地主某人係某社某甲本地長若干闊若干計地幾畝坐落某處四至某人或係上地或係中地或係下地均爲要明白如係有主荒地即面書地主某人係某社某甲坐落某處長若干闊若干計地幾畝坐落某處四至某人荒地

實用編錄集卷下

五五

三畝折算熟白地一畝共荒地若干共折算熟白地若干一總註爲下地仍作額內行糧之地如係熟白地即面書地主某人係某社某甲情願認種某社某甲絕戶某人荒地爲業長若干闊若干計地幾畝坐落某處四至某人亦是荒地三畝折算熟白地一畝共荒地若干共折算熟白地若干一總註爲下地亦作額內行糧之地然而各花戶一人又不論地之遠近多寡上中下荒地等則隨即照各地頭封樑每人總造一冊務要地冊分段與封樑相同限八日之內呈送本甲十里處本甲十里隨將各甲地畝即照各花戶送到本人原冊挨次順戶總統一冊不必再行造寫限三日之內呈送本社見年總管里長並公正書手處本社見年總管里長公正書手隨時隨社十甲十里送到丈地原冊扶甲順戶總統一冊亦不必再行造寫限三日之內呈送原分本管佐二首續教官吏目並省義等官處佐二首領教官吏目並省義等官率領總管見年里長並公正書手及各里十里執開對樑每甲抽查百五十段驗具有無弊端有獎者隨即呈縣究治仍行改正佐二首領教官吏目並省義等官總合一社之地查無弊端即將圖社原送地冊磨撤合總明開本社熟白上地若干頃熟白中地若干頃熟白下地若干頃有主荒地三畝折一畝共荒地若干頃共折熟白下地若干頃熟白無主荒地共若干頃客用本官圖書逐段總線歲今爲記限十日之內呈送本職嗣後本職卑騎帶領去官社

每甲執冊對帳。嚴行抽查。有弊者即如前約。

一如掌大社一甲趙甲總計原官地十項中問或三項是熟白上地二項是熟白中地二項是熟白下地三項是萬曆二十二年耕種不及者之地即是拋荒田地要之荒地三項准折熟白地一項仍舊耕作下地與熟白下地一例起科假如掌大社一甲趙甲當夫地之時額認康留社五甲錢乙無主荒地者無主荒地亦是三畝折算一畝即聽趙甲丈入本身冊內永遠為業行糧日後康留社五甲錢乙回家聽從另認別項荒地耕種不得告準趙甲新認前地

一夫地之時小民知算糧者十之三不知算糧者十之五未賦於每社之中考選知算地者書手大社四名小

社或三名或二名每名日給市升穀四升以為口糧之資社本社造冊紙張筆墨之費俱在臨近保赤倉餘穀內支給如近保無餘穀即在本縣預備倉餘穀內支給不得牽盤擾擾花戶

一本職做書生時每見有義等官并里長公正書手人等奉行丈地每每沿村歷鎮勒索花戶酒食財物倘有欲投抗拒者省義人等百端指地捏造呈送官府究治官府不察隨將破索之人多方科罰不但愚民被害即如官府之卑亦落彼圈套之中矣以此言之是夫地不為小民之福反為小民之禍也本職至今思之尚有餘恨本縣有義人等敢有蹈此弊者斷如前約

一目今丈地正當農動之際未前日漸佈猶若遲延日

期不惟造冊微糧不便誠恐踏踐青苗充為民害思每花戶一人就如種地十頃每日約夫池二兩部就收地段或遠近間隔或山水阻礙要之每日約夫池二頃五日之內亦可以完十頃之地再加一日美數一日造冊總計七日可完一人夫地之事限第八日即將原冊呈送本甲十里處本甲十里限三日之內即將本甲原冊額送本社見年總管里長並公正書手處見年總管里長並公正書手限三日之內即將本社原冊額送本管抽丈各官或教官或佐二首領或吏目或省義等官應佐二首領教官吏目並省義等官得冊之日幸今見年總管里長並公正書手及本甲十里如前抽丈之後限十日之內即將原冊額送本職總之二十四日之內

要完一社之地本職約期丈地假如要三月十七日起手丈地而告示發行先在本月初九初十兩日敢違期不送地冊者定將分管職官並里排花戶嚴行查究如係教官佐二首領吏目遲慢者徑申本道處分如係省義等官則本職親自責治擬罪如係花戶亦本職親自責治擬罪決不姑息致誤大事

一地之等則如附部田地如鄉村宅園並近宅地畝如城南官橋臨城並薛河兩岸如城西望塚辛安羊庄等處如支河泉河兩岸以上諸地皆鄉人素稱為膏腴之地即為上等之地其平坡熟白之地肥瘠不等雖亦阡陌相連然而上戶糞力勤厚未齒歲茂者亦為上等下戶無力耕耘致生草萊者仍居中等或下等其沙礫黑

窪之地，即爲下等。且各地畝之內，見今禾苗敷布生長，等則朗然可見，抑將誰掩而誰欺之？

一城西張家庄，辛亥王冕畝庄，蓋村等社，前二十年間，告除水地一千三十餘頃。見家分守道詳批，候水落地，出路定奪。今若水退見種者，分別等則，即入本身項下行種。若退水無力未種者，今當大地之時，情願行種，亦許分別等第。夫入本身項下行種者，係水占未退者，照舊出豁待候水退地出之日，小民領認爲業者，遵照批示，照畝納租。又有先年辛亥位村等社原有退水湖租地畝，今蒙總院詳批，自二十二年照畝納租，抵補東平汶上二州縣解府租銀之數。照舊均作租地，不許違錯混亂。夫入行種地內，致難分別徵派。

實用編錄卷下

五八

詳覽州

一小民原開荒地，原是每畝納穀三升。今當大地之時，如願夫入本身行種地內者，許准作行種下地起科。如仍願輪納子粒者，另計執照，不得混入行種正地額內，致難稽查。

一新梁官庄八社，係是外州縣投戶之民，其村落居住，既已零碎零遠，而人心奸詐，尤非本縣土著之民可比。今當大地之時，八社見年總管里長各宜着實速報，公正之人，平日爲衆所推服者，每社或三人，或二人，協力均丈地畝，庶大地事速不致遲悞也。

一有民貧見本身拋荒地多，思本身耕種不周，當大地時，情願推與他人爲業者，聽從他人均入本身項下爲業，仍以荒地三畝折銀白下地一畝起科。

一慈觀寺廟，並學田，保赤倉，及義塚等項，一經耕種，常一則禮放，倘開，不必禁行丈量。如已係舊年會行丈量，徵納條編者，當今大地之時，即宜與之除豁。

一奸民怕納條編，當大地之時，或已出在外而不來，又有一般當大地之時，或謀求出外，或假託逃戶。圖目前地土不行丈量，作爲荒地，丈地之後，再來求入復業者，此等圈套，真是勝民父祖以來相傳衣鉢，真是天地間罪人。其本身田地，並庄宅園圃及樹株等項，徑許他人均入本身項下。本職即給之以印信執照，使之永遠爲業，以杜奸狡者之計。

實用編錄卷下

五九

詳覽州

一奸民怕納條編，有將本身田地或投入鄉官名下，或投入舉人監生名下，或投入生員，並千戶所名下者，打三十板枷號一個月，仍擬不應罪名。其鄉官舉人監生，並生員及千戶所官，即的親叔姪子姪兄弟，但係分居另住者，俱不得將地混作一處，希圖朦朧優免。至於族人親屬，尤在所不必言者。

一花戶人等，或上年舊買他人地土，或今年新買他人地土，今當大地之時，俱曉夫入本身項下，如仍在貧戶項下懸掛，不即夫過者，查出究罪。

一所官所軍，並孔氏醫侯及隣邑旁縣人等，即將原買地土，丈入原並孔氏醫侯及隣邑旁縣人等，即將原買地土，丈入原

一上筆也。一段長方，圍着千餘塊，着十圍，至其久，坐落是處。

實用編讀集卷下

實用編續集卷下

六五

李 猷

一上等地幾段共等地若干頃若干畝
一中等地幾段共等地若干頃若干畝

實用編續集卷下

六五

李 猷

民則酌于輕重之間如門丁重而賦稅輕者從銀兩
于庫內如地稅重而門丁輕者從銀兩給於門丁清
其善然而騰之有力者之奸民將從銀兩給於地十
之二又漸至十分之四又漸至十分之八又漸而散
手門銀尚未已也漸而人丁又混爲一則若此者都
富室大家怕當差役止只打點吏書裹成一股而尋
家便宜之路也本城當萬曆二十五年審編之期要分
三等九則餉舊冊既失何處查考幸得優任今已五年
聚縣土俗民情知之頗熟是故始而行積累之虞如煮
粥如大地走至一村則記一村中之殷實者係其社某
甲如按文如理訟如稅數見一股實者則尋其社分甲
分而記之繼而行權變之應當未審編半午之前於九
月初一日打卯之時盡將本縣總催收頭書手各給一
紙分報好片分總催於本城之正堂分書手於縣丞之
廳分收頭於典史之廳延雷不使一人往來
相通嚴迫奉公細報又繼而行親供之瀝盡出每一社
舊在冊者若干丁每丁給刊成格式紙一張發於本社
總催使總催錄門戶散之各花戶論今各花戶限日
照依刊冊內格式自家填寫未入冊的長男某年若干
歲一男某年若干歲二男某年若干歲四男某年若干
歲長弟某年若干歲二弟某年若干歲三弟某年若干
歲新均上中下地共若干草房共若干瓦房共若干牛
座共若干馬匹共若干牛驢共若干車轎共若干門戶
業糧共若干堪居何戶親供已完使花戶交於

催挨甲順戶總錢一冊呈送本城行此三源然後於
戶之日令該社總催收頭書手並各花戶面舉公正人
二名跪于堂簷下與之對審應上者上應中者中應下
者下內有該社積累權變親供三冊在手外再訊之該
社總催收頭書手公正人之口而所定各戶之等則明
如登臺數石階歷冬春夏三時方總竣覈其審有在
丁五萬三千零一十五丁其戶俱分三等九則盡除其
有優免者不計外其無優免者下下戶每人一丁編催
銀五分中下戶一錢上下戶二錢中下戶三錢中下戶
四錢中上戶五錢上下戶六錢上中戶七錢上上戶八
錢雖無門銀而丁則仍分三等九則地銀雖不見重而
丁銀則有嫌于稍輕然輕重亦不甚偏也畢竟還當更
置姑俟異日說者曰地既分等則而丁則似不必再分
等則是不然門銀既無編矣丁又混爲一則夫彼富室
之家囊資豐厚惟以資本營利不肯置地一年止編丁
銀幾分則富者不無狡脫而貧者不無偏累也臣以它
論之陞官者止當論資已矣何爲又論俸也是等則之
不可不定也自漢唐以來未之有改也不幸惟是以常
理論之同宗者即人丁滿千亦只總爲一戶祖宗立
濟未必無意恐戶則花分之後有軍者日久混入別排
而不認軍有匠者混入別排而不認匠一義也又爲戶
令則人之班行名分猶有甲者不敢凌辱小者不敢加
大戶一花分則卑凌辱而不得考其卑卑之公小加大
而不得考其大小之等二義也又爲戶令則情安親密

此縣屬戶一莊分則各親其親而同宗一體之親手不可尋矣。三義也。本縣民有見得自家方為良民。招名目當重差糧第方十六七男方十四五男俱男。一戶民之奸猾至於如此。無怪乎親骨肉如寇仇。同院居住。事請妻母。寧置親親兄長。遇其門止。今畧矣其香而不以一肉啖其口也。此分門另戶之極弊也。本縣之分三等九則亦受福存存之意歟。

地畝實錄

百姓者國家之命地土者百姓之命。朝廷設官本為百姓有司。為政當先務實。為有司者恤孤貧。辨冤枉。功在二三人。清里甲。公審編功在二二年。查荒熟分等。則功在二二百年。苟且於日前之計以博一官而斯民數

實用編錄卷下

六八

李春州

世之福不與造。本縣不為也。本縣舊額地二萬餘頃。自洪武以來。都是勢要把持。全不分別等則。額膏腴之地。原在富貴者之手。貧賤者之地。不過沙礫草萊而已。膏腴之地。每畝夏月收麥二石。秋後又收穀二石。沙礫草萊之地。每畝遇豐年。每畝一年止收五六斗。是等則之當分。猶金銀鐵之不當以一例混者也。兼以萬曆二十一年。大災荒。大瘟疫。境內數十里無烟。於是地大荒矣。於二年條編。各拖欠一半。而不能催徵矣。捫至二十三年之春。貧者以地荒。糧存而先逃。半富半貧者亦皆貪包賄。虛糧而逃。逃本縣優任三七年。已知縣縣地土。是或勢要把持。不分等則。而各家欺隱者。不可指數也。不得已於本年議款。夫地號地分上中下之三等。荒地有上

額耕者三畝折熟白下地一畝。其不領耕種者。任伊棄而無主。荒地則盡行除豁。孰意本縣勢要。大拂其意。有未申文移之前。來面講。不可有文移。度申之後。停對上司言。本縣不當文地。必至招禍。宜速止之。者。風聲一傳。上司亦不肯轉詳。本縣堅志不候詳示。將地盡行充完。一總丈得地二萬四千七百餘頃。比舊多丈出地三千八百五十餘頃。內除無主荒地。並有主。雖薄不願耕種者。荒地共計若干。又折除貧民舊年已荒之地。今日復額耕種為業者。共荒地若干。每荒三畝折熟白下地一畝。共荒地若干。共折行糧下地若干。內除爭熟實地。一行糧地若干。外。共折去地若干。又除水占地若干。又除魯府王墳財占地若干。以上四項共除去地若干。

實用編錄卷下

六九

李春州

俱照除豁。先行派撥外。兄均實在行糧上地若干。中地若干。下地若干。荒折下等地若干。以上四項。新均實在行糧地共二萬一千五百一十餘頃。內比舊行糧地尚多均出地六百七十一頃有餘。由是各家見得上地。糧加。又將欺隱地盡發覺。出痛恨之。其供出千戶蔡達振。告計本縣。拿而代巡。備知奸狀。不獲。華將告計者入之以達各家。猶心不息。又求本縣。少迂就。復干上司。使本縣覆天。本縣以死誓之。以故夫地之役。始終未之破也。本年即時將閭縣地冊造完。內徵派條額。僅僅備兩箇。凡即一總都完登時申報。訖。後次年。應徵條額。且申報訖。計自萬曆二十三年四月十六日。起。地起至今。萬曆二十五年八月初四日止。論本縣貧民。既迫而今。

役業者並不通等。前後共計一千三百三十一丁。論戶

縣貧民見本縣丁地俱受一壓而為誤者李太山等前後共計二千二百五十四丁。論開過荒地前後共計一千三百八十餘頃。各有侵業狀按丁狀管業狀在泰俱各登入循環申報上司。訖是夫地之舉。其明效彰彰矣。又聞姑息荒地盡開指告荒地行權舉批開墾荒地者亦如正額納糧殊不知荒地未入正額之內者。原是沙棘草萊之地。棄數年之後。地氣蓄積既久。乍開之後。乘雨水之多。不免亦長起幾根苗木。次年則地氣盡而本來面目又見矣。若將荒地亦如正額納糧。彼當納糧二三年之後。地脉削薄。田種不旺。孰肯耕種。依舊荒蕪。田上荒蕪。而錢糧累官。將種地者。不亦盡逃乎。本

實用編錄卷下

七十一

休陽州

織慮之甚遠。憂之甚苦也。及查萬曆十年。撫按兩院題請本省額外荒田招人墾種。每地一畝。納穀三升。永不起科。該戶部題奉。欽依。就敢違之。而奸民先如此錯。著之耶。又聞姑息水地開墾。要挾拉水地。亦如正額納糧。殊不知水地未入正額之內者。原是湖邊低窪之地。十種九淹。春初遇旱。雖種田禾。後被伏秋水發。町木盡爭淹沒。而衆人之功力盡要。是種水地旱澇無常。如此。若亦一例派之糧。差地內所派之糧。差有定數矣。而地內所出之籽粒。能有定時乎。前地依舊淪荒。遺下糧差。累官累民。上下大不便也。繼本縣而任者。只思丈地之後。每年條鞭奏完。流移來歸者。千家外縣入籍者。千家開過荒地。若干頃。豈可聽勢要指使。復徇其成業乎。

糧價實錄

租賦之徵輸上關國計之重大。派徵之虛實。下關民命之休戚。覈查之功。是誠縣令之第一要緊者也。本縣往日額外虛派虛徵之弊。更僕未易數。只取其最彰於民之耳目者。而一一數之。一朝。親兩廩夫工食幫貼。本縣額編正例。頒行已久。雖遇朝。親年分。亦自足用。何待於另加夫而為之重幫也。萬曆十六年朝。親之時。兩廩應夫積棍。閭仲金等。指稱舊例。膝稟前任署印縣丞包。揭除正額夫數之外。復又覓自加派里甲小夫共算。加派銀二千八百八十二兩五錢。均攤縣人丁內出辦。此係派朝。親兩廩夫工食幫貼之弊也。一石匠工食幫貼。萬曆十九年四月內。蒙總河明文行令。本縣選石匠六十名。採石砌堤。日給工食銀三分。原係兌夫工食。在於淮安貯庫河道銀內。支給。前任知縣張其化。選石匠時。良勝解赴良勝。曼告幫貼。張知縣每匠每月加派工食銀六錢。在聚縣人丁內攤派。計二年。零八箇月。共加派銀一千零六十八兩七錢有餘。此私派石匠工食幫貼之弊也。一牧頭腳價。火耗。萬曆二十年二月二十八日。張家庄牧頭馬尚文等。妄告脚價幫貼。前任張知縣姑准行。每地一項。明示幫銀四分。共私派脚價銀八百三十三兩八錢有餘。牧頭火耗。因此益放。二項私派私收。共銀一千七百九十三兩有餘。此私派脚價火耗之弊也。一俵馬幫貼。本縣依戶。舊例。五年一審。每年該本色馬一百零九匹。每馬一匹。額派正。價。

實用編錄卷下

七十一

休陽州

銀二十四兩俵戶罰費銀兩始終有剩無賠萬曆二十年前任張知縣編金之始俵戶徐士相妄告罰貼張知縣姑准行之每俵戶一名加派罰貼銀一十七兩六錢七分派派銀共銀九千六百三十兩一錢五分此松派俵馬幫貼之獎也一總河明文行令本縣召募守口夫一百名工食俱在淮安庫貯河夫銀內支給後加派幫價銀六百一十兩四錢一分五釐一歲城看草夫工食共松派銀三百二十四兩以上六項共松派銀一萬六千三百零九兩五錢六分有餘並無上司明文並不在布政司規則之內本縣萬曆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查出前項松派松微之弊盡將爲首妄告者依律擬罪訖而前項松派松微銀共若干一總當年革絕

難也縣官稍稍不察而輕信之彼則嘗而試之嘗試之久結緝縣官之舌縣官一句不敢開口彼將百戰百勝矣本縣痛懲斯弊日與縣丞梁維純典史竺大道備將本縣應徵糧徑實數極力磨數磨數得實計糧銀若干徑銀若干二項共四萬九千三百二十三兩五錢有餘載入實錄以爲徵派之準實錄內毫不得減實錄外毫不得增至於支解之時亦必據此爲準則庶加派者不作偏而侵欺者無所施其奸也作糧徑實錄記

鄉保實錄

成周立教監於夏商士有序學塾以樂其群民有比閭族黨以卒其渙自教養之後惟有鄉約保甲最良鄉約所以道民善社會所以厚民生保甲所以防民患三事乃同條而共貫者本縣九十五社地方寥闊殊甚非行鄉約保甲之濫何以卒其渙而樂其群也又况本縣風俗薄惡屈指難數良由教化陵夷以致風俗頹敗本縣今連保舍八十七處不拘村落之多寡正計道路之近便每保舍基址計地二畝中間講堂三間東邊社學三間西邊保舍三間垣中心立一聖諭亭一座內豎石碑一通上刻孝順父母六言門額大書某保舍四字就一保之中揀選家道殷實素行服人者二人一爲約長專管每月初二十六講明鄉約並收放本保舍穀一爲保長專管緝捕盜賊並催納倉穀亦陪約長講明鄉約此外揀選通文理者一人爲約史專講一聖諭兼管社學教童蒙之事給地五十畝不納糧徑權爲社學童生束

修之資此三人者籍名在官其餘禮生四名任約長時揀選撥用以約長論之其諸鄉約也爲善者或能孝父母或能敬長上或勸人改過或周人貧困或助人婚喪恤人患難或修補社學或端請嚴師教訓自家子孫以及鄉里子孫或拾銀拾米拾藥及活人之生拾棺捨席捨地立塚恤人之死或施財修橋補路或緝獲真窩大盜擒殺明火強盜以安地方或拾人遺物退還原主或忍事受辱與物無競或有人爭訟勸令和解或廣種桑麻多養牲畜或牛馬驢騾死而能葬或婦人守節堅貞爲嫡不妬爲繼能慈能孝舅姑能和妯娌能勤紡績能儉治家有一於此皆爲善行隨即登於善簿爲惡者或不孝父母或不教長上或窩引盜賊或姦占婦女

實用編錄卷下

七十四

鄉約

或與販人口或刁拐子女或典賣妻妾或包姦竊婦或教唆詞訟或匿名造謠或飛詭錢糧或侵欺包攬或喇虎放橫或開場賭博或縱酒撒癡或緇溺溺類或把持行市或私造大小等秤或誑騙人財或違例取債或行使假錢銀或武斷行兇或侵占田地或縱牲踐食苗稼或平治墳墓或拒捕公差或放火燒毀房屋或拖欠錢糧或虐宰耕牛或竊攘鷄犬或索和街立會燒香或不謹閭門傷風敗俗或乞養異姓子孫索亂宗祀或親死逾年不塋服內作樂宿娼或買訪實訪誣害良民或不種桑麻販賣牛隻或繼母折磨前子或婦翁嫖娼改婦或伯叔兄弟欺凌孤寡逼嫁奪產或嫡長子逐逐庶母騙占卑幼財物或丈夫寵妾凌妻或正妻欺夫虐妾

或不孝姑姑不和妯娌淫汗刁潑好吃懶做有一於此皆爲惡行隨即記入惡簿應和息者即便面同保長約史與之和息記入和簿至拾金救一節春而支放金不得虧減斗面並摻土和沙秋而收受金穀除每石加利穀二斗不得淋尖踢斛不得指撥席皮名色仍舊每石索席皮穀三升不得指編印烙斛斗料派使用錢本銀當二十二年六月內離荒就豐之後積有各保倉穀共計五萬零八百二十三石五斗有餘其約長必須一年一換以防日久心玩侵欺倉穀致難賠補也以保長論之往時保長天下都呼爲尋喫嘴本職此番都選家道殷實素行服人者爲之每保不論村落多寡計總是立一保長官之每村亦不論人家多寡亦總是立一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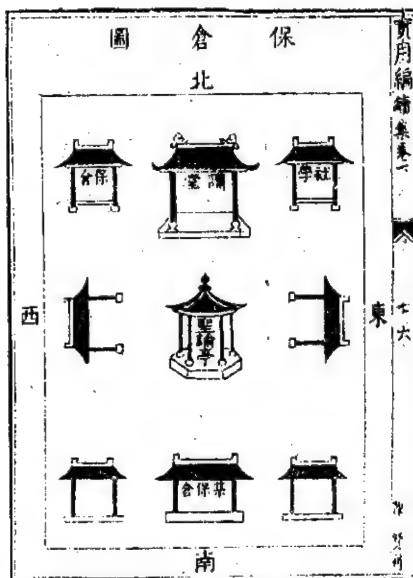
實用編錄卷下

七十五

鄉約

長管之一村之中仍是每十家爲一牌其爲首者名曰牌頭牌頭亦擇家道殷實素行服衆者充之每村或三牌或四牌或五牌或六牌七牌都開某人見在男子幾下婦女幾口作何生理其一村之末算計人家或不得發一牌者止附於末牌之尾其村中止一二家不得發一牌者雖許獨爲一牌亦着落臨近甲長附於臨近甲長末牌之尾照管不得任彼孤單乘耳目之少而易於爲非作惡也一家爲盜兩隣知而不報者連坐一家失盜兩隣知而不救者問罪凡遇每月初二十六日期務同約長調明鄉約遇秋則催辦倉穀不得需索保內一飯一錢如某保某村有犯規矩者除鄉長保長另究外登時出票一紙徑向那某村捉拿甲長此何待於約長

保長之報亦何勞於本職之查訪也此一舉也鄉約以善民俗舍穀以厚民生保甲以防民患雖未能驅登乎古人風移俗易之化或亦可以懾服乎民心矣



迎送事宜

山東兗州府滕縣知縣趙邦清為稽查應付事照得送往迎來王政之經索何縣當八省之衝應募夫馬者皆屬大校大猾且彼耳目熟于冠蓋不知敬畏甚有兩出郭門脫逃不顧名德責未幾故態旋生此其有役克同無役不惟增深平職之罪過亦且虛耗朝廷之錢糧言之誠可痛恨平職嚴掣印信手舉責令青天差頭照依前途應付各項數目稟平職將一應姓名填註手舉送至接管處所呈請批示如俱到者大批俱到二字如有二三其逃者即對青天差頭明於脫逃名下註逃訖二字手舉回日平職分別懲責額倩人逃事責本役正身仍置一簿登記逃役起數兩起倍責三起半役今將所用夫馬等役開列于後

勅印官	員吏	名
大旗	杆	
藍旗	杆	
頭行背牌	名	
大執事	名	
小執事	名	
刑具皂隸	名	
青夫	名	
門子	名	
吹鼓手	名	
大輜	名	

小馬

乘夫

名

坐馬

匹

騎馬

匹

右單呈

憲呈批

萬曆二十年 月

日青夫

又為稽查應付事照得沙溝廠稽之誌書問之故老原係古互鄉之地其人習於不善自春秋孔子時蓋已然矣且此一廠也離本縣九十五里而遠其所有青白未本難於稽查而青夫一百名除本縣七十五名外城武縣五名單縣五名嶧縣一十五名白夫二百名除本縣一百三十五名外城武縣五名單縣七名嶧縣五十三

實用編錄卷下

七十八

縣志

名廠地雖屬之于縣而夫役創祿之四縣差池不齊尤難鈴束上司一過甚至有丟棄執事扛輻脫逃不顧者早職嚴掣手單開列青白夫姓名責令青夫差頭送至核管處所呈請批示如俱到者大批俱到二字如有二三其詞者即對青夫差頭明于脫逃名下註逃訖二字手單回日早職照依逃數多寡分別懲治須至手單者

青夫

名

大轎

乘夫

名

小轎

乘夫

名

槓

槓夫

名

右單呈

憲呈批

萬曆二十年 月

日青夫

營造事宜

一為目擊縣治廢弛勸支羨銀修理一應衙門以省錢糧事切照有司之治縣當如農人之治家治家者承前裕後凡牆垣堂宇之類敗者豈容坐視之而不理不理則謂之不孝治縣者事神治民凡衙署倉廠之圯壞者豈容放待之而不整不整則謂之不忠況本縣路當南北八省之衝縉紳無日不過至於進表朝覲之期每日有駐劄七八起者在城雖有公署四處俱因年久損壞甚至牆止及肩門無完扇屋入風雨床盡剝蝕者他如沙溝廠離縣九十五里自來全無公署就是閣下風憲到彼亦尋民房住宿男女內外何從防閑萬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南京解官張懋元至廠夜間失去官銀一鞘實計總數是一千二百兩整本縣不止為伊賠銀且爾官吏住俸數其狼狽之狀真可寒心估其修理之費無虞措手縣官接官前後相推年復一年工程愈大早職係萬曆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彼時即款申請略為修理但為歷任尚淺上下未手營造之規倉從自避又况災荒之時即賑資且無物何得分銀文錢以為修理之資自二十二年七月八月以後離荒就豐間有零積羨銀早職不敢入已見有衙署之圯壞者隨即置買材木磚瓦以補葺之見有棧止之缺少者隨即分委官匠工役以剏建之總計修理過院司衙署醫舍廟學橋梁坊界監廠倉廩共三十七處共費羨銀三

實用編錄卷下

七十九

縣志

百四十七兩六錢三分一釐半。職並未科派小民亦未申動官錢。見今衙署倉廩既已明彰較著於耳目之前。若不申請立案。誰肯那出美銀公費。儻或以爲虛捏。哄人。即望差官查勘。爲此今將開來前項緣由。並造完文冊。理合具申。伏乞照驗施行。

一爲公報動支美銀修廢舉。歷以見錢糧有歸以明地。方無後事。勿照人之做官。全憑實心實心幹事。何事不成。半職自爲書生時。每見做官。來官者多爲身家之謀。多爲子孫之計。或任中打造各色器皿。搬送原籍。或任中成造各樣桌椅。搬送原籍。天理循環。無往不復。乃不數十年之遠。而子孫又將前物賣蕩無遺者。中夜思想。伏枕下淚。平職自萬曆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

實用編錄集卷下

八十

萬曆

至今二十四年十月初八日。蓋已三年零八箇月矣。記初任到縣之時。縣中諸事蕭條。以種稻則無水車。以盛冊則無卷箱。以守庫則無弓矢鎗刀。以倉押則無桌凳。以待客則無椅凳。以接上司則無圍屏床張頂隔火盆。碗碟鍾箸。以秤兌則無天平。以巡更則無柝鈴。至於燈油金龜神像旗幟牌匾書籍樂柴炭之類。件件稱缺。事事掣肘。何暇資助以備孤長。實餐以勵人心。庭節以化風俗乎。平職幸自遭荒之後。積得美銀三百三十四兩二錢七分七釐。見諸榜之缺乏者。即常隨時造作之。見今各色物件。俱已在縣安置。而資助有資。諸人見有活人可對。並未罰取百姓一錢。並未申動官帑一物。去歲就要申報恐。矯好名。若不備細開報。官物後必乾沒。

儻以爲虛。仰乞差官照驗。今將開來前項緣由。並造完文冊。理合具申。伏乞照驗施行。

開荒事宜

初照平職開闢荒田。除二十五年以前開過荒田一千四百六十三頃七十一畝四分九釐。不計外。二十六年内督勸各社甲實。在管業人戶徐士周等。開過荒田一千一百零五頃六十畝七分。各有舊產堪可度用。免行賑貸。其插立過官庄一百一十四處。招到庄民劉不息等一千二百七十家。開過荒田三百三十八頃五十九畝六分八釐。俱係招徠流寓人戶。與本縣極窮無地貧民。本平雖給以牛種。但地內叔粒未多。尚不足用。又有二十五年以前招撫過復業人戶蕭仲金等一千四百五十八戶。各以安插停當。免行賑貸。至於萬曆二十六年新招過復業人戶魏便等一百八十四戶。雖經安插。各社住種。振脚尚未堅固。以上官庄并復業人戶。俱係新集窮民。若不摘行賑恤。無以叔斂人心。及查本縣自萬曆二十二年離荒之後。積有預備倉粟穀五萬二千八百三十一石一斗七升一勺九抄五撮。保赤倉穀六萬零九百八十八石二斗九升七合三勺。倉穀頗多。合無軫念官庄并復業人戶。勸支預備倉穀。摘行賑濟。按官庄人民劉不息等一千二百七十戶。開過荒田三百三十八頃五十九畝六分八釐。照地賑糶。每地一畝。賑穀二升。共賑穀六百七十六石一斗九升。按復業人戶魏便等一百八十四戶。照丁賑穀。每丁賑穀三升。共賑

實用編錄集卷下

八十一

萬曆

數五十五石二十二項共銀七百三十二石三斗九升待候詳允之日如數頒給投計食用不必還倉

開煉炭事宜

交州府滕縣爲創得石炭以永民利事准本縣知縣趙邦清開闢萬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據本縣古丘山打手李萬倉等鄉民齊和相呈稱切照萬倉等自萬曆二十五年九月十一日蒙本縣出示招募萬倉等在於近山境內徧走各山看試土脉本年九月二十一日偶到城南六十里青山頭下認有煤苗打開煤井一孔幸有煤出既已發賣過煤六千三百四十筐每筐重六十斤共重三十八萬四百斤每百斤值銀二分共賣過價銀七十六兩零八分各家分用活生當差已於實用編錄集卷下

八二

年歷刊

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揭報本縣訖忽於本年十月初九日又在梁山頭下打洞二孔裡面俱係明淨石炭共打得石炭二千七百筐每筐重八十八斤共重二十一萬六千斤每百斤值銀二分五釐共賣過價銀五十四兩老幼歡稱本縣地方自有勝薛立國以來並未見有煤炭今先既有煤後又得此石炭實窮民日用大利萬倉等不敢隱諱連名呈報伏乞給帖執照庶幾強梁者不敢爭奪等情到職據此除給執照出示嚴禁并將打手李萬倉等給賞紅布二疋保赤倉餘穀三石外綠條創得石炭以永民利事理卑職未敢擅便合關本縣煩爲轉中等因備開到縣准此擬合申報爲此令轉本官閱來前項緣由理合具申伏乞照驗施行

開礦事宜

一衙門棚廠作何修蓋查得胡嶺山西院不修衙門止是搭蓋棚廠五處以備太監并本道本府衙門其應修章棚五處每處一大間每間草席若干約費銀一兩計草棚五處當費銀五兩本縣若是派之於民不免騷擾地方姑動二十四年美銀五兩以爲搭蓋之資伺候礦出之日照數補還美銀以備傾銷濟渴之用一總理分理應委何宜查得本縣路當九省之衝銀兩皇項無日不過又况倉庫獄囚所關重鉅本縣斷不能赴山照管以終厥事其總理委官已蒙本府議定本府同知錢爲之事理此不必另議矣其分理胡嶺山委官查得本縣典史三大道才守無優堪以委任外再據實用編錄集卷下

八三

楊光刊

省祭官八員鄉民揚專管秤允礦砂耿文元專管搜檢夾蒂李應春專管打手夫役尹貢專管防守囑聚張之屏專管下程中火鋪程爐炭張翼專管煎銷張弘仁專管棚廠王恭專管散支器具以上省祭俱係精壯殷實之家堪助大功一合用器具鉛炭等項作何預備查得開山採礦所用物料有銅鑿有鐵錘有盛沙布袋有霖麻有燈油有鐵纜有刺筐其井中須做撐桿撈井等項其打水則用轆轤滑車牛動牛戽等項其煎銷打鍋子則用井子土焦炭木炭黑鉛馬嘜錫生鐵底子等項本縣所分胡嶺山西面未知有無礦砂除撫鑿行令打手自備外到區行令原派人夫自備餘外盛沙布袋霖霖燈油等項

賞先待礦銀以爲買辦之資伺候山西礦出之日照數補還

一撥開應憂應調某處官兵作何防範方保無虞查得胡嶺山係深山曠野之處四望無人防禦之策尤當嚴謹應撥本縣守禦千戶所軍一百名千戶四員每員領軍二十五名在於胡嶺山西面分定東西南北立營嚴晝夜巡邏但有面生可疑之人即便攔阻不許入境其前項防守人役俱要腰懸手執牌面以防代替其縣所千戶四員比照守堡事例每員日給口糧銀三分月費銀三兩六錢軍餘一百每名照軍例日給行糧米一升五合或酌時估之中折銀一分月費銀三十兩此項銀兩雖是可給若不待礦出之日將以何者而實用編錄集卷下 八四

支給之手須是等待礦銀方可補支其日用現糧許令自備

一稽查礦砂當議看得打手入洞須有定時每日辰進酉出不得錯亂打得礦砂呈出洞口本廳公同太監當面秤驗斤兩估看成色即時明白登填印信簿籍要見某月日打出礦砂若干約可煎銀若干這箇簿籍須要一樣兩扇一扇太監執拿以收一切礦砂一扇本廳執拿以防常隨竊取銀砂到厥須入櫃櫃裝入櫃匣之後又須兩相防守太監差官二員本廳差官二員彼此誠守彼此鈐制不得慢藏致令偷取或五日一次或十日一次發出前砂公同煎銷如有打手夾帶礦砂並跟隨人役偷盜礦砂委官搜出定以軍濫網打仍行枷號遊

不以廢其餘

一偵探哨聚當議看得本縣地方南接徐邳東臨沂費平日一切礦徒既已聲勢相倚況今礦洞一開誰不垂涎須是移文隣近州縣嚴行保甲之澤自相約束自相稽查但有奸民潛行越境私通混入礦廠者即便驅逐擬罪遞解各該州縣大加懲創榜示通衢庶幾各自鈐束而規徒欲跡矣

一防檢更鈐當議看得礦有高低則銀有多寡若欲一切齊之不免膠固且更多莫少難以定例須向太監駐劄衙門修砌火爐二座本廳公同太監並坐當堂烹煎督委官并爐頭銀匠嚴將所採礦砂不拘先後多寡總要

實用編錄集卷下

八五

李春列

製本廳公同太監當面煎銷每礦一斤煎得若干總計取礦數百幾千可以煎銀若干由是著爲則例更不許銀匠短少若有短少各治以罪合委官過將煎銀每五十兩傾成一錠共計若干錠重銀若干兩太監登記一簿本廳登記一簿兩扇簿籍務要錠錠相同本廳登記之後就要具數報道以四分解貯府庫候進上用以六分給發本縣抵作公費之用如不即以六分之數給發工食風霜之中誰肯出力

一築理牆垣當議看得洞壙不築則封鎖無門封鎖無門則開防不密誠恐打手作奸或將好礦私埋洞傍延至夜深即得潛而取之一唱台和不免爭奪叢生本縣議在本山西面壘築洞垣垣安一寨門以便封鎖一

切打手除白日下洞打砂外至夜須逐名點查安歇不許縱令他出以起禍端仍令軍兵宵夜巡更卽有奸宄無容自生

一彈壓常隨當議者得差官跟隨人役多係兇惡之輩必然狐假虎威生事害人或指稱夫馬強要折乾或指稱稽察騷擾打手稍有不遂則鞭撻隨之。朝廷採礮原不擾民此輩強暴豈容不治若坐視其驕抗淫佚而不爲之所或畏中貴之勢竟忍之而不敢言是明置百姓於度外設此官何此必院道憲牌嚴加禁約然後豪奸斂跡而地方安靜矣

一會見太監當議者得大夫在世須有志氣彼太監承使採礮固朝廷欽差之官本縣知守一方亦朝廷

新用編錄卷下

八六

古版

欽選之官也自來縣官之與太監原無統屬昨蒙帖文到縣行令本縣文移應該通達該監者務要念名已屬卑視縣官矣若復走角門行跪禮此膝一屈不可復伸何以見妻王何以見本縣之士民也曩日東藩立朝何敢起口張膽論列天下事也本縣以爲充軍死罪可受此膝決不可屈除拜帖往來止用侍教生外至於相見禮節許令本縣在伊二門下轉當堂並立一揖上下對坐。庶禮節正而士氣伸。作養浩然之氣預爲他日立朝大用

報美事宜

兗州府滕縣爲拜兌積有羨銀申請權款備賑事准本縣知縣趙邦清關稱切照卑職任內徵收條鞭自萬曆

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起至萬曆二十五年十二月終止中間二十一年遭值異常大旱兩年餘積此徵到官一半五年之內前後相搭所積條鞭銀兩

解稅糧馬價滿馬偏陞并傾銷火耗炭價及歲清里甲長支及修建察院公署驛舍器具及贖回舊年民婦女等項動用過銀二千三百三十一兩七分八釐六毫五絲六微各有領狀申文在卷仍剩銀九百三十五兩四錢俱已申請詳免買過粟穀五千四百七十八石八斗五升上倉備賑訖今照本年萬曆二十六年科兌條鞭糧價合整共積得羨銀一千八十四兩四錢四分三釐四毫除起解稅糧馬價滿馬偏陞動用過銀九十一兩五錢一分四釐五毫傾銷買炭并給銀匠火耗動用

實用編錄卷下

八七

李表五

過銀二十八兩三錢一分六釐獨賞完糧總催花紅動用過銀七兩五錢公堂日用印色動用過銀七錢七分重修館城驛使過礮石木料動用過銀一兩奉例開墾荒田置買牛隻修蓋房屋擇買下種器具申請詳免動用過銀五百五十兩零五錢九分抵補本年里甲額外長支動用過銀二百零四兩七錢六分二釐九毫以上共動銀八百八十四兩四錢四分三釐四毫各有領狀申文在卷仍剩銀二百兩半職今已聞報陞任既無別項使費合無照依時價買穀六百二十五石上倉備賑早歲未收擅便令關本縣煩爲轉詳施行奉因准此據合申請爲此奉備前由開具書明申乞照詳施行

皇明經世實用編錄集終

經世實用編二十八卷

江蘇周厚
瑄家藏本

明馮應京撰應京有六家詩名物疏已著錄是編

乃萬厯甲辰應京下詔獄時所成分乾元亨利貞

五集乾集十卷元集一卷亨集二卷利集四卷貞

集九卷首載明太祖心法祖訓以迄取士任官重

農經武禮樂射御書數而終之以諸儒語錄正學

考大都稟祖訓爲律令而以厯朝沿革附之其用

意不無可取至以乾元亨利貞分集取美里演易

之義則未免於僭矣